

齊爾學康木

竹文不
出
月



一
冊



序

夫汨作一篇。先民所以維國族也。洪範一篇。先民所以釋國學也。有周末造。族圯而學淪。猗夏之禍。啓自非類。建極之旨。散爲九流。遂板蕩不可坦平。焚亂不可綱領矣。斯乃孔子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之用意乎。而尹氏之子不悅學。單伯曰。夫學猶殖也。不殖將落。罕虎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未能操刀而使割之。其傷實多。然則從政者必無予聖之徒。語可確已。董江都初窺道原。獨以天人之密契。汲汲焉彌定一尊。輒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厥後諸葛武侯生。平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顧相詫爲佐王之學。曷非儒效之要指哉。以是而言。在昔若無戰國。孟子必不曰仁義禮智。曰性善。曰正人心。若無五代遼金。程張朱陸。必不揭精一執中。居敬持靜。民胞物與之說。且衍春秋作通鑑綱目。而坐致一世之笑。我迂闊也。蓋強者逼處。弱者潛伏。失別生分類之規。絕五事三德之妙。當是時。餘胤子遺。尙能有土姓乎。謂他人父。謂他人母。縱極其螟蛉穀似。飛刺天偶。一自反。適唯傷悲茂草耳。彼李陵。豈得一當以報漢。王猛見苻堅曰。天命所在。慎勿伐晉。同是降人也。竟與劉豫張邦昌洪承疇吳三桂等異其心。此無他。學古人官。性未盡泯而已。惟皇建極。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大凡血氣。

之倫性。博學賦之者理也。仁也不忍也。其殊名也。感之則爲四端。率之則爲道。上而致之。則人徹天下而致之。則人同禽。側隱羞惡是非辭讓。人之性也。觸習蠢蠢。禽之性也。今突就稠衆而訶之曰。汝非人也。禽也。衆必輒怒。禽固不可爲也。乃咸求償於一念之吝。甚且侮常敗度。殞家凶國。卒恥與飛動爲伍。何居。小見而大蔽。可不哀乎。陽明之學興。日警國人曰。致良知。務一世之流連荒亡。仍復我孩提之興趣。止定至善。愛由親始。蕺山申之以慎獨。相引於意動之微。南雷則教學者必讀六經。藉之薰陶而涵育。嗟乎。打開血路。再勉爲人。信夫無程張朱陸。則無孔孟。無陽明。則無程張朱陸。無蕺山。則無陽明。南雷則無蕺山。功胥不在禹下哉。雖然。貞元之在世運。固不爲一剝而全消。要之如董葛諸賢。何代蔑有。每矧際龍戰玄黃之局。卽天籟鼓盪。頓變死聲。間留巖穴者儒。抱闕守殘。薰莪一綫。又巧令薪傳有待。必若而入起。方可迴一世之風俗。而補救之故。汨作篇突。堯典有親睦平和之節。取洪範篇。晦周易有貞悔吉吝之參推。可以知洙泗間之述而不作矣。比者。侃每感國族之不競。國學之式微。斗室書空。祇殉醉飽。老友黃績宣薄游金陵。忻見其南雷學案之輯錄。以家乘楹書爲底本。甫寫定。屬爲之序。因尋思先民之創業。歷數千百年。猶能悠久光大者。端賴有迭出之人豪。黃君去南雷七世。今迄不墜。其學更力著之於否塞屯膏之日。而澤亦云遠矣。法無不變。道不可變。詞無學則羣以殆。向道之路。盡梗。

斯得疑孔子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兩語耶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是編也尤可爲汨作洪範之編
響而甚於予懷有當焉其庶乎投袂並起哉乙亥八月蘄春黃侃

空白页

序

自有明中葉。吾郡耿君簡創立學案。以發明儒賢學的。厥後講學家踵之。開一修明絕學之門庭。循仿而益精。其綜貫之嚴。雖有斷以朝。限以地。主以一人之不同。即其體例。亦有行以表譜。最其言行。殊事之異。要其揭師儒學力之變遷。示人以尋塗之要。意一而已。黃子績宣。祖貫餘姚。與南雷先生均爲竹橋黃氏。自六世分支。而共祖鶴山府君。生平最服膺南雷之學。其令祖海華兵備。數詣浙東。拜掃先塋。所得族中文獻。留遺家牒。家集。多外間所未見。而南雷之系。族掌尤詳。以互校平日讀先生遺書所得。日積而月新。比歲展轉兵間。不忘故業。媮暇屬草。卷帙裒然。於是有南雷學案九卷。寫定。推績宣。意蓋以陸沉身世。雅近宗獻。而比來人禽吞噬之游。倡發蠱匪。一要其大原。率由學術失據而來。身雖淪陷。無可號呼。而我先民拯溺救焚之術具在。取其術而昭明之。拯一已而兼救他人。而襲南雷最括儒賢宗派之體。表著南雷畢世心力之所注。在黃子爲之。方擁篲清道。以企望塵躅。在他人讀之。當如飢得飽。如暗室之得三光。爲之者。概已信其所親讀之。者。要當行其所服。茲書如是。爲不苟作矣。憶丙寅秋。與黃子同教國學。信諸生黃子。又分其餘力。以主官書局。出佳槧於塵封蠹蝕之餘。掬示學

者。每得異本。必與勘校。品隲有所心賞。輒爲題其端。忽以兵亂。捲堂而散。比者蹤迹復合。以茲編爲相見之贄。令我洒然忘遲暮之百憂。自揣身陋。於先生之高深未窺百一。而吾儕亂後。證進修雅。不可虛也。故於其屬序也。書此以歸之。戊辰冬十月。羅田王葆。

序

從來人禽之別。每萌於意之造端。而先以格物。繼之以致知。則庶乎止以一誠。得自養其所受之中。精也可以率性知天。粗也亦可以修道俟命。故不幸而身爲孤孽。終能達焉。此所以羣動蠕蠕而尙知有爲人之可貴者也。大學篤揚言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意心身三者。且爲之本。意又爲心身之本。感而後動。格物致知。誠意之所由起。應而後用。正心修身。意之所由發。至所謂齊家治國平天下。效之極而已。第心意間固不容髮。當其知至。則其所止也。正意乃其萬有之境。而心亟流露之以周乎一身。將無往而或失其軌度。又必所造端之虛妄。揉雜。遂肆其方寸。幾至於莫可究詰。故言意則言誠意。言心則言正心。大學之釋之也。曰。毋自欺。南雷先生之釋心與意也。曰。意爲心之所存。非所發。釋已發與未發也。曰。不以前後際言。以表裏對待言。噫。斯豈非深切著明哉。彼若而人焉。昧乎物情而茫乎止境。萬念紛騰乎俄頃。一端洞沒乎隱微。小則足以殺其身。大則足以亂天下。固無問夫在勢行權否也。固亦無問夫講學號召否也。雕虎而翼。蒼鷹而拳。胥恐於焉以之。矧曰適一朋從。吞噬之局歟。南雷先生。國破家亡。身餘九死。乃親承其師說。沾沾立教。曰慎獨。曰實踐。曰博聞。蓋博聞者。

格物致知也。實踐者修身也。慎獨者誠意正心也。既明其所知，更明其所止，繼明其所起，終明其所施。顧環列於外者，極彼講張而我寂然存養於心意間，一掬致中之靈體，素富貴則行乎富貴，素貧賤則行乎貧賤，素夷狄則行乎夷狄，素患難則行乎患難。上帝之昭昭臨汝，又何憂何懼之遑云耶？夫南雷先生之教人也，固南雷先生之體驗有獲處也。洞察於理，欲消長之故，直以爲人禽嬾變之樞機。理盛則人欲盛，則禽判之於意造而已矣。誠與不誠而已矣。彼空疏之儒，至詆以攬金銀銅鐵爲一器，重張姚江心學之餘幟者，其能並大學之止定誠明一說而抹煞之乎？嗣艾志學云：遲躬膺世亂，竊懼夫羣動蠕蠕，明從吞噬之未已，而意爲物蔽，泮端皆妄，遂以兵興道梗之年，姑寄食於長沙，靜展遺書，冀自警策。因彙錄爲南雷學案，尋源索本，家有餘師焉。噫！玉改鼎淪，何代蔑有，率天下而爲禽，殆生民以來未之有也。果何以養除穢沍哉！然則後死者之責，其鉅也哉！丁卯十月，嗣艾謹序。

例言

南雷公承劉忠正公之傳。近則闡發王文成公學說。遠則貫合漢宋諸儒之旨要。着手慎獨兩字。而上紹孔門道在六經。所謂有體有用之學也。言性字卽是不忍。亦卽人有人性不與物性渾同也。大概程子性卽理也一語。與之差近。務期人人反身而誠。直尋良知。當下可覓作聖路徑。切莫把道字視做性字看。又認定於意之未發。別有個存養工夫。故讀是編者。須先參透乎此。

國族爭自存立。必有相傳之性。必又有種種忠貞往事。以奮興之。且加之以涵養。使皆能讀書明理。乃可觀其效也。是編因將南雷公之爲孤子。爲黨人。爲游俠。以及從亡蒙難守貞一切言行。與夫友朋之呼號奔走。共圖恢復。矢誓殉義。舍命不渝。抑或白刃峨峨。前仆後繼。皆分繫以傳。而互資觀感焉。斯固爲國族之精氣矣。

身已再仕而別有權謀。事出披緝而初衷未改。且當日行事。其蛛絲馬跡。尙可稽考。如張秀初。方密之。熊魚山。汪沐日。錢牧齋。朱綿之。侯朝宗諸公。生平皆與南雷公患難與共。道義相勉者。仍列之。

一 南雷公交游廣博，是編一以家藏南雷公筆記思舊錄，主一公所輯龍虎草堂弟子記，鄭南谿全謝山所記載，及南雷公詩文中涉及者爲限，別參以明季各私家著述江浙省府縣志，明史稿等書，僅得此數，弗敢爲根據茫然之採集也。

一 酌仿東莞學案及南雷公之宋元明學案中一家一人體例，僭附己見，并略視馬班敘錄祖德之意義，分爲九卷，凡八類，曰家學，曰師承，曰先正，曰同調，曰及門，曰私淑，曰尊聞，曰本傳，隸分表列，藉明授受，又總作年表繫之，以南雷公生卒年月爲之綱，雖當時紀元參差，務便令讀是編者，尙友知人，比事論世，檢表勘之，良云易易。

一 先賢恢復之際，有極爲慘淡之經營，民間會社，巧被色目，幽壑蕭寺，酒帘茗椀，九流百技，下而斯養，晨挂其估帆，暮喂其官驛，在在皆可以徹聲息，移標準，直若兔脫而鷹瞰，鬼神亦莫之能測焉，故鄭成功賄結峽中十三家，使擾秦黔湖廣，以殺虜勢，萬履安西行，與顧亭林定策，關晉財源，調劑南北，類此者幾難枚舉，皆散存各傳中，以供讀者。

一 先賢逸事，南雷公論學論文，又先賢之絕命詞，感時吟咏，其所採錄者，不拘一書，或敬得之庭訓，一一隨載各傳後，務從翔實，至若悠悠塗說，背馳是非之處，則亦必引證平斷，以表白沈寃耳。

南雷公生平著述多至七十七種。而流傳之刊本。則僅居其十之四。且家藏數經。兵燹子姓分離。掇拾殘遺。慮有未周。讀者諒之。

一 是編初稿。寫於丁卯冬。避居長沙時。去冬金陵薄游。曾奉方子樵監使見而獎許。並出其皮藏。館居參閱。遂再寫定。命學生王凌雲周學根及兒子嘉柔校之。知魯魚亥豕。未能免也。適滄水聞君亦有勸子初版。卽付印行。天若假之以年。增修有待。姑備於世。變日棘。冀早荷救國同志。多識前修言行。固又予之厚望已。

乙亥十月嗣艾再識

忠烈公………九九

卷二 師承

吳康齋先生………一〇四

文恭陳白沙先生………一〇六

湛甘泉先生………一〇七

文成王陽明先生………一〇九

唐一庵先生………一一五

恭簡許孟中先生………一一六

忠正劉蕺山先生………一一八

卷四 先正

忠襄徐虞求先生………一三七

文肅王文起先生………一四二

文貞范質公先生………一四八

忠介施四明先生………一五一

大學士錢機山先生………一五三

大學士錢御冷先生………一五七

文正倪鴻寶先生………一五九

忠節金伯玉先生………一六八

督師朱未孩先生………一六九

貞愍鞏洪圖先生………一七三

忠敏祁弘吉先生………一七四

巡撫馮留仙先生………一七九

都御何元子先生………一八三

文靖朱震青先生………一八五

巡撫方孩未先生………一九三

侍郎何匪莪先生………一九六

韓姬命先生………：二三一

韓孟郁先生………：二三二

監丞黃明立先生………：二三三

尙書余武貞先生………：二三四

張侗初先生………：二三五

史叔考先生………：二三五

徵君陳仲醇先生………：二三六

尙書錢受之先生………：二三八

五 同調上

劉伯繩先生………：二五〇

王士美先生………：二五一

檢討祝開美先生………：二五二

譚遜菴先生………：二五四

陳乾初先生	………	二五五
太常彭期生先生	………	二五八
侍郎章羽侯先生	………	二五九
章晉侯先生	………	二六四
侍郎葉潤山先生	………	二六四
御史何仲淵先生	………	二六五
兵馬使董赤霞先生	………	二六六
陳敬伯先生	………	二六六
朱綿之先生	………	二六六
檢討王元趾先生	………	二六七
傅中黃先生	………	二六七
潘子翔先生	………	二六八
葉靜遠先生	………	二六八

訓導劉遂當先生………二六八

張光甫先生………二七一

張翼夫先生………二七一

董无休先生………二七二

戴南枝先生………二七二

檢討華嘿農先生………二七二

檢討王貞一先生………二七三

孝子趙禹功先生………二七四

張能信先生………二七四

徐徽之先生………二七五

沈甸華先生………二七五

周敬可先生………二七五

陳章侯先生………二七六

戶部萬悔庵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二七七
庶吉士魏內齋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二七九
監丞陳幾亭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二八三
陳簡齋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二八五
顧子方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二八七
顧麟士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二八九
顧麟生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二九〇
許孟弘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二九二
員外郎周鹿溪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二九二
林若撫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二九四
麻孟璇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二九五
林茂之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二九六
推官吳次尾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二九七

御史劉伯宗先生………二九八

錢吉士先生………二九八

吳衆香先生………二九八

檢討張芑山先生………二九九

梅朗三先生………三〇〇

趙雪度先生………三〇二

庶吉士張天如先生………三〇二

員外郎張受先先生………三〇四

侍讀楊維斗先生………三〇五

忠裕陳臥子先生………三〇七

周長生先生………三〇九

李膚公先生………三〇九

周子佩先生………三一

大學士方密之先生……………三二四

推官朱止谿先生……………三一六

朱人遠先生……………三一八

都事李佩于先生……………三二〇

郎中余若水先生……………三二一

吳弁玉先生……………三二二

庶吉士魯韋菴先生……………三二四

行人陸文虎先生……………三二五

卷六 同調下

戶部董次公先生……………三三一

知縣朱康流先生……………三三三

徵君沈耕巖先生……………三三六

沈治先先生……………三四〇

沈崑銅先生………三四一

陳定生先生………三四四

汪魏美先生………三四六

按察陸周明先生………三四八

行人陸鯤庭先生………三五〇

陸麗京先生………三五二

孫子度先生………三五四

嚴廢翁先生………三五五

閻古古先生………三五五

馮吉人先生………三五九

卓珂月先生………三六〇

御史姜崇愚先生………三六〇

鄭玄子先生………三六二

侍郎馮篋溪先生	………	三六三
侍郎王篤庵先生	………	三六七
陳古白先生	………	三七二
侍郎陳寒山先生	………	三七三
大禪士林可任先生	………	三七三
吳石渠先生	………	三七四
王事黃元公先生	………	三七四
尙書張着水先生	………	三七五
巢正園先生	………	三八四
顧仲恭先生	………	三八四
聞子將先生	………	三八五
王軫石先生	………	三八五
主事王仲攜先生	………	三八六

鄧丹邱先生	………	三三八
陳桓鑿先生	………	三八九
謝時符先生	………	三九〇
謝時禪先生	………	三九一
閔雪襄先生	………	三九二
張秀初先生	………	三九三
談海若先生	………	三九四
汪扶九先生	………	三九六
江道闇先生	………	三九八
馮儼公先生	………	三九八
申自然先生	………	三九九
大學士熊魚山先生	………	四〇〇
李鄴嗣先生	………	四〇四

編修錢飲光先生……四三一

給事中姜定庵先生……四三六

呂晚村先生……四三六

沈求如先生……四四〇

邵得魯先生……四四〇

應嗣寅先生……四四一

姚敬恆先生……四四二

周唯一先生……四四三

吳孟舉先生……四四四

主事夏緩公先生……四四五

侯朝宗先生……四四六

王征南先生……四四七

卷七 及門

董吳仲先生	………	四七〇
董二嘉先生	………	四七一
董岳堂先生	………	四七一
張雪汀先生	………	四七二
范國震先生	………	四七三
陳小同先生	………	四七四
錢東廬先生	………	四七五
錢漢臣先生	………	四七七
錢芑庭先生	………	四七八
錢二池先生	………	四七八
錢塾庵先生	………	四七八
仇滄村先生	………	四七九
戴郁山先生	………	四七九

陳廣甫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八〇
陸鈔俟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八〇
張旦復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八一
陳潮生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八一
田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八一
呂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八二
范道原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八二
顧在瞻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八二
姜山啓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八三
孫堅白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八四
王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八四
許西山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八五
陳雋齋先生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八六

張玉岡先生………四九四

閻百詩先生………四九四

卷八 私淑

鄭南谿先生………四九八

陳南臯先生………五〇二

萬九沙先生………五〇二

萬西郭先生………五〇三

全謝山先生………五〇四

朱竹垞先生………五三〇

邵二雲先生………五三一

惲子居先生………五三二

卷九 尊聞

立谿公………五三五

石田公	……	五四二
主一公	……	五四四
棄疾公	……	五四五
正諷公	……	五四五
稚圭公	……	五四六
蔚庭公	……	五四六
甕叟公	……	五四七
魯齋公	……	五四八

黎洲先生小像



七世孫炳庭敬摹

初錮之為黨人繼指之為游俠
終創之於儒林其為人也蓋三
變而至今豈其時為之耶

柳夫人之有遐心 自題

年表

<p>明</p>	<p>神宗顯皇帝 萬曆</p>
<p>金天聰後 改號清</p>	<p>三八 三九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p> <p>天命汗天命元 三 二</p>
<p>南雷公年歲</p>	<p>八月八日戌時 南雷公生</p> <p>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p>
<p>庚戌</p>	<p>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p>

年

表

一

光宗貞皇帝
穆宗愍皇帝

崇 恩宗烈皇帝
禎

四七 四八 元 二 五 四 五 六 七 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天聰汗天聰元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一九 二〇 二一 二二 二三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七 二八 二九 三〇 三一 三二 三三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四七 四八 四九 五〇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五八 五九 六〇 六一 六二 六三 六四 六五 六六 六七 六八 六九 七〇 七一 七二 七三 七四 七五 七六 七七 七八 七九 八〇 八一 八二 八三 八四 八五 八六 八七 八八 八九 九〇 九一 九二 九三 九四 九五 九六 九七 九八 九九 一〇〇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年

表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五 四

七 六 五 四 三 二 崇德元 九 八 七 六 五

三三 三二 三一 三〇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壬午 辛巳 庚辰 己卯 戊寅 丁丑 丙子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辛未

三

一六	一七	安宗報皇帝 弘光	紹宗漢皇帝 隆武	魯監武	昭宗匡皇帝 永歷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八	章皇帝順治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〇	一	一
三四	三五	三六	三七	三八	三九	四〇	四一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三三	三一	三〇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四	二三	二三	二二	二一
一七	一六	一五	一四	一三	一二	一一	一〇	九	八	七	六
六九	六八	六七	六六	六五	六四	六三	六二	六一	六〇	五九	五八
戊午	丁巳	丙辰	乙卯	甲寅	癸丑	壬子	辛亥	庚戌	己酉	戊申	丁未

年

表

鄭氏亡
明統絕

三七 三六 三五 三四 三三

二九 二八 二七 二六 二五 二四 二三 二二 二一 二〇 一九 一八

八一 八〇 七九 七八 七七 七六 七五 七四 七三 七二 七一 七〇

庚午 己巳 戊辰 丁卯 丙寅 乙丑 甲子 癸亥 壬戌 辛酉 庚申 己未

七

三三三三一三〇

八六七月三日
卯時卒八五八四八三八二

乙亥 甲戌 癸酉 壬申 辛未

南雷學案卷一

餘姚黃氏竹橋後新屋支第二十三世備住漢陽支原譜溫字派嗣艾謹錄

本傳

公諱宗義，字太沖，一字德冰。先世有諱顛者，仕於宋，爲慶元通判。本婺源籍，金人破慶元，不屈而死。其伯子萬河，字鶴山，一字時通，爲明州錄事。由慈谿鳳皇山竹墩徙餘姚竹橋，是乃黃氏之託始也。公生而岐嶷，力能扛鼎，口微吃，鬢左右角有紅子，垂髻誦讀，與常兒殊。年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時逆奄竊柄，戕害忠良，父忠端公死詔獄中，公侍養。王父太僕公及母姚夫人，讀書畢，夜分伏枕鳴嗚哭，不敢令堂上知。更學擊刺術，每欲得間報父仇。烈皇登極，年十九，袖長錐，草疏入都，訟冤。至則逆奄已誅，有詔卹贈死奄難者官三品，子祭葬。蔭一子，乃伏闕謝恩，疏請誅逆黨曹欽程、李實等。蓋忠端公削籍，爲曹欽程奉奄旨論劾，而李實則成丙寅黨禍之罪魁也。得旨，刑部作速究問。崇禎元年戊辰五月，刑部會

訊許顯純。崔應元公對簿。出所袖錐。錐顯純流血被體。顯純自訴爲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議親之條。請從末減。公爭曰。顯純與逆奄構難。忠良盡死其手。當與謀逆同科。夫謀逆則以親王高煦宸濠尙不免於顯戮。況皇后之外親乎。卒論二人斬。公搥應元胸。拔其鬚。歸而祭之。忠端公神位前。又與吳江周公子廷祚。光山夏公子承。共捶獄卒葉咨。顏文仲。應時而斃。六月。會訊李實。李永貞。劉若愚。三奄於中府。李實辨原疏不自己出。乃忠賢取其印信。空本令永貞填之。故墨在硃上。并陰使舉人袁某致三千金於公。求勿質。公卽奏聞。謂實當今日。猶能賄賂公行。其所辨豈足信。復於對簿時。以錐錐之。獄竟。偕同難諸弟子。設祭詔獄中門。讀文未竟。莫不狂哭。觀者亦哭。左右入告烈皇。烈皇歎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秋間。乃奉柩返里。父冤旣白。更侍劉忠正公講學蕺山。一以慎獨爲師承宗旨。力摧石梁陶奭齡異說。日夕讀書十三經二十一史及百家九流。天文歷算道藏佛藏。靡弗究心焉。且教其弟宗炎。宗會。皆爲儒者。繼復侍太母。就養南京。叔父白崖公經歷署。得與何匪菽。韓孟郁諸詩人遊。方逆奄之伏罪也。東林梓鼓再盛。慈谿馮留仙兄弟。浙東領袖也。月旦之評。待公而定。如陸文虎。萬履安。以及復社知名之士。皆往來候問。黃竹浦。無虛日。張天如。張受先。沈眉生。楊維斗。陳臥子。諸人爭與公訂交。未幾。中官又用事。於是逆案餘孽。又搖頭角。廷臣竟疏薦霍維華。呂純如等。馬士英且特起爲鳳陽總督。亦謀援

阮大鍼而錢牧齋居閒畏禍。但模稜兩可。獨南中太學諸生。仍錚錚不撓其辭意。周仲馭陳定生吳次尾。乃出南都防亂。揭以攻之。顧子方與公爲首。次左碩人兄弟沈眉生沈崑銅魏子一等。一時凡稍稍知名者。皆相率以從。揭文起語曰。爲捐軀捋虎。爲國投豺。留都可立。清亂萌。逆璫庶不留餘孽。撞鐘發鼓以答昇平事。中列大鍼罪狀。末段則曰。杲等讀聖人之書。附討賊之義。志激義慨。言與憤俱。但知爲國除奸。不惜以身賈禍。若使大鍼罪狀。得以上聞。必將重膏斧鑕。輕投魑魍。卽不然。而大鍼果有力。障天威。能殺士杲。亦以一身當之。以存此一段公論。以塞天下亂臣賊子之膽。大鍼益切齒含恨。時崇禎十一年戊寅七月事也。說者謂烈皇十七年中善政。莫大於堅持逆案之定力。而太學清議。亦足以挽回人主之聽聞。此揭也。厥功頗鉅。十五年壬午。入都應試。並請補賜忠端公諡。周相國延儒欲薦公爲中書舍人。力辭不就。一日游市中。聞鐸聲。大驚曰。此非吉聲也。遽南歸。又年餘。流賊犯京師。烈皇殉社稷。吳三桂降。迎建虜。諸遺臣擁福王承統於南都。阮大鍼驟起用。居然與馬士英等。計按揭中一百四十人姓名。將盡殺之。時公方上書闕下。而捕者跡至。太夫人歎曰。章妻滂母。乃萃吾一身耶。陳定生亦幾被逮致。周仲馭下獄論死。顧子方沈眉生崑銅吳次尾等亡命。適鄒虎臣與子方有姻連。得計令覓帖略爲遲出。諸人始能預先脫走。公乃亦踉蹌歸。驚魂甫定。虜已南來。南都降。執赧皇去。轉攻浙江。滋

王又迎降而劉忠正公開變誓以死殉國不食在楊壩時越城爲虜軍所有公更間道謁忠正公自序其來意忠正公領之但手畫臥榻旁作字曰速晤雨殷公復徒步返里兩奉太夫人避居中村已則往訪熊雨殷計事蓋忠正公誓死之頃陰預以計圖恢復屬之於雨殷矣弘光元年乙酉閏六月雨殷及孫碩膚各提一旅畫江而守公挈兩弟則糾合黃竹浦子弟數百人步迎魯監國於蒿壩駐軍江上人呼之曰黃氏世忠營公且手編魯監國元年大統歷屬王仲攜代爲進呈十二月王仲攜以兵部主事攝餘姚縣事因表進大統歷有詔宣付史臣頒布明年爲元年元年丙戌二月監國授公兵部職方司主事公請援李泌客從例以布衣參軍不許尋又因柯夏卿孫碩膚交薦改授監察御史仍兼職方時馬士英匿方國安軍中乞入朝衆皆恨甚欲誘而戮之雨殷不可公曰諸臣力不能殺耳春秋之孔子豈能加於陳恆但不得謂之不當殺也雨殷謝焉雨殷碩膚皆官大學士在閣辦事公又遺書王之仁曰諸公何不沈舟決戰由赭山直趨浙西而乃日在江上放船鳴鼓攻其有備蓋意在自守耳叢爾三府以供十萬之衆敵雖不發一矢奚能與之持久乎崇明者江海之門戶擾之以兵亦足分江上之勢皆莫能用公遂偕王仲攜合得三千人渡海並挈查繼佐殘卒駐潭山陳元倩以軍同行議由海寧復海鹽因入太湖招吳中豪傑會虜軍扼要戒嚴不得前迨江上諸軍旣潰方國安挾監國南走公因潛

歸入四明山。結寨自固。從之者尚五百餘人。茅瀾汪涵將之。部署甫定。公則隻身微服出徧訪。監國蹤迹。適山中駐軍。日擾居民。居民怒。突焚其寨。殺茅瀾汪涵。更報知虜軍。五百餘人盡死。虜且下令急捕。公四年乙丑。公匿黃竹浦。已三年矣。始聞監國還至海上。亟赴行朝。晉左僉都御史。再晉左副都御史。六月。扈蹕。次建跳所。虜圍建跳。王翊別在四明山。結寨以捍海上。而阮進救建跳。大敗虜軍。時方國安王之仁外。其他諸將尤驕橫。文臣循分例辦而已。公乃日與吳霞舟舟中講學。暇則注授時泰西回回三歷。已而太夫人手諭至。稱虜令凡明臣不順命者。錄家口以聞。公流涕曰。主上以忠臣之後。使我所以栖栖不忍去也。今方寸已亂。不能爲姜伯約矣。陳情請於監國。得允。遂間行歸黃竹浦。第公致位列卿。又高河重譽。黃竹浦巍然物望之所屬。公之耿耿者。又自難下。不無江湖義俠以及一藝之人。乃心國事者。絡繹截止。六年辛卯七月。虜將治軍大舉攻舟山。公聞之。遣急足告變。有備。虜爲之緩行。八年甲午正月。定西侯間使捧書至。道出天台。虜得之。先是公於四年己丑十月。偕馮翬谿等乞師日本。虜微有所聞。恨甚。再下令捕公。時滄洲早爲虜下。監國去閩中左所。尋居金門。自去監國名號。時匡皇亦受制於孫可望。諸逆手。公旋獄解。始侍母讀書。謝絕一切。永歷十年丙申二月朔。山燒。恐及禁塋。夜擊石田公入化安山。三月。藁祭戴家山。公無端爲山賊所縛。僅乃放還。自此以後。立谿公尚有所規。

畫類遭不測而慶慕中國禮教。略能進任人才。有統一治安之傾向。公每言：「有一人出，不以一己之利爲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爲害，而使天下釋其害，吾寧君焉而已。」以天下爲主，君爲客也。能獨一人一姓私哉。彼四方請業者，亦磨集於門下。公乃復應知好之聘，命駕各處，會講忠正公絕學。如語溪、如海昌、如杭、如鄞、如郡城。時見顏色，問亦寄懷山水。又每云：受業戴山時，頗喜爲氣節，斬斬一流人物，又未免牽纏科舉之習，所得尙淺，患難之餘，漸多深清。胸中室礙，頓亦冰釋。年六十九，乃清康熙十七年戊午。葉訥齋以公名面奏聖祖，將徵舉博學宏儒。公門人陳錫嘏大驚曰：是將使先生爲疊山九靈之殺身也。代公力辭，乃止。十八年己未，徐立齋葉訥齋監修明史，徵公門人萬季野、萬貞一等來京同修。公以大事記三史鈔付之。十九年庚申正月十日，姚太夫人卒。公方喪居，聖祖詔浙江總督李之芳巡撫李本晟以禮敦請，公仍以老病辭。又奉特旨，凡黃宗羲有所論著及所見聞，有資明史者，著該地方官鈔錄來京，宣付史館。徐立齋并延公之季子圭一公參史局。公因以書戲之曰：昔聞首陽二老，託孤於尙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我遣子從公，可以置我矣。公更撰太夫人事略，上於史館。徐立齋葉訥齋置之明史列女傳。又十一世祖小雷公萬里尋兄記，公上之，亦置之於孝義傳。并鈔章公格菴熊公雨般事略上之，立傳。公生平長於史學，曾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故雖不赴徵召。

而史局大案總裁必咨於公。如歷志出於吳任臣之手，乞公審定而後進。其論宋史別立道學傳爲元儒之陋，謂明史不復當仍其例。適朱竹垞方有是議，湯潛庵徑出公來書以示衆，遂決去之。至於死節之籍，尤多稽核，地志亦多取公。今水經爲考證也。公旣閱桑海，趨變博觀，晚年誨後進年少，輒專以讀書爲第一義，謂學者不窮究經術，則幾無立身餘地。身之不守，國追恤歟。蓋勵透理路，事無小大，乃有把握。素中國行乎中國，素夷狄行乎夷狄。古來相傳禮教兩字，就是當路之準的。蒙古據有中國，許趙之功，高於弓矢萬倍。自許趙出，蒙古亦中國矣。他不能真箇實踐，所以青田金華，便輔有明大業。然則興亡之樞機，尤在禮教之隆替。旣認得此癥結，豈復容自作聰明哉。彼從政作制，皆有因革。若言立國大原，殆舍禮教外，無一是處。民爲邦本，本固邦寧。這本字讀書做人耳。世運循環，一治一亂，並不待高談玄妙一句話。天人感召，其惟曰慎獨工夫。盡人而做起，歟。年八十，紹興府知府李鐸以鄉飲大賓請公辭之曰：我蒙天子之召，則避其勞而不往，延之爲賓，則貪其養而飲食衍衍，可乎哉。翌年二月，聖祖又問徐乾學海內有博學洽聞文章爾雅可備顧問者否。乾學對以臣所知，祇有浙江黃宗羲。學問淵博，行年八十，猶不釋卷。曾經臣弟元文奏薦。聖祖曰：可召至京。朕不任以事，如欲回，卽遣官送之。乾學對前業以老病辭，恐不能就道也。聖祖因太息久之曰：才難。逾五年病卒。時康熙三十四年乙亥。

七月初三日也。公在二十七年戊辰冬。築生壙於忠端公隴畔。內設石牀。病中書梨洲末命一篇。略云。予壙雖成。然頂未淋土。非三百擔不可。此予日夕在心者也。予死後。卽於次日之晨。用棕綳搽至壙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綳抽出。安放石牀。壙中須令香氣充滿。不可用紙塊錢串一毫入之。隨掩壙門。莫令香散。墓前隨分爲階級拜壇。其下小田。分作三池。種荷花。春秋祭掃。培土要緊。其祭品。乾肉一盤。魚臠一盤。果子兩色。麻糍一盤。饅首一盤。凡世俗所行折齋做七。一概掃除。好友弔者。五分以至一兩。并紙燭。盡行卻之。至能於墳上植梅五株。則稽首謝之。有石條兩根。可移我壙前。作望柱。上刻不事王侯。矜子陵之風節。詔鈔著述。同虞喜之傳文。若再得二根。架以木梁。作小亭於其上。尤妙。主一公謹。遵掩葬壙前片石。公嘗囑鄭禹梅爲文勒之。禹梅歿。未及成文。全謝山補爲之。曰。黎洲先生神道碑文。夫人栗氏。子三百藥。正誼百家。光緒三十四年戊申。詔從祀孔庭。

萬充宗撰有黎洲先生世譜。全謝山撰有黎洲先生神道碑文。阮芸裳撰有黃黎洲先生傳。江長庭撰黃先生宗彝傳。李次青撰黎洲先生事略。又蔚庭公所編稱先譜。載紀事詳。互可援補。是傳則別有取舍。并參以遺稿手稿。及家譜所記者。嗣艾識。

南雷公遺著目

易學象數論六卷

授書隨筆一卷

春秋日食曆一卷

孟子師說四卷

律呂新義二卷

宋儒學案 未寫定

元儒學案 未寫定

明儒學案六十二卷

深衣考一卷

歷代甲子考一卷

今水經一卷

明史案二百四十二卷

宋史叢目補遺三卷

弘光紀年一卷

隆武紀年一卷

永歷紀年一卷

魯紀年一卷

紹武爭立記一卷

贛州失事記一卷

剡源文鈔四卷

台宕紀游一卷

匡廬紀游一卷

破邪論一卷

歷代甲子考一卷

西臺痛哭記注一卷

冬青樹引注一卷

汰存錄一卷

南雷文定前集十一卷

南雷文定後集四卷

南雷文定三集三卷 附錄一卷

南雷文定四集三卷

南雷文案四卷 外卷一卷

南他文約四卷

南雷詩歷四卷

南雷詩補一卷

金石要例一卷 附論文管見

黃氏攔殘集六卷

賈氏喪制一卷

黃氏宗譜三十六卷

四明山寨記一卷

海外痛哭記一卷

日本乞師記一卷

舟山興廢一卷

沙定洲紀亂一卷

賜姓本末一卷

演考一卷

鄭成功傳一卷

張玄箸先生事略一卷

思舊錄一卷

明夷待訪錄一卷

留書一卷

續宋文鑑 未卒業

續元文鈔 未卒業

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

明文授讀六十二卷

姚江文略十卷

姚江瑣事二卷

邵唐詩人傳一卷

炳揚隨筆一卷

姚江逸詩十八卷

子劉子行狀二卷

二程學案二卷

忠端公祠神弦曲一卷

葬制或問一卷

大統法辨四卷

授時歷故一卷

大統歷推法一卷

時憲書法解一卷

新推交食法一卷

圓八綫解一卷

授時法假如一卷

西洋法假如一卷

回回法假如一卷

氣運算法一卷

勾股圖說一卷

開方命算一卷

測圓要義一卷

共七十七種

遺言

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舉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者以君爲主，天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爲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爲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爲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爲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爲過也。今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爲獨夫，固其所也。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使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

明夷特訪

錄原君

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世之爲臣者，昧於此義，以爲臣爲君而設之也。君與吾以天下而後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後牧之，視天下人民爲人君囊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講治之牧之之術，苟無係於社稷之存亡，則四方之勞擾，民生之憔悴，雖有誠臣，亦以爲纖芥之疾也。夫古之爲臣者，於此乎？於彼乎？蓋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

原臣

有治法而後有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卽有能治之人，終不勝牽挽嫌疑之顧盼，有所設施，亦就其分內之所得，安於苟簡，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間，其人是也，則可以隨處行之，其人非也，亦不致深刻羅網，反害天下。

原法

漢之諸葛亮，唐之陸贄，宋之韓琦，范仲淹，李綱，文天祥，明之方孝孺，此七公者，至公血誠，任天下之重，屹然砥柱於疾風狂濤之中，世界以之爲輕重，有無，此能行孔子之道者也。數公堅強一學，百折不

回，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其私欲淨盡矣。

破邪論從記

語曰：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所謂慷慨從容者，非以一身較遲速也，扶危定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絲有所未盡，不容而已。古今成敗利鈍有盡，而此不容已者，長留於天地之間，愚公移山

古之君子，有死天下之心，而後能成天下之事；有成天下之心，而後能死天下之事。事功節義，理無二致。今之君子，以偷生之心，行嘗試之事，亦安有不敗乎？
明名臣言行錄序

先生之學在慎獨。從來以慎獨爲宗旨者多矣，或譏認本體而墮於恍惚，或依傍獨知而力於動念。唯先師體當喜怒哀樂，一氣之通復，不假品節限制，而中和之德自然流行於日用動靜之間。獨體如是，猶天以一氣進退，平與四時，溫涼寒燠，不爽其則。一歲如此，萬古如此，卽有愆陽伏陰，釀爲災祥之數，而終不易造化之大常。憤者，憤此而已。故其爲說，不能不與先儒牴牾。先儒曰：「意者心之所發，師以爲心之所存，人心徑寸間，空中四達，有大虛之象，虛故生靈，靈生覺，覺有主，是曰意。」不然，大學以所發先所存，中庸以致和爲致中，其病一也。然泰州王棟已言之矣。自身之主宰而言謂之心，自心之主宰而言謂之意，心則虛靈而善變，意有定向而中涵，意是心之主宰，以其寂然不動之處，單單有個不慮而知之靈體，自做主張，自裁生化，故舉而名之曰獨。少間撓以見聞才識之能，情感利害之便，則是有商量倚靠，不得謂之獨矣。若云心之所發，教人審幾於動念之初，念旣動矣，誠之奚及？師未嘗見泰州之書，至理所在，不謀而合也。先儒曰：「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孟子之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因所發之情而見。

所存之性。因所情之善。而見所性之善。師以爲指情言性。非因情見性也。卽心言性。非離心言善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器在斯道在。離器而道不可見。必若求之。惘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前。幾何而不心行路絕。言語道斷。所謂有物先天地者。不爲二氏之歸乎。又言性學不明。只爲將此理。另作一物看。如鐘虛則鳴。妄意必有一物。主所以鳴者。夫盈天地間。止有氣質之性。更無義理之性。謂有義理之性。不落於氣質者。誠三耳之說也。師於千古不決之疑。一旦拈出。使人冰融霧釋。而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亦旣如粉墨之不可掩矣。昔者陽明之良知。與晦翁之格物。相差。學者駭之。羅整菴雷濤。崖顧東橋。斷斷如也。然一時從游者。皆振古人豪。卒能明其師說。而使與晦翁並垂天壤。先師丁改革之際。其高第弟子。如金伯玉。吳喬齋。祁世培。章格。葉潤山。彭期生。王元趾。祝開美。一輩旣已身殉國難。臬比凝塵。曇日之旅進者。才識多下。當伯繩輯遺書之時。其言有與雒閩齟齬者。相與移書請刪削之。若惟恐先師失言爲後來所指摘。嗟乎。多見其不知量也。此如成周王會。亦奕陰羽。棗幣獻書。而使三家學究。定其綿叢耳。昔和靖得朱光庭所抄程子語。以質程子。程子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其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和靖自是不敢復讀。古之門人。不敢以燭火之光。雜於太陽。今之門人。乃欲以天漢之水。就其蹄涔。不亦異乎。

憶吾友朱康流謂余曰從來講學者未有不推源於危微精一之旨若無大禹謨則理學絕矣而可爲之乎余曰此是古今一大節目從上皆突兀過去允執厥中本之論語惟危惟微本之荀子論語曰舜亦以命禹則舜之所言者卽堯之所言也若於堯之言有所增加論語不足信矣人心道心正是荀子性惡宗旨惟危者以言乎性之惡惟微者此理散殊無有形象必擇之至精而後始與我一故矯飾之論生焉後之儒者於是以心之所有唯此知覺理則在於天地萬物窮天地萬物之理以合於我心之知覺而後謂之道皆爲人心道心之說所誤也夫人只有人心常惻隱自能惻隱常羞惡自能羞惡辭讓是非莫不皆然不失此本心無有移換便是允執厥中故孟子言求放心不言求道心言失其本心不言失其道心孔子言從心所欲不踰矩亦只是不失人心而已然則此十六字者其爲理學之蠱甚矣康流不以爲然尙書古文疏證序

夫儒釋之淆亂久矣儒而不醇者固多出入於佛而學佛者亦未必醇乎於佛顧視性分學力二者性分所至佛法不能埋沒往往穿透而出學力由來亦非佛法之所能改此如水中鹽味濟入河流夾雜之中歷然分別唯知道者能辯之不爲墮垣腐爪之論所掩蓋耳張仁菴古本大學說序

孔子之春秋亦如後世大事記之類陳同亮刻胡傳序

憶余十九二十歲時讀二十一史每日丹鉛一本。遇明而起。雞鳴方已。蓋兩年而畢。然賦性魯鈍。一傳未終。已迷其姓氏者。往往有之。朱子云。思慮計畫者。魂之爲也。記憶辨別者。魄之爲也。固知余之魄弱也。先忠端公就逮時。途中謂某曰。汝近日心靈。不必看時文。且將架上獻徵錄涉略可也。自後三年。始讀二十一史。因先公之言也。補歷代史表序

先儒之言性者。大略以鏡爲喻。百色妖露。鏡體澄然。其澄然不動者爲性。此以空寂爲性。而吾人應物處事。如此則安。不如此則不安。若是乎有物於中。此安不安之處。乃是性也。鏡是無情之物。不可爲喻。又以人物同出一原。天之生物有參差。則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遂以疑物者疑及於人。夫人與萬物並立於天地。亦與萬物各受一性。如薑桂之性辛。稼穡之性甘。鳥之性飛。獸之性走。或寒或熱。或有毒無毒。古今之言性者。未有及於本草者也。故萬物有萬性。而類同則性同。人之性則爲不忍。亦猶萬物所賦之專一也。物尚不與物同。而況同人於物乎。程子言。性卽理也。差爲近之。然當其澄然在中。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無有條理可見。感之而爲四端。方可言理。理卽率性之爲道也。每可竟指道爲性乎。晦翁以爲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而理亦賦焉。亦是兼人物而言。夫使物而率其性。則爲觸。爲噉。爲蠢。爲發。萬有不齊。亦可謂之道乎。故自性說不明。後之爲詩者。不過一人偶露之性情。彼知性者。吳楚之色。

澤中原之風骨。燕趙之悲歌。慷慨盈天地間。皆惻隱之流動也。而況於所自作之詩乎。馬鑿菴詩序

貞元之運。融結於姚江之學校。於是陽明先生者出。以心學教天下。示之作聖之路。馬醫夏畦。皆可反身認取。步趨唯諾。無非太和。真覺聖人。去人不遠。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後之儒者。唯其難視聖人。或求之靜坐澄心。或求之格物窮理。或求之人生以上。或求之察見端倪。遂使千年之遠。億兆人之衆。聖人絕響。一二崛起之士。又私爲不傳之祕。至謂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人心亦是牽補度日。是人皆不可爲堯舜矣。非陽明亦孰雪此冤哉。故孟子之言。得陽明而益信。今之學統不絕。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學校之功也。餘姚縣學修儒學記

夫朱子之教。欲人深思而自得之也。故曰若能讀書。就中卻有商量。又曰且教學者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亦思其所謂商量者何物也。撞着者何物也。要知非膚論警言。可以當之矣。釋分文

集序

近年以來。士之志節者。多逃之釋氏。蓋強者銷其耿耿。弱者泥水自蔽而已。有如李燮避仇。變姓名爲傭保。非慕傭保之業也。亡何而棒篋以爲儀仗。魚螺以爲鼓吹。寺院以爲衙門。語錄以爲簿書。搥鼓上堂。拈香祝聖。不欲爲異姓之臣者。且甘心爲異姓之子矣。忘其逃禪之始願也。是避仇之人。而誇鼓刀

履豨之技也。盍觀之古人乎。徐敬業駱賓王爲僧以後。音塵不接。龐勛復出而爲常通。黃巢再現而爲
等竇。亡國之大夫。更欲求名於出世。則盜賊之歸而已矣。昔之學者。學道者也。今之學者。學罵者也。
矜氣節者。則罵爲標榜。志經世者。則罵爲功利。讀書作文。則罵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則罵爲俗吏。接
庸僧數輩。則罵考亭爲不足學矣。讀艾子子定評。批尾。則罵象山陽明爲禪學矣。濂溪之主靜。則曰盤
桓於腔子中者也。洛下之持敬。則曰是有方所之學也。遜志罵其學誤主。東林罵其黨亡國。相訟不決。
以後息者爲勝。東坡所謂牆外悍婦。聲飛灰火。如豬嘶狗嗥者也。七怪

劉伯繩嘗謂余曰。士生斯世。不求以吾身利天下。苟吾身不爲天下之害。斯已矣。三復良友之言。齋張

莫夫八十序

白沙子謂名節者。道之藩籬也。程子亦云。東漢之節義。一變至於道。蓋道之未融。謂之名節。名節已融。
謂之道。非有二也。庸人視爲焦原。雕虎。矯世之具。妄人蕩高山。廣川爲魁。陵。糞土溝瀆。飾細故以爲名。
矜非義之義。以爲節。是故名節之壞。不在庸人而在妄人。夫名節非關生死利害之際。不可得見。山谷
曰。平居無以異於俗人。臨大節而不可奪。此不俗人也。今妄人置大節不論。好短長人之平居。以是而
言名節。豈名節乎。齋徐國生七十序

志道德者不屑於功名。志功名者不屑於富貴。藉富貴以成功名。其功名爲邂逅。藉富貴以談道德。其道德爲虛假。天生豪傑爲斯世所必不可無之人。本領闊大。不必有所附麗而起。一片田土。赤手可以製造。無論富貴與不富貴。皆非附麗也。游陳夔獻五十序

嘗觀古今學術。不能無異同。然未有舍體而言用者。所謂體者理也。宋儒窮理之學。可謂密矣。姚江尙疑其在物爲支離。而歸之未發之知。以爲宗旨。張文定公淵源於羅整菴。與姚江議論不合。其學在有明爲別派。而其議論以靜虛爲本。事物未交。收斂至密。求放心之說。雖濂洛不能易也。姚江未嘗言用。而其事業。非捧土揚木者之所能爲。文定公未嘗言用。而察達治體。事該軍國。青史不可沒也。棒喝交馳。飛箝雜出。於是天時人事相趨。而求所謂爲用。居其位者。以不任事爲明哲。以關通苞苴爲經濟。其屈曲於成敗之間。以寓撻丸不濡手之能者。則世方視其進退。以爲天下之安危。而江湖熟軟之士。亦且大言撼貴人之門。徒手搏食以爲智。嗟乎。此固履豨躄鉤之常習。一閔之市。莫不皆然。本無所爲。矯飾行之既熟。遂取而緣飾之。以爲後世之名。是故昔之講學者。其言如是。其行未必如是。其心畏。今之講學者。其行如是。而後其言如是。其心無忌憚。無體有用之言。其禍若是之烈也。張母李夫人六十壽序

按張文定公名邦奇。字常甫。號甬川。鄞人。

先師之意，卽陽明之良知。先師之誠意，卽陽明之致良知。陽明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又何疑於先師之言意，非已發乎？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故中和兼致。王龍谿從日用倫物之應感，以致其明。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爲良知，是致和而不致中。聶雙江羅念菴之歸寂守靜，是致中而不致和。則皆以意者心之所發，一言爲祟。致中者以意爲不足憑，而越乎意。致和者以動爲意之本然而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未免攔截於意，分動靜爲兩截，使早知意屬未發，則操功只有一意。前後內外，渾然一體。黃吳仲墓志

昔明道汎濫百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而後返求諸六經，考亭於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自來求道之士，未有不然。蓋道非一家之私，聖賢之血路，散殊於百家，求之愈艱，則得之愈真。雖其得之有至有不至，要不可謂無與於道者也。崇禎間，士大夫之言學者，尙廣大，多以宗門爲入處。蔡雲怡黃海岸林可任錢清谿其尤也。雲怡海岸，終爲綱常人物，可任白椎柔拂，一往不返。清谿未見其止。四先生者，所至各異，其求道之心則一也。錢清谿墓志

嘗觀興王之朝，必有不二之臣，以輯安黎庶。故雖鋒鏑倥偬，而此意未嘗不行其間。蓋天以生物之心，寄此一人耳。顧後之儒者，斷絕小文，媒續微辭，閉門聽難，以之學道，則天地何賴焉。李尙書蔭祖傳

儒者之學經緯天地而後世乃以語錄爲究竟。僅附答問一二條於伊洛門下。便謂儒者之列。假其名以欺世。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闢打邊者則目爲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徒以生民立極天地立心萬世開太平之闢論。鈐束天下。一旦有大夫之發。當報國之日。則蒙然張口。如坐雲霧。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遂使尙論者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而非儒者之所與也。吳弁玉墓志

先師山曰。予一坐讀書。不無種種疑團。至此終不釋然。不覺信手拈出。大抵於儒先註疏。無不一一牴牾者。誠自知獲戾斯文。亦姑存此疑團。以俟後之君子。尙千載而下。有諒予心者乎。不肖義先師收之孤苦之中。而未之有得。環視剽門。知其學者亦絕少。徒以牽挽於口耳積習。淺識所觸。血心充塞。大抵然矣。近讀陳乾初所著。於先師之學。十得之二三。恨之交臂而失之也。其於聖學。已見頭腦。故深中諸儒之病者有之。或主張太過。不善會諸儒之意者亦有之。夫性之善。在孩提少長之時。已自爾繪天地。不待後來。後來之仁至義盡。亦只還得孩提少長分量。故後來之盡不盡。在人不在性也。乾初必欲以擴充到底言性善。此如言黃鐘者。或言三寸九分。或言八十一分。夫三寸九分非少。八十一分非多。原始要終。互見相宣。皆黃鐘之本色也。

按陳乾初先生論性等語容載本傳內。 嗣文識

夫考亭象山伯恭鶴山西山勉齋魯齋仁山靜修草廬非所謂承學統者耶。以文而論之。則皆有史漢之精神。包舉在內。其他歐蘇以下。王介甫劉貢甫之經義。陳同甫之事功。陳君舉唐說齋之典制。其文如江河。大小畢舉。皆學海之川流也。其所謂文章家者。宋初之盛。柳仲塗穆伯長蘇子美尹師魯石守道淵源最遠。非汎然成家者也。蘇門之盛。凌厲見於筆墨者。皆經術之波瀾也。晚宋二派。江左爲葉水心。江右爲劉須溪。宗業者以秀峻爲揣摩。宗剝者以清硬爲句讀。莫非微言大義之散殊。元文之盛者。北則姚牧菴虞道園。蓋得乎江漢之傳。南則黃涪柳道傳吳禮部。蓋出於僊華之窟。由此而言。則承學統者。未有不善於文。彼文之行遠者。未有不卒於學。明矣。降而失傳。言理學者。懼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言文章者。以修辭爲務。則謬失諸理。而曰理學興而文藝絕。嗚呼。亦冤矣。沈昭子耿辰章序

答董吳仲論學書 丁未

承示劉子質疑。弟衰遲失學。望先師之門牆而不得。又何足以知其微意之所在。則自疑之不暇。而能解老兄之疑耶。雖然。昔人云。小疑則小悟。大疑則大悟。不疑則不悟。老兄之疑。固將以求其深信也。彼

汎然而輕信之者，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異日者接先師之傳，方於老兄是賴。弟亦焉敢不以所聞者相質乎。觀質疑中所言雖廣，然其大指則主張陽明先生無善無惡之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四句。而疑先師意爲心之所存，未爲得也。弟推尋其故，由老兄未達陽明始終宗旨所在，因疑先師之言，若徒執此四句，則先當疑陽明之言自相出入，而後可疑及於先師也。夫此四句，無論與大學本文合與不合，而先已與致良知之宗旨不合。其與大學本文不合者，知善知惡而後爲善去惡，是爲善去惡之工夫。在知善知惡，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矣。若大學非倒句，則是先爲去惡而後求知夫善惡也。豈可通乎。然此在文義之間，猶可無論也。陽明提致良知爲宗，一洗俗學之弊，可謂不遺餘力矣。若必守此四句爲教法，則是以知覺爲良知，推行爲致知，從其心之所發，驗其孰爲善，孰爲惡，而後善者從而達之，惡者從而塞之。則方寸之間，已不勝其憧憧之往來矣。夫良知之體剛健中正純粹精一者也。今所發之意，不能有善而無惡，則此知尙未光明，不可謂良也。何所藉以爲爲善去惡之本乎。豈動者一心，知者一心，不妨並行乎。考亭晚年自悔云：向來講究思索，直以爲心爲已發而止，以察識端倪爲格物，致知實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至於發言處事，輕揚飛躁，無復聖賢雍容深厚氣象，所見一差，其病一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今以意之動處從而加

功有以異於考亭之所云乎。吾不意陽明開千聖之絕學，而究竟踏考亭之所已悔也。四句之弊，不言可知。故陽明曰：良知是未發之中，則已明言意是未發，第習熟於意者，心之所發之舊話，未曾道破耳。不然，意既動，而有善有惡已發者也，則知亦是已發，如之何知獨未發。此一時也。意則已發，知則未發，無乃錯雜，將安所施功乎。龍溪亦知此四句非師門教人定本，故以四無之說救之。陽明不言四無之非，而堅主四句，蓋亦知於致良知之宗旨不能盡合也。然則先師意爲心之所存，與陽明良知是未發之中，其宗旨正相印合也。印合老兄所謂各標宗旨，究竟打進一路。在此處耳。若謂先師不言意爲心之所存，慎獨之旨，端的無弊，不知一爲心之所發，則必於發處用功，有善有惡，便已不獨縱做得十分完美，只屬枝葉一邊。原憲之不行克伐怨欲，告子之義襲，皆謂之慎獨矣。故欲全陽明宗旨，非先師之言意不可。如以陽明之四句定陽明之宗旨，則反失之矣。然先師此言，固不專爲陽明而發也。從來儒者之得失，此是一大節目。無人說到此處，老兄之疑，真善讀書者也。透此一關，則其餘儒者之言，真假不難立辨耳。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和，雖中和兼致，而未免分動靜爲兩截。至工夫有二用。其後王龍溪從日用倫物之感應，以致其明察。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爲良知，則是致和而不致中。聶雙江羅念菴之歸寂守靜，則是致中而不致和。諸儒之言，無不曰前後內外渾然一體，然亦或

攝感以歸寂。或緣寂以起感。終是有所偏倚。則以意者心之所發。一言爲祟。致中者。以意爲不足。憑而越過乎意。致和者。以動爲意之本。然而遂乎意。中和兼致者。有前乎意之工夫。有後乎意之工夫。而意攔截其間。使早知意爲心之所存。則操功只有一意。破除攔截。方可言前後內外渾然一體也。顧老兄於此用力。知先師此言。導濂洛血路者也。其餘文義之異同。凍解霧散。尙俟弟熾火之喋喋哉。

與友人論學書

潘用微議論。某曾駁之於姜定菴書。或某執成見。惡其詆毀先賢。未畢其說。便逆而拒之。陳君采云。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至王公。下至阘隸。無不僂僂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於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某之於用微。焉知其不出於此也。平懷降志。反覆用微之指要。而後知前書之終不爲謬也。用微之言。不過敷衍而盡。而重見疊出。唯恐其不多。此是兔園先生。於文義不能甚解。固無足怪。試撮其要言。以爲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者。性也。觸物而渾然一體者。吾性之良知也。吾儒講明此學。必須知恥發憤。立必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志。故其功夫。在致其觸物一體之知。以格通家國天下之物。使渾然而爲一體。謂之復於性善。未有舍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實地。而懸空致我一體。

之知者。此數言亦從朱註中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脫換
 出來。然而其謬有不可勝言者。夫性固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而言性者必以善言性。決不以渾然天地
 萬物一體言性。一體可以見善。而善之非一體明矣。且如以惻隱言一體。可也。以辭讓言一體。亦可也。
 使善惡是非歷然。吾獨知中。未交人物。與渾然一體何與。則性於四端。有所概有所不概矣。大學言知。
 是明有一知在人。不因觸不觸爲有無也。則所以致之者。亦不因觸不觸爲功夫也。今於知之上。既贅
 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之名。而於致之時。又必待夫觸物而動之頃。是豈大學之指也。其曰未有舍家
 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實地。而懸空致我一體之知者。則中庸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爲中。中也者。
 天下之大本也。豈亦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地耶。孟子所謂日夜之所息。養心莫善於寡欲者。豈
 亦家國天下見在事。使交從之地耶。將無子思孟子俱有懸空致知之失耶。信斯言也。舍家國天下無
 從爲政。則中庸何不言位天地育萬物以致中和。何不言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而後爲能盡其性。子思
 無乃倒行而逆施乎。夫吾心之知。規矩也。以之齊家治國平天下。猶規矩以爲方圓也。必欲從家國天
 下以致知。是猶以方圓求規矩也。學者將從事於規矩乎。抑從事於方圓乎。可以不再計矣。古之欲明
 明德於天下者。一句所以興起下文。歸重格物。則欲字之無功夫。稍識文義者。亦不難辨。用微乃以欲

爲立志而言齊家治國平天下。渾然吾身之事。日不得不汲汲皇皇。憂世憂民。堯舜禹稷湯武伊周。孔孟莫不皆然。至云陽明之學。覺無擔當天下之方。其門人多喜山林。無栖皇爲世之心。卽見其學之病處。亦思堯舜禹稷湯武伊周所當之責任何在。孔孟之周游歷說。欲以得君行道。亦是經生私意以窺聖人。孟子之言可證也。顏子常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顏子未嘗汲汲皇皇憂世憂民。將謂顏子未嘗立志乎。使舉一世之人。舍其時位。而皆汲汲皇皇以治爲事。又何異於中風狂走。卽充其願力。亦是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事也。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則復性之功。其不在家國天下亦明矣。凡用微之蔽於大原者有三。其一。滅氣。夫大化之流行。只有一氣充周無間。時而爲和。謂之春。和升而溫。謂之夏。溫降而涼。謂之秋。涼升而寒。謂之冬。寒降而復爲和。循環無端。所謂生生之爲易也。聖人卽從升降之不生其序者。名之爲理。其在人而爲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同此一氣之流行也。聖人亦卽從此秩然而不變者。名之爲性。故理是有形之性。性是無形之理。先儒性卽理也之言。真千聖之血脈也。而要皆一氣有之。易傳曰。一陰一陽之爲道。蓋舍陰陽之氣。亦無從見道矣。用微言性自性。氣自氣。氣本非性。不足言也。用微旣主張天地萬物一體矣。亦思天地萬物以何者

爲一體乎。苟非是氣，則天地萬物之爲異體也，決然矣。雖氣言性，則四端者何物爲之？仍墮於佛氏之性空。四端非氣，而指剛柔善惡，始可言氣。一人之心，有從氣而行者，且歧爲兩。又何能體天地萬物而一之也。用微認金木水火土五行爲氣，以爲性。豈有五，故必離氣以言性。不知自氣而至五行，則質也。而非氣也。氣無始終而質有始終。質不相通而氣無不通。先儒何嘗以質言性。其言氣質之性者，指其性之偏者耳。此孟子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性，又何嘗竟指此爲性乎。用微又言先儒云：虛卽是理。理生氣。豈非老莊虛無生氣之說乎。故凡先儒之言氣者，必曰本乎老。虛卽是理。罔未聞先儒有此言也。獨不觀張子曰：知虛空卽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若謂虛能生氣，則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則虛無生氣之說，正先儒之所呵者。顧牽連而矯謬之乎。用微又言性於天道有分。夫在人爲性，在天爲天道。故曰天命之謂性。言其一也。若謂人道不可以言性，無論背於中庸，則又何以曰渾然天地萬物一體也。亦自背之矣。其二滅心。先儒以靈明知覺爲心。蓋本之乾知。而有所謂南海北海，千載上下，無有不同此者也。儒者未嘗有識神之論。佛氏始有之。卽以是例之。儒者心有所向之爲欲。識神之謂也。苟無欲，則此靈明知覺者，卽是真心矣。用微以靈明知覺歸於識神。無欲而靜，尤爲識神之證據。引佛氏之纏以批儒者之根。吾惡乎受之。其三滅體。心無分於內外故。

無分於體用大學之誦先後本末是合外於內也歸用於體也故儒者以主敬爲要有治心之學無應變之方用微必欲合內於外歸體於用以爲敬在於事始爲實地若操持涵養則盤桓於膝子而已夫萬物紛紜頭緒雜亂易之所謂憧憧往來是也豈復能敬子思之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亦指事而言乎仲弓居敬而行簡其所居者亦在事乎且在中庸者不一言而足夫微之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其功夫皆在心體不在事爲境地用微每言不喜稱引中庸亦以此也用微又言今之言體者豈非性乎今之言性者豈不遺天地萬物乎舍天地萬物而言性非性也孟子云萬物皆備於我而要在反身如用微不得操持涵養則反身便爲遺天地萬物矣是我備於萬物不是萬物備於我也豈不成戲論乎用微有此三蔽故其放而爲淫詖之辭有無故而自爲張皇者有矯誣先儒之意而就己議論者夫人性之善也堯舜之道孝弟也當入小學之日熟讀而習聞之矣乃用微咕咕以爲獨得之心傳此無故而自爲張皇者也陽明先生無善無惡心之體亦猶中庸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恐人於形象求之非謂并其體而無之也其曰老氏說虛聖人豈能於無上加得一毫有言良知無有精魂之可弄非竟同老氏之虛佛氏之無也用微云陽明之知當體本空者是佛氏真空之知慧可謂癡人前說不得夢矣又云陽明之學與程朱主敬窮理之學

不同。夫致良知，非主敬窮理，何以致之。其爲應感所從出，不可以睹聞及。則虛而已。此兼費隱而爲言也。用微以爲有生於無，老氏之學。豈子思子亦老氏之學乎。又不明程朱之言理氣，而以虛無生氣亂之。此皆矯誣先儒之意，而就以議論者也。用微言程朱以心屬氣，是本乎老。則何不言孟子之養氣，亦本乎老。又言陸王之虛靈知覺，是本乎佛。則何不言舜之道心惟微，亦本乎佛。又言爲程朱之學者，據性理以詆陸王，是以老攻佛，爲陸王之學者，據靈知以詆程朱，是以佛攻老。自周程朱陸楊陳王羅之說，漸染斯民之耳目，而後聖學失傳，可不爲病狂喪心之言與。蓋用微學佛氏之學，既借之以攻儒，久假而不歸，忘其所自來，遂卽借之以攻佛，自有攻佛之名，而攻儒之說始益堅。佛氏之學，有如來禪，祖師禪之異，然皆以空有，不二爲底蘊。如來禪言心性，祖師禪惡言心性。如來禪言體，祖師禪言用。如來禪談空，祖師禪論實事。如來禪槁木死灰，祖師禪縱橫權術。爲祖師禪者之言曰：不怕甕中走卻鼈。故只在事爲上立腳。心之存亡邪正，一切不足計也。兩禪之不同如此。而如來禪自真空而妙有，祖師禪自妙有而真空，其歸剛一也。凡程朱諸儒之所闕者，皆如來禪。其於祖師禪，曾未之及也。故昔之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閒者爲多。今之爲其道者，力任奔競，一變而爲功利。雖老氏之流，爲申韓，亦其教有以使之然也。試觀用微所言，有一不與祖師禪相合者乎。用微自言參禪從死了，燒

了何處安身立命。公案悟入。夫焚如死如。秦如則爲生氣之所不到。而靈明知覺亦無所寄。此其真區處也。故亦遂疑一陰一陽非道之所在。凡有靈明知覺。皆凝滯不能真空。屬之識神用事。以此裁量先儒。程朱則落於陰陽。陸王則墮於神識。在諸儒則尚不敢望如來邊事。何況祖師。在用微則如來禪。尚是所關。何況諸儒。而非蛙之所藏身者。復鏗滅其迹。不示人以利器。嗚呼。亦巧已。用微強坐先儒以性空。而以性善爲實事。然用微之說。真性空也。何以言之。繼之者善也。成之者德也。以一陰一陽之道爲之根柢。用微必欲去之。則性空矣。攻取百塗。豈能實之耶。故用微之訾毀先儒。呵佛罵祖。是天上天下。惟我獨尊之故智也。所遇之人。急出所說。求其信向。從者便以聖賢許之。卽釋氏以信心爲第一義之故智也。用微以人師自命。不難置先賢於堂下。供其叱咤。某於先賢不能爲役。用微乃退而自列於學人。欲借某以行其教。亦釋氏作用見性之故智也。是故用微而不諱禪宗。以一棒號令天下。無論兩廡諸賢。蹂躪而甘之。浸假而及於廟廷。道不同不相爲謀。某又何說。唯是口口開。口口自言聖學。世人耳目易欺。以爲釋氏言空。彼言實事。釋氏外人倫。彼言孝弟。釋氏言明心見性。彼掃除心性。釋氏獨善其身。彼言家國天下。決然謂非禪學。反以諸儒字脚間。有出入於二氏者。不可分別。寧不增一重龜突乎。且諸儒之書。繭絲牛毛。自六經以外。不比史傳之麤心易讀。而窮年力學。便知鼠入牛角。橫身苦趣。

今日皆邪說也。竟可撥置不道。省卻多少氣力。而又有不讀弄聖之書之言。可以自文。奈何不樂從之乎。雖然。用微亦何嘗不自認禪學。其言曰。三代以後。聖道幾中絕。佛雖異端。其爲神人欽仰有故也。親證真空。一切聲色名利。世情俗見。無不銷滅。豈不爲神人欽仰耶。世情俗見一空。性善種子發見。而慈悲度世。豈不暗合孔孟。當爲神人欽仰耶。用微既自認之。而世人反不認其認者。惡在其信用微也。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爲後也。夫用微之訾毀先儒。名母之學也。將盡行之乎。願勿訾毀先儒也。將有所不行也。願且以訾毀先儒爲後也。

與陳乾初論學書

丙辰

自丙午奉教函丈以來。不相聞問。蓋十有一年矣。老兄病如故時。而弟流離遷播。卽有病亦不能安居也。況得專心於學問乎。唯先師之及門。凋謝將盡。存者既少。知其學者尤少。弟所屬望者。惓仲昇與兄兩人而已。此真絕續之會也。今歲因緣得至貴地。竊謂拜牀下。劇談數日夜。以破索居之惑。而事與願違。尙在有待。幸從令子敬之得見。性解諸篇。皆發其自得之言。絕無倚傍。絕無瞻顧。可謂理學中之別

傳矣。弟釋釋再三其心之所安者。不以其異於先儒而隨聲爲一閃之辯。其心之所不安者。亦不敢苟爲附和也。老兄云。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惻隱之心。仁之端也。雖然。未可以爲善也。從而繼之。有惻隱。隨有羞惡。有辭讓。有是非之心焉。且無念非。惻隱。無念非。羞惡。辭讓。是非。而時出靡窮焉。斯善矣。夫性之爲善。合下如是。到底如是。擴充盡才而非有增也。卽不擴充盡才而非有所減也。不爲堯存。不爲桀亡。到得堯亡之後。石火電光。未嘗不露。纔見其善。雖不可移。故孟子以孺子入井呼爾蹴爾明之。正爲是也。若必擴充盡才。始見其善。不擴充盡才。未可爲善。焉知不是荀子之性惡。全憑矯揉之力。而後至於善乎。老兄雖言。惟其爲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無不善也。然亦可曰。惟其爲不善而無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有不善也。是老兄言性善。反得半而失半矣。老兄云。周子無欲之教。不禪而禪。吾儒只言寡欲耳。人心本無所謂天理。天理正從人欲中見。人欲恰好處。卽天理也。向無人欲。則亦無天理之可言矣。老兄此言。從先師道心卽人心之本心義理之性。卽氣質之本性。雖氣質無所謂性。而來。然以之言氣質。言人心。則可以之言人欲。則不可氣質。人心是渾然流行之體。公共之物也。人欲是落在方所。一人之私也。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則彼絀。彼盈則此絀。故寡之又寡。至於無欲。而後純乎天理。若人心氣質惡。可言寡耶。根也。慾焉。得剛。子言之。

謂何無欲故靜。孔安國註論語仁者靜句，非濂溪始也。以此而禪濂溪，濂溪不受也。必從人欲恰好處求天理，則終身擾擾，不出世情。所見爲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頭換面耳。大抵兄不喜言未發，故於宋儒所近於未發者，一切抹去，以爲禪障。獨於居敬存養，不黜爲非。夫旣離卻未發，而爲居敬存養，則所從事者，當在發用處矣。於本源全體，不加涵養之功也。老兄與伯繩書，引朱子初由察識端倪入，久之無所得，終歸涵養一路，以證察識端倪之非。弟細觀之，老兄之居敬存養，正朱子之察識端倪也。無乃自相矛盾乎。則知未發中和之體，不可謂之禪。而老兄一切從事爲立腳者，反是佛家作用見性之旨也。老兄之學，可謂安且成矣。弟之所言，未必有當。然以同門之誼，稍呈管見，當不與隨聲者一例拒之也。

答萬充宗論格物書

承示格物二義，兄以大射儀，若丹若墨，所畫之物，卽格物之物。聖人不過乎物，卽是盡其性。因物付物，卽是盡人物之性。此是兄讀書自得，而先儒已有言之者。瞿汝稷云，射有三耦，耦凡二人。上耦則止於上耦之物，中耦則止於中耦之物，下耦則止於下耦之物。畫地而定三耦，應止之所，名之物也。故大學

言物是應止之所也。格至也。格物也者。至於所應止之所也。在瞿元立雖創言之。然與羅近溪訓格爲式。事皆合式爲格物。字異而義則同也。葉靜遠與兄書。其言格物之物。當本末之間得之。括以兩言。卽本以達末。卽末以透本。此雖靜遠自得而先儒亦有言之者。管東溟云。本末物也。本者無失其爲本。末者無失其爲末。格也。從本達末之謂致知。得本貫末之謂知至。非卽靜遠所言乎。兄與靜遠二義各有攸當。若竟以爲大學了義。則不能無說以處此。夫自來儒者。未有不以理歸之天地萬物。以明覺歸之一己。歧而二之。由是不勝其支離之病。陽明謂良知卽天理。則天性明覺。只是一事。故爲有功於聖學。今以度尺而中畫物。通於物。當物及物。通於格。是以天地萬物公共之理爲畫物。以吾心之明覺爲當物及物。然後謂格物。與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之說。有以異乎。大學言物有本末。蓋以本足以包末。末不足以立本。故曰知所先後。先本而後末也。聖賢工夫。一步步推入。結在慎獨。只於本上。本立而道生。末處更不必照管。若靜遠言。卽本以達末。卽末以透本。則是中和兼致。工夫兩截。儒者之弊。正坐此耳。先師不欲言意爲心之所發。離卻意根一步。便是末。未有未能透本者也。靜遠苟明夫意。則格物之工夫。卽在其中。更不必起爐作竈也。夫心以意爲體。意以知爲體。知以物爲體。意之爲心體。知之爲意體。易知也。至於物之爲知體。則難知矣。家國天下。固物也。吾知亦有離於家國天下之時。知不可離。物有時

離如之何物爲知體乎。人自形生神發之後，方有此知。此知寄於喜怒哀樂之流行，是卽所謂物也。仁義禮智後起之名，故不曰理而曰物。格有通之義，證得此體分明，則四氣之流行，誠通誠復，不失其正。依然造化，謂之格物。未格之物，四氣錯行，溢而爲性情之喜怒哀樂。此知之所以貿亂也。故致知之在格物，確乎不易。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夫無形亦何物之有，不誠無物，而以之爲萬象主。此理能生氣之說也。以無爲理，理亦非其理矣。總緣解物字錯，後儒以紛紜應感所交之物，纔謂之物。佛者離氣以言物，宜乎格物之義不明也。唯先師獨透其宗，此意散見語錄中。門弟子知先師之學者甚少，故晦而未彰。兄試以語靜遠，不借批示其尋先師之學派也。

復秦燈巖書

時秦主東林講席

忽奉手書，回環不能釋手。弟明山鄙夫，年踰七十，曾備蕺山門人之一數。今師友已盡，夾持無力，終於墮落，可悲可涕。何意大賢講席，猶齒及姓名，賜之教誨，愈增慚懼耳。前從定侯得見高彙旃傳文，排擊文成，同於異學，以爲一時風尚。大抵塗毒鼓聲，不止石門一狂子而已也。茲讀先生之書，謂忠憲與文成之學，不隔絲毫。姚江致知之說，卽忠憲格物之說也。明眼所照，千萬門戶，鎖鑰齊墮，始知東林自有

真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爲之三復所言德性問學之分合弟謂不然非尊德性則不成問學非道問學則不成德性故朱子以復性言學陸子戒學者束書不觀周程以後兩者固未嘗分也未嘗分又何容姚江梁溪之合乎此一時教法稍有偏重無關於學脈也又言新安姚江爲兩大宗學者不宗洛閩卽宗姚江不可別自爲宗此亦先生門面之言建安無朱元晦金溪無陸子靜學者苟能自得則上帝臨汝不患其無所宗也先生患別自爲宗者足以亂宗夫別自爲宗則僻經怪說豈足爲宗弟所患亂宗者乃在宗晦庵宗姚江之人耳忠憲言釋氏之學其精微吾儒具有之總不出無極二字其弊病總不出無理二字先生解之云儒釋雖異而無極二字畢竟是同究得無極之旨而無理二字不辨自明此言無乃兀突乎弟以爲濂溪原主太極加無極二字恐其落於形氣也忠憲單拈無極已自有病先生合儒釋而言之則儒者亦是無理儒釋界限越不清楚大略先生會通儒釋主於向上一著謂兩家異處在下學同處在上達從來儒者皆爲此說弟究心有年頗覺其同處在下學異處在上達同處在下學者收斂精神動心忍性是也異處在上達者到得貫通時節儒者步步是實釋氏步步是虛釋氏必須求悟儒者篤實光輝而已近之深於禪者莫如近溪天地間色色平鋪原無一事不假造作下學之至儒釋皆能達此無有異也要之釋氏拈他不上亦不欲拈之以累虛空之面目儒者動容周旋正

在此處色色皆當身之矩矱，不可謂不異也。弟非欲異同志者，而日暮途遠，相會無期，不敢匿其胸懷。先生當不以爲罪也。然其至者，非言可傳，天假因緣，或在異日。

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

節〇

夫聖學之難，不特造之者難，知之者亦難。

姑以四款言之。其一以程朱一派爲正統是矣。薛敬軒言月川吳康齋陳剌夫胡敬齋周小泉章楓山呂涇野羅整庵魏莊渠顧涇陽高景逸馮少墟十餘人，諸公何以見其滴骨程朱也。如整庵之論理氣，專攻朱子理氣乃學之主腦，則非其派下明矣。莊渠言象山天資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昔疑其近於禪學，此某之陋也。若使朱陸果有異同，則莊渠亦非朱派。唐仁卿以從祀議陽明，涇陽謂之曰：夫學言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走入支離，故就中間點出一良字。孟子言良知文成恐人將此知作光景玩弄，走入玄虛，故就上而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爲精密。若使陽明之學可疑，則涇陽皆可疑矣。程朱格物爲學之要，景逸謂纔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也。此卽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朱子九條中，甚辨其非，願與陽明之格物相近，而差排程朱之下乎。蓋諸公不

從源頭上論。徒以補偏救弊之言。麀爲操戈入室之事。必欲以水濟火。故往往不能盡合也。又言陳克庵張東白羅一峯周翠渠張甬川楊止庵。其學亦宗程朱。而論說不傳。六君子之論說最多。其學術俱可考究。言不傳者。偶未之見耳。東白之學。其言是心也。即天理也。即陽明心即理也。其言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真。即陽明知行合一也。已先後陽明之蘊。若陽明果異程朱。則東白亦異程朱矣。章楓山稱一峯。方可謂之正君善俗。如我輩只修己立事而已。楓山自知不及一峯。後人反分其優劣。何也。其二言白沙陽明甘泉宗旨。不合程朱。此非口舌所爭。姑置不論。其言象山慈湖。例入儒林。按宋史慈湖未嘗入儒林也。又言莊定山爲白沙友人。學亦相似。按白沙云。定山人品甚高。恨不曾與我問學。遂不深講。其出處之際。白沙深賞之。不可言其相似。又言羅念庵。本非陽明弟子。其學術頗似白沙。與王甚別。陽明年譜。爲念庵所定。錢緒山曰。子於師門。不稱門生。而稱後學者。以師在日。未得及門委贄也。子謂古今門人之稱。其義止於及門委贄。子年十四時。欲見師於贛。父母不聽。則及門者。其素志也。今學其學者。三紀於茲矣。非徒得其門戶。而升堂入室者。子且無歉焉。於門人乎。何有。念庵於是始稱門人。當日之定論如此。今言與王甚別。不知其別者安在也。且不知白沙陽明學術之異。又在何等也。又言先師蕺山益歸平正。殆與高齋符合。陽明念臺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傳。古來史法。

列儒林文苑。忠義循吏。卓行諸門。原以處一節之士。而道盛德備者。無所俟此。故儒如董仲舒而不入儒林。忠如文天祥而不入忠義。既於儒林之中。推其道盛德備者。而揭之爲道學。則於前例異矣。今於高顧諸先生則入之。於陽明叢山。則曰功名旣盛。宜入名卿列傳。高顧功名。豈不盛乎。朱子之功名。豈不及王劉二先生乎。其三言浙東學派。最多流弊。有明學術。白沙開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蓋從前習熟先儒之成語。未嘗反身。會推見至隱。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云。薛文清呂涇野語錄中。皆無甚透悟。亦爲是也。逮及先師叢山。學術流弊。敎正殆盡。向無姚江。則學脈中絕。向無叢山。則流弊充塞。凡海內之知學者。要皆東浙之所衣被也。今忘其衣被之功。徒訾其流弊之失。無乃刻乎。其四言學術流弊。宜歸一。是意不欲稍有異同也。然據宋史所載道學。卽如邵堯夫。程子曰。堯夫猶空中樓閣。曰堯夫豪傑之士。根本不帖帖地。是則堯夫之學。未嘗盡同於程子也。又言陽明之後。流弊甚多。程朱門人必不至此。按朱子云。游楊謝三君子。初皆學禪。後來餘禪猶在。故學之者多流於禪。游先生大是禪學。必是程先生說得太高。故流弊至此。一。是程子高第弟子。已不能無流弊。劉安上賈易人品在下中。至於邢恕陸棠。且爲奸臣盜賊矣。而云程朱門人必不至此。豈其然也。如以弟子追疑其師。則田常作亂之宰予。殺妻求將之吳起。皆足爲孔曾累矣。此據條約所及者言之。其間如江右之王塘南。毘陵

之孫淇澳皆卓然聖學豈可埋沒

統天地人曰儒。以魯國而止儒一人。儒之名目原自不輕。儒者成德之名。猶白賢曰聖也。道學者以道爲學。未成乎名也。猶之曰志於道。志道可以爲名乎。欲重而反輕。稱名而背義。此元人之陋也。且其立此一門。止爲周程張朱而設。以門人附之。程氏門人。朱子最取呂與叔。以爲高於諸公。朱氏門人。以蔡西山爲第一。餘皆不與焉。

聖人不求人知優之劣之於諸儒無所損益。

遺 詩

丈夫力不能自割。偷兒真爲益我者。讀上蔡語錄詩句

書到老來方可著。交從亂後不多人。喜鄧文江至詩句

鋒鏑牢囚取次過。依然不廢我絃歌。死猶未肯輸心去。貧亦其能奈我何。廿兩棉花裝破被。三根松木煮空鍋。一冬也是堂堂地。豈信人間勝著多。

始知天地驚崩甚。還仗山中朴魯持。以上山居雜詠詩句

一個乾坤方著腳，風風雨雨不能吹。寄友人詩句

擎拳豎腳此蒼天，慚愧何曾讓昔賢。一擊便當千里運，孤身只合萬山巔。握中算子饒王伯筑，裏新聲

難鐵鉛。斯意今人無會取，故令花草得嫣然。八月小菴接家書有感

一生將計數千載，百里還看九十行。挂杖詩句

山疊水環此一抔，千年相證幾人來。不知有意還無意，一樹奇松覆墓臺。明明指示此光明，今古何

曾有暫停。昔日千松盡食盡，獨留此樹自青青。還鄉鐘鼓汗通身，指點當機多少人，爭奈殷勤無盡

意。冰山迸出一山春。車廡說慈湖先生墓

長庭自是能堅忍，錯會棒疑有鬼神。觀天寧寺梵宇碑

不學老而衰，尙當竭餘晷。答陳介眉文忠四十四

至文不過家書寫，藝苑還從理學求。君已徧參新作手，吾方屈指舊源流。與唐翼修廣文論文

書院講章村學究，支那語錄莽屠兒。莽然跳出兩般外，始有堂堂正正旗。

六十年來萬卷書，至今未敢忽居諸。如何纔讀時文尾，便道先賢不及渠。

六家指要燦陳編，每件應須數十年。卻恨一生窮目力，自知尙在半途邊。偶書

答問

答錢牧齋先生流變三疊問

問長水註楞嚴九變三疊。所謂進動算位。一橫二豎。一豎二橫者。未知其義。又徐岳所謂板橫爲九道五道。及豎以爲柱爲位者。與長水橫豎進動律相合否。幸爲剖析源流詳明示之。

楞嚴經曰。四數必明。與世相涉。三四四三。宛轉十二。流變三處。一十百千。總括給終。六根之中。各各功德。有千二百。疏云。三變之義。古今多解。今所解者。不加別法。以變其義。只將今文。通觀未來。進動算位。便成千二百功德。如第一位。三世四方。宛轉十二。便成一疊算位。卽是一橫二豎。已成過去。第二卽變過去一豎。以爲現在。進動算位。一豎二橫。成百二十。爲第二疊。又卽變現在世以爲未來。進動算位。一橫二豎。成一千二百。爲第三疊。龍變之法。卽唯三世所變之法。亦止千二百。故無增減。

徐岳數術記遺天乙。天乙之行。去來九道。刻橫板爲九黃。豎以爲柱。柱上一珠。敬從下始。故曰去來九道。兩儀算天氣。下通地裏四時。刻橫板爲五道。豎爲位。一位四珠。色青上珠。色黃下珠。其青珠自上而下。第一刻主五。第二刻主六。第三刻主七。第四刻主八。第五刻主九。其黃珠自下而上。第一刻主一。第二刻主二。第三刻主三。第四刻主四而已。故曰天氣下通地裏四時也。

按徐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於珠。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於道。太乙算。橫爲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橫爲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於五。終於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迥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即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即是豎。非如徐岳之實有橫豎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爲年。立算爲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第一疊三世四方。乘之得十二。若依算家乘法。則第二疊當得一百四十四。第三疊當得二萬七百三十六。今不然者。則經文流變。以第一疊爲準。第二疊變一爲十。變十爲百。第三疊變十爲百。變百爲千而已。故曰變。不曰乘也。

流變三疊圖

答劉伯繩問律呂 癸卯

漢志曰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不復與他律爲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鐘而他律。雖當其月自宮者。則其應和之律。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此黃鐘至仲呂無與並也。問朱子著此條在變律下。蔡元定著此條在八十四聲圖下。有異同否。

十二律旋相爲宮。其下所應之聲。卽謂之役。凡受役者。其律必短於主律。主律卽爲宮之律也。黃鐘長九寸長之

至也。故當其爲宮之時。所應六律。皆短於黃鐘。故用正聲而不用半聲。及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者爲宮之時。七聲不備。則黃鐘不得不受役。而黃鐘實長於諸律。故不得不有變律。變律又長。故不得不用變律之半。所謂不與他律爲役也。朱子著在變律者。以明律不得不變之故。蔡元定著在八十四聲者。以明十一月黃鐘宮下無他律之聲。其義一也。然班孟堅之意則不然。黃鐘正律雖長。其半律甚短。則蕤賓以下獨不可用乎。安見黃鐘之不爲他律役也。蓋十二律之實。其零分皆偶。獨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奇。半之則八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餘一。餘一不可半也。是黃鐘有正聲而無半聲。既無半聲可用。此黃鐘之不役於他律也。若止以管長不受役爲言。於義有所未盡矣。

問空積忽微

蔡元定謂黃鐘爲宮，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蓋半聲變律，奇零不齊，便謂之忽微也。然亦非班氏之意。所謂空積者，空圍所容之積實也。管長一分，圍容九分，故每寸八十一分。班氏謂黃鐘爲宮，則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無有忽微。蓋班氏十二宮止五聲，而去變宮變徵。黃鐘長九寸，積七百二十九分。新書積八百一十分，蓋分九爲十，其實一也。太簇長八寸，積六百四十八分。姑洗長七寸一分，積五百七十六分。林鐘長六寸，積四百八十六分。南呂長五寸三分，積四百三十二分。故空積無忽微也。至應鐘長四寸六分六釐，其四寸六分之積三百七十八分，其六釐之積，便奇零而爲忽微矣。以下皆然。故他律爲宮，皆有忽微也。若加二變爲七聲，則黃鐘之用及於應鐘蕤賓，雖黃鐘爲宮，其空積亦未嘗無忽微也。蔡氏未之審，而妄引班氏以證己說，非也。

問史記生鐘術曰：上九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置一而九三之以爲法，實如法得一，凡得九寸。命曰黃鐘之宮，故曰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實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

按索隱以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爲數錯，邢雲路云：卽是上文聲律數。太簇八寸爲商，姑洗七寸爲羽，林鐘六寸爲角，南宮五寸爲徵，黃鐘九寸爲宮，其曰宮五徵九，誤字也。愚意以爲羽一，徵二，角三，商

四宮五者皆大小之序。而商八羽七角六宮五徵九者其相生之序也。角宜生徵五徵宜生宮九雲路謂誤字者是也。置一而九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再三之爲卯二十七如是者九爲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乃寸法也。實者十二律之實。在新書第四滿寸法得一寸黃鐘之實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凡爲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者九故得九寸。他律不滿寸法之實則以分法釐法毫法絲法收之。

問上下相生從仲呂謂變律耶。正律耶。

通典相生爲十二變律。變律又爲十二半律。合之於正。凡四十八聲也。蔡氏以旋宮至仲呂而止。仲呂之七聲既備。則其下無所用。故變律止於應鐘。雖曰應鐘之實以三分之一。又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就蔡氏自立之法言之。其實應鐘以下皆有變律也。

問五聲二變與變律先後次序。

蔡氏五聲二變。次變律之後。朱子則先七聲而後變律。愚意以變卽正之參差不齊者。正變一時俱有。非借變無以通正之窮。若變居七聲之後。非自然之法象矣。

問新書曰。律當變者有六。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

置一而六三之者置子一而三之爲丑。又三之爲寅九。如是以至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其爲三之者凡

六此史遷置一而九三之之例。變聲章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亦同也。其言律當變者有六故三之。凡六則未必然。蓋蔡氏用變律。雖止於六。其實變律有十二也。然置一六三之法。亦所不必。仍照正律之法。四其實以生黃鐘變律。倍其實以生林鐘。乃爲當耳。

問應鐘變律之實九萬二千五十六。何以又云六千七百一十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也。

未曾以七百二十九歸之。則爲下數。置下數以七百二十九爲一算。則得上數也。所餘四十爲小分。

問變律

變聲之說。見於國語。變律。則京房以仲呂生執。始演爲六十律。公孫崇則上役黃鐘。其說皆未甚協。惟杜佑爲當。然杜佑之變十二。蔡元定之變六。變律之中。又有二說也。其實古之旋宮。止於五聲。自夷則而下。爲宮者。卽用正法之半。禮運之疏。更無變律。

答張爾公論茅鹿門批評八家書

鹿門八家之選。其旨大略本之荆川道思。然其圈點句抹。多不得要領。故於有賸理脈絡處。多不標出。而圈點漫施之字句間者。與世俗差強不遠。至其批評謬處。姑舉一二。如昌黎張中丞傳後序云。不載

雷萬春事首尾與南霽雲乞救賀蘭兩不相蒙。而鹿門以雷萬春疑當作南霽雲。若乞救之事。照應此句。以補李翰之不載。則非矣。曹成王碑。以爲穿鑿生割。爲昌黎之務去陳言。豈昌黎之文從字順者。猶有陳言之未去乎。蓋不知昌黎之所謂陳言者。庸俗之議論也。豈在字句哉。羅池廟碑。謂其不載柳州德政。載其死而爲神一節。似狎而少莊。按碑中所載民業有經以下。德政可謂至矣。豈必如俗文之件繁毛舉。然後謂之莊耶。孔司勛誌。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禘。從卜人言不禘。鹿門云。按附誌前夫人所以不及禘葬舅姑兆次之故。而不詳與司勛合葬處。不可曉。誌言前夫人已禘葬舅姑兆次。今欲遷葬與司勛合。而卜人不可。故不合葬。本自明曉。不知鹿門如何讀也。孟貞曜誌。愈走位哭。且召張籍會哭。諸嘗與往來者。咸來哭弔韓氏。按檀弓。伯高之赴。孔子曰。夫由賜也。見我。吾哭諸賜氏。遂命子貢爲之主。故東野之喪。昌黎立位於家。其嘗與往來者。哭弔於韓氏也。鹿門云。韓氏不知何人。豈不知此禮耶。柳州貶後諸書。鹿門謂蘇子瞻安置海外時。詩文殊自曠達。蓋由子瞻深悟禪宗。故獨超脫。較子厚相隔數倍。蓋子瞻之謫。爲奸邪所忌。而子厚之謫。人且目之爲奸邪。心事不白。出語悽愴。其所處與子瞻異也。若論禪宗。子厚未必讓於子瞻耳。與願十郎書。子厚爲願少連所取士。十郎乃少連子也。於座主之門。故稱門生。書中顯贈榮誼。揚於天官。敷於天下。已明言少連之死。而鹿門

云其書似非對座主之言。是尙疑十郎爲座主也。歐公謂正統有時而絕。此是確論。鹿門特以爲統之在天下未嘗絕也。如此必增多少附會。正統之說所以愈不明也。鹿門謂江縉幾文不傳。當非其文之至者。而歐陽公序之。只道其故舊凋落之意。隱然可見。按序言其學問通博。文辭雅正。深粹而論議多所發明。詩尤清澹。閒肆可喜。許之亦云至矣。如尹師魯之文。歐公只稱簡而有法。亦可云非其文之至者乎。薛簡肅初舉進士爲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巖而居。其次鹿門云。宋制舉進士。何以得讓。宋制解試。雖有主文考校。然尙有鄉舉里選之意。故得自相推讓。凡舉子皆謂之進士。其中殿試者謂之及第出身。鹿門不知宋制。而以今制賜進士者當之。故有此疑。蘇子美誌其妻於文集。則曰。吾夫屈於生。猶可伸於死。於葬。則曰。吾夫屈於人間。猶可伸於地下。皆有著落。句同而意異。鹿門云。迭此二句。歐公樗筆而少適處。不如仍前二句。且綴之曰。死而非歐者銘其墓。則無以慰其生之交也。信如此。則俗筆套語矣。張谷慕裴。歷官河南主簿。蘇州觀察推官。開封府士曹參軍。遷著作佐郎。知陽武縣。遷判眉州。累遷屯田員外郎。復知陽武縣。鹿門云。宋制以觀察推官徙參軍。而知陽武縣。又以通州眉州入爲員外郎。而復知陽武。可見當時重令職如此。按宋制。未改京朝官。謂之縣令。已改京朝官。方謂之知某縣。張谷初知陽武。其京朝官是著作佐郎。再知陽武。其京朝官是屯田員外郎。知縣雖同。而京朝官之崇卑

則異。俱未嘗入朝也。鹿門不明宋制耳。孫之翰誌。初舉進士。天聖五年。得同學究出身。八年。再舉進士。及第。鹿門云。宋舉進士者。再按之翰。初舉進士。不及第。再舉方得及第。未嘗再也。學究出身。非進士之第耳。荆公伯夷論。以不食周粟爲諷。識力非流俗可及。鹿門云。論伯夷處。未是千年隻眼。彼之雷同子長者。豈皆隻眼乎。至其去取之間。大文當入。小文可去者。尙不勝數也。觀荆川與鹿門論文書。底蘊已自和盤託出。而鹿門一生。僅得其轉折波瀾而已。所謂精神不可磨滅者。未之有得。緣鹿門但學文章。於經史之功甚疎。故只小小結果。其批評又何足道乎。不知者遂與荆川道思並稱。非其本色矣。

答陳士業論孔子生卒書

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辯。其生主公羊穀梁氏在襄公二十一年己酉十月庚子。卽今十月二十一日也。其卒主左氏在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乙丑。卽今四月十八日也。以爲三家去孔子甚近。漢以後之儒無徵焉。言甚核而辯。然以某考之。則又不能無疑者。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於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可復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家語之書記曰。寢疾七日而終。時年七十三矣。杜預左註亦云。七十三。孔子家譜。祖

庭記無不皆然。使七十三之年而信則孔子之生年其在庚戌亦可無疑也。公穀二家之說豈能盡抹諸家乎。公穀之謂二十一年者。安知非周靈王二十一年。誤書爲襄乎。蓋襄二十二年。卽周靈王二十一年也。至於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爲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某以歷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〇二四。閏餘二十五日七三四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四四九。閏餘七日七一。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朔。辰月丁未朔。巳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八月二十七日是也。景濂謂三代雖異建。而月未嘗改。某按襄二十一年經文。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夫

九月庚戌朔者，建申之月也。十月庚辰朔者，建酉之月也。若周不改月，則九月爲己酉朔，十月爲己卯朔，而庚戌庚辰爲七月八月之朔，是與經文大悖矣。景濂能不信諸經乎？家語史記載孔子弟子年歲，皆以孔子爲的。若孔子不生庚戌，則弟子之年無一足憑矣。如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死，是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二也。哀公六年，吳伐陳，楚救陳，孔子絕糧，猶有顏子問答，計顏子卽卒於是年，蓋自襄二十二年至哀六年，孔子六十二歲也。若生於襄二十一年，則孔子六十三矣。顏子少三十歲，及三十二而死，皆不可信也。故景濂欲伸公穀，則必盡廢諸家，無乃過歟。

答劉伯宗問朱子壺說書

投壺經言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鄭注：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爲二斗積三百二十四寸。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爲一升；方一寸，高一寸，取三百二十四寸之積，五分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五寸約之者，於其一分，得積六十四寸八分。求其圓周，得二尺七寸有奇，是爲腹徑九寸有餘也。以圓求方，須三分加一分爲三分，每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加一分，於六十四寸八分之中，共八十六寸四分，是一寸方積之數。以方積開之，九九八十一，則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又以方求圓，四分去一，是爲圓周二尺七寸有奇。圓三則徑一，故腹徑九寸有餘也。按鄭氏此說，皆整數二斗之積也。然以二斗之積，四分去一，則與經文斗五升合矣。故

朱子欲去二斗虛加之數是也。其實斗五升之積爲二百四十三寸。以腹修五寸約之。五取一焉。得四十八寸六分。卽圓積也。圓積求徑。三歸四。因開方之。是爲腹徑八寸四釐有奇。圓積求周。十二。因開方之。是爲圓周二尺四寸一分四釐有奇。若鄭氏三分益一。以爲二斗。方積六十四寸八分。既有虛加之數。則當用圓田法。卽以六十四寸八分者開方之。徑得八寸四釐奇。三。因於徑周。得二尺四寸一四。亦如前法。朱子以積求徑之法。謂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自爲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徑爲八寸五釐。此則朱子不明算法。而不自知其誤也。夫正方六十四寸。則一面得八寸。試割二分加之。每寸得二釐五毫。四面皆然。則八分者無餘矣。而四角各缺方二釐五毫。將何以補之哉。故開方之術。中間正方。謂之方法。正方之外。割裂而加之者。謂之鑿法。補之於角者。謂之隅法。有廉則必有隅。朱子所言有廉而無隅。零星補湊。愈密而愈疏矣。是故六十四寸八分。開方八寸四釐有奇。而不可以爲八寸五釐也。今爲圖如左。

也石頭又傳天皇天皇傳龍潭龍潭傳德山德山傳雪峯雪峯傳雲門此雲門宗所由起也雪峯又傳玄沙玄沙傳羅漢羅漢傳法眼此法眼宗所由起也故五家宗派出自南岳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鴻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者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岳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燄爲掃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而非不必爲之辯第兩家辯詞可爲嗚噓會元附註以邱玄素天王碑證雲法二宗出於南岳以符載天皇碑證青原之天皇一傳而絕洞家指爲僞碑以爲元素使相何得姓名不見唐史疑爲烏有按歐陽公集古錄跋尾神女廟詩李吉甫邱元素李貽孫敬騫作佛者空疎之腹豈可妄談載籍符載碑文載在贊寧高僧傳中其末云比邱慧真文賁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或繼坐道場或分枝化導所謂禪子幽閑者卽指慧真文賁等而言言其情性幽閑也附註改爲法嗣三人曰慧真曰文賁曰幽閑以贊辭扭作人名爲附註者文理尙未通也權文公馬祖道一塔銘見文苑英華後列沙門慧海智藏鎬英志賢智通道悟

懷暉惟寬智廣崇泰惠雲等洞家疑附註引此爲虛誕之辭信如此言不知在唐還有權德輿否黃元公因邱碑所載節使拋水事與南泉下曇照雷同疑碑爲好事者所撰然碑文詳而會元首尾脫落是會元襲碑文非碑文襲會元也總之釋氏講張爲幻火發火息碑文又寧足信乎

答朱康流論歷代甲子書

按歷代甲子自魯隱公元年己未以下載籍皆可考據無有異同乃自隱公以上其說不能歸一然準之歷算如武王克商周公營洛成王顧命三者得其時日則是非不難辨矣故授時伐紂以至春秋一從漢志漢志魯世家魯公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十年幽公十四年微史記作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五十年慎公三十年武公二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伯禽至惠公三百八十六年伯禽以成王元年癸巳歲卽位至康王十六年戊寅歲薨惠公以平王三年癸酉歲卽位至平王四十八年戊午歲薨中間所歷甲子自第二十八而上嬴三十一歲第三十三而下縮五歲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故伐紂之歲斷以爲己卯也而史記魯世家伯禽四十六年考公四年煬公六年幽公十四年魏公五十年厲公三十七年獻公三十二

年。愼公三十年。武公九年。懿公九年。伯御十一年。孝公二十七年。惠公四十六年。凡三百二十一年。較漢志差六十五年。以惠公末年戊午上推戊午。當平王四十八年。則伯禽元年。在第二十八甲子下。戊戌歲也。戊戌爲成王元年。由成王上推周公攝政七年。封禪書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崩在庚寅歲。故伐紂之年爲戊子也。如此則鎬卻一甲子。第二十八。卽第二十七矣。竹書紀年。成王丁酉歲卽位。在位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昭王十九年。穆王五十五年。共王十二年。懿王二十五年。孝王九年。夷王八年。厲王二十六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平王四十八年。惠公卒。凡三百二十二年。與史記魯世家先一年。以伐紂在庚寅。較史記後二年。此記事稍有參差。其甲子大略相同也。黃石齋先生主張史記。以武王克殷戊子歲。用授時四分較之。戊子歲。周正月癸卯合朔。甲寅冬至。以某按之。又未必然。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於征伐商。旣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於商郊。甲子昧爽。會於牧野。泰誓又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左氏外傳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石齋以癸卯爲正月朔。則壬辰癸巳爲前月十九二十日矣。經何以言一月也。癸卯朔。則癸亥爲月內之二十一日矣。外傳何以言二月也。信漢志不如信史記。信史記又不如信經文也。石齋又以月旁死魄在望後。生魄在望前。謂壬辰是十六日。非朔二日。夫經言壬辰是一月。又言戊午亦一月。壬辰與戊

午相距二十七日。若旁死魄在望後是月寧復有戊午哉。又武成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丁未祀於周廟。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於周。觀其序，生魄於生明之後，則生魄之爲望後明矣。生魄既在望後，則死魄之爲望前亦明矣。若以授時步戊子歲距至元辛巳二千三百三十三年，中積八十五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日八千五百二十四分冬至甲子，經朔癸丑，與石齋所言無一合者。則武王伐紂之必非戊子也。當從班氏以己卯爲準，而後春秋以上之時日始可得耳。黃帝元年爲第一甲子。至周康王爲第二十八甲子。周幽王爲第三十三甲子。

答范國雯問喻春山律歷

戊午

示楚梯喻春山書，其言誇大，自來儒者無不譏彈，而自以律歷爲絕學，謂帝王歷數真傳，夫律歷固儒者之能事，以司馬子長之學，尙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春山而苟能發前人所未發，亦不必張皇如是。皇甫持正言風教偷薄，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爲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宋玉爲罪人矣。至於近日妄子，以罵相高，廟庭諸子，直叱姓名，等之僕隸。阮籍宋玉，何敢望罵春山，不幸而類是夫。旣而反覆其書，則不免爲東告東方朔，西告西方朔之談矣。按復臨泰大壯，夫乾姤，避否觀。

剝坤十二卦名爲辟卦以配十二月始於漢之京房然未嘗以之言律呂也明李文利主黃鐘三寸九分之說其十二月律呂卦氣圖始用辟卦配之然未嘗用其陽九陰六之數以律管之長短春山見十一月復卦其陰陽之數偶與三寸九分相合遂將各卦陰陽之數一例配合以爲律管之長短出於是姑無論其他如十一月復卦與九月剝卦同是一陽五陰則黃鐘無射同是三寸九分十二月臨卦與八月觀卦同是二陽四陰則大呂南呂同是四寸二分正月泰卦與七月否卦同是三陰三陽則太簇夷則同是四寸五分二月大壯與六月遯卦同是二陰四陽則夾鐘林鐘同是四寸八分三月夬卦與五月姤卦同是一陰五陽則姑洗蕤賓同是五寸一分合四月乾之仲呂五寸四分十月坤之應鐘三寸六分只有七律更無十二律且同是三寸九分何以知其爲黃鐘爲無射耶同是四寸二分何以知其爲大呂爲南呂耶同是四寸五分何以知其爲太簇爲夷則耶同是四寸八分何以知其爲夾鐘爲林鐘耶同是五寸一分何以知其爲姑洗爲蕤賓耶豈律呂之長短只佐紙上閒譚無與於聲音之用耶此等卽郵伶知其不可而欲與蔡元定爭是非乎春山又以十二辟卦分晝夜之長短晝十二卦夜十二卦建子晝復夜姤建丑晝臨夜遯建寅晝泰夜否建卯晝壯夜觀建辰晝夬夜剝建巳晝乾夜坤建午晝姤夜復建未晝遯夜臨建申晝否夜泰建酉晝觀夜壯建戌晝剝夜夬建亥晝坤夜乾以一晝

爲一時晝夜。綑定各六時。陽晝一時得九刻。陰晝一時得六刻。以爲刻有長短。時無遷移也。夫晝夜之分。分於日之出入。日行天上。在寅位爲寅時。在卯位爲卯時。在辰。在巳。在午。在未。在申。在酉。皆然。信如春山之說。將日遇陽晝而行遲。遇陰晝而行疾乎。抑行無遲疾。陽晝則在未亦可謂之午。陰晝而在午亦可謂之未乎。午者晝之中也。子者夜之中也。春山以寅至未六時爲晝。申至丑六時爲夜。則晝之中在辰。巳之交。夜之中在戌。亥之交。而午當桑榆之影。子當雞鳴之候矣。晝之上半。下半。夜之上半。下半。必相等也。值泰卦。則上半二十七刻。下半一十八刻。值否卦。則上半一十八刻。下半二十七刻。相去三分之一。果天行而如此。孰不驚駭乎。且日之短。夜之長。極於子月。子月晝三十九刻。夜五十一刻。亥月晝三十六刻。夜五十四刻。日之永。夜之短。極於午月。晝五十一刻。夜三十九刻。巳月晝五十四刻。夜三十六刻。是日之長至短至。無不倒置也。以卦晝定晝夜長短。必不可通矣。堯之建寅。於堯典見之。經文彰明。不比他書可以附會。於仲春日。日中。其爲春分無疑也。於仲夏日。日永。其爲夏至無疑也。於仲秋日。宵中。其爲秋分無疑也。於仲冬日。日短。其爲冬至無疑也。春山假妄之談。謂堯建丑。仲春是寅月。仲秋是申月。日中宵中。非晝夜分。寅之辟卦爲泰。申之辟卦爲否。其陰陽分於上下也。仲夏是巳日。永非夏至日。長巳之辟卦爲乾。律管長也。仲冬是亥月。日短非冬至日。短亥之辟卦爲坤。律管短也。舍明明

可據之天象附會漢儒所不敢附會者亦心勞而術拙矣。鳥火虛昴四星之昏見南方者此是歷家測天要術。後來歲差皆驗於此。春山未嘗學歷。遂言爲寅申巳亥。月望所次之舍彼妄言之。以爲數千年之上無人可以對會。不知明歷者把算歷然。堯時春分日躔在昴。入於酉地。則星宿當午。夏至日躔在星。入於酉地。則房心當午。秋分日躔在房。入於酉地。則虛宿當午。冬至日躔在虛。入於酉地。則昴當午。堯之分四仲。纖毫不爽。自堯至今。已退將五十度。分至之日躔既變。中星亦從而變。春分日在壁。昏之當午者爲井矣。夏至日在參。昏之當午者爲角矣。秋分日在翼。昏之當午者爲斗矣。冬至日在箕。昏之當午者爲室矣。是故有歲差而後見天地之變化。若萬古如斯。田僮術卒。俱可談天矣。春山謂寅巳申亥之月。望夜觀月。實次鳥火虛昴四星。故於堯典卯午酉子月之中星。與之相符。不難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以譏歲差。不知堯時寅月望夜。日在奎。月離於角。未嘗次鳥也。巳月望夜。日在井。月離於斗。未嘗次火也。申月望夜。日在軫。月離於壁。未嘗次虛也。亥月望夜。日在箕。月離於參。未嘗次昴也。就如其言。改中星爲月度。四仲爲四孟。亦無一合也。月令者。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之。鄭氏云。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故以爲秦歷也。以寅爲歲首。觀其下文自明。不容更生別解。而春山妄爲周公建子之書。其奈七十二候不可抹撥。則改置仲冬之候於孟春之下。季冬之候於仲春之下。次

第改盡遷就己意以張公之帽冒李公之首至以春夏秋冬之月解作星月之月日在某宿爲上弦皆中爲望日中爲下弦矯強不顧文理未有甚於此者也蓋中星以日躔爲主日在西地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東日在卯位某宿則中星隔三宮而西漢三統歷與秦歷相近三統建寅云正月中日在室十四度二月節日在奎五度三月節日在胃七度四月節日在畢上二度五月節日在井十六度六月節日在柳九度七月中日在翼十五度八月中日在角十度九月中日在房五度十月節日在尾十度大雪日在斗十二度小寒日在婺女八度此與秦歷無毫髮之異豈三統亦建子乎漢冬至日在牛初度今冬至日在箕三度日躔已退三十餘度則中星亦退三十餘度矣姑就春山之言以周桓王三年甲子丑月算之上弦日躔婺女二度是時月距日九十度應離於胃望日躔婺女九度是時月距日一百八十度應離於張下弦日躔虛五度是時月距日二百七十度應離於氏則春山謂丑月上弦月在奎望在井下弦在斗者無一合也舉此一月餘月可類推其謬矣月每日平行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半弦策七日三十八刻二十六分四十八秒以平行乘弦策得九十八度六十九分六十八秒故自上弦至望自望至下弦月之行度皆以九十八度零爲準是三宮有餘也姑以孟春首條言之營室至參不及三宮參至尾五宮有餘同一弦策其行度安得相懸如此亦舉此月以類餘月春山之妄直不

滿明者之一笑也

答萬充宗問鄉射侯制

按干侯之制。中方十尺。鵠方三尺三寸三分強。上躬崇二尺。廣二丈。下躬亦崇二尺。廣二丈。上舌崇二尺。廣四丈。下舌崇二尺。廣三丈。自上綱至下綱。凡一丈八尺。參侯鵠方四尺六寸六分強。中方一丈四尺。上下躬各廣二丈八尺。上舌廣五丈六尺。下舌廣四丈二尺。躬舌之崇。皆各二尺。與干侯同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二尺。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下躬各廣三丈六尺。上舌廣七丈二尺。下舌廣五丈四尺。躬舌之崇。三侯一也。自上綱至下綱。凡二丈六尺。三侯之崇廣如此。干侯下綱。去地尺二寸。高一丈九尺二寸。參侯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高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大侯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高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張侯之高。下如此。來書躬崇廣方三丈。據干侯而言中棲於躬之正中。中掩躬十尺。則躬之左右合二十尺。上下亦然。非也。中與躬舌。皆是單幅。但上下聯屬耳。若中掩躬。則夾幅矣。中之左右無躬。焉得有合二十尺。上下之躬各二尺。亦不得云合二十尺。所謂倍中以爲躬者。言其廣不言其崇也。來書躬方三丈。上舌倍之。當六丈而止。五尋者。置中所棲之十尺。不信。夫

躬廣二丈上舌倍之廣四丈本是直截不倍中棲無乃曲說乎吾兄認廣爲崇由是於鄭說多所齟齬故疑三侯躬舌各二尺與倍中爲躬倍躬爲舌之文不相合也若如兄言以崇計之則于侯中一丈上下躬各二丈上下舌又各四丈是一十三丈矣寧可通乎劉公是句股之法人去于五十步通步爲五尺古法五尺爲步得二百五十尺于去參二十步通爲一百尺于高一十九尺二寸目高七尺自日至參三百五十尺以于高目高相較得一十二尺二寸以于目較乘自至參得四千二百七十以人去于除之一丈七尺五分寸之四加目高七尺共二丈四尺五分寸之四必如此數方能見之今參侯之鶴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則鶴爲于高所掩其說是也但記言射自楹間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是射位在堂上以堂高目高計之爲一丈四尺于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于侯之高於目五尺二寸耳且去之五十步何患不見參鶴哉始知公是之說非也鄭氏釋經間有穿鑿然去三代不遠制度猶有存者無容輕議耳

問金奏肆夏之三

劉公是曰春秋傳稱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夏云金奏文王云工歌則九夏乃有聲無辭者也

有辭。此之金奏，亦如琴之有操，笙之有詩，焉可謂之無辭哉！但奏與歌不同。孔穎達於金奏工歌渾而爲一，云晉人作樂，先歌肆夏，次歌文王者，非也。

問左傳文元年孔疏云：古今律法推閏月之術，皆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章閏而一，所得爲積月，命起天正算外閏所在也。此數言義有未解，求詳示。

四分歷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十九餘，以歲中十二乘之，滿章閏七，得一爲積月。天正起算，積月盡爲閏月，減字誤滅，故難解也。

問從來言地勢者，謂北高南下。春秋桓三年日食，孔疏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其行有高下，故食不同。按日月麗天，何以亦分北高南下。歷家言日高於月，謂月在日南，日北則可，謂北高南下似不可，豈以北極出地，南極入地，天形如倚蓋，日月亦因之高下乎？

按孔疏所云，此言緯度也。月在日南，謂之陽歷，月在日北，謂之陰歷，其所謂高下者，止據日而言，日以南爲下，以北爲高。月輪之下於日甚遠，豈能高於日哉？

問春秋日食三十六，而頻食者二，先儒咸謂日無頻食法。王伯厚云：衛朴推驗春秋日食，合者三

十五獨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限。豈二類食亦入限乎。辨史官怠慢。當時失記。從後追憶。疑莫能定。遂兩存之。春秋因而不削乎。

沈存中云。衛朴精於歷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

莊公十八年一食。古今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王伯學之曰。本此。愚按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

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歷家如姜茂一行。皆言無比月類食

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

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一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

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茂一行之說爲是。西歷則言日食之變。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

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初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

朔一宮一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初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

朔。交周一朔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

入食法。按是年乙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

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

答萬季野喪雜問

衰裳之制。儀禮云。衽二尺有五寸。註疏以衽爲掩裳。上際在腰兩傍。後人俱因之。惟王廷相始以衽爲衣襟。今將從之。夫子以爲何如。

鄭賈之說。取布三尺五寸。上下各留一尺。一尺之外。上於左旁裁入六寸。下於右旁裁入六寸。便於盡處相望斜裁。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各長二尺五寸。廣頭向上。狹頭向下。綴於衣兩旁。狀如燕尾。以掩裳旁際。此與深衣之曲裾制雖異。而其義則同。蓋深衣之裳。一旁連。一旁不連。故曲裾兩條重沓。而掩於一旁。喪服前後不連。故衽分綴於兩旁也。夫既同是一物。不應在彼爲鉤邊。在此爲衽。知彼曲裾之非。則知此衽之制未爲得矣。且衣既對襟。則前綴之衰不能居中。鄭所謂廣衰當心者。亦自牴牾矣。今用布二尺五寸。交斜裁之。爲二。狹頭向上。廣頭向下。下辟領五寸。綴於衣身之旁。上以承領。下與衣齊。在左者爲外衽。在右者爲內衽。此定制也。喪服之制。唯黃潤玉爲得之。不始於王濂川耳。

宮室之制。先儒諸諸侯以上。房分東西。鄉士以下。但有東無西。唯陳用之。禮東西俱有。朱子心以

爲然而未敢決言。今將從陳說如何。

鄭康成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陳用之。因鄉飲酒薦脯。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旁。以爲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此不足以破鄭說。所謂左房者。安知其非對右室而言也。所謂東房者。安知其非對西室而言也。如士冠禮。冠者筵西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註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此時筵在室戶西當屨之處。無西房。則西序與筵相近。故容答拜有西房。則西序在西房之盡。其去筵也遠矣。此猶相距耳。若士昏禮。舅席在阼西面。姑席在房戶外之西南面。姑席不設於房戶東者。以阼當房戶之東。若設於戶東。則在舅之北。相背不便。禮婦之席在戶牖間當屨之處。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無西房。則西階與牖相當。不礙東面。有西房。則贊與婦背面焉。有背面不相見。而可以爲禮者乎。以此推之。士未必有西房也。且楮之舞衣。大貝。鼗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是天子諸侯之兩房。經有明文。士既有西房。何以空設無一事及之耶。

士虞禮其他如饋食。註疏謂如特牲饋之禮。今將從之。

註疏如饋食。單以牲禮言。尸俎用右胖。主人俎用左胖。敖繼公言其他謂陳設之位。與事神事尸之儀。

及執事者也。

祔廟。鄭註謂既祔主復返於寢。後人多因之而朱子主之尤力。惟陳用之吳幼清謂無復返寢之理。今將從之。何如。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後儒總緣解此而誤。夫言特祀於主。似乎主不在廟。故有祔已復寢之文。不知既已復寢。則烝嘗禘於廟者。爲新主乎。爲祖廟乎。爲新主。新主在寢。不當言於廟。爲祖廟。則四時常祀。不當繫之於此。蓋祔者。既虞之後。理重於祖廟門外。卽作新主。以昭穆之班。祔於皇祖廟中。各主不動。如故時。此時之祭。只皇祖新主。所謂兩告之也。更不及別祖。自此以後。小祥大祥禫祭之類。皆於祖廟。特祭新死者。并皇祖亦不及也。烝嘗禘於廟者。烝嘗四時吉祭。行於廟中。亦不及新死者。左氏言此者。嫌新主在廟。有礙於吉祭也。三年喪畢。親過高祖者。當祧於是。易檐改塗。羣主合食於廟。以次而遷。而新主遷居禰廟矣。

曾子問。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註謂族人以其倫序相當者。後宗子之父。愚謂庶子卽宗子之弟。宗子死。庶子卽爲父後。不必爲宗子後。嘗有論辨之。

喪服傳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此言宗子爲殤而死。大宗不可以絕。

宜若當以族人支子後之。然殤死無爲人父之道。故族人支子。卽後宗子之父。而殤子不必後矣。庶子卽支子也。若宗子自有弟。則代爲宗子更不必言。

喪服記。夫之所爲兄弟服妻降一等。鄭賈皆不能解。昔人有以此爲嫂叔服之證者。亦頗有理。此句費解。由夫之兄弟未明也。夫之兄弟服自本宗外。而有姊妹之大功。有從父姊妹之小功。有從祖姊妹之總。有舅之子總。從母之子總。妻降一等大功降爲小功。小功降爲總。總降爲無服。若據之以爲嫂叔之服。則是單有嫂之服。叔之服。嫂何不見歟。恐不然也。

春秋書仲嬰齊卒。公羊謂弟爲兄後。卽爲之子。故不書公孫。其於先禰後祖之義亦然。此必當時原有其禮。故公羊爲此說。不然。弟不可爲兄之子。夫人知之。而公羊敢創爲此說乎。

仲嬰齊。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歸父無後於魯。以嬰齊爲後。理之正也。經書公孫嬰齊不一。其不爲歸父之子明矣。旣爲父子。則不得並稱公孫也。卒而書仲者。孫以王父字爲氏。故公羊疑之。然臧孫問惠伯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此時嬰齊未嘗後歸父。已得名公子。遂爲仲氏。可見公子之字。卽弟之爲氏。不必至孫而後稱也。公羊無乃自相矛盾歟。

再答萬季野喪禮雜問

諸家皆以卒哭爲祭名。唯敖繼公謂卒哭卽三虞之祭。儀禮言三虞卒哭。蓋於三虞之日卽卒無時之哭。故謂三虞爲卒哭。非別有祭。某參考禮文。頗以其說爲是。

以三虞卒哭同是一事者。乃先儒之舊說。不始於繼公也。鄭氏始別明卒哭與虞不同。據雜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九月而卒哭。是三虞與卒哭不同一事之證也。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植牲。卒哭成事。附皆太牢。是卒哭之祭。重於虞祭之證。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日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禱於祖父。其言與雜記相合。觀此則鄭說爲長。

諸家皆以禫爲祭名。近見方履中古釋疑。稱密之先生之說。謂禫乃除服之名。非祭名。儀禮祝禫。初虞日禱事。再虞日虞事。卒哭日成事。小祥日常事。大祥日祥事。而禫獨無所言。又載記言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何以止有禫祥而無禫。其說如此。某則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則禫在二月。十五月喪事先遠日。此一月之中。既於下旬卜大祥之祭。不數日而又行禫祭。有是禫乎。

按喪服小設期而祭禮也。期而除服道也。祭不爲除喪也。則祭而除喪在練已然。不別立名也。安得於祥祭復重一禮以爲除服之名哉。且古禮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綾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不比今人從喪至吉一服而已。除則竟除無漸次也。密之以今事釋古禮疏矣。其以祝祠無禫祭爲據。卒哭之後尚有耐祭亦無祝祠豈可亦謂無耐祭乎。又言三年而後葬者再祭止有練祥而無禫祭。夫再祭之中且無虞耐何獨於禫而疑之。卽如兄言禫在二十五月亦未爲得。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是矣。人之哀樂原非截然喪既畢而餘哀未忘有禫祭以表之。此居喪之餘也。若謂禫是除喪之名則祥祭已除喪矣。何以復曰中月而禫哉。中月而禫自是與祥間隔一月。此二十七月也。唯是禫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初讀而疑之。以爲是月者祥之月也。繼而思之是月禫徙月樂不連上爲文。蓋爲是月禫須徙月而樂也。如是則可通矣。

儀禮言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特牲饋食命筮之詞。言祖而不及配。正與此合。諸家因爲禫月合祭祖考之時。但祭祖而不以妣配。某謂儀禮所言未配。蓋禫月而遇祖廟吉祭。不以新死者配。食於廟而非妣之不配祖也。且特牲乃士之常祭。非止禫月之吉祭。豈可因其不言配而謂

按特牲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士祭祖禰。少牢饋食禮。鄭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皆屬吉禮。無所分別。於喪無與。今以特牲不言妃配。少牢言妃配。遂牽特牲於喪禮之下。豈特牲專爲禫月而設乎。豈特牲與少牢有所分別乎。鄭氏亦自相矛盾矣。蓋自卒哭而耐。新主不返於寢。其烝嘗行於祖廟者。新主雖在。不以配食。三年之喪。未畢皆然。今在禫月。則喪畢似可配矣。而曰猶未配者。承喪未畢而言也。

按齊王儉云。朝聘烝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禫奠樂之事。三載而後舉。

空白页

南雷學案卷二

家學

吾先人自有宋建炎以來。監州公孤忠殉職。弱息遂流寓於浙東。曰有三支。居定海者。居慈谿吳
鑾者。居餘姚鳳皇山竹墩者。而鶴山公則託始餘姚焉。蔚爲小聚。絃歌不廢。文潔公登第寶祐。以
貞亮之節。終爲首陽之續。其平生講學。精研程朱著黃氏日抄百卷。是啓吾族之風者。南雷公五
十六歲後。里居授徒。建續抄堂。承先志也。故三忠八儒。淵源衍緒。通德所望。彌久愈光。旣曰大成。
又延世澤。乃本諸守待之微義。并表其矩矱之永垂。錄爲家學。

文潔公

公諱震。字東發。世居定海。後遷慈谿。學者稱爲於越先生。寶祐四年登第。度宗時爲史館檢閱。與修寧

宗理宗兩朝國史實錄論對言當時之大弊曰民窮曰兵弱曰財匱曰士大夫無恥并乞罷給度僧人道士牒使其徒老死卽消弭之收其田入可以富軍國紓民力時宮中建義道坊故首及之上怒批降三秩卽出國門用諫官言得寢出通判廣德軍郡守賈藩世以權相從子驕縱不法公數與爭論藩世積不堪疏公撓政坐解官尋通判紹興府獲海寇戮之撫州饑起公知其州多善政詔增秩遂陞提舉常平初常平有慈幼局爲貧而棄子者設久而名存實亡公旣受事亟請收哺旣棄之後不若先其未棄保全之乃損益舊法凡當媿而貧者許里胥請於官贍之棄者許人收養官出粟給所收之家於是存活者衆旋改提典刑獄御史中丞陳堅又以讒者言劾去之遂奉雲臺祠賈似道罷相以宗正寺簿召將與俞浙並爲監察御史有內戚畏先生直尼之而浙亦遽以直言斥去久之乃移浙東提舉常平時皇叔大父福王與芮判紹興府命公兼王府長史公奏曰朝廷之制尊卑不同而紀綱不可紊外雖藩王監司得言之今爲其屬豈能察其非奈何自己復壞其法固辭不拜又進侍左郎官及宗正少卿皆不拜嘗師王文實其語人曰非聖賢之書不可觀無益之詩文不作可也居官恆未明視事事至立決自奉儉薄人有急難則周之不少吝所著日抄一百卷宋亡餓於寶幢而卒門人私謚曰文潔先生公與吾先人皆出自殉節慶元之顯公而晚年仍歸定海靈緒鄉之澤山榜其門曰澤山行館其室曰

歸來之廬已而僑寓鄞之南湖已而徙寓榿溪自署杖錫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公沒後其子孫多居澤山者澤山本名樑山公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學者建澤山書院以祀之

先主一公曰先遠猷公有云嗟夫學問之道蓋難言哉無師授者則有多歧亡羊之嘆非自得者則有買櫝還珠之誦所以吾人代興因事補救視其已甚者而爲之一變當宋之季吾東浙狂慧充斥慈湖之流弊極矣果齋文潔不得不起而救之然果齋之氣魄不能及於文潔而日抄之作折衷諸儒卽於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以自得者深也今但言文潔之上接考亭豈知言哉

按文潔公寶祐四年登第考宋理宗寶祐四年丙辰登科錄共五甲六百一人是科一甲第一名文天祥第九名王應鳳卽王伯厚先生應麟之弟二甲第一名謝枋得第二十七名陸秀夫四甲第一百五名則東發公也至於五甲一百二十一名乃胡三省忠烈人璫萃彰一榜聞文山年僅二十東發公年四十四云 嗣文職

祖勉公

公諱夢翰字祖勉文潔公長子天資沉潛勇於汲古嗜好澹靜文潔生平極嚴肅於人少可而先生一以和平濟之同年文人陳本堂見之謂文潔曰此乃君家叔度之流也遂屈行輩與之爲姻宋亡無仕

進意。文潔避地寶幢。其山北精舍。且就荒蕪。公重葺之。欲奉其父歸講學。未竟而病亟。還寶幢。驟沒。是年。文潔亦卒。

仲正公

公諱叔雅。字仲正。文潔公次子。事母孝。居家無笑語。聲待馭弟姪。不稍使有忤意。持敬居讓。以禮宗姻鄉黨。長者洽之。幼者慕之。其學汪洋鬯整。經以載道。必考其精微幽顯之委折。於史則辨疆理氏族制度官名之興廢。旁搜博徵。曲而通。確而明。故發爲文辭。纏屬不能以窮。將臻乎極。而始底於用。蓋欲以名世者。固不在於仕進也。有司三舉科舉令。卒不應試。而嘗以其說授於其徒。延祐七年沒。年五十有四。

翫庵公

公諱叔英。字彥實。亦號翫庵。文潔公季子。一以躬行爲本。嘗爲晉陵蕪湖宣城三學教諭。又爲朝靖采石兩書院山長。以家學教授閩越間。與韓性相友善。凡受業於其門者。皆卓然有立。學者稱爲翫庵先

生著有翫庵雜著二十卷，翫庵暇筆三卷。

尙綱公

公諱正孫，字長儒，祖勉公子也。卽陳本堂壻。年二十，贅於其家。凡十有七年，乃歸。自幼嶷異，雅志恬靜。年二十而宋亡，卽絕意於仕進。晚自號尙綱翁。以見志。至正乙酉沒。年八十一。子二：黃文獻公潛，志其墓。

弁山公

公諱玠，字孟成，祖勉之孫也。志尙卓然，不隨流俗，躬行力踐，以古聖賢爲期。隱居教授於書廬，弗微悟。講學寓居於弁山，所著有弁山小隱集，知非藎。

泰定公

公諱茂，字茂卿，泰定甲子進士。從學吳草廬先生之門。其教旨以靜坐爲著手處，反觀未發，攝念一誠。

官餘姚州判。有惠政。嘗捨田於所居之鄰寺。就闢山堂。以爲全族子弟讀書之所。別儲壽糴米資。俾僧世爲掌之。能識世變。引疾早歸。授幼子澤以武事。曰。世將亂。武不可廢。亦聖人之教也。澤後因武舉立功。任副元帥。鎮定海。勅封都元帥。公乃鶴山公七世孫也。

監察公

公諱均保。字菊源。秦定公與之爲兄弟行。明洪武二十三年。貢士。天子親詔策之。閩人劉駟第一。公第二。授北平道監察御史。上便宜十二事。稱旨。有傳檄北平者。公辦其僞。捕斬之。天子以爲能。後被宋中田炳文讒。謫戍山西。安東衛。公服膺孔子見義不爲無勇也語。每曰。義之所在。於心乃安。死生成敗。固非所計。古之人有經有權。權者反乎經。此惟對作爲上說。而義與不義。審辨在先。是義也。心自堅定。固放手做去。權卽義中之權也。卻不是機械變詐。故伊周不同乎莽操。而桐宮可返。金縢可啓已。

表忠公

公諱擢。字佚。鶴山公九世孫。靖難兵起。公與同邑陳子方。山陰陳性善。友善。相約赴水死。時性善官禮

部左侍郎。公官職不詳。惟相傳有絕命詩云。爲臣真欲效全忠。豈料翻成與叛同。北狩緣藏青史筆。南還猶是黑頭公。蓋殘稿耳。弘光初賜祀表忠。

欽州公

公諱嘉愛。字懋仁。亦字鶴溪。正德戊午進士。授河南潁州知州。旋改廣東欽州。卒於官。嘗從王文成公講學。賦詩有云。文章自荷逢明主。道學還期覺後人。其自負也如此。公爲鶴山公十一世孫。

貢元公

公諱世夔。字子韶。鶴山公十二世孫也。嘉靖乙卯貢元。從王文成公講學於稽山書院。與山陰王幾友。善。叢持論頗偏雜。又居官不事小謹。公輒過其流弊。而一以體認天理踐履實際爲主。鄉居教授以終。

鯤溟公

公諱曰中字鯤溟。鶴山公十五世孫。以易爲大師。諸生應試。每以作文預定其甲乙。無爽者。凡五經左

氏內外傳圖策莊騷。隨舉一句。應口誦其全文。與人言。亦必原本經傳。忠端公之喪。蔣令弔之於途。公曰。此郊弔也。明府以春秋起家。豈宜有此。一邑利害。他人不敢言者。公獨言之。有伍伯倚令勢。魚肉小民。公署治生投函於令。令始知伍伯不法狀。亟懲罰之。一方以安。逆案中。尙書某使其僮客越境追人。公呼僮客杖之曰。吾非杖汝。聊以此寄汝主耳。其疾惡如此。又忠端公既卒於詔獄。公大書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八字。拈於壁。以誨南雷公。南雷公力能舉鼎。時十七歲。讀書之餘。因習擊刺術焉。

菊東公

公諱珏。字菊東。慈谿族。世系未詳。能詩。精皇極經世之學。

忠端公

公諱尊素。字真長。一字白安。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強宗斂手。避其風裁。時崑宜之氣餒。足以奔走天下。公未嘗稍與假借也。入爲山東道御史。神宗以來。朝士分爲兩黨。君子小人。迭爲勝負。莫可解紛焉。天啓初政。小人之勢稍絀。會奄人魏忠賢保姆客氏私相糾結。以制冲主。盡收宮中。

之權思得外廷以助己。小人遂亦欲乘此機局藉以一網打盡天下之君子。勢相求而未合也。公惕然謂同志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吾儕其毋鬩牆以召外侮乎？無何，阮大鍼長吏垣，與桐城嘉善不睦。且欲借一去以發難。公乃挽大鍼使毋去。大鍼意亦稍自轉，而無奈其水乳之難融也。趙太宰不由咨訪，改鄒新昌於銓部。同鄉臺省起爭事權，公爲之調人。江右遂謂新昌之見知於太宰由公。二憾交作，而給事中傅樞故與逆奄養子傅應星稱兄弟，私懼爲清議所不容。廷險者乃道之以首功，借中書汪文言以劾桐城嘉善，而逆奄竟主之。幾與大獄。公亟往授謀於鎮撫劉儵，獄始得解。無何，楊副院又有二十四大罪之疏，當疏之將上也。副院謂同志曰：魏忠賢者，小人之城社，塞穴薰鼠，不如墮城變社耳。公曰：不然。除君側者必有內援，公有之乎？一擊不中，凶復參會矣。疏入，副院既受詰責，且因以杖萬郎中。杖林御史震恐廷臣，公則以爲副院不引去，禍將未已。乃謂副院曰：公一日在朝，則忠賢一日不安。國事愈決裂矣。不如自去，少衰其禍。副院然之。但遷延不能決。南樂固由逆奄入相者，燕趙士大夫輒爭以魏氏爲愧。嘉善因其大享不至，將糾之。公曰：不可。今大勢已去，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爲分別。則小人尙有牽顧，猶有一二分之救也。嘉善適銳意自奮，以擊外。桐城與楊副院則相應以擊內。左提右挈，不從公言。南樂聞之，喟然嘆曰：諸公薄人於險，吾能操刀而不割哉。乃甲乙其姓名於官籍之上，踞

陳於魏忠賢曰。此東林黨人。皆與公爲難也者。逆奄遂奉之爲聖書。故終熹宗之世。其所竄殺。皆本於此。晉人爭巡撫。公語太宰曰。秦晉豫章。同舟之人也。用考功而豫章之人心變。參卹典而關中之人心變。再使晉人心變。是一闕而散之局也。旣而陳御史果劾嘉善。坐以會推徇其座主罪。中旨一出。在朝無留賓矣。公遇事。憂深慮遠。輒彌縫於機失謀乖之際。違之者禍卒以益烈焉。公三疏劾奄。第一疏在副院之先。第二疏繼副院而上。第三疏萬郎中杖後。清言勁論。奄人髮指。則曰。此諫官職分事。不以為名高也。乙丑。出都門。曹欽程論之。削籍。其冬。訛言繁興。謂三吳諸君子謀翻局。公更用李實爲張永。授以祕計。逆奄聞之大懼。刺事至江南者數。漫無影響。沈司寇欲自以爲功。奏記逆奄曰。事有跡矣。逆奄乃使人日譙訶李實。取其本去。而七君子被逮焉。蓋汪文言初次之獄。羣邪定計。卽欲牽連左魏二公。誣陷入獄。不意公能謀使出之。故於諸君子中。尤忌者公。以爲必爲吾儕患。訛言之興。亦以是也。公之在獄。許顯純崔應元榜掠備至。勒贖二千八百。五日一追比。已知獄卒將害己。叩首謝君父。賦詩一章。遂死。時天啓六年丙寅閏六月朔日也。年四十三。子五。南雷公居長。次宗炎。晦木。次宗會。澤望。次宗轅。司輿。次宗彝。孝先。公未嘗臨講席。首善之會。謂南臯曰。賢奸雜沓。未必有益於治道。其風節相許者。則惟有高忠憲。魏忠節。劉忠正三公。當萬里之投獄也。忠正痛哭而送之。公猶以不能濟時爲憾。臨別言。

不及私。公以開物成務爲學。視天下之安危爲安危。苟其人志不在弘濟艱難。沾沾自顧。揀擇題目。以賣聲名。則直鄙之爲硜硜之小人耳。其時朝士空疏。以通記爲粉本。不復留心於經學。章奏中有引繞朝之策者。名公指以爲問。公曰。此晉歸隨會事也。凡五經中隨舉一言。公卽口誦傳疏。瀾倒水決。人皆服其博洽。著有文集。分文略詩略說略三種。又懷謝軒講義一卷。

懷謝軒講義

格物是格出至善所在。若作名物象數。則是借內以廓外。知原是性中一點睿體。但因格物而開拓融化。無有纖毫遮塞處。便是。天豈有命。生而炯炯不昧者。是合下生來個個是聖賢。再沒有命之以凡庸者。從此率之。不加不損。只依他出來。蓋天命之體。真而靜。率者不起知。故不生紛擾。這便是貞靜之妙。戒懼慎獨。便著主靜。率性之工夫也。修者就自家做出來的將來做法程。非另有修也。未發之中。渾淪無際。亭毓無窮。此卽水涸木落無聲無臭之地。神明變化。都不外此。橐籥已發者。天下同此一性。天下同此一率。夫婦猶是。聖人猶是。更無倣詭變幻於其間。豈不謂達道中者。未發之性。和者。已發之性。性無動靜。中和之名。因動靜而分。若言未發爲性。已發爲情。分明性有動靜矣。世風日下。如江河

說注。而自古至今此理猶在人心。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謂此也。問天地位。萬物育。曰。天地無日不位。萬物無日不育。只爲人心失卻中和之體。天地雖大。若容不得我。萬物雖衆。只覺多我一人。知此則知位育。不是欺人。方是僞。凡所行而胸中自不能妥貼。人不見其破綻處。豈不是僞。一貫不必說得玄遠。淺言之。如世之機械變詐。亦有時節通行得去。便有時節不可通行得去。如何貫得。是故一貫者。其唯誠乎。觀過知仁。故知其不善。所以明善。孟子知言。全將自己心源印證羣迷。吾心止有一常。人自去分門立戶分蹊別徑。都從常心中變出許多鬼魅魍魎相。知言者。但把常心照證變態。無不剖露。知得人心。亦止知得自己心。知得羣心之變。亦止養得吾心之常。心不受變而術則變。如學術流爲申韓。此心不得不歸於慘酷。治術流爲雜伯。此心不得不向於殺伐。戰國時人學皆刑名。治皆誅殺。都被術所弄壞。乃轉而歸咎仁之不若人。故孟子特地拈出本來此心。人人圓滿。但是一日之造端。便判終身之趨向。卽夫子習相遠之說也。說個信果。定是未言未行之先。先著一番心了。大人未言。那見有當信之理。未行。那見有當果之事。任他危言遜言。傍行正行。再沒有不中於則者。義有准而心無著也。感遇聚散。佛氏視之。皆太虛中游氣紛擾。與性體一毫不相妨礙。儒者則皆是我本根發出枝葉。無一件是假。心體無盡。凡天地間所有之事。古今來所有之功。聖賢接續盡之。豈能盡得。陽

明先生答陸元靜無忘無照之論。蓋本之佛書。佛嘗言忘心。卽真心影象。忘本無忘。以有感故。感亦無感。以能照故。若是則照妄之心。卽是無妄之心。云何復得有妄心。心本無妄。以無照故。謂之妄。今指爲真心之影象。畢竟影是形生。象隨鏡見。推不得是鏡以外事。今欲卻妄而完真。安得逃影而滅象乎。佛氏言心無常。爲無所往而生其心。念念生滅不停也。此儒者之所謂妄心也。而佛氏正以顯此心之性空妙理。卽謂之真如不動。此蓋有見於流行。無見於主宰。以其常動而謂之不動。非真不動也。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佛氏所缺者至德也。公都子所言性無善。無不善。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三說總是一說。不觀之佛書云。性無善惡。能生善惡。又云。善惡同以心性爲主。若斷性惡。則斷心性。性不可斷。故性善性惡。皆不可斷。旣不可斷。則是性有善惡也。若云性本無性。性亦非理。畢竟有個生善生惡者在。則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佛法先要人信。蓋佛法示人。本是種種可疑。於此教人盡行奪下。整身跳入其中。豈不立地成佛。何須更假修爲。若吾儒亦是穿衣喫飯。夏葛冬裘。見成道理。伸手便見。率之卽是。體之卽存。故不言信。無疑非信。不必言悟。無修非悟。釋氏言宗心。言妄心。謂常住不動之真心爲宗。緣者爲妄。其實所謂常住不動者。空而已矣。緣起而流行者。天地萬物。皆野馬塵埃也。但不足以礙我空體。與空體截然不相粘合。吾儒則就此野馬塵埃之中。流行而

不失其則者，乃見常住不動之真心。故其名則同，而所指實異也。

文略 節錄

從來天下之治亂，視君子小人之進退，然亦惟易退者爲君子，難退者爲小人。故有天下者，護君子若頭目，猶不能淹之於歲年，逐小人以鷹鷂，恆使人滑之於黑白。昔李固一日朝會見諸侍中皆年少，無一宿儒，大人可顧問者。收天下之老成，主持國是，除天下之頑鈍，維持世風，國家其庶有起色乎。

請用講學名賢疏

大同之世，勿起異端，大公之心，勿萌私見。明職掌疏

才局不甚相遠，而諳練多出豪傑。簡巡撫疏

帝王之學，原非希蹤於章句，只求通達於政體。請復召對疏

怒予之天，猶可爲，而忘予之天，不可言。災異陳十失劾奏魏忠賢客氏疏

古道之不可行於今也，以奔競日開，逢迎日熟，如流斯下，莫有底極。於此有一人焉，踽踽涼涼，信心孤往，而偶遭獨知，則世反訝其從符之自，而必目之曰怪物，曰不祥。取友端則其人必端。辭鄭吏部錄

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夫言不論遜逆。大略軌諸道而後止。諫廷杖萬工。部撥劾閹人。魏忠賢疏

木經霜而愈堅。劍礪石而不損。壯懷賦

公卿之位。所以待天下之賢者。而天下往往不顧廉恥。以殉公卿。雲煙過眼。紙上之好醜。不能磨滅。亦可以憬然而思矣。隆萬兩朝列卿記

天下之盛衰。不在於四夷。而在士大夫之心術。士大夫之心術。光明俊偉。無論內外。必能出其所有。以震盪人之耳目。其心術苟曖昧機詐。則無所往而不爲亂階。送王清川守臨安序

人之學問。未有窮盡。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不可少有所見。便噉然而自足也。兩游剡湖記

天下之人。愛惡攻取。填其靈舍。故糠粃能易四方之位。心如太虛。太虛中爲塵幾何。蓋不俟算數而得。然真人惟無所知。故爲欲知者之所求也。是以鏡無妍媸之相。而人之妍媸見於鏡中。水無星月之形。而天之星月涵於水底。亦若是而已矣。游百雲山風鳴澗記

年來世局日紛。人情漸異。凡耳目睹記者。皆不忍見聞之事。翻手覆手。相攻相感。殆無虛晷。士大夫一

入春明門。其行事心術。便與鬼谷之書。自然符契。彼逐逐應酬。不身爲戎首。厲階者。已是盛朝人物。恐不載。管及溺不止也。病中偶記

士惟取其氣節。足以籠蓋一世。其精神足以貫塞宇宙。則事之成敗。謀之工拙。乃不足爲瑣瑣者。如欲以成敗工拙論人。則是曲逆賢於武侯。子西賢於鄭國氏。曹沫賢於豫讓。而李斯蒙恬之輩。得與尙父周且挈長而較短也。夫天之所歸。雖中才能集不赫之謨。而天之所壞。雖上聖不能回已衰之運。吾是知事之不成。不足以辱荆卿也。與編論

小人雖與小人爲朋。亦未嘗不欲與君子爲朋。小人但惡其礙己者。亦未嘗以其爲君子而惡之。以其爲小人而好之。而以小人之名顯也。勢窮理極。爲君子之所不容。彼始不暇避小人之名。國狗之瘦。無不噬也。而君子之禍烈矣。爲君子者。亦量其力之可以有爲。彼有可決之勢。則正名以告天下。而小人危。若小人之勢。能方張。君子之營壘不固。則君子小人之名。無徒過爲分別。使小人各懷廉恥之心。其禍可以少衰。所謂抽薪以止沸也。止魏廓園劾魏廣微廟享不至書

宋時有元祐之君子。便有熙豐之小人。隨以有靖康之逆虜。但從古未有仁賢云亡。而邦家不殄瘁者。節甫莽懿。戎馬黨錮。合併一時。言念至此。雖欲乞靈猿鶴。埋名傭保。其可得乎。與李仲達書

是是非非，還之直道。善善惡惡，本之公心。義不能化，繞指以受人之顧使，亦不能覆巾幘以失己之巋眉。與寧國鄉紳書

某在宛上，無一念爲名，無一事爲名，亦惟盡吾信心獨往者，而他何有焉？地方之事，在一日則做一日，既去矣，直曉之耳。復大年兄書

某以疎迂之質，僅留赤子之心，不顧世有周旋，眼有青白，亦豈能浮沈善世？吾人之所以自立者，綽有餘地，豈區區出沒於功名富貴之中，便足了事也。上鄧南皋先生書

出則共撐世界，處則同老林泉。

局著勝負，人事升沈，自是常理，惟以不愧人鬼者爲是。與周柱鵬書

看此世態，捱多少時光。昔人云：棟折榱崩，僑將壓焉。吾輩生此衰世，墮此危機，七尺安付？其誰知烏之雌雄？復申維烈書

但認取本心而行。復胡太六書

丈夫有志氣，不迫不現，不肖血性男子，踏長安醉夢之人，叫喊不應，令人啾啾短氣。當此急難，誰爲擔持者？世態皇皇，恰似做箇高官了，我身事，其餘非我計也。奈何奈何。與來馬湖

孝廉公

公諱葆素。字季真。忠端公之季弟也。忠端公有弟三人。曰等。素。字白崖。官應天府經理。曰符。素。庠生。公最知名。崇禎十二年己卯中鄉試。性質豪邁。忠端公既殉國事。諸姪孤幼。親老家貧。白崖公薄宦南郡。亦旋以丁艱去職。適成其風雨飄飄之門戶。不數年。而天崩地坼之禍至已。南雷公在諸姪中爲最長。遂勉焉共處患難。而海上事起。且夕名捕縣吏。輒時臨門。甚且徧索傾搜。彼迎合之者。更欲乘危以自利。如此再四。掠奪焚盪。卽先代畫象亦俱毀焉。良可謂雞飛狗走。一榛蕪之院落耳。公更力勸南雷公。侍母隱居。授徒自給。靜以待天下之動。己則和光同塵。借醫行術。至於田家作苦。圈豕曬麥。皆親爲之。亦就授鄉村兒童句讀。又儼然老塾師矣。久之。恩義洽符。南雷公遐譽仍起。有司禮之。家居始奠。公素服膺劉忠正公之學。每與南雷公談論弗倦。南雷公撰子劉子行狀。公年垂老。尙能蠅頭細楷。欣然爲錄一通。喪亂之餘。復謀敬宗收族。號召彌勤。創修譜牒。今所傳餘姚黃氏宗譜。分竹橋本文支及前園鶴橋周埠古路泉水石柱販頭各支。條例井然。皆公之手稿也。公選有姚江逸詩。平生所作詩文。半皆鬱氣所成。拗捩艱澀。令其子編輯之。藏於家。卒年六十八。子世春。

忠烈公

公諱道周，字幼玄，別號石齋。漳浦籍。攷諸家乘，公之系出自安徽之簞墩。初遷居浙之金華。最後乃又分支於漳浦云。公與忠端公友善，曾爲書庚子山小園賦。後南雷公在黃竹浦西，得隙地，卽以公之所書賦揭之於軒，亦名之曰小園，以識兩公交誼。公天啓二年壬戌登進士第，授庶吉士。旣官右中允，直諫烈皇，先後十餘疏，崇禎十一年七月，平臺召對，抗辯忤旨，又極詆楊嗣昌，烈皇怒甚，逮入詔獄，拜杖幾不起，旋乃放歸，而天下皆重知其姓名。首輔周延儒一日與烈皇談岳飛事，太息曰：「安得將如岳飛者而用之？」延儒曰：「岳飛自是名將，然其破金人事，史或多溢詞，卽如黃道周其人，傳之史冊，亦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烈皇感動，特旨准赦罪，還職。公疏堅辭，迨十三年四月，因解學龍薦舉一疏，烈皇逮問，公聞之，馳詣南昌，便入都下獄，又拜杖，尋遣戍辰州。公已無仕宦之心，往往寄興於天根、月窟、味尋、奧窔，藉之以守死善道耳。天下事顧極不可爲，第能有一當以酬君國，又何必泉石鳴高耶？故赦皇卽位南都，詔再起用，亟束裝入朝。然馬阮爲政，淪胥在目，未幾南都陷，公乃入杭，圖興復。時南陽王喬孫聿鍵襲封往廣西路阻，而靖虜伯鄭鴻逵自京口，戶部主事蘇觀生自南都，皆會於杭，遂奉王入闕。

於弘光元年乙酉閏六月七日監國。二十七日卯時卽皇帝位於福州南郊。改元隆武。自七月一日起。爲後元年。褒擢耆賢。以公爲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公逆知鄭氏無遠略。志惟媿安。十月。慨然自請出關。得允。而政在鄭氏。終不與一兵。公忠義奮發。旬月間。義師頗集。并親書詰身獎語。頒爲功賞。得之者。榮逾誥勅。但皆未練之兵。不能應戰。至有僧軍鋤耨棘矜。以隨其後者。曰扁擔兵。從廣信。抵衢。州婺源。令某公之門人也。馳書誘公。許爲內應。公信之。至明堂里。滿洲兵猝至。遂爲所執。叛臣洪承疇勸公降。公大怒。責之。承疇置公於獄。公則日誦尙書周易。數月。貌加豐。及正命之前夕。所攜老僕持鍼線向公而泣。曰。是僕人事主之終事也。公曰。吾正而斃。是爲考終。汝何哀。故舊聞之。亦共持酒肉與訣。公飲啖如平時。酣寢達旦。起盥嗽。更衣。顧謂僕曰。曩某以卷索書。吾旣許之。言不可曠也。趣和墨伸紙。作小楷。次行書。幅甚長。乃以大字竟之。親加印章。始緩步而出。至西華門。望孝陵。遽止。伏地九頓首曰。此去與太祖高皇帝近。吾之死所也。遂趺坐。引領受刃。君子曰。是可謂知天立命者。襄皇聞之。哀悼。賜諡忠烈。贈文明伯。公生平學如武庫。無所不備。尤邃於易。歷三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一百三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贏縮。靡弗胥合。詩與春秋。遞爲爻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皆爲之辭。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一時受業者徧天下。隨其質之所近。止啼落草。至於易歷。則傳之者寥寥。

朱先生朝英乃公之入室弟子。有南雷公童年讀曾公與忠端公往還傳覲啟辭。又丙午以後南雷公館語漢時至朱先生家。益聆緒餘。又自江上師潛。四明云歸。古松流水間。冥然長往。布算自遺。發皇深奧。固亦有遙相承接處。公於天根月窟。獨有神會。能樹一幟。與京焦陳邵相頡頏。所著三易洞璣草象新書。蓋別立新法。推事奇中。嘗聞推至烈皇。則以爲當地水師。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時。由今觀之。其爲革命之應乎。又當庚辰下獄時。倍蒙酷訊。血肉淋漓。指節垂斷。而手寫孝經百餘本。且著易象正書。成二十圖。六十四象。初發戍就道。送者悽切。公曰。無憂。但書完三千紙出矣。似若前知者。道出大滌山。稍留數日。仍與諸生極論學。無戚容。大滌山之勝。公所最愛。但世人編有大滌函書。其中所列弟子姓氏。則事後慕名竄入者亦多。不可不察也。公所著有易卦要說。平正通達。大似東萊。平甫諸家。若經學解說。則有孝經集傳等書。至若文集。詩集。皆真輯於沒後。詩集且爲僞託。凡三百十一篇。此卽夫子強合毛詩之數也。尤可發矇。詩集開卷。卽詠留侯。因人成事。坐據三韓千里之地。漁陽鐵騎所出。而不能用。夫以陽翟之韓爲三韓。三韓則以爲漁陽。可一見而知其贗物矣。公之弟子。自朱先生外。同縣何瑞圖先生義堯。會稽呂叔倫先生漢憲。華亭陳臥子先生子龍。陳先生殉國。何呂兩先生抱公遺書。居大滌山房。終身不出。

聞之先觀察公曰。公官中九時。凡上三疏。一言楊嗣昌不當奪情入閣。一言方一藻撫磨事與俺答不同。一言不必又起復。陳新甲爲宣大總督。其言一藻與新甲兩疏。俱在未枚卜之先。早已繕完。命班役投會極門。班役以公方在枚卜。潔其萬一。被用。則已爲中堂班役。又遙知必忤旨。乃駕言會極門中貴索錢。而公無以應。至枚卜既下。乃並投三疏。故上詰問時。公亦不能對。噫。小人險惡如此。 嗣文識

住慈谿定海支		文潔公
子	祖	勉公
兄弟	兄弟	正公
兄弟	兄弟	庵公
孫		尚綱公
曾孫		弁山公
竹橋本支七世	泰定公	監察公
本支九世	表忠公	
本支十一世	欽州公	
本支十二世	貢元公	
本支十五世	鯤溟公	
住慈谿	菊東公	
本支十六世	忠	兄弟
本支十六世	孝	兄弟
本支十六世	廉	兄弟
本支十六世	端	兄弟
本支十六世	忠	兄弟
本支十六世	烈	兄弟

南雷學案卷二

師承

劉忠正公有云。爲學之要。一誠而已矣。敬爲之主。以施其功也。敬則誠。誠則天。若空空拈良知之說。鮮有不流於禪者。故南雷公從而申之曰。陽明之致良知。致字工夫。就是程朱之主敬窮理。不是在空虛感應所從出。莫錯看他。又曰。致知不是觸知。若謂致知。是致其觸物一體之知。將性作渾然天地萬物一體言。便大不是。又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不是懸空。然後知忠正爲文成之功。臣經此標明。聖學始著。知字上著一良字。良從何來。卽是平素涵養而來。復之體。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一者。遂又在良知上著一致字。真可謂絲絲入扣。使一般學人瞭然良知卽天理一語。更瞭然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亦猶中庸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南雷公繼承於忠正殉國之後。窮年矻矻。每與董陳諸子。辯析牛毛。務使一毫錯雜不得。故遠則鵝湖贈句。竟啓爭端。近則天

泉枯語轉墮迷障。皆惟不善學者自累累師。且彼無志氣人。又一味攀援。較其門域。誰爲程朱。誰爲陸王。尙如狂奴對罵。了無止期。噫。殊可憫已。蓋無忠正。則無以彰文成。剔抉之苦心。無南雷公發皇師旨。則尤無以昌明聖學之嘉會。世也雖末。人自誕靈。否泰屯蒙。在人負責。如之何。徒事糾紛。不走康莊。耶。茲溯其所自。廓言一家。泯蝸蛙之囿識。觀龍鸞之交舞。錄爲師承。

吳康齋先生

先生諱與弼。字子傳。世稱康齋先生。崇仁人。父溥。建文時爲國子司業。永樂中爲翰林修撰。先生年十九。見伊洛淵源圖。慨然嚮慕。遂罷舉子業。盡讀四書五經。洛閩諸錄。不下樓者數年。中歲家益貧。所居不蔽風雨。躬親耕稼。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己而優遇之。教誨不倦。正統十一年。山西僉事何自學薦於朝。請授以文學高職。其後御史陳述又請禮聘先生。俾侍經筵。或問之。成均教育。胄子詔江西除。而欲天下治平。難矣。景泰七年。御史陳述又請禮聘先生。俾侍經筵。或問之。成均教育。胄子詔江西巡撫韓雍備禮敦遣。竟不至。天順元年。石亨欲引賢者爲己重。謀於大學士李賢。屬草疏薦之。上乃命賢草勅。加束帛。遣行人曹隆。賜璽書。齎禮幣。徵先生赴闕。比至。上問賢曰。與弼宣何言。對曰。宣以宮寮

侍太子講學。遂授左春坊左諭德。先生疏辭。賢請賜召問。且與當次供具。於是召見文華殿。顧語曰。聞處士義高。特行徵聘。奚辭職爲。對曰。臣草茅賤士。本無高行。陛下垂聽。虛聲。又不幸有狗馬疾。束帛造門。臣慙異數。匍匐京師。今年且六十八矣。實不能官也。上曰。宮僚優閒。不必辭。賜文綺酒牢。遣中使送館次。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時上眷遇良厚。而先生辭益力。又疏稱學術荒陋。苟冒昧徇祿。必且曠官。詔不許。乃請以白衣就邸舍。假讀祕閣書。上曰。欲觀祕書。且勉受職。徐聽還山可也。命賢爲諭意。先生留京師二月。遂請疾篤。賢請曲從。放還。始終恩禮以光曠澤。上然之。賜勅慰勞。資銀幣。復遣行人送還。命有司月給米二石。先生乃上崇聖志。廣聖學等十事。表謝而歸。成化五年卒。年七十九。所著目錄。悉自言生平所得。其門人最著者。胡居仁。陳獻章。婁諒。胡九韶。謝復。鄭僉等。初。先生至京師。賢推之上座。以賓師禮事之。編修尹直適至。令坐於側。直大慍。出。卽謗之。先生歸。知府張贖謁見。不得。募人代其弟投牒訟先生。立遣使攝之。大加誨慢。始遣還。先生諒非弟意。友愛如舊。編修張元積不知其始末。遺書誚讓。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語。尹直復筆其事於瑣錄。又言先生跋扈亭族譜。自稱門下士。世皆用此盛誡先生。顧允升論之曰。此好事者爲之也。不足信。

陳亮先生傳推重劉鳳廬先生。鳳廬生平服膺朱子。或勸之著書。曰。朱子及爲文正之言。服膺之足矣。復何言。教學者以誠

明敬輿四箴。又作勤儉恭恕四箴。以教其家。取呂氏鄉約著之以教。其鄉冠婚喪祭。悉如朱子家禮。 關艾識

文恭陳白沙先生

先生諱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舉正統十二年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崇仁吳先生講學。居半載。讀書窮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游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篇。讓得之。驚曰。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一時賢士如羅倫、章懋、莊景輩皆樂與之游。給事中賀欽聽其議論。卽日抗疏解官去。執弟子禮。事先生既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薦。召至京。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以歸。至南安。知府張弼疑其拜官。與吳先生不同。對曰。吳先生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秘書。冀在開悟主上耳。時宰不悟。先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先生意。遂決去。獻章以聽選國子生。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釣虛譽。自是屢薦卒不起。先生之學以靜爲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於靜中養出端倪。或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讀。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求所以用力之方。亦卒無所得。於是舍繁求約。惟靜坐久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

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故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鸞飛魚躍之樂。而蘭谿姜麟至以爲活孟子云。先生儀幹修偉。右頰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矢節先生事之。至孝。母有念。輒心動。卽歸。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萬曆初。從祀孔庭。追諡文恭。有友曰周瑛。謂聖人之學。由博返約。六經諸子。必探其原委以融會之。不專於靜得。先生亦頗許之。又如李承箕承方兄弟。張翹皆高足弟子也。

湛甘泉先生

先生諱若水。字玄明。增城人。弘治五年。舉於鄉。從白沙陳先生游。不樂仕進。母命之出。乃入南京國子監。十八年。會試。學士張元禎楊廷和爲考官。撫其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爲此。置第二。賜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時王文成公守仁在吏部講學。先生與相應和。尋丁母憂。廬墓三年。築西樵講舍。士人來學者。先令習禮。然後聽講。嘉靖初。入朝。上經筵講學疏。謂聖學以求仁爲要。《荒言》陛下初政。漸不克終。左右近侍。爭以聲色異教。蠱惑上心。大臣林俊孫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爲寒心。亟宜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又疏言。日講不宜停止。先後皆報聞。明年。進侍讀。復疏言。一二年間。

天變地震。山崩川湧。人飢相食。殆無虛日。夫聖人。不以屯否之時。而後親賢之謂。明醫。不以深錮之疾。而廢元氣之劑。宜博求修明先王之遺者。自侍文華。以裨聖學。已遷南京國子監祭酒。作心性圖說。以教士。拜禮部侍郎。倣大學衍義。補作格物通。上於朝。歷南京禮使。兵三部尚書。南京俗尚侈靡。爲身喪葬之制。頒行之。既老。請致仕。年九十五卒。先生平生所至。必建書院。以視陳先生。年九十。猶爲南京之游。過江西。安福鄒守益。文成弟子也。戒其同志曰。甘泉先生來。吾輩當憲老而不乞言。慎毋輕有所論。辨此。乃深得師旨之言。先生之與文成。初同講學中閩。工夫或有相殊。而其歸宿。則仍爲一。蓋文成主致良知。先生主隨處體驗天理。天理卽良知也。文成言。晚得友於甘泉。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者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況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與。多言又烏足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斯於斯道。斃而後已者。惟文成。既歿。學者歧出。而其旨漸晦。先生尙能老壽。爲羣所瞻依。不僅因兩家之學者。自相詆謔。而惡文成者。或又假甘泉之轍。以張之。遂乃有陽明格物之說。不可信者四。及陽明所謂心指方寸而言。以吾之說爲外等語。顧友朋間高擢進益。時自有異同處。終不圖其從學者。又轉而拾唾餘。冀化爲鴛鴦。試就觀文成意之所在。不言而然。

論之所及，不約而同兩語，信乎南雷公所謂白沙陽明亦無所殊。南雷公又謂當時學於甘泉者多卒業於陽明，學於陽明者或卒業於甘泉，亦猶朱陸之問下遞相出入，究亦可徇齋未偏執之識見，驟然嚴分兩家也。

文成王陽明先生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娠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自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有道士冠巾者，偶見於門前，手撫其頂曰：爲何說被宜速易其名。遂更名守仁。乃言父華官學士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久在京，先生隨侍。年十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諸屬國夷角射，因縱觀山川形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登弘治十二年進士，時朝議方急西北邊，先生條上八事，報聞。授刑部主事，決囚江北，已引疾歸。起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違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銜等二十餘人，先生抗章救之，瑾大怒，出其父爲南京吏部尙書，並矯旨杖先生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至錢塘，瑾使人追躡而計殺之急，先生乃賦詩置衣冠江岸側，僞若自沈者。更潛附商舟抵福建，故所識道士道士責之曰：若有父在，倘瑾逮若父，謬若走異域，何以自明。先生悟，亟赴龍場，龍場高山靈薄，苗獠雜

居先生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爲屋以棲先生瑾怒猶未止又疑先生未死久之聞抵貶所復以會典小誤降其父職爲南京吏部右侍郎瑾既誅始量移先生廬陵知縣其父尙家居健在也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尙書楊一清改爲驗封司旋遷考功司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卿十一年八月兵部尙書王瓊奇先生才遂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盜賊蠱起官軍多失利先生至乃更兵制奏請選民兵行十家牌法立兵符預規賊虛實出奇制勝初平漳寇繼平橫水桶岡諸寇又平大帽洲頭諸寇不一年而南服以寧設和平崇義諸縣先生所將皆書生及偏裨小校攝之以靜結之以誠臨之以敬而平數十年巨寇如拉朽遠近莫不驚之爲神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廢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再進副千戶先生序刻古本大學因是書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格物致知之功原不必增一敬字又謂留都時偶因饒古遂至多口攻者環來乃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爲定論聊藉之以解紛耳諸子近刻之士夫往往遂有開發者亦或可稍省頰舌之勞也序之刻行題曰朱子晚年定論十四年六月奉令勸處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聞宸濠反遂反吉安與伍文定等起義兵初宸濠與逆璫潛納結又羅致人才通縱大賊預調兵食治器械舟楫而上左右更多爲之耳目宸濠素欲陰入第二子爲上後內官閻順竟舉發之時王瓊旣代

本兵度其必反。少師楊廷和乃欲革濠護衛以免患。而江彬太監張忠等則爭相要功。廷和遂益畏縮。瓊曰：當卽廷宣領勅，弼正濠罪，革其護衛。乃遣太監賴義等往。瓊更請如給事中孫懋易讚所建議，選兵操江以備之。濠悉備知其狀，果反。及先生疏上變，廷臣皆震恐。瓊獨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賊。上時方定議親征，而先生已誓師進攻矣。六月辛亥，拔南昌。乙卯，戰於黃家渡。丙辰，戰於八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可平當先生之張疑行間也。門人錢德洪謁龍光，光問之曰：事濟否？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曰：但得渠一疑濟矣。蓋平濠之功，雖有王瓊爲之內援，亦固以先生修養之能奏績也。而其呼吸安危，則非先生事後應付，亦復焦原在望耳。上旣自稱威武大將軍南下，諸嬖倖且不樂亂平，止獻俘，將令縱之，以待威武大將軍自擒宸濠。實則皆黨濠者，禍且不測。先生於是交歡太監張永，計陳利害，永有所感，因以濠付之。已則稱病居西湖淨慈寺，迨上左右之羣起，媒孽先生罪，永亦力爲曲護之。京營驕兵感先生之犒優禮重，又見先生之奠悼傷亡，亦並嘖嘖而傳言曰：王都堂好人，讒者氣爲之奪。上使人覘先生動靜，還報曰：王守仁正在山中草庵打坐，上亦頓悟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乎？先生尋奉命返江西。十五年七月，重上江西捷音，列入諭嬖倖姓名。上乃北還。先生飽經憂患，益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而先生在龍場驛時，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

旨。直以爲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故平濠先發。真如虎藪蛟淵中奪鬪。一線血路者至此。而先生之自信乃堅。世宗卽位。拜先生南京兵部尙書。允許歸省。旋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千石。嘉靖六年。思恩田州七酋盧蘇王受反。詔先生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黃綰上書。訟先生功。請頒鐵券歲祿。并發討賊諸臣。上虞報可。適大禮議起。朝野沸然。凡以之質於先生者。卽弟子亦不答也。更可見先生之善爲明哲矣。南行。臨別。囑吉安士友曰。工夫只是簡易真切。愈真切。愈簡易。簡易。愈真切。又囑王畿。錢德洪曰。只是你自有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汝旣見得本體。原來無善無惡。以爲若見得本體如此。就說無功夫可用。還恐怕是見也。只好默然自修。不可執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難遇。一悟本體。卽是功夫。物我內外。一齊盡透。此顏子明道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接人乎。先生至梧州。朝命便宜行事。旋又詔暫兼理巡撫兩廣。先生疏陳用兵之非。設流官不若土酋之利益。而招撫之。有十善。於是納蘇受降。量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仍設流官。以岑猛次子邦相爲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在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蘇受等任之。并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半年以來。籌畫旣周。七月。襲八寨。斷藤峽。破之。先生自去年十一月來梧州。至是。所師奏捷。遂毅然爲一勞永逸計。疏陳經略思田事宜者三。經略八寨。斷藤峽事宜者六。上嘉之。特設獎賞。先生歸途。因

增城國遠。湛甘泉先生之廬。趙詩曰。我聞甘泉居。近連菊坡麓。十年勞夢思。今來快心日。徘徊欲移家。山南尚堪屋。渴飲甘泉泉。飢食菊坡菊。行看羅浮雲。此心聊復足。行抵南安。本府推官周積來見。積問人也。見先生勞瘁咳嗽。問無恙否。先生曰。病亟矣。二十九日晚泊。問何地。曰。青龍鋪。明日召積入。開目視曰。吾去矣。有頃。遂瞑目而逝。時嘉靖七年戊子十一月二十九日丁卯日也。旋歸葬於鄉。先生之學。證曰。聖人祇還良知本體。更無所加。良知之虛。即天之太虛。良知之無。即太虛之無形。凡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有象有形有色者。皆從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能爲天之障礙。聖人順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流行發用中。何有一物能爲良知之障礙。先生旣以此自信。故其爲教。一本自龍場。釋體驗所得。專提致良知三字爲主。以爲聖人之學。心學也。心。卽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如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天下之廣。以禪補增益之。是析心與理爲二矣。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無復有加於毫末。又謂宋周程二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截。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前在雲都。且序刻朱子晚年定論。其門人錢德洪王畿著天泉證道記。揭衆西語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學

者羣奉爲先生教義。同時羅文莊整庵數與先生馳函詰難。第整庵之論理氣亦摘朱子理氣說之紕繆。蓋整庵乃又由釋氏入者。雖翩然爲儒。而所見縝密中。轉成膚淺。先生第一復答。有云。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內。反觀內省。未嘗遣外也。反復二千餘言。整庵再辨。書未達。先生已卒。至若天泉四語。疑者亦衆。忠正劉蕺山先生及南雷公。方有確當詮釋。先生卒後。世之託標洛閩者。輒加詆訶。權奸如桂萼等。嫉賢害功。競飛誣語。上聞。以致停襲世職。恤典俱不行。子正億。賴先生門人王良等存活。後乃依其舅氏黃侍郎。館居南京。先生卒年五十七歲。本籍山陰。其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者。始遷餘姚。其父華念山。陰佳山水。爲先世故居。仍徙於越城光相坊。先生因築室陽明洞。洞在越城東南二十里。故學者以陽明先生稱之。先生葬洪溪。洪溪則距越城三十里。約近蘭亭五里許。隆慶元年丁卯五月。始詔贈新建侯。諡文成。六月。遣官賜造墳塋。浙江布政司堂上正官。與祭七壇。翌年六月。子正億承襲伯爵。公之遺箸。門人競編錄行世。惟忠介施四明。以理學文章經濟三分其集。鉤玄纂要。心光證明。最爲善本。四明之學。得力於先生。私淑中之高第也。四明又從忠正劉蕺山先生參請。愈得發皇絕學。又先生於萬曆十二年。從祀孔庭。

南雷公曰。白沙甘泉陽明與程朱都相似。以是顯涇陽云。大學官致知。文成恐人認識爲知。走入支離。故就中間點出一良。

字。孟子言良知。又恐人將此知作光景玩弄。走入玄虛。故就上面點出一致字。其意最精密。又發東白云。是心也。即天理也。即陽明心即理也。言斯道在天地。不患踐之弗力。所患知之弗真。即陽明之行知一也。高景逸云。幾知反求諸身。是真能格物者。此即楊中立所說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朱子九條中甚辨其非。頗與陽明之格物相近。今試合白沙甘泉陽明三傳觀之。景仰之忱。友益之情。不禁躍躍紙上。何腐儒迷朱之妄。分派下耶。 嗣文獻

唐一庵先生

先生諱樞。字惟中。號一菴。歸安人。嘉靖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疏論李福達罷歸。講學著書。垂四十年。先生初舉於鄉。入南雍。師事甘泉。其後慕陽明之學。而終身未及見也。故於甘泉之隨處體認天理。陽明之致良知。兩存而精究之。卒標得討真心三字。其曰真心者。即虞廷之所謂道心也。曰討者。學問思辨行之功。即虞廷之所謂精一也。隨處體認天理。其旨該矣。而學者或昧於反身。尋討致良知。其幾約矣。而學者或失於直任靈明。此討真心之言。不得已而立。苟明得真心在我。不二不雜。王湛兩家之學。俱無弊矣。然真心即良知也。討即致也。於王學尤近。第良知爲自然之體。從其自然而致之。則工夫在本體之後。猶程子之以誠敬存之也。真心藏於物。欲見聞之中從而討之。則工夫在

之識仁也。陽明嘗教人於靜中搜尋病根。蓋爲學者有所藏躲。而故爲此言以藥之。欲今徹底掃淨。然後可以致此良知云爾。則討真心陽明已言之矣。在先生不爲創也。著有體玄剩語。三一測真談。景行館論。一卷語錄。

恭簡許孟中先生

先生諱孚遠。字孟中。德清人。受學唐一菴先生之門。嘉靖四十一年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就改吏部。旋調北部。尙書楊博。惡先生講學會大計京朝官。黜浙人幾半。博之山西同鄉。無一人被黜。先生遂移病去。隆慶初。因高拱薦。起爲考功主事。旋改官廣東僉事。招大盜李茂許俊美。擒倭黨七十餘輩。以降錄功。賚銀幣。旋又移官福建。神宗立。拱罷政。張居正議。遂拱黨。復舉行大計京朝官。王篆爲考功。迎居正意。諫先生黨拱。謫兩淮鹽運司判官。再內調兵部郎中。出知建昌府。暇輒集諸生講學。引貢士鄧元錫。劉元卿爲友。尋又以給事中鄒元標薦。擢陝西提學副使。敬禮貢士王之士。移書當路。并元錫元卿薦之。後三人皆得徵。由先生倡也。遷應天府丞。爲坐李材訟寃。降二秩。謫廣東僉事。再遷右通政。二十年。擢右僉御史。巡撫福建。倭陷朝鮮。議封貢。先生請赦諫。日本擒斬平秀吉。不從。呂宋國曾子訟商。

人襲殺其父先生以聞。詔戮罪人。厚犒其使。福州饑。民掠官府。先生擒倡首者。亂稍定。而給事中耿隨龍。御史甘士价等劾先生。宣斥上不問。所部多僧田。先生入其六於官。又募民墾海壇地八萬三千有奇。築城。建營舍。聚兵以守。因請推行於南日。澎湖及浙中。陳錢金塘。玉環。南麂諸島。皆報可。居三年。入爲南京大理卿。就遷兵部右侍郎。以左侍郎調北都。甫半道。被論乞休。疏屢上。乃許。又數年。卒於家。贈南京工部尙書。追諡恭簡。先生篤信良知。而惡夫援良知以入佛者。知建昌。與郡人羅汝芳講學。不合。及官南京。與汝芳門人禮部侍郎楊起元尙寶司卿周汝登並坐講席。汝登以無善無惡爲宗。先生作九誦以難之。言「文成宗旨。原與聖門不異。以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卽是未發之中。立論至爲明析。無善無惡心之體一語。蓋指其未發廓然寂然者而言之。止形容得一靜字。合下三語。始爲無病。今以心意勿物俱無善惡可言者。非王門之正傳也。彼此論益齟齬。而先生撫福建。與巡按御史陳子貞不相符。子貞督學南畿。遂密讞同列拾遺劾之。然先生學行高潔。不以是損也。從先生游者衆。以忠正劉蕺山先生爲首。蕺山有云。余嘗親受業許師。見師端凝敦大。言動兢兢。儼然儒矩。其密繕身心。纖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子弟輩。宵然靖坐。輒追數平生酒色財氣之分數。消長以自證。其所學篤實如此。

忠正劉叢山先生

先生諱宗周，字起東，號念臺，山陰人。學者稱叢山先生。母章氏，妊甫五月而父坡猝亡。家酷貧，搆至外家育之。母賢孝，因大父老疾，先生稍年長，遂仍歸而侍奉，析薪汲水，持藥糜，伺息望顏，三年之久，未嘗一日惰也。忍生幼齡，卽端穎如成人，就傳讀書，有志聖賢之學，然體質孱甚，母憂念不置，竟成疾。又以貧故，忍而不治。萬曆二十九年，先生甫成進士，母遽卒於家。先生卽奔喪旋里，爲聖室中門外，日泣其中，服闋始選行人，請終養祖父母。又迭逢家難，居哀七年，乃入都赴補，並以母生平節孝聞於朝，得允建坊旌表。時光宗在東宮，久輟講，先生抗疏言之，上不省。朝中且有崑黨宣黨，咸與東林爲難。東林者，宋楊龜山先生講道處。端文顧叔時先生與弟光祿季時先生倡修之，曰東林書院，偕同志忠憲高存之先生諸人講學其內。學者尊稱之曰顧高，凡士大夫之抱道許時者，率退居林野，聞風響附。學舍幾至不能容，端文嘗曰：官輦轂志不在君父上，官封疆志不在民生上，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上。君子無取焉。忠憲之學，一本濂洛，以靜爲主，操履篤實，涵養邃密，粹然一出於正，而端文亦宗程朱，

風格固是忌之者。競指曰：馮先生乃上言東林。顧憲成講學處。高攀龍劉永澄姜士昌劉元珍輩皆賢人。子玉立丁元薦亦皎然不欺其志。有國士風。是故摘流品可也。爭意見不可。攻東林可也。黨豈宜不可。黨人遂大譁。御史孫光裕並上疏力詆。上不問。先生因自請告歸。天啓元年。起儀制司主事。抗疏言。魏進忠導皇上馳射戲劇。奉聖夫人客氏出入自由。無以閑內外。且一舉遂諫臣三人。罰一人。皆出中旨。左右將日進鷹犬聲色。指鹿爲馬。生殺予奪。制國家大命。今東西方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閹豎乎。進忠卽魏忠賢也。大怒。欲重譴之。大學士葉向高等力救。乃停俸半年。尋以國法未伸。請戮崔文昇。以正弑君之罪。戮盧受。以正交私之罪。戮楊鎬。李如楨。李維翰。鄭之范。以正喪師失地之罪。戮高出。胡嘉棟。康應乾。牛維曜。劉國縉。傅國以正棄城逃潰之罪。急進李三才爲兵部尙書。徵用清議名賢。丁元薦。李朴等。諍臣楊連。劉重慶等。以作仗節徇義之氣。上切責之。累進光祿丞。尙寶丞。太僕少卿。未幾。移疾歸。四年。起右通政。至則忠賢倒持政柄。已逐東林殆盡。先生復固辭。忠賢責以矯情厭世。遽削奪。崇禎元年冬。召爲順天府尹。疏辭不許。明年九月入都。上疏曰。陛下勵精求治。宵旰靡寧。然程效太急。不免見小利而遽近功。何以致唐虞之治。夫今日所急急於近功。非兵事乎。誠以屯守爲上策。簡卒節餉。修刑政。而威信布之。需以歲月。未有不望風東甲者。而陛下方銳意中興。刻期出塞。當此三空四盡之秋。竭

天下之力以奉飢軍而軍愈驕。聚天下之軍以博一戰而戰無日。此計之左也。今日所規規於小利者。非國計乎。陛下留心民瘼。惻然痲痺。而以司農告匱。一時所講求者。皆培克聚斂之政。正供不足。繼之雜派。科罰不足。加以火耗。水旱災傷。一切不問。敲扑日峻。道路吞聲。小民至賣妻鬻子。應以有司以培克爲循良。而撫字之政絕。上官以催徵爲考課。而黜陟之法亡。欲求國家有府庫之財。不可得矣。功利之見動。而廟堂之上。日見其煩苛。事事糾之不勝糾。人人摘之不勝摘。於是名實紊而法令滋。頃者特嚴賊吏之誅。自宰執以下。坐重典者十餘人。而貪風未盡息。所以導之者未善也。賈誼曰。禮禁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後。誠能導之以禮。將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而無狗彘之心。所謂禁之未然也。今一切誣誤。及指稱賄賂者。卽業經昭雪。猶從吏議。深文巧詆。絕天下遷改之途。益習爲頑鈍無恥。矯飾外貌。以欺陛下。士節日隳。官邪日著。陛下亦安能一一察之。且陛下所以勞心焦思於上者。以未得賢人君子用之也。而所嘉予而委任者。率多奔走集事之人。以摘發爲精明。以告訐爲正直。以便給爲了語。又安得賢者用之。卽得其人矣。求之太備。或以短而廢長。責之太苛。或因過而成誤。有動遵謹。竊已耳。陛下所譬畫。動出諸臣意表。不免有自用之心。臣下救過不給。讒諂者因而間之。猜忌之端。遂從此起。夫恃

意見有時移方且爲內降爲留中何以追喜起之盛乎門戶二字數十年來殺天下多少正人傷天下多少元氣而今猶葛藤未了陛下欲折君子以平小人之氣用小人以成天下之公前日之覆轍將復見於天下也陛下求治之心操之過急醞釀而爲功利功利不已轉爲刑名刑名不已流爲猜忌猜忌不已積爲壅蔽正人心之危所潛滋暗長而不自知者誠能建中立極默證此心使心之所發悉皆仁義之良仁以育天下義以正天下自朝廷達於四海莫非仁義之化陛下已一旦躋於堯舜矣上謂先生語疎闊而嘉其忠盡下所司知之未幾都城戒嚴上不視朝章奏多留中不報傳旨辦布囊八百中官競獻馬騾又令百官進馬先生曰是必有動上以遷幸者亟詣午門叩頭諫曰國勢強弱視人心安危乞陛下出御皇極門延見百僚明言宗廟山陵在此固守外無他計且速發章奏早決廢諫俯伏待報自晨迄暮中官傳旨乃退又造內閣言之諸閣臣唯唯而已上用滿桂爲武經略使中官提督京營協理城守先生言桂不勝任而宦官典兵必誤國不報已而桂果敗時逆案雖定其遺孽猶在朝乘國家多事謀傾東林盡去之大臣韓爌錢龍錫李邦華喬允升曹于汴張鳳翔胡世賞朱世守一時並斥順天巡撫方大任夙附東林亦疏詆道學先生言爌于汴立身無玷鳳翔邦華有才世賞世守端謹以時報註誤方亟望賜環而忌者鼓掌稱快且朝夕倡黨論以肆羅織夫兵禍自亟正臣子臥薪嘗膽時

何暇乘機逞報復。至如大任者謂非一罵道學無以自脫於東林。而不知立論之外。所關世道人心不淺也。疏亦不報。滿桂既歿。上出馬世龍於獄。命爲總理。任張鳳翼總督。御史吳阿衡監軍。先生劾三人不足用。已復進。祈天永命之說。言法天之大者。莫過於重民命。則刑罰宜當。宜平。陛下以重典繩下。逆黨有誅。封疆失事有誅。一切詿誤重者杖死。輕者謫去。朝署中半染赭衣。而最傷國體者。無如詔獄。副都御史易應昌以平反下吏。法司必以鍛鍊爲忠。直蒼鷹乳虎接踵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詔獄。且寬應昌。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法天之大者。莫過於厚民生。則賦斂宜緩。宜輕。今者宿逋見征。及來歲預征。節節追呼。閭閻困敝。貧吏益大爲民厲。貴州巡按蘇琰以行李被訐於監司。巡方黷貨。何問下吏。吸膏吮脂之輩。接迹於天下矣。願體上天好生之心。首除新餉。并嚴飭官方。則祈天永命之一道也。然陛下天之宗子。而輔臣宗子之家相也。陛下夢卜求賢。參大政者。率由特簡。亦願體一人好生之心。毋驅除異己。搆朝士以大獄。結國家朋黨之禍。毋寵利居功。導人主以富強。釀天下土崩之勢。周延儒溫體仁見疏不擇。以時方禱雨。而先生稱疾。指爲優塞。激上怒。擬旨詰之。且令陳足兵足餉之策。先生條畫以對。延儒輩不能難。京尹爲卿貳。遷轉之階。無舉其職者。先生政令一新。挫豪家尤力。

籠篋焚之。通衢關恤。單丁下戶。繼至居一載。謝病歸郡。人爲罷市。八年七月。內閣缺人。命吏部推在籍者。以孫慎行。林鈺及先生名上。詔所司敦趣。先生固辭。不許。明年正月入都。慎行已卒。遂與鈺同入朝。上問人才。兵食及流寇猖獗狀。先生言。陛下求治太急。用法太嚴。布令太煩。進退天下事太輕。諸臣畏罪飾非。不肯盡職業。故有人而無人之用。有餉而無餉之用。有將不能治兵。有兵不能殺賊。流寇本朝廷赤子。撫之有道。則還爲民。今急當以收拾人心爲本。收拾人心。當先寬宥。有司參罰。參罰重則吏治壞。吏治壞則民生困。盜賊由此日繁。上又問兵事。先生言。禦外以治內爲本。內治修則遠人自服。帝舜于舜舞而有苗格。頌陛下以堯舜之心。行堯舜之政。則天下自平。對畢趨出。上顧溫體仁曰。迂哉。劉宗周之言也。旋授工部左侍郎。踰月上。痛憤時艱。疏言。陛下銳意求治。而二帝三王治天下之道。未暇講求。施爲次第。間多未得要領者。首屬意於邊功。而罪督遂以五年恢復之說進。是爲禍胎。己巳之役。謀國無良。朝廷始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於近侍。腹心寄於干城。治術尙刑名。政體歸叢脞。天下事日壞。不可救。廠衛司譏察。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堂廉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之習轉甚。事專仰成獨斷。而詔諛之風日長。三尺法不伸於司寇。而犯者日衆。詔旨雜治五刑。歲躬斷獄。以數千計。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在錢穀。而官愈貪。吏愈

橫賦愈遭敲扑繁。而民生瘁。嚴刑重斂交困。而盜賊益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視遣。而封疆之責任。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於督撫。朝廷勒限平賊。而行間日殺良報功。使生靈益塗炭。一旦天牖聖衷。撤總監之任。重守令之選。下弓旌之招。收酷吏之威。維新之政。次第舉行。方與二三臣工。洗心滌慮。以聯泰交。而不意君臣相遇之難也。得一文震孟。而以單辭報罷。使大臣失和衷之誼。得一陳子壯。而以過譴坐辜。使朝寧無吁咈之風。此關於國體人心。非淺渺者。陛下必體上天生物之心。以敬天而不徒倚風雷。必念祖宗鑑古之制。以率祖而不至輕改作。必法堯舜之恭己無爲。以簡要出政令。法堯舜之舍己從人。以寬大養人才。法堯舜之從欲而治。以忠厚培國脈。并法三王之發政施仁。亟議拊循。以收天下泮渙之人心。而且還內廷掃除之役。杜後世宦官之釁。正儒紳失律之誅。杜後世藩鎮之釁。慎天潢改授之途。杜後世宗藩之釁。三釁既除。亟下尺一之詔。痛言前日所以致賊之繇。與民更始。遣廷臣齋內帑。巡行郡國。爲招討使。以招其無罪而流亡者。陳師險隘。堅壁清野。聽其窮而自歸。誅渠之外。猶可不殺一人而畢此役。奚待於觀兵哉。疏入。上怒甚。諭開臣擬嚴旨。不稱再擬。又不稱。每擬上。上輒手其疏。起行數周已。而意解。但降旨詰問。謂當虛心酌慮。且獎其情直。先生感激。遂再陳人心道心之辨。勸上執中以出政。時太僕缺馬價。有詔願捐者。

聽禮仁及成國公朱純臣以下皆有捐助又議罷明年朝覲先生以輸貲免覲爲大辱國上雖不悅心嘉其忠益欲大用禮仁懼願募山陰人許瑚疏論先生道學有餘才謂不足上以瑚與先生同邑知之必真遂止其款三疏請告去至天津聞都城被兵因留養疾十月事稍定乃上疏曰己巳之變誤國者袁崇煥一人小人驚修門戶之怨異己者概坐以崇煥黨日造蜚語次第去之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廷浸疏文法日繁欺罔日甚朝政日廢邊防日壞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也而俾之專征何以服王浴之死以丁魁楚等之失事於邊也而責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幾人不聞以逗遛濠誥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且以二州六縣之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則廷臣之累累若若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臣之或戍或去豈昔爲異己驅除今不難以同己相容隱乎臣於是而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昔唐德宗謂羣臣曰人言盧杞奸邪朕殊不覺羣臣對曰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臣每三復斯言爲萬世辨若之要故曰大奸似忠大佞似信頻年以來陛下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陛下儆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察陛下崇屬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陛下尙縉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若此者正似信似忠之類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陛下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有

所不覺矣。天下卽乏才。何至盡出中官下。而陛下每常緩急。必委以大任。三協有違。通津臨德。復有違。又重其體統。尋之總督。中官總督。將置總督何地。總督無權。將置撫按何地。是豈以封疆爲嘗試也。且小人與中官。每比肩以相引重。卽君子獨岸自異。故自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陛下誠欲進君子。退小人。決理亂消長之機。猶覆用中官參制之。此明示以左右袒也。有明治理者。起而爭之。陛下卽不用其言。何至并逐其人。而御史金光辰。竟以此逐。若惟恐傷中官心者。尤非所以示天下也。至近日刑政之最舛者。成德。傲吏也。而以賊戍。何以肅懲貪之令。申紹芳。十餘年監司也。而以莫須有之鑽刺戍。何以昭抑競之典。至鄭昂。久于鄉議。而杖母之獄。或以無告坐。何以示敦倫之化。此數事者。皆爲故輔文震孟引繩批根。卽向驅除異己之故智。而廷臣無敢言。陛下亦無從知之也。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而至於是。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語曰。誰生厲階。至今爲梗。體仁之謂也。疏奏。上天怒。體仁又上章力詆。遂斥爲民。十四年九月。吏部缺左侍郎。廷推不稱旨。上臨朝而嘆。謂大臣劄宗周。清正敢言。可用也。遂以命之。再辭不得。乃趨朝。道中進三劄。一曰。明聖學以端治本。二曰。躬聖學以建治要。三曰。重聖學以需治化。凡數千言。所以規切君身者甚至。上皆優旨報之。明年八月。未至。擢左都御史。力辭。有詔敦趣。踰月。入見文華殿。上問都察院職掌安在。對曰。在正己。以正百寮。必存諸中。

者。上可對君父。下可質天下士大夫。而後百寮則而象之。大臣法。小臣廉。紀綱振。肅職掌。在是而盡。成
巡方。其首務也。巡方得人。則吏治清。民生遂。上曰。卿力行以副朕望。乃列建道揆。貞守法。崇國體。清伏
奸。懲官邪。飭吏治六事。上褒納焉。俄劾御史喻上。猷嚴雲京。薦袁愷成勇。上並從之。其後上猷受李自
成顯職。卒爲世次詬。中書王育民爲絳州知州。孫順行賄。先生上疏自劾。二人並獲罪。京師戒嚴。請旌
死事虛象昇。而追戮誤國奸臣楊嗣昌。逮賊寇。擢將左良玉。防關以備反攻。防滯以備透渡。防通津臨
德以備南下。上不能盡行。閏十一月。朝見廷臣於中左門。時姜琛熊開元以言事下詔獄。先生約九卿
共救。入朝。聞密旨置二人死。先生愕然。謂衆曰。今日當空署爭。必改發刑部始已。衆皆許諾。及入對。御
史楊若樵薦西洋人湯若望善火器。請召試。先生曰。邊臣不講戰守屯戍之法。專恃火器。近來陷城破
邑。豈無火器耶。且我用之制人。人得之亦可制我。不見河間反爲火器所破乎。若望作奇巧。惑主心。乞
放還本土。永絕異教。上曰。火器乃中國長技。若望特令監試耳。先生曰。火器終無益成敗。國家大計。以
法紀爲主。大帥跋扈。授師逗遛。奈何反姑息爲此紛紛無益之舉。上乃令議督撫去留。先生請先督師
范志完。且曰。十五年來。陛下處分未當。致有今日敗局。不追原禍始。更絃易轡。欲以一切苟且之政。補
目前罅漏。非常治之道也。上變色曰。前不可追。今善安在。先生曰。今日第一議。在陛下開誠布公。公天

下爲好惡。合國人爲用舍。進賢才。開言路。次第與天下更始。上曰。目下烽火逼畿甸。且國家敗壞已極。當如何。先生曰。武備必先練兵。練兵必先選將。選將必先擇賢督撫。擇賢督撫必先吏兵。二部得人。宋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則天下太平。斯言今日鍼砭也。論者恒論才。不制操守。未有操守不謹。而遇事敢前。軍士畏威者。若徒以議論捷給。舉動恢張。稱曰才望。取爵位則有餘。責事功則不足。何益成敗哉。上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先生曰。前人敗壞。皆由貪縱使然。故以濟變言。愈宜先守後才。上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冀成功。先生曰。他不具論。如范志完。操守不謹。大將偏裨。無不由賄進。所以三軍解體。由此觀之。操守爲主。上曰。朕已知之。勅先生起。時吏部尙書鄭三俊以病不入。戶部尙書傅淑訓申救。姜採熊開元。上不納。先生出奏曰。陛下。方下詔求賢。二臣遽以言得罪。國朝無言宮下詔獄者。有之。自二臣始。陛下。度量卓越。如臣宗周。屢以狂妄寬鉄鎖。詞臣黃道周。亦以慙直復原職。臣等何幸。蒙使過之。二臣何不幸。不邀法外。上曰。道周有學有守。非二臣比。先生曰。二臣誠不及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卽有應得之罪。亦當付法司。今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上怒曰。法司錦衣皆刑官。何公何私。且罪一二言官。何遂傷國體。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皆不可問乎。先生曰。掌錦衣者皆營梁子弟。未必讀書。知禮義。每聽寺人役使。卽陛下問貪贓壞法。欺君罔上者。亦

不可不付法司也。上大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詞色甚厲。先生謝罪，諸輔臣乞宥尚書林欽、樞張國維、徐石、學士景文侍郎馮元颺，皆申救。上曰：開元此疏，必有主使，疑卽宗周。僉都御史金光辰爭之，上益怒，以功賞不均，發憤，臣亦出班求宥，上不聽。命削宗周籍，刑部議罪，光辰貶三秩，調用諸輔臣持不發。仍至御前懇救，乃免議罪，責其懷拗偏迂，竟斥爲民。廷臣先後請留者，至數十疏，上堅不聽。歸二年，而京師陷，先生痛哭，徒步荷戈詣杭州，責巡撫黃鳴駿發喪討賊，駿以鎮靜爲言。先生勃然曰：君父變出非常，公專闕外，不思枕戈泣血勵同仇，反藉口安民作遜避計耶？鳴駿唯唯。明日復趣之，鳴駿乃發喪，哭臨畢，先生問師期，鳴駿以甲仗未具對。先生知其不足有爲，乃與故侍郎朱大典，故給事中章正宸、熊汝霖，召募義旅，將發而福王監國於南京，起先生官。先生以大仇未報，不敢受職。其年六月，疏陳時政四事，自稱草莽孤臣，言今日大計，舍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毅然決策親征，亦無以作天下忠義之氣。至討賊次第，一曰據形勝以規進取，江左非偏安之業，請進圖江北，鳳陽、蕪中、都、扼徐、淮，北控豫州，西顧荆襄，而南去金陵不遠，請以駐親征之師，大小銓除，暫稱行在，似當少存臣子負罪引慝之心。從此漸進，秦晉燕齊，必有響應而起者。一曰重藩屏以資彈壓，淮、揚數百里，設兩節鉞，不能禦亂，爭先南下，致江北一塊土，拱手授賊，督漕路振飛坐守淮城，久以家屬浮舟遠地，是倡之逃也。

於是鎮臣劉澤清高傑，遂有家屬寄江南之說。軍法臨陣脫逃者斬，臣謂一撫二鎮，皆可斬也。一曰：爵賞以肅軍情，請分別各帥封賞，孰當孰濫，輕則收侯爵，重則奪伯爵。夫以左帥之恢復而封高劉之敗逃亦封，又誰不當封者？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臣既濫，中官隨之，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核舊官以立臣紀，燕京既破，有受僞官而叛者，有受僞官而逃者，有在封守而逃者，有奉使命而逃者，法皆不赦。亟宜分別定罪，爲戒將來。至於僞命南下，徘徊順逆之間，實繁有徒，必且倡爲曲說以惑人心，尤宜誅絕。又言當賊入秦流晉，漸過畿南，遠近洶洶，獨大江南北晏然，而二三督撫不聞遣一騎以壯聲援，賊遂得長驅犯關，坐視君父之危亡而不救，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一。凶閭已確，諸臣奮戈而起，決一戰以贖前愆，自當不俟朝食，方且仰聲息於南中，爭言固圉之策，卸兵權於關外，首圖定策之功，則封疆諸臣之當誅者又一。新朝既立之後，謂宜不俟終日，首遣北伐之師，不然，則亟馳一介，問道北進，檄燕中、

哭九廟，屠梓宮，訪諸王，更不然，則起閩帥鄭芝龍以海師下直沽，九邊督鎮合

謀共奮

而諸臣計不出此，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罪廢諸臣，量從昭雪，自應援先

帝遺詔及之，今乃概用新恩，誅闕定案前後詔書，鶴突勢必彪虎之類，盡從平反而後已，則舉朝謀國不忠之當誅者又一。臣謂今日問罪，當自中外諸不職者始，詔納其言，宣付使館，中外爲之悚動，而馬

士英高傑劉澤清深疾之。先生連疏請告，不得命。遂抗疏劾士英，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寶予之。乃有扈蹕微勞，入內閣，進中樞，官銜世蔭，晏然當之不疑者，非士英乎？於是李沾侈言定策，挑激廷臣矣。劉孔昭以功賞不均，發憤家臣，朝端譁然聚訟，而羣陰且翩翾起矣。借知兵之名，則逆案可以燃灰，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以汲引，而閣部諸臣，且次傳言去矣。中朝之賞論方與，何國有七之賊，立國之本紀已疎，何以言匡摭之略。高傑一逃將也，而奉若屬于，沒有尾大之憂，淮揚兵事不難謹撫。臣道臣以謝之，安得不長其桀驁，則亦恃士英羽翼也。劉黃諸將，各有菑汎地，而置若棄，林洶洶爲連雞之勢，至外割江北四鎮以慰之，安得不啓其雄心，則皆高傑一人借之也。京營自祖宗以來，皆勦臣爲政，繼貳從之，陛下立國伊始，而有內臣盧九德之命，則士英有不得辭其責者。總之兵戈盜賊，皆從小人氣類感召而生，而小人與奄宦，又往往相表裏，日言未有奄宦用事，而將帥能樹功於方域者，惟陛下首善陰陽消長之幾，出土英仍督鳳陽，聯絡諸鎮，決用兵之策，史可法即不還中樞，守營自淮而北，歷河以東，別開幕府，與士英相犄角，京營提督獨斷寢之書之，史册爲弘光第一美政，子優詔答之，而促其速入。士英益怒，佯具疏辭位，且揚言於朝曰：劉公自稱草莽孤臣，不書新命，明示不臣天子也。遂嗾其私人朱統鑣劾先生，請移蹕鳳陽，蓋以鳳陽高牆所在，欲以罪宗處皇上，而與史可法擁立潯王，其兵已伏。

丹陽當急備。劉澤清高傑各遣人行刺先生。劉澤清又運署高傑劉良佐黃得功名。謬言狂吠。舉朝大駭。傳諭諸人。和衷集事。先生不能已。以八月十八日入朝。史可法疏稱澤清運署諸鎮名。諸鎮不知情等語。先生入都。士英不使入對。會設東廠。先生力救給事中袁彭年言所爭一出。自忠直。又力陳阮大鍼必不可用。皆不聽。九月。遂抗疏乞休。詔許乘傳。給登極恩典。臨行。疏陳五事。一曰修聖政。一曰振王綱。一曰明國是。一曰端治術。一曰固邦本。優詔報聞。明年五月。南京不守。六月。潞王降。杭州亦失守。先生方食。推案慟哭。自是遂不食。移居郭外。門人有以文山疊山故事進者。先生曰。北都之變。可以死。可以無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變。主上自棄其社稷。僕在懸車。尙曰可以死。可以無死。今吳越又降。區區老臣。尙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當與土爲存亡乎。故相江萬里所以死也。世無逃死之宰相。亦豈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君臣之義。本以情決。舍情而言義。非義也。父子之親。固不可解於心。君臣之義。亦不可解於心。今謂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爲近名。則隨地出脫。終成一貪生怕死之徒而已矣。賦詩示壻秦嗣瞻云。信國不可爲。偷生豈能久。止水與疊山。只爭死先後。若云袁夏甫。時地皆非偶。得正而斃矣。庶幾全所受。又賦絕命詩。留此旬日生。少存匡濟志。決此一朝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出辭祖墓。舟過西洋港。再拜叩頭。躍入水中。水淺。不得死。舟人扶出之。絕食二十

三日始猶進茗飲。後勺水不下者十三日。與門人問答如平時。竟以弘光元年乙酉閏六月八日戊子卒。年六十有八。魯監國贈諡忠正。先生起自孤童。始從外祖章穎學。長師許敬菴。而砥礪性命之友。則劉永澄。靜之。丁元薦。長孺。周寧宇。應中。入東林書院。與忠端公高忠憲公最友善。講習倍勤。首善書院之會。時亦加入。越中自王文成後。一傳爲王畿。再傳爲周汝登。陶望齡。三傳爲陶奭齡。皆雜於禪。奭齡卽世所謂石梁先生也。先生晚來建證人書院。曾集同志。共勉講學。奭齡亦在講席。而其門人皆學佛。後且流爲因果。去文成益遠。先生憂之。乃與王業洵。王毓著。南雷公力爲之辯正。此乃最有功於姚江者。先生生平。以慎獨爲宗。儒者人人言慎獨。惟先生始得其真。每謂盈天地間。皆氣也。其在人心一氣之流行。誠通誠復。自然分爲喜怒哀樂。仁義禮智之名。因此而起者也。不待安排品節。自能不過其則。卽中和也。此生而有之。人人如是。所以謂之性善。卽不無過不及之差。而性體原自周流。不害其爲中和之德。學者但證得性體分明。而以時保之。卽是慎矣。慎之工夫。祇在主宰上。覺有主。是曰意。離意根一步。便是妄。便非獨矣。故愈收斂。是愈推致。然主宰亦非有一處停頓。卽在此流行之中。故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蓋離氣無所謂理。離心無所謂性。佛者之言曰。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此是他真賊實犯。奈何儒者。亦曰理生氣。所謂毫釐之辨。竟亦安在。而徒以自私自利。不

可以治天下國家。棄而君臣父子。強生分別。其不爲佛者之所笑乎。先生如此指出。真是南轅北轍。界限清楚。有宋以來所未有也。妻章氏。子灼。孫茂林。士林。長林。道林。著人譜等書。毘陵。憚日初編輯全書。且撰劉子節略。南雷公爲先生行狀。並纂述遺言。而發揮光大之。多散見諸箸稿中。

吳康齋先生	一傳
陳白沙先生	再傳
馮甘泉先生 王陽明先生	三傳
唐一菴先生	四傳
許孟麟先生	五傳
劉蕺山先生	六傳

南雷學案卷四

先正

南雷公具豪傑之資，爲聖賢之學，躬承劉忠正遺緒，手扶道統，上追孔孟，率儒者打開一條血路，光彩迸發，不守蛙見，不逐蛇行，其著要處惟在多讀書，多結友，既定其宗旨，益集其大成，凡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五者，雖老髦而弗之倦焉。且一貫以慎獨，遂盎然養蓄浩然之氣，具大智大仁大勇，臨患難以排紛雜，而綜觀其生平，固濂洛以後者一人已。橫渠之禮教，康成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靡不旁推交通，公嘗嘆夫誰啓貞後之元者，天其降公以矯有明一代固陋之積習，而創興道統於日月再中之運會也乎。公年十五，隨侍京邸，如忠端公之同志，楊忠烈、左忠毅、魏忠節諸公，時商國事，公獲側聞，此乃留心政事之始。況吾先人自秦定公以來，世習內家拳術刺擊，丙寅，忠端公殉職，公又受鯤溟公教，日與單思南畫講授，因卒收袖

雖報仇之效。知世之將亂也。更習分野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陣法。卦影。祿命。建除。埋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以及兵機。韜略。更得縱覽。周雲淵先生遺書。復從郭黎眉先生。得窺劉誠意伯相傳之絕學。兼通歷算。爲唐襄文公諸人所未及。公又講習律呂。與張秀初先生在武林。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忠端公尤善於同族忠烈公。忠烈邃易。通合天官。公又從而悟及焦京之世應。飛伏。動爻。互禮。五行。納甲之說。僅足爲易家別傳。至於魏伯陽。陳希夷。則惟徧守道家玄旨耳。顧自種放。穆修。李之才。衍傳至康節者。亦不過一家私授之河圖。先天說。卽晦翁作本義。其於象數。謂須求之賣醬。箍桶者流。而易道仍未能闡發。要之古今治易家。第有伊川。易傳。精語。而見弘。輔嗣。易注。清辭。而得當。公乃自爲象數一廓清之。蓋公之若是勤苦者。則在徐忠襄公之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可以佐廟謨。裨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進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數語所致也。是故公喜讀書。首惟喜著實際。至彼道家。則不和鄧丹。邱張。雪崖。顧石賓之逃隱。釋家。則不借張秀初。管乾三。施約庵之歸依。可以知公之先博後約。正大光明。自來儒林所未有也者。公受詩法於韓孟郁先生。張侗初先生。黃明立先生。陳仲醇先生。而如徐忠襄公文。文肅公。朱文靖公。葉六桐先生。方孩未先生。徐昭法先生。錢

受之先生等。嘗與公論。擢文法。或爲獎許。然而有忠端公。門人有劉忠正公。門人有忠端公。同時交游。雖於廣社復社。幾社讀書社中。各多相從。究非公所肩隨儕輩也。詩有之。穆穆我先正。其言明且清。因錄爲先正。

忠襄徐虞求先生

先生諱石麟。字寶摩。號虞求。家本秦川。宋南渡始遷嘉興之畫水。高祖端。曾祖向上。祖養蒙。父聞韶。自向上以下。皆積學未遇。先生少好學。有清才。強記博覽。年十七。補其邑諸生。以家難棄去。再補青浦諸生。則年三十餘矣。萬曆戊午。忠端公分房南闈。始舉孝廉。壬戌。登進士第。授工部營繕司主事。營節慎庫。庫與中人惜辦司交關。逆奄專權。有所調發。主者奉行惟謹。猶恐不得其歡心。先生在事。多格之以令甲。逆奄不悅。中人冬衣靴料。初不過三萬金。內操增至十二萬。前司空鍾羽正以稽留去官。至是逆奄欲預支。已得請於上。先生又以故事持之。逆奄大怒。會忠端公下詔獄。先生納橐餖。募金抵誣賊。思所以出之。逆奄知之。恨忿甚。遂以新城侯王昇博平侯郭振明之發葬價罪先生。削籍。烈皇立。誅逆奄。起南京禮部郎中。改吏部文選司。崇禎乙亥。改考功司。冢宰鄭三俊掌院。范景文主南計。先生佐之。奏

免七十八人。是時主北計者謝陞。凡烏程私人無不庇之。而南計反是。烏程無以難也。轉尙寶司卿。應天府丞。署尹事。其地爲民息苦者。無如僉報馬戶一事。應天九驛。使命徵發無時。出農里以役衙前。無不立困。而又奉旨裁減驛遞。縮食縮馬。當事者不權輕重。食縮而馬如故。時民益困。先生以爲救之莫如召募。且句其胥吏之所乾沒者。積年之患。一日而除。戊寅。入賀元旦。鄭司寇以輕比失上意。下獄。黃少詹道周。黃庶子景昉。言之於經筵。上怒未回。先生言。皇上御極以來。麗丹書者多大臣朝士。即使盡皆情法允協。已是幽陰景色。而況威嚴之下。株連蔓引。九死一生。今皇上以輕擬之故。深責三俊。恐將來必有承順風旨。以鍛鍊爲能事。以鉤棘爲精神。非復皇上愼獄之本意矣。疏上三日。上御門口。傳出三俊國家典故。未有御門宣諭者。卽上所攝逮大臣。亦未有六日卽釋之者。非先生忠誠悟主。何以有此。先生起廢籍。歷官南京十二年。至是始入爲左通政。轉光祿寺卿。晉通政使。天子治尙綜核。棄子斥臣。莫不造作端末。妄作首尾。萃於納言。主者幾若承行之吏。不然。則絞訐相摩。叫呼已及之矣。先生度情匿姦。懸見立剖。必使之詞窮意竭。而後冰駭風散。自先生作納言。告訐之風少息。尋陞刑部右侍郎。會推關員。冢宰李日宣先後推至二十餘人。公與焉。上召對與推諸臣於中極殿。先生稱疾不至。時上

尙書先生言邇年以來刑官擅背條律嚴文剝遂使各司上下其手胥吏因緣爲奸刑獄繁興干和召愆僥倖苟免之徒關節賄營之盛雖日誅之而不能止矣因糾近日附會律文之謬者數十事時貫城滯獄不下萬人重文橫入多窮怒之所遷及清獄之議發自宜輿而宜輿輩益人不見信先生理問端由其寃疑久證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卽被罪而去者亦緣道謳吟然先生未嘗盡主姑息一時關係大衆俄頃而定陳新甲下獄政府大卿無不爲之營救先生言俺答闖入而丁汝夔伏誅沈惟敬盟敗而石星論死國法炳如後此綱紀陵夷淪開陷瀋覆遼蹙廣僅誅一二督撫以應故事中樞率置不問故新甲一則曰有例再則曰有例者此也不知親藩膏刃百城流血羹臠之罪若是烈乎春秋之義人臣無境外之交戰款二策古來通用然未有身在朝廷不告君父而專擅便宜者辱國啓侮莫此爲甚上覽疏心動宜輿面奏國法大司馬不臨城不斬上曰犯邊疆卽勿論侮辱我親藩七不甚於薄城乎卽日棄市中人劉元斌監軍討賊御史王孫蕃劾其淫掠遠問司禮王裕民漏泄疏未抄而元斌辯至上并下裕民於獄言裕民職任提督禁旅殺掠代爲欺隱法難輕縱先生上爰書言隱人之惡與身自爲惡者有間終不可以元斌爲首而裕民爲從律內奏事詐不以實條止擬一配註以其欺君也然則繩欺之法亦止此矣加等至烟瘴已極過此以往非守法之臣所敢擅入也上召公面諭而始決

之虜兵攻錦州圍之。經略尙書洪承疇會八鎮兵往救。東馬未動。兵部尙書陳新甲請遣職方張若麒詣洪承疇軍計事。若麒乃新甲私人。阿新甲意。趣戰甚亟。洪承疇不得已。進兵松山。昏夜中伏。大潰。若麒從漁舟遁。洪承疇降虜。關外精銳喪失俱盡。此崇禎十四年八月甲子事也。若麒就理而有與援。司官遷延不識。時本司韓一臣出守。先生批此案未結。竟不聽新除。爰書以本案爲例。王樸倡逃誅矣。倡倡逃者豈可緩誅。陳新甲誤國辟矣。誤誤國者弗能延辟。欲彰軍政。宜赴藁街。上寬秋後。他如丁督許帥。不假借以溫筆。或從或不從。而先生之不爲燥溼輕重。則一也。最後而有給事中姜琛行人熊開元之獄。當時宜興與化兩相聲勢相傾。朝士分附爲南北黨。章疏詭激。各圖裨合。至有二十四氣之名。目達於御前。上於是惡之。而姜琛熊開元所奏。適中上疑。上乃毅然欲賜死獄底。忠正公爭救之。不得。且革職。先生言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甚衆。若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則含宗周外。殆無一人矣。不聽。而琛開元既復。改下刑部定罪。先生據原詞。擬開元贖徒。琛謫戍。不復鞫訊。上怒責對狀。先生援故事對弁劄罪歸己。乞瀆司官。上詔先生落職閒住。吏部尙書鄭三俊等公疏乞留。不許。迨福王繼承南都。起先生爲右都御史。未至。改吏部尙書。仍再辭。舉三俊自代。不允。入朝。奏陳省庶官。慎破格。行久任。重名器。嚴起廢。明保舉。交堂廉。七事。褒納之。大業初創。人心未附。自先生與忠烈公忠正公。

出天下始宴然。望致中興矣。當考選先生與都御史忠正公。矢公甄別。擬莊元辰等十三人爲科道。馬士英庇其私人。更易大半。又士英希心列侯。中人韓贊周請加恩定策。五等延世。先生覆奏。世宗以外藩入繼。擬封輔臣楊廷和。蔣冕。伯爵。皆謙讓不遑。方今國恥未雪。扼腕拊心。諸臣豈肯裂土自榮。俟神京克復。大統告定之後。議之未晚。又言福王殉難。先帝尙遣一勛臣。一黃門。一內侍。驗讞含斂。今先帝梓宮何處。封樹若何。僅遣一健兒應故事。則羣臣之悲思大行。祇具文耳。士英憾之。御史黃耳鼎益不以先生例轉爲然。謂公殺樞臣以敗款局。先生歷敍和議始末。從前小人閃掄賣國情狀始露。先生與忠正先後去國。黃童白叟。皆知南都不能立矣。先生去後。以登極恩加太子太保。乙酉四月。南雷公過嘉興。勸先生避地四明山。先生曰。不可。吾東向一步。則馬阮謂我擁立潞王。西向一步。則馬阮謂與臥子將興晉陽之甲。惟有死此一塊土耳。南都亡。先生移居城外。嘉興將垂破。公輒馳至城下。呼曰。吾大臣不可野死。當與城存亡。城上人譁曰。我公來矣。開門納之。越宿而城陷。先生朝服自縊死。閏六月二十六日也。年六十有八。僧眞實藏之櫃中。踰二旬收殮。顏色如生。先生清介絕俗。遣次布素。官物貯庫。苞苴戒門。通籍二十餘載。位至家宰。所餘不過談塵歌鐘而已。弘獎後進。士有纖芥之長。依以成名。尤急人之患難。雖側足焦原。不忘援手。孝廉祝淵上書。訟忠正。緹騎逮問。先生囑吳金吾勿殺義士。淵得

生出獄戶。南雷公覆巢孤露。先生以釋弟畜之。所不至隕越於溝壑者。繫先生是賴。嘗訓南雷公曰。學不可雜。雜則無成。無亦將兵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佐廟謨禋掌故者。隨其性之所近。併當一路。以爲用世張本。此猶蘇子瞻教秦太虛多箸實用之書之意也。先生條貫經史。尤熟於朝章國紀。故其章奏尺牘。見聞周洽。鑿然皆可施行。非經生是古非今之腐談也。而又旁通九流之學。動輒言中。至於一門孝友。義盡情摯。兄弟三人。惟伯兄一子。相埋者言當遷。先生曰。兄在。吾不敢爲主也。母黨式微。先生折契田廬曰。俾無忘太夫人之德。先生初以疏屬爾穀爲子已。二十六年甲申。始立柱臣爲後。或問後與子異乎。曰。然。子可私也。後不可私也。子惟父之所愛。卽子之後。非薦於祖禰。而祖禰用馨。告於宗族。而宗族不疑。不敢後也。故詩云。螟蛉有子。蠛蠓負之。卽人皆可爲子之證也。傳曰。鬼不馨非類。神不馨非族。是人不可皆後之證也。真議禮之精如此。娶顧氏。繼馮氏。子爾穀。柱臣。女五人。唐堯臣。潘渙。張守。虞景堯。祝文瑄。其婿也。孫二人。功燮。中。葬先生於海寧園花鎮之龍山。南雷公撰神道碑銘。

文肅文文起先生

先生諱震孟，字文起，一字湛持，長洲人。待詔徵明曾孫也。弱冠舉於鄉，祖國子博士彭，父衛輝同知元發，並爲世人所欽仰。先生績學砥行，負盛名。十赴會試，天啓二年癸亥始以殿試第一授翰林院修撰。上國步葦艱，聖衷宜啓疏，言蹙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銷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有同河決。此皆諸臣誤國，以至於此。明知火之將焚，而處堂自若，但俟火來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游釜無愁，猶冀火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誤也。上不省時，天下多故，而魏忠賢漸竊柄，外廷應之，數斥逐大臣，先生益憤。又於十月上勤政講學疏，言今四方多故，無歲不蹙地陷城，覆軍殺將，乃大小臣工臥薪嘗膽之日，而因循粉飾，將使祖宗天下日銷月削，非陛下奮然大破常格，鼓舞士氣，天下事未知所終也。陛下昧爽臨朝，寒暑靡輟，政非不勤，然鴻臚引奏，跪拜起立，如傀儡登場已耳。請按祖宗制，唱六部則六部以次白事，唱六科則六科以次白事，糾彈敷奏，陛下與輔弼大臣面裁決焉，則聖智日明習，而百執事各有奮心，若僅揭帖一紙，長跪一諾，北面一揖，安取此驚行彳亍繡橫玉腰金者爲。經筵日講，臨御有期，學非不講，然侍臣進讀，鋪敘文辭，如蒙師誦說已耳。祖宗之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咨訪君國重事，閭閻隱微，深居九重，情形畢照，奸詐無所藏，左右近習亦無緣蒙蔽，若僅尊嚴若神，上下拱手，經傳典謨，祇守故事，安取此正笏垂紳，展書簪筆者爲。且陛

下既與羣臣不洽，退入內廷，耳目所觸發，德性所薰蒸，自不越中涓常侍之言。帝王弘遠規模，豈若輩所能解。於是危如山海，而閣臣一出，仍若偷安無事，慘如黔圜，而撫臣坐視，竟嚴譴莫施。近日舉動，更可異者，鄒元標去，馮從吾、門首揆冢宰，亦相率求退。三朝弊遺，一旦以講學故，不安其位。空人國，逐名賢，有似僞學之禁。唐宋末季，可爲前鑒。尙書王紀削籍，策蹇出都，人謂快於馳驛，破帽蒙頭，人謂華如蟬玉。今諸臣被道學名以去，或貴且甚於三公，國家爵祿名號，不足爲榮，豈平世所宜有。疏入，忠賢不卽奏聞，久之，上內宴，爲偶人戲，畢，因進先生疏，曰：所言傀儡，卽偶人也。見聖躬短小，遂以相比，不殺無以示天下。上頷之。一日講筵竣，忠賢傳旨，廷杖先生八十，首輔葉向高在告，次輔韓爌力爭，會庶吉士鄭鄮疏復入，內批俱貶調外。言官交章論救，向高言尤力，不納。先生不赴調而歸。六年冬，太倉進士顧同寅生員孫文彥坐以詩悼惜熊廷弼，爲兵馬司所緝獲，御史門克新指爲妖言，以先生及編修陳仁錫、庶吉士鄭鄮皆與往還，株連及之，並斥爲民。崇禎改元，召爲侍讀，改左中允。克日講官。三年，都城戒嚴，大臣多去國，忠賢遣孽王永光輩，日乘機報復。順天巡撫方大任，遂希指力詆東林。先生抗疏極陳其謬，因言永光乘朝廷倉猝，謀翻欽定刑書，深籌密算，無非續崔魏游魂。方今摧抑之餘，士氣已盡，何忍復興黨議，空人國而後已。上方眷永光，不報，尋進左諭德，掌司經局，直講如故。五月，復上疏，曰：羣

小合謀欲借邊才翻逆案。天下有無才誤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輿援思辨雪。永光爲六卿長，假竊威福，倒置用舍，無事不專而濟以狠，發念必欺而飾以朴，機深計巧，投無不中。人皆知盧杞奸邪，畏林甫岸谷，以年例大典而變亂祖制，以考選盛舉而擯斥清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上以殺名賢及年例考選無所指，令再陳。先生言殺名賢者，故吏部郎周順昌年例則抑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考選則擯中書舍人陳士奇，潘有功是也。純如常語人，冢宰不去，此案必翻。故永光倡邊才之說，而純如辨冤疏，卽繼之而至，非合謀而何。永光窘密結大奄王永祚，謂士奇出姚希孟門，震孟希孟舅也。上遂疑之。永光辨疏得溫旨，而責先生任情牽詆，然羣小翻案之謀，亦由是中沮。先生在講筵，最嚴正，嘗講君使臣以禮章，反覆規諷。上卽出尙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於獄，一日進講，見上足加膝，適講五子之歌，至爲人上者，奈何不敬，以目視上足，上卽袖掩之。徐爲引下，時稱爲眞講官。旣忤權臣，欲避去，出封益府，便道引病，遂不復出。五年，卽家擢右庶子。久之，進少詹事。初，天啓時，詔修光宗實錄，禮部侍郎周炳謨載神宗時儲位艱晚及妖書梃擊諸事，直筆無所阿。其後逆奄盜國柄，御史石三畏亦忠賢黨，劾削炳謨職，諸逆重修之，是非倒置。先生摘其尤謬者數條，疏請改正。上特御平臺，召廷臣面議，卒爲溫體仁王應熊所沮。（炳謨字仲覲，後贈

禮部尚書文安。八年三月，賊犯皇陵。先生陳致亂之源，言陛下初御極，起廢籍諸臣，彙征連茹而謀國罔效，致聖衷懷疑，羣邪伺隙，沿至於今。魍魎獻舞於離明，狐鼠縱橫於城社，逆氣足以召逆，妖氛足以成妖。此致亂之源也。葦陸之地，欺猜愈深，朝野之間，克削日甚。縉紳蹙蹙靡騁，士子嗟東，萬民失業。商旅怨咨，此又致亂之源也。兵不精而日增，餉隨兵而日益，餉益則賦重，賦重則刑繁。有司惕功令之嚴，日取鵠形鳩面之赤子，笞之楛之，冤痛之聲，下徹於地。此又致亂之源也。盜賊四起，調將徵兵而兵無紀律，淫污殺掠，慘不可言。民間有賊兵如梳，官兵如櫛之謠，民安得不爲盜。盜安得不日增。此又致亂之源也。當事諸臣，不能愛國奉公，一統之朝，強分畛域，加膝墜淵，總由恩怨。數年振綱肅紀者何事，推賢用能者何人。安內攘外者何道，富國強兵者何策。陛下宜奮然一怒，發哀痛之詔，按失律之誅，正誤國之罪，行撫綏之實，寬閭閻之積逋，先收人心，以遏寇盜。徐議財源之濬，毋徒竭澤而漁。盡斥患得患失之鄙夫，廣集羣策羣力，以定亂。國事庶有瘳乎。上優詔報之，亦不能盡行也。故事，講筵不列春秋。上以有裨治亂，令擇人進講。先生春秋專家，體仁慮其譏切時政，或當上意，受眷知，隱不舉。次輔錢士升指及之，體仁佯驚曰：幾失此人。遂以其名上。及進講，果大稱上旨。先生乃兩疏辭疾，不許。六月，上將增設閣員，召廷臣數十人，試以票擬。先生疾不入。倪文正公元璿無疾，亦不入。明日，命取姜逢元、陳

子壯張至發及先生等九人履歷。又命廷推在籍者。體仁方得疾在告。上以七月特擢先生禮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入閣預政。兩疏固辭。不許。閣臣被命。卽投刺司禮大奄。兼致儀狀。先生獨否。掌司禮者曹化淳。故王艾從奄。推慕先生。令安從子官中書者。屬先生鄉人。述其意。先生卒不往。先生旣入直。體仁疾愈。亦入。每擬旨。必商之先生。有所改。必從。喜謂人曰。溫公虛懷。何云好也。同官何吾騶曰。此人機最深。胡可信。先生不謂然。越十餘日。體仁窺其疎。所擬不當。輒令改。不從。則徑抹去。先生大愠。以諸疏擲體仁前。體仁亦不顧。都給事中許譽卿者。故劾逆奄有聲。先生及吾騶欲用之。爲南京太常卿。體仁忌譽卿伉直。諷吏部尙書謝陞。劾其與福建布政使申紹芳營求美官。語侵先生。體仁擬殊法紀。當免。適度土欲重擬。必發改。已而果然。遂擬斥譽卿爲民。紹芳提問。先生爭不得。有憤言。及譽卿疏辨。佞體仁。體仁因述擬旨始末。且言陞疏改擬時。士丹以陞劾太重。而述吾騶震孟意。謂當行勘。或令回奏。臣以冢臣所糾。復誰勘。遂擬削籍。震孟怫然曰。科道爲民。是天下極榮事。陛下勸懲天下。止賞罰大權。如震孟言。是朝廷賞罰不足爲勸懲。以股肱心膂。臣爲此悖理滅法語。臣不知其何心。數日以來。聚謀授草。欲爲譽卿攻臣者。實繁有徒。臣身可殺。心不可移也。上果怒。責吾騶及先生。徇私搆亂。二人疏辨。不聽。遂罷吾騶職。先生落職間住。方先生之拜命也。卽有旨。召還諸邊鎮守。內臣不知者。遂謂先生之

力及次輔王應熊之去。在直者止先生及張至發。忌者又謂先生爲之。由是有譖先生居功者。上意遂移。其在閣止兩月爾。先生剛方貞介。有古大臣風。扼於權奸。不竟其用。歸半歲。會甥希孟卒。哭之慟。未幾亦卒。先是三年庚午。南雷公自南都歸餘姚。遇先生於京口。同舟至吳門。先生見南雷公鄉試落卷。至策問。嗟賞久之。曰。勉之。子他日當以大著作鳴世。一時得失。不足計也。忠端公營葬時。先生亦曾爲之撰神道碑銘。先生卒後。逾三年。方詔復故官。十五年壬午。贈禮部尙書。賜祭葬。官一子弘光初。追諡文肅。子二。秉乘。乘字印符。諸生。吳易起義師。易乃先生門人。與之往還。爲虜官士國寶所殺。秉隱居竺陽丙舍以終。

文貞范質公先生

先生諱景文。字夢章。一字質公。吳橋人。父永年。有德於鄉人。公幼負器識。舉萬曆四十一年癸丑進士。授東昌推官。以名節自勵。署於其門。曰。不受囑。不受饋。苞苴無敢相干。庶獄多所平反。歲大饑。盡心振恤。活者億萬計。用治行高第。擢吏部稽勳主事。歷文選員外郎。署選事。泰昌旬月間。起用舊德。朝右一

材當爲天地惜之。朝廷名器當爲朝廷守之。天下萬世是非公論當與天下萬世共之。言皆剴切。爲時所忌。南樂相國魏廣微暨逆奄魏忠賢中外用事。先生其同鄉也。不一詣其門。亦不附東林。孤立行意而已。素仰慕忠正劉先生賢。不稱弟子。而事多則做。私淑最殷。忠賢惡忠教。李公應昇忠毅。周公宗建及忠端公等。欲以年例出之外。先生曰。此乃八司馬故事也。我豈奸黨之鷹鷂乎。大詬不已。雖再起文選郎中。視事未彌月。仍謝病去。崇禎初。言者交薦。召爲太常少卿。二年七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練兵繕器。大資保障計。未幾。建虜內犯。京師戒嚴。率所部八千人勤王。餉皆自齎。十二月望。抵涿州。四方援兵多剽掠。獨河南軍無所犯。尋移駐都門。再移昌平。遠近恃以無恐。此二年乙巳事也。上知其足任。明年三月。擢兵部。添注左侍郎。練兵通州。先生在河南。知民苦徭役。力爲釐革。慮代己者違法。上疏極論其害。請今有司實行一條鞭法。徭役俱歸之官。而令民稍助其費。供應以市直平買。不立官價名。上令永著爲例。時通鎮初設。名皆召募。先生綜理有法。軍特精悍。居二年。以父喪去官。七年冬。起南京右都御史。未幾。拜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屢遣兵戍池河浦口。援廬州。扼滁陽。有警輒發節制精明。嘗與南京戶部尚書錢春以軍食相訐奏。坐鐫秩視事。已。敍援勦功。復故秩。熊文燦撫弼麻忠。先生言獻忠當散衆歸耕。或靜俟徵調。乃益市馬。造舟。簡軍士。整器械。此其謀叵測。上不納。獻忠卒叛去。十一年冬。

京師又戒嚴。立遣兵入衛。楊嗣昌奪情輔政。羣臣力爭。俱被謫。先生乃倡同列合詞論救。上不悅。詰首謀者。先生引罪。且以衆論僉同爲言。上益怒。削籍爲民。廷臣累薦。十五年秋。召拜刑部尙書。未上。改工部。入對。上迎勞曰。不見卿久。何擢也。時中外多故。先生拮据勞瘁。日入不獲休。十七年二月。命以本官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上謂先生曰。朕知卿久。今急而用卿。恨晚。卿尙勉之。先生請釋繫獄張國維。郭景呂等。上立從其言。李自成兵漸逼。有請上南幸者。命集議閣中。先生曰。固結人心。堅守待援而已。此外非臣所知。及都城陷。急趨至宮門。遇宮人曰。駕出矣。復趨朝房。賊已塞道。從者請易服還邸。先生曰。駕出安歸。就道旁廟中草遺疏。復大書曰。身爲大臣。不能滅賊雪恥。死有餘恨。遂至演象所拜辭闕墓。赴雙塔寺旁古井死。蓋猶謂翠華南幸也。梟皇帝繼統南都。贈太傅。諡文貞。先生僕觀甚偉。好自標致。當其在南都。官兵部尙書。時頗留心於著述。劉振之之識大編。茅元儀之武備志。皆先生所指授也。先生則著有冰堅集。列朝詩選。又先生儲藏甚富。南雷公往謁。盡出其書。盡評訖。且有宋刻爭坐位帖。神宗賜奄人以抵俸者。先生欲鉤勒重刻之。又頗畜聲伎。每飯則出以侑酒。風流文采。照映一時。然持躬結友。一無假借。其退默燕居。慎獨自勉。儼若儒素。是以臨難赴義之能從容也。南雷公嘗云。予得交於文貞。蓋知其無日不欲師法劉先生也者。彼區區拘謹小儒。奚待躋之於萬一乎。

誤。又公授雙塔寺僧古井死。北略作龍泉寺井。又公在河南除徭役著例事。固殊自吳橋知縣王思侗議。思侗號退如。湖北
羅田人。嘗爲縣。或乞免。二百年征徭巨害。先生在籍。輿之氣誼甚篤。并爲之撰去思碑記。見河間府志。詞文義。

忠介施四明先生

先生諱邦曜。字爾縉。別號四明。其先有諱師點。以刺史居烏程者。孫宿。慶元間爲餘姚令。因家焉。高祖
信。漳平令。祖龍雲。父承雲。先生之學。得力於文成王陽明先生。鉤深纂要。以理學文章經濟分其集爲
三面。研習之心。光證印。極爲明澈。又以其所得者。參請於忠正劉蕡山先生門下。造詣益精。皆歸嚮實
際。忠正亦深契之。先生起自孤童。身至大僚。不改寒窶之度。而勇以行義。仁以居事。智以應變。萬曆四
十一年癸丑進士。不樂。改順天武教授。歷國子博士。工部營繕主事。進員外郎。逆奄魏忠賢興三殿工。
諸曹郎悉奔走其門。先生獨不往。忠賢欲困之。有詔拆北堂。限五日。以窳先生。俄而暴風拔屋。先生得
脫然。又詔做嘉靖舊制作獸吻。其制已不可考。先生方句稽匠氏。夢神告之。發地得之。則嘉靖間所用
之餘也。忠賢遂不能難。稍遷屯田司郎中。會涂文輔以中官監督二部。先生恥爲之屈。請降俸。出知漕

州府五百里民隱。如在庭內。每有盜發。輒曰。此必某也。其里貫姓名。無不知之者。李魁奇作亂。按往例。請撫。先生謂若然。又爲閩封殖一蠹也。與巡撫鄒維樾悉力定之。劉香橫海上。先生誘其母。誘之海隅。香就擒。斬之。島寇時入犯。皆有內主。先生破其牆壁。銷其厝火。欲使全閩兵力不歸一氏。蓋其所慮者深也。累遷福建副使。左參政。四川按察使。福建左布政使。所至潔己愛民。聲譽籍甚。歷兩京光祿寺卿。改通政使。少詹事。黃忠烈公道周時謫官。復逮下詔獄。國子生涂仲吉上書訟之。先生不爲封進。批曰。只可存此一段議論。仲吉劾先生阻言路。令繳原疏。上見其批。大怒。聞住回籍。逾年。再詔爲南京通政。司陸辭。先生以學術吏治兵事財用四者入告。上爲之動容。出都三日。命中使召還。曰。南京無事。留此爲朕效力些。要務。吏部會推刑部右侍郎。上曰。施邦曜清直。可幹左副都御史。時崇禎十六年癸未。十二月事也。初。浙江有許都之亂。紹興推官陳子龍平之。其餘黨猶未靖。子龍遽遷去。先生請改子龍兵科給事中。留浙撫禦。涂仲吉之上書也。上下之詔獄。掌錦衣者。謂左通政馬思理。庇仲吉。致赴獄愆期。上怒。并思理下吏。罪遣戍。至是。先生爲思理訟冤。請召用上。以兩浙供億久不至。遣中官王坤及給事中三人往督。先生請停遣中官。未報。會賊薄近郊。先生語兵部尙書張縉彥。急厲士卒。固守。檄天下兵。

君恩并曰。君殉社稷矣。臣子可偷生哉。卽解帶自縊。其僕趨救。稍蘇。厲聲曰。若輩不知大義。毋誤我。賊滿衢巷。不獲還邸。望門求縊。居人皆壓出之。乃命家人市信石砒霜。雜燒酒飲。卽途中藥發。九竅血裂而死。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十九日也。妻虞氏。繼金氏。子欽邑。諸生。先生卒未十年。欽邑亦沒。妻且寄食壻家。乃其所嫁貧交同年生魯時昇之子。晨炊且不續焉。南雷公爲神道碑銘。有云。自盡者心東流水。國旣破兮家亦亡。蓋紀實也。

大學士錢機山先生

先生諱龍錫。字稚文。號機山。松江華亭人。萬曆三十五年丁未進士。授庶吉士。進編修。歷諭德。少詹事。天啓四年。拜禮部右侍郎。協理詹事府。時年未三十。深沈寡言笑。同官推爲老成。少從學於舅氏張先生。以誠毅然弘道。行藏不苟。長於政事。持躬敬慎。自文成王先生後。所謂體用兼賅者。當推先生也。旋改南京吏部右侍郎。時逆奄魏忠賢竊柄。百官皆捐金助大工。且多爲逆奄諛頌。先生獨以軍輸爲言。逆奄銜先生不附己。因吏部會推。遂削其籍。烈皇卽位。以閣臣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楫。皆忠賢所用。不足倚。詔廷臣推舉。列上十人。上傲古枚卜典。召九卿科道入乾清宮。貯名金甌。焚香肅拜。以次

探之首得先生。拜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并遣行人召之。崇禎元年戊辰六月入都。先生遂爲首輔。踰月。以蜀寇平。加太子太保。改文淵閣。上好以耳目隱發爲聰明。多任番役。先生言東廠之設。所以防姦謀。猝變也。使苛碎及於閭閻。民其堪命乎。惠安伯張慶臻提督京營。勅內有兼管捕營四字。提督鄭其心以爲舊勅所無。論之。按其事。爲中書田嘉璧所增。下鎮撫司鞫問。詞連閣臣劉鴻訓。周道登。上怒不測。先生五疏解之。二輔得不死。襄愍熊先生廷弼傳首九邊。御史饒京疏請收葬。上不許。其子兆璧又請先生與蒲州韓象雲先生熿。言自有遼事以來。曷宥視日。廷弼不取一錢。不通一饋。焦唇敝舌。爭言大計。逆奄竊柄。莫不胥身徼幸。廷弼一長繫待次之人。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以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俠腸。猶未盡泯。枯骸雖冷。不宜長付狐狸。上憫之。聽其歸葬。先生在朝。遇事糾諫。同僚倚重。一以寬濟上之嚴。一以諍持上之勳。而因蒲州及長山劉默成先生鴻訓。結怨小人。代受其禍。至於小人。亦莫不欲置先生死地。是尤人所難能者。如毛文龍。饒唐一無賴子。以遼撫王化貞之千總。值遼陽陷後。據有皮島。官塗都督。挂平遼將軍印。索餉歲百二十萬。掠殺難民。以獻俘。通款奴虜。以張勢。偶不獲願。則跋扈恐喝。曰。子當歸老朝鮮矣。其於廣寧旅順。鐵山之失。寧遼錦州之圍。毫無分勞寸績可錄。世皆謂爲蠹耳。督師袁元素先生崇煥初出山海關。先生亦以爲去之最便。故督師入皮島。大閱軍。

士以計斬文龍。其奏報之疏云：臣出京時，已商之於韓臣錢龍錫矣。二年，己巳冬十月，大安口失守，虜騎幾抵闕下。督師提援赴急，先是督師守寧遠，虜兵屢攻，不得志，虜主患之。范文程時爲章京，謂虜主曰：昔漢王用陳平計，間楚君臣，使項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獨不可踵其故智乎？虜主善之，使掠得小奄數人，置之帳後，佯欲殺之。文程乃曰：袁督師既許獻城，則此輩皆我臣民，不必殺也。陰縱之去。奄人得是語，密以聞上，上領之，而舉朝不知也。督師方戰於東便門，頗得利，然兵已疲甚，約束諸將，不妄戰，且請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復召對，絕城以入，下之詔獄。上雖疑督師，猶未有指實，止以逗留罪之。而逆黨之恨先生者，以爲不殺督師，無以殺先生，不以謀叛，無以殺督師，不爲毛文龍頌冤，則先生與督師不得同罪，遂出間金數十萬，飛錙上下，流言小說，造作端末，不特烈皇既證其先入，而朝野傳告，亦爲信然。於是督師之磔醢，謳竟路，逆黨更陰與諸奄，日在遼錦商賈手，句結轉致虜金之資用，遂公然議一新逆案，以洩舊案之毒。以督師爲大逆，比魏忠賢，先生爲次逆，比崔呈秀，以及東林諸君子，悉比魏。廣徵徐大化、劉志選之流，謀已定，乃逮先生入獄。溫體仁陰主其事，恐先生廷辯，真僞不可掩，傳語先生，其趣和藥，毋爲崇煥續也。先生仰天嘆曰：我無愧於心，若冒昧自裁，皆謂我實有罪。溫體仁聞先生就道，愕然曰：彼竟來耶？廷辯侃侃，上密遣人詢其語，及讞入，芟先生辭辯，而鍛鍊文納，擬不時處決。且

令有司設廠於柴市。蓋用夏文愷故事也。上見讞詞與所謂異。持其疏未下。明年右中允忠烈公自田
 間來。因先生以奉旨無逆謀。令長繫。遂上言曰。舊史稱臺省諸臣。自劉瑾摧折後。不敢言者十四年。然
 大禮議起。猶有抗疏廷爭。不避鼎鑊者。未有大小收聲容默如今日也。舊輔龍錫。楷。李鎮鐘。搶首獄吏。
 羣臣相視。啞無一言。書傳以來。所未經見。古不具論。秦漢而下。宰相有犯坐請室。不過數日。自非大逆。
 或裁或原。人主未嘗不爲引疚。今疊輔所坐。昏庸疎率。爲罪督攀染耳。閣臣遙度邊事。輕爲附和。此於
 鬼薪城且奚加乎。且疆場事最難逆料。閣臣以邊事受誅。後之閣臣必顧盼躊躇。不敢更任邊事。邊臣
 得以瓊璫卸閣臣。後邊臣有事。必撫閣臣片語爲質。是使綸扉之上。割邊境爲異域也。自古宰相無大
 故而伏斧鑕者。止漢劉屈氂及本朝夏言耳。今巷議謬悠。謂殺疊輔爲文龍報讎。朝廷自爲神人杼情。
 何嘗計一故弁。然物情如此。則邊將必驕。邊將志驕。則閣臣權絀。故殺一閣臣爲文龍報讎。猶可爲東
 江叛將劉興治樹賊。則不可。借一閣臣爲邊臣。今日示前車。則可爲政府異日設後阱。則不可。且自陟
 下臨御以來。輔臣負重譴者九人矣。一代之中。有幾宰輔。而挫折至此乎。疏入。忤旨。責令回奏者再。即
 年正月。復三疏入。忠烈公貶秩調外。上意亦頗感動。五月。大旱。刑部尙書胡應台等乞宥先生給事中
 劉斯璠繼言之。詔所司再讞。讞入。六月。命釋之。遺戍定海衛。先生在戊戌九年。奉旨歸里。其間兩次遇赦。

不原其子請輸粟贖罪。周延儒再當國。尼之。報皇立。始復原職。賜存問。弘光元年乙酉三月卒。年六十。七。孫柏齡。請南雷公爲神道碑銘。

大學士錢御冷先生

先生諱士升。字抑之。號御冷。嘉善人。萬曆四十四年丙辰。殿試第一。授翰林院編修。與忠端公爲同年生。相友善。尙氣節。尊德性。頗自拔於流俗。而尤勇赴人急。第不知機變。往往爲小人所欺。終亦覺之。則曰。我無愧於心耳。天啓初。乞假歸。久之。進左中允。不赴。忠節魏孔時。先生大中忠毅趙夢白。先生南星。被難。並爲營救。同年生忠貞萬闔夫。先生燦杖死。恤其家。以是諸君子皆推重之。忠端公於六年丙寅閏六月。卒於詔獄。崇禎元年。起先生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二年。以詹事召。會座主錢機山先生因邊事被逮。送之河干。卽謝病歸。而仍起爲南京禮部右侍郎。先生家居。適南雷公入都。爲忠端公訟寃。旣雖擊逆黨許顯純。致奉忠端公柩歸。諸老輩靡不敬重。先生躬來存問。一日。南雷公往謁。且爲忠端公求藁文。縱談國事。先生手出一册。問東浙士大夫賢否。卽書其上。蓋志在用世。每以人才爲急務。故其門下延納。不免寬假。南雷公雖欽其風槩。而往來略疏。六年九月。召拜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參預

機務初。機山先生出獄。周延儒詣之。極言上怒甚。挽救殊難。機山深德延儒。未幾。溫體仁至。機山述延儒語。且謝曰。非公等安得生。體仁佯曰。上固不甚怒也。聞者直體仁而惡延儒。不知主謀傾擠而屬趣和藥者。實惟體仁。先生本出機山門。自是爲體仁所給。遂歸心焉。而體仁之黨。唐世濟。以先生東林所附。胸無城府。勸體仁乘籠絡之。是時體仁在閣。僅爲伴食宰相。體仁乃優遇先生。先生未至之先。王應熊何吾驄復爲上所錄。體仁亦與有力。自後體仁獨握其權矣。上操切體仁。佐之以刻薄。上下嚙然。先生頗以爲非。尙未知體仁賣己之術。漸厲。上疏獻寬簡虛平四箴。大指譏切時政。預示體仁。體仁又佯言曰。國體所關。大臣應言之者。既而上優詔報聞。意殊不懌。間舉之以語體仁。體仁對曰。迂儒不知時務。上默然。無何。武生李瑾請括江南富戶充餉。先生惡之。擬旨下刑部提問。上不許。發改擬。體仁遂輕擬以進。先生曰。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乃疏言。流寇所在蹂躪。皇上憫生民懲吏治。因陳啓新言。擢置省闈。比來借端倖進者實繁有徒。然未有誕肆如瑾者。讒說殄行。不容於堯舜之世。其曰縉紳豪右。家大者千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臣不知其所指何在。就江南論之。富家數畝。以對百計者。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者什一二耳。乃驟稱敵國之富。何誕妄也。且郡邑有富家。亦小民利。貧者佃富家田。因收其餘。以養八口。穡事與富家貸母錢。而商賈亦以質庫應民急。且富家養生送死。賓客

游觀百工力役皆仰給焉。富家固貧民衣食源也。地方亦旱。有司令出錢粟均糶濟饑。寇警令助城堡。捍禦富家未嘗無補於國家。周禮荒政十二保富居一。今以兵荒故罪富家。股削議括其財而籍沒之。此秦皇不行於寡清。漢武不行於卜式者。而欲行於聖明之世乎。今秦晉楚豫江北無寧居宇。獨江南數郡稍安。此議一倡。無賴亡命。率與富家爲難。縉紳豪右富商大賈。盡化爲窮民。不驅天下爲流寇不止。或疑此輩乃流賊心腹。倡橫議搖人心。非直借端倖進。望皇上兩屏絕。毋使小人因啓薪之進。以言利窺朝廷也。疏入而璉已下法司提問。乃降嚴旨責先生疑上。且詰曰。卽欲沾名。前疏已足。毋汲汲。蓋指前四箴疏也。先生曰爲溫體仁所欺玩。先生尙謂溫公仁明。毋過爲醜論。體仁輒方圓不易。日日親切。冥心自用。如謝陞掌銓。唐世濟秉憲。皆自行其所私。致先生爲偏僻見激。甚至計引先生以共攻文。肅文文起先生。先生終其身悔之。彼識之者固諒之也。先生自奉嚴旨。立懼權引罪乞休。上許之。遂歸杜門絕客。國變後七年卒。

文正倪鴻寶先生

先生諱元璐。字玉汝。上虞人。父凍。歷知撫州淮安荊州瓊州四府。有當官稱。天啓二年壬戌。先生成進。

上改庶吉士授編修家居會稽頗極園亭池榭之勝有衣雲閣入豔稱之先生一號鴻寶既與忠正劉先生同里而傾仰彌至時尙多未重劉先生先生每見學人輒語之曰吾鄉有朱元晦君等識之否此乃劉蕢山也幸勿坐失大儒漳海忠烈公與先生爲同年生久交尤敬事如兄先生雖席飫膏粱卒惟清苦刻厲耑研於易澈知象數忠烈公每商摧嵬嵬晨夕弗倦也蓋忠正之學少殊忠烈忠烈之學則先生之學多近似之復又有以對合默契俾天人感召性道貫修三人而一致耳遠朝出典江西鄉試暨復命則烈皇踐阼逆奄已伏誅遺孽楊維垣輩護持舊局力扼東林維垣上疏並詆東林崔魏先生憤甚崇禎元年正月抗疏曰臣頃閱章奏見攻崔魏者必以東林並稱邪黨夫以東林爲邪黨將以何者名崔魏崔魏既邪黨矣擊忠賢呈秀者又邪黨乎哉東林天下才藪也其所宗主者大都樹高明之幟而或繩人過刻持論太深謂之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且天下議論濫假借必不可失名義士人行己寧矯激必不可忘廉隅自以假借矯激爲大咎於是彪彪之徒公然背畔名義決裂廉隅連籍頌德匝地建祠頌德不已必將勸進建祠不已必且呼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此無可奈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乃議者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已甚之論苛責吾徒所謂舛也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屢奉明綸俾之酌用而當事者猶以道學封疆持爲鐵案毋亦深

防其報復乎。然臣以爲過矣。年來借東林媚崔魏者。其人自敗。何待東林報復。若不附崔魏。又能攻去之。其人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哉。舊輔臣韓爌。陛下已鑒其清忠。舊詞臣文震孟。陛下已許其起用。乃朝論猶扼之何也。至逆奄所毀書院。宜并修復。蓋書院生祠。相爲勝負。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時柄國者。悉逆奄餘孽。疏入。以論奏不當。責之。於是復上疏。駁先生爲謬。先生再疏曰。臣前疏。原爲維垣而發也。陛下明旨曰。分別門戶。已非治徵。曰化異爲同。曰天下爲公。而維垣則倡爲孫黨。趙黨。熊黨。鄒黨之說。是陛下於方隅無不化。而維垣實未化。陛下於正氣無不伸。而維垣不肯伸。臣冒昧有言。蓋爲維垣效忠告。不圖以臣爲謬也。維垣怪臣盛稱東林。以東林黨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抑知東林中。有力擊魏忠賢之楊漣。首劾崔呈秀之高攀龍乎。忠賢窮凶極惡。維垣猶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知爲國爲民。而何責乎三才。五虎五彪之罪。刑官僅擬削奪。維垣不駁正。又何誅乎廷弼。維垣又怪臣盛稱韓爌。昭然忤璫之大節。而加以說情罔利。莫須有之事。已爲失平。至廷弼行賄之說。乃忠賢借以誣陷清流。天下誰不知。而維垣猶守是說乎。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震孟忤璫削奪。其破帽策蹇。傲蟒玉馳驛。語何可非。維垣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之輩。較超階躡級之儔。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畏破帽策蹇者。相率而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驛者。至呼父呼九千歲而不作。可勝歎哉。維垣又怪

臣盛稱鄒元標。夫謂都門聚講爲非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則不可。當日忠賢驅逐諸人毀廢書院者。正欲箝學士大夫之口。恣行不義耳。自元標以僞學見驅。而逆璫遂公然敢以眞儒自命。學宮之內。儼然揖先聖爲平交。使元標諸人在。豈遂至此。維垣又駁臣假借矯激四字。夫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眞率性。頌德建祠。使有一人假借矯激而不頌不建。豈不猶賴是人哉。維垣以爲眞小人待其滿貫可攻去之。臣以爲非計也。必待其滿貫。其敗壞天下事。已不可勝言。雖攻去之。不亦晚乎。卽如崔魏貫滿久矣。不遇聖明。誰攻去之。維垣以無可奈何爲頌德建祠者解。臣以爲非訓也。假令呈秀一人舜跖稱臣於逆璫。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而從之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靡然從之。以爲無可奈何而然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爲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爲對案也。夫人品試之崔魏。則定矣。以崔魏定邪正。猶以明鏡別妍媸。維垣不取證於此。將謂此中尙有人物乎。總之東林之輒取憎於逆璫。獨深。其得禍獨酷。在今日當曲原其被抑之苦。不當毛舉其尺寸之瑕。乃歸逆璫以首功。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疏入。柄國者以互相詆訾兩解之。當是時。元兇雖殛。其徒黨猶盛。無敢顯言東林者。自先生疏出。清議漸明。而善類亦稍登進矣。先生尋進侍講。其年四月。請燬三朝要典。言梃擊紅丸移宮三議。關於清流。而三朝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議可兼行。其書必當速毀。蓋當

其事起議輿盈庭互訟。主挺擊者力護東宮。爭挺擊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情之論。主移宮者弭變於幾先。爭移宮者持平於事後。數者各有其是。不可偏非。總在逆璫未用之先。雖其水火。不害損箴。此一局也。既而楊璉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此輩門戶之說興。於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於先皇。正其頌德。稱功於義父。又一局也。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已重而或憂其翻局。崔魏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衆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卽上公之鐵券。又一局也。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典者。魏氏之私書。三案自三案。要典自要典。今爲金石不刊之論者。誠未深思。臣謂翻卽紛囂。亦卽多事。惟有毀之而已。夫以閣豎之權。而役史臣之筆。反古未聞。當毀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規模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矣。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譚先帝。僞撰宸篇。既不可比。司馬光資治通鑑之書。亦不得援宋神宗手製序文爲例。假竊譚妄。當毀三。況史局將開。館抄具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毀四。上納其言。命禮部詞臣詳議。議上。遂焚其板。侍講孫之獬。忠賢逆孽也。典順天鄉試。中呈秀子鐸。聞要典將毀。諸闈力爭。且慟哭。天下笑之。先生歷遷南京司業。右中允。四年。上特重武科。始命行殿試。

有舉子以技勇聞。會試被黜。上疑主考官楊世芳中允劉必達及監試御史余文縉馬如蛟有意抑之。悉逮下獄。命先生副諭德。方逢年再試。事竣。白四人無弊。請寬貸。不納。忠烈公貶官。先生稱爲第一詞臣。乞留之。史局以己代貶。并薦舊府尹忠正劉先生曰。邇來中使四出。動以上官體加於庶司。臣懼士大夫之氣化爲繞指柔。陛下當式怒蛙。不當重摧折。乃宗周旣以骯髒投閒。道周又以饕餮被貶。天下本無人。得其人又不能用。豈不深可惜哉。亦不納。三疏乞省親。不允。進右諭德。充日講官。進右庶子。兩疏乞歸養。復不允。乃上制實八策。曰問插部。曰繕京邑。曰優守兵。曰靖降人。曰益寇餉。曰儲邊才。曰奠輦轂。曰嚴教育。又上制虛八策。曰端正本。曰伸公議。曰宣義問。曰一條教。曰慮久遠。曰昭激勸。曰勵名節。曰假禮貌。其端政本。悉規切溫體仁。其伸公議。則詆張捷薦呂純如謀翻逆案事。捷大怒。上疏力攻。且訐其干預考選。先生疏辨。乞與同罷。上俱不問。八年春。流賊毀皇陵。上疏乞下罪己詔。蠲除七年以前逋租。時不能用。復兩疏乞歸養。不允。俄遷國子祭酒。先後列七十四事。皆援祖制作。人才上爲採納。先生雅負時望。位漸通顯。上意嚮之深。爲體仁所忌。一日上手書其名下閣。令以履歷進。體仁益恐會誠意伯劉孔昭謀黨戎政。體仁餌孔昭使攻先生。又許重熙之五陵注略出板。中有礙於孔昭之祖父。孔昭會請先生以司成權勢。禁毀板刻。先生不從。故孔昭迎附體仁。疏言先生妻陳氏尙在。而妾王氏

旨黜配復封敗禮亂法詔下吏部核奏其同里尚書姜逢元侍郎王業浩忠正劉先生及其從兄御史元珙咸言陳氏以過被出繼娶王氏非妾體仁意必會部議行無按勘奏卽擬旨云登科錄二氏並列罪跡顯然何待行勘遂落職閒住先生更理園居且築室於紹興府城南隅窗檻法式皆手自繪畫巧匠見之束手而所謂衣雲閣凡三層凭闌俯瞰巖壑胥伏以方子魯程君房所製墨調硃砂塗墜四壁墨不足以魯元寵所遺名墨濟之復求元寵墨不已元寵曰何先生染翰而費墨若爾旋知其用又嘆息曰吾所奉先生墨珍視掛壁者斯乃如之何忠端公昔在郡先生方爲庶吉士虞邑有二人例出其一人欲攻先生出之思端公倡言先生乃人望非詞林不可先生乃安而忠正劉先生及忠烈公俱與先生常往來忠端公寓先生閒住後南雷公亦造訪之一日先生忽導南雷公登衣雲閣閣對秦壁山閣之兩旁又壘土石逾仞種竹下上數千竿風來則磨戛有聲笑謂南雷公曰竹固水產也今託根百尺之上子以爲如何蓋借勉故人子耳退隱凡五六年適忠烈公被赦家居相見尤密十五年九月廷臣交薦起兵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以母老固辭時忠烈公因解學龍薦舉一疏達都拜杖復遣成辰州矣先生愈不欲再出俄聞畿輔被兵遂乃冒鋒鏑北上先生易學具有前知當忠烈公未逮之前僂訪先生先生酌酒衣雲閣入夜施以錦帷張華鏡忠烈公不憚曰國步多艱吾輩不宜宴樂先生

笑曰會與公訣耳。而忠烈公遣戍。在十四年冬盡。先生北上。在十六年春初。乃迄不再見已。北上抵濟寧。忽傳虜騎至。從者失色。先生笑曰。無害。走書寺丞李映碧先生清。并謂死生有命。且人臣不當畏事。且擬約僂曹周仲馭先生鑣等。同登城犒兵。徐徐啓行。行抵一小堡。值虜賊擊某城。沙石火光咫尺。逆遁。諸公並變。猝亦惶恐。先生曰。虜來。吾等憑守此堡可也。遂止宿。酣飲而臥。遂且行。遇有謀者。問之曰。滿洲軍乃歧路而行。去此僅三十里。許橫衝便至也。從者皆掉舌不已。易所云獨立不懼者。非歟。抵都。及入見。陳制敵機宜。上甚喜。五月即超拜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仍充日講官。以祖制。浙人不得官戶部。辭不許。上眷先生甚。五日三賜對。因奏陛下誠用臣。臣請以三說進。一則與樞部同心計畫。準餉以權兵。準兵以權餉。彼兵之區。餉多虧折。敗兵之壘。兵亦銷亡。彼此相權。則數清而用足。一小生小節。無益於數。必求一舉。得數十百萬。又必有利於國。無害於司農。又臣本僂臣。諸所設施。豈可權宜苟且。臣必以仁義爲根本。政苟厲民。必爲民請命。奏未畢。上曰。卿真學閥之言。本原之論。先生又奏。臣請得參兵部謀。上曰。已諭樞臣。令與卿協計。當是時。馮元勳掌兵部。與先生同志。元勳字爾毅。慈谿人。又號留仙。津撫爾賡先生元勳之弟。句考兵食。頗有所裨益。中外想望其丰采。惟上亦以用兩人晚。而時事益不可爲。左支右調。先生亦無如何故事。諸邊餉司。悉中差。先生請改爲大差。兼兵部銜。令清核。

軍伍不稱職者，卽遣人代之。先屢遣科臣出督四方租賦。先生以爲擾民無益，乞罷之。而專責撫按。戶部侍郎莊祖誨督勦寇餉，憂餉爲盜劫，遠避之長沙衡州。先生請令督撫自催，毋煩朝使。自軍興以來，正供之外，有邊餉，有新餉，有練餉，款目多，黠吏易爲奸。先生請合爲一。上皆報可。時國用益絀，而災傷獨免者又多。先生計無所出，請開贖罪之例。且令到官滿歲者得輸贖給封誥。上亦從之。十月，命兼攝吏部事。陳演忌先生，諷魏藻德言於上曰：元璠書生，不習錢穀。先生亦數數請解職。十七年二月，命以原官專直日講。逾月，李自成陷京師，上崩。先生整衣冠，北向拜父，南向拜母。書几上曰：南都尙可爲，死吾分也。勿以衣衾斂，暴我尸。聊志吾痛。遂南向坐，取帛自縊而絕。赧皇承統，贈少保吏部尙書，諡文正。先生初識忠烈公，卽命長子會鼎受業。會鼎，字无功，官職方。忠烈公舉義旗，會鼎參軍。又證人書院之會忠正劉先生主講，命其弟元瓚從之。與南雷公議持節說元瓚，字朗齋，亦扈從。襄皇在閩，授太子賓客。二人皆隱居以終。先生著易稿未完。世所傳見易內儀，乃其一種。所云易以者也。尙有易之一卷，之者，取夬卦以者，取彖傳。又別有目云易象，云易崇，云易迭，云易知，云易趨，云易定，云易歷，云易律，云易見，云易統，云易序，云易成，云易配。一如內儀之分列者。先生立說，大都在理數間。天門地戶，淺學未能窺也。先生殉國後，全紹衣先生祖望，又隔且百年，就其棟宇蓬蒿之子孫，求得易之二卷，易之說曰：兌

之朋友講習。乾道也。乾惕及夕。志潛於習。氣躍於講。志氣交發。文明日見。是故作朋求友者。天子之事也。以五見二。乃曰。利見大人。利見者。此朋友也。人有大人之德。則可以朋友天子。天子不敢亢大人。而臣所受教。此飛龍所以无悔。而乾之同人。卽二之變也。兒易序曰。漢儒說經。吾本強識。似兒強解事者。宋儒疏剔求通。遂成學究。學究不如兒。兒強解事。不如兒不解事也。又曰。子雲太玄。童烏共之。童烏。子雲九歲兒也。先生詩文各稿。俱失落。輯其存者爲倪文正公集二卷。

忠節金伯玉先生

先生諱鉉。字伯玉。武進人。占籍順天之大興。祖汝升。南京戶部郎中。父顯名。汀州知府。先生有大志。少以聖賢自期。年十八。舉鄉試第一。明年。崇禎改元。成進士。不習爲吏。改揚州府教授。日夕進諸生闡明濂洛之學。燕居言動。俱有規格。諸生嚴憚之。歷國子博士。工部主事。中官張彝憲奉勅總理戶工二部。將別建公署。先生恥爲之屈。抗疏言。建署非體。恐諸曹奔走承順。罹交納之條。墮廉恥之節。忤旨。不納。署旣成。先生誓不往私謁。彝憲檄諸曹往謁。視堂官禮。先生益憤然曰。是欲屬吏我耶。復抗疏曰。彝憲

臣子令罄折僂僂抑刑餘下。不亦輕朝廷辱一世之士耶。況從此奔趨納結。彼日驕此日諂。干憲典壞
士風。禦胡可勝言。臣自矢無玷。生殺予奪。一聽至尊。決不敢徇。苟彙憲之廷。犯交結近侍律。疏入。益忤
百官。以沽名。先生乃約兩部諸僚。有私謁者。衆唾其面。彙憲慍甚。先生當權稅杭州。辭疾請假。彙憲乃
黜火器不中程。劾先生落職。杜門謝客。環堵蕭然。躬爨以養父母。學日益邃。有詢以宗旨者。正色曰。日
用躬行。末之有得。宗旨何爲。朝士仰其賢。薦章屢至。往者南雷公入都。常過之。杯酒脫粟。蕭然一寒士
耳。數談談詠。十七年春。始起兵部主事。巡視皇城。京師陷。先生慟哭。急趨入朝。見宮人狂奔出。知上已
崩。解牙牌。北向四拜。投御河。從者力挽之。先生怒奮臂躍入死。母章氏。妾王氏。弟鯨。並同日死。赧皇纘
統。贈太僕少卿。諡忠節。

督師朱未孩先生

先生諱大典。字延之。號未孩。金華人。家世貧賤。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忠端公同年生也。除章邱知
縣。天啓二年。擢兵科給事中。中官王體乾魏忠賢等十二人。及乳嫗客氏假保護功。所贍錦衣。許世襲。
先生抗疏力諫。五年。由左給事中。出爲福建副使。進右參政。以憂歸。崇禎三年。起故官。蒞山東。尋調天

津五年四月，建虜噶使海賊李九成，孔有德圍萊州。山東巡撫徐從治中礮死，擢先生右僉都御史。代之，詔駐青州，調度兵食。至七月，登萊巡撫謝璉復陷於賊，總督劉宇烈被逮，乃罷總督及登萊巡撫，合勦之。以總兵金國奇將率副將靳國臣、劉邦城、參將祖大弼、祖寬、張縉、游擊柏永福及故總兵吳襄、襄子三桂，以中官高起潛監護軍餉，抵德州。賊復犯平度，副將牟文綬、何維忠等救之，殺賊魁陳有時，維忠亦被殺。八月，巡撫監軍御史謝三賓至昌邑，請斬逃帥王洪、劉國柱，詔逮治之。兵部尚書熊明遇亦坐主撫誤國，罷去。三賓復抗疏，請絕口勿言撫事。國奇等至昌邑，分三路，國奇等關外兵爲前鋒，鄧瑄步兵繼之，從中路灰埠進。昌平總兵陳洪範、副將劉澤清方登化，從南路平度進。參將王之富、王文緯等從北路海廟進，檄游擊徐元亨等率萊陽師來會，以牟文綬守新河，諸軍攜三日糧，盡抵新河東岸。亂流以濟，祖寬至沙河，有德迎戰，寬先進，靳國臣繼之。虜大敗，諸軍乘勝追至城下。虜夜半東遁，圍始解。守者疑虜計誘，仍發礮轟城，起潛遣中使入諭，圍城相慶。明日，南路兵始至，先是有時被殺。九成等令招遠黃縣及海濱居民，備土囊二十萬，尅日積城下。履之登城，先期一日而敗。國奇等遂擊虜黃縣，斬首萬三千，俘八百，逃散及墜海死者數萬。虜竄登州，國臣等築長圍守之，牆子三面距山，一面距海，七十里，而營具甚，每分營爲戈，虜不能出。發大礮，官軍多死傷。李九成出戰，相當十一月九

成擄戰降者視其謀實軍合擊之。馘於陳虜渠魁五。九戎有德。耿仲明有時。毛承祿也。及是殺其二。上嘉解圍功。進先生右副都御史。將吏陞賞有差。是月。國奇辛。以襄代。攻圍既久。乃射書城中。令馬聽出。議事。聽故參將。陷於虜。嘗參虜密謀。欲聽知而生心。且使虜自疑也。聽果遣復報密。與被掠副將韓正。解陷賊。舊將岳永陞等十六人。歃血爲內應。六年正月。潮事洩。賊盡斬之。糧絕。食人熬人油爲燭。恃水城可走。不降。及王之富祖寬奪其水門外護牆。虜始大懼。二月中旬。有德先遁。載子女財帛出海。仲明以水城委副將王秉忠。已亦以單騎遁。官軍遂入大城。攻水城未下。遊擊劉良佐獻轟城策。匿人永福寺中。穴城置火藥。發之。城崩。官軍入。虜退保蓬萊關。先生招降。始釋甲。俘千餘人。獲秉忠及僞將七十人。自縊及投海死者不可勝計。從此虜遂失聯合海賊之計。有德等走旅順。島帥黃龍邀擊。生擒其黨毛承祿。陳光福。蘇有功。斬李應元。惟有德仲明逃奔虜中。乃獻承祿等於朝。磔之。先一日。有功脫械走。上震怒。斬監守官。刑部郎多獲罪。未幾。被執。伏誅。敍功。進先生兵部右侍郎。世廕錦衣百戶。巡撫如故。八年二月。流賊陷鳳陽。毀皇陵。總督楊一鵬被逮。詔先生總督漕運。兼巡撫。廬。鳳。淮。揚。四郡。移鎮鳳陽。時江北州縣多陷。明年正月。李自成等圍滁州。連營百餘里。總兵祖寬大破之。先生會總理盧象昇。追襲。復破之。賊乃引而北。再窺鳳陽。先生急還兵。遏賊。參將鮑釗力戰。賊始退。十一年。賊復入江北。先

生提兵逼之賊謀竄茶山先生與安慶巡撫史可法遇之賊乃西遁先生先坐失州縣貶秩視事是年四月以平賊驗期總督洪承疇以下俱論罪先生貶三秩賊趨潁川復爲先生所卻尋敍援勦及轉漕功蓋復其職十三年河南賊大入湖廣先生遣將救援屢有功進左侍郎明年六月以寇患益棘命先生總督江北及河南湖廣軍務仍領鳳陽專辦流賊而以可法代督漕運賊帥袁時中衆數萬橫潁亳間先生率總兵劉良佐等擊破之敍賚有差先生在事七載有保障功第爲人謗遂非謹愿儒生可儼動輒忤法屢爲給事中方士亮章正宸沈迅御史鄭真真忻城伯趙之龍等所劾詔削籍候勘事未竟而東陽許都事發許都者諸生豪俠負氣憤縣令苛斂作亂圍金華先生子萬化募健兒禦之後賊平所募者不散先生聞急馳歸知縣徐調元閱都兵籍有萬化名言先生縱子交賊巡按御史左光先聞於朝得旨逮治籍其家充餉且令督賦給事中韓如愈趣之已而京師陷報皇立忠正劉先生輩勸其募勤王給事中熊雨殷先生汝霖卽魯監國之兵部尙書東閣大學士而爲鄭彩所潛害者方南都尙書莫安熊先生且因直言得罪烈皇謫之爲福建按察司照磨被新命召還卽請再起先生付以北

秀軍事時忠襄徐先生石麒以吏部尙書在南都覆如其奏請令巡撫河南有詔詰問徐先生言河南

賊之誣。而先生交游中不得已爲用。賢濟亂計。曲向馬阮疏通。乃得召先生爲兵部左侍郎。逾月。進尚書。總督上江軍務。左良玉與兵命監黃得功軍禦之。虜兵乘變南犯。赧皇走太平。虜兵既追擊而叛。將劉良佐助之。叛將田繼馬得功劫赧皇降虜。黃得功殉國。先生遂亟就潞王於杭州。會潞王亦降虜。先生乃還鄉郡。據城固守。襄皇聞之。獎許備至。并加東閣大學士。督師浙東。逾年。城破。闔門焚死。是爲疆臣中之殉國最烈者。先生兼嫻武藝。善射。南雷公年十四。隨忠端公在都。一日。忠端公攜至李皇親園。看牡丹。適先生被射園中。得見其五發中的。時先生服闋後。初起右參政。蒞山東任也。

貞愍羣洪圖先生

先生諱永固。字洪圖。宛平人。尙光宗。女樂安公主。好讀書。負才氣。崇禎十六年二月。上召公候伯於德政殿。言祖制。助臣駙馬入監讀書習武經弓馬。問各有子弟否。成國公永純。臣定國公徐允禎等。皆以幼對。而先生獨上疏。請肄業太學。上褒答之。總督趙光抃以邊事繫獄。特疏申救。又請復建文皇帝廟諱。事雖未行。時論譏焉。甲申三月。賊破宣。李忠文邦華請太子南遷。爲異議所格。及事急。上密召先生及新樂侯劉文炳議行。叩頭言。親臣不藏甲。難以空手搏賊。皆相向涕泣。十九日。都城陷。時公主已

薨未葬。先生以黃繩縛子女五人繫樞旁曰：此帝甥也，不可汙賊手。舉劍自刎，闔室焚死。報皇讎，統曆少師，謚貞愍。先生貌如書生，頗喜與文士往來。南雷公於十五年壬午二月請補諡，入都時，僧送問說戒，與先生同坐齋堂，議論相契。南雷公即應試，寓萬駟馬埭園中。先生固識忠端，尤與南雷公善也。時相周延儒欲南雷公爲中書舍人，南雷公力辭。先生亦力勸其勿就，而重以養母讀書相勉也。南雷公此行，主之於忠襄徐先生石麒。一日，偕先生游市中，遽聞鐸聲，相顧而嘆曰：此豈吉聲乎？南雷公遂急裝南歸，先生流涕送別。

忠敏祁弘吉先生

先生諱彪佳，字虎子，號弘吉，原名世培，字幼文，山陰人。年少英發，從忠正劉先生講身心之學，灑然爲恂恂儒者。五世祖某，名御史，官池州知府，曾祖清，官陝西右布政使，伯祖汝東，官兩淮鹽運使，父承爨，官江西右參政，正所謂世族中鸞停而鶴峙也。年十七舉於鄉，又四年，第天啓二年壬戌進士，授興化府推官，吏民易其年少。先生剖決精明，庶務畢舉，始畏服。巡按御史率依推官爲耳目，其胥吏奸惡無問者。先生倡議，凡訪犯，先從推官左右始，人服其公。郡兵因稽餉，譁於藩司，先生挺身往諭，剋期給餉。

督敏手不敢動。後令自推爲首者縛而治之。衆靡不帖耳奉教。既而以外艱歸。崇禎四年辛未。考滿起。覆編建道。疏陳賞罰之要。言黔功因一級。疑禧三年之敍。且恩及督撫。總帥帷幄大臣。而陷敵衝鋒之將士不預。何以勵行間。山東之變。六城連陷。未嘗議及一官。欺蒙之習。不可不破。上亟命議行。時東西用兵。軍情奏報。悉禁抄傳。先生極言不可。踰年。言九列之長。詰責時聞。憲臣陳于廷。四朝遺老。遽被重譴。恐諸臣怵威。競爲迎合。揣摩以保名位。臣所慮於大臣者此也。方伯或至一二考。臺員或至十餘載。未得遷除。而監司守令多貶秩停俸。臣子精神才具。不能稍有餘地。展布發舒。急功赴名之心。不覺其掩罪匿瑕之念。臣所慮於小臣者此也。撫按之事。多令中官監視會同。開水火之端。其患顯。啓交結之漸。其患深。臣所慮於內臣者此也。忤旨譴責。尋上合籌天下全局疏。以策關寧。制登海。爲二大要分。析中州秦晉之流賊。江右楚粵之山賊。浙閩東粵之海賊。滇黔楚蜀之土賊。爲四大勢。極陳控制駕馭之宜。而歸其要於戡行伍以節餉。實衛所以銷兵。上褒納之。復陳民間十四大苦。曰里甲。曰虛糧。曰行戶。曰搜贓。曰欽提。曰隔提。曰訐訟。曰窩訪。曰私稅。曰私鑄。曰解運。曰馬戶。曰贖丁。曰雜民。上善其言。下之所司。亦不能盡用也。南京兵部尙書傅振商衰邁。劾之。詔休致。出按蘇松諸府革弊政。興良法。所至省驍從。延問父老。盡得其要。豪右兼并。細民皆許控陳。權貴爲之側目矣。吳中無賴。自署天罡黨。轉輾

弱小，官治以法，則攤贓無辜，人益畏之。先生捕其尤者四人，立磔於市。由是羣奸膽落。卽若徵解法，捐贖錢，爲長洲置廣役田，清吳縣隱租，以備荒，無錫役米，以惠鮮，借華亭義米，置上海役田。時粟貴，率二石得一畝，計三年子粒，卽償華亭之數，不漕兌，歲省四郡耗羨十餘萬金。又宣興民焚翰林陳于鼎于泰廬，發其祖墓，并首輔周延儒祖墓。先生捕治如法，而於延儒無所徇。延儒憾之，暨回道考覈，諷主考歸秩一級。上察其無罪，令降俸而已。尋乞侍養家居。九年，先生家在梅市，極圖收藏之盛，南雷公嘗與馮巡撫留仙先生兄弟造訪之。入書室中，硃紅小榻數十張，頓放書籍，每本皆有牙籤，風過鏗然。先生知南雷公好書，問曰：「佳否？」南雷公曰：「此等書皆閭門市肆所有，腰纏數百金便可一室暴富，唯夷度先生所積，眞希世之寶也。」先生留之深談，至夜分，夷度參政公字也。迨母服終，召掌河南道事。時十五年壬午，虜氛內犯，逼我淮泗，道路幾阻隔。先生欣奉朝命，微服冒險間行，僅乃達於京師。明年，佐大計，一主至公，無敢以一錢及門者。會上命臺省遷轉，必歷藩臬，以考其才。面折選郎於朝，因疏列其事。於是御史蔣拱宸等羣起攻之，事遂已。忠正劉先生得罪，抗疏乞留，不納。戶部侍郎王正志督餉山東，聞警輒移家避去。先生劾之，得旨速核。吳昌時主年例不移，先生極論其紊制弄權。昌時獲罪，尋刷卷南畿乞休，不允。便道還家。北都變聞，慟哭趨赴南京，會報皇至，以五月朔日謁孝陵，居內守備府。諸臣進謁，

先生首陳紀綱法度爲立國本。次及發號用人二事。越二日。王將監國。侍郎呂大器初主立潛王。及是懼禍。欲自媚。請後日卽登極。先生言監國名極正。違議登極。何以服人心。謝江北將士。請俟喪期滿。始議其儀。從之。又二日。陳致治大本。語甚剴切。王嘉納之。高傑駐揚州。縱兵淫掠。士民奔避江南。無雜民乘機剽奪。廷議以先生嘗按吳。有威望。命往宣諭。斬倡亂者數人。宣布赦文。甄別有司賢否。一方遂安。其月。遷大理寺丞。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南。蘇州諸生聞其鄉少詹事項煜等從賊。紛紛檄討。奸民肆焚劫。煜與大理寺正錢位坤。通政司參議宋學顯。禮部員外郎湯有慶四家。蕩洗無遺。當熟又焚給事中時敏家。三代因棺俱毀。先生請將從逆諸臣議罪。使士庶無所藉口。則焚掠之徒。可加等治罪。尤之。詔設廠衛緝事官。先生上言。洪武初。官民有犯。或收繫錦衣衛。當事者因非法凌虐。高皇帝乃於二十年焚其刑具。送囚刑部。是祖制原無詔獄也。後乃以羅織爲事。雖朝廷爪牙。實權奸鷹狗。舉朝盡知其枉。而法司無敢雪。慘酷等來周。平反無徐杜。此詔獄之弊也。永樂間。設立東廠。始開告密。無籍囚徒。投爲贖役。飛誣徧及善良。赤子立致鉅萬。招承多出私拷。怨憤塞滿京畿。欲絕芻蕘。苜蓿瀰盛。欲清奸宄。奸宄益多。此緝事之弊也。若夫刑不上大夫。祖宗忠厚立國之本。及逆瑾用事。始去衣受杖。刑章不歸司敗。撲責多及直臣。本無可殺之罪。乃加必死之刑。血濺玉階。肉飛金陸。班行削色。氣短神搖。卽

郵錄隨頒。已魂驚骨削矣。朝廷徒受懷諫之名。天下反歸忠直之譽。此廷杖之弊也。疏奏。大學士姜曰廣擬旨。羣奄共撓之。曰。廣抗疏力爭。曰。緝事不除。宗社且不可知。何廠衛之有。乃命五城御史體訪督輔史。可法部將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于永綬。駐京口入衛。都司黃之奎。亦部水陸兵三四千。戍其地。之奎御軍嚴。四將兵恣橫。刃傷民。浙兵縛而投之江。遂有隙。已而守備李大開。統浙兵。斫鎮兵馬。鎮兵遂與相擊。大開中矢死。亂兵大焚掠。死者四百人。民財罄盡。先生疾至。而永綬等遁去。奏聞。命四將赴可法軍前聽核。不能罪也。先生行視。被難家。調卹備至。民咸悅。四鎮咸欲寄家江南。憚先生威。以書通問。報書感以大義。自是無一卒渡江者。高傑據瓜洲。尤跋扈。先生剋期往會。至期。風大作。傑謂先生必不敢渡。先生攜吏卒數人往。傑大駭異。盡撤兵衛。會於大觀樓。先生披肝膈。勉以共獎王室。傑曰。傑聞人多矣。如公。傑甘爲死。傑一日在吳。傑一日遵公約。共飯而別。時馬士英輩疾先生甚。嗾私人朱統鑽劾之。丹徒張捷里居。銜先生。平日接待之疎。及是掌吏部。御史張孫振復希指劾之。謂先生初沮登極者。爲潞王也。先生竟謝病去。十七年十一月也。明年五月。赧皇聞虜兵至。先逃。南都失守。六月。杭州復失守。虜官檄諸紳投謁。而錚錚六遺臣。則忠正劉先生暨先生胥列焉。先生語其妻高氏曰。此非辭命所能卻。若身至杭。辭以疾。或得歸耳。佯治家人不之疑。使者踵至。先生夜半潛出寓園外。而家人

已先寢。遂端坐池中而死。乃閏六月六日。時年四十有四。襄皇贈少保兵部尚書諡忠敏。忠正劉先生最器重先生。忠正絕粒。困不能語。先生正命之報至。忠正忽張目歔歔。爲之頷許者再。

巡撫馮留仙先生

先生諱元颺。字言仲。別號留仙。東漢馮異之後。南唐尚書延魯徙於慈谿。至有明而盛。父諱若愚。萬曆二十三年乙未進士。官太僕寺卿。太僕生三子。長卽先生。次元颺。天啓壬戌進士。兵部尚書。次元颺。癸未進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先生中崇禎元年戊辰進士。授工部主事。烈皇誅逆閹魏忠賢。凡宦因魏忠賢者。定爲逆案。逆案之徒。出奇計。以邊事陷君子。而閹人失勢者。亦時以閹巷見聞入告。於是烈皇遂疑在廷諸臣皆朋黨。不可保任。一切干涉兵餉。皆使閹人監之。太監張彝憲欲以屬禮待戶工兩部尚書。先生奏曰。張彝憲總理二部。羣臣爭之不得。臣以爲不必更爭。惟請皇上禁兩部諸臣不許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有違此者。罪無赦。內臣旣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堂。與部臣密邇。部臣錢糧所關。均有弊端。可指。內臣卽得糾參。其循職奉公。苟幸無過。自關人臣分內。內臣卽不得薦舉。庶幾於祖宗交結內侍之律不相妨也。張彝憲聞之曰。嘻。是與罷總理之說。朝四而暮三也。先生方監督長

德二陵橋梁彙憲欲囚之以中先生而先生精心汰其浮費絲毫之積贏四萬有奇奏上之彙憲遂無所得先生念彙憲惡無已時一日至長安街自擲身馬上佯爲傷足請告而歸居三年起爲尙書禮部郎出備兵蘇松道時溫唐在朝其鄉人爲盜於太湖者從之囊橐有司不敢過問先生發吏督捕盜賊事連兩家者必發覺之最後乃得其渠帥則唐之族子也豪富多爲之免脫竟論死於吳市九年秋虜烽達陵邑先生卽領吳卒入援浙兵方出而先生已渡淮矣至濟陽京師解嚴乃還轉廩建道提學副使當是時黨事起吳中有數大獄未具巡撫張玉筥先生國維曰賈偉節西行解禍令馮公在此可聽之去乎上疏留之烈皇既心疑諸臣朋黨烏程以事訐錢侍郎謙益方得於上小吏張漢儒希烏程旨上書告錢侍郎謙益瞿給事式耜居鄉不法狀下撫按治之先生平反坐張漢儒杖蘇李與鄉官張采張溥不相能已而御史巡按劾之蘇李疑其受意於二張也因書誣告溥等交結諸郡生徒共爲部黨名曰復社而太倉人陸文聲欲復復社東南諸生所刻私試經義之名也主自二張文聲不得附乃怒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於是上震怒亟下郡國按其事而二張爲一時士子所矜慕二張亦與錢侍郎極相得故烏程遂以復社嗣東林爲上言之先生仰天太息曰東漢之黨一牢修成之彼陸文聲者將踵其故事耶具疏爭之於上有旨降先生職吳中黨禍亦解尋補鹽運司判官十一

年。建慶內犯。大隴山東。濟寧告急。以先生攝兵備道事。城守甚設。時總督盧忠烈公象昇。闖人高起潛。分任東西二路。盧公主死戰。高閣主活戰。故郡縣有虜騎之經由。高閣不許出過。十二月二十八日夜。虜攻濟寧。先生擊退之。其明日高閣之部丁志祥至。以爲先生夜來所擊殺者。其營兵也。反戈相向。先生登城而謂之曰。吾以濟城爲存亡。但知攻吾城者虜耳。志祥語塞而去。先生上疏。請誅高閣。以謝燕趙齊魯之冤民。不聽。陞天津兵備道。未幾。巡撫天津。兼理糧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十五年冬。虜復侵入。先生與諸鎮犄角之。已。又合宣大總督孫晉督師范志完山東巡撫王永吉之師。從密雲趨驪子嶺。邀擊敗之。論功。賜銀幣。磨一子錦衣衛。上念先生暴露良苦。時先生之弟元颺任兵部尙書。上謂之曰。聞汝兄多病。今竟何如。元颺叩頭對曰。臣兄荷皇上知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敢言病。上曰。近親何藥。元颺曰。臣前令揭陽。篋中尙有牛黃。臣兄苦煩眩。以爲宜此。上曰。牛黃豈可多服。元颺謝而出。上遣內使賜宮參八兩。先生發函而泣曰。君臣之際。乃是耶。十六年十月。先生密陳南北機宜。謂道路將梗。當疏通海道。防患於未然。天子俞之。先生乃具海舟二百艘。以備緩急。明年三月。使其子愷章入迎。天子奏曰。京師戎政久虛。以戰以守。無一可恃。臣督勁旅五千。馳赴通郊。躬候聖駕航海。行幸留都。初七日。愷章至京師。見張玉筍先生。玉筍先生曰。寇深矣。是請也不可緩。倪文正公則曰。皇上有國君死。

社稷之言。羣臣無以難也。范文貞公曰。曩者津門餉匱。尊君要蘇州之運以給之。皇上方怒。疏上且死。而大學士方岳貢等。又不足與謀。愷章徬徨七日。不得要領。歸報於先生。未四月。而郡城陷。先生陳師鞠旅以圖戰守。其副使原毓宗降虜。奪先生兵。先是烈皇已詔李希沆代先生。城破之日。先生適解任交印。而希沆忽匿去。及毓宗內變。爲虜廷應。先生不得已。卽拔身而南。尙欲得一當。值報皇續統。馬阮執柄。上下曠蹟。凡言討賊者益且緇。先生遂鬱鬱而死。距烈皇之崩。蓋五月也。實爲崇禎十七年甲申九月朔日。年五十九。先生慷慨喜事。三黨之中。多藉以婚嫁火食。其俸入。綠手散盡。居鄉遇歲歉。則稱貸富人之粟。三以收之。二以出之。邑是以不因。舟泊黃河。逆旅有馮尸而哭者。先生入視。有書在其側。惻然買棺斂之。已乃知爲萬戶侯之弟也。先生爲經義有名。經其指授。皆有法度。元颺少而無師。先生二十歲後。元颺唯師先生。人士將卷軸而求先生。知者相望於道。旣而周旋朋黨間。名士愈附之焉。武陵楊嗣昌督師在勢。常字先生而不姓。有郎官問曰。留仙誰也。督師默然。久之曰。不知馮留仙耶。其爲世所稱重如此。然先生未嘗修飾時譽。故忠烈公曰。我友天下。未有真誠若留仙者也。先生嘗偕爾弢先生過西寶石山。拜謁忠端公祠下。爾弢卽元颺也。及先生上書解釋黨議。南雷公佐先生幕府。又南雷公爲石田先生求婚於慈谿劉瑞當先生。應期。其妻未允。先生坐於幃外。與之言。無失此佳婿。乃定。

瑞當乃忠正劉先生高足弟子劉先生雅重先生瑞當北上劉先生敦屬之曰速以密籌慮從計告留
仙其十七年三月迎駕之請實基於此先生墓在慈谿之小漁山南雷公撰神道碑銘于愷章魯盛國
賜進士授行人司行人

都御何元子先生

先生諱楷字元子漳州鎮海衛人生有異質讀書過目不忘舉天啓五年乙丑進士值魏忠賢亂政不
謁選而歸建紫芝書院講學其中崇禎初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改刑科給事中流賊陷鳳陽燬皇陵
先生劾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罪而刺輔臣溫體仁王應熊又言振纓乃體仁私人一鵬則應熊座
主也逆賊犯皇陵神人共憤陛下輟講避殿感動羣臣二輔臣乃漫然視之欲令一鵬振纓戴罪自贖
情面重祖宗陵寢爲輕朋比深天下譏刺不恤臣所以憤發於中言不能已皆旨鑄一級視事又言應
熊體仁奏辨明自引門生姻婭刑官瞻徇實由於此乞宣諭輔臣毋分恩仇以國事爲戲應熊復奏辯
先生言臣疏未奉旨應熊先一日撫引臣疏詞必有漏禁中語者上意勤令應熊自陳應熊竟由是去
登萊巡撫陳應元引疾吏部尙書謝陞言登萊要地宜允其去及推勞永嘉代應元則言登萊巡撫本

贊員宣大缺總督兵部侍郎史永安慮延推及己。遽託疾。先生皆疏駁之。先生以訟獄繁興。列上定新例。行久任。酌分理。重會審。嚴斃獄。革蠲鋪。飾聲冤。究造謗。八議。言最詳析。給事中陳啓新言初任時。循例謁嘉定伯。而南京給事中曹景參。則疏頌溫體仁。請召還政府。先生言啓新所循何例。將大啓奔競風。景參拜疏時。體仁尙未允放。何以豫知其必去。先請召還。上言大臣德政。當按律治罪。都御史高攀龍當給贈官誥。以許士柔撰文獲罪。停不給。先生以爲言。并請賜左光斗諸臣諡。召還惠世揚。疏多見聽。屢遷工科都給事中。十一年五月。上以火星逆行。減膳修省。兵部尙書楊嗣昌奪情督師。天眷方隆。時主款議。因歷引前史進陳。先生與南京御史林蘭友先後言其非。先生言嗣昌引建武款塞事。欲借以申市賞之說。引靈武中興事。欲借以申招撫之說。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事。欲借以申不可用兵之說。徒巧附會耳。至永平二年。馬皇后事。更不知指斥安在。上不聽。踰月。嗣昌柄政。先生又言嗣昌奪情入閣。自請服素衣角帶。及視事。吉服爛然。立諸輔首。臣恐天下士民有以窺輔臣淺深也。忤旨。貶二秩。爲南京國子監丞。就遷禮部郎中。母憂歸。服闋。廷臣交薦。至十七年正月。召令入京。甫聞命。都城已陷。先生至南京。赧皇用王鐸薦。超擢戶部右侍郎。督理錢法。命兼工部右侍郎。連疏請告。不許。建虜旣陷。菊部先生走杭州。襄皇入閩。擢戶部尙書。鄭芝龍鴻達兄弟橫甚。郊天時。稱疾不出。先生言禮莫大於

郊二勛臣不陪祀無人臣禮襄皇獎其風節命掌都察院事鴻達扇殿上先生呵止之兩人益怒先生知不爲所容連請告去途遇盜截其一耳芝龍使部將楊耿爲之也後漳州破抑鬱而卒先生博綜羣書寒暑勿輟尤邃於經學著有五經解詁南雷公嘗訪之入其書室案上列周易解詁未定稿就與南雷公商推竟日至解詩經以時代先後爲主始自公劉行葦諸篇以爲在夏少康之世所見獨殊南雷公每謂百年來窮經之士唯忠烈公及郝仲輿先生敬僅得先生而三之耳

郝先生字楚望京山人萬曆十六年戊子舉鄉試翌年成進士今永嘉擺禮科給事中條聞所著三百二十四卷石函藏之撰於墓旁子丙寅春教授武昌國學館有郝生某先生齋也持其解經零稿來厚約尺許皆湖北叢書所未搜刻以後子主湖北官書處清湖北公藏版刻提要曾在先生著書條下附寫其略 詞艾識

顧亭林先生聖安本紀載南都降臣有戶部右侍郎何楷名或者他人盜襲而先生早潔身正統州也 詞艾識

文靖朱震青先生

先生諱天麟字游初別號震青以沈天英舉鄉試後始復姓世居吳江之太湖濱爲農家至先生而徙崑山幼好學家貧無力從師年十歲隨父素庵之黎里其地有道士陸逸庵先生之親也精舍幽雅先

生欲留而讀書，素庵不可，攜之還家。越二日，里人有鬻薪於黎里者，先生不告於家，附舟而往。家人跡之，使歸。先生曰：「吾不欲以農夫沒世，逸庵亦勸學甚力，聘名師教之，歷八寒暑而學成，舉萬曆戊午鄉試，出忠端公之門，請復姓得准。後登崇禎戊辰進士第，授饒州府推官，政事之暇，唯務談學，所謂豫章四子者，陳際泰、艾南英、羅萬藻、章世純皆從之。何心隱傳泰州之學，爲江陵所害，弇州據其愛書作傳，人遂以遊俠外之。先生觀其遺錄，有所發明，刻之於衆毀之中。生平兼官攝印，皆有惠政，建祠者三。地考選入都，貧不能行賂，擬授部曹。上御經筵，講官並爲稱屈。十一年戊寅，上御中左門，召考選諸臣，聞兵貧之計，拔先生爲翰林院編修。十三年庚辰，充武經大全纂修官。十七年正月，差祭淮王，至山東而京師陷，一慟幾不起。建慶入關，先生幾陷於北，僅乃南航，虜又進陷南都，先生不得已，遂沿南學至閩。值襄皇立國，先生以少詹事兼侍讀學士，署國子監祭酒，諸生亦千餘人。襄皇廷試貢生，選十二名爲萃士，其冠服比庶常。三年後，賜同進士出身，以先生爲教習。未幾，先生見鄭芝龍跋扈，乞假至粵，閩事敗，又自東粵至西粵，入土司安平州。匡皇立於肇慶，移梧移桂，移全永。永歷元年丁亥四月，依劉承胤於武岡，遣官以禮部侍郎召先生，先生上疏，請上自將爲前鋒，毋徒踵轍承平。今日拜一相，明日設一官，坐失事機。二年戊子四月，上在南寧，陞禮部尙書，尋兼東閣大學士，召入直。先生力辭曰：「今何時也。」

營官晉秩。臣竇疏之。願抑選士兵。勸略江閩。不聽。先生始詣行在。會李成棟反正。請率肇慶。先生起蹕。過海州。漳帥陳邦傳請世居廣西如黔國公故事。先生執不允。邦傳以慶國公印。尙方劍。擲先生舟中。要必得。仍執不允。時兩粵新復。豫章通款。何騰蛟堵胤錫經略三楚。肇慶晏然。以小朝廷自處。先生上言爲今之計。親實選將。詢爾仇方。夙續舊服。爾乃惟聽孔壬譏議。日以口舌快忿。卽盱日橫經。推商繁牘。亦奚以爲。廢議者謂何必親征。我以地方官官彼人。以地方餉餉我各兵。卽我官我兵也。漢高所云。馬上得天下者。乃欲以筆端收之耶。臣望皇上效周宣自將。以世臣元老姜曰廣黃景昉瞿式耜何騰蛟堵胤錫等。爲今蒞止荆淮之穆公方召。卽以迎變諸勳鎮兵。合爲王旅。倣舊制京營神樞等十二。以隸衆師。內以神機一營。領兵一萬二千五百人屬中樞。戎政轄之。使表裏策應。悉聽命於行闕。亟頒親征之詔。合此更無他道。上優詔答之而不能也。未幾。而吳楚兩黨。勢成水火。主吳者。張孝起。吳貞毓。李用楫。堵胤錫。王化澄。萬翱。程源郭之奇。皆內結馬吉翔。外結陳邦傳。主楚者。袁彭年。丁時魁。蒙正。發劉湘。容金堡。皆外結瞿式耜。內結李元胤。元胤者。惠國公成棟子。爲錦衣指揮使。進封南陽伯。握大權。彭年等倚爲腹心。勢燄張甚。一時謂之五虎。而先生雖貌與吳黨相親。亦惟以尊主權伸公論爲旨要。彭年嘗語事上前語不遜。上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尙向者惠國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君臣義安。

在上爲之變色。彭年等謀攻去吉翔。邦傳權可獨擅也。而堡當言路。尤露鋒銛。乃擬上十事。參馬吉翔。陳邦傳。龐天壽。李成棟。及大學士王化澄。嚴起恆。以示時魁。時魁削其牽連成棟者二事。而以八事上之。成棟見己之不在論列也。屬其子益。專結納。於是起恆化澄乞去。先生言。二輔歷盡顛沛。所謂同患難之臣也。不宜聽其去。首輔罷。式紹當令回朝。內定紛囂。外資發縱。十二月二日。召對。上諭肇業伊始。百爾功臣。方賴中外拮据。科臣弗悉艱難。說現成話。或寒其心。豈不誤事。日來改票。朕與輔臣再四商榷。豈不容朕改一字。何云中旨。先生奏科臣金堡。前朝卓豎。風裁紀綱。初立方賴糾纏。用舍人才。謨畫軍國。倘有故違僉論。出自斜封。墨勅者。方爲中旨。今雖無此言官。防微杜漸。言之未始不可。袁彭年條陳憲規。察御史履歷。適陸樞回道。刺書下御。彭年劾請逮問。上批未允。彭年隨劾起恆。而丁時魁。金堡。單疏公疏。劾起恆及吉翔。天壽者無已時。太后召先生稟擬。面諭當武岡危難之時。今日諸臣安在。非馬吉翔等二三人。左右聖躬。焉有今日。先生須嚴加稟擬。不可隱狗。先生奏武岡扈從大功。固不可泯。然憲垣所爭。亦是職所當言。還望皇太后皇上寬宥。以開言路。太后復諭先生。只管嚴擬來看。隨命內臣給筆札。賜坐。先生稟擬兩解。太后不允。改票至再。內有那得如許更端聚訟語。彭年大怒。疾呼於朝。堂曰。當時不惜鐵騎三千。猶得作此景象耶。起恆遂抹前旨。以逢其意。彭年怒猶未平。二十三日立春。

上令諸大臣盟於太廟而後入賀。顧彼此仇視日甚。三年己丑正月。陳邦傳憤金堡參之也。上疏言。堡謂臣無將無兵。濫冒封爵。請卽遣堡爲臣監紀。以觀臣十萬鐵騎。堡昔爲臨清知州。降賊。受官。逃回。今日湖南來。未必非北人間諜。先生與起恆在直。得邦傳疏。抵几大笑曰。金道隱善罵人。今亦被人罵。倒耶。道隱者。堡之字也。遂擬票。金堡辛苦何來。朕所未悉。所請監紀。著卽會議。其謂辛苦何來。用杜子美喜遠行在所辛苦賊中來成語。非有他意。而堡以爲譏其從賊。時魁等率科道官青衣哭於朝。擲印。免冠入閣大噪。先生曰。公等豈以小朝廷。遂無君臣之禮耶。彭年曰。不關我事。先生曰。總憲者。總朝廷之法也。公爲總憲。法紀蕩然。焉所謝責。時上方坐後殿。與侍臣論事。大驚。兩手交戰。茶傾於衣。急召諸臣。取還先生所擬。勉之收印視事。時魁等不從。更令李元胤給之。初。時魁等以票擬出自起恆。欲入閣殿。之是晨。侍郎劉遠生至先生舟。阻其入朝。詢其故。遠生以告。先生曰。不知可以不入。旣知矣。事不辭難。先生遂至閣。自認。時魁等氣稍阻。先生隨乞去。上遣鴻臚卿何驥敦趣入。意不可。驥叩頭涕泣。上亦垂淚曰。卿去。朕益孤矣。二月初六日也。此與唐昭宗欲相韓渥。朱溫欲害之。而出昭宗握渥手流涕曰。左右無人矣。又何殊也。先生之弟天麒爲行人。子二宿垣。斗垣。爲御史給事中者。皆引去。先生棲遯聲。慶九月。上復勅入覲。跂予懸望。更勿久延。先生言兩粵兵民情渙。勢促。路人能言之。好建言者絕。置不

論須知近地可危。方克謀及禦遠。知邇形可懼。奚遑漫採浮言。而乃瑣屑一人一事。掉頭以爭矯命。邇封曰。我古遺直也。今而後。毋以四方無利害之章奏。悻悻見面。認爲極痛極癢。而闕焉。使我一人終日知危知懼。僅知此焉而已。上念之不置。俾返棹端溪。先生自慶遠至象州。時金傑等益橫。連逐諸臣。惡之者皆畏。李元胤不敢動。四年庚寅二月。上至梧州。元胤留肇慶。陳邦傳適遣兵入衛。尙書吳貞毓兵部侍郎萬勳程源等合諸御史劾彭年。湘客時魁堡正發把持朝政。罔上行私。上爲彭年有反正功。免議。下堡等獄。堡又以語觸忌諱。與時魁並謫戍。湘客正發贖配追贓。上乃再召先生。先生上疏言。端州終歲燼視。茲因一番震蕩。毅然有爲。自今日爲始。東省勤奮。各有寨兵。汛艇。曾主義於昔者。自可號召於今。高雷廉瓊。額解兩廣鹽利。土弁客兵。擅其搜括。有兵而不知發。有餉而棄。黨人。毋若向之謀國者。曰。義兵可散歸農也。土狼寨島兵。不可用也。終日以毛錐從事。一驚再驚。至有今日。又言宋高宗渡江航海。偏安一隅。有退地也。今日之事。退地何居。無行臺。上無行闕。中露中泥。無地非戰場也。無日非戰期也。可云此爲三公九卿。屬內歟。彼爲使相調將。屬外歟。二三年間。搖惑內權。壓之難去。輕畀外爵。招之莫來。皇上當奮然自將。勿判內外文。武諸臣。悉擢甲將兵以從。臣請持經略江南嶺南使節。揀營兵。擇土豪。抽峒丁。募水手。自近逮遠。招集四方流徙之人。訓閱以充御兵。佐我皇上雲集龍鬪之力。臣

則徒責票擬調停文武水火。以爲主持政本。嗚呼。今日政本何在乎。七月。以文淵閣大學士吏兵二部尙書入直梧州。賜圖書曰。理學名臣。先是雲南督師楊長知說滇寇孫可望反正。同鄉官罷疊赴壁慶。進可望表。請王封金臺首言。本朝異姓。止有贈王。三百年定制。不宜壞自今日。衆皆以爲然。長知曰。不與無益。彼固已自王也。一旦降號公侯。而能欣然受命者。此純臣之節。軍可望於若輩。今因其向義。使之感恩。庶幾收助於萬一。且法有因革。時異勢殊。土字非故而猶執舊法乎。議數月。不決。臨發。乃賜之印。而無國名。祇曰親王。長知西行。過梧。遇胤錫曰。可望業自王雲南。今僅賜親王章。是猶斬之也。激猛虎而使噬人。奈何。胤錫然之。爲補牘入。始封定遼王。武康伯胡執恭者。故陳邦傳中軍。駐防泗城洲。地與滇近。聞可望求封。先以書約封秦王。可望悅。執恭卽具疏報聞。且謂機不容緩。臣已便宜鑄印。填空勅寶。執行矣。執恭至滇。可望郊迎甚恭。所部額手交賀。儼然以秦王臨其下矣。比長知回。始知其詐。願深恥之。曰。爲帝爲王。我所自致。何藉於彼。而屑屑更易。徒爲人笑歟。遂不受朝命。至是可望復遣使至梧。自稱秦王。且以不願改號爲請。從官集議。先生與王化澄。以爲許之便。嚴起恆。文安之。郭之奇。以爲不當許。先生厲色爭之。而起恆等持之益堅。及兩廣俱破。虜兵日迫。上奔南寧。明年辛卯。始封可望爲秦王。而可望已視之甚輕。五月。可望請移蹕雲南。從亡諸臣議之。閣臣吳貞毓。御史王光廷。徐極等議。

李欽州。依李元胤。先生言元胤屢敗之餘。桀不滿千。棲依海濱。其不足恃明矣。雲南山川險阻。雄師數十萬。北通川陝。南控荆楚。可望旣懷好音。必弗遽萌他志。不若因其迎而依之。亦推誠之道也。僉議未協。遷延者累月。卒因二月張勝殺嚴起恆事。止赴雲南。先生憂扈從單薄。奉命經略左右兩江土司。兵衆未集。而虜兵已斥候至南寧矣。上倉皇出走。先生扶病隨行。六年壬辰正月十六日。至廣南府。孫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往安隆所。先生病劇不能前進。暫寓西板村。土官儂紹周架屋居之。八月十八日卒。有孤忠未展。遺恨無窮。疏遣人至安隆所上之。上覽疏悲泣。賜祭十一壇。贈少保。建梅殿大學士。謚文靖。先生專志讀書。棲心重切。卽行街衢間。亦不徹吟誦。所著易鼎三然。語意玄超。嚮在忠端公前。執弟子禮。彌恭。忠端公之難。倉惶中先渡江而來。撫孤兒痛哭者。唯先生與金知縣渾耳。(金先生另有傳)崇禎十五年壬午。南雷公在都。謁先生。先生談學。聲聲至宵分。不輟。南雷公忽忽座間睡去。先生亦不之怪。又南雷公年二十三歲。先生方司理饒州。寄詩一卷。乞正。先生卽屬豫章四子序之。其愛才念舊。有古人風也。時乃崇禎五年。迨南雷公晚年。手訂詩歷。顧不多存舊稿。仍首列序文。以識知己之感焉。先生尙著有道統治統二錄。七觀齋文集。雉城詩集。孝詮一絃草。娶沈氏。子二。宿垣。監察御史。斗垣。給事中。斗垣。册封鞏昌王。行至板橋。孫可望犯蹕。抗節而死。孫之銓。先生於永歷十六年。

遊緬故里。遂至十二年。乃募雉城之湖濱。南雷公銘其墓。

王鴻緒明史稿列傳一百五十六。朱天麟傳。王倉皇出走。天麟扶病從之。明年四月。抵廣南。壬巳先駐安龍。天麟病劇不能入。輒宿於西坂村。按南雷公先生墓志。上踴躍入瀛。公扶病隨行。壬辰正月。至廣南府。病劇不能前。暫寓西坂村。士官輿羅架屋居之。是年八月十八日卒。有孤志未展。遺恨無窮。疏遣入至安陸所上之。又按南雷公行朝錄卷八。永歷紀年云。永歷六年壬辰二月六日。至安陸所。又前云。正月十六日至廣南。孫可望遣總兵王愛秀迎駕。上言宜幸安陸所。是則先生隨從至廣南。因病劇而暫寓耳。西坂村與西坂村無足考異。必也在廣南近處。匡皇先發。遂駐安陸所。先生即病卒廣南之西坂村矣。自廣南至安陸所。尚遠有十一站。故病不能隨行。當日匡皇於正月二十五日發廣南。二月六日至安陸所。共十二日行程。可以知已。明史稿言。明年四月抵廣南。較之墓志正月。永歷紀年正月十六日。則誤在明史稿也。蓋先生留養西坂村。凡八閱月。始卒。又明史稿。七年春。王赴梧州。而永歷紀年。永歷四年庚寅正月十三日。解維。二月甲申朔。上至梧州。明史稿之所謂七年。乃清世祖順治七年也。是編記年。必待明統既終。方書清歷耳。 嗣艾識

巡撫方孩未先生

先生諱震孺。字孩未。壽州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除沙縣知縣。舉卓異。徵授御史。熹宗卽立。亟陳倉吏

之害俄而上三朝艱危疏中極言宮妾近侍嘯笑易假窺闢可慮中旨類宜恐成斜封隱禍並報開初李選侍既移宮御史賈繼春給事中孫國楨等倡楊漣居功之說而是時上降兩諭言選侍凌虐聖母先生於天啓元上年上疏曰曩者挺擊一案王之案陸大受張庭李倬悉遭廢斥而東林葉茂才董應舉趙南星魏雲中馬孟禎高攀龍劉策李邦華劉宗周鮑應鰲盡錮終身亟宜召復至楊漣之爭移宮可幸無罪不知何以有居功之說交通之疑此非特賜召對不可否則人且疑爲矯竊上報兩諭並出朕懷有何交通矯竊廷臣乃不敢言其春巡視南城中官張擘被訟魏忠賢爲請不從卒以上聞忠賢由是大恨遂陽破建虜益強橫先生一日十三疏陳兵事當是時遼東自廣抵寧三岔河軍民盡竄文武將吏畏出關無一騎束者先生獨慷慨請犒師言屢敗之餘人心久渙願亟發帑金二十萬特遣使者弔死扶傷庶幾人心復收感激思奮上如其言先生以六月出關廷見將士人人懃勞軍民感悅八月朔遂有監軍巡按之命乃核軍實稽功罪練士馬日無暇晷有議三岔河不可守當退守廣寧者先生言縮地百八十里遠守孤城非便宜駐兵鎮武以扼要衝因薦裨將羅一貫劉徵可用並言自有遼事以來軍法不嚴進者必死退者必生何苦自求死地今廣寧大戶皆西奔將士亦駕馬思遁懼經略當關多遣人偵問道宜敕寧前監軍專斬逃軍逃將使三軍歸路絕而後生路可望也並從之時經略熊

忠愍公廷弼與巡撫王化貞不相能。諸監司率依違其間。然忠愍之才識常過人。日憂邊事之棘手。先生陰助忠愍力爲之調劑。冀化貞之不壞我謀也。勢且不得。屢疏上聞。明年正月。先生方蒞屯。化貞遂棄廣寧遁。列城聞之。悉遁。獨前屯旁近以先生在。均無動。乃嚴諭守將設防。而身渡海。抵覺華島。招參將祖大壽。大壽方擁兵觀望。先生握手與語。誓保富貴。大壽感泣。與俱歸。獲兵萬餘。輜重無算。先生之爲巡按資淺。特以才用。先生辭不獲。廣寧之敗。罪不由先生。徐大化官主事。嚮媚奉逆奄。知其惡先生也。承風力詆先生。先生疏辨。忠介鄒先生元標在都御史職。保持之。乃得請告去。已而樞輔孫承宗劾廣寧失事諸臣。并及先生。都御史忠毅趙先生南星論先後按遼御史罪。亦及先生。因下承宗核實。承宗復言先生無罪。乃已。五年。逆奄懸重金贖買御史郭興治。誣劾先生按遼時賊私。遂逮下詔獄。掠治。坐贓六千有奇。移法司擬罪。欲置之死。尙書李養正御史練國事王業浩持之。獄三上。卒擬絞。逆奄憾不已。又譟與劉鐸交通。共爲呪詛。竟坐大辟。六年秋。當行刑。會皇子生。獲免。明年。烈皇承統。釋遺言。官多請召用。有尼之者。不果。先生才氣豪邁。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初入臺。益自發舒。不顧利害。後遭挫折。深就韜晦。無復用世志。嘗太息曰。我與楊左同被鍛鍊。一時下獄者共十七人。今僅得兩人在。所謂白骨再肉。華表重歸者。若再作宦海汨沒之想。便是冥頑男子。兩人云者。先生與惠給事中世揚也。

崇禎八年乙亥春流賊犯壽州。州長吏適遷秩去。先生倡士民固守。城獲全。明年冬賊再躡江北。獨不敢逼壽。巡撫史可法上其功。久之。用爲嶺西參議。有裨將踞廉州叛。單騎諭降之。十六年冬。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廣西。京師陷。先生慟哭。卽率師勤王。適報皇已承統南都。馬士英憚之。敕還鎮。先生竟憂憤甫還。卒。弘光元年春間也。南雷公於崇禎十四年辛巳。至南都。與之往還。先生每謂南雷公文有師法。不落世諦。旣飲六安茶。香色俱佳。因曰。此乃眞六安。彼暴烈日中者。烹之。其色如瀟。只堪屠沽飲耳。蓋先生之耿耿不能下膾者。窮途暮日。惟有對二三至友偶作諧語。悲夫。南雷公謂其出獄謝恩一疏。讀之絕憫。嘗選錄入明文授讀中矣。

侍郎何匪莪先生

先生諱喬遠。字穉孝。一字匪莪。晉江人。萬曆十四年丙戌進士。除刑部主事。歷禮部儀制司郎中。神宗欲封皇長子爲王。先生力爭不可。同官陳泰來等言事。被謫。抗疏救之。石星主封倭。而朝鮮使臣金晬泣言。李如松沈惟敬之誤。致國人束手受刃者六萬餘人。先生卽以聞。因進累朝馭倭故事。上頗心動。

立召爲光祿少卿。移太僕。王化貞駐兵廣寧。主戰。先生畫守禦策。方言不宜輕舉。未幾。廣寧竟爲建虜所陷。天啓二年。進左通政。忠介鄒先生建首善書院。朱童蒙等劾之。先生言書院上梁文。實出臣手。義當並罷。語侵童蒙。進光祿卿。通政使。五疏引疾。以戶部右侍郎致仕。烈皇卽位。優詔起先生。崇禎二年。授南京工部右侍郎。四方名士多歸之。名德日盛。忌之者衆。給事中。以衰庸劾之。先生自引去。生平博覽。好著書。嘗輯明十三朝遺事。命名曰名山藏。常熟錢牧齋先生嘗其名之不副也。蓋不知先生之用意。在乎傳之其人也。南雷公曰。此蓋不敢以私史竄國史。庸可厚非歟。又纂閩書百五十卷行世。先生官南都。九日。大會賓客於鳳皇臺。分韻賦詩。南雷公與焉。故晚年寄子正誼公懷金陵舊游之五首云。臺傾鳳去久。猶自護寒雲。玉貌消釵釧。詞人寫練裙。南皮絲行盛。北海姓名紛。當日吾年少。翩翩自逸羣。記此會耳。又所著詩篇曰萬曆集。世推爲一代能手。

都御金天樞先生

先生諱光辰。字天樞。一字居垣。合肥人。崇禎元年。進士。授行人。擢御史。巡視西城。內侍周二殺人。牒司禮監捕之。其人方直。御前叩頭乞哀。上曰。此國家法。朕不得私。卒抵罪。京師大風。寇疏陳崇治體。課實。

行明功罪。預國儲。端化源。展言路六事。給事中章光宸言事下獄。抗疏救之。張撓薦呂純如。先生既廷駁。退。復上疏極論。事乃止。出按河南。拊搨兵事。條奏三百餘章。總兵官鄧玘死。大學士王應熊令兵部給勘合。其兄琳遂橫河南。先生劾之。并劾應熊。上不問。河南推官湯開遠建言被逮。先生請復其官。九年。還朝。京師戒嚴。先生疏陳兵部尚書張鳳翼三不可解。一大可憂。上以鳳翼方在行間。寢其奏。中官杜勛鎮通州。詔移之三協。會兵部侍郎仇維禎出鎮。請留助。先生抗疏劾之。上諱言用宦官事。大恚。八月。召對平臺。詰責再三。奏對無所撓。上初欲重譴。忽皎日中。風雷交發。大雨若傾。乃命鑄三級調外。旋由浙江按察司照磨。召爲大理寺正。進太僕丞。十三年五月。偕諸大臣。召對平臺。咨以禦邊救時安民之策。先生班最後。奏對時。已柔燭。乃歷陳數百言。上爲傾聽。明日諭輔臣。令諸臣各繕疏進呈。一時稱盛舉。尋移尙寶丞。上諭諸臣。可利民救時。致治補闕者。條送內閣。先生因陳罷革練總。換授私派僉報數事。且曰。初計臣所議。有練餉。無勦餉。則勦餉卽在練餉中。今有司復征勦餉。當明頒勦諭。清數。報聞。歷光祿少卿。左通政。十五年五月。偕諸臣。召對德政殿。備陳賊形勢。上納其言。尋擢左僉都御史。力救忠正劉先生。遂鑄三級調外。明年丁父憂。報皇立國。起故官。令服闋赴任。已而建虜南下。南都亡。先生遂家居。不再出。二十餘年。卒。當先生爲僉院時。南雷公至京師。寓萬駙馬園。在城之極西。相去幾二十

里特來相訪。忠端公諡典久稽。南雷公欲上疏催之。以稿呈先生。先生卽袖之而去。其寫本及投遞政司。皆先生一任之也。先生弟光房。字天騮。崇禎十二年己卯。南雷公就試南都。天騮視若兄弟。因南雷公病瘥。以其天界寺私室居之。南雷公每念之不置。

尙書吳霞舟先生

先生諱鍾巒。字巒稚。亦號霞舟。武進人。崇禎七年進士。授長興知縣。時亟徵練餉。先生以旱潦緩其稅。不中額。謫紹興照磨。躋年。移桂林推官。聞京師變。流涕曰。馬君常必能死節。已而信至。世奇果死。卽左庶子馬文忠公也。報皇承統。開國江南。遷禮部主事。抵南雄。聞南都失。轉赴福建。痛陳國計。魯監國起兵。圖恢復。文武景從。二年丁亥十月。上親征。次長垣。各路頗利。進取虜兵氣懾。以先生爲通政司。兼授禮部尙書如故。先生疏請申明職掌。言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計。江湖遊手之徒。則又假造符璽。貶鬻官爵。偃臥邱園。而云聯師齊楚。保守妻子。而云聚兵數萬。請加嚴核。募兵起義者。則當問其冊籍花名。原任職官者。則當辨其勅書劄付。上是之。未幾。鄒彩益。鴟張。殺大學士熊汝霖。及義興侯鄭遵謙。上在閩中。先後復三府一州二十七縣。一朝盡失於虜。

僅留寧德福安二城。四年己丑三月，寧德陷。四月，福安陷。上次沙埕。六月，張名振復建跳所。張名振定西侯富平將軍也。七月壬戌，上卽次建跳所。閩地盡爲虜。有從亡者。南雷公以左副都御史與先生及大學士沈宸荃劉沂春兵部尚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兵部職方司郎中朱養時戶部主事林瑛每日朝於水殿。而先生漂泊所至，試其士之秀者入學。率以見上。襤衫巾縑，拜起秩秩。時事愈不可爲。朝政皆在張名振掌握。卽閣臣如東閣大學士張肯堂亦不得有所預聞。諸帥跋扈，徧鉗文臣之口。先是南雷公挈合竹橋子弟數百餘人，號爲黃氏世忠營。潰師之後，孫大學士碩膚先生又以所部火攻營，率盡付於南雷公。輾轉聚散，爲扈從計。事事皆成畫餅。惟日與先生正襟講學。暇則註授。時泰西回回三歷，而虜帥且發令將錄收從亡者家口。南雷公得太夫人手書，不得已。乃陳情懇請，間行歸家。先生遂泛舟風濤中，嗚咽訣別。有子福之，曾以倡義死。五年辛卯二月，虜兵攻舟山，上避居泛海。泊道頭。先生時在普陀，念張肯堂必殉國，虜兵已俱抵螺頭門，慷慨謂左右曰：昔仲達死瑯嶼，吾以諸生不得死。君常死賊難，吾以遠臣不得從死。今其時矣。因急渡海入城，往視肯堂，痛哭去。積薪孔廟左廡下，抱孔子木主，自焚死。仲達乃李忠毅公應昇字。先生之弟子也。南雷公曰：先生飾諸弟子員拜上舟中，子以爲不急。先生曰：此與昔人行冠禮一意耳。迨乎觴予於鯨背之上，落日狂濤，凄然相對，但覺古今與

亡交集此際何處容腐儒道得一句耶又先生曾受業於忠憲高先生之門

大學士張鯤淵先生

先生諱肯堂字載寧一字鯤淵華亭人天啓五年乙丑進士授濬縣知縣弭盜安民大著聲績崇禎七年擢御史明年春賊陷鳳陽條上滅賊五事計慮周密時不能盡用俄以皇陵震驚疏責輔臣不宜作棄越之視時給事中范淑秦劾大學士王應熊納四川巡撫王維章贖上不問先生言淑秦糾應熊行間盜跖而應熊之辨不啻操同會史是非煖亂祈至尊廷鞠無留疑案滋朝端聚訟應熊憤抵言諸臣不過欲逐臣及維章俾同黨盡據中外要地上亦不問出按福建數以平寇功受賚違朝言監司營競紛紜意所欲就則保留久任意所欲避則易地借才今歲燕秦明歲閩粵道路往返動經數千程限稽遲多踰數月加一番更移輒一番擾害今郡守非三年不遷縣令非五年不召何獨於監司而忽上是其言十二年十月武陵楊嗣昌奉命出督師先生奏言從古戡亂之法初起則解散勢成則剪除未有專任撫者今諸臣以撫自愚一誤再誤至於三四釐文燦已矣輔臣膺新命而出賊必仍用故伎搖尾乞憐而失事諸臣冀掩從前敗局必多方獎惑仍進撫議請特申一令專務勦除有進招撫說者立賞

重典。況殲渠散黨。明旨昭然。欲取渠魁數十萬衆中。豈能兵不血刃。使自授其首哉。三面弘開。俟張獻忠俘誠後可也。上以偏執臆見責之。十四年四月。言流寇墮城破邑。屢陷名藩。中原形勝地。往來縱橫。如入無人之境。此督師楊嗣昌受事前所未有。目前大計。先在釋嗣昌之權。觀其逡巡二年。喪師殆盡。小醜視之蔑如矣。上慮譴詞之及。則欺飾日深。外憤威望之輕。則乖張日甚。寧止無功。抑且生變。嗣昌一日未撤封疆禍一日未已也。疏奏。上不悅。而是時嗣昌已死矣。十二月。復言。今討賊不可謂無人。巡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上。又有督師。令各辦一股賊。位號雖殊。事權無別。楚自報捷。豫自報敗。甚至南陽失守。禍中親藩。督師職掌安在。試問。今爲督師者。將居中而運。以發蹤指示爲功乎。抑分賊而辦。以焦頭爛額爲事乎。今爲秦保二督者。將兼顧提封。相爲犄角之勢乎。抑遇賊追勦。專提出境之師乎。今爲撫者。將一稟督師之令。進退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勢之急。戰守可以擇利乎。凡此首繁。一切置不問。中樞冥冥而決。諸臣贖贖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撫以自解。督撫又互相委以謝愆。而疆事已不可問矣。上納其言。下所司詳議。先生所條奏切中事情。大率類此。十五年。請召還建言。譴謫諸臣。詞旨懇切。上下所司。吏部尙書李日宣。都御史王道直等核上四十三人。上取諸臣去國原疏。召輔臣。斷裁議。乃復給事中陰潤。李濟。劉昌。御史周一敬官。餘不用。先生旋擢大理寺丞。頃之。以右僉都御史。

巡撫福建。建虜既乘流寇之敵。據有京師。駭駭南犯。而赧皇爲諸臣所擁立。暫以南京爲都。先生遂遣兵入衛。及建虜再陷南都。總兵鄭鴻達擁襄皇入閩。與其兄南安伯芝龍及先生勸進。更加太子少保。吏部尙書。曾櫻至。言官請令掌吏部。乃易先生掌都察院。先生請出募舟師。由海道抵江南。倡義師。而請上親征。由仙霞趨浙東。相與聲援。乃加少保。給勅印。便宜從事。擢文選郎中。朱永佑爲吏部右侍郎。福州推官徐孚遠爲兵科給事中。從行。二人皆先生里人也。芝龍懷異志。陰沮之。不成行。是年改元隆武。十二月六日。上發福京親征。十八日。駐蹕建寧。二年丙戌三月二十四日。虜陷吉安。四月。又陷撫州。六月。鄭芝龍輸款於虜。虜兵進犯。如入無人之境。八月。虜入仙霞關。二十七日。上奔汀州。執上以降。先生飄泊無所歸。乃赴舟山。依魯監國。監國甚重任之。而軍人鬩於內。建虜迫於外。監國僅乃脫中左門之難。先生亦惟扈從監國。而長垣。而閩安鎮。而沙埕。而建跳所。閩地盡陷。監國四年十月己巳。因建跳所乏食。再駐蹕舟山。以先生爲東閣大學士。國事益不可爲。六年辛卯九月丙子。舟山城陷。監國先已航海避去。先生於是蟒玉南面。坐雪交亭中。訓示妾婦孫女。所以必死之理。有孫茂滋。年十二。命其無死。冀延宗祀。而中軍應汝元叩頭泣別受託。攜茂滋以去。徐視全家縊死。乃自縊。死者妾周氏。方氏。姜氏。畢氏。子婦沈氏。孫女茂漪。先生自從容題詩一章於壁。應汝元事先生有年。知先生殉國志決。事前

披繙名無凡與謝歸昌以大甕貯各遺骨葬之並斂葬先生茂滋被虜帥補設於獄又與陸宇燿方汝出之茂滋後著有餘生錄萬餘言雪交亭梅一梨一地鄰張氏南雷公及諸舊友亦彷彿雪交亭以寄慨焉而歸昌張氏戚宇燿另有傳

大學士熊雨殷先生

先生諱汝霖字雨殷餘姚人崇禎四年辛未進士授同安知縣爲政不避強禦直行已意荷謫入寇策生渡海邀擊之敗之於廈門考選戶部給事中十四年辛巳江南荒疫人死且半米價四兩有餘轉遊不至命給事中七人催督漕糴先生當江南上江黽勉從事不使病民遼練正耗二百四十一萬石如期而集沿途見聞無不入告上以朝臣不足任使所用文武踰繩越契而左官外附之徒競張空虛以邀榮路先生言破格不如循常聽聲不如採實武臣只用甲科行伍凡敍功御覽名色一切報罷會推大將亦須保舉事敗連坐舉主庶杜債帥之門又言時值艱難安危之責懸於督撫以臣裁量如近日對疆諸臣多不可以備倉卒也關督范志完事口舌而習調欺順撫潘永圖何所優長況當軍旅宣督江禹緒陽和兵諫風裁掃地宣撫李鑒世伏小利不持士節保督侯恂凡偶近器鳳督馬士英嫺稱名

勢秦撫蔡官治。感恩淺薄。襄藩陷而楚撫晏然。南陽破而鄖撫無恙。皖撫黃配玄僅百里之才。保撫揚
遣。非鎖鑰之選。臣非敢薄待天下士。謂方今督撫盡皆非人。大聲疾呼。欲使其內手捫心。量力自陳耳。
又力言孫傳廷不宜急戰。不聽。既而建虜日逼。京師戒嚴。先生分守齊化門。隨時條陳。四月之間。三十
餘疏。皆切中機宜。多所彈治。上亦嘉其敢言。召對咨諏。先生言行聞諸臣。去彼數百里而軍不敢一望
顏行。大約南去則我隨其後。北返則我出其前。如廝隸之於貴官。負弩前驅。望塵靡及耳。兵士一聞督
戰。便洶洶欲叛。如此則將不能御兵。何名爲將。督師不能用將。何名督師。輿言及此。督將之肉。其足食
乎。巡按陳昌言奏淄川鄉官孫之繆。夢關壯繆語之曰。爾等安心守城。我以神兵出戰。遲明。瞻像。汗下
如雨。先生言山東州縣十去七八。而獨效靈一淄川。壯繆正神。而獨降夢一之繆。此何爲者乎。之繆。蓋
案中人士論棄之。豈神偏鑒之乎。爲此言者。不過欲借神異之說。達其姓名於御前。以爲異日然灰之
地。縣官從而和之。奇矣。按臣不加駁正。而據以入告。何異夢中說夢也。竊謂淄川之夢。涿城之守。同一
機關。遠法王欽若之閉門誦經。近類楊嗣昌之華嚴退蝗。可怪也。先生於朝廷舉動失常。知無不言。言
無不痛。當時號爲能諫者。亦必揣摩宛轉以納其說。而先生之發言粗梗。有人所不堪受者。有犯無隱
蓋其天性然耳。烈皇止以降謫去先生。亦可謂能容之矣。先生言楊嗣昌負國尙未處分。誰爲嗣昌畫

縲餉之策。驅中原百姓爲盜者。沈迅也。誰爲嗣昌運籌以三千守襄而賊以十七騎入城。遂出逃者。余
譚也。誰爲嗣昌援引乙榜。開府受事即敗者。宋一鶴也。情面賄賂。斷送封疆。二祖列宗之靈。能無飲泣
地下乎。執政既苦其諂讓。上亦以飲泣一語致怒。遂降福建按察司照磨。赧皇既卽位南都。始召還。補
搜原官。上疏言。臣頃自丹陽來。知浙兵爲邊兵所擊。焚燒民居十餘里。而邊帥有言。四鎮以殺掠獲封
爵。我又何憚而不爲。然臣意四鎮必毅然北征。一雪此恥。今乃戀戀淮揚。何耶。況一鎮之餉。多至六十
萬。勢久必不能供。卽彷彿古藩鎮法。亦當在大河以北。開屯設府。旣明明在與窺之內。奈之何遽以藩籬
視之。又臣竊觀目前大勢。無論恢復未能。卽偏安尙未可必。宜日討究兵餉戰守。若專爲恩怨異同。動
臣方鎮。舌鋒筆鏢。是逞。殊可危已。近且以匿名帖逐舊臣。以疏遠宗人劾宰輔。中外紛紛。更謂將復廠
衛。夫廠衛樹威牟利。小民雞犬無寧日。先帝止此一事。未免府怨。前事不遠。後事之師。且先帝篤念宗
藩。而聞寇先逃。誰死社稷。先帝隆重武臣。而叛降跋扈。肩背相踵。先帝委任勳臣。而京營銳卒。徒爲寇
藉。先帝倚任內臣。而開門延敵。衆口喧傳。先帝不次擢用文臣。而邊才督撫。誰爲捍禦。超遷宰執。羅拜
賊庭。知前日之所以失。卽知今日之所以得。及今不爲。將待何時。疏奏。停俸。尋補吏科右給事中。大學
士姜曰廣。每事持正。其待同官。嘗乏溫潤之色。馬士英使其門客朱統鑣造作飛條。跳梁大叫。故先生

有匿名帖及疏遠宗人等語。又言么麼小臣爲誰驅除。聽誰指使。上章不由通政內外交通。神叢互借。飛章告密。墨勅斜封。端自此始。可不嚴行詰究。用杜將來。又於起用阮大鍼也。言陰陽消長。間不容髮。舉博採廣搜。求奇材於草澤。胡執私違衆。翻鐵案於丹書。閣臣此舉。無乃負先帝負皇上乎。且大鍼以知兵用。當置有用地。不宜處中朝。不聽。諭月。以奉使陞辭。言朝端之上。議論日新。宮府之間。揣摩日熟。自少宰樞貳。悉廢廷推。四品監司。竟晉詹端之席。追賊定章。無煩司寇之章。雖然容斷之無私。未免羣情之共駭。況乎踐徑疊出。謠詠繁興。一人未用。便目盈庭爲黨人。一官外遷。輒訾當事爲可殺。市井狡獪。眈眈得官。呈身應募。以備推刃上變之用者。環伺而待發。逐客之令時聞。翮翮之鄰未已。假然而隻手足。戡禍亂。羣小可致太平。即使驅除異己。別用同心。吾輩自然退聽。其奈總總報復。切切更張。置國帥於罔聞。逞私罔而得志。黃白充庭。青紫塞路。打成一片富貴世界。六朝佳麗。復見今時。昧卻晉宋梁陳後來一段公案也。其時黃耳鼎陸朗方以例轉。領側摩臣。謹曉家宰。朗出餞先生。適邸抄傳至。朗讀先生疏。一字一擊節。及至一官外遷二語。聲忽中止。相對默然。會稽之守。畫江而營先生之意。欲令諸帥舉渡。沉舟破釜爲不返之計。如其不濟。則亦八千子弟。豈復東還。五百島人。不脫劍鏃而已。斯時也。南雷公既拜別忠正劉先生於楊墟。先生亦受劉先生末命。劉先生忍死匡牀。久未得義師消息。忽枯

嘆直語曰。兩般豈負約人乎。乃劉先生卒之翌日。適已決策振旅集事。南雷公糾率黃氏世忠營以從。先生身提孤旅。不滿千人。從小壘渡江。駐喬司。倡率羣帥。而又皆契需觀望。無一應者。遂更進至海鹽。冀其父老豪傑。激揚忠義。辭酸淚血。聞之者感動。於是不期而旅拜轅門者。且萬人。別行伍。分汛地。以本邑進士俞元良司餉。指揮姜國臣主兵。浙西塵起。沿海烽燃。一時稱之爲熊兵。先生大小數十戰。視臨矢石。累經覆沒。志氣益振。行朝乃加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總督義師。賴之若柱石。無何而閩使劉中藻至。欲以江上之師奉其約束。行朝洵洵。且議開讀之禮。魯監國亦將退就藩服。獨先生持不可。言主上原無利天下之意。唐藩亦無坐登大寶之理。有功者王。定論弗磨。若我兵能復杭城。便是中興一半根腳。此時主上早正大號。已是有名較之閩中。乘時擁戴。奄有閩越者。規局難爲例論。千秋萬世公道猶存。若其不能。而使閩兵克伐武林。直趨建業。功之所在。誰當與爭。此時方議迎詔。亦未爲晚。自先生此論出。人心始定。閩使始返。魯監國元年丙戌六月朔。浙河兵潰。先生率富平將軍張名振等。扈上由海道至閩。永勝伯鄭彩輸誠。而襄皇走死汀洲。鄭芝龍降於建虜。其子成功亦不欲奉上。惟鄭彩時因羽毛未豐。尙示馴服。竟奉上移蹕長垣。先生爲東閣大學士。進封鄭彩爲建國公。遂禡牙親征。分道攻取。先後得三府一州二十七縣。三年戊子正月。上在閩安鎮。國事皆專於鄭彩。彩暴橫。先生每

折之以禮。彩與定遠伯周瑞交惡。先生稟擬輒右瑞。彩積恨之。旣而彩又與義興伯鄭遵謙爭商舶。嘗恐謙之襲已。時諸臣眷屬俱寓琅琦。守琅琦李茂者。彩之裨將也。曾與先生奴子爭口。元夕。先生自上所歸沐。熊鄭兩家。簪珥相閤遺。李茂以熊鄭合謀。奔告彩。遂使殺先生。并其幼子。投諸海。家燬。長子茂鼎逃免。後亦效力義師。以隱遯終。

忠襄孫碩膚先生

先生諱嘉績。字碩膚。餘姚人。燭湖先生孫。應時之後。文淵閣大學士孫文恭公如游之孫。刻苦爲學。以才望稱。崇禎十年丁丑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時忠襄徐先生爲應天府丞。爲先生分別邪正。開張聞見。先生從之。捧手受教。兵部尙書楊嗣昌聞其知兵。調爲職方司郎中。適建虜內犯。幾薄都城。按兵不動。衆莫測。先生曰。此待後至者。卽衆舉南下耳。嗣昌曰。傾國而來。安得有後隊。越三日。蒙古兵數萬。果從青山口入。卽日南下。嗣昌驚而神之。督師中官高起潛。曾求世蔭。因先生覆疏駁止。銜之甚。會烈皇在觀德殿較閱軍器。遂譖先生下之獄。適忠烈公亦以直諫忤烈皇。被廷杖下獄。先生旣共在獄中。乃師事忠烈。躬親其飲食湯藥。力調護之。並從受易。會諸生涂仲吉疏救忠烈。上益怒。移獄錦衣。加以嚴

訊。凡諸生與忠烈往來者，多詭詞自脫。又楊嗣昌素惡忠烈，一皆指之爲禍黨，遂同取獄。黃文煥、文震亨等及先生，多方雜治。先生獨慷慨言曰：「昔黃霸之在獄，受經於夏侯勝，史傳以爲美談，今又何必諱乎？」一直認如牘，保定總督張福臻、陸見薦先生才，請用爲參謀，藉以贖罪，不允。楊嗣昌等陰嗾錦衣擬羅犯死罪，繼擬烟瘴充軍，皆不允。迨清獄詔下，忠襄徐先生官刑部尚書，具爰書奏，乃釋。逾年，再起爲九江道僉事，未北上，而烈皇殉國，已報皇立南都，徵之，不赴。弘光二年五月，建虜渡江，昏君逆臣，一闕而散。郡邑望風迎降，先生時方買書築室，欲老林泉，而書卷橫胸，利害智力倉卒不遑較量。閏六月九日，竟毅然於空然無恃之中，創爲卽墨之守。黃鐘孤管，頓移氣運。東浙因之立國一年，可不謂之壯哉。是日也，餘姚攝印官發閩左少年爲馳道，執僕以行役者，而扶其不勉者，役者反執攝官，衆譁不能定。先生乘衆怒，遂斬攝官，建義旗，趨而應之者且數千人。刑部員外郎忠介公錢肅樂應之於寧波，兵部尚書張國維亦至台州，與職方主事監軍江北陳函輝等，共請魯王監國。卽日移紹興，分路戍守。先生與熊雨殷先生汝霖、錢忠介公肅樂當瓜里，加先生督師右僉都御史，監國元年丙戌五月，加先生東閣大學士。先生所部已殘闕，惟火攻營尙可用。熊先生旣以所部付南雷公，而先生亦撥付之。日更以裁量國事，就商於南雷公。南雷公願合兵部主事攝餘姚縣事。王正中所部計三千人，又合兵部主

事吳乃武查繼佐所部數百人，雜成一軍，而先生嚮爲病軀，重之憂勞，六月二十四日，遽卒，年四十三歲。妻陳氏，子延齡，中書舍人。從亡時，官兵部侍郎孫男六人，訥、訓、諤、誠、詮、孫女一，嫁南雷公之子正誼。公著有五世像贊存直錄、詩法王孟所餘無幾。丁丑，赴試，縣令梁佳植夢先生廷對第一，榜發，不驗，及卒於潯湖，適葬張信墓道之南，信固明初之第一也。前定之矣。先生樞遲四十年後，至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孫訥始能載歸，葬之於燭湖先塋。南雷公爲墓志銘，暨國贈先生太保諡忠襄。

大理李映碧先生

先生諱清，字映碧，一字心水，泰州人。大學士善芳諡文定五世孫。禮部尙書思誠之孫也。崇禎四年辛未進士，授臨波推官，擢刑科給事中，請宥李善長十世孫世選假勅之獄。先是高皇旣誅李善長，駙馬都尉祺坐父罪死，其子盛慶卽臨安公主出，貶績溪，爲民主，號泣上前，上手賜龍封，許二百十六年執此見皇帝，復故爵。世選於崇禎初具奏呈驗，而敕中譌祺爲祺，以胡惟庸爲容，善長死年且不符，讞獄者乃援宥假敕書律論辟，司寇鄭三俊批其牘曰：若善長之功，雖百世宥之可也。先生善其言，力請釋之。然世選已長繁十年矣，所呈龍封紙墨鈐印嚴重久遠，實非外間倉卒所能辦，遷工科出使淮南，會

北都陷。復命南都。進工科都給事中。上言陛下自中州播遷後。櫛風沐雨。備極辛苦。漢光武之不忘麥飯豆粥。唐太宗之不忘質衣儉舍。皆從安樂憶艱難。以勵儉也。陛下亦宜持此自勵。則安不忘危。侈源塞矣。否則奢用必至多藏。多藏必至厚斂。厚斂必至繁刑。恐全盛之天下。膏血亦殫。況今日乎。乞申飭內外。廢無用之金玉。罷不時之傳奉。勿謂奢小而爲之。勿謂儉小而不爲。則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又言當今各鎮。自爲守土計。增設兵馬。需求器械。曾不念司農之艱。各監局爲御用計。增索金錢。務求華靡。曾不顧司空之匱。且昔以天下供天下不足。今以一隅供天下有餘乎。乞敕各部察見徵之數。通行會計。量入爲出。皆報聞。又請裁宮中獸炭。歲省費一千八百餘金。嘗陳內治之說。引規時事。言子胥之搯句踐。曰爲人能辛苦。何謂辛苦。毋荒於燕鶯。毋荒於瓊宮瑤臺。南金和寶是也。是時廟堂修文法。飾太平。無復鞮讎討賊之志。而先生於其間。亦請追諡開國名臣。靖難死節。武憲兩朝忠諫諸臣。加成祖朝奸諛大臣。胡廣陳瑛等惡諡。更請追封馮勝傅友德爲王。賜之諡。以維國脈。而作民氣。皆議行。懿文太子時。已尊爲孝康皇帝。先生請與輿獻並祀別廟。奉孝宗爲不祧之宗。此皆關於禮制之大者。不見採納。僅李善長等十四人。陸震等十四人。左光斗等九人。並得諡。又北都之陷。鎮遠侯顧璠等十五人。爲賊所殺。勳臣朱國弼等。請如殉難贈蔭。廟祭。先生言璠迹等。或禁或拷。半膏賊刃。非死難也。同時文

臣邱瑜方岳賈何嘗不以拷禁死而褻譏相半祠祭猶懸何獨文武異施乃爾明年乙酉二月遊大壘寺卿又諸更烈皇廟號修實錄及惠宗實錄並允之四月遣祭南嶽既行建虜陷南都先生祭竣聞道歸家遂隱居以著述自娛永歷二十七年癸丑先生年七十三歲自泰州復誓南雷公云弟家居近三十載行年七十三矣舊時知識零落山邱忽一羽從空而下啓而視之則先生大札也且驚且喜已聞太夫人壽躋八旬益嘆爲先老先生忠義之報而大札到日屈指卽太夫人華誕此亦一奇也小刻數種奉上亦令使先生知不肯三十載內唯斲斲一卷書以消茲長日耳并將所著鶴齡錄爲姚太夫人壽南雷公又曰先生爲寧波推官初不甚知予久之而相契先公同難之論典正當邪氛熾日忽然並下則先生之力也先生卒年八十三歲著有南渡錄等書及三垣筆記

吳子往先生

先生諱志遠字子往嘉善人不仕與忠憲高先生歸陶庵先生爲林下交游俱以澹泊明志忠正劉先生甚重之崇禎七年甲戌南雷公讀書武林隨忠正劉先生赴嘉善會忠節魏先生大中葬先生與忠正劉先生講學印證數閱晨夕南雷公每在側多聆其緒論先生嘗言事功必本於道德節義必原於

性命專功節義理無二致。人是要做此。把握總在自己。而畢竟不越乎一誠字的範圍。忠正劉先生因詔南雷公曰。賢者須記取也。

太僕何天玉先生

先生諱棟。如字天玉。無錫人。盱眙馮恭節公應京講學友也。居官極清正。恭節任湖廣僉事。分巡武昌。漢陽黃州三府。先生任襄陽通判。邸宅推官。而稅監陳奉橫暴食污。恭節以法裁之。竟益誣陷恭節。先生曾亦忤奉。并誣劾先生。詔遣逮下詔獄。拷訊交施。萬曆三十二年九月。星變。修省。廷臣多請釋繫囚。先生始獲釋。當先生之被奉所陷也。襄陽人赴闕訴冤。不見納。至是削籍。遂家居。十七年。天啓初。乃起南京兵部主事。會建虜陷遼陽。時議募兵。先生自請行。遂齎帑金。赴浙江。得六千七百人。甫至。而虜軍復陷。又自請出關視形勢。乃進太僕少卿。充軍前贊畫。先生志銳急於功名。每疏於句稽。初在浙。不能無浮費。所募兵畏出關。多逃亡。及兩疏論熊廷弼王化貞功罪。給事中蔡思充朱童蒙。御史陳泰。遂交章劾之。先生疏辨。因請非時考察京官。用清朋黨。朝貴大恨。卽其媒孽之。下詔獄。榜掠備至。五年秋。坐賊戍滁陽。崇禎初。復官致仕。因住南都烏龍潭。著周易於君子小人消長之際。三致意焉。生平嘗往來

忠正劉先生忠烈公兩處爲人和易自挫折後尤轉入醇然用世之志至老不衰遇其壽日亦用優人謂南雷公曰予不似念臺先生擔板子勿訝也一日暑甚先生笑曰如此酷暑卽以本兵起我亦不赴也嘗爲木牌蓬屋上下於潭中而脩脩自得云

詹事徐九一先生

先生諱沂字九一號勿齋長洲人。生末期而孤稍長砥行有時名。天啓五年乙丑魏忠節公大中被逮。過蘇州先生貸金資其行。彼周忠毅公順昌被逮。縋騎橫索錢。先生又與楊維斗先生廷樞斂財經理之。崇禎元年戊辰成進士。改庶吉士。援檢討。忠烈公以救錢龍錫貶官。文正倪先生請以己代謫。上不允。先生上疏力頌忠烈公及文正倪先生賢。因自請罷黜。忤旨。詰責。先生復上疏曰。人情溺於榮利。聞元璠換職之說。必共指爲狂愚。及聞臣請斥之疏。必且嫉其沽激。不知推賢讓能。蓋臣所務。難進易退。儒者之風。間者陛下委任之意。希注外廷。防察之權。輒隸閹寺。默窺聖意。疑貳漸萌。萬一士風日賤。震響日移。明盛之時。爲憂方大。臣是以力舉孤忠。願同幽黜。斷不敢以不衷之言。自取誅隕。惟聖明裁察。上不聽。先生尋乞假歸。久之還朝。屢遷右春坊右庶子。充日講官。十四年辛巳。奉使益王府。便道居喪。

旄里周延儒再柄國。數招先生。先生不應。久之北上。抵鎮江。聞郡城破。上崩。一動幾絕。先生雅好交游。畜聲仗。至是悉屏去。獨居一室中。報皇立於南京。召爲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先生知事不可爲。不之官。且慨然引義於國破君亡。臣子不當叨位。具疏同辭。且憫宗社之喪。由朋黨相傾。移書當事。勸以力破異同之見。朝命強迫再四。始至南京。亟陳時政七事。曰。辨人才。課職業。敦黃恭。勵廉恥。核名實。納忠諫。破情面。復惓惓以化恩仇去偏黨爲言。而馬士英阮大鍼亂政。冬十月。安遠侯柳祚昌疏攻先生。謂朝服謁潞王於京口。有異志。自恃東林巨魁。與復社諸好。張采華允誠。楊廷樞。顧杲。狼狽相倚。陛下定鼎金陵。彼公然爲討金陵檄。所云中原逐鹿。南國指馬。是爲何語。乞置汧於理。除廷樞杲名。立行提訊。其餘徒黨。容臣次第糾彈。疏出。善類咸慄。士莫知衆怒難犯。主張漸予剪除。不驟爲一網打盡之計。暫寢其奏。先生亦移疾歸。及南京再亡。虜兵攻破蘇州。下令薙髮。先生誓曰。矢不以被髮屈膝之身。見先人於地下。且作書戒其子。肅衣冠。北向稽首。投虎邱新塘橋下。閏三日。顏色如生。郡人赴哭者數千人。時弘光元年乙酉閏六月十一日也。一老僕殉之。當其作書戒子後。夜卽就縊。僕救之。甦。其友朱薇曰。先生大臣也。野死可乎。先生曰。郡城非吾土也。我何家之有。崇禎十一年戊寅。夏秋間。南雷公在南京。與之往還甚親密。子枋尤厚交。永歷十八年甲辰四月。南雷公游靈巖。枋來謁於天山堂。繼

談七晝夜。篋中有文數篇。枋見之。嗟賞不已。謂此真震川也。因相與論著述。欲以通鑑爲經。二十一史爲緯。重翻局面。亦未知其後會拈動否也。其苦節當世無兩。謝絕往來。當道聞其名者。無從物色。餽遺一介不受。半菽不飽。以練粒繼之。其畫神品。蘇州好事者哀其窮困。月爲一會。次第出錢買其畫。以此度日。枋養一驢。每晨載其畫軸。聳立於唐衢。而承餽錢米以返。人見之。必嘖嘖曰。徐高士驢。初。忠烈公會致書忠愍陳臥子先生。薦之參軍事。陳先生欣然聘問。枋力辭之。以爲諸公不過因先人大節而及。藐諸孤。是苦人所云。固以爲利者。故不敢。若安危得喪。非所斤斤也。其守義之正。保身之哲。信爲世法矣乎。枋字昭法。又字秦餘。別號徐齋。舉崇禎十五年壬午鄉試。弟棫亦隨居。

知縣金宜蘇先生

先生諱渾。字宜蘇。吳縣人。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忠端公分房南園。始得舉。先生賢書。天啓五年乙丑。成進士。授英德縣知縣。先生讀書。致氣節不隨流俗。而卓然有見道著淵處。忠端公初授山東道監察御史。先生尙沉淪公車。每至忠端公邸宅。必靜恪質益。受教弗倦。迨甫登第。簡授民社。而忠端公忽下詔獄。逆奄之加害也。先生方歸里。聞變。急赴姚鄉居。撫南雷公兄弟。并弔謁姚太夫人。痛哭而去。當是

時門人唯忠襄徐寶慶先生文靖朱震青先生及先生而已。南雷公年僅十七歲。先生旋赴英德去。隆武二年丙戌十二月十五日。虜將李成棟突犯廣州。土寇蠡起。李成棟更遣騎四擾。句結土寇。任其劫殺。先生誓守孤城。而傳檄又至。永歷元年丁亥二月朔。乃公服召諸士紳。付以縣印。退。遂自縊。眷屬亦俱縊。士紳等禮而葬之。時匡皇播越。嶺服烽燧。無爲之表章也者。

督師張玉笥先生

先生諱國維。字玉笥。一字正菴。東陽人。天啓二年壬戌進士。授番禺知縣。崇禎元年。以卓異薦。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副都御史楊所修。御史田景新。皆逆奄黨也。御史胡良機。給事中陶崇道等六人。先爲逆奄所逐。及起用。顧置之外。先生以爲言。六人乃復留。已。陳時政五事。言陛下求治太銳。綜核太嚴。拙者踴躍以避咎巧者委蛇以取容。誰能展布四體。爲國家營職業者。故治象精明。而腹心手足之誼實薄。此英察宜斂也。祖宗朝。閣臣有封還詔旨者。有疏揭屢上而爭一事者。今一奉詰責。則俛首不遑。一承改擬。則順旨恐後。倘處置失宜。亦必不敢執奏。此將順宜戒也。召對本以通下情。未有因而獲罪者。今則惟傳天語。莫睹拜颺。臣同宮熊奮渭。還朝十日。旁措一詞。遂蒙譴謫。不可稍加薄罰。示優容之度乎。

此上下宜洽也。其二條請平刑罰溥膏澤。上不能盡用。旋歷吏科。降禮科。都給事中。京師地震。規弊政甚切。遷太常少卿。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安慶等十府。其冬。流寇犯桐城。官軍覆沒。先生方壯年。一夕鬚髮頓白。明年正月。率副將許自強赴援。遊擊潘可大。知縣陳爾銘。守桐不下。帥乃攻潛山。知縣趙士彥力拒之。賊又以重卒攻太湖。知縣金應元。訓導扈永寧。被殺。先生至。解桐圍。遣守備朱士胤趨潛山。把總張其威趨太湖。士胤戰死。自強遇賊宿松。殺傷相當。安慶山民築石以投賊。賊多死。乃越英山霍山而遁。九月。賊復由宿松入潛山太湖。他賊掃地王。亦陷宿松等三縣。先生乃著土著二千人戍之。而以兵事屬監軍史可法。明年正月。賊圍江浦。遣守備蔣若來。陳于王進戰。卻之。十二月。賊分兵犯懷寧。可法及左良玉馬燧遇之。復犯江浦。副將程龍及若來于王箏拒守。諸城並全。賊又圍望江。遣兵援之。亦解去。十年三月。先生率龍等赴安慶。禦賊鄆家店。龍軍數千悉歿。賊東陷和州。含山定遠。又攻陷六合。知縣鄭同元潰走。賊遂攻天長。先是巡撫駐蘇州。行文各屬。問一出巡。駐句容。賊勢旣警。往往出鎮。皖口安慶。且又無兵。先生調吳淞戍卒及徽寧兵以實之。更請於朝。割安慶池州太平。別設巡撫。以可法任之。而海上旋告警。先生又請增募兵千人。馬步二千人。於是安慶不隸江南巡撫。而屹然獨爲重鎮。議者欲并勸江浦六合。俾先生專護江南。不許。先生爲江防計。更募卒千二百人。半戍浦口。

半皮鎮江。完其沿江堡壘及船仗等。一時安謐。先生氣益得士大夫心。屬郡災傷。輒爲請命。多獲寬宥。奸民張漢儒計箋議益壘式。知陸文聲計張溥張采。先生斥漢儒等誣罔。忤執政溫體仁。奪俸蘇州去。任推官周之夔。希體仁指。復計溥等。先生亦力白其誣。築太湖繁昌二城。建蘇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內外塘。長洲至和等塘。修松江捍海堤。濬鎮江及江陰漕渠。並有成績。居六年。遷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歲大旱。漕流涸。先生濬諸水以通漕。山東饑。活貧民無算。十四年夏。山東盜起。改兵部右侍郎兼督淮徐臨通四鎮兵。護漕運。大盜李青山衆數萬。據梁山濼。遣其黨分據韓莊等八關。運道爲梗。周延儒赴召北上。青山誘之。言率衆護漕。非亂也。延儒許言於朝。授以職。而青山竟截漕舟。大焚掠。迫臨清。中官劉元斌走。先生合所部兵。擊降之。獻俘於朝。上率太子二王御午門。磔諸市。兵部尙書陳新甲下獄。上難其代。以侍郎馮元麟攝。旣乃召先生代之。召見德政殿。慰勞甚至。乃定城守賞罰格。并上覈世職酌准陞。廣咨題等七事。上皆報可。會開封陷。河北震動。又條防河數策。上亦納之。時外吏考選者。皆欲符給事。而上以巡方任重。將槩注御史。首輔周延儒令先生薦時敏等十二人。察外郡城守。以既有巡。按不可復遣御史。遂並授給事。獨御史蔣拱辰不與。有怨言。及出監趙光抃軍。謂先生害己。拱辰平。卽疏劾先生。先生言。拱辰挾怨。詆訐。拱辰再劾先生。溺職。請如丁汝夔陳新甲故事。正失陷。

名藩之罪。御史趙讓右拱辰言先生忠諫有餘。濟膏不足。不能攬羣才。惟任胥吏。先生再疏求斥。不許。嘗先生之視事也。建虜已內犯。七日。亟奏調全國援師。十六年四月。虜兵猶在畿內。趙光抃奉先生檄。拒螺山。八總兵之師皆潰。言者益以爲口實。先生遂辭職。而言者更附會撫拾。率相攻擊。上逮之下獄。蘇州民間之爭詣闕乞貸。上亦念其治河功。詔出獄候命。三月。召對中左門。復故官。兼右僉都御史。馳赴江南浙江督練兵輸餉諸務。先生條上生財七事。卽馳出都。行十日而都城陷。赧皇旣立。授兵部尚書。令協理戎政。尋弒山東討賊功。加太子太保。縉錦衣僉事。請建四輔以屏藩南京。吏部尚書徐忠襲公石麒去位。衆議歸先生。馬士英惡之。改用張捷。先生乃乞省親歸。弘光元年乙酉五月。建虜破南京。挾赧皇北去。潞王甫監國杭州亦降。閏六月。先生朝魯監國於台州。監國卽日移躡紹興。進先生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督師江上。總兵方國安亦至自金華。馬士英善國安。匿於其軍中。請入朝。先生劾其十大罪。遂不敢入。先生以老病。請令長子世鳳代總軍事。遂復富陽。江上之兵。每日蓐食。鳴鼓放船登陸搏戰。率以爲常。未幾。仍轉柁還戍。十月。虜兵大至。方國安嚴陣以待。先生率步兵接應。王國輝等繼之。建虜大敗。追至草橋門下。而南甯公適亦率義軍扈蹕拒虜。有時多與先生計畫。鄭謙孫嘉績錢肅樂諸軍。堅相聯合。爲持久計焉。魯元年六月朔。夏旱。水涸。虜兵浴馬。知江淺。竟

令數十騎突過江來，列戍自驚擾，虜兵大呼涉而乘之，上遽由江門出海，令保定伯毛有倫扈元妃世子由定海而出，方國安等降虜。先生還守東陽，六閱月，知勢不可支，作絕命詩三章，赴園中池水死。先生長身玉立，料事精慎，聲如洪鐘，初官兵部督帥江上時，南雷公曾在夜深謁見，論事送之下船，極有謙謙風度也。著有文集行世。

文忠瞿起田先生

先生諱式紹，字起田，亦字稼軒，常熟人。瞿文懿公景純之孫，湖廣參議汝說子。年十六，受業錢牧齋先生，舉萬曆四十四年丙辰進士，與忠端公爲同年生，授吉安永豐知縣，有惠政。天啓元年，調江陵，永豐民乞留，命再任，以憂歸。崇禎元年，擢戶科給事中，疏言李國槽宜留內閣，王永光宜典銓，曹于汴宜秉憲，鄭三俊畢懋良宜總版曹，李邦華宜主戎政，上多采其言。俄陳朝政不平，爲王之寀請恤，孫慎行訟冤，速楊鎬王化貞之誅，雪楊漣左光斗結毒之謗，追論故相魏廣微顧秉謙馮銓黃立極之罪，因言奪情建祠之朱童蒙不可寬，積愆久廢之湯賓尹不可用，上皆納之。又極論來宗道楊景辰附逆，不可居政府，二人旋罷去。御史袁弘助劾大學士劉鴻訓，逆黨徐大化實主之，川貴總督張鶴鳴先已被廢，其

復用由魏忠賢。先生並疏論之。且頌楊忠烈公。諱魏忠節。公大中。周忠介公。願昌。爲清中之清。忠中之忠。三人遂賜諡。未幾。陳時務七事。言起廢不可不覈。陞遷不可不漸。會推不可不慎。諡典宜嚴。刑章宜飭。論人宜審。附瑞者宜區分。又極論館選奔競之弊。請臨軒親試。末言古有左右史。記天子言動。今召對時勤。宜令史官入侍紀錄。昭示朝野。事多議行。時將定逆案。請盡發紅本。定其情罪輕重。又言宣府巡撫徐良彥。不附逆奄。爲崔呈秀誣劾遣戍。亟當登用。良彥遂獲起。先生矯矯立朝。所建白多當上意。然搏擊權豪。大臣多畏其口。十月。詔會推閣臣。牧齋先生列名第二。周延儒不平。而溫體仁亦甚忌牧齋。且欲藉之以去先生。遂發難。延儒助之。謂牧齋高列。乃先生以師生故。陰欲營私植黨。預贖擯延儒也。使其徒奏劾之。牧齋奪官。先生亦坐貶謫。先生嘗頌貴寧參政胡平表殺賊功。請優擢。其後平表爲貴州布政使。不謹。先生再貶二秩。遂廢於家。久之。常熟奸民張漢儒。希體仁指。訐牧齋及先生貪肆不法。體仁主之。下法司逮治。巡撫張玉箐先生。巡按路見白先生振飛。交章白其冤。不聽。比兩人就獄。則體仁已去位。獄稍解。牧齋坐削籍。先生贖徒。言官疏薦不納。十七年四月。赧皇卽位於南京。八月。起先生應天府丞。已擢右僉都御史。代方孩未先生。震孺巡撫廣西。明年夏。甫抵梧州。聞建虜破南京。靖江王亨嘉謀僭號。召先生。拒不往。而檄令思恩參將陳邦傳助防止。狼兵勿應。亨嘉調。亨嘉至梧。劫先生。

幽之桂林遣人取其敕印。初先生議立桂端王子安仁王及唐王監國。所謂紹宗襄皇帝也。先生以爲倫序不當立。不欲奉表勅進。至是爲亨嘉所幽。乃遣使於閩。且乞援。適丁魁楚攻亨嘉。亨嘉勢窘。乃釋先生。先生陰令中軍官焦璉召邦傳。共執亨嘉。亂遂定。襄皇擢先生兵部右侍郎。協理戎政。以晏日曙來代。先生不入朝。退居廣東。隆武二年丙戌十月九日。先生與兩廣總督丁魁楚聞福京不守。襄皇被執之訊。遂與宗室朱容藩及魁楚等議立永明王於梧州。王諱由榔。神宗之孫。隆武元年乙酉。端王常瀛薨。王乃其第二子。封爲桂王。其詔有天下王之天下語。以十月十日監國。進先生吏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兼掌吏部事。十八日。臣民勸進。遂即帝位。改明年爲永歷元年。適贛州敗報至。司禮王坤勸王赴梧州。先生力阻之。不聽。旋又譖陳桂林形勢。可以駐蹕。而諸臣畏縮。首鼠兩端。且多主張南趨湖廣者。上亦不能自主。先生乃自請留守。許之。再遣文淵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賜劍。便宜從事。元年三月上幸武岡州。詔先生留守桂林。再進太保。中極殿大學士。封臨桂伯。虜兵分道犯擾廣西。全瓊。時且薄桂林。焦璉先以救出。上有功。而平享嘉。已陞參將。先生又令璉拒戰。先生且身立矢石間。指揮城守。各援兵索餉而譁。先生括庫不足。妻邵氏捐簪珥佐之。人無叛志。會陳邦彥等攻廣州。虜始引而東去。桂林獲全。上并封焦璉新興伯。先生因亟奏請上返全州。不聽。已請還桂林。許之。會武岡陷。上乃由靖州。

走柳州先生再請還桂林。十二月三日。上至桂林。二年戊子二月。郝永忠反。舉兵殺城外團練。徧擾水東十八村。先生力爲調停。二十三日夜。竟犯駕劫上。裸置城外。綑縛官屬。掠其財物而去。虜兵又突至。與永忠遇。永忠擊走之。仍轉逼靈川。上趣行。先生爭留。上曰。先生不過欲朕死社稷耳。先生爲之泣下沾衣。上竟發。永忠等益恣橫暴。搜括殆盡。始走柳州。趙印選等亦自靈川至。大掠桂林如洗。轉走永寧。先生承此燹如。盡心安撫。焦璉周金湯兆佐胡一青等。各率所部至。中湘王何騰蛟軍亦至。三月。虜探知桂林有變。忽來襲。甫抵北門。諸帥由騰蛟督戰。城獲全。上在南寧。先生函遣使慰三宮起居。上方得先生消息。爲之流涕。旣而廣東李成棟。江西金聲桓。皆悔罪反正。以其所據地來歸。成棟則更請上駐蹕廣州。先生慮成棟反覆。挾上自尊。乃勸上駐蹕慶。十一月。永州寶慶衡州並復。先生以機會可乘。請上還桂林。圖出楚之計。不納。慶國公陳邦傳守潯州。自稱世守廣西。巡撫魯可蕩。自署銜巡撫兩廣。先生皆疏駁之。先生身雖在外。政事有關。必疏諫。嘗曰。臣與主上。患難相隨。休戚與其。不同他臣。一切大政。自得與聞。上爲褒納。而是時成棟子元胤。專朝政。知敬重先生。袁彭年。丁時魁。金堡等。遂亦爭相依倚。三年己丑五月。時魁等遂朱天麟。不欲何吾騶爲首輔。趣召先生入直。以文淵印畀之。先生終不入也。未幾。中湘王何騰蛟。豫國公金聲桓。寧夏王李成棟。相繼敗沒。國勢大危。朝士恣議。莫能禁。四年庚

寅正月，虜陷南雄之訊至，百官爭逃，而肇慶秩序大亂，上懼甚，走梧州。李元胤留守肇慶，戶部尙書吳貞毓等，訐時魁等下獄。先生七疏論救，潯國公塔胤錫、慶國公陳邦傳，用其部將武康伯胡執恭計，擅封孫可望爲秦王。先生疏請斬胡執恭，皆不納。九月，全州失守，虜兵深入，遂陷嚴關。時在桂林，則開國公趙印選、在榕江，則衛國公胡一青、寧遠伯王永祚，皆不肯出兵。十一月五日，先生檄趣再三，印選一青及武陵侯楊國棟、綏寧伯蒲縷、武寧伯馬養麟，皆盡室逃去。永祚迎降，城中空矣。先生惟端坐府中，家人亦散。部將戚良助請先生上馬逃走，先生堅不聽，叱退之。俄總督張同敞來自靈川，入見曰：「事急矣，將奈何？」先生曰：「封疆之臣，將焉往？子無留守責，曷去？」同敞曰：「死則俱死耳，乃呼酒對飲，惟一老兵不去，命呼中軍徐高至，以敕印付之，曰：『完歸皇上，勿爲敵人所得也。』是夜雨聲淅瀝不止，寂無人跡。先生與同敞張燈相向，黎明有數騎，腰刀挾弓矢入，先生曰：『吾兩人待死久矣，僧之出見虜帥，孔有德、有德踞地坐，舉手曰：『誰爲瞿閣部先生？』先生曰：『我是也。』顧曰：『坐。』先生曰：『我不慣地坐，城陷求一死耳。』有德曰：『甲申之變，大清國爲明復仇，今人事如此，天意可知，吾斷不殺忠臣。閣部毋自苦，吾掌兵馬，閣部掌糧餉，一如前朝事，何如？』先生曰：『我天朝大臣，豈與汝供職耶？』有德曰：『我先聖後裔，勢會所迫，以至今日，閣部何太執，同敞厲聲曰：『汝不過毛文龍家提溺器奴耳，毋辱先聖。』有德怒，自起批其頰，叱左右

刀杖交下。並拘其兩臂。幾折。先生叱之曰。此乃兵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張總督。大明之大臣。死則同死。不得無禮。有德遽命整其衣冠。又勸慰者再。皆無挽回意。有德知不可屈。館於別所。又虜官王三元。彭爨。爲先生鄉人。令之說以百慮百利。迄不答。卒乃勸之爲僧。先生大笑曰。吾旣不能爲異姓之臣。安能爲異端之子。不忠不孝。非本大臣所願見聞者。幸速殺我。兩虜官慚而退。有德乃命加先生與同儕刑。其亦不屈。又忽釋之。供帳飲食如上賓。兩人隔舍。聲息相聞。遂談笑唱和。至閏十一月十七日。凌晨。有德又命虜官來曰。先生能相屈否。轉禍爲福。須臾問事。先生曰。無多言。速殺我。遂出就刑。先生與同儕各從容肅衣冠。南向拜。翔步而行。且莞然謂同儕曰。吾兩人多活四十一日。今得死所矣。同儕更探懷出白網巾。著之曰。我不能爲朝廷襄建中興之大業。乃先帝今上之罪臣。亦先太師之不肯子孫也。敢冠而飾終乎。行至獨秀岩。先生曰。大好山色。共此千秋。卽趺坐於磐石上。遂被害。同儕植立不仆。首墜而躍空者三頃刻。大雷電。雪花如掌。空中震擊者亦三。有德控馬在後。股栗無人色。觀之者靡不泣下。金鑲時已爲僧。上書乞收遺蛻。吳江義士楊藝著衰號哭。請殮故主。有德許之。時先生次子元鏞。聞闖入境。已拒永安州。藝撫屍哭曰。忠魂儼在。知藝等殮公否。忽張目左右視。藝又撫之曰。次公來見邪。長公未失所也。目猶視。門人御史姚端叩頭曰。我知師心矣。今上已幸南寧。師徒雲集。焦侯無

恙。始瞑。蓋前數日。先生尙有手書諭焦璉。速圖恢復也。遂具衣冠。渴葬於風洞山。墓廬墓不去。孫昌文翰林院檢討。火化囊灰。負歸葬於祖塋。當桂林未陷之先。先生知不能守。遣昌文詣梧州陳狀。并辭世襲爵。上授昌文檢討。賜先生黃鉞。龍旌。節制公侯伯大小文武。甫撰敕文。而桂林陷。昌文歸途。幾不免。大學士方以智已爲僧。救出之。孔有德自害兩先生後。中心悻甚。亟爲雙忠神位。祀之。因厚禮昌文。先生遺表至。上震悼。賜諡文忠。十二月十八日。上駐蹕南甯。先生素視南雷公厚。南雷公以年家子故。亦親炙先生。弘光元年乙酉二月。奉詔赴舉。南雷公送別於湖頭。適阮大鍼報復漸厲。先生勸南雷公同往。南雷公因母老。不忍遠游。而忠端正命之餘。先生亦爲存恤孤兒之一人也。常熟縣北郭拂水橋左。有東臯草堂。乃先生之父所構。先生益修拓之。更築浣溪草堂。貫清堂。鏡中來。諸勝。爲常熟園林之冠。先生生長華腴。奮爲名節。嚴譴以後。殆十六載。姬侍絃管。賓朋醇酒。春花秋月。文藻披襟。儼若承平公子。然其資性愈高。讀書好賢。齟齬不肯居第二流人物。迨乎再起。秉鉞南疆。憂國茹辛。安危是賴。論者且比之東晉王謝云。至於見危授命。從容報其主恩。當仁不讓。勞瘁徵夫儒效。又爲武鄉信國之續者已。有子元錫。字伯升。崇禎十五年壬午舉人。次曰元鏞。字生甫。死難。孫曰昌文。所著散失。惟存浩氣吟八章。又絕命詩一章。

先生師葬事。更明聞見錄。始安事略。寒支集。皆稱其孫昌文遷之。而改葬。蓋指楊麟初葬於風洞山之麓。昌文則遷於明月洞耳。始安事略。出自先生之子元錫。其文曰。昌文敢告太師之德。與先臨桂夫人之概。合厝於明月洞。洞離城四里。而東。所聞見集。寒支集。固不及此書之詳。惟三書皆不云歸葬。故小腆紀年。亦僅採此。而言昌文遷式。紹祿改葬之。但其裔孫廷獻所云。則先生與張別山先生。皆藏葬桂林北門之園。後先生之孫。曾銀二千兩。火化忠骸返里。則不歸者。別山先生。又鶴歸來詞。亦言及此。并聞其孫昌文。曾著有孤孫負骨記。未見。疑卽紹祿灰歸葬始末。 嗣文識

按察葉六桐先生

先生諱憲祖。字美度。別號六桐。晚年稱櫛園居士。宋石林先生夢得之後也。洪武間。有原善者。官刑科給事中。以言事死。數傳。至嘉靖戊戌。進士。諱選。先生之祖也。嘉靖乙丑。進士。知應州府。諱逢春。先生之父也。先生生而穎異。素冠。廬州卽命之入太學。每試。輒居老生先輩之右。皆以年少歎之。及視其文。莫不降心。舉萬曆二十二年甲午鄉試。九僭計吏。登四十七年己未進士第。授新會知縣。爲治有聲。考上。注擬臺省。逆奄以先生爲忠端公姻婭。改大理寺評事。遷工部虞衡司主事。管寶源局。時大工興。用錢不費。先生供應無缺乏。敍殿工。隨例加級。先生寓一條。斷衝。逆奄建祠。適與之鄰。先生徙寓避監工。

之相屬已。又建祠長安街。先生笑謂同官曰。此天子走辟雍道也。士偶豈能起立乎。逆奄聞之。大怒。吾乃爲郎所諧。坐借大工銀市銅劄籍。崇禎三年庚午。起補南京刑部主事。出守順慶。擢辰沅備兵副使。轉四川參政。分守建昌。先生驅車九折。駭浪洞庭。浩然倦游。方請告。而改廣西按察使。蓋銓部同官自相參差。以先生有所去處。其間議之。夫士大夫辭位而去。古之所歎息者也。反以爲罪。何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先生歸五年而卒。辛巳八月六日也。年七十六。先生爲人。浩浩落落。若無可否。人世機智之事。有生不識。故其設施。因任自然。新會海盜出沒。吏胥爲之耳目。盜魁梁阿德。名掛牆壁者十餘年矣。先生竟得之。工部解餉寧遠。同舍郎賣先生。避去。然終踰絕險。不廢國事。是時錢局所交皆中人。細士先生於其間。不爲翁翁然。亦不爲崖異。和光同塵。不損名節。順慶放情山水。與民休息。然奸人挺險。干戈所不能致者。先生以一紙束身園土。人服其信也。湖南苗畔。服不常。先生厲鑊筆之兵。以待不虞。終先生之任。苗三入犯。皆有停級。最後古沖之捷。總督朱衡。岳第其功。上之先生。不用機智。其成就亦卓卓如此。先生與孫月峯同爲古文詞。月峯意在精鍊。其師法者爲劉子威。高文襄當國。以古文挽震川。入太僕。挽廬州入郎官。廬州意在謹嚴。其師法者爲王槐野。先生承父友之習。稍變之爲弇州。大函。議論不甚相遠。而南雷公則以先生之館甥。執卷而師事之者。先生亦終不尋常。視南雷公也有時論文。幾

相爭執。南雷公謂文章當法大家。餘子無所取長。先生輒不以爲然。因取八家文集評之。多施橫筆。且曰。八家之文。未便直接秦漢。及先生赴蜀。途中寄南雷公二律。猶是懔懔。蓋先生不自以名家。忽後進之言也。若先生長處。自在填詞。一時玉茗太乙。人所膽炙。而粉黛黛器。高張絕絃。其佳者亦是搜罕。元人成句。先生獨具有古淡本色。街談巷語。亦化神奇。并得元人之髓。如鸞篋。借賣島以發抒。二十餘年公車之苦。固有明第一手矣。吳石渠。袁令昭。詞家名手。石渠院本。求先生詆訶。然後敢出。令昭且俯首爲櫛園弟子。花晨月夕。徵歌按拍。一詞脫稿。卽習伶人。刻日呈伎。尙可見唐宋士大夫之風流焉。迨乎晚年。頗覽佛乘。東浙宗風。名剎勝集。亦儼若尊宿。然娶邵氏。繼梁氏。子四。崧年。岱。華滋。衡任。皆諸生。女三。長適南雷公。卽葉太夫人。孫男五。汶。渭。晟。志矩。廩生。且貢生。卒之年十一月。葬邑西蟠龍山。施忠介公。四明先生題主。南雷公祀后土。又十年。遷葬邑東之西黃浦。南雷公以其詩選入姚江逸詩。且爲之志墓。

韓姬命先生

先生諱如璜。字姬命。博羅人。一曰東莞人。不明其爲舉人否。嘗客李小灣先生。及何匪莪先生墓。崇禎

三年庚午，南雷公奉太母盧太夫人在南京應天府經歷署季父白崖公處，何先生主南中詩會，因識先生。國既亡，先生歸，練鄉兵起義。襄皇汀州事聞，先生益憤，偕右僉都御史張家玉攻東莞，復之。更籍逆黨，尚書李覺斯家貲以犒軍。甫三日，虜兵大至，家玉敗走之。既又來襲，家玉迎戰，敗，退走西鄉。先生策馬持雙刀衝入虜營，力戰而死。時魯監國二年丁亥，永歷元年正月辛酉也。先生好古文，選皇明文，茲所著古文，自號爲小韓文。

按明史稿作舉人，又作東莞人，粵事記作崇禎十六年癸未進士，此誤。因從史稿，思齊錄不言其出身，而言爲博羅人，從之又實。李小灣爲南禮部尚書時，先生借來南京。 嗣艾識

韓孟郁先生

先生諱上桂，字孟郁，番禺人。萬曆二十二年甲午舉人，授南京國子監博士，陞監丞，左遷照磨。崇禎三年庚午，南雷公奉太母在經歷署，與之爲鄰，有梧桐一株，蓋一畝，南雷公讀書於其東，先生於其西，但隔一短垣耳，過從甚密。先生以詩法授之，遂引入何匪莪先生社，因徧識林雲鳳、若撫、陳元素、古白、閔

字時成。先生爲改易數字。且贈南雷詩極多。先生豪爽不羈。其在五羊。伶人習其填詞。會名士呈技。珠斂翠細。掛滿臺端。觀者一贊。則伶人摘之而去。在書院所作相如記。女優博靈修爲文君取酒一折。便費百金。平生文采斐如。更好談兵略。然不肯苟合。鬱鬱無所試而卒。錢牧齋與之友。嘗云。孟郁爲詩賦。多倚待急就。方與人縱談大噱。呼號飲博。探題次韻。紙上颯颯然如蠶之食葉。俄而筆騰墨飽。座客皆驚。當先生之初赴公車也。白蓮教方爲亂。朝議欲得儒生知兵者。往覘情狀。先生奮袂請行。時福清當國。甚壯之。迄未獲用。論者頗惋惜之云。

監丞黃明立先生

先生諱居中。字坤五。亦字明立。晉江人。學者稱海鶴先生。曾官戶部主事。忠端公在詔獄中。親受易學。後以南京國子監監丞。終老金陵。家中藏書極富。主持風雅。崇禎三年庚午九月。南雷公見之。推爲宗老。而何匪莪先生詩社之招集。先生必杖履來臨。鳳臺臺九日登高。分韻壁牋。興尤雲發。年八十。薄游杭州。且戀不能去。逾三載。生日置酒。友朋贖賀。獨攜南雷公共席。既而病亟。呂用晦先生留良。勸其還金陵。時崇禎十七年三月。聞變後也。先生太息曰。吾何歸。彼猶此耳。竟卒於杭州。嘗仿唐藝文志例。彙

韓明代人爵里著述略。子虞稷。字俞部。諸生。入清。僅領七品俸。視翰林院編修職。與修明史。仍寓金陵。著貴我軒集。

先生登第年月及官職階級容再攷。按金陵三老圖記。言肅牧伯後。僑居金陵。又錢牧齋先生爲之撰墓誌。 嗣友識

尙書余武貞先生

先生諱煌。字武貞。會稽人。天啓五年乙丑進士第一人。授翰林修撰。崇禎初。以內艱歸。服闋。起左中允。歷左諭。德右庶子。充經筵講官。先是逆奄竊柄。創作三朝要典。詔朝士與修輯之役。而文學侍從之臣。尤難遠颺而去。且屬逆黨主編。輒濫錄朝臣姓名。噴被泥淖。給事中韓源乃據之以劾禮部侍郎吳士元。庶子華琪芳及先生。上知其故。置不問。先生疏辨。上復溫旨慰諭之。戶部尙書程國祥。請借京城房租。先生爭不可。乞假歸。遂丁外艱。服除。久不起。魯王監國紹興。起禮部右侍郎。再起戶部尙書。皆不就。明年。以武將橫甚。拜先生兵部尙書。始受詔。時諸臣競營高爵。請乞無厭。先生上言。今國勢愈危。尺土未復。虜氛日甚。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蔭。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諡。則當思

襲先生則代玉筍先生督師江上。因是江上之師愈羸弱。而虜兵相持伺隙。探知水淺。遂策馬絕流。急攻之。師卻。竟潰。暨國航海。衆有議據城抗虜者。先生太息曰。數萬軍猶不能戰。乃以老弱守孤城。是聚肉待虎也。亟開九門。縱居民出。賦絕命詞云。穩驥自馳。老駒忽逝。止水汨羅。以了吾事。有愧文山。不入柴市。投城東渡。東橋下。出沒久之。猶舉首曰。忠臣難做。復力沉而死。曩者郡守于穎長初至。先生與諸鄉紳及南雷公旅見。刺入堂。吏稟俟堂畢。而後見客。先生大怒。索其原刺。拂衣竟出。迨南雷公歸。而先生已見顧去矣。先生生平自守。勉爲第一流。向上艱苦。雖學道未至。而其徑徑之節。岸岸之氣。殊令人攀躋莫之及者。

張侗初先生

先生諱維。字侗初。松江人。出身未詳。崇禎二年己巳七月。南雷公見先生於其家。時已垂老。疾革。臥一坑上。以隱囊倚背而坐。謂南雷公曰。子氣清。他年遠到。勉尊天爵。立國族綱常之正鵠。斯言也。勿忘老夫。

史叔考先生

先生諱盤，字叔考，籍里出身未詳。徐文長先生門人，其書畫刻篆，一如文長，卽文長亦不能辨其非己作也。工填詞，如兼釵合紗金丸夢磊諸院本，皆盛行於世。南雷公年十四歲，在黃泥橋諸氏園中見之。時南雷公每日完課之餘，喜潛觀說部及詞曲，先生與語，極心契云：「已鬚髻皓然，年蓋九十餘矣。」或曰：會稽人。

徵君陳仲醇先生

先生諱繼儒，字仲醇，華亭人。幼穎異，能文章，同郡徐文貞公階特器之，長爲諸生，與董文敏公其昌齊名。太倉王文肅公錫爵招與其子衡讀書支硎山，衡少有文名，爲舉首被劾，久之，會試第二人，廷試亦第二，授編修。先其父而卒。王弇州先生亦雅重先生，三吳名下士，爭欲得爲師友。先生通明高邁，年甫二十九，取儒衣冠，焚棄之，隱居崑山之陽，爲廟祀二陸，構草堂數椽，焚香晏坐，意豁如也。時錫山端文、臚先生講學東林，招之往，謝而不赴。親亡，葬神山麓，遂築室東佘山，杜門著述，有終焉之志。工詩，善文，短翰小詞，皆極風致，兼能繪事。又博聞強識，經史諸子術伎稗官與二氏家言，靡不較覈，或刺取瑣言，辨事，詮次成書，遠近競相購寫。徵請詩文者無虛日，性喜獎掖士類，屢常滿戶外，片言酬應，莫不當意。

暇則與黃冠老衲窮峯泐之勝吟嘯忘返。足跡罕入城市。文敏爲築來仲樓。招之至。忠端公疏稱志尙高雅。博學多通。不如繼儒。其推許如此。御史吳姓給事中吳永順。侍郎沈演等先後論薦。謂繼儒道高齒茂。宜如聘吳與弼故事。屢奉詔徵用。皆以疾辭。卒年八十二。自爲遺令。織悉畢具。當烈皇卽位之歲也。南雷公入京。頗窺遇之於西湖。畫船三隻。一頓襤被。一見賓客。一載門生故友。見之者雲集。陶不退先生疑。謂先生曰。先生來此近十日。山光水影。當領略徧矣。先生笑曰。迎送不休。數日來。只看得一條跳板。南雷公時寓太平里小巷。先生答拜。乘小肩輿。門人徒步以隨。天寒涕出。藍田叔先生瑛卽以袍袖拭之。南雷公出頌窻疏。先生從座中隨筆改定。二年己巳秋七月。南雷公至雲間。先生城外有精廬。二曰頑仙廬。曰來儀堂。相距甚邇。南雷公見先生於來儀堂。侵晨。來見先生者。河干泊舟幾里許。先生櫛沐畢。次第見之。午設十餘席。以款相知者。飯後。畫扇亦不下數十柄。皆先生近詩。書南雷公扇。爲弔熊襄愍詩。男兒萬里欲封侯。豈料君行萬里頭。家信不傳黃耳犬。遼人都唱白浮鳩。一腔熱血終難化。七尺殘骸莫敢收。多少門生兼故吏。孤墳何處插松楸。南雷公信宿而別。忠端公柩南返。先生迄以年老未曾過弔。明年又書來致款。并詩有云。豈無田僮一束芻。彼磨鏡者何人哉。許爲忠端公作傳。寄於宋某。而宋某刻集。竟有忠端公傳。南雷公云。不解其故。先生又早卒已。先生晚年別號眉公。所著有文

集祕笈外品若干卷。

尙書錢受之先生

先生諱謙益，字受之，又號牧齋。晚年自署濠叟，又稱東澗老人。常熟人。萬曆三十三年丙子，舉於鄉。十八年庚戌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天啓元年辛酉，主試浙江。先生多才智而風節自高，忌之者日衆，竟黨私於所作東林黨人同志錄列先生名，又作黜將錄云：天巧星浪子錢謙益，尋又爲御史陳以瑞所劾罷歸。崇禎元年起故官，未幾擢詹事府詹事，旋授禮部侍郎，會推閣臣，主推者以先生及成基命等十一人列上，而禮部尙書溫禮仁侍郎周廷儒不預推，遂造言其門人給事中瞿式耜先爲之地，將結謀以攻去之。先是先生主試浙江時，所取士錢千秋首場文，以俚語一朝平步上青天句，分置七義結尾，爲給事中顧其仁舉發。先生亦覺，卽具疏劾奸人金保元、徐時敏，僞作關節撞騙，下刑部鞠訊。時敏保元皆遣，千秋亦論遣。先生奪俸，體仁等至是乃復撫拾前事，追論先生賄賣關節，不當預選，上怒甚。御文華殿，召對諸臣，輔臣錢機山先生頗右先生，上命禮部進千秋卷，閱竟責先生。先生引罪，亟褫職。下法司議，以先生自發在前，不宜坐。體仁復言獄詞出先生手，詔下九卿科道再勘，乃坐杖論。千秋

荷校死十年正月常熟人陳履謙以爭產事洩先生及瞿起田先生聞說被拒恨之更嗾使其黨張漢儒許二臣里居貪肆不法狀體仁擬旨逮問巡撫張玉節先生巡按路見白先生交章鳴其冤先生營爲大監王安作碑文爲司禮曹化淳所知獄急門人等不得已走求救焉履謙漢儒領知乃別爲款曹和溫之語颺之朝市款曹者謂化淳出王安門宜款之和溫者謂與體仁有隙宜和之體仁密以聞請並坐化淳罪化淳懼自請案治得履謙奸狀並體仁密謀屢譴漢儒刑斃獄乃解先生既削籍益自得避禍至納吳妓柳氏築我聞室以居詩酒頹放第其名德在人而五十年來文章壘壘幾埒弇州頗不容其鎗聲匿跡耳北都云覆赧皇未立以前先生因帝系尊親之故意屬潯王常滂與馬士英不協赧皇御極仍以故官起用陞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事先生目覩廷臣黨見未泯門戶水火且勝於疇昔尤有僭將壓焉之懼試爲曲突徙薪之施而東林諸賢固相與推襟卽馬士英阮大鍼輩又無夙怨果能感之以誠未始不可稍斂小人之毒蝕而危亡之頃或幸共濟之也乃坦然不問一身是非甘資爲他日調和張本抗疏陳列四事曰嚴內治曰定廟算曰振紀綱曰惜人才蓋亦經權並用具有苦心而一時譁然謂先生諂附馬阮頌功雪逆案冤矣旣而先生請卽家開局修史不允二年四月乙丑左參政東犯安慶陷之虜兵攻泗州亦同日陷丙寅渡淮史督師可法退保揚州先是詔選淑女延累民

聞其候選之戶皆久來南都。先生時職禮部。以爲虜氛壓境。人心震懾。不如選進數女。餘卽放還。藉靖
鷲風。而維國體。亟奏選到淑女如數。上遂御元暉殿。選中二人。餘皆放還母家。如所請。五月丁丑。虜兵
陷揚州。史督師可法死之。戊寅。上召羣臣問遷都計。先生力言堅守待援。一有所動。則大事去矣。長江
上游。處處皆凶殘之餘孽。且我之所在。寇亦往焉。內既有黔兵爲衝。而四鎮尙足抗鬪於外。不旬日。楚
粵轉濱之衆至矣。況蘇浙糧完兵精。鄭芝龍等游弋閩海。更何虞肘腋空虛耶。又應天本稱倍都。高皇
帝陵寢所在。陛下承統。弘濟艱難。雖不能親征禦虜。固不宜委而去之也。馬士英等不置可否。亦不籌
防。警報忽至。謂虜軍將渡老鶴河。分趨龍潭。議猶未定。羣臣竟自紛紛散去。益各惶怯不已。癸未。黃得
功擊敗左夢庚。夢庚降於虜。己丑。虜軍渡江。陷鎮江瓜洲。沿江人民迎降。鄭彩等率舟師奪流而下。楊
文聰棄其軍。走蘇州。辛卯。二鼓。報皇奔太平。壬辰。馬士英亦逃。趙之龍乃寫朝臣官職姓名。并挾僞太
子出洪武門。迎降虜軍。虜豫王多鐸以先生負東南物望。優禮之。先生亦將別有規畫。暫且救一城民
命。因與之詭隨。趙之龍傳檄四方。強署先生姓名。勸其降順。先生屢欲南逃。就瞿督師廣西迄不得聞。
乃由虜軍挾之而北。仍授以故官。虜主尙幼。其叔父多爾袞攝政。通於虜主之母。虜主之母且欲嫁之。
而虜俗。兄死娶嫂。不爲盜也。多爾袞亦習聞中國禮教。不敢發。問諸先生。先生曰。王姬下嫁。孝子養志。

有何不可爲之撰詔辭。創儀文。虜主之母。遂下嫁其夫弟多爾袞焉。先生在北。日以詩酒自遣。陰覘其情狀。且密書抵瞿督師。力陳進兵之策。謂宜以重兵徑由通義入川。皇上駐沅州。或常德。爲居重馭輕之勢。並宜招降辰常鎮將馬蛟麟。王師則順下洞庭。圖入長江。爲處處響集計。此乃引望於匡皇者也。而於閩浙從亡諸臣。旣句聯聲勢。以期萬一成就之功名。復際其逃死敗衄之餘力。保全其身家。多爾袞甚德先生。諮詢再四。於是拔茅連茹者。蘭芷多賴以生存。固絕無深謀大猷爲虜廷補也。間一歲。引疾歸。則拂水巖前。乃匡復者孕藏萃集地耳。又益爲飾託策。泥水自蔽。皈依空門。蓋其心有彌苦者。卒年八十五。先生晚來貧甚。疾旣革。南雷公偕吳孟舉呂用晦兩先生往常熟訪之。先生一見。卽以喪事相託。更言顧鹽臺求文三篇。一莊子注序。一顧雲華封翁墓志。一雲華詩序。使人代草。不合我意。潤筆千金。可以埋我。君其許我垂死之請乎。南雷公爲作三文。先生伏枕稱謝。時永歷十八年甲辰四月杪也。卒後。子孫貽懦弱。族人錢曾錢朝鼎等索其家資。妾柳氏縊。先生與南雷公往來有年。且數數主其家。造膝深談。虞淵鉅日。此一時也。至於風雨論文。賞春茅屋。此又一時也。絳雲樓未燬之前。南雷公所欲見者。靡不有。先生約之爲老年讀書伴侶。且任菽水。無使分心。一夕。南雷公將睡。先生提鐙至榻畔。袖七金贈南雷公曰。此內人意也。蓋恐南雷公之不來也。南雷公謂先生每日韓歐。乃文章之六經也。

見其庋架八家之文，以作法分類，如直序，如議論，如單序，一事提綱而列目，亦惟十餘門耳。樓中珍笈，錢曾盜去，且一炬而焚之，曾乃爲先生教養以底於成人者，故詩集注本事，皆先生自撰而託言曾之所爲焉。南雷公又云：先生爲文章，其敘事必兼議論，而惡夫勦襲，詞章貴乎鋪序，而賤夫凋巧，可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然有數病，闕大過於震川，而不能入情，一也；用六經之語，而不能窮經，二也；喜談鬼神方外，而非事實，三也；所用詞華，每每重出，不能謝華啓秀，四也；往往以朝廷之安危，名士之隕亡，判不相涉，皆以爲由己之出處，五也。至使人拾爲口實，亦有以取之也。先生又嘗以墓志屬南雷公，卒之後，孫貽別求襲某云：南雷公太息曰：予得免是役也，幸矣夫！先生集載有忠端公墓志銘，蓋南雷公未之用也。南雷公則哭之以詩曰：四海宗盟五十年，止期末後與誰傳。憑欄引燭燒殘札，嚼筆完文抵債錢。紅粉俄飄迷月露，美人欲絕指箏絃。平生知己何人是，能不爲公一泫然。是其先生一生可盡括之矣。先生才絕大而術頗疏，學至博而道未見，巍然有明文人之殿，仍未遽死其帝漢存晉之志，故自先生卒而明祚乃不再興矣。悲夫！此則難與拘儒爲語已。棄婦無殉故夫之節，而迴護衰門，冀延絕祀，君子取之焉。禮所以子思喪，或出母而不哭，諸孔氏之廟也。論之者其亦義采葑菲，而大春秋原心之例歟。所著有初學集、有學集、太祖實錄辨證、讀杜小箋、二箋等書。

清高宗慎先生之汚其祖庭也尤勝於方圓興復之有明遺老。至斥之爲有文無行。燬禁其著作。又明末朝野驚邪嫉賢。先生負一時重名。門牆高峻。且多有逸髮之言動。未免非蛙駭走。故如夏完淳續幸存錄。駁方崇禎帝凶問。至廢都。諱益與柳如是。冠插雉羽。戎服佩刀。跨馬入國門。如梨園所演。明妃出塞狀。高安朱芷汀題哀雲遺像堂集所載王義士柳枝詞。後云。才人未歸腸偏懸。帶女歡塲酒共糜。博得金冠珠一項。佃夫座上醉初醒。注。才人。謂諱益。倩女。謂柳。佃夫。謂大鍼。大鍼據要津。諱益以妾柳出爲奉酒。大鍼贈珠冠一項。諱益命柳謝。移座近之。此種譏讒之語。有傷忠厚。固不足供子筆錄。特著之以證不實之一端云。至沈虬河東君記柳儒士事。及葺城舟中合逸事。文人游戲。無損風雅。且先生詩集中。亦自多綴記者。柳夫人識投才士。嫺通詞翰。晚年一死。存其門風。事具見錢孫貽錢氏家變錄。固亦烈婦已。徐銘小牘紀年。嘗諱益以定策與讖自危。遂蹈附馬阮以自解。士英欲起用蔡奕琛楊維垣。恐物論不容。以諱益人望也。屬薦之。諱益乃阿士英指疏列四事。頌馬士英功。雪逆案冤抑。亦知夫逆在奸相往者之於先生也何如。先生處山高隱。仕非爲貧。惟文士交游。如蔣草園海。僞有聲氣。應求之雅。而父母一息未盡。爲子者不可不叩覓醫藥。先生之矜慎南都者以此。此疏之主張。乃是調協兩端。湖裏濟變何蹈附馬薦之有。如疏列余武貞馮留仙各先生。亦馬阮黨耶。小牘紀年。又嘗廢軍諭勸降順檄文。乃相傳以爲諱益彛筆也。并斥之爲沈約陶穀。噫。相傳二字。臨定爰壽耶。又江東逸史聞見錄。嘗諱益少時。修父執禮於涇陽顧端文先生。先生亦愛其博雅。一日。正色謂之曰。子多讀異書。然老夫有一書。子未讀。何也。諱益愕然。問何書。曰。子歸。但熟讀小學中公明。

宜學於曾子一章，則立身學術大也。蓋此矣。此皆無稽之傳聞。清高宗既入先生於貳臣傳，務深其鍛鍊，惡言隳行，施及少年，東南人文之魁，乃劬義之所自出。清聖祖博學宏儒之科，明史館之羅致，清世宗文字之獄，迨乎清高宗所謂博學宏儒科，所謂貳臣傳，多方擡殘，多方籠絡，凡人望所屬，若汚益烈。先生之世，璣與王弇州相承爲儒者宗，而其立朝，又與機山御治弘藏三先生，天下企瞻風采，稱爲四錢。蓋立身自有本末也。溼陽果有是語，亦是勉其聞道之意。但先生學未契於道，固一生之足惜者。江東逸叟且曰：溼陽觀人於徵，然則先生尤爲僉干耶。清高宗之極恨先生者，惟太后下嫁之擬詔事。詔文存順治朝檔案，河間紀文達公酌始奏讀檢毀，并檢減實錄中此類字樣。嗣艾早歲尙見詔文，又兵部左侍郎張蒼水先生煌言絕句，禮官又進新儀具大典恭逢太后婚，即咏此爾。試參閱當時之記載，惟顧炎武聖安本紀敘先生事，且多恕筆。又王漁洋先生詩云：共識文章千古事，直教仙佛一身兼。梅村先生詩云：江南淪落老尙書，宜初白先生詩云：生不並時嗚我晚，死無他恨歎公遲。可以見先生暮年情景。何來羣王諱斬衣呼羅之人，不獨危公誤燒井歸期之路，用垂定論，藉理靈冤。嗣艾識。

先正友義略表

忠襄徐虞求先生石麟

文靖朱震青先生天麟

知縣金宜蘇先生渾

右忠端公門人年皆長於南雷公

文肅文文起先生震孟

文貞范質公先生景文

大學士錢機山先生龍錫

文正倪鴻寶先生元璠

太僕何天玉先生棟如
馮恭節公劉忠正公忠烈公皆引爲謬友

貞愍鞏鴻圖先生永固

巡撫馮留仙先生元颺

都御何元子先生楷

巡撫方孩求先生震儒

侍郎何匪莪先生喬遠

都御金天樞先生光辰

大學士張鯤淵先生肯堂

大學士熊雨殷先生汝霖

尙書吳霞舟先生鍾巒

高忠憲公門人 李忠毅公師

大理李映碧先生清

詹事徐九一先生沂

督師張玉筍先生國維

韓孟郁先生上桂

監丞黃明立先生居中

尙書余武貞先生燿

韓姬命先生如璜

張侗初先生籍

史叔考先生磐

徵君陳仲醇先生潛齋

尚書鑑受之先生謙益

右與忠端公同時或同官

大學士錢御冷先生士升

督師朱未孩先生大典

文忠畧稼軒先生式耜

鑑受之爲生門人

右忠端公同年

忠襄孫碩膚先生嘉績

按察葉六桐先生憲祖

右忠端公姻婭

忠介施四明先生邦曜

右劉忠正公門人長於南雷公

吳子往先生志遠 高忠憲公歸陶庵先生同調

右劉忠正公同調

忠節金伯玉先生鉉

右劉忠正公門人

忠敏祁弘吉先生彪佳

右劉忠正公門人其父夷度先生忠端公友年長於南雷公

南雷學案卷五

同調上

自誠而明性所以復也。自明而誠教所以興也。劉忠正公既提一誠字俾世之習姚江學說者不墮於迷離玄虛之境而在未發也。本之以誠意。卽同時心光並露。已發者顯其用。皆自然相映爲中和。亦乾之九三。惟能進德修業。而後有九五之同聲同氣也。故遂應求爲兌。其象則朋友講習。內而復性。外而興教。徐乃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業焉。旣可以彌綸六合者。卽可以退藏於密耳。而開闢神明之爲務。終在夫道體之貞一。立誠云者。人極之謂乎。南雷公丁茲艱危之局。交游徧天下。第其朝夕切磋者。不過十數賢。時而白葦黃茅。時而螭礁虎穴。率之以入死出生。更共勉之。以寄託綱常。雖成敗靡克爭運數之權。而國族不卽淪亡。又未始非十數賢言行所保持者。因彙其事實。存其姓名。庶乎樂行憂違。各志於確不可拔。以閑邪而淑世。是亦尙羣之取則也已。錄爲

同調

劉伯繩先生

先生諱灼字伯繩忠正公子也年十四歲鉤黨禍起避地武林僧舍晝則隨衆傭作夜則帷燈自課禪板聲寂讀書不倦又嘗侍忠正公處官舍中門庭落然不聞蛩響脫粟寒漿僮僕逃逸先生方擁卷危坐自若也用功過苦遂至徹夜不能交睫如是者數年忠正公曰此把捉之過也忠正公講學越中一時承風樞響者以想像爲本體權謀爲作用忠正公之言格於浸淫之僻說而不相下先生憂之曰此禪門種草毒可移植於吾室乎於是推擇王業洵王毓著及南雷公等十數人進之爲弟子凡受忠正公之教而有未達者退則私於先生未嘗不冰釋也自來求學問道往往入耳過口輒焉失之繼而源遠流分幾又同出一先生之門而不啻楚越之相視卽以明儒而論康齋之學出而爲白沙爲敬齋爲一齋而主敬之宗旨裂陽明之學分而爲東浙爲淮南爲江右而致良知之宗旨裂然則墨守師說者豈不云難哉諸弟子雖所得者各有淺深而先生奮摧陷廓清之功山陰慎獨宗旨於是暴白於天下迨忠正公野死門人周璣負其遺書與先生逃死倉皇踐宿荆棘中歲餘乃復返故居塞門掃軌蘊承

先達隣右莫窺其面矣。初忠正公考定六經，發凡舉例而未完成。先生發篋陳書，究竟先志，監司郡縣，羣其操行，下車通謁先生，了不容撓。錮疾報聞，與王爾祿、天錫遊息共學。天錫爲海道，欲申把臂，先生引范史、靈周小泉之事以拒之。天錫嘆息而去。先生既絕交遊，南雷公亦不復見。惟述儀禮鐘律，始以書札往還。十數年，僅一而耳。永歷十五年辛丑二月，南雷公在雙瀑院，先生曾來訪之。每謂今日人心滅甚，天地所以不崩墮者，是山野中人牽補架漏也。先生沒於永歷十八年甲辰九月八日。妻周氏，子四茂、林，林長林、道林、南雷公爲之墓志銘，且弔之以詩曰：顏山斷港鬱黃茅，猶有斯人繼寂寥。聲瑟滿堂風迹絕，冰霜埋骨劍光銷。病中三禮完猶改，身後雙棺葬且遙。落葉來尋山下路，當年誰與說無聊。先生之妻前三月甫沒，故第四語及之。

王士美先生

先生諱善洵，字士美，餘姚人文成公伯爵之承襲。已逾三世，而先生乃襲伯先進之族子。先進有弟允達，先通襲伯則始意屬先達子業弘。因先進之妻言曰：伯無子，兄死弟及，爵焉往？何必早及於子？故襲伯怒，必以先生爲後已。襲伯父承助，兼督漕運有年，先生夷然避之曰：重爵自有人，若立賢或免有爭。

也。其兄業洪，且官總督。先生謹約如貧士，受業劉忠正門下。當陶石梁兄弟異說，鑿鼓希濬，聽聞先生與雷南公諸人奮力衛道，務使慎獨宗旨如日月麗天，而先生巋然爲證人，書院同志之首。

檢討視開美先生

先生諱淵，字開美，海寧人。崇禎六年癸酉舉鄉試。自以年少，學未充，棲孝嶺僧舍讀書三年。僧罕賂其，彌十五年冬，曾試入都，適忠正公廷諍姜熊之獄，削籍。先生抗疏曰：宗周鸞直性成，忠孝天授，受任以來，蔬食不飽，終宵不寢，圖報國恩。今四方多難，貪墨成風，求一清剛之臣以司風紀，孰有過於宗周者？宗周以迂戇斥，繼之者心忍澆，宗周以偏執斥，繼之者必便捷，忍澆便捷之夫，何所不爲，必且營私納賄，顛倒貞邪，風紀何由振，吏治何由肅哉？乞收成命，復其故官，天下幸甚。上得疏，不憚，停先生會試下禮官議。時先生未嘗識忠正公，既奉嚴譴，乃往謁。忠正公曰：子爲是舉，無所爲而爲之乎？抑動於名心而爲之乎？先生爽然自失，曰：先生名滿天下，誠恥不得列於門牆，爾遂執贄稱師。明年忠正公歸，從至山陰，講求聖學，充然有得，已而禮官議上，卽令逮下詔獄，詰主使姓名。先生慷慨曰：男兒死卽死爾，安

卿吳磊齋先生麟徵將殉節三元祠。預招先生來。酌酒與別。磊齋既正命。先生遂親爲含殮。寢柩旁者旬日。并扶其柩南還。尋詣南京刑部。請竟前獄。尙書諭止之。乃已。復草一疏。請誅奸輔。通政司屏不奏。給事中陳臥子先生子龍乞擢先生及貢生涂仲吉爲臺諫。不許。(仲吉漳浦人。前疏救忠烈公繫獄者也。)時忠正公復罷官。先生數往問學。嘗有過。入曲室。閉戶長跪。竟日不起。問求仁於忠正公子伯繩。先生灼伯繩曰。天地之所以常運萬物之所以相生而不已者。止此春和之氣。循環而無端也。自其暢達而言之。則曰夏。自其收斂而言之。則曰秋。自其凝靜而言之。則曰冬。而總一春氣之卷舒。非截然分而爲四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爲人。則曰仁。自其裁制而言之。則曰義。自其節文而言之。則曰禮。自其明斷而言之。則曰智。而總一仁之周流。亦非截然分而爲四也。是故宜事變。制秩序。辨是非者。義禮智也。而所以能宜事變。制秩序。辨是非者。則仁之爲也。卽或能宜事變矣。義其所義而非吾之所謂義。能制秩序矣。禮其所禮而非吾之所謂禮。能辨是非矣。智其所智而非吾之所謂智。何也。吾之所謂仁。義禮智者。合仁而言之也。合仁而言之者。析之各得其分。而統之適完其仁也。是故儒者言求仁而不言求義禮智者。此也。先生之與伯繩。類此者所契尤多。弘光二年六月。虜陷杭州。潞王降於虜。先生方葬母。趣工人速竣。旣葬。還家設祭。卽投水而卒。踰二日。忠正公餓死。閏六月六日丙戌也。魯監國贈檢討。

明史稿。先生投繯而卒。南雷公行朝錄。魯紀年。先生投水死。今從行朝錄。 嗣文識

禪遜菴先生

先生諱日初。字仲升。別字遜菴。武進人。崇禎六年鄉試副舉。久游北都。應詔上備邊五策。通朗靜默。頗獲深造。又上書申救忠正公。其風節亦自高邁。知時不可爲。慨然攜書三千卷。隱天台山中。不三年而兩都亡矣。魯監國時。以吏部侍郎姜垓薦。謂先生知兵。遣使聘之。固辭不起。後強爲王祈所致。往建寧小試。輒效建寧覆。王祈戰死。先生輾轉散衆。歸鄉里。先生爲忠正公門人。獨於忠正公所言意爲心之所存。有未然者。南雷公爲之剖晰微茫。反覆推說。先生始披雲霧。篤信師承。杭城云亡。忠正公授命。先生亦流離奔走。未得侍側。故先生自序有曰。日初避亂天台。聞訃道阻。嗣後崎嶇閩粵。越五年。己丑。南旋。始得哭先生於古小學。晚年亦無所容。乃託足空門。以方袍圓頂自飾。崇禎十五年壬午六月。與南雷公相見於京師。十七年四月。又見之於武林。造詣益深。隱幽茹辛。語同學尊服之。然叢林中。人未識先生之用心。亟欲挽致。藉以張皇彼教。先生於是委蛇酬付。所守者儒。迨乎晚年。彼教盡籠罩之謀。且擁之嗣法臨濟。伯繩先生馳書謂古來賢士隱於禪者不少。有讀易者。有歌楚辭者。有汎舟賦詩焚其

草者。豈不知業已圓頂方袍而故爲此狂激之態乎。蓋曰吾非真禪也。聊以抒艱貞之志云耳。猶之趙岐李燮避身傭保。非愛傭保之業也。今足下鐺鼓白槌。欲嗣其法。則向之圓頂方袍者。從其教也。非有託而逃焉者。亦猶趙岐李燮無故而羨心傭保。徒其衣冠詩書之業也。不亦惑乎。先生乃喟然曰。吾畏吾友。驟赴伯繩先生家。以免。有子曰。楨從軍戰死。曰梧。失踪。妻早歿。季子格。幼沖。爲虜所獲。虜官愛其早慧。撫之爲子。謀於某僧。始捨之。伴度爲沙彌。乃教之成立。清康熙七年戊申。南雷公渡江。弔伯繩先生。適又見先生。劇談晝夜。盡出其所著撰。以示南雷公。其解釋格物。尤多先儒未到處。蓋先生之學。務得於己。不求合於人。故其言與先儒。或同或異。不以庸妄者之是非爲是非也。南雷公嘗謂之曰。子之學。非禪學也。此世之中。而有吾兩人相合。可無自傷其孤零矣。又嘗曰。今之禪者。其庸妄亦猶夫今之舉業之士也。惡能爲毫釐之辨哉。其貌是則是之而已。先生著有文集。子格。字壽平。工繪事。亦號南田。不仕。先生文集南雷公序之。

陳乾初先生

先生諱確。字乾初。陳氏爲海寧望族。曾祖鳴梧。祖理川。父覺菴。皆世其學。母葉氏。先生自幼。恪承庭訓。

讀書卓犖。不喜理學家言。嘗受一編讀之。心弗善也。輒棄去。遂四十年不閱。其後與同邑祝開美先生。讀書先生議論不守章句。先生每疑之。已。同問學於忠正公。忠正公深痛末學之支離。見於辭色。先生括磨舊習。一隅三返。遠忠正公授命。更得其遺書而盡讀之。愾然而喻。取其四十年所不閱者重閱之。則又格格不能相入。遂見之論著。先生議禮尤精。從其心之所安者。變通古禮。而於凶禮。殊惡地理惑人爲天下異端之禍。其於友朋。一事稍乖。必正色相告。不爲姑息。屠熾陸圻徵文壽母。先生謂世俗之事。非所當行。社集講會人情之常。先生謂衍衍醉飽。無益身心。再會之後。亦不復赴。而北都覆亡以後。士之好名者。強與國是死者。先後相望。先生曰。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人之賢不肖。生平具在。故孔子謂未知生焉知死。今人動稱末後一著。遂使奸盜優倡。同登節義。濁亂無紀。死節一案。真可痛也。先生之論。未有不補名教者。先生又深痛樂記。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之語。謂從懸空卜度。至於心行路絕。便是禪門種草。宋人指商書維皇降衷。中庸天命之性爲本體。同一窠臼。必欲求此本體。當於父母未生之前。而過此以往。卽屬氣質。則工夫俱無着落。當知學者時時存養此心。卽時時本體用事。不須別求也。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一言。是孟子道性善本旨。蓋人性無不善。於擴充盡才後見之。如五穀之性。不藝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種之美耶。易繼善成性。皆體道之全功。正對仁智之偏。

而言道不離陰陽。智不能離仁。仁不能離智。中焉而已。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卽須臾不離戒懼。而獨之事。成之。卽中庸位育之功。至是則剛柔不偏。而粹然至善矣。繼之。卽孟子擴充盡才之功。成之。而後知性無不善也。非是原始無性。至成之而始足耳。又曰。性之善不可見。分見於氣情才。故中庸以喜怒哀樂明性之中和。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明性之善。皆就氣情才言之。彼言旣發謂之情。才出於氣。有善有不善者。非也。又曰。人心本無所謂天理。人欲恰好卽天理。其主於無欲者。非也。先生論學。雖不合於諸儒。願未嘗背師門之旨。忠正公亦謂疑團而已。其論大學。以後來改本。牽合不歸於一。并其本文而疑之。卽同門之友。齟齬爲難。先生卒持說愈堅。此非創自先生也。慈湖亦謂大學非聖經。亦有言大學層累。非聖人一貫之學。雖未必皆爲定論。然吾人爲學工夫。自有得力意見。無不偏至。惟其悟入。無有不可。奚必抱此齟齬不合者。自窒其靈明乎。是書也。二程不以漢儒不疑而不敢更定。朱子不以二程已定而不敢復改。亦各求其心之所安而已矣。夫更改之與廢置。相去亦甚不相遠也。南雷公於清康熙五年四月。往海寧。偕陸冰修先生往訪。時先生已病廢。不出門者久矣。猶能危坐劇談。又十年丙辰。致書約以明年相見。乃十一年丁巳七月二十四日卒。年七十四。葬於沈家石橋之西。娶王氏。子二人。翼禾。孫二人。克學。克爽。南雷公誌銘先生之墓。

太常彭期生先生

先生諱期生，字觀我，海鹽人。御史宗孟子舉，萬曆四十四年進士，授徽州教授，遷國子博士，歷都水主事、員外郎，遷長沙知府，再調揚州、南昌。崇禎初，以憂去，補濟南，坐失囚，謫布政司照磨。量移，應天推官，轉南京兵部主事，進郎中。十六年，張獻忠亂江西，遷湖西兵備僉事，駐吉安。隆武二年三月，虜陷南昌，逼吉安。先生拒守不支，城破，走贛州，偕大學士楊廷麟招降張安等。襄皇加太常寺卿，仍令視兵備事。城破，冠帶自縊死。先生篤學力行，慕忠正公有年，當杭州既破，追拜忠正公於楊塢，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適南雷公侍側，先生揖之曰：「期生年少，倖通朝籍，君若以老先生同年生視期生，卽棄期生也。」忠正公亦四十四年丙辰進士，故云。斯時南雷公先自楊塢返里，且奉太夫人避兵中村。先生亦要約南雷公，以後往來書問，必署同學，遂馳返吉安。而其於贛州死職之日，則是年十月四日也。永歷三十年丙辰十月，南雷公約許西山先生三禮往海鹽雲岫山觀合朔，訪其家，夫人年八十餘，猶健在。子孫貽亦被害於虜。

按先生乃忠端公同年生，例列先正，茲列以闡調從先生之志也。 嗣艾職

侍郎章羽侯先生

先生諱正宸，字羽侯，別號格庵，會稽人。爲道虛望族，忠正公內姪也。從之受學，爲人誠樸，近道深爲忠正公之所契許。舉崇禎三年庚午鄉試，歸至濟寧聞報，同舟有李科者，先生不忍其失意，獨歸，偕返而後北轅。明年登進士第，選庶吉士，授禮科給事中。上求治太急，溫體仁復以功利導之，先生言伏見陛下洞照羣情，有先事爲察之資，鈐束百辟，有以力勝殘之威，登成三五，有其臣莫及之聖，是以合意者爲忠良，容算會無變更，以至急賦之開覺，銅罪之失情，追往之稔惡，告密之府奸，羣心嗟嘆，盜賊披猖，求治愈急而愈遠矣。亦惟是語默動靜之間，日求放心，以周孔仁義爲必當遵，以管商富強爲必當細，以臣鄰吁咈爲必不可厭，以億兆耳目爲必不可蒙，謹喜怒哀端，灼善惡之別，則太平弘業，自然各得其所。蓋先生之言治，必本於學術，讀書不問而知其爲大儒之弟子也。王應熊固傳溫體仁之衣鉢也。崇禎六年癸酉，入相，先生奏彈應熊剛愎自用，縱橫爲習，小才足以覆短，小辯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己，驅除善良，報復恩仇，混淆毀譽，且訛言何所不至，夤緣左右，士論所恥。從此薰心撻足之徒，騰馳而起矣。疏入，下獄。馬士奇、王邵爲先生過，王應熊曰：「章長科此舉，成就老先生爲滿公矣。」應熊

然曰。這個皇帝。某如何做得潞公。上亦不深罪。放歸田里。九年丙子冬。起戶科。先生言。方今大臣持祿養交。刻深難犯。揣摩官府。張設爪牙。知護一官。小臣習爲恬默。冀以自完。肝豫邀求。隨機觀望。知護一身。通國臣僚。盡爲聲名利祿。無一人爲陛下者。陛下以孤危之身。居臣民之上。受人欺給。覺兆百出。臣竊傷心。大抵爲溫體仁而發。十一年戊寅五月。火星示變。時田貴妃與中宮不協。上久不見中宮。楊嗣昌故以田畹進上疏。微及后宮。爲給事中何楷所駁。先生亦言。火於五德爲禮。陛下未嘗以沽名市恩。疑大臣也。而大臣揭救鄭三禮。錢謙益。倡爲是言。疑陛下甚矣。是謂無禮。史道辨疏。一曰時局。再曰時局。理玄黃之說。開羣枉之門。亦無禮也。朝廷每一番令甲。卽增一番徑竇。張禮芳京察不謹。借城工以復銓職。亦無禮也。災異頻仍。陛下發罪己之詔。而李鳳鳴稱善言不可退星。猶揮戈不可卻。亦無禮也。然則熒惑焉得不垂象乎。時廠衛橫甚。先生又言。西廠雖革。而西廠之實尙存。西廠之任雖虛。而昔日把持西廠之人尙在。昔云陛下不知。則宮掖之間。肘足之際。尙且迷罔天聽。而況於三輔郡縣乎。上令中官自行回奏。氣勢爲之少衰。十四年辛巳。賊陷洛陽。福王被害。上召對羣臣於乾清宮。先生奏。闖賊從四川來。奏未畢。樞臣陳新甲從旁急應曰。賊自秦來。不從川來。言至再。蓋督師楊嗣昌奏流寇九股。已撫其八。只張獻忠與曹操逃入蜀。闖賊在獻忠一股之內。今從川來。所過地方不見擱截。則

嗣昌之欺君露矣。新甲表裏爲奸，故不禁其辭之暴也。尋長吏垣，先生言治之盛衰，由於言路之通塞。臣爲六垣之長，苟一垣不言，一事不言，皆臣之責也。一日召對，上厲聲曰：「言官須是設身處地，奈何苟且塞責？」先生對：「設臺諫本以求言，寧言不當，無使其畏而不言。」願皇上勿生厭薄。周延儒再召，悉反前政，引用正人，撤回差璫，停止緝事，蠲租清獄，行間賞罰，朝報夕可。天下仰望丰采，刻覈太平而門多難賓，性少剛節。先生固延儒之門人也，謂其一時之君子曰：「吾輩當夾持相公以成就其功名，無徒將順以爲臧氏之美疾也。」曾推宣大總督，延儒欲以門生江禹緒陪之，先生不可。冢宰承延儒意，江爲正推。先生劾冢宰私易不合，延儒欲起江陵令史調元，先生於其名下注一鑽字，遂止。延儒之起馮銓之力也。延儒無以報之，欲借守涿之功，復其冠帶。先生與金光辰孫晉同執不可，亦中格。且上言：「閣臣先格君而後事功可建，亦必先積誠而後君心可格。人主非薄朝士，必因外廷無一人一事足稱意旨，苟能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爵祿弘親暱，自起皇上敬信矣。」延儒雖恨先生，然終先生在朝，形勢禁亦不至大段放倒。賄賂如後時也。先生又舉史可法、范景文、孫傳庭、蔡懋德，可任兵部，以爲國事日壞，皆由於擊兵者之不忠，賄賂不絕，情面不除，推諉不屏，欺瞞不破，恩仇不化，軀命不捐，以致刑賞倒置，功罪混淆。臣不知兵，安知人之知兵，所可信者，諸臣夙具肝膽，自矢忠義，愈於盡國欺君寡廉。

鮮恥之陳新甲耳。十五年壬午五月會推閣臣。先生與冢宰李日宣河南道張瑄共事。先推十三人。上命再推。又列十一人。六月辛酉召對中左門。上怒徇私濫舉。如房可壯宋致張三謨何故得與。日宣對畢。先生奏曰。日宣平日游移少執持。臣曾有公疏糾之。第此番推舉實無徇私。即房可壯三人未必果堪輔弼。論其生平頗知自好。上怒未解。下先生等於獄。遣戍均州。先是無名子效東林點將錄。故智以二十四氣分配朝官。達於御前。於是閹員兩推所不及者。流言以實之上。聰明旁竒。遂以爲然。南渡。赧皇承統。以原官召先生上疏。一曰勤學。春秋爲孔氏要典。宜選方聞之士。朝夕進講。高皇帝祖訓。備歷艱難。尤宜時時省覽。一曰辨官。易言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其乘時射利。僥倖顯榮。口舌得官者。不宜輕啓濫門。一曰肅綱紀。肘腋之間。威令不行。四海生心。今於藩鎮之中。有忠勇可任者。亦有觀望不前者。速宜分別。以就鈐鍵。一曰正人心。天啓之季。喪心媚逆。餘孽猶在。薰蒸彌甚。今豈附賊。豈緩刑章。又疏陛下宜縞素帥師。駐蹕淮上。聲靈所震。人心同仇。而乃不稱行在。粉飾儀文。志在偏安。竊恐偏安之業亦未易也。馬士英將起阮大鍼。舉朝爲難。銓衡不敢任其責。欲假中旨起之。戶部尙書缺。先以中旨陞張有譽。先生封還詔書。不聽。上言臣於有譽。非爭其人。爭其事也。傳陞一途。非所以待正人君子。有譽賢者。未必卽受。是有有譽者。乃所以斥有譽也。魏國公徐弘基公疏薦張捷。有旨部議。先生曰。何議爲。

因言勳臣無薦舉文臣例。使其人果賢者，必恥受勳臣薦舉。已而以安遠侯柳祚昌疏，遂起大賊。先生言朝廷如此舉動，邸報流傳，第見微臣姓名，尙掛仕版，必且相顧驚駭。謂臣負先帝之經綸，負陛下之明詔，負銓選之權衡，負瑣垣之職掌，罪當萬殛，穴地難容。伏望早賜罷斥，以爲不忠者戒。蓋先生大指以親君子遠小人爲立國根本，不以小朝廷而少有阿邑。故與羣小爭射斷斷，猶冀稍延國命，而無如天生妖孽，非人力之所能爲乎。旋以大理寺左丞歸。南都既亡，虜兵逼犯浙江，與我軍隔岸相持者累月。虜旣渡江，列戍驚潰，監國由江門出海。諸臣駢死，先生亦甫受吏部左侍郎署部事，遂投水不得死。自劉又不死，乃逃，不知所往。事在監國元年丙戌六月也。先生生平風節嚴正，南雷公嘗聞其評品人物曰：太守張有譽，蔡屏周入覲，送監督戶工二部內官文冊，長揖不拜。天下郡縣只此二公。又曰：關中一細民，與馮少墟講會，從此口不二價。一日過縣治，見學會中二縉紳入謁縣令，愕然曰：渠亦爲此耶。終身不屑入會，嗟乎！使先生而首邱念重，何以稱此細民乎。先生力固首陽，遙與吳騫齋金伯玉諸先生比烈。忠正公之教澤也遠已。

李心水三垣筆記，先生在東垣，一時給諫如馬嘉植、倪仁禎、曹澄、卞欲借之以爲重，咸婉避之。足見其交游之愼，又或曰先生曾與遊事，行狀未言及，嗣艾識。

章晉侯先生

先生諱明德，字晉侯。乃格庵先生從弟，受業於劉忠正公白馬山房之會陶石梁諸弟子，務馳異轍，先生闢之最力。國亡隱居終老。

侍郎葉潤山先生

先生諱廷秀，字潤山，潤州人。忠正公長京兆，始從學。天啓五年乙丑進士，歷知南樂、衡水、獲鹿三縣，入爲順天府推官。英國公張惟賢與民爭田，先生斷歸之民。惟賢屬御史袁弘勛駁勘，執如初。惟賢訴諸朝，上卒用先生奏，還田於民。崇禎中，遷南京戶部主事，遭內外艱，服闋入都，未補官。疏陳吏治之弊，言催科一辜，正供外有雜派，新增外有暗加，額辦外有貼助，小民破產傾家，安得不爲盜賊。夫欲救州縣之弊，當自監司郡守始，不澄其源，流安能潔。乃保舉之令，行已數年，而稱職者希覯，連坐法，不可不嚴也。上納之，俄授戶部主事。又陳吏治三要，請緩催科以感天和，發倉廩以全民命，明大法以消亂萌。報聞，上以傳永淳爲吏部尙書。先生言永淳庸才，不當任統均。四月，永淳果敗，忠烈公逮下獄，先生抗疏

救之上怒杖百。繫詔獄。明年冬遣戍福建。先生在忠正公門下。造詣淵邃。忠正門人中先生爲首。與忠烈公不相識。冒死論救。獲重罪。處之恬然。一時深服其養。給事中沈迅疏請召用。及忠烈公釋還。給事申左懋第御史李悅心復相繼論薦。執政亦稱其實。忠烈在途。又爲請。上令所司核議。已而執政復薦。十六年冬。特旨起故官。會都城陷。未赴。報皇承立於南都。召爲吏部主事。兵部侍郎。解學龍薦忠烈。井及先生。命以僉都御史用。及還朝。馬士英惡之。抑授光祿少卿。虜兵陷南都。襄皇在福州登極。召拜左僉都御史。進兵部右侍郎。隆武二年八月。上被虜兵所害。先生走匿山寺。變姓名。將有所圖。忽得危疾。齧取片紙。自書來歷及姓名。付之僧徒。擲筆而逝。

御史何仲淵先生

先生諱弘仁。字書臺。亦字仲淵。山陰人。陶文簡公望齡之甥也。長從忠正劉先生游。讀書受學。翻然頓悟。崇禎十年進士。官建平縣。有異政。尋知高要縣。力興水利。清關權。旋因父喪歸。魯監國授以御史。江上師潰。披緇。後沒於崇慶寺。

江右魏叔子先生爲先生傳。以爲死節。非死也。乃守而不持也。 嗣文識

兵馬使董赤霞先生

先生諱標，字赤霞，關右人。馮恭潔公應京弟子，官兵馬司使。始受業於忠正公，而忠正公之與吳濬齋、金伯玉、祁弘吉、彭觀我、章格、庵、葉、潤、山、何、仲、淵及先生，皆執朋輩之誼，相待如蔡季通例。北都未覆以前，沒已。

陳敬伯先生

先生諱堯年，字敬伯，山陰人。從忠正公學，最早。天啓之間，逆奄譖熾，忠正慨然以身許國，而予伯繼向幼，以王成見許於忠正。先生亦誓受託孤矣。北都未覆以前，沒。

朱綿之先生

先生諱昌祚，字綿之，山陰人。久侍忠正公受業，忠正公殉國後，隱居葺山下之解吟軒，授徒自給。沒解吟軒，乃昔日講堂也。

空謝山結滄亭集謂解吟軒後爲比邱尼防攝。百年以學。費神慮。甚傷之。欲贖歸。院不果。嗣文獻。

檢討王元趾先生

先生諱毓者。字元趾。會稽人。爲諸生。跌宕不羈。好鱗色。初雙業於倪文正公。已而從忠正公游。同學皆笑其逸羣。不之顧也。虜陷南都。諸臣各擁宗藩。先生太息曰。此又乃朋黨之變局耳。人心俱失。而以尺寸地空擁名號。何益。高皇帝何負於若輩。且發欲殺其子孫耶。崖山舊事。能延存一日。正朔卽或慰一自君父在天之靈。若輩不過假手於亂民。盜竄自盡。醜節而已。必無能爲。遂痛哭不已。俄而杭州又失。濤王降虜。忠正公適避楊塢。絕粒待死。先生亟上書曰。願先生早日裁。毋爲王炎午所弔。俄一友來視。先生曰。子若何。曰。有陶淵明故事在。先生曰。不然。晉靈恐皆聲色中人。久則難持。及今早死爲愈。六月十二日。召故交歡飲。伶人奏樂。酒罷。攜鐙外出。久覺之。投柳橋下。自沉而沒。忠正公聞之。笑曰。吾數十輩。祇得此一門人。鄉諡正義先生。監國贈翰林院檢討。

傅中黃先生

先生諱日炯，字中黃，忠正公弟子，虜陷南都，死難。

潘子翔先生

先生諱集，字子翔，忠正公弟子，虜陷南都，死難。

葉靜遠先生

先生諱敦艮，字靜遠，衢人，篤行君子也。棄諸生，隱居鄉間。昌明忠正公愷獨之學，世論尚之，嘗言格物之物，當於本末求之。康熙二十六年丁卯，訛聞南雷公沒，殷殷致問。南雷公報之以詩云：豈邀美醜同丁諷，卻喜流傳似子瞻。足徵夫二人友誼之深焉。全謝山後論之曰：先生有功於忠正公之學，不媿爲大弟子。如楊龜山之大弟子有徐逸平，湯晦靜之大弟子有徐徑畝，堪稱鼎足。

訓導劉遂當先生

先生諱應期，字瑞當，亦字遂當，慈谿人。諸生，以歲貢例選訓導，待缺。忠正公門人，深沉有識。忠正公極

重倚之。而國是機密。嘗獨齋頭與聞也。其慷慨具有豪俠氣。輒不肯一身獨善之者。六世祖煒。廣東人。高祖錯。封山東道監察御史。爲慈谿望族。崇禎間。吳中倡爲復社。以網羅天下之士。高才宿學。多出其間。主之者張受先。張天如。東浙馮留仙。鄴仙兄弟。與之枹鼓相應。皆喜容接。後進標榜聲價。人士奔走。輻輳其門。蓬華小生。苟能分句讀習字義者。挾行卷。西棹婁江。東放慈水。則其名成矣。其間樸樸之人。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衛名教。裁量人物。譏刺時政。當局聞而意思之。以爲東林之似續也。當是時。慈水才彥。麇會。姜崑。馮元度。馮正。則馮簾溪及先生。皆爲人物所歸。而又引旁近縣以自助。甬上則陸文虎。履安。姚江則南雷公。鷓鴣公。石田公。蓋無月無四方之客。亦無會不諸子相徵逐也。先生。在諸子中。芒寒色正。諸子莫不仰爲畏友。初與崑。愚。齊名。坊刻行世。稱爲姜。劉。及崑。愚。及第。又與玄度。並稱爲劉。馮。亦猶香山之在唐。初稱劉。白。繼稱元。白。矣。交道雖廣。而所至情契。不過數人。入閩。則友曾。弗。人。林。守。一。之。宛。則結沈。疇。生。麻。孟。璿。梅。朗。三。過。攜。李。則投夏。彝。仲。其激揚題拂之流。望先生。峨。岬。天。半。不。可。得。而。親。也。諸。從。游。先。後。成。進。士。至。爲。天。子。元。老。侍。從。其。下。者。亦。且。爲。二。千。石。郡。縣。長。吏。獨。先生。躋。蹻。老。諸。生。布。衣。揖。讓。於。博。士。前。晚。乃。以。貢。待。一。儒。官。胸。中。不。能。無。芥。蒂。友。朋。高。會。先生。恆。坐。席。端。陸。文。虎。次。之。酒。酣。耳。熱。兩。人。輒。離。席。長。歌。曼。聲。相。和。唾。壺。盡。缺。石。田。公。以。盛。名。爲。之。埒。先生。喟。然。曰。吾。

爲同輩架累。置身繯鞵之上。無乃益彰其老醜耶。求靈而南北橫潰。聲實陸沉。交游事息。返顧閭里。則
嵩慙元度以疾死。留仙鄰仙以憂死。簞溪以兵死。文虎以刺死。所在情契。鯨鯢相望。先生之風波。亦爲
里中指名。卽場屋放言。悲歌流涕。亦不可復得。乃爲潔供疏告於營所往來者。求法書名畫古器奇花。
勉強差排。倅然不知有生之樂。發爲詩文。僻思拙句。絕似圭峯積久所得。嗚呼。何其衰也。於是一歲之
中。東走訪履安。西走訪南雷公兄弟。必且再三潦倒。以洩其耿耿之未下。魯盤國三年。戊子夏。先生挾
其季子。一平頭奴。刺小航浮江而上。颶風失楫。隨波漂播。而至黃竹浦。未幾。適雨。越月。而又以訪黃太
冲。寓履安南記。寄示南雷公。南雷公頗怪之。以爲先生之往來多矣。獨記此何歟。再越月。先生遽卒。先
生嘗北上。忠正公傳語留仙。寇深事急。當爲屬從南巡計。此忠正公所未肯輕屬於人者。一事簞溪爲
勝官執去。親戚不敢過其門。先生趣見其夫人。而謂之曰。今日之事。夫人惟有一死。吾待命於此。夫人
死。先生始出。因免虜法配奴之辱。此先生之爲人所不爲者一事。先生子三。長有甲。庠生。次有壬。次有
丁。女二。石田公其長壻也。先生卒後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葬於鄧山飛鳧之原。

思舊錄。此時繪上多名士。而瑞當裁量其間不少。觀世人亦異其情。雖每有錄學使至。而四方名士之評議。以瑞當書案並
之。大略進之爲上下。衆意爲然。又南雷公探其兄弟。隨處舉論。傳於南雷公。姻婭之約。自南雷公主之故。不拘行輩。仍列

張光甫先生

先生諱應煜，字光甫，餘姚人。諸生受業忠正公之門。弘光元年乙酉五月，虜陷南都，又犯杭州。潞閔王降，忠正公絕食。先生勸其擇立諸藩起兵，忠正公謝以事不可爲。先生曰：「然則此乃降城，亦非死所。」忠正公曰：「子言是已。」毅然遽往楊塢，正命而卒。先生聞而哭奠畢，投水死。

張奠夫先生

先生諱應鼈，字奠夫，光甫先生兄。在忠正公門下，服勤甚久。赧皇建極，南都晏安，宵人赫弈，邸舍如承平時。惟忠正公官署肅然，奠夫一人侍側，固一篤實自修之士也。先生諸生撰中興金鑑，欲上之朝，不果。魯監國二年丙戌以後，嘗承席授講於山中，不復闕世事，而證人書院自忠正公殉國，師席久虛。先生年垂八十，神明不衰，膺主講座，書院距先生家，二十里許，每至講期，必率先入坐書院，以俟諸學人。所事莫肯辭勞，未嘗以風雨寒暑衰老一日自適也。如是者六年，異端蠱起，正學巍然，先生之功也。

董无休先生

先生諱瑒，字无休，會稽人。倪文正公弟子也。後乃侍忠正公講席，所得開悟者彌多。江上師漬，先生適在鄉居，愈知國事不可爲，乃披緇爲僧，枯山自闕，不誦禪課，不蓄沙彌，種菜耕田，傲然苦行，仍手韓忠正遺言，護持師說，與二三同學往來而已。

戴南枝先生

先生諱易，字南枝，杭人。諸生受學於忠正公，不輕與世人通聲咳。高士徐先生最爲友好，徐先生沒，貧不舉喪。先生力營殮葬。先生本工分書，求之者莫得。至是日日賣字，皆寫其自撰淮陰釣臺詩。葬訖，不更以片紙市易矣。

檢討華嘿農先生

先生諱夏，字嘿農，亦字吉甫，定海人。後遷鄞，受業於忠正公。但倪文正公及忠烈公皆極愛先生，類悟。

先生且嗜易學，亦嘗執弟子禮。造詣已深，而陳敬伯先生又乃先生莫逆交。其能謁忠正公之門者，敬伯介之也。遂築鶴山講舍，昌明忠正公之學說。王直一先生尤與先生善。其翱翔受益於忠烈公、忠正公、倪文正公間，直一俱與之同。南都既陷，結合同志，擁戴魯王監國，奉錢忠介公肅樂起義。先生雖爲諸生，而甚膺重望。行朝授之以兵部司務，晉職方司主事，皆不受。以諸生從。元年丙戌六月，江上師潰，仍圖再舉。二年丁亥正月，又與行朝相連應。因馮侍郎篴溪先生來書洩漏，虜官捕之，倖免於死。出獄所謀益急，逆黨謝昌元等向虜官告變，倍爲嚴守。我軍發自滯洲，不得進擊。且捕先生，嚴刑追訊。先生慨然曰：我自爲大明收復河山不成，死爾。夫復何言！遂投之獄。先生在獄中，日久，虜官百計，冀引同志姓名及實狀，迄無所牽攀。日惟鼓琴賦詩。如平生歡。三年戊子五月二日，被害。監國聞之，贈檢討。門人私諡毅烈。著述散失，僅存過宜言八卷。又獄中所訂操縵安絃譜、泗水鼎樂府、對簿錄、妻陸氏縊殉先生屬文、高簡朗潔。南雷公文統採錄之。

檢討王直一先生

先生諱家勤，字直一，鄞人。忠正公門人。亦陳敬伯先生介之。生平精深三禮，推闡極致，卓然不與先儒

苟同也。尙未定名。積稿十數卷。未完。適南都亡。虜氛蔽境。奮然參江上軍事。敗後。潛往來於海上。而王師內襲之計。將糾合其所以策應者。虜官旣捕華哩農先生。逆黨謝昌元等。更以先生聞。並捕於途。亦被害。監國聞之。贈檢討。

孝子趙禹功先生

先生諱句。字禹功。會稽人。少貧。學。齋養親。藝工。人競求之。其花卉蟲鳥。奕奕生動。皆先自爲粉本。加以絲采。時謂之趙繡。且稱趙孝子。旣長。益勤學。授徒自給。游於忠正公之門。旣獲深造。益樹名德矣。魯監國自蒿壩駐軍江上。先生荷戈以從。旣潰敗。先生仍往來偵察虜狀。親老且病。懷歸殷切。乃退而招致繡工。立肆城中。凡海上來者。此焉安寓。親旋沒。又虜官誅捕迭聞。先生固無妻子。元年丙戌。營地葬親後。遂爲僧自隱。時仍賣畫。藉易米鹽。世更稱爲壁林高士畫。先生風波云靖。晚節彌堅。不嗣法。不行腳。徐徐在僂山築廬終老。僂山者。忠正公年少讀書處也。

張能信先生

先生諱成義字能信慈谿人受業忠正公門下有異才高行魯監國元年丙戌二月逆黨張國柱犯縣城先生起兵捍禦旋欲奔紹興行在不克遂逃去莫知所終

徐徽之先生

先生諱芳馨字徽之蕭山人通兵法亦嘗從軍江上事敗居鄉里授徒養親忠正公門人也其論學則微有轉手處著有師門敏求錄隱居以沒

沈甸華先生

先生諱昉字甸華仁和人受業忠正公門下獨行之士也隱居授徒以沒

周敬可先生

先生諱之璿字敬可山陰人世載勛籍證人之會或以敬可爲右班官子弟忽之然先生苦節自甘一若寒族目擊時勢有痛垂亡以爲人生自當有立腳處文章事功一一皆從心性上畢發知其本末乃

不虛生。本末勸明。氣節始有可說處。推而家國。皆是道也。先人所以得君開國者。當夫艱危結合。不容苟且。而能世承弗墜。固叨恩澤。其負荷與否。亦在爲人後者好自爲之。故在齊梁景光。卻須個人修德進業耳。一切都不可恃。可恃者惟心。先人之心。除立誠外。絲毫假不得。此乃世祿之家。降爲輿臺之樞紐。若逐逐於聲色。醉生夢死。彼趙孟頫之所以仕元歟。故先生在蕺山弟子中。最稱謹慎。忠正公殉國。先生躬負遺書。偕伯繩先生逃死。避兵中途。屢爲邏者所厄。流離瑣尾。棘地荆天。先生謂伯繩曰。死則俱死。不負吾師以生。而伯繩猶護髮不肯薙。先生曰。事急矣。乃詭與伯繩披緇於興福寺。事定歸家。則田宅盡爲人所奪。遂無一廛。或勸訟於官府。先生曰。吾不忠不孝。投死他鄉。何訟爲。尙貽先人羞耶。後挈其妻寄食伯繩家以死。無子。

朱竹垞曰。能在蕺山先生後者。先生之功也。世每推貞孝能諫。父喪。輿之以先業弗隕。而我輩叨承先蔭。若尙沈浮人海。有媿於先生矣。貞孝乃伯繩先生私諡。 嗣艾識

陳章侯先生

先生諱洪綬。字章侯。諸暨人。幼慧。家壁新墜。先生方五歲。因寂無居者。乃累層几。援上手。醮硯墨。仿寫

漢壽亭侯象。如世之塑祀者。甫竟。適有人至。大驚。伺其淋漓盡興。徐掩之。而下。家中遂羅拜祀之。詭爲神助。先生亦且以畫名。稍長。受業忠正公門下。究研師說。卓然遠到。而恆自韜晦於酒色。與同學王元趾先生善。一時目之以畸士。迄不肯帖帖就繩墨。元趾死。先生獨以天年終。乘海迴身。窮老艱貞。鬻畫授徒。不少貶風骨也。別號老蓮。又號老遲。工吟詠。有寶綸堂集。

戶部萬悔庵先生

先生諱泰。字履安。鄞人。父諱邦孚。鎮守福建總兵。官左軍都督僉事。禱於東嶽。遂生先生。頭角嶷然。有類象設。因以命名。稍長。奉忠正公爲師。析理微芒。敦尚氣節。舉崇禎九年丙子鄉試。總兵清康。家無兼業。而重閹侍養。孝行過人。聲名在浙河以東。惟與陸文虎先生並重。不屑與世間嵬瑣解吳之士相往來。知將有亂。風節尤孤。南都又亡。魯藩監國。以先生爲一方民望。授戶部主事。先生辭之。方王二帥專正。供分別諸公之召募者。以爲義軍。令取之於勸分司餉者。兵民於焉交惡。其在寧波。則先生獨任之。迨虜兵奄有浙江。一時士人皆諱言受職。改頭換面。充賦有司。而虜庭特徵明之。舉貢應試。而先生獨託親老。不赴公車。乃賴其友人遠往榆林。司筆札給食。以免污矣。先生在江上起義時。與南雷公交善。

出處去就。商摧彌親焉。南雷公既歸家。所散將卒。且屬侍郎馮京第。大司馬王翊等。而潛通音息。引連豪傑。更濟之以餉路。規畫殊密。實有同謀。逆黨謝昌元。先生舊姻也。適其告變。虜官致滄洲內襲之王師。不克而返。檢討華生死事。先生深悔己之無策。制昌元等。旁觀者莫知其究詰。反責先生。先生自是以悔名庵。斯又悔庵先生所由稱也。錢東澗詭隨趨變。虜庭不忌。有門人瞿式耜。督師桂林。又忠端公之門人朱天麟爲匡皇輔相。又錢秉鐙往來湘粵。王夫之亦歸自粵。在衡陽聯絡志士孫奇逢。則暗爲主持幽燕間。顧炎武又徧遊黃河以北各省。舍諸華陰。以財力主南北各名都。匯券交通。廣興耕牧。墾荒生聚。遂共推虞山爲宗主。南雷公息遶海上行在。而別任先生往榆林。以合孫顧。其運籌之奇偉。策應之靈祕。中權一動而首尾合進。外此乃日本安南。皆有行人輟迹。至夫黨爭變爲帝號之爭。根據變爲武人之割據。虜庭側重。惟粵暨浙。逆黨洪承疇。吳三桂等。其窺我也亦透。愈效鷹犬。而在在嚴防。極之鄭成功。張煌言。入攻金陵之偏師。覆敗。事遂難著手耳。先生榆林返轡。喪其夫人。又喪其太夫人。屋廬俱付兵火。忽得沉疴。三年在牀。炊煙時時斷絕。而其用世之志。終不爲灰。如高斗樞在獄。鷓鴣公被捕。已臨刑場。先生皆計出之。在此十數年間。又一赴廣東。旋取道桂林。南陟嶺關。經湖南江西。而出鄱陽。轉舵東返。扁舟之在九江也。值天風簸盪。一童侍側。先生以憂勞餘生。而竟疾革。喟然曰。此行

得水坑石數片，娘子香數瓣，未及把玩，遽爾緣絕。此爲恨事，言不及他。時匡皇十一年丁酉十月初六日也。悲夫！先生之病，始自南安，有毛汧者，同年生也，染疫將死，同舟皆欲棄之。先生爲之收載，親其藥，裏汧得生而先生死，卽此一事，亦人之所不可及者。又先生最痛從亡諸公之末路，釀集銀米，存恤遺孤，惟其力之是視。一日有傳吳霞舟先生遺稿自海外者，用故名紙書之，半葉千言，漫漶漏奪，先生摩挲細視，手抄件繫，遂爲完書。妻聞氏，先十二年卒，公卒之年，合葬西山之應巖，子八人，斯年，斯程，斯禎，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女一人，婿謝爲兆，孫六人，言世培，世澤，世懋，世德，經，孫女三人，文虎沒後，先生始爲詩自遣，以子斯大等受業於南雷公，而困頓無聊，南雷公至，偶破涕爲笑也。遠近之人，識與不識，皆稱之曰萬戶部。

庶吉士魏內齋先生

先生諱學濂，字子一，別號內齋，魏氏，吳之舊姓，世爲嘉善人。父卽忠節公大中，以直諫死，兄學泚，字子敬，所謂魏孝子也。先生居其季，風神傑出，少受學於子敬，卓犖不羣。年十六，應試，邑令康元穗奇之，使冠多士，不因忠節在要位也。天啓五年乙丑，忠節被難，孝子捐生，遺孤滿室，追吏坐門，先生紹述荒屯。

輸寫心力。破巢之下，復有完卵。逆奄伏誅，哀榮已備。而導之與獄者，阮大鍼、傅撓、方改頭換面，捲土重來。先生刺血上書，申復讎之議。天子愍然爲之動容。下其章，大鍼久依城社，不畏薰燒，僅以考功之議上。先生復上疏力爭，卒麗丹書。同難諸子，先後謝恩闕下。南雷公年最少，共推先生爲一文。設祭詔獄門外，讀文未畢，莫不狂哭。觀者亦哭。左右入告烈皇，烈皇曰：忠臣孤子，甚惻朕懷。崇禎七年甲戌，葬忠節公。迎忠正公題主，會葬者千人。先生布置間通，不露貧狹。吳子往陳，幾亭兩先生，皆其姻家。因請忠正公講學於丙舍，讀書柳洲。與長洲薄子珏先生，務爲王霸之學。兵書戰策、農政、天官、治河、城守、律呂、鹽鐵之類，無不講求。將以見之行事。逆知天下大亂，仿劍客奇才，而與之習射角藝，不盡其能不止。直指督學行部謁廟講書，故事籤抽一二諸生，敷衍儀文。先生不待宣及，奮袖說經，以古義實今事，利害之與作，吏治之循墨，昌言無所隱避。聞者莫不震動。主者唯唯，不能不爲理奪也。是時場屋之文，競學浮麗，爭爲闡緩。先生造於疏通廣博之域，脫稿流傳。然先生孤行一意，不肯附會。冀東二張，主張復社。士集其門者如燕雀。先生固多靳，故卽虞山古文，未嘗以一代作手歸之。其所奉手摳衣者，忠正公一人而已。八年乙亥，特詔選士。先生舉第三。一時同志，想望其出，以爲世用。十五年壬午，舉應天鄉試。明年登進士第，改庶吉士。寇患已深，先生多所建白，請援靈武舊事，出太子討賊，請號召三輔義勇入援。

范文貞公言之烈皇而烈皇壽華已竭但有周章託之空言而已。京師既陷先生謂其同志曰吾輩自分唯有一死然死有三節目先帝上升之日一也發喪之日二也李賊卽僞位之日三也前此二者今已不及以彼篡逆之辰爲吾易簣之期耳先是先生與容城孫奇逢密結義旅劫其不備賊中亦頗有願內應者故先生遲遲忍辱以待其至久之音塵斷絕賊黨勸進將以四月二十九日燔燎告天以正號位先生曰吾死晚矣以其日賦詩二章自縊死年三十七子允枚允札允桓女一孫男八人著有內齋集十卷日知錄五卷先生雖爲忠正公弟子而所學卻在經濟上此便是功利之學南雷公殊惋惜之先生藝事兼長章草之書倪黃之畫陽冰之篆孤姿絕狀得之者視若瓊寶又先生未死以前同邑忌之者造作飛條言其傾側荒朝不持士節阮大鍼時方得志附益增張以報血誓之役未幾而先生死君子之感始漸漸解釋矣。

徐鼐小腆紀年云降受司務而後賦詩死者嘉善魏學濂也錢邦芑即錢象鑑甲申忠佞紀事云惟魏學濂雖改外任仍留

京用爲戶部司務幾乎自隕家聲已但計六奇明季北略傳信錄云學濂浙江嘉善人忠節公大中之子孝子學濂弟也

樊未庶吉士授僞職司務大失其意此固鄙夷不履之記載而又錄其絕命詞及文學曹爾坊之論斷曰結連滾傑意在報

轉隱忍圖存冀冥冥至必死而未死可歸而不歸人臣處此亦難耳卒以立孤勿克感憤自經雖不成程嬰存趙之功處

無奈妻維復漢之節，則似爲諒原之已。絕命詞曰：忠孝千古事，於我只家風。一死輕鴻毛，臨難須從容。有罪誰徵讞，官卑誰得中。有舌且存之，亦遜常山公。因約同志友，延頸受霜鋒。不能張空拳，與彼爭雌雄。不能奉龍種，再造成奇功。死且有餘輝，何敢言丹忠。所痛母垂日，七十仍尸鑿。未葬凡五喪，留與子姪封。人生誰百年，壽夭死所同。我比兄與弟，我年爲獨尊。高堂無復雙，誓不在阿儂。辭母卻就父，生死猶西東。骸骨強不歸，即瘞此詩筒。墓木有拱時，清淚入楸松。又曰：始聞天子且出亡，繼云亡後放還鄉。旣望義旗起四方，三者於今皆已矣。當死不死真羞慚，幾家園門自焚死。幾人投繯從天子，王章不屈鐵城樓。金鉉躍入御河水，街頭男女不說書。西城井中何累累，耳聞眼見淚殺人。義人不已還自嘆，死忠死孝家常事。我竟不死將誰臣，亡國破雖易代。正統日月虛空在，待彼篡位我死之。我死固晚免下拜，但恨有書報老親。云兒不死休酸辛，兒今益僅活不得，爲孀愛此全歸身。又貽書付子，諄諄以子孫非甲申以後生者，雖令讀書，但期精通義理，不得仕宦爲言。然則內齋之心，誰謂不可。剖示耶，內齋與夏峯先生期約，以舉火草場爲暗示。又探得太子所在，竊如所戒，突劫出太子登殿。內外起而殺賊，一網打盡。於是山海關兵急趨要隘，且先之以和計，緩建懾，使不乘危，故已在侯約之暇，伴與賊黨歡，并覘其情狀，不圖往還使者中途梗絕，旋復受給屠通，且利於內齋名軍，私與賊黨謀，藉以僞職相污，迫爲之屈。而夏峰先生早亦失據，自避入易州五公山中，所謂兩相疑誤。在內齋則幾致降賊之罪，在夏峯則坐賈實友之名矣。即以吳三桂言之，和建慶曾引兵返竄賊黨，義師內應之，內齋則率同志救扶太子正位定亂，亦已如約。乃既誤其期會，忽被其所匿之私情牽

引途一極決而甘爲借敵引寇之元惡。噫！非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哉！此乃闕文敬關於先公者，敢重著之。南雷

公曰：所學卻在經濟上，足以徵內齋之疏。又曰：愚者造作飛條，阮大鹹附卷報役，則明末諸私繁紛辭，更知失實。茲傳一如

南雷公所撰內齋墓志爲信。又南雷公謂內齋死有三節，日數語，固於季稟所親聞而轉告之者，又謂內齋兵注於王君

重，學律員於溥子廷，爲古文，王書畫，一時名騷鵲起，而忌者亦衆，以其後死也，謗議紛然。闕文識

監丞陳幾亭先生

先生諱龍正，字惕龍，一字幾亭，嘉善人。父子王，福建按察使。先生受業於高忠憲公。崇禎七年甲戌，南雷公會葬魏忠節公，卽隨忠正公還至省下。適先生拜謁忠正公於舟中，始相邂逅。先生是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時政尙綜覈，中外爭爲深文以避罪，東廠緝事尤寃濫。十一年五月，癸惑守心，下詔修省，有哀懇上帝語，先生讀之泣。上養和好生，二疏略曰：「天在好生，好生無過，滅死，臯陶贊舜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失也。』蓋獄情至隱，人命至重，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臣居家所見，聞四方罪犯無甚窮凶奇謀者，及來京師，此等乃無虛月，且罪案一成，立就誅磔，亦宜有所懲戒。何犯者若此，藥蠱臣願陛下懷帝舜之疑，寧使聖主有過仁之舉，臣下獲不經之愆，蓋陰指東廠

專也。越數日，果諭提督中官王之心，不得輕視人命。已復進，特闡揆職二疏，語刺執政。大學士劉宇亮擬溫旨，上令改擬。他輔遂擬嚴旨，上留中不下。其冬，建虜內犯，京師戒嚴，詔廷臣舉堪任督撫者。御史葉紹顯舉先生。久之，刑部主事趙葵昌請訪求天下真賢才，太平可立致。上令奕昌自舉。亦以先生對。上皆不用。先生居冷曹，好言事。十二年十月，彗星見，是歲冬至，大雷雹。雨雹。十三年二月，京師大風，天黃，日晝，浹旬不解。先生皆應詔條奏。大指在聽言省刑。十五年夏，上復下詔求賢。且云：拯困甦殘，不知何道。先生上言拯困甦殘，以生財爲本，但財非折色之謂。以折色爲財，則取於人而易盡。必知本色爲財，則生於地而不窮。孔子言足食，不言足金。孟子言師行而糧食，不言師行而金從。孫武子言因糧於敵，不言因金。菽粟爲本，金銀爲末，灼然易見。今持籌之臣，曰設處，曰搜括，曰加派，皆損下之事。聚斂之別名也。民日病，國奚由足。臣謂宜尊意墾荒，申明累朝永不起科之制，招集南人巨賈，盡墾荒田，使畿輔河南山東，徵粟日多。則京倉之積，邊軍之餉，皆可隨宜取給。或平糶，或拜爵，或中鹽，國家命脈，不專倚數千里外之轉運。則民間加派，自可盡除。故曰生財以菽粟爲本，誠要務也。翌日，復進用人探本疏。上皆優答焉。然是時中原多殘破，有田不得耕。先生儒者，執常理而已。給事中黃雲師劾其學非而博信僞而辯。又以進墾荒議爲陵競。上不問。時議欲用先生爲吏部。御史黃樹以僞學詆之。十七年正月。

左遷南京國子監丞。甫抵家而京師陷。遂黨逆。建虜入關。福王卽帝位南京。用爲祠部員外郎。時馬士英阮大鍼弄權肆威。先生不受命。未幾。杜皇被挾而降虜。虜兵據南京。先生已得疾。遂卒。門人私諡曰文潔。昔者先生之謁忠正也。授書一卷。言天下之風氣。操於紹興。今之利病。無不操於書辦。爲六部各衙門書辦者。皆紹興人。書辦之父兄子弟。皆在紹興。使爲郡縣者。能化其父兄子弟。則在京之書辦亦無不化矣。南雷公覽之曰。迂論。忠正公曰。今之人誰肯迂者。殆先生之多有試諷者。亦類是焉。奚得人而語忠正公乎。

陳簡齋先生

先生諱之問。字令升。亦號簡齋。爲武烈王高瓊之裔。遷海寧者。依外家。遂姓陳。世澤華靡。天表霞舉。先生在羣從中。獨能沈潛好學。彬彬禮法。嘗從忠正公游。不肯講學。而篤守師說。老年弗懈。師門五載。開悟記存。國變之餘。山居益祕。惜已。然二三舊友。相過從。觸事徵引。博洽可驚。自六經三史以下。八家之集。唐宋之書。丹鉛殆遍。至於當世文章家。指摘其臧否。咸中要害。聞吳志伊先生撰十國春秋。先生曰。古人著書。以爲法戒。十國人物。乘時盜竊。皆出下中。何容追拾其遺事乎。錢東澗有學集出。多所竄改。先

生訪原本細加旁註。顧不免於疑論。先生曰。沈約虞世南之集。後世又何嘗廢之。有問綬寇紀略流寇志優劣。先生曰。兩書豈可並論。顧梅村之集。不及紀略遠甚。然舍梅村。又無可與梅村當。又言侯朝宗。王于一。其文之佳者。尙不能出小說家伎倆。豈足名家。又於書畫古器。皆能鑒別。而青鳥素問。龜卜雜術。其理能詳言之。嘗以下龜追一亡人。指其兆在某方。已果於某方。獲之。習其術者。以爲不如也。平生尤與南雷公友善。五載同學。霜天寒夜。漏已參半。南雷公輒於臥榻中間。先生放筆鏗然。率以爲常。陳氏科甲在兩浙。推爲大族。名之所被。有如天成。顧先生之力。爲寒士業。不亦異乎。忠正公外。則忠烈公兼師事之。知南雷公深。又令其子弟爲南雷公弟子。一日。爲文壽南雷公。以爲學在天地間。有宗有翼也。宗之者一人。翼之者數十人。所謂後先疏附也。堯舜去人。其間亦邇。禹皋萊朱。望散。亦復略舉成文。以例其餘。顏曾既往。董韓未興。孟子以一身任仲尼之學之重。開濼茫茫。有宗無翼。所謂軻死而不得其傳者。已若於無有。兩嘆寓之。蓋孟子之憂患深矣。有宋絕學。旣明以後。集成考亭。門徒甚盛。史不勝書。迄於元明。胤續之餘。何其彬彬者歟。許姚趙寶。洛學行於北。金吳虞許。閩學彰於南。以逮柳黃吳宋之徒。莫不推究精微。張皇六藝。卒開有明三百年文明之治。可不謂有宗有翼之極盛者歟。有明學脈。莫盛姚江。翼之者爲江右。爲淮南。爲東越。雖復功咎叢興。未流將剝。然而敵之所生。掾之所始也。剝之。

寔微復之寔昌也。吾學蓋未嘗一日而絕也。子攝齋龜山漳浦兩夫子之堂。兩夫子之學莫不原本考亭。追溯濂溪二程以達於孔孟。而一時門徒未見有董常黃幹之儔者。何其寥寥者歟。黃子於龜山門爲晚出。獨疏通其微言。證明其大義。推流溯源以合於先聖不傳之旨。然後戴山之學如日中天。至其包舉藝文。淵綜律歷。百家裨乘之言。靡不究心。擬之開物成務。又何不謀而有合也。儒林道學。宋史分途。耳食者如燕與郢之不可合。以孔孟家法裁之。亦曰學而已矣。黃子之學。所謂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固非宋史兩家之所得私。而隻輪孤翼。又豈無前望。既往後望來者。岌岌然懷兩無有之恐乎。於是而知先生之不講學。而知學者莫如先生。且憂深而慮遠。斯人固未易測也。先生於詩文亦不多作。南雷公勸其胸中所得略爲表見。先生不應。臨歿且囑子弟曰。吾生也忠孝。皆慚。要之上無禮。下無學。則賊民興國必亡矣。道統能存。自存中國。爲人爲禽。庶其勉諸。子承先師之教。見道甚淺。言靡可傳。篋稿區區。慎勿效世人之刻集。以重吾過已。以是先生無遺集。子世瑄乃清代所尊賢之蓮宇相國也。又清尚書誥字實齋亦先生子而出繼他房者。

顧子方先生

先生諱采，字子方，無錫人。端文公溼陽先生之孫，諸生能文，有氣節，逆知天下將亂，學習兵法及技擊，必盡其長，且遊蹤半天下，訪求江湖之俠士奇才，傾懷相結納，嘗引鏡自照，太息曰：丈夫不必問封侯何日，但問沙場墓戶何日耳。崇禎十一年戊寅七月，吳中諸名士因逆孽阮大鍼觀望，將翼有溺灰揚餽之機，於是沈徵君壽民保舉入京師，劾楊嗣昌，并及大鍼妄畫條陳，在南都肆行鼓煽等情狀，陳秀才真慧吳秀才應真沈上舍士柱等會議，周儀部鏞主其意見，遂草留都防亂揭，而冒秀才辟疆侯秀才朝宗張秀才爾公梅秀才朗三兩雷公及先生皆在座，先生且曰：大鍼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乃以東林子弟首列先生，次則天啓忠臣之家，左傾人國柱子直國棟，以忠毅公子魏子一學濂，以忠節子而首推兩雷公，餘皆以次書名，先數月，忠端公在獄，救之者爲急，迫計將結彼黨一人以緩弛之，而溫體仁等素暱大鍼，大鍼不耐投閒，亦暗表效忠也，周延儒再相，德逆黨馮銓旋請復其冠帶，又特起馬士英總督鳳陽，大鍼與馮馬若骨肉親，時且惟彈冠待慶矣，揭出，大鍼懷喪，幾欲死，十二年己卯，諸名士皆應試赴集南都，爾公復舉國門廣社，諸名士蓋無不相聚也，酒後耳熱，往往資大鍼爲笑談之樂，大鍼曲求改事，又不得，恨乃滋甚，十七年北都亡，馬士英擁立福王爲皇帝，己爲大學士，阮大鍼則本兵矣，遂圖報役，據南都防亂揭中所列諸名士，思一一殺之，周鏞下獄死，兩雷公及先生逮問。

校尉紛然餘俱亡命先生幸不爲所捕縛適虜兵將南赧皇帝且亦待逃去先生事急時因馳書史闕部可法乞依可法檄適來先生乃倉皇毀家率嘯聚者千人以行將赴揚州取道江陰詭聞虜兵突擊之訊不見一虜而自潰先生匹馬奔竄山民已逆虜迎降矣伴引先生於其家具雞黍勸降虜先生大罵被害

阮大鍼撰南都防亂揚寇檄遺孽錄又啟顧兩朝遺詩先生小傳載先生著有悟齋草堂遺集一卷 嗣艾識

顧麟士先生

先生諱夢麟字麟士別號織簾太倉人世居雙鳳里吳丞相禮陵肅侯雍之後其居雙鳳乃自禮陵三十九世孫昌也先生之母陳氏夢石麟而生先生故名之諸生以高第慶於學官中崇禎六年癸酉副榜援例入太學辟雍令下巡撫張國維欲以先生應詔力辭之受業忠正公門下又集三吳名士與樞子常爲應社其文雅馴爲時所崇先生融會羣書削其繁蕪挾其隱伏名之曰說約自說約出而如蘇虛齋蒙引陳紫峯淺說林次崖存疑各書俱廢博士諸生所奉爲圭臬者皆先生之說也當是時張天如以註疏楊維斗以王唐艾千子以歐曾僅風尙一時惟先生之傳久而不衰故坊社最盛間而能名

天下者。復社幾社應社而已。巡按郝彪佳。兵備宋繼登。凌義渠。咸以賓禮待先生。方岳貢守松郡。屢欲招致。一見不可得。及奉嚴旨。始往送之。明州錢肅樂守太倉。甫下車。造廬相款。遣子弟受業。然先生未嘗所有干請也。桑海以後。斷跡城市。嘗客汲古毛氏。與孝廉陳瑚舉白鹿洞。規行之。曉筆暮詩。一寫性情。不假紛墨。最其平生所著。四書說約二十卷。詩經說約二十八卷。四書十一經。通考二十卷。緘籟居文集四卷。詩集四卷。譚藝錄二卷。中菴瑣錄一卷。雙鳳里志八卷。卒年六十九。永歷七年癸巳十一月二十日也。葬於吳塘。南雷公爲之墓志。子一人。涓。諸生。有交名。

顧麟生先生

先生諱玉書。字麟生。常熟人。陝西副使諡裕愍伯欽先生大章子。南雷公與之皆乙丙同難錄。彼年齒爲兄弟十三人之數也。先生志氣豪邁。好讀書。年十五。裕愍公遭逆奄之禍。及烈皇昭雪死事。而裕愍公以封疆一案。爲逆黨把持。止其贈官。先生赴闕頌冤。烈皇憫然。詔改爰書。始贈太僕卿。予蔭。報皇承統。乃有贈諡。周延儒者。裕愍公門人也。其再相也。先生入其幕。起廢。調浦清獄。薄賦四事。先生頗與之聞。錢東澗故與延儒及馮銓善。延儒欲起銓。而衆論不同。東澗遂致書延儒云。閣下含弘光大。廣致精

微具司馬公之誠一寇萊公之剛斷而濟之以王文正之安和韓魏公之弘博目今起廢爲朝政第一至如涿鹿餘不具論當年守涿之功屹然爲畿內保障豈可一日扶掖尙浮沉啓事乎往見子丑之際持局者過於矜復流爲欹側一往不返激成橫流此正今日之前車也先生見之訝其翻逆案也年少氣盛不顧利害以其書洩之於外舉朝大譁東澗聞而恨之後十年先生有家難東澗漠然竟無有援手者不得已乃徙居吳門家世膏粱驟承貧薄先生不以介意惟言有兩恨事苟得暴白卽死亦無憾其一魏內齋當國變之日語所知曰吾不難一死然不爲徒死遂巡僞命約唐通赴難而身任內應某日以草場舉火爲驗通爲內齋心交也三遣人而通不報知事無成始作絕命詞投繯而死今不原本末而置之六等之列冤矣其一逆案楊維垣弘光時納貲至百萬虜軍旣至貨重不得行乃市三棺中書爲己柩旁二棺殺妾以實之夜半負重出城爲劫者所殺南都父老歷歷能道之無知者目爲死事維垣一生狡猾猶得行之死後冤矣嘗致如臬冒辟疆書諄諄辯之不置嗟乎先生可謂不妄其父者也詩文著有進履齋蔚草娶葛按察使魯生女爲室子五宗昌宗隆宗元宗遠宗俊女九人周忠介公之孫且齡乃其第八壻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南雷公七十六歲偶汎吳舫遂晤周子佩先生而宗俊適在座上詢之爲先生季子凄然念其流落并允其請志先生墓又言與先生相遇於虞山則在清康

熙三年甲辰時海上正朔之四年也。

許孟弘先生

先生諱元溥字孟弘長洲人諸生受業忠正公門下篤行好學嘗於聽講時有儒釋體一用殊之疑遂請益於伯繩先生伯繩曰吾儒之言體也至善由是而發之其宰於身也在視謂之明在聽謂之聰在言謂之忠在動謂之敬其宰於人也在父子謂之仁在君臣謂之義在夫婦謂之別在長幼謂之序在朋友謂之信其達於上下也則民之胞物之與乾稱父坤稱母也有至善之體自有至善之用吾儒之體用不可分也佛氏之言體也無善由是而發之無所謂視聽言動也又何有聰明忠敬乎無所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又何有仁義別序信乎無所謂民物乾坤也又何有胞與父母乎有無善之體自有無善之用佛氏之體用亦不可分也先生自是開悟造詣彌高一時劉伯宗吳次尾諸先生皆與之善國變以後戡影林邱南雷公嘗約之鈔書共究證入絕學早竣

員外郎周鹿溪先生

先生諱鏞字仲馴一字鹿溪金壇人父泰時雲南布政使先生舉鄉試第一崇禎元年戊辰進士官南京戶部主事權稅蕪湖改禮部疏論言官內臣上怒斥爲民廷臣多薦之時讀書茅山十五年起禮部主事進郎中先生錚錚立名節東林諸賢倚重之而忌者滋厲給事中韓如愈撫拾浮議劾先生權稅時貪蝕好名飾僞遂罷歸僑寓南都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變聞南京工部主事周瀚痛哭將投河先生持之泣乃相挈走臥茅山逆黨更造言先生欲擁潞藩因新君將定策故哭泣且有不利社稷之志適其從弟鍾在北都降賊授職逃歸法當誅而逆黨又倡言先生當連坐先是先生之叔父維持固附逆奄者素惡先生與先生之從弟蕭山知縣銓計寧殺先生以結當軸希致通顯因上書言先生與鍾有隙私刻燕中紀事國變錄撰僞勅進表下江南策指鍾爲之致臣家臣邑不能洗從逆名且鏞倡異謀罪在社稷詔所司并勸阮大鍼居金陵時諸名士顧杲等出留都防亂揭公揭之主之者先生大鍼以故恨之先是大鍼錄復社姓名造蝗蝻錄近又錄廣社姓名續造蝗蝻錄將盡按殺之獄急有御史陳丹衷求解於馬士英爲緝事者所獲丹衷出爲長沙知府於是察處御史羅萬爵上疏痛詆先生且痛詆東林并謂先生自云將計興晉陽之甲已則功在擁戴宜請鋤奸詔并下所司究問乃捕先生榜笞而投之刑部獄明年三月誅妖僧大悲時雷僉事績祚亦被誣在獄御史王懷更奏斬百大悲不如

斬鑣續祚。夫真主既出，海內帖然。乃今日冒皇子，明日冒皇后，由二人譏訕新政，故訛言繁興，不立斬二人，恐魚腹狐號，乘間竊發。而先生之同邑人光祿卿祁逢吉等，見人輒罵先生，無何，左良玉檄討士英罪，言引用大鉞，搆陷鑣續祚。而先生友人桐城左國棟、蕪湖沈士柱，皆公揭中人，客寧南幕。士英尙欲緩獄以圖旦夕之轉圜，大鉞則主張亟殺之，並出不忠不孝大逆元惡疏，請卽宣寸磔，不宜長繫。而又誣雷僉事指交其父於賊手，拷掠以死事，報皇乃士英所左右者，疏入，趣賜自盡。先生作家書，又舉雷僉事互寫先帝遺臣四字於腹，投繯而死。遺命勿葬，如伍員抉目故事，置棺雨花臺側，不浹月，虜陷南都矣。

南雷云：弘光南渡，祇是逆黨了卻報復的結局，不映碧三筆筆記，載先生初有揭尼宜與，旋因察用舉廢，先生謝過且認同宗，故得起名，此亦誣毀傳聞之語，不足取。 嗣艾識

林若撫先生

先生諱雲鳳，字若撫，別號三素老人，長洲諸生，有詩名。崇禎三年庚午，南雷公奉禮母盧太淑人寓南都，是時南中詞人汪遺民逸有鍾伯敬批評集，張隆甫聲有朱張唱和集，閩士行景賢有快書，皆日相

傾蓋而吳子遠道凝周元亮亮工與南雷公同庚先生因作贈句有誰家得種三珠樹老我如登羣玉峯流傳詩社先生寓報恩寺南雷公與之登塔九重及遊城南七十二寺皆有唱和年八十卒著有得硯齋草寄庵近草報恩寺十三齋百合花先生自繪爲圖徵詠

南雷公詩箋落存舊稿不載唱和紀游詩什惟思藉錄中記存一則茲參探明遺民詩德系傳周亮工晚來出處殊途矣

副表載

麻孟璇先生

先生諱三衡字孟璠宣城人布政使溶之孫生有異相諸生能文章嫻武事以詩酒自豪所往來者多奇才劍客南雷公與之友善虜陷南都進犯杭州潞藩又降危在旦夕先生偕旁近諸生吳太平阮恆阮善長劉鼎甲胡天球馮百家號爲七家軍時南雷公亦率黃竹浦子姓號黃氏世忠營扈從魯監國先生駐戰稽亭每戰策馬當先舞大刀陷陣虜兵多畏之而金正希先生聲丘念修先生祖德等各分路禦虜寧國已陷虜勢益張旣擊破邱祖德軍佔取華陽又梗斷金聲等績溪援應遂力攻稽亭拔其寨七家軍皆殊死戰無降虜者因執先生送南京勸之降大罵求虜卽殺我正命時朗吟曰誓存千丈

變笑看百年頭。欣然伸頸受刃。先生生平沈潛好學。精通歷算。南雷公輒共推究。自有深得。盡授其術。於倪觀湖。觀湖國變後。黃冠隱遯。世所謂宣城倪道士。而自則署其齋書曰。竹冠道士。梅定九先生文鼎兄弟絕學之所自來也。

林茂之先生

先生諱古度。字茂之。別號那子。候官人。魯監國之兵部右侍郎。諱汝嘉。即其父也。侍郎曾職御史。忤逆奄魏忠賢。而受廷杖。削籍歸者。後雖起瓊州道。且分守溫處道。俱清廉。再貶秩。赧皇召爲雲南僉事。亦解職。遂流寓南京。不得歸。奉監國命。攻福寧。又戰敗。被執。不降。長繫。吞金屑死。故先生以國亡家破之餘生。伏居乳山。貧而守節。工詩。能書。邈邈焉六朝之俊逸人也。南雷公以爲友。贈句。痛君舊恨猶然積。而我新冤那得平。共言家世。先生持之流淚。嘗攜其萬曆甲辰以後六十年詩稿。就王漁洋先生。士正揀擇。漁洋爲之存。甲子以前詩百餘首。年盈九十目雙眇。漁洋贈句。夜眠敗絮中。冬深猶緼袍。蓋實錄也。及李周侍郎元亮葬之鍾山。

推官吳次尾先生

先生諱應箕，字風之，一號次尾，貴池人。崇禎十五年壬午中鄉試副榜，善今古文，早有盛名，意氣橫厲。一世阮大鍼附璫削籍，僑居南都，聯絡南北附璫失職諸逆，劫持當道。崇禎九年以後，周延儒再起，馮銓亦躍躍然。大鍼神力周章，死灰待扇。先生與周鹿溪、顧子方及南雷公等爲留都防亂，搗討之，列名者百四十餘人，皆復社諸生也。大鍼奪氣，匿居句容山中，不敢動。南都馬士英既擁立赧皇，恃黔兵以弄朝柄，買勳裔以逐大臣。大鍼遂援之一露頭角，亟捏牽污事，捕鹿溪下獄，誓必殺之。先生獨入獄，謹視。大鍼聞急，遣騎捕之。先生當夜亡去。虜破南都，先生部署已定，親率義軍復東流，建德發使約馮京第、方震孺等互爲犄角，遙相策應。金文毅公聲承襄皇制，拜牒署池州推官，監紀軍事。旣而文毅公歛州敗挫，先生乃退入山中，謀向皖北立腳。虜兵又節節逼戰，乃據婺源、祁門一帶爲持久計。旋更且戰，且進。虜軍出歸德橫擊之，大敗於石灰沖，自刎而死。已在許昌境矣。友人商城侯方域葬之於許昌城南三里許。所著有慕朝忠節傳二卷、兩朝剝復錄十卷、留都見聞錄三卷、東林本末六卷、觚不觚錄二卷，餘多散佚。後之學者輯其詩文爲樓山堂遺集二十七卷。劉伯宗爲之傳。先生生平好收買書，不吝

人多欺之。

御史劉伯宗先生

先生諱城，字伯宗，貴池人。諸生亦掛名防亂公揭中者，以其宅心平易，不露鋒芒，故阮大鍼亦不甚忌。南郡立國，開部史可法薦之爲御史，不就。退居田園，授徒以終。桂王承統，魯尙書元藻亦疏薦之，以給事中召。道梗未達，此永歷三年十一月事也。崇禎十一年戊寅，南雷公之池州，訪先生，信宿其家，四壁圖書，每稱其不愧名士。

錢吉士先生

先生諱應，字吉士，蘇州人。諸生心折南雷公，每刻社稿，必遣使至南雷公家。南雷公知其崇尚先輩，不以平日之文應，必拈題別作數首。先生每嗟賞之。先生歿於國變以前。

吳衆香先生

先生諱麟，字彖，番禺池人。次尾先生同族。諸生崇禎十二年己卯七月，南雷公應南京解試，寓天界寺。先生住城南委巷，嘗集同志百餘人，舉時文社，每會拈題二首，未午而罷，卽設飲於寺之丹墀，相與評隲，笑談爲樂。先生讀書通博，守身高潔，每日士不見道，無以自立，亦無以立言，可以徵其造詣已。南雷公別先生詩，有一榻藏書君寂寞，半年廢邸我糊塗。句，先生刻孫樵皇書，湜文行世。先生沒於國變前。

南雷詩歷登稿未存，別先生詩，此乃病榻隨筆中節錄之句，思舊錄亦載之，完稿未見。 闕文識

檢討張苞山先生

先生諱自烈，字爾公，一字苞山，袁州人。尚氣節，山陰戴敬夫先生重殉國，先生嚮田，刻其河村遺集。而先生以諸生教授於家。崇禎十二年己卯，應試南都，舉國門廣業之社。四方名士畢集，而與南雷公最密者。宣城梅朗三、無錫顧子方、宜興陳定生、廣陵冒辟疆、商邱侯朝宗、桐城方密之及先生，無日不相徵逐也。朝宗嗜酒，必以敝裙南雷，公謂先生曰：朝宗之大人方在獄，豈宜有此。吾輩不言，終爲損友。先生以爲然。一日，禮部陶美人邀飲，俱入座。吳次尾亦至，袖出一紙，欲拘顧媚。南雷公以燭燒之。朝宗曰：何以耐此寂寞。爾公笑曰：清風明月，亦自多情。比來老尚書起居如何。朝宗幾泫然，不能應。南雷公嘔

浮一大白屬之曰。一日不可無此君。遂譁然唱籌而已。先生選文辯多駁。艾南英。千子定待。千子大怒。極肆詈罵。南雷公曰。此爲屋氣習耳。以制義一途爲聖學之要。則千子之作俑也。其所言極至。以歐曾之筆墨。證程朱之名理。夫程朱之名理。必力行自得。而後發之爲言。勃窣理窟。亦不過習講章之膚說。應飯土羹。焉有名理。歐曾之筆墨。象心變化。今以八股束其波瀾。承前弔後。焉有名理。無乃閤人昧己之論乎。其間先輩如楊復所等。間有發明其心得。千子批駁。不遺餘力。近溪復所之學。千子何曾夢見。卽歐曾之文章。千子但模倣其一二轉折。以爲歐曾在。是豈知其爲折楊皇考哉。千子無論後來面牆之徒。讀其批尾。妄謂理學文章。盡歸於艾。於是猖狂妄誕。遂罵象山。罵陽明。不知天之高地之遠。遂化爲時文批尾之世界矣。千子聞之。氣爲之慄。未幾。闈榜報罷。貧不能歸。同人贖以百金。不受也。嘗與江督袁繼咸善。每言從古未有端人善類。賴權臣羽翼自全者。力阻其求解。劉澤清借援左良玉。時論譴之。永歷三年己丑冬。尙書魯元灑疏召先生授檢討。路梗不得達。隱居以終。與魏叔子諸先生往還。前已著有四書大全辨。苞山文集。

梅朗三先生

先生諱明，字明三，宣城人。定九先生文鼎之從叔也。崇禎十一年戊寅，南雷公訪沈徵君眉生於宛上，因隨徵君之弟治先入城，則麻孟璇及先生等十餘人出迎於路，卽寓徐律時之父乾岳家。款留十日，與先生傾談尤善。又至先生家，登三層樓，發其藏書，先生贈南雷公以陳旅集，翌年赴試南都，又與南雷公天界寺之文會。及張爾公國門廣社，而南都防亂，公揭百四十餘人，先生亦居其一也。十四年辛巳，南雷公至南都，先生亦至，徧閱黃明立先生千頃堂藏書，卽主其家，又就朝天宮道藏，自易學以外，有干涉山川者，悉手抄之，遂與先生共晨夕者數月。一日，出步燕子磯，看漁舟集岸，斜陽掛網，有言某家多古畫，南雷公與先生欣然往觀，二更而返，月明如晝，復上酒樓沽飲，又一夕，共宿觀音閣，夜半烏聲聒耳，先生推南雷公起聽，曰：「此非喧鳥覆春洲乎？」如此詩境，豈忍睡去？先生工詩，其家固世以詩名，前有聖俞，後有禹金，先生則行住坐臥，無不以詩爲事。禹金有文紀自漢至隋，先生纂賦紀以補之。馮汝言輯漢魏六朝詩紀，先生搜其遺者，逸句斷章，成二大帙，誠著述之大觀也。又南雷公所登其家之三層樓，禹金讀書之所也，古木蒼然，下臨古塚，別一境界。又先生藏一龍尾硯，臨別舉以贈南雷公。南雷公每言曩客南都，病瘧天界寺，日日之相視相慰者，眉生及先生耳，其篤於友誼，也有如此，著有無悶庵詩集，相傳國變後，誓不下樓者二年卒。

趙雪度先生

先生諱初澹字雪度涇縣人崇禎六年癸酉南雷公讀書武林南屏山下當時武林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南雷公以秋間在孤山讀書社住如眉生崑銅張秀初馮儼公及先生十餘人皆來相就而先生之來也則僧僧三峯自湖上來與南雷公歡洽先生風骨嚴整在諸生間儼若老宿次尾子方兩人又迥異於儼輩居恆悲憤抵几言天下事並臧否古今甚或狂罵痛哭次尾尤逞其橫議舌鋒咄咄令人辟易先生厭之謂南雷公曰烏有名士而終日妄言者乎南雷公爲之肅然私語二三同志曰初澹可謂畏友聞其言真鞭辟近裏者於是競推重之先生乃篤守程朱矩矱言行不苟誠敬自持至於究析名理彌覺精到往往潛心展卷終日默默而有得處必向南雷公請益也其後死圍城中

庶吉士張天如先生

先生諱溥字天如太倉人伯父輔之南京工部尙書溥幼嗜學所讀書必手鈔鈔已朗送一過卽焚之又鈔如是者六七始已右手把管處指掌成繭數日輒割去冬日手皸日沃湯數次後名讀書之齋曰

七錄。以此故也。爲諸生招同里張采共學。益肆力經史。聲名籍甚。號婁東二張。崇禎元年戊辰。以選貢生入都。已而歸集郡中名士相與復古學。其文社曰復社。四年辛未。成進士。改庶吉士。以葬親乞假歸。讀書若經生。無間寒暑。先是南雷公於烈皇初元。頗寃入都。已相邂逅。而庚午南都同試。皆通問候。爲會於秦淮舟中。來者楊維斗。廷樞。陳臥子。龍吳駿。公偉業。萬年少壽祺。蔣鳴玉。楚珍等。其以下第與者。眉生治先及南雷公而已。南雷公夜卽宿先生寓。七年。南雷公訪之太倉。值端午。先生宴於舟中。以觀競渡。四方噉名而執贄者。紛然趨其門。盡目之爲復社。先生亦謙抑。傾身結納。南雷公聞某家有藏書。先生當夜卽提燈共往觀之。南雷公默觀左右。多承其警歎。諸大吏一口百和。駭傳聲價。又莫不自矜曰。張先生乃東林之嗣響也。適有握泥令扇面求書者。見先生濡墨亂寫之。遂凌晨卽告別。太息曰。才之所以害人也。願若爾耶。未幾而禍作。里人陸文聲詣闕言風俗之弊。皆原於士子。溥爲復社主盟。張采輔之。僞復社亂天下。混體仁方柄。國下其事於提學御史倪元珙。元珙移兵備蘇松道。馮元颺元颺下太倉。知州周仲連遷延久之。始覆奏。言復社無可罪。三人俱貶斥。嚴旨窮究。初陸文聲富於財。輸貲爲監生。求入社不許。張采且曾加之扶責。故圖一逞。閩人周之夔嘗爲蘇州推官。坐事罷去。疑先生主使之聞文聲訐溥。亦遂伏闕言。溥等把持計典。已罷職。實其所爲。及復社恣橫狀。章下巡撫張國維。

等言之。遷去官。無預溥事。亦被旨譴讓。至十四年。先生沒而事猶未竟。刑部侍郎蔡奕琛坐黨薛國觀繫獄。未知先生沒也。訐溥遙握朝柄。已罪由溥。適周延儒當國。先生乃其座主。其獲再相。先生有力焉。極爲回護。事始解。明年御史劉熙祚給事中姜埰交章言溥砥行博聞。所纂述經史有功聖學。宜取備乙夜觀覽。并薦采學行。上御講筵。問及二人。延儒對曰。讀書好秀才。上曰。溥已沒。采小臣。言官何爲薦之。延儒曰。二人好讀書。能文章。言官爲舉子時。讀其文。又以其用未竟。故惜之耳。上曰。亦未免偏。延儒言誠如聖諭。溥與黃道周皆偏。因善讀書。以故惜之者衆。上領之。遂有詔徵先生遺書。而忠烈公亦復官。有司先後錄上三千餘卷。上悉留覽。先生詩文敏捷。四方徵索者。率不起草對客揮毫。俄頃立就。以故名高一時。年僅四十。

員外郎張受先先生

先生諱采。字受先。太倉人。勤學。其品嚴毅。而文尙質樸。與張天如齊名。崇禎元年戊辰。成進士。授臨川縣知縣。權強扶弱。政聲大起。移疾歸。士民泣送載道。知州劉士斗餽肅樂嚴重之。以奸蠹詢之。先生片紙所入。咸置之。法復社既立。賢豪雲從。而天如寬泛博愛。交游日亦以濫。遂益觸詬忌。幾不能自解。刑

部侍郎蔡奕琛獄中揭訐。並及先生。烈廟震怒。赫然下章焉。時天如已卒。先生回奏曰。復社非臣事。然臣與溥生平相淬礪。死避網羅。負義圖全。誼不出此。念溥日夜解經論文。矢心報稱。曾未一日服官。懷忠入地。卽今嚴綸之下。并不得泣血自明。良足哀悼。當是時。體仁已前罷。繼者張至發。薛國觀。皆惡東林。故懸獄累年。雖嚴旨責究。所司迄不敢覆奏。周延儒再相。乃見鉤沈。御史劉熙祚給事中姜琛更交章薦先生學行。而香案密勿之際。并剖辨於宣興。未幾。南北兩都相繼淪胥。廢籍小臣。攀髯無自。遂欲溝壑伏蟄。彼奸人之素恨先生者。竟狙擊之。且刺錐血汚。死而再甦。避之鄰邑。又三年卒。南雷公嘗在其家住還。輒傷悼之云。

侍讀楊維斗先生

先生諱廷樞。字維斗。吳縣人。諸生。莊簡公成。乃其大父。崇禎三年庚午舉人。爲諸生時。卽以氣節自任。與徐九一先生最友善。烹廟太阿。逆庵倒握。緹騎如虎。屠殺忠良。周忠毅公順昌之被逮也。縣城釋騷。捕者索錢無算。吏民大苦。先生旣悲朝局。欲伸民氣。乃率顏佩章等奮然而出。捶死校尉。焚駕帖。逆黨毛巡撫一鷺。捕佩章等。斬之。先生倖獲免。弘光元年乙酉六月。聞九一殉國。痛哭曰。北都有臣無君。南

郡無臣無君。予不能卽死。天其或者存一有君有臣之大明國祚歟。公且暫量予也。遂深入鄧尉山中。潛與內地豪傑往還。並募籌餉械以濟海上。魯監國授翰林院檢討。兼兵科給事中。適虜帥吳勝兆以兵守松江。先生因緣相見。諷以大義。翻然反正。便戴之。後周天等起兵太湖。授之職。更選其精銳爲親兵。當是時。虜用諸降者。其編制法。皆雜之以虜爲編裨。而以虜將總攝於其上。偵伺最密。日聞於總攝者。諸降則咋咋惟謹。他如掠奪。皆聽諸降爲之。且隨時錄擢官爵。無所吝。以故諸降自相監視。藉求虜不之責。各希貴富而已。勝兆左右。不密機事。張名振使挈肅虜伯印封勝兆。卽趣黃斌卿約期援應。使至。勝兆奉之以客禮。其左右更謂恢復助名。皆目前事。虜無足慮。且輕之。遂交惡。突襲勝兆。盡殺其腹心。載之。後。先生門人也。籍抄其往還書札。主之者。先生也。虜急捕先生。械至虜營。令之降。不屈。曰。寧斫頭。毋薙頭。殺於泗州寺前橋。先生大呼曰。生爲大明人。虜使斫落其頭。頭墜於前。尙咋咋曰。死爲大明鬼。虜驚爲神。具禮以葬。先生預囑指血。寫衣襟曰。惜時命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值皇綱之弗振。徧腥。藉其舍垢。其年丁亥之建。爲日孟夏之終。希孔聖之成仁。冀華胄之心同。雖隱遁於山椒。我夙辦夫一死。春秋九世兮大復仇。化爲厲鬼兮國士。又撰絕命詩十二首。存六首。先生亦南都防亂公揭署名之一人也。曾爲南雷公在南都時初刻忠端公文集作序。永曆二年己丑冬。追贈侍讀。

先生自書南略各書皆改竄之。曰：惜時命之之不猶。未登朝而食祿似中原之多難。遂蒙禍以貽生。其年丁亥之歲。爲日孟夏之終。方隱遁夫山椒。忽陷羅於羅網。雖云突如其來。亦已知之稔矣。但因報國無能。懷忠未展。終是人臣不竟之事。尙孤累朝所受之恩。蓋將忠諱之語。俱刪去。而又爲一種悔悟乞憐之態。清說部載約節事。往往如此。且不完首尾。或更加譏辭。噫。爲一已博表章先哲之名。險含有順命新朝之望。其尙能有心肝耶。此稿見南雷公筆記。又顧渭虎邱志云：顏佩章馬傑。楊念如沈揚周文元五人所寄處。即毛一登所疏薦逆奪善惠祠故址。至其所存六詩。載南略小膽紀年各書。 詞文議

忠裕陳臥子先生

先生諱子龍。字臥子。一字海士。華亭人。生有異才。尙氣節。讀書淹雅。工詩賦。古文章絕流輩。崇禎十年。舉進士。選紹興推官。有許都者。副使東陽許遠道孫也。家富。任俠。好施。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思得一當。先生嘗薦其才。不用。東陽知縣姚孫棗斂費備亂。索都萬金。都乞免。不允。適奸人假中貴名招兵。事發。孫棗因以陷都。都葬母山中。會者萬人。或告監司曰：都反矣。遽捕都。都憤。賓客子弟皆憤。突發兵。連陷東陽。義烏。浦江。進逼郡城。巡按御史左光先以撫標兵付先生爲監軍。討之。都保南砦。先生乃單騎往責都。都陳冤抑。先生許以不死。挾之歸。遣散其衆。監司必殺都。先生爭之不得。擢兵科給事中。北

都變聞先生與南雷公善爲推官時撰忠端公祠堂碑銘有疑獄二南雷公一言先生釋二死囚許都之殺深爲大恨擢官命下毅然入山矣赧皇立以原官召乃出疏請親征又上防江練舟師計未幾又上防守要策又請起用鄭三俊等並從之時中使四出搜民間女子以充後宮民間騷然先生言其狀乃命禁訛在南都數月間如救忠端公之諸生涂仲吉爭忠正公不當黜之舉人祝淵先生請置之言路又痛陳姑息因循人情泄沓皆不能聽明年二月以時事愈不可爲念祖母年九十乞終養去先生且以知兵稱馬士英忌之不欲引置要地虜旣渡江先生在松江建義支柱三閱月魯監國遙加總督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八月三日松江竟陷先生爲祖母故不忍割捨且僞著僧衣以依朝夕吳勝兆之事敗虜偵知先生曾亦主謀獲先生一奴請嘉善錢旂橋李黃濤舍匿先生索之不得又索之於嘉定侯岐曾丙舍因鎖先生置舟中泊松江跨塘橋先生乘間投水而死八月二十四日也著有安雅堂集魯監國賜諡忠裕

侯朝宗詩注謂當事者執之先生曰何必訊事皆有之但未得就耳不屈死而注彙舉所述會通之言則謂先生沉水死未

就訊也南雷公海外慟哭詔亦云先生何隙投水死而風翕山甲先生詩云舟出吳淞煙水遙黃門懷石此塘橋因此遂斷

定其投水也無疑先生少年爲古文詞案歷下太倉子歐會覓如也江右其南英爲此番刺之相遇南中至相摯擊其懷先

生學愈進，文章爾雅，一變其少時之作，天下要亂，先生與千子皆縶繫不成而死，所謂白首同歸者，非耶？亦韓公勸學語所載。

周長生先生

先生諱延祚，字長生，吳縣人。忠毅公宗建長子，諸生，好學，有膽略，事母孝。當烈皇初元，逆寇就戮，忠臣諸孤入都訟冤。先生年長於南雷公，是時南雷公年僅十九，先生提挈尤力。如逆黨李實、李永貞、劉若愚、許顯純、崔應元、曹欽程，皆逮入獄，會審對簿。先生預主其謀。南雷公因以長錐錐彼仇人，血流被體。獄卒顏咨、葉仲文、諸公皆被其毒手。南雷公與先生即時捶死。蓋自諸公殉難後，南雷公及先生讀書之外，輒習拳術刺擊，故成此快復之舉。并籍爲同難兄弟，往來親切。崇禎十二年同試北闈，迨永曆十年乙巳，南雷公館於語溪，意欲扁舟吳江，一訪先生。先生年逾六十矣，不果行，乃僅以長箋致之。先生已臥病，未幾竟卒。先生隱居教授，不入城市。

李膚公先生

先生諱孫之字庸公江陰忠毅公應昇之子好讀書榮榮有父風天啓六年丙寅春忠毅公被逮舟至毗陵赴吳尙書鍾繼家先生及尙書兩子侍太息曰以後須弗令吾兒讀書忠毅公被害先生歸家忠毅公富有藏書先生呼天捨地之餘益發憤自立且從吳尙書學吳尙書宿儒乃忠毅之師也尙書又營居高忠憲公門下故其立身處世確有本原祖母年老日依膝下每作孺子歡而忠毅公之大節殉國終未敢告祖母第云守官京邸入則萊彩出則麻衣偶亦假作忠毅公家書且致珍物於重闈也忠毅公被害在是年六月十七日至崇禎元年十一月御史葉成章疏言李實督造蘇松參楊姜坐以賊巡撫周起元救之實遂滋恨旋又因起元參道臣朱童蒙童蒙逆黨也實遂謀於忠賢立元起元且橫坐以關說公事串入周順昌高攀龍周宗建李應昇繆昌期黃尊素等而一網打盡之緹騎四出械繫相續概送鎮撫司而許顯純操其生殺之權矣李實搆於外李永貞織於內顯下此辣手卽舉四囚立磔於西市未足償七臣之命也未幾吏部疏題贈卹死事諸臣忠毅公准如議行贈太僕寺卿廕先生入監讀書并賜祭葬先生乃悽然轉圜其說以告祖母第曰爺在某日病沒於陞官之候耳可以見先生用心之彌苦而逆黨李實在中府對簿時南雷公以錐錐之又奏李實致金求勿質以及推諉逆奄魏忠賢取空白印本李永貞填年月故墨在硃上事李實伏罪所有加害忠臣之獄卒則周忠毅公子

延祚南雷公所捶斃者葉咨顏文仲也。先生手錄忠毅在詔獄中所撰授命草，又將吳尙書所刻行之。與忠毅公當年往還尺牘，題爲端友集。又及忠毅公平時箸述，鐫板行世，并如詔旨、經營建祠、世事愈壞。先生誓不再從仕宦。南雷公於十七年甲申春再遇之南都，得見先生之舅蔡士順纂堞野抄，同時尙論錄。南都旣亡，諸遺臣謀匡復。魯唐桂三王分受推戴，正位承統。先生不過任募兵餉而已。然自弘光元年乙酉閏六月，典史陳明遇閔應元率士紳等堅守孤城，死力抗虜，致延八十一日。有明之正朔，且受虜兵屠城之慘禍。先生時方奉親居於鄉間，痛定思痛，絕不與時人間訊。其餘年惟完髮作黃冠裝束，著成三朝野史。永歷十八年甲辰，南雷公往訪之，終不可見。先生居鄉曰赤岸，自署江上遺民。無子。三朝野史，南雷公稱爲必傳之書，分泰昌、天啓、崇禎三朝，但嚮存者凡十卷，而其家畏禍，所言建虜關係，早燬去七卷，下八卷，九卷，十卷，後來五六兩卷，亦以忌諱燬去，今僅存一二三卷，四卷上及七卷，皆闕。

周子佩先生

先生諱茂蘭，字子佩，吳縣人。江右周益公之後。高祖潛始自常熟，徙郡城。父卽忠介公景文先生順昌。

也。年十九補諸生。而逢逆奄之禍。忠介公被逮吳門。擊殺緹騎。奄黨巡撫毛一鷲欲陷之。烈皇登極。先生刺血頌冤。上爲之斬奄黨御史倪文煥。徒毛一鷲。及奄黨尙書呂純如。純如辨不當入逆案。先生梓其頌逆奄之疏。上之法司。純如語塞。一時死難之家。上憫其忠。追封三代。亦緣先生之疏而發也。方先生上疏時。同邑姚文毅公希孟見之曰。疏中鼎湖勸進。皆忌語也。奈何。先生讀更之。文毅公曰。子血豈無盡乎。先生曰。父死之謂何。此淺淺者。正恐瀝之無地耳。卒刺舌再書。忠介公清廉。無宦產。而三世之喪。皆在淺土。子女八人。婚嫁愆期。忠介公齋志而沒者。奉於先生一身。先生規度深密。轉側閭巷。間以立門戶。授綬結帨。胥有條序。棺槨復縈。盡歸窆窆。而忠介公琴城。尤爲修整。豐碑載詔葬之文。華表棲歸魂之鶴。不以艱窶而自絀也。乙酉。南都亡。虜氛塞江。先生奉母避兵倉皇。失其誥軸。搜訪百端。創瘡如積。越歲。有兵子叩門大呼曰。此非忠臣周氏家乎。其誥軸落我手。請收之。先生狂喜。賦寶繪篇紀其事。人以爲孝感所致。文文肅公文起。先生子乘。先生之妹婿也。兵部職方司主事吳易起兵。長白蕩。適虜初至。使其所部卒狎於水者。僞爲舟人。誘載虜。掉至中流。繫沈之。溺死虜官虜兵以萬計。遂攻蘇州。未復。旋擊敗虜官李遇春。而虜官吳勝兆率虜兵與李遇春環攻之。易突出圍南走。仍復聚集。返長白蕩。魯監國已授易兵部侍郎。封長興伯。文乘在其幕府。轉職有年。又聞虜攻紹興。督師張國維等大敗

之追虜至杭州草橋門下。易更馳至。迎擊虜。獲兵重。易無後應。且不得與督師通訊。力戰。乘與易皆死。先生兩迎歸其妹。並撫孤成立。其弟子潔先生茂芳有死忠承家之志。翊戴行朝。與諸志士籌度自效。虜官偵知。亦捕投獄中。久不解。時明統垂盡。虜亦知尊禮教。不改吾國俗。士夫多出策仕於朝。有求子婦於先生者。先生太息曰。吾何難以一女易一弟耶。子潔始釋。吳中故爲清議所主。危言覈論。不避公卿。東林顧高之時。相爲激揚者。忠介文肅文毅也。嗣之者。徐勿齋楊維斗也。國變以後。先生巍然晚出。又與俟齋諸人提攜。雖糾奏寂寞。而冥頑闕茸之流。未嘗不以利刃目之。先生晚年。裋褐感家國。頗流連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先生以調人爲之。騎郵。又嘗危病。遇異人授以養練之法。疾尋愈。信之甚篤。過午不食。飲茶數杯而已。暇且注參同契。別有心傳。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南雷公往訪之。先生在僧舍。法東坡坐道堂四十九日。因破關出見。先生於前三年。年七十九歲。不辭道阻。千里命駕。來拜先忠端公之墓。南雷公會寄先生詩。及子潔詩。蓋兩家親若骨肉矣。先生屬續之辰。曰。今日方間。非有所得如是乎。相傳先生生時。忠介公夢有兒乘雲而下。因字之曰雲間。嘗謂其子弟曰。文山名雲孫。陽明亦名雲。其降生之時。祖父之夢同乎予也。吾獨淪落也。胡爲是。則先生固未忍遺世者。其好二氏。豈亦初志哉。卒年八十有二。子靖。諸生。南雷公銘其墓。

私諡曰端孝先生。

小腆紀年載吳易被獲草橋門下。明史稱賊被獲尤略。清初所傳明事。或已改竄原稿。或故爲之以彰慶延威。且尙有精孤忠傑人。說到不值一錢者。此乃虜軍敗潰。明諸將追擊於杭州草橋門下。而吳易來援戰死。事南雷公筆記及之。茲改正。又南雷公贈周子佩詩。不到姑蘇十九年。魯靈光殿喜巍然。雖銷字腳模糊血。打破支那籠統禪。千里未成虎豹約。幾番重問浙江船。蠟燈聽雨西廳話。雖老猶須一勉旃。又贈子潔詩。與君當日上巖巖。鐘鼓聲中夜話饒。遠去年華方頓瞬。同遊伴侶已多芟。三杯酒量應如舊。兩鬢吳霜亦大凡。落月屋梁長入夢。未知何日送征帆。二詩真是苦語。懷衷蓋同。雖兄弟。當天崩地圻之際。必有幾密計策。共圖補救。非僅行朝面貌上數件事耳。不得已。乃又假文字力以維名教。互勉哉寒。噫。副文識。

大學士方密之先生

先生諱以智。字密之。桐城人。中丞仁植子。崇禎十三年庚辰。登進士第。授翰林院檢討。好學。通博。秉性真摯。中丞之撫楚也。先生隨侍。草檄撰牋。談笑立辦。卓有盛名。以爲人子不可不知。習方技。而內經素問。別肅師承。遂又有醫家之譽。後中丞下獄。免罪。亦卽家居。流賊犯京師。先生在南。而朝士降僞。

受官。諸逆欲復私仇。竟濫入所忌者姓名。刊章定罪。先生亦列六等冊案矣。先生固有澄清中原之志。崇禎十二年己卯。南雷公應試南都。先生亦與之遇。前者南都防亂。公揭後者國門廣社。而戟手誅奸。鱗前憂時。先生亦不後人也。南雷公病瘡。天界寺。先生爲診尺脈。法取肘下一尺。世詫之爲奇。先生意氣縱橫。廣結游士。與冒辟疆。陳定生。侯朝宗。胥席華。臚。翩翩裙屐。又有四公子之目。報皇旣立。羣賊射人。逆黨竟以妄造僞書。潛受賊官爲罪。詔捕之。先生避去。其父免罪後。授都御史。家居。先卒。先生太息曰。是尙可爲耶。遂變服散髮。背藥籠。伴狂走五嶺間。匡皇帝正位於楚粵之交。初時頗有朝氣。旣馭賊部。復蹶虜酋。而湘而贛。而閩而浙。皆其拓啓天威之域。果能翕然應變。仍南渡之趨步耳。詔起翰林學士。先生入朝。旋擢知經筵。以東閣大學士辦事。時永歷元年丁亥二月也。當匡皇撻伐之際。局勢更一變矣。我國之最重視者。雲南貴州爲立腳地。而以福建廣東廣西之臂指。進取湘贛以制長安上游。若武漢荆襄。乃囊中物。浙江江蘇安徽。處處有潛伏之軍實。使滇粵無虞。而湘贛之門戶自固。於是海上舟師直抵南都。頃刻間。吳越傳檄可定。再進而戰守。推淮北河南矣。故義民咸枕戈以待捷命。彼虜廷亦瞭明之。其所急爭。亦在湖南江西。其死守則閩吳兩浙。而豪傑之士。則有僞爲僧而以寺觀爲聚集者。有僞受官而以權勢爲蔭護者。至於籌餉募兵。更以水上商帆及山寨呼嘯爲幟志焉。卽村館授讀。

文社聯課。皆有人在。迨四年庚寅冬。先生見內爭外削。危在旦夕。乃更毅然改策。冀挽魯戈。徑入天壽寺爲僧。名弘智。字無可。又號樂地和尚。以醫爲業。打包行腳。陰訪俠索隱以待一發。時所謂一靈天岳。黃粟弘儲濟月齋堂者流。皆非甘爲條衣嗣法也。明之中葉。以博著者。惟楊慎。而陳耀文與之爭名。然升庵逞臆說。以爲炫耀文好。爲引薏。次則焦竑善考證。而習與李贄游。且兼綴梵書。益傷蕪雜矣。先生則觸起末俗。見聞弘而能達。考據精而且核。駕乎楊焦之上。遂轉開風氣。是允爲吾儒之健者。著有通雅十二卷。物理小識十卷。子中通。字位白。善承其學。著度衍二十四卷。附錄一卷。中履。字行權。著古今釋疑十八卷。

推官朱止谿先生

先生諱嘉徵。字岷左。號止谿。朱文公十六世孫。任兩浙通判。卜居武林。其子澆。又遷海寧。遂著籍焉。父卽學禮先生。老儒鍾鴻穎之弟子。又與曹吏部元方讀書靈隱山者十年。先生體孱弱而能好學。崇禎壬午舉於鄉。明年會試。中副榜。兩都尋沒。先生亦無意功名。而名高爲累。學使者檄著會稽學教諭。亡何徵書。除四川敘州府推官。先生往。兵火餘區。并無官廩。乃令家僮伐木轉石。編茅爲屋。與居民雜

處一切以安靜治之。草寇竊發，且酌督團練，控扼要害，勦無並用，擒賊首吳天民，平白應龍之亂，督撫以此能之。時居民離散，一城不過十數戶。先生一意招來，又贖難民，於是川中稍稍有足音矣。明末，推官新安洪某死於亂兵，其子起三十年奔喪，莫知其處。先生爲之訪問，故老得之城南七里山麓，資其饘粢以行，宜賓俞令仁和人死已二十餘年，其子俞綱萬里尋親，先生哀之，有言其初亂時入烏蒙，先生移文遣手力導綱至烏蒙，函骨而歸，脫勝以贖，慶符邑紳何源爲川南富室，邑令交結於源，甚厚，士寇縛令以去，令得逸，求源贖其妻子，令反以此謂源通賊，揭之巡撫，先生忿然不平，見巡撫頌其冤，源始得雪，蓋先生守其初志，終不敢以政事自見，激發宦情，而惻隱之心，隨地湧出，人亦莫得而掩也。先生到府，卽訪杜工部草堂，救民之餘，惟流連景物，在官六年，乃自免歸，專志著書，蓋虜據中國，依我故俗，禮教云重，上下相安，世且謂有明中葉後無此善政也。各省學使者，按籍徵生，貢舉人，照資考放，先生名不在朝，且有典實，而又未得鳴高耽逸，因爲此一行腳版，心跡雙明，亦可以林下逍遙矣。嘗取漢魏六朝三書樂府詩集，審聲辨體，樂府以風雅頌分之，詩以與比賦通之，做卜子夏詩序例，明其大旨，以示勸懲，題曰廣序，復選兩漢至明，凡二十二代之詔令奏疏，彙爲一集，曰經世書，有一子，三孫，一媳，一孫女，皆能詩，故先生偶唱一章，閉門而和者便有六人，藝苑傳爲美談，後惟應縣志之聘，浙江通志

則不赴也。曰：子前朝貢舉之士，不卽能抽簪披髮，敢戀戀之乎？夫夷狄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施堯舜禹湯文武之政，爲堯舜禹湯文武之民，而讀聖賢書，一旦稍稍存以及物，予不虛生已。至若此生多此一出，予其敢忘所恥耶？南雷公自清康熙十五年丙辰九月與先生交游，甫五年而先生歿，彼魯齋許先生仕元，臨歿不欲立碑，先生之心亦如此。南雷公輒謂文公之澤未墜也，並爲先生志其墓。子爾邁能古文辭，又南雷公嘗爲先生近詩題辭及樂府廣序，序而與爾邁亦友善，允可謂兩世交。先生著有止谿文集、詩集、道遊堂詩集、川南紀游詩、樂府詩集、廣序、古詩系、經世書。

朱人遠先生

先生諱爾邁，字人遠，年十三歲輒出大言，以著書自任，聚書一室，成仲尼弟子傳一卷，花晨月夕，麗句洋溢，時師禁之不能止，有其才矣。佐父止谿先生成廣序及經世書，覃思於六藝之文，百家之言，視科舉時文不屑屑也。其稽古之功亦勤矣。年十六補會稽學諸生，卽入蜀，迎其父歸，世事少定，奉居城西之道游堂，四方賓客於焉萃止，投壺分韻，無日無之，而兒婦祖孫怡怡自得，樂闌藤架，恍入隱者之廬，其隨侍短期中，如蜀中巫峽錦江，皆曾寓目，杜陵諸葛，每動古懷，及乎歸去所經由，入則從陸，出則從

水覽六朝之佳麗。瞻孔聖之遺風。所得助於江山者盛矣。且往京師。名公倒屣。時更延之東園。得遍交四方奇士。於是王西樵阮亭宋荔裳朱竹垞屈翁山鄭禹梅陳迦陵皆當世能詩者。爲之詩友。性復眞實。饒承父志。觸衣冠第宅之新異。何止沉沙折戟之哀吟。止谿先生之不能不一出者。先生則可以不一出。止谿先生一出而有悔者。先生則因其悔而益。所自悲。故詩集之簽卷分題。於蜀曰西瞻。曰東將。於京師曰冀南。曰岫雲。曰嫁衣。曰北征。曰南懷。曰後北征。曰西苑。曰西山。曰南還唱和。曰燕游。曰重遊西山。於金陵曰江行。曰南國。於東浙曰春舫。於家曰谷水。曰發春。曰消夏。風雅沾積。雖一門六人。吟詠承歡。乃一似連昌宮側老人。津陽門俚叟語也。龍蛇擾攘之年。而無人效西入蜀中策者。以獻賊摧殘太甚故也。止谿先生出山捧檄。亦與諸同志。有他日息壤之言。海已生桑。坐看蠶婦。是何繭抱絲抽之有乎。先生詩教所以興矣。晚又卜居西村。去城一舍。老梅百樹。霜竹千梢。相與晨夕。惟詩境詩愁而已。康熙癸酉五月八日卒。年六十二。子三。灝。淳。治。先生師事南雷公甚謹。南雷公終以爲友。曾題其日觀圖詩。指顧茫茫不可尋。片帆東去是何心。莫輕一滴指頭血。曾與滄波較淺深。千奇萬怪亂礁洋。變姓劉洙向此行。多少蒼鷹飛上下。至今怒氣未嘗忘。先生自署日觀山人。有日觀山人詩集。南雷公序之。

先生父子皆忠於恢復之事業者。止谿入蜀。自有陰謀。海上諸公以及諸遺民。皆通聲息。惜未能多見事實。故人遺承志書。

飛風雷震，越逾鍾恨於塵霧。如南雷公題詩，可知饋籍。又所撰止谿墓志，引許營齋不欲立碑語，所撰人遺墓志，不惟寫其詩愁，且銘有時有大聲，稔軒一繼語，生平必有轟轟大事，而志內言及屬翁山諸人，豈無從竄於葭灰陽至歟？時不可道其詳耳。 嗣文識

都事李佩于先生

先生諱振玘，字佩于，號樛仙，鄞縣人。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李康先之子。尚書自天啓壬戌入朝，凡五年而出。又自崇禎戊辰入朝，凡七年而出。所遇之時，皆朋黨交訐，是非晦冥。先生髫年隨任，尚書所接見之人，即能知某也君子，某也小人。一時事變錯互，君子受禍之由，小人傾險之術，先生帳中屏後，耳聞口談，皆足以救舊史之虛實。十餘年以來，南雷公過甬上，先生從高玄若萬履安，指畫天啓崇禎間事，慷慨興亡，怒罵涕泣，交發並至。先生且曰：予且欲成一紀事也。南雷公曰：先生有門第，耳濡目染，證據確鑿，若能成一部書，庶乎傳信。先生用尚書恩，授前軍都督府都事，未仕而國亡，與其兄振璣多與失職者遊，行李之往來，資其困乏。一時不減八廚之目，而當夫海外天南，社猶未屋，其慨然爲東道主，固足以對越於君父矣。 匡皇被弑之翌年，壬寅正月，振璣因行朝舊事仇人指告，捕入獄。先生嘗其幣藏

以出之遂亦鬱鬱而死蓋癸卯十一月也年五十一南雷公與之相識乃魯監國四年己丑是時南雷公以左副都御史扈從監國右僉都御史馮京第監察御史王翊經營四明山寨旋歸省姚太夫人又召與京第等乞師日本歸後仍返里計畫山寨及偵報虜情而先生相聚最多期日耳八年癸巳南雷公在黃竹浦故居十二月太夫人六旬壽辰先生至黃竹浦爲壽見南雷公論著手抄其要南雷公亦約錄先生見聞取證定約暫別自鄞城至黃竹浦僅言百里乃先生約未踐而死南雷公傷之焉

郎中余若水先生

先生諱增壹字若水余尙書焯之弟尙書有傳在先正類又爲朱文靖公震青門下士登崇禎十六年癸未進士第除寶應縣知縣逆臣劉澤清擁兵淮南欲以公禮格郡縣先生投版棄官而去桑海之交尙書殉國先生逃山中不出虜官逼之入見乃輿疾城南以待齊斧久之而事解聚村童五六人授以三字經晨則秉耒而出與老農雜作較量勤惰未嘗因其貴人而讓畔也同年生王天錫爲海道欲與話舊先生辭以疾天錫披帷直入先生擁衾不起曰主臣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未出門數步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颺嘆息而返冬夏一皂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

頭海上二十三年己酉十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五。蓋二十有四年不離城南一步也。先生行在孝經義理迫隘。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鼈甲承漏。臥榻之下。牛宮鷄架。無下足處。生人之趣都盡。且有慨夫世路之不平。每疑荀卿性惡。百王無弊。著論以非孟。然能清苦自守。不託身於釋氏也。疾革。南雷公往握手榻前。命其子正誼公爲切脈。先生曰。增遠。祈死二十年前。反祈生於二十年之後乎。遂泫然而別。妻姚氏。子三金體。金和金繩。南雷公以先生與周唯一先生齊會。雖小有趨好之別。而不污於虜大節。則同。撰兩先生合志。俾兩家子弟刻於墓。且魯王初監國。駐紹興。諸臣拒虜江上。先生執戈以從。監國授之禮部儀制司主事。陞郎中。迨監國由江上入海。尙書投水死。先生探斂兄骨。不得其逃山中。亦信如南雷公所云。不有死者。無以見道之界。不有生者。無以見道之大。賢生賢死。返之必而無害者哉。

吳弁玉先生

先生諱夢寅。字弁玉。其先有爲宣撫者。隨宋南渡。世居抗之皋亭。後徙石門。君生而穎悟絕人。目覽萬言。未嘗再讀。他日偶指背誦如流。莫不驚之爲神童也。會中課時文。凡十餘會友。而社稿皆先生信筆代作。自晨至午。已成十篇。然先生以爲章句細微。無關重輕。所貴乎學者。必爲當世所倚仗。蟠根錯節。

取定俄頃語溪舉澄社。郁起麟錢咸皆欲以先生爲領袖。先生雖應之而未嘗以之標榜也。縣令龔立本豪傑自置。祁忠敏之按吳。每事多咨之。立本知先生有當世才具。深相降挹。謂餘子春華。吳君秋實耳。兵革之際。武人豪健。吏相賂藉。邑人睚眦。觸死閉門。不保家室。先生舉幡入省。落其牙距。武人惶遽。請成徑據上坐。談諧交作。弓刀摩戛之間。視若狐鼠。江東衣冠道盡。奸人造作飛條。時時闌及縉紳。鞠躬傲吏之下。狼狽折扎之命。先生貼身搢定。刪翦疑事。而後此風始息。草搖風動。百毒齊起。其所以破除之者。蓋非一端。有以緩急可乘爲言者。先生曰。商賈之事。此言何及於我乎。先生在語溪。吏不得以售其奸欺。往往恨之千里。委命以情相歸。先生照其辛苦。爲之擘畫。於是先生游俠之名。又聞於郡國。嗟乎。其才本足以用世。顧東之一鄉。先生又不甘自附於閉眉合眼之徒。不得已溢而爲此。夫豈其志之所存乎。是則可哀也已。永歷三十二年丁巳十月十三日卒。年七十一。子潛。濤。澗。涵。淳。南雷公與錢先生咸爲友。故得識先生。崇禎十七年甲申八月。先生客吳。令吳夢白所。南雷公共飲市樓。議論激發。魯監國旣自避位。而鄭氏又自奉天南已絕之正朔。仍稱匡皇帝。永歷十八年。卽清康熙三年。南雷公以二月往語溪。先生則匿采銷聲。不再見。故人已。南雷公因其子涵請。爲之銘墓。涵康熙壬戌進士。授翰林院編修。

庶吉士魯韋菴先生

先生諱稟，字季臬，別號韋菴。魯氏爲宋肅簡公之裔，建炎南渡，遂家會稽。先生之父諱瀚，與徐文長讀書於山陽者也。先生至性過人，方十三歲，居喪，卽能盡哀。登崇禎十六年癸未進士第，選庶吉士。一時多盛名之士，而以魏子一周介生、王茂遠與先生爲稱首。然諸君雅好標榜自喜，故後來皆中刻薄之論。爲人所咀嚼，唯先生沖然不盈，人亦莫得而致難也。國亡，天下大亂，自虜入關，從我政教，於是清聖祖之世，稍稍太平，所謂遺老退士，大抵齷齪治生。其次丐貸江湖，又其次拈香嗣法，科舉場屋之心，胸原無耿耿。治亂存亡之故事，亦且憤憤如先生者，日抱憂戚以終其身，是可哀也。先生風骨峻整，望而知爲先朝之人物，造次發語，亦皆玄遠，所謂不在能言之流，而言者莫之能過也。李賊之變，子一爲唐通所欺，爽約而矢死明志，卒蒙一羞，乃先生所最痛者。每舉子一死，有三期之誥，告於人，終身不厭。當時大行發引，先生力勸子一勿誤聽人言，旣遁，知唐通不可恃，乃先期拔身以去。第念從死之不能如三良也，復仇之不能如包胥也，事乖志負，閉室呼天，一恤子一，一憐已事，聊復與二三人往來談經問字，其亦愁苦晨夕者乎。永歷二十五年辛亥，南雷公遇之於越城公所，率爾論文有契，先生卽過古小

學寓齋索觀作文，每奏一篇，先生必嗟嘆良久，且曰：「二川以後，百年無此作矣！」自是以後，南雷公至越城，必相過從，言笑盡日。史漢之機軸，歐曾之神理，近時作者，竊語流傳，千門萬戶，其所以得，所以失，先生無不詳其首尾，如數一二於掌中。南雷公每謂今日古文之法亡矣。錢牧齋倚撫當世之疵瑕，欲還先民之矩矱，而所得在排比鋪張之間，卻是不能入情。艾千子論文之書，亦儘有到處，而所作模擬太過，只與模擬王李者爭一頭面。先生固杜戶讀書，然非有所授受，亦固不應至是也。先生曰：「此先父與先伯父之教也。先祖之任山陽也，徐文長嘗來與二父讀書，二父聆其議論，以私後人耳。南雷公象數論成，欲先生鈇之。先生曰：『不可。』與於象數，未之能學也。夫胸中未明了，而徒文之辭者，此今日之文也。先生讀書三十年，越中之人，無有名其能文者，其不肯爲今日之文之所致乎？自南雷公與先生邂逅，始略傳之同志。越中乃譁然曰：『魯先生乃治古文者。』先生沒於永歷二十九年乙卯九月二十六日，年六十九。娶王氏，子五人：樸先、烜先、炯先、燾先、焯先。南雷公銘其墓。

行人陸文虎先生

先生諱符，字文虎，寧波望族。每推陸氏先生早慧，四歲，大父引置膝上，口授以楊忠愍草疏傳奇。先生

對客輒抗聲高唱。意若深慨慕之者。稍長。羸疾。因請參同契。冥閉闕齋禱。以爲神仙可學而致。久之不效。復汎濫於釋氏。爲學使周斗垣所知。拔置第一。授徒海昌。祝耳劉心契之。有譚星命者。耳劉謂文章心力結集。可望而卜人之富貴福澤。先生之文。避富貴而不可得者也。烏用以星命知之耶。讀書南里。與許孟弘王聞修兄弟交。時間修選古文三編。先生與之上下其議論。多所裨益。孫子長督學浙中。以林憲濬自輔。憲濬得一卷。奇之。聞修時爲水利道。子長以此卷訊之。聞修曰。此吾故人陸文虎。不意君摸索而得之也。先生風貌甚偉。胸貯千卷。警效爲洪鐘響。一時士大夫聽其談論。皆以爲陳同甫辛幼安再出。吳楚名士方招羣植黨。互相題拂。忌先生者愈甚。先生謂兵心見於文事。鬪氣長於同人。亂亡之兆也。凡遇刻文結社。求先生爲序者。循環此意。雷霆破柱。冀使人聞之而覺悟也。崇禎十四年辛巳。復保舉之制。副使許平遠以先生應詔。詣都入國學。上幸學。先生充班首。進退從容。上過而目之。舉壬午順天鄉試。監國時。賜進士出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閩中。不果行。清查衛所錢糧。千戶馮如斗乾沒。獨多恐發覺。刺先生於廳事。不殊。歸而養病。結雪瓢於白巖山。監國元年丙戌十月初十日。卒。先是南雷公聞吳來之言。知先生爲志行之士。乃遂登堂拜母。結爲兄弟。故南雷公嘗曰。予之學始於厓生。成於文虎。予之病痛。知無不言。卽未必中。予亦不敢不受也。家居無月不往。來在。北都。且同讀書萬駟馬。

北湖園中者半年生平凡事不相隱。壬午北榜將發，予與王敬載、馮躋仲、馮沛祖及文虎飲園中，而徐心水監場，使人至，文虎出與耳語，還座復飲。斯時已知中式而不言也。其後向予悔之，生平惟此一事耳。其深穩亦於此可見。乙酉十月十日從越城返，而過予。太息事已莫可爲。明年十月十日，奴子來自小溪，言見文虎坐轎中，用布束縛，將入城小斂也。其聞訃與相別同日，豈非冥契哉。足徵予二人之交誼弗淺已。而卒後三十二年，其喪尚在淺土。南公雷每爲之泫然呼籲，因得使萬斯大董其事，葬於城西之外，并爲之志銘。先生古文辭，鵬翥海怒，意之所極，穿天心月脇而出之。苦於才多，汪洋靡際。詩皆志意所寄，彼夫媚勢佞生，市交游而作聲色者，未嘗許以片語，污其筆端也。胸懷洞達，熱心世患，視天下事以爲數著，可了斷頭穴胸，是吾人分內事。曾痛忠端公丙寅七賢之禍，希風皋羽作楚漁父二首傳之。許孟弘見而滅其紙，溫體仁動以告訐，摧拉異己。先生上書王司馬，應熊謂九重禁禦之地，九列大臣之重，一落魄妄男子，得以隻手障天，狂言作鱷，在朝在野，誰無目攝之讎，莫必擠阱之命。從此凡百有位，相效爲負牆鞠躬，以視四方鯁鯁，失業亡命，作奸犯科之流，日亦不足矣。聖明在上，未有信臣鉤索奸隱，指陳極弊，痛切入告者。閣下據職言事，轉圜納牖，直俄頃間事耳。應熊謝之，崇禎八年，賊犯鳳陽，上以祖陵震驚，下詔罪己，開釋罪廢，將召忠正公等入相。吳縣諸君子皆有翹然自喜之心。先生

則以爲此乃消長之會也。語錢牧齋曰：古人歎神農虞夏之不可作，符謂何必黃虞。當今日中欲再見隆萬之際，士庶風物已不可得。然則士大夫胸中斷不可仍作當時縉紳受用之想。服御僕從，減省斂。凡懷貪射利，乘間抵隙，及故爲大言聳聽，巧售傾險者，預行杜絕，積誠刻意，盡瘁協恭，以結主知，折讒口，則明盛可致。不然，彼方以仇仇快心，此復以夫夫意得，正如疥癩，一寒一暑，出反彌甚。元氣隨之，果未幾，而烏程排文、文肅公，磔鄭庶吉士，擢矣。文肅以朝講建言刺及宮奴客魏，疏上，留中。鄼諫留中，非制，引武廟之奄禍，神廟之奸相爲言。內批與文肅皆降二級，調外任。旋又削職爲民。烈皇立，詔原官起用。居憂六載，入都待補。烏程更疑鄼爲文肅所援，旣排去文肅，遂以惑父披剝，迫父杖母，特疏參之。下刑部獄，意必殺鄼。又移錦衣獄。烏程即使其腹心主之，募武進同鄉市僧爲證。忠端公忠正公疏救，不之得。十二年八月，擬辟，上命加等。鄼習爲文章，橫冤莫訴，君子悲之焉。先生料事有如此者，又降盜蔡三策，先生遇之於南雷公座上。三策精於水戰，與先生談論極歡。沈眉生力稱其可用。先生遂爲之薦於當事，給以戰船十五隻，勇士五十餘人，稍稍立功。又先生辨書畫，識金石奇器，焚香掃地，接洽僧徒，嘗作警告紫柏禪師文，手寫一稿，寄南康推官錢沃心，託之焚於歸宗寺古柏下。古柏乃紫柏所呪話者也。而沈眉生則亦南雷公所介見於先生者。昔在武林兩京，南雷公晨出，每循通衢委巷，搜買故

書薄暮。一僮肩負而返。先生則頻頻要之於路。信宿還書。必向南雷公述其梗概。迨南雷公晚年每言及此。曰。如此盛事。於今那可再得耶。

鄭崧陽之慷慨。誠爲不學。與周仲馭之被誣也。曰不忠。前後一轍。可知小人亦巧用綱常名教爲假面具矣。奈之何而明目張膽大聲疾呼。必推綱常名教也耶。噫。今之小人。固又得踵乎古之小人矣。南雷公特表崧陽。茲因牽及而略悉之。

文獻

空白页

南雷學案卷六

同調下

戶部董次公先生

先生諱守諭，字次公，鄞縣人。漢孝子黯之裔。以孤童自奮，十七歲補弟子員。天啓四年甲子，舉於鄉。浙中能文所指名者，翁鴻業、姜思睿，其一則先生也。世殆無不知有甬上董次公者。迨魯王監國，志士雲集，而先生心焉匡復，不肯乞一官。李司農白春譙政府曰：「今小朝廷，殊非多士。如董次公，寧可聽其不出乎？」國命倚於餉司，非次公不可，乃以戶部貴州司主事召之。當是時，孫熊二公皆書生不知兵，迺方王二帥拱手而授之國成。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方王，而集募奇零之街卒田兒，則身領之。方王既自專，反惡諸公之參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以諸公之師謂之義兵，食義餉，以方王之師謂之

正兵食正餉。正餉田賦所出。義餉勸分無名之征也。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有旨會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然。先生厲聲進曰。公等今日所爲何事。而不爲咫尺天威地乎。於是跪奏上前曰。分餉分地。非也。當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覈兵而後給餉。覈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所謂義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爲繼。義兵食義餉。是散遣義兵之別名。上以爲然。方王諸帥雖怒。無以難也。無何。王帥請稅漁舟。先生知之。私謂其客胡中書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科及漁舟。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昔吳越王有西湖漁稅。由羅隱之詩而罷。至今以爲美談。傳語武寧。使守諭得繼隱之後塵。可乎。王帥又請塞鄆之金錢湖爲田。又請行稅人法。又請官賣大戶祀田。三疏旣上。兵士抽刃公門以待覆。先生疏陳。湖不可塞。祀田不可官賣。稅人必至激變。王帥大怒。謂行朝大臣。尙不敢裁量幕府何物豎儒。乃爾事事中格乎。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鷄鳴狗盜之雄一。遂折簡召先生上。雖借之甚。不能爲力。陰使先生避之。先生慷慨對曰。餉司命吏。生殺聽於主上。非武寧所得專。桓溫劉裕。何許奸雄。亦必託晉陽之甲。無敢擅出一檄執朝臣而去者。臣歸死上前。武寧能以臣血濺丹墀。則可。舉朝忿忿。皆言武寧殺餉司直反耳。何復義旗。王帥亦氣懾而止。元年三月十九日。烈皇天祥。廷議寂然。先生請朝堂哭臨。三軍縞素。君子以爲知禮。武林陸行人培王同知道熈。皆死節。廷

議諡培不及道焜。先生爭曰：兩人同死，何由分其優劣？豈道焜非進士乎？今之進士而賣國者，累累也。道焜乃得諡節愍，上累欲遷先生官，而難於代者，乃兼經筵日講，異時虜庭自以爲應運代興，沿襲明制，援例擧掄才舊典，所有士人亦樂其不改禮俗，駸駸思用。凡曾爲大官者，皆自削去以冀徵召，得一官，舉人則復永會試。先生曰：嘻，吾故司農也，焉能爲還魂舉人哉！掃軌著書，腥羶莫及已。當滄洲之陷也，大學士張肯堂先生之子茂滋爲俘，陸宇燭等謀之於諸君子，而茂滋終無保之歸里者。先生作而曰：此吾事也。入言其監司，公庭投刺而婉爲陳說者，先生所差幾二十年，惟此而已。虜中官吏素慕其風節，言下而孫公子釋出，自是又邈者隔世。永歷十八年甲辰十二月二十日卒，年六十九。嗣子道權諸生，啓禎間文社盛行，迄弗附和。陸符萬泰及先生皆甬中知名者，先生獨爲卓立焉。先生苦心學易，聚古今言易數十家，考其異同。魯監國八年甲午冬，南雷公送第三女適許生朱沆，至甬東寓萬氏寒松齋，與高且中先生及先生聚談。先生以草廬易纂言爲問，南雷公疏其卦下之義，答之所著有讀易一抄、二抄、卦變考略、易韻補遺、春秋簡秀集、公車錄、董戶部集。

知縣朱康流先生

先生諱朝瑛，字美之，又號康流。晚年又號鼉菴。登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第，知旌德縣。期年而以外艱歸。世居海寧之花園里。饋粥可供，耕讀自樂。既喪亂之日，來遂無心於仕宦。且復縈繞期功，更保門戶。泊然不多酬對，惟棲遲而談經術。其友則張待軒先生外，無輕與之周旋者。先生固忠烈公弟子，忠烈之學如武庫，無所不備，而尤邃於易歷。三乘易卦爲二十六萬二千百四十四，以授時配之交會，閏積贏縮，無不脗合。詩與春秋，遞爲爻象，屯蒙而下，兩濟而上。二千一百二十五年之治亂，燎若觀火。其時及門者遍天下，隨其質之所近，止啼落草。至於易歷，諸子無復著坐之處。相與探天根月窟者，則先生一人而已。先生言象數，則不主邵子之說，別爲先天後天八卦圖，以爲諸儒之言易者，詳於所變，而不詳於所未嘗變。變者象也，未嘗變者太極也。時惟適變道必會通，不察其適變，則微彰剛柔，有拘墟之患。不觀其會通，則屈伸往來，有臨歧之泣。求諸物而格之，反諸身而體之，究其大要，不越乎知幾精義二者。先生言小序，觀亡詩六篇，僅存首句，則首句作於未亡以前，其下作於既亡之後，明矣。子由獨取初辭，頗爲得之。又謂鄭詩不特詞不淫，聲亦不淫也。詞正則聲正，詞淫則聲淫，非相離之物。又謂作詩有賦比興，用詩亦有賦比興，射義。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諸侯以貍首爲節，樂會時也。其指事也切，其取義也直。如作詩者之賦體是也。大夫以采蘋爲節，樂循法也。士以采芣爲節，樂不失職也。以婦

女之事。喻士大夫。非比乎。以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感大夫士明信之將。非興乎。辨古文尙書之非僞。先生則謂伏生之書。如堯典皋謨洪範無逸。何嘗不文從字順。至於甘誓湯誓。牧誓文侯之命。詞旨清夷。風格溫雅。雜之二十五篇之中。無以辨其爲今文爲古文也。先生又謂春秋闕文錯簡。不特郭公夏五。觀於日食之先時後時。可知矣。先生又曰。論樂者謂以此始者必以此終。首尾何聲。卽屬何調。誠如是。則宮調之中。商多於宮。可得仍爲宮。商調之中。宮多於商。可得仍爲商乎。蓋調也者。韻也。古人雅淡。不爲繁聲慢詞。大抵一句之終。曳其音以永之而已。綜覽各條。其所主張。要不盡守師說。昔者忠烈公謂先生曰。康流沈靜淵鬱。所目經史。洞見一方。苟覃精三數年。雖義文闢奧。舍皆取其宮中。何必襲人之室乎。自漳海懸記。先生之覃精者。近三十年。又何以測其所至乎。先生卒後。南雷公志銘其墓。并言丙午歲十一月。館於語溪。偕陸冰修訪先生。劇談徹夜。綿聯不休。盡發所記五經讀之出入諸家。如觀王會之圖。計平生大觀。在金陵。嘗入何玄子署中。討論五經。至此而二耳。先生虛懷好問。每檢各經首卷。見示。并條舉疑似處。質之。不過先生識力。細於南雷公。遇其邁往透辟之立論。多弗敢越。扶先坦以徹啓之。是乃微蔽耳。所著鼻卷雜述。金陵遊草。行世。五經略記。文集。皆藏於家。墓在蕲涇。

徵君沈耕巖先生

先生諱壽民字眉生別號耕巖世爲宣州人曾祖寵官至參政學者所稱古林先生是也先生孤峭不妄言笑爲文深入理窟而出之清真江右艾千子至宛上評許在盛名之上人駭其言而卒莫之能易焉故其選時文先生之文多入文定不敢輕置於文待此南雷公所最心折也者一時聲名之盛吳中二張與江上二沈相配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耕巖不以名位相甲乙也崇禎九年丙子復保舉之制應天巡撫張國維以先生應詔時中原流寇決裂特起武陵楊嗣昌於苦塊倚之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逍遙司馬堂中敗問日至掩飾徒工先生慨然國事至此朝端尙無一人言之者乃草綱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一疏謂金革無避漢儒之曲說君子必不出此卽嗣昌迫於君命亦宜躬歷戎行枉革荷戈而乃支吾旦夕安枕京畿外飾勤中懷規避將來誤國嗣昌之肉其足食乎繼又草樞臣籌國已誤一疏謂嗣昌旣不能循先朝大臣起復故事軍旅之寄一付文燦使其聲罪除凶徐持降議亦豈爲後以一十二萬方張之師不爲不武以二百八十餘萬成集之餉不爲不充整旅以往何凶弗摧卽使面縛輿櫬猶應宣布皇威而後愍其歸死以宥之詎有漫無翦治招之不來

強而後可援賊之認帖以爲金石。講盟結約猶同與國。天下有不能殺人而能生人者乎。有授柄於敵而可傷敵者乎。臣不知其所終矣。通政司張紹先以疏字逾額存案不上。先生上書通政言無使獲罪執事。卒甚。紹先請上裁嗣昌亦惶恐待罪。請進劾己之章。有旨。這本既違式。卿不必更請封進。先生乃稟括兩疏以就格。上之留中不報。忠烈公嘆曰。此何等事。在朝者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真魏死矣。臺省何楷。錢增林。蘭友。詞林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而忠烈公有廷辨之事。則皆發端於先生也。向若先生之說行。斯時易置嗣昌。文燦流寇之禍。豈至若此哉。故識者以爲此番保舉得先生一人。可以謂之不虛矣。先生從此不復厝意經生之業。與周鹿溪掩關茅曲。俱理佐王之學。無何而黨禍作。阮大鍼之在南都。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之士。利天下有事。行其裨闔。先生劾楊疏尾。有大鍼妄畫條陳。煽煽豐芭。而顧杲吳應箕推先生之意。出南都防亂公揭。天下名士合力攻之。大鍼恨甚。以爲主之者鹿溪也。及大鍼得志。曲殺鹿溪。按揭中姓氏次第欲誅之。而以先生爲首。南雷公與焉。且聞溧陽亡命。投止先生。矯詔將下。溧陽返北。溧陽云者。崇禎十六年癸未。南直會榜第一名。官編修。兼戶兵兩科給事中。陳名夏字伯史也。先生初頗規勸之。謂宜戮力故國。暫避凶殘。弗聽。先生遂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而事解。先生仍不返故園。東遷西徙。入山惟恐不深。瓶粟既罄。採藜藿以續食。有知

而餉之。悉行謝絕。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曾寄十金，先生意不欲受。度置
室中，三年塵飯，未嘗一發視也。名夏聲華籍甚，虜庭受其降，以爲弘文院學士。世稱之曰：溧陽相國。溧
陽將特疏薦之，耑使寄書。先生不開封，對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先生寄書謂之曰：龔勝謝枋得，其智
非不若皋羽所南也。而卒以隕厥軀者，緣多此物色故耳。故凡今之欲徵僕薦僕者，直欲死僕者也。溧
陽嘆曰：先生所謂名可聞，身不可得見者也。魯監國已去，永歷九年，先生始返故廬。松菊無存，田園
半割，或謂直諸曰：身既隱矣，焉用直之。然避人愈深，其名愈著。當事或邀之半道，則望望而去。比之元
亮人以爲隘焉。清康熙十四年時，海上仍稱永歷二十九年乙卯五月，屬疾。門人吳肅公侍，先生命其
戰筆曰：以此心還天地，以此身還父母。以此學還孔孟，語畢而卒。是月之三日也。年六十九。妻徐氏先
十九年卒。子六人，洙、變、禴、寧、埏。逢先生重然諾，有至性。友人周梅骨棄海外，先生渡海收葬之。鹿溪歿，
家業零落，藐諸孤爲逋負所逼。先生鬻田以償之，不足，貸諸人，又不足，屬諸門人。鹿溪始有完塲，故自
言才疏意廣。甲申以前，貸金至六百以上，皆急朋友之急也。南雷公曰：予十七歲遭難，往來都中邑中，
黨逆者陵侮孤兒，墓訟祠訟紛紜不已，無暇更理經生之業。崇禎三年庚午，得避邊厓，生於南都。偲偲
之力，何日忘之。六年癸酉，訪我於黃竹浦，不遇。秋至武林，同爲孤山讀書社。十一年戊寅，予訪之於宛

陵而眉生以保舉入都。余因其弟治先壽園，信宿其家。地名紅林，去城半舍。阮大鈺黨禍起，眉生乃變姓名，至金華。國亡以後，兩番寄詩，亦不知達與不達也。海上永歷十八年，卽清康熙三年，在姑蘇與鄒文江約，將以秋冬之際，同訪眉生。日復一日，文江不來，而老母年登九旬，予遂不可遠行矣。然予逢急難，必夢投眉生之家，痛哭而醒。海上永歷二十四年，乃清康熙九年，得眉生手書，予詩所云「春盡來書歲暮收，從前猶勝竟沈浮」是也。又五年乙卯，有客自長洲來，接眉生書云：「知己之難久矣，梨洲先生之於弟，與弟之於梨洲先生，今世裁一見耳。家印姪招晤瀨上，反覆存注，恨不卽披衣從之。世路辛腸，踴天踏地，不敢踰咫尺。先生悉此情事哉。初意道駕西來，不願敬年，願撰杖屨，自此陟黃嶽，渡漸江，下巖瀨，買舟而東，拜吾母太夫人堂下。日復一日，好音不續。此志漸頽，眼中之人老矣，而弟尤甚。奈之何哉。奈之何哉。」道旨媿未親承，然於諸時賢傳誦，頗闕什一。古今生知唯堯，學知唯舜，大禹口口說艱說難，殆困知也。旨哉言乎！佩服佩服。書筒上書四月二十日瀨江寄，而眉生之卒在五月三日，相去僅十有三日。乃八月方接到，則此書是絕筆也。以數年不通尺一，忽得之，易簀之際，豈非冥契乎？蓋先生晚年寄食徧諸門人，無常居止。故南雷公甲辰欲見之，必約鄒文江，惟因文江知之耳。南雷公哭先生詩有云：「義熙之全身，唯君不可疣。允爲定論，著有閩道錄若干卷，遺集若干卷，南雷公爲之撰墓志銘。」

耕巖先生沒後六十二年猶未掩埋其狀極慘。有孤孫曰兆符名廷瑞一號樛崖。工山水家寶畫。江湖間全謝山先生哀之。又納於力。徧謀寔金。僅乃賴江都馬曰璽佩兮仁和趙昱旭之出金助葬。謝山續志并刻南雷公所撰志銘於石。此詞文敬聞於先公者。又傳中所載用樛崖誠人官參將效忠行朝戰死。妻子飄泊潞洲。先生往收其骨并迎歸其家。又其子惟蓬居家。先生卒時曾親求南雷公撰志銘。旋亦沒。見南雷公病榻隨筆。 詞文識

永曆三年己丑冬尙書魯元漢疏讀起用先生授給事中 詞文又識

沈治先先生

先生諱壽國。乃耕巖先生弟。字曰治先。早負文名。尙氣節。有兄風。諸生亦列姓名。南都防亂。公揭中崇禎三年庚午。南雷公侍盧太淑人在南都。應天府經歷署。時值初闈。先生兄弟咸集。勸南雷公理經生之業。始入場屋。一夕月明如晝。南雷公與先生過文德橋。叩周元亮之門。同訪崔昭。飲至夜半而散。十一年戊寅。赴宛陵。訪其兄。已應保舉。北上。南雷公宿於市肆。明日欲抵安慶。先生知之。來市肆中。將襪被強攜而去。邀之入城。又爲麻孟璇梅朗三諸公再四款留。乃出宿先生家。先生警啓南雷公行篋。空無所有。徑以五十金置其中。鎖如故。遲明。南雷公始知之。謂先生曰。此子會銀也。凡人竊則舉會。壁上

會單予早見之奈何以餉予平先生曰子途中不比吾家中也未幾宣城令余賡之致餉南雷公曰子可無慮矣先生始已南雷公欲訪劉伯宗於池州先生又呼肩輿送之且寓書青陽吳空之餽金其交情如此南都既又爲虜所據耕巖先生亡命入金華山中轉徙長約而南雷公效忠海上遂日在劍炊茅浙閒雖退而韋布重振絕學與先生則音問寂然舊游零落不膏沙場則枯蟬自閔否則化爲青燐耳後來鄭家之夜郎坐大不關興亡至於葭管迴陽自次尾諸公更賦國殤卽欲略依春風亦無紅紫先生惟鄉居授徒給一家之生事絕不與世往來耕巖先生卒後先生哀痛於海上正朔永歷二十年乙卯卽清康熙十四年冬十二月亦卒

定冬沈治先趙禹坊魏聖六皆十二月卒而魯季與以九月眉生以五月噓老友垂盡矣因除夕憫亡友五首其末章云冰纏雪壓僅遺民一戩那堪去數人忍死終然留不住如何忍過此三旬見南雷公病榻隨筆 嗣艾識

沈崑銅先生

先生諱士柱字崑銅一號惕庵蕪湖人諸生讀書明敏下筆千言而秉性豪爽有志節巍然爲復社中人物崇禎六年癸酉秋南雷公往武林寓孤山讀書社先生偕耕巖先生來是爲訂交之始十一年戊

寅中官復用事逆黨其黨然灰阮大鍼以重降新聲招搖自下七月周仲歐陳允生吳次尾出南都陔
 亂公掇以廩子方與南雷公爲首先生毅然署名時耕巖與先生最負重望旋諸同志大會於桃葉渡
 齊聲罵大鍼先生尤戟手書空請會須撲殺此賊大鍼之計將竭固欲轉媚同鄉或爲掩護偵者返報
 大鍼恨恨切齒曰二沈何太無鄉土情二沈云者耕巖及先生也旣而張爾公舉國門廣業社先生亦
 與焉先是南雷公之在西湖也曾招先生共住樓外樓每於薄暮畫舫雲集皆知先生名與南雷公聽
 絲竹絃管所在棹小舟尾之而舉杯邀之者爭恐不得一盼匆匆十年中原板蕩癸未之夏又偶同游
 迨翌年三月則烈皇殉國矣先生時方客南都適馬士英擁福王監國遂承皇統阮大鍼竟以定策功
 驟起首卽思修報復將公揭中列者一百四十名分東林爲主復社爲從命之曰蝗蝻錄亟事一網殺
 之先生尙不知也累書招南雷公南雷公已將上書闕下突有逆黨徐大化之姪署光祿丞者迎大鍼
 意特疏糾南雷公於是與子方並逮南雷公踉蹌逃歸而駕帖到門先生踰牆逃無相當之左證仲馭
 更牽誣其弟鍾降賊事必置之死至於先生大鍼初惟曰大崛強與沈壽民同必折之使稍知反也固
 無殺意姑捨之先生終自在都塾伏弘光元年五月報皇棄社稷虜酋入據先生又輾轉江關戎馬中

以李天生案受禍收禁於大內。一年有餘。釋歸。寧國金忠毅公起兵。吳次尾等應之。先生掌檄文等事。忌之者辨知其手筆。義軍敗。嗾使虜官捕獲之。大罵而死。蓋已遲在海上。正朔永歷三十七年。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已。或曰。虜官檢其與海上諸遺臣往來。許爲內應之函札。故除之也。著有土簪集。其殉節在南都。薰葬雨花門葆光寺側。或又曰。收禁一年有餘。卽殺之。未釋歸也。

見銅先生與南雷公交誼最篤。圭一公會言之。而思舊錄載之曰。終以李天生案受禍收禁南都之大內。一年有餘。則第三說爲是。但應廷吉青燐房。則言掃歸起義事。又南雷公哭見銅詩。在癸亥詩歷內。詩云。傳死傳生經二載。果然烈火燎黃瑣。可見當時傳聞已兩歧耳。詩又云。此日臨人宜正法。彼云華士又加誅。則其以文字買禍。逆應復也無疑。若第二說。指文通榜上。此固必有之事。或卽與李天生之獄有密切關係。而先生前後宮詞二十四首。南雷公選錄八首。前詞云。三百年恩劫未酬。宸居何意臥羈囚。先皇製就琉璃瓦。選與孤臣作枕頭。落日昭陽半照灰。寒鴉猶帶影飛來。上林無樹堪留宿。喚醒幽人夢一回。(古木俱已斫盡)薰風祇有五絃揮。彤管朝朝傍袞衣。使殿只今圖史廢。歎爲舞蝶不輕飛。後詞云。趙瑟秦琴入選瓶。一年歌舞說長春。煙花金粉銷沈盡。腸斷南冠夢裏人。方傳內藥宰臣賢。親製歸餘御苑前。刺得鼓吹鳴聒耳。蛙聲又在曲池邊。征馬長江四面圍。親將騎射悅宮妃。那堪回首園原泣。落得傾城帶笑歸。(國亡後。故妃存者皆北去。)麗陽金籠喚御名。貴妃親教調耶情。只今苦雨殘風夜。卻聽鶉鴉四五聲。移得綵雲落牡丹。幸娘爭賊折花殘。沈香亭北多餘

大繫馬雖獨奮倚欄并可存故宮刺史之一斑 嗣文論

陳定生先生

先生諱貞慧，字定生，宜興人。陳氏爲止齋之後，由永嘉遷來。父諱于庭，仕至左都御史，贈少保。世所稱孟諤先生也。先生兄弟四人，而已居季。幼年奇傑，兄貞貽，有文名而夭。兄貞裕，天啓甲子舉人。兄貞達，戶部主事。左遷順天知事，抗虜死節。少保旣喪，壯子居恆鬱鬱不樂。顧先生在側曰：「賴有此耳。」弱冠補弟子員，廩於學宮。侍少保宦游南北，凡朝政之缺失，君子小人之消長，口談筆記，皆出經生聞見之外。居家孝謹，庭闈之內，無疾言遽色。念長兄之才，恐其遂至淪沒，因梓行其書。少保沒，同邑故相周延儒，以生前睚眦，修怨其孤，有取子毀室之虞。先生搢定良苦，故相知其不可以力屈也。好言慰藉之先生，落落如故時，仲馭耕巖讀書句曲。先生與次尾讀書毫村，皆好佐王之學，獨持清議。裁量公卿，天下望之。如鎮鏢出匣，當是時，烏程秉政八年，以禁錮東林爲事。淄川韓城承其衣鉢，東林雖時出彈射，有勝有不勝，而終不能覆妖鳥之巢，以得志。於時忠烈公在獄，利害尤急。三吳君子，間出奇計，謂不如援彼黨一人，以爲兩家騎郵。庶放東林出一頭地，僉諧故相，而故相所最懼者，爲阮大鍼。大鍼亦從吳中帖

曠耳語曰。苟使大鉞得改事諸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溺於陽焰。置酒高會。南中之士入其牢籠者。強半。吳中諸公。恐仲馭未之許也。邀之半道。會於虎邱。天如來之以謀告仲馭。持論不下。會畊巖。保舉入都。勅楊武陵。并及大鉞。妄畫條陳。鼓煽豐苕。大鉞始阻喪。先生與次尾。因草留都防亂揭文。顧子方曰。大鉞者。吾祖之罪人也。吾當爲揭首。其次則天啓忠臣之家。故南雷公與碩人子直兄弟。子一繼之一時勝流。咸列其姓名。大鉞杜門。咋舌欲死。故相出山。大鉞猶不忘援手。故相曰。南中議動。與吳中駁異。未便可動。大鉞曰。廢籍馬士英。乃大鉞之化身也。其可乎。故相諾之而去。崇禎十二年己卯。金陵解試。先生與次尾。舉國門廣業之社。大略揭中人也。爾公朝宗。朗三崑銅辟疆。及南雷公數人。無日不連與接席。酒酣耳熱。多咀嚼。大鉞以爲笑樂。士英定策。大鉞暴起。國狗之瘦。無不噬也。遂廣揭中姓名。以續造蝗蝻錄。思一網殺之。仲馭下獄死。畊巖次尾。崑銅亡命。南雷公與子方。從逆黨。徐署丞疏逮問。而先生亦爲校尉。縛至鎮撫。事雖解。已濱十死矣。若是乎。弘光南渡。止結得留都防亂揭一案也。大鉞與廢相馮銓。息息相通。馮銓已爲虜中相國。大鉞之通北賣國。固又無可廢言。故敢以辣手先除諸君子。然後行其志。觀乎銓之手書。囑諸虜帥。預爲護送北去一事。便可知已。使無在途中。發見其通國奏疏。而不出於仙霞嶺墜斃之厄。則新朝狐媚諸君子。其無醜類歟。國亡之後。殘山剩水。靡不戚戚可念。埋身

土室不入城市者十餘年。先生顧甚貧乎。而遺民故老。時時猶向陽羨山中。一問生死流連痛飲。驚離
弔往。恍然如月泉吟社也。所著有皇明語林。山陽錄。雪岑集。交遊錄。秋園雜佩。八大家文選若干卷。卒
於永曆十年丙申五月十九日。年五十三。妻湯氏。子五人。維崧。維嶠。維岳。宗石。維岡。而維崧。字其年。清
以博學弘儒徵入史局。學者稱迦陵先生。孫四人。履端。履慶。伊。溥。先生卒後六年。葬於毫村新阡。南雷
公爲之志銘。

三吳君子出奇計及會於虎邱一節。世人無知之者。乃仲馭親爲南雷公言之。故他書皆略。其臧結在南雷公病榻筆記。又
南都防亂揭及桃葉渡大會一節。他書及南雷公行略作十二年。而嗣艾前後載及。皆以十一年。則據南雷公神道碑及南
雷公所撰陳定生先生墓志。并詳於此。又馮銓手書阮大鍼姓名。囑託臚帥事。載南雷公行朝錄魯紀年。又馮銓順治初。官
內院大學士。憑孫宗實錄書已。遂焚其書。載全謝山歸墟亭集外編跋勾中志略。因并詳之。 嗣艾誌

汪魏美先生

先生諱瀾。字魏美。新安人。孤貧。力學。後遷於錢塘。遂占仁和籍。入庠。崇禎十二年己卯。舉鄉薦。弘光元
年乙酉。南都又亡。兵事起。乃奉母入天台。旣而海上立朝。虜軍豕突。羣盜滿山谷。益失寧居。先生始返

錢塘僑寓北郭。室如懸磬。處之憺如焉。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先生居其一。當是時。監司盧某尤下士。甚重先生。一日。值先生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先生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某然之。不知應之者。卽先生也。盧某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某相得甚歡。唯以先生不至爲恨事。已知先生在孤山。放船就之。先生終排牆遁去。先生不入城市。不設伴侶。始在孤山。尋遷大慈菴。又遷寶石院。匡牀布被之外。殘書數卷。鎖門而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蹤迹。相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蕭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玉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南雷公在永歷十一年丁酉。遇之孤山。頗講龍溪調息之法。各賦三詩。勘契。翌年。又同上山頂葛仙祠。僧三宜迹至。爲設湯餅。已而山下侍者奔至。言無處不尋和尙。有庵主轎十乘來。三宜曰。方欲與居士快談。奈何以此俗事擾人。汝等宜卽回之。南雷公曰。庵主來。必有香信。公宜下山受之。以供我輩。不亦可乎。三宜笑依所言。又逾年。己亥二月。笑魯迎南雷公及先生至其庵中。夜月甚明。笑魯以臥榻讓客。上有一被。五更不勝其寒。先生與南雷公貼背相磨。少取煖氣。明日。南雷公入雲居。訪張秀初。先生矢不入城。至清波門別去。從此南雷公迄未得再晤之矣。海上正朔。永歷十九年。有傳其在洞庭山者。旋於寶石院病卒。卽乙巳七月三十日也。年四十八。病中悉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子一

連南雷公爲其墓志銘。

南雷公曰。宋之遺民。謝絕吳思齊。方鳳。張開。鄭思肖。爲最著方吳。皆有室。室。亦晚娶劉氏。閉至貧。畫馬以贖。有子同居。唯
思肖子然一身。乞食僧厨。醜美。妻死不更娶。有子託於弟。行事往往與思肖相類。遺民之中。又獨爲其所甚難者。又相傳絕
筆詩云。大化無停晷。道術久殊離。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通。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旦破雙
籠。逍遙彼此別。見徐蘭生汪學廉傳。 嗣文獻

按察陸周明先生

先生諱字燭。字周明。別號贛菴。大理寺卿諱世亨卽先生之父。鄞縣人。諸生慷慨有大志。少與錢忠介
公肅樂同學。忠介旣奉魯王監國。禦虜江上。先生實爲之謀主。監國授先生監紀同知。旋擢按察副史。
仍監軍弘光元年十一月。逆黨馬士英阮大鍼竄入荆國。公方國安營。欲朝見。上不許。下羣臣會議。先
生與南雷公皆言士英當誅。和之者衆。熊督師汝霖曰。此非殺士英時也。正欲令其自贖也。南雷公曰。
非不當殺。但不能殺耳。春秋之義。孔子亦豈能殺陳恆。不可言不當殺也。先生更力爭其當先殺士英。
方能振六軍之氣。且紀綱肅乃可以立國。若必因方國安與之親暱。故容忍以事羈縻。而此兩罪臣。日

在方國安軍中蠱惑之。敢逆料方國安軍已非我有。不納。先生太息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如是者。尙何中興之有。違棄官歸。不再問天下事。先生嚮者以游俠自許。於是奇才劍客多與之爲歡。一諾之行。千里無阻。而急難奮臂。不費寸許光陰。而人人之倒懸頓釋。故識與不識。一聞陸周明先生。不覺爲之掉舌。其居也。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賓死友。咄嗟辦食。尤同乎漢之朱家郭解矣。而旣無可用其所得。且已無一當之可逢。乃前朝之布衣諸生。惟有枯槁以死耳。所未易下臍者。胸中耿耿間亦或手搏彫虎。踵側焦原。偶藉之以逞其一快。時南雷公辭行朝。散部曲。侍老母。而名捕送致。豸吏坐門。遂愈不敢相聞問。先生固極愛護南雷公。歲時偶問。達其死生耳。迨清康熙二年癸卯。天南之帝統已絕。海上之正朔猶存。南雷公甫將明夷待訪錄寫定。授徒於語溪。先生忽爲降卒所誣。虜官執之。送省獄。獄具。先生無所註誤。幸脫械以出。中懷憤懣。竟未抵里寓。奄然長逝矣。南雷公哭之慟曰。好男兒。因其平生盡事。家產已垂盡。室中所有。唯草薦敗絮及故書數百卷。旣沒。家中整頓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發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兵部侍郎王篤庵先生頭也。初。侍郎山塞海陬。縱橫馳突。虜殊畏之。先生實與之陰爲呼應也。南雷公固與侍郎相善。侍郎之女。乃許字主一公者。其帳下且有舊隸於南雷公者。又馮侍郎京第之嫂。則南雷公之弟立谿公妻母。且南雷公所提之偏裨士卒。

咸昇之簞溪（簞溪馮侍郎字也）兩侍郎先後殉國。虜懸王侍郎之頭於城闕。先生欲收葬之。輒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人叩首而去。迹之。走入破屋。先生曰：子何人？其人曰：吾漁人也。先生曰：子必有異。無爲隱。其人曰：予毛明山。曾以卒伍事侍郎。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先生相與流涕而共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子雲者。錢忠介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游人雜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遊戲。至鼻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卒以王翊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細斷而墮。先生與明山皆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先生以身蔽明山。拾人頭。雜俸人而去。先生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家人無知者。春明今始瘞之。簞溪尸則虜棄之江中矣。之兩侍郎。乃義士後勁。虜最爲之奔命。然先生不填牢戶。倖矣。夫又先生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得直。先生詣文廟。伐鼓痛哭。卒直其師而止。先生之扶植名教。乃天性然也。子經異。經周塔萬斯大。爲之撰墓志銘者。南雷公。門人私諡節介。有與周囊雲王水功諸人唱和詩一卷。曰霜聲集。

行人陸鯤庭先生

先生諱培。字鯤庭。杭州人。性剛毅。少有盛名。登崇禎十三年庚辰進士第。當是時。諸名流多開文社。顧

袖一方先生在武林。乃立登樓社。成就者衆。風氣潛移。世號之曰西陵體。生平喜獎誘後進。苟具一善。稱之弗置。官行人奉使事竣。歸省。而北都變聞。赧皇承統。復命於南都。不一年。南都又失。先生尙侍親鄉里。乃結合壯士。保徧里閭。冀得所依。效忠一當。俄聞潞王降。劉忠正公絕食而死。益知事不可爲。索酒飲。將自裁。其妻晝夜守之。先生乃給令他往。拒戶自經。妻兄子破壁救之。甦。先生大恨。賦絕命詩二章。上書其母。以繩授二僕曰。我爲烈士。若輩宜相成。坐方牀。從容就縊。死。年二十九。同里陳元倩無鄉里之行。先生惡之。絕其交。爲文逐之。并寓書於南雷公。欲東浙爲應。南雷公告同社。於是王元趾爲首。寧波陸文虎爲首。皆出檄。元倩幾無以自容。乃避居華亭。後自孝廉得開封推官。頗悔悟。立名節。翦除凶逆。赧皇立。擢監軍御史。巡按河南。規畫詳盡。馬士英不聽。且碁之。南都亡。魯監國加太僕少卿。監軍。更自募三百人。列營江上。尋進大理寺少卿兼御史。魯元年五月晦。江上軍潰。元倩至山陰。化龍橋赴水死。元倩諱潛夫。聞先生殉節。疏請監國卹諡。每曰。非陸先生激發。予無以有今日。已終不之恨。固亦先生有以服其心。先生在復社中。最剛毅。尤最修謹。相傳客華亭。嘗有私卻奔女事。

陸麗京先生

先生諱圻，字麗京，甌庭之兄也。性溫良，爲文長於儷體，譽之者輒曰錢塘二陸。甌庭旣遂，其與國偕亡之素志，先生則避亂東浙，館於黃竹浦南雷公家。言當此兵戈載道，無不閉門聽難，而賓朋滿座，盜賊不犯者，唯朱湛侯與黃氏兩家耳。（湛侯諱雅淳，亦南雷公友，當永歷十年丙申冬，慈水寨主沈爾緒禍作時，救南雷公及立谿公者。）尋往福京，目覩襄王賓天之痛，遂削髮爲僧，繼又夢戀庭闈，仍返故廬，託於醫術，自結晨昏。如是者十年，吳越間莫不知陸講山之爲良醫也。先生與南雷公往來日久，在永歷四年，同宿吳子虎家，夜半，推南雷公起，問當世事，擊節起舞，蓋匡皇承統天南，尙奄有雲貴，并廣東西四川湖廣版圖三分之二，聲教迄於緬甸安南諸國，魯監園在舟山，而水陸諸師尙用兵，鄭氏亦自雄視海上，浙閩固視爲囊中物，至於志士義軍，更成神龍之現沒，稍進，卽成南渡之局，況匡皇爲人明毅，有光武風，君臣間，正規畫從四川陝西山西繞攻虜背，而江西安徽各省，尤可立收指臂之效也。故相顧而樂，先生固亦非方技自甘者。南雷公又賦詩云：桑間隱迹懷孫爽，藥籠偷生憶陸圻。浙西人物真難得，屈指猶云某在斯。（孫爽，字子度，與先生皆昔日風雲變幻中人物，因先生始令南雷公識子度。）會莊籛史事被許發禍，且蔓延虜酋更利之用，以鉗徧江東文士，而先生名高，莊氏列之卷首，械繫獄中，久之，得白，虜官復給之以莊朱兩家產之半，又計將有以籠絡之，先生不受，太息曰：予自分

必死。幸而得保首領宗族俱全。奈何不以餘生學道耶。時其母已早歿。乃貽書友人。封還月旦。并將南雷公贈詩反寄之。附一札云。今生已矣。負我初衷。遂浪走。不知所之初搆。緒姓僕相從。祝髮齊雲。又作粵游。攜一童曰王保。當吳三桂未背虜庭以前。童書問頻至。但不署其寓址。又或見之於武昌黃鶴樓。云已爲道士服。有子拒石。早世。冠周。清進士。女莘行。字纘任。次女某。壻吳磊。字萃山。所著有威鳳堂集及詩編禮編。

先生之長女纘任。著有老父雲游記。後改題曰陸麗京雪罪雲游記。成於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五月。距先生雲游三十九年。矣。嗣文於光緒戊申冬。省親芝罘。先公偕自友人處。曾侍閱之。記云。先生有子二人。長拒石。次冠周。女二。先生事白後。官給以莊朱二家田產之半。先生不受。初之亡也。有褻僕相從。祝髮齊雲。旋又往粵。攜一童子王保。三藩未亂以前。時有童子書間達到。但不知託足何地。次子冠周成進士。復歷險阻。漏尋不得。長子拒石早沒。次女嫁吳氏。名蕤。字萃山。著者娶女陸莘行。纘任泣血。蓋即先生長女。後又有甥吳磊。跋略述纘任之賢淑好學。自先生雲游後。事母至孝。播註門戶。幸免飄飄。數兩弟成立。且資尋老父。茹苦奉佛數十年。予以次甥忝列館舍。仰瞻風采。云云。是先生長女獨守貞不字也已。南雷公屢書錄云。予有懶舊詩。史蹟之後。麗京以此詩奉還。又云。人有見之黃鶴樓者。黃冠爲道士矣。又全謝山結壻亭集外編。亦載

及之。嗣文載

孫子度先生

先生諱爽。字子度。崇德人。諸生。齡達而警策。三間敗屋。圖書精審。吟詠自如。以授徒自給。虜軍既於兩浙。乘勝驕橫。蹂躪衣冠之士。其徒得罪。虜官誦知其師。卽先生。執去受笞三十。先生亦頽然爲三家村學究。不之辨也。往來義士。每息其慮。陸麗京與之友善。魯監國元年丙戌。南雷公杖策從上。力陳西渡之策。大學士熊汝霖率所部西行。攻下海鹽。軍弱不能前進。大學士孫嘉績以所部火攻營卒。盡付南雷公。遂與兵部主事餘姚縣知縣王正中合兵得三千人。并會太僕寺卿陳潛夫。職方查繼佐渡海。駐壇山。適尙寶司卿朱大定。兵部主事吳乃武。皆從浙江來會師。將由海寧取海鹽。百里之內。牛酒日至。整軍急趨。抵乍浦。約先生爲之內應。而虜軍戒嚴不得前。時在五月間也。五年三月。南雷公早歸自海上。因立谿公參馮侍郎軍事。被獲。南雷公計活之。遂訪虞山。旋往崇德。訪先生。麗京亦至。蓋其所以貌爲游閒者。別有隱謀在耳。麗京以南雷公入城去。此憶舊之詩。所以陸孫並稱。先生自榜所居曰墨兵齋。而篤庵。篔溪諸公相繼殉國。時事一變。鄭成功退營臺灣。張蒼水於海上。正朔永歷十八年甲辰秋。正命而時事又一變。先生憤鬱得病。翌年歿。南雷公過其殯宮。詩云。城西數里路。三叉信步行。來自不

差病裏猶看爭坐帖。亂餘誰識墨兵齋。乾科颯颯和頭出。寒葉層層詩句埋。一自九原人去後。語溪風景不堪懷。先生最愛誦南雷。公雲木冰記書於扇。

嚴廢翁先生

先生諱調御。字印持。晚年更名缶。字廢翁。杭州人。諸生。貧苦。讀書精深。不苟言笑。一時咸推重之。善琴。工書。先世以醫名。且多秘方。既遭世亂。乃更研究醫理自給。亦殊惻然以濟人爲懷也。陳臥子爲之作傳。武林讀書社諸君子畢集。而推先生爲領袖。嘗與南雷公飲陳木叔家。偶談及宋之間詩。桃花紅若綬。慨然曰。言者心之聲。只此一語。其無刻不忘富貴乃爾。即可見其人品。晚年。遂心佛乘。著有廢翁詩稿。錢牧齋先生序之。

閻古古先生

先生諱爾梅。字用卿。號古古。沛縣人。崇禎十五年壬午舉於鄉。與萬年少壽祺友善。世之亂也。先知其機。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破家產。徧結天下賢豪。養死士。留心輜略。北都既覆。驅王立於南都。馬阮弄

柄四鎮日驕縱。爲怨家所誣。告謂先生將有反意。當事捕之下獄。以無證僅乃得出。然以復社人物。不能安居。乃毅力自奮。出游四方。恐或私情縈繞。遂手刃其愛妾。徧歷齊楚蜀粵秦晉燕塞。迄未得一當。南都又爲虜所有。魯監國海上謀恢復。先生則在各方奔走。任聯絡聲援之役。先是登萊之變起。參議閻伯登乃先生之遠族。素相款洽。先生一日問之。參議曰。此疥癬耳。邊塵孔棘。朝士樹黨。書生不知兵。而授之兵權。用違其才是。則可愛也。先生曰。向在寧前。何不極言其弊。願投劾歸耶。退則勇矣。如報國。何參議曰。報國非可託之空言。用人者當知人。用於人者當自知。力餘其任。任乃得勝。夫遠左。用兵之地。今不論其知兵與否。而授之兵。彼又不自知其不知兵。而妄謂能兵。趙括陸機之禍。種種矣。吾亦非知兵者。欲報國而辱國。故不如投劾之爲愈也。敢言勇退哉。先生曰。今天下固無知兵者。苟有之。功可得成否。參議曰。吾不敢謂其功必不成也。然而實難。樹黨堅則掣肘衆。雖有其人。誰能始終之。魏相信營平者少。秦檜忌忠武者多也。先生亦深服其言。時猶是諸生。迨浪遊初倦。甫膺賢書。天下事已無可措手。故先生每太息曰。殺賊而養賊。拒虜而助虜。不知賊情勢者可令辦賊。知虜中虛實者反自除之。自古未有明亡之奇異者。南雷公於清康熙十七年庚子八月。遊匡廬。下萬松坪。遇先生坐石上。語如隔世。復邀往五老峯。頂各述衷曲。遂限讀賦詩。月色侵入午夜始罷。先生論詩。一主聲調。紹王李徐

習詩云一峯層上一峯危。峯到無層歎絕奇。白氈非常難避世。青山依舊不逢時。三山寶樹頭陀掌。五老星精處女肌。菊夜相憐題樂府。漢家饒吹有翁誰。橫空五宿見虛危。燈火茅檐話數奇。海內謳吟如望歲。山中歸去是何時。朱絃冷落陶公指。青嶺孤飛子戩。曉趨約君江上酒。相逢原不是流離。而南雷公和之。則曰。身濱十死不言危。天下名山尙好奇。相遇青蓮飛瀑地。正當黃葉寄風時。閒雲野鶴常無定。箭鏃刀痕尙在肌。同是天涯流落客。不須重與說分離。峯頭一置身危。峯底行人詫太奇。話到三更清氣逼。呼來五老月明遲。試尋古洞煙霞合。定有幽人冰雪肌。塵世應知無一事。與君相約聽黃離。南雷公詩每取神境。此所以與先生異者。故南雷公曰。我來便向古古論詩相爭。當時山中。偶逢先生。乃自華山遊歸。然先生之在陝西。固參軍事。失敗而南者。或謂先生卽在王輔臣幕中。〔輔臣一名馬鶴子。據平涼。應吳三桂抗虜者。〕但先生之降志辱身。與彼等往來。正欲將不忘故國之微意。計有以灌輸其心目。而冀收後效。若屈翁山之遠出榆關。或謂虜虜。舊悔卷之靈筆。榆林。依人給食。皆此志也。而顧亭林獨富於資。則在河北各省。開拓轉運。復虞山。與則爲託降虜。歸膺江南壇坫之主持。是又以東道主人而兼郵遞之任耳。南雷公且謂古古言華山。山行甚艱。人言華險。游者望崖而返。若古古能遊。則知余亦不難矣。此亦隱語也。又先生必自有遊國之舊跡。觀南雷公箭鏃刀痕句。可知先

生固一游俠晚歲乃以文士終著白奔山人集

南雷公和詩第二首領聯兩文見手寫原稿作世外茶條方信足。國中紀事恰當時。結尾作相信千庵分講席。春來日暖聽黃鸝。又先生白奔山人集以前。尚有蹈東集。即取魯連義不帝秦之義。見徐州府志。又徐欽本事詩小序。風翁山。名大約一字顯餘。番禺人。少補諸生。又名紹隆。遭亂。竄去爲僧。又名一靈。中年返儒服。其詩爲嶺南三大家之一。又詩集內哭華姜華姜乃廖婦也。又憶初冠之年。在戚某家。見翁山畫象。明衣冠。插左貂。似曾於匡皇時授行人。侯考。又南雷公詩歷有贈以靈上座七律以靈即一靈也。結尾云。殆欲因緣相舉似。無忘行腳過江東。起首云。不礙疏籬短棹通。此仍在奔走偵訊時。三流洋亦有寄一靈道人五絕一首。聞師江海去。幾日剩中還。昨朝逢越客。如下沃州山。此殆指其由金陵而往浙江。又折回學耳。此詩作自庚子。乃永歷十四年。清順治十七年也。又秋柳詩作於丁酉。因匡皇受制於孫可望。幸賴李定國方駐雲南時。且議開緬甸爲省。故第一首有愁生陌上黃鸝曲句。借用唐太宗征遼。中途戰馬蹏事。喻孫可望變初志。謀劫駕降虜也。第二首有不見椰椰大道王句。用桓溫事。喻瞿式耜何騰蛟。朱天麟諸督師。無人存在矣。故第三首。又有靈和殿。真音人稀句。而第三首有好語西鳥。莫夜飛。即指開甸緬甸爲省。以及匡皇之往雲南也。有若冥行。況孫可望要封秦王。秦西方。且古諺。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又所以有鳥夜飛故事之運用。孫可望殺楊畏知後。又殺吳貞毓。以下十八人。遂於第四首。又有斷愁帝子。悲今日。及第三首相逢。南雁皆愁侶。等句。至第一首結尾。莫聽臨風三弄笛。玉關哀怨難離。言莫扭於衡州之

朝國西尼塔李定國克桂林逆黨孔有德自焚死及吳三桂不敢追劉文秀軍遂以爲兵力可恃是以指明三事皆未可自
驕又桃根桃葉鎮相憐句則兼及晉行朝之張名振各軍恢復失著言彼此宗藩與廢與共也然則漁洋之大父即王象晉
明之世族大臣固與翁山往來仍與先生有文酒聚集無怪乎鷓鴣磨庭文字之禍見孫璧文新義錄爲乾隆丁未年事尙
書某奏請燬王士禛詩集板士禛易名士正因原名禛避諱故也後來各書多寫士正字貽上號阮亭諸城人茲井及之

綱文識

馮吉人先生

先生諱家禎字吉人慈谿人性嚴介國亡亦無心奔走圖匡復年已垂暮乃佯狂自恣長於度曲結爲
歌社時縣中無賴子陳謨降虜虜委署寧紹道好作聲勢恐喝鄉里先生登場賓白黃和尙有成親日
豈可人無得意時莫笑陳謨今富貴他年情事有誰知謨聞之大怒竟嗾使其黨誣訐先生私通行朝
約爲內應捕而下獄吏待之頗虐先生卽唱西樓怪相逢款待疎節曼聲無不絕倒初若不知其爲禍
及也久之痕甚釋出遂歿南雷公亦嫻詞曲相得甚歡先生每語南雷公則無非新亭之淚亂時是非
倒置而烏絲檀板月日潛留此風人所以寓賦簡兮也者藉諷刺以伸輿論先生賢乎哉

敬屬士夫嗜於倚聲。比輿情。澆有神國政。乃各者所未遺。一簞一板。尖圓清吟。沁感聽者。輒幹哀樂也。南雷公外。與葉六楓。先生。工填詞曲。古淡本色。承元代之法。乳爲一世推賞。御園弟子。在列者多。而南雷公審折精倚。呈伎莫倦。當乎綺讖。如杜丹亭玉茗堂四夢。又如青藤老人以後。有長於賦本。排場之史。淑吟。三閩麗事之吳伯良。皆其所好。又相傳風鳴記椒山。寫本。爲南雷公所斟酌塗潤者。今遺簡無一在。稿南雷公詩。松澗。唐。動。宛。轉。聲。老。來。白。鵝。賦。閒。情。又。唱。爲。情。深。每。入。破。等。詞。雜與俗人。聽。殆亦深嗜之者。 嗣文識

卓珂月先生

先生諱人月。字珂月。杭州人。住塘棲。諸生。夙負時名。崇禎九年丙子七月。南雷公偕立緒公石田公。以應試來南都。寓湧金門黃家莊。先生夜月見訪。索酒。於石田公棹舟湖上。甚相得也。北都既覆。鄉居教授以終。生平篤守誠意之說。不爲圓澄圓悟子孫所惑。先生園塘棲望族。而劫後蕭然。

御史姜崑愚先生

先生諱恩睿。字崑愚。慈谿人。慈水在昔。才彥雲集。於是復社之倡。巍然有姜劉並望。劉者。瑞當先生也。

先生於天啓二年壬戌登進士第授行人崇禎三年擢御史先生叔父乃諫進封鄭貴妃之被譎典史鄭給事中秦符先生也都城被兵歷陳危削之形責政府中樞及在朝在邊諸臣甚至明年春陳天下五大弊曰加派病民曰郵傳過削曰搜剔愈精頭緒愈亂曰懲毖愈甚頹廢愈多曰督責愈急蒙蔽愈深忤旨切責上以久旱修省先生極論諸臣負國狀其冬遣宦官監視邊務抗疏切諫已劾首輔周延儒請斥罷又論救給事中魏呈潤御史李曰輔王績燦巡按雲南陸辭歷指諸弊政言舉朝拯焚救溺之精神專用之摘抉細微而以察吏詰戎予奪大柄僅付二三閣寺嘉言不用用言不嘉厝火自安不知變計天下安望太平忤旨切責還朝上撤還二部總理諸鎮監視內臣先生請并撤京營關隘者因詆向來秉政大臣阿承將順之罪意指溫體仁也體仁二子儼位數請囑提學僉事黎元寬會元寬以文體險怪論黜遂發其二子私書先生劾體仁縱子作奸以元寬揭爲據體仁謂羣謀陷己揭不出元寬手元寬上疏證明先生遂又劾體仁以羣謀二字成陷人之阱但知有子不知有君當今流賊紛擾中土蕩然不聞出一策爲天子分憂徒務欺罔鬼蜮之計昨歲稟擬行私致陵寢震動梁朝共斥其奸猶多方卸脫謂出聖裁過則歸君善則歸己豈復有人心者哉上怒奪俸五月出視河東鹽政安邑有故都御史曹子汧講學書院先生擴其堂廡祀卜子夏王通薛瑄其中以于汧配置田構學舍公餘親

菴講授代還。乞假歸里。嘗在公所相會。有自省中來者。以前輩自居。高視淺揖。先生適與南雷公晤談。指之曰。此姚江黃太沖也。公不識之乎。其敬推之如此。崇禎十二年己卯卒。

鄭玄子先生

先生諱鉉。字玄子。錢塘人。諸生。崇禎間。武林有讀書社。以文章風節相期許。如張秀初之力學。江道關之潔淨。虞大赤仲皜之孝友。馮儼公之沉毅。以及先生之卓犖。而前此小築社之聞子。將嚴印持。亦合併其間。一時爲四方社事之冠。崇禎六年癸酉。秋冬間。南雷公至杭。沈崑銅沈眉生。至自江上。皆寓湖頭。社中諸子。皆來相就。每日薄暮。共集湖舫。隨所自得。步入深林。則相與大叫尋來。以爲嘔噓。月下沉小舟。偶豎一義論一事。各持意見不相下。闕聲沸水。蕩舟霑服。則又闕然而笑。三峯閣堂淨慈一默爲首座。先生機鋒相觸。奪其竹篋。欲打擬議。不果。南雷公曰。鴨子早已過新羅也。先生爲之一笑。七年甲戌春。南雷公過湖上。崑銅又在。劉進卿吳次尾亦至。夕陽在山。南雷公與崑銅尾舫觀劇。先生過。南雷公不得。則聽管絃所至。往往得之。相視莞爾。一日。崑銅詆分宜於座。進卿爭之。至於搯拳惡口。南雷公與先生解去。其夏。南雷公自太倉返。先生又與南雷公宿於仲皜水閣。談至夜分。水鳥驚起。戛然長鳴。

九年丙子，南雷公寫表忠觀，地與南屏相近。儼公秀初二虞皆住南屏，先生亦日日過從。石田公豪爽不羈，夜半掉船湖中，高吟長嘯，沿湖羣犬齊吠若豹。先生每謂生平之樂無逾此游也。十一年戊寅，先生與儼公渡江訪南雷公，村路泥滑，同來沈長生不能插腳。先生笑言黃竹浦固難於登龍門也。弘光元年乙酉五月，虜氛壓境，國祚再絕，邂逅秀初道關及先生於熊魚山座上，從此讀書社之緣絕矣。湖山如故，其猶足樂耶？子將印持儼公二虞已前死，秀初改僧名濟義，道關改僧名濟月，先生亦狂走不知所之，相傳有遇之於上柏山中者，究不可跡也。其子淵，名元澄，年十五補蕭山弟子員，廩餼於學，先生嘗語之曰：漢室之亂，梅福變姓於吳門，崖山之亡，謝翱不返於汐社，梅謝皆有子，而相棄如斷梗，各行其志，吾欲爲梅謝之事，汝獨不能爲梅謝之子乎？淵亦尚氣節，淵之子薦，請南雷公志其父之墓，并述先生。

侍郎馮篔簹溪先生

先生諱京第，字躋仲，一號篔簹溪，慈谿人。諸生立溪公之妻母先生之嫂也。福京初建，上中興十二論，襄皇奇之，召對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改監察御史，巡視浙江，至衢州而虜已渡江，先生初起義軍，駐道巖。

既潰，偃伏里中。聞肅虜伯黃斌卿保舟山，未爲虜有，乃往依之。南雷公既辭歸，所部餘衆遣散，僅選精銳五百人，使茅瀚汪涵領之。入四明，因徵糧激山民怒，被焚攻損失。後存者皆歸於先生。先生又別有招集，遂成一軍，從定西伯張名振至崇明，敗。魯監國三年六月，先生見海口皆陷，祇有舟山，而黃斌卿又志在自守，乃謂之曰：「北都之變，東南如故，并使其東南而失之者，是則借建虜兵之害也。今我無可失之地，比之前者爲不倫矣。蓋在弘光元年乙酉秋，襄皇使水軍都督崔芝副黃斌卿守舟山，崔芝遂使人往日本借兵，有成約，而黃斌卿因兵部尙書余燧以爲吳三桂之續也，乃誣尼其明年四月十一日之東行，然日本已由大將軍令自長崎至東京，修輯所有馳道橋梁驛遞公館以待我使，且發兵矣。迨虜陷福京，弑襄皇，於是二年丁亥三月，崔芝克復海口鎮東二城，始遣其義子林臯再隨安昌王恭棍乞救於日本，終不得要領而還。故先生又言及之。黃斌卿以爲可，使其弟孝卿同先生及南雷公室長崎島，澄波將軍阮美隨行，適日本排耶蘇教，致西洋人駕砲船攻擊長崎，行成方退，令沿海勿得輕許外國人登岸。長崎藩因并不答我使，一舟皆惶恐。南雷公慨然爲賦式微之章，先生則在舟中朝服拜哭不已。其行部官岸上瞥見，令問之，知其故。先生更削指灑血作乞師救國書，且告以崔芝曾善薩摩藩結爲父子事。行部官受而致薩摩藩，薩摩藩曰：「中國喪亂，我不遑恤，而使其使臣哭於我國，我

國之恥也。與大將軍言之。議發各島罪人分向渤海沿岸進擊。以指北都。斷虜之臂。而別遣精銳向舟山。同日進攻。約以臺澎相酬。及東北近其國岸地。爲虜所根據者。先致歸洪武錢數十萬。先生還。僅留黃孝卿待命。孝卿戀效樂。失求援意。日本輕之。卒不出。此四年己丑十月事也。先生又從攻寧波。事敗。時餘姚諸生王翊起兵四明山。克上虞者再。兵勢張甚。虜大懼。先生乃抵吳興。聚兵數千。亡何。又敗。不得已。率殘部渡江入四明山。依王翊。王翊且益之以兵。先生倚山爲城。立老寨於杜巒。練兵數月。頗可觀。立谿公參其軍事。而虜官蕭起元下教團練。嚮機洗寨。仍不敢驟進。監國更分使山寨授官。四明山寨。屬王翊。河南道監察御史。先生授右僉都御史。先生與翊相犄角。虜數數擬寇行在。以先生及翊在四明山。不得逞。蕭起元力言非掃除山寨。幾無後望。於是悉發虜騎。其酋金礪。田雄將之。而東。金礪自率化入。田雄自餘姚入。會師大蘭山。設帳二十里。游騎四出。以搜伏聽者。翊避之於海。虜且分軍攻杜巒。圍練從而犄之。先生亦匿之而免。未幾。翊潛歸寨。虜已引退。而翊兵復集。先生則收撫殘卒。自居薛巖。其爲計固以四明山爲行朝藩蔽。虜至則全軍入海。或散伏。虜去則乃歸寨。且時出奇兵以擾虜。并徵近縣錢糧。四野皆所號令。虜之縣官。輒不出城。戒守無休晷。而行在常常攻入海口。欲卽攻省。將合疲虜。作表裏之夾攻勢。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皆遠近聞聯。

絡其臂指也。第先生自負經濟，雅不屑棄承平體統，遂致多不親附，孤立而失敗焉。初，先生朝行在虜，官將收繫其家屬，劉瑞當聞之，馳往先生家，告知夫人，立自罄絕，免辱。母尹太夫人年老，竟徙北都，子頤年十五，斬於市。迨虜破，山寨，購先生益急，蓋恨之較爲獨深者。使當日若無先生在，虜可以早犯行在，卽王翊之兵勢，更不得坐大。乃爾五年庚寅十一月癸亥，部將王昇利得虜重金及官職，欲致先生爲功，謂虜曰：馮都御史人莫知其處，獨昇知之。先生在薛舉病，料事已大壞，移養鶴頂山以俟翊，或病愈入海，王昇忽引虜至，就榻縛去。先生直立罵虜，金礪甘言勸降，先生罵益力。田雄在旁突擠之仆地，金礪令扶起，館之，婉勸調養，虜意欲獻俘也。先生終夜叫話不已，遂於甲子拂曉，遇害。虜焚其骨殖，擲之江上。魯監國卹贈兵部右侍郎，諡忠壯。著有簞溪集、蘭易二卷、蘭史一卷、鞠小正一卷、自課一卷、真至會約一卷、中興十二論、家破稿多散失。又先生之母尹太夫人沒於北，且諸姪輩皆編爲旗下奴，萬石園先生斯同。康熙間史局之聘，始訪營太夫人墓，贖歸諸姪輩。

先生事跡，隱晦者多，南雷公作他人傳志，輒略及之，而詩中則存簞溪有骨隨流水句，日本乞師記言之較詳，惟自己同往

事，又諱言之，近出版海外雜誌，於簞溪往日本及殉節等事，所詳纂年月多顛倒，蓋零件續輯，後人漫漶，從事故也，茲就

全謝山所述，及南雷公四明山案記所言，又南雷公年譜，魯紀年，準定年月，深願事件幸得完具，因謝山原在鄭南，聲家得

見續漢書略似可信者多。且其馮侍郎遺書序。亦有事件爲他書所未言者。外此則南雷公所撰劉瑞常志。記其夫人死事。及鄞縣萬氏家譜中。載有石園先生在北都史局計贖贛漢餘子眷屬。并葬其母事。洵屬瑣寶之資料也。又航海遺聞。謂先生爲庚辰進士。按題名錄。是科無先生名。浙江通志亦不載。儼族譜載立谿公幾爲虜所捕殺。事涉先生。則稱慈翁諸生。

嗣文識

侍郎王篤庵先生

先生諱翊。字完勛。號篤庵。餘姚人。少孤。不善治生業。弟翊以耕助之讀。補諸生。好談兵。見時方多難。思自效。魯藩既擁爲監國。立行朝。守江抗虜。餘姚縣知縣王正中薦之監國。授職方主事。以軍事屬之。虜渡江。突犯軍潰。南雷公引殘卒入四明山結寨。山民焚攻之。卽部將茅瀚汪涵在杖錫寺。因徵糧致變。事也。時爲魯監國元年丙戌六月。先生方走海上。虜以重金購致之。不得。乃囚其弟翊以招之。翊與幕下諸生皆不屈。死。先生泣曰。是真不負我家也。既陰與屠獻宸華夏等謀襲寧波。不克。乃以所募入四明山。三年戊子三月。先生振兵而出。破上虞。執虜攝印官劉章志。斬之。浙東震動。虜軍急自清賢嶺入。先生與之戰於丁山。死四百人。虜軍卻退。部將孫說中流矢死。尸不仆。虜望而羅拜之。如事天神。御中

馮京第在湖中新敗。亦至四明山。與先生共守杜嶽。練兵。但山民自結團練。且頻受逆黨謝昌元等煽惑。且受虜金。以爲國事大定。而視恢復諸軍。反爲擾亂者。又虜官蕭起元。令曰。各團練能攻破山寨賊。當擢官厚賞。各團練竟踴躍導虜軍攻山寨。先生別將邵不倫死之。京第匿而免。先生更以四百人走依戚遠將軍天台寨。主俞國望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北虜雖健。吾避其銳而擊其懈。朝夕以罷敵之。多方以誤之。吾靜以伺虜。雖未能遽大合攻於一旦。亦足以爲朝廷西扞而屏藩矣。乃團練無恥。竟鄉導之。是真賣國賊。吾卒雖殘。破團練尙有餘也。遂自天台至四明。擊散團練。隨收舊部。得萬餘人。京第亦出行朝。亦授先生河南道監察御史。是年己丑二月。先生再出。擊上虞。虜官施鳳翊棄城逃走。先生召山中父老告之曰。前此諸將橫擾激變。今我軍足爲本山防護。而一無所擾。倘念故國。其許之乎。遂結寨於山之西境。曰大蘭山。號大蘭寨主。當是時。浙東千里之間。山寨鱗次。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台州俞國望。金湯吳奎。明奉化袁應澂。浙西之湖州柏襄甫等。亦應之。行朝皆授以將軍名號。南雷公奏曰。臣觀諸營長文。則自稱都御史侍郎。武則自稱將軍都督。未有三品以下者。上嘉其慕義效忠。亦遂因而命之。唯王翊不自張大。使者願書。授以御史。御史在承平固爲要官。然其號令不可行之。侍郎御史。諸營或不及。王翊一小小部。故諸營於王翊。虔若小侯之事大國。自今以後。若諸營事。翊如

故時則無貴王命。若國王命使翊之，令不行於諸營，恐山中自此多故。方今草昧，時多假借，慎重名器，不宜獨薄王翊一人。似或未便。大學士劉江春禮部尙書吳鍾巒皆以爲然。定西侯張名振持之不肯下。蓋嚮來諸營迎表，皆因名振以進。獨先生不圖名振，故名振愷然曰：侯王翊之來，吾爲上言之也。先生朝行在，觀其軍容，陞右僉都御史。先生曰：吾豈受定西侯銜哉！時所附之小寨支軍，不止百數。張煌言軍平岡，李長祥軍東山，故都督章欽臣軍會稽南鎮，此乃最有紀律者。且畊且屯，民不相擾。而又單弱，必倚先生。先生在山中設五營五司，五營主軍，先生統之，五司主餉。慈谿諸生王江主之，江字長升，善會計，量富以勸，履畝而稅，兵無盜糧。先生信賞必罰，衆大悅服。四明之有訟獄者，不之官而之大蘭。四明二百八十峯之租賦，亦徑解透寨內，不僅近山各縣之相率供賦而已。虜之縣官，不敢出縣，城門晝閉，其胥吏亦無敢下鄉。至於日發汛兵，遠伏眺望，發捷咫尺，行朝迄數年，無西顧憂。全浙且在其掌，有爲虜謀者，曰：此皆失職之人所致，苟招撫而官之，無有不願解甲者已。逆黨會稽人嚴我公知之，乃因虜官馬國柱之客以見國柱，且僞爲銀印告身，詐虜曰：己乃行朝之都御史，願通候以息江南。國柱以之見虜酋，我公遂大言曰：陛下以江南爲一方之事，歟！崖山未覆，大元不書正統，臣未見陛下之有天下也。曩者臣在海上，諸營將故臣之屬吏，臣苟得奉明詔，開以丹青之信，則江南之患，可剷日而

定也。虜酋大悅。以我公爲招撫都御史。並僞詔山海之帥解甲降者。復其位。視嚴我公。我公旣攬有金帛官職。而山海諸將吏無一人素與相識者。第使人走諸寨告曰。我公之所以爲此者。固荆卿高漸離之心也。公等第令出而歸我。我分置通都大邑。搖手而江南可得。若公等所爲。徒勞耳。於是諸將吏多惑其說。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等。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四明山。先生部將黃中道曰。嚴我公。甘言間我。業已搖動山寨。復可任其違行在哉。趣烹之。分羹各營。令曰。敢受招撫者視此。我公踉蹌而去。五年庚寅三月。先生朝行在。陸兵部左侍郎。八月。破新昌。拔虎山所。聲勢益張。意欲堅守之。爲根據。日日出擾。勿令虜寧。而南服兵力。匡皇主持。已振其威於嶺北湖外。諸志士奔走游說。籌畫戰鬪。晉奉燕豫皖贛。在在有人。倘少待數年。海外之兵力。養銳猝發。則四方響應。四明山並時而舉。浙江矣。乃虜官蕭起元等。則謂撫之不成。惟有一征。四明山不撲滅。江浙皆可危。非先用兵不可。遂悉發步騎。金礦田雄。分道速入。會師大關山。設帳二十里。金鼓之聲不絕。遊騎四出。以搜伏聽者。先生累戰力絀。更避之海上。且謀與王朝先舟師入浙攻杭州。張名振以朝先不順己。六年辛卯二月。突擊殺王朝先。其部將涂登華。張濟明。呂廷詔降虜。告之虛實。虜遂決計向舟山進犯。行在。七月。先生聞虜之攻舟山也。分軍三道發之。在卽。乃復入山集散亡爲援。而部將一時難集。且多降虜者。二十四日夜。有大星墜地。野

鳥驚噪。父老憂之。詰朝將由奉化出天台。至北溪爲團練兵所執。部下參軍蔣士銓從之。過奉化。題絕命詩。每日束幘掠鬢。謂守者曰。使汝曹見此漢官威儀也。八月十三日。虜官畢集於定海。僞總督陳錦訊之。先生旣隨之往。入見虜副使王爾祿。爾祿意欲救護。言及先生所題奉化絕命詩。授筆請書示之。徐徐以甘言相慰。先生奮筆而書其結句云。平生忠憤血。飛濺於羣虜。書畢。以筆搥爾祿面而出。適錦已至。須臾引先生入。坐於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又何知。羣虜恨之甚。劉某注矢射先生中肩。不動。田雄中頰。金礪中脅。皆不動。小虜自後引斧劈其首。始仆。時年三十有六。從死者二僕。一曰石必正。一曰明知。皆不肯跪。掠之。則跪而向先生。並殺之。羣虜聞之。皆曰。非獨王公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懸先生首於寧波西門。明按察副使陸宇燾。與錢忠介公部下江漢先生部下毛明山竊而藏之。越十二年爲永歷十七年。癸卯。宇燾之弟宇煇始束蒲爲身葬之。餘詳陸周明先生字燻傳。先生遺一女。年十三。許嫁南雷公子主一公。虜例沒入勳貴家。參領某憐其爲忠臣女。撫之如所生。有逆黨劉弁者。求之女。不可。參領難之。女突出所佩劍自刎死。參領大驚。以劍殉葬焉。先生妻某氏及子某。收捕在杭州獄中已久。無人知之。有大佛頭寺僧澹齋。嘗入獄餵囚。永歷十二年戊戌四月。南雷公見其袖中墮一紙。拾之。則囚中先生之妻子姓名也。問之僧。乃曰。在仁和獄中。因識爲忠臣家屬也。今聞贖例得

四十金。則兩人可出矣。世路悠悠，誰可告語。書之以紀吾願耳。時儀收齋，亦寓武林。頗令立谿公往告之。以五十金俾濟齋。逾三日，贖出。南雷公勸之他往，遷延不決。蓋先生殉節已九年，而妻子仍長繫如故者。以其收捕在前，且用嚴我公計招降，遂不卽變。先生又在虜犯行在時被害於定海，倉卒間偶忘此獄耳。至於事後方追憶，始再收捕之俱死。其女因癡匿未得。又年幼，遂不繫獄。先生殉節，里人供出被錄焉。

是傳在四明山纂記。營紀年。海外痛哭記。及陸周明先生志。亦濟齋會事二篇內。搜彙而成者。餘參考汪光復航海遺聞全。謝山鮑培亭外集。又虜分三道犯行在。卽張天麟出深關。馬道貫出海門。陳錦出定海耳。又王江戶郡主事左副都御史。唐官金羈執其母以招江。江削髮爲僧。見羈於杭。問訊而已。安得省城。母以天年終。又僞爲寵妾。逐妻計以脫其妻於難。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山遙祭孝陵。痛哭懸旛。旋又與沈禮倫乘家國。由事敗。病創而卒。 闕文識

陳古白先生

先生諱元素。字古白。長洲人。諸生。崇禎三年庚午。南雷公在南都。與何司空喬遠諸人酬唱。因識先生。頗相得。南雷公初作詩。每喜規撫李長吉先生一見。卽切戒之。南雷公謂之爲益友。國變以前卒。

侍郎陳寒山先生

先生諱函煇。字木叔。號寒山。臨海人。崇禎七年甲戌進士。授靖江縣知縣。御史左光先按浙過吳。因劾游擊鈔關主事朱術珣。事涉先生。罷之。大計復坐賊削籍。李自成陷京師。慟哭刑牲誓衆。倡義師。弘光元年乙酉。詔民間不得借勤王字樣聚招兵馬。乃已。尋起職方主事。監軍江北。馬阮覆國。虜陷南都。先生奔歸。共戴魯王爲監國。擢少詹事。或言先生昔被計典。不宜侍左右。遂棄官歸。尋復以爲禮部右侍郎。監國自江上師潰。虜氛益警。乃繞出江門航海。已而相失。哭入雲峯山。作絕命詞六言絕句十章。爲世人傳誦。有云。子房始終爲韓。木叔死生爲魯。赤松千古成名。黃蘗寸心獨苦。又有埋骨記一篇。南雷公初遇之於嚴印持座上。十三年庚辰。至其家。所居四面皆水。圍以闌干。非舟不可登其堂也。素負文名。有經濟才。江上列戍時。已逆知必敗。

大學士林可任先生

先生諱增志。字任先。亦號可任。溫州人。崇禎元年戊辰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北都亡。南歸。報吳興國。奉

戴襄皇於閩入閣辦事。慨鄭芝龍之降虜，撤兵。鄭鴻逵擅權，縱暴事不可爲，遂削髮於鼓山佛寺，號法幢。

吳石渠先生

先生諱炳，字石渠，常熟人。諸生長於填詞，所著有西園情郵。畫中人，療妬羹，綠牡丹。雖多勦襲而不落俗。徐虞求先生甚不喜之，曰：五院本乃石渠之五經也。以三司首領攝餘姚縣事，忠端公諭祭。先生董其事，後屢從魯監國，官職方主事，病死舟山。

主事黃元公先生

先生諱端伯，字元公，南昌人。崇禎元年戊辰進士，歷寧波杭州二府推官。當其抵杭州也，南雷公訪之，邀與同舟並談。自丈亭至下壩，諮求民隱，娓娓不倦。出言直捷，無所回護。在杭州出堂，則士子與僧道環聚者數百人，一切以機鋒行事。旋以母憂歸，益王不法，先生服闋入都，疏陳其在建昌種種事跡。王

光元年三月授儀制主事。五月虜兵渡江逼南都。百官迎降。先生不出遣使捕繫之。閱四月。屢諭之。降不動。卒被害。先生生平頗好談禪。其絕命詩有云。問我安身處。刀山是道場。

王澗繪明史稿。作建昌新城人。茲從南雷公思齋錄。 嗣文載。

尙書張蒼水先生

先生諱煌言。字玄箸。別號蒼水。鄞縣人。父諱圭璋。字兩如。天啓四年甲子舉人。嘗教授南雷公家。官至刑部員外郎。先生自幼。跡弛不羈。然風骨清華。局幹敏達。落落不可一世。年十六。爲諸生。善左右射。崇禎十五年壬午。舉於鄉。南都亡。先生起義軍。從魯監國。授翰林院編修。出籌軍旅入典制誥。監國元年丙戌。六月丙子朔。虜渡江。列戍驚潰。上由江門出海。先生乃依錢忠介公肅。樂於滬洲。二年四月。僞松江提督吳勝兆反正。進先生右僉都御史持節。監定西侯張名振軍以援之。勝兆謀既不集。而我師至。崇明忽值海嘯。樓船喪失八九。踉蹌歸舟山。先生幾不免。有百夫長識先生。潛導至故房師。諸暨令錢某家。以免。得間道歸滬洲。三年戊子二月。先生率師移駐上虞之平岡寨。因糧於民。且自屯田。與御史王翊互爲聲援。繼而聞上在閩中。屬地盡失。政權在張名振掌握。鄭彩等專橫。錢忠介公憤卒。上益危。

亟赴行在。遂隨上次沙埕。四年己丑正月也。旋說張名振還收復建跳所。先生亦率所部從。六月復建跳所。又促張名振迎上駐蹕。虜又圍建跳所。阮進等力戰卻之。時上在水殿。從者大學士沈宸荃禮部尚書吳鍾巒兵部尚書李向中兵部侍郎孫延齡南雷公及先生而已。適黃斌卿在舟山。漸不奉上。亦不濟建跳所糧食。先生灼見其異志。九月丁酉。勸張名振先除肘腋患。名振因與阮進王朝先攻殺之。復舟山。十月己巳。迎上駐蹕舟山。而御史王翊馮京第等結寨大關山。聲威甚張。虜不敢犯。舟山稍稍得安。六年辛卯七月。虜偵知四明山之重要。又以前者攻破大關山寨有利於進兵。乃益設偵候。責圍練。以保之。當時王翊避走行在。先生聞虜將分三道犯行在。亟勸王翊再潛歸四明山。召集以豪其勢。已則與張名振等力保舟山。且屢從上避往道頭。並迎戰。王翊乃爲圍練所執。不屈。死之。八月。虜犯舟山。九月丙子。舟山陷。先是張名振阮進劉世勳張名揚及先生等。合額兵義勇血戰。凡二十餘日。獲虜樓船一。戰艦十五。殺虜兵千數百人。阮進等皆死之。七年壬辰。正月癸酉朔。張名振沈宸荃及先生屢上安抵中左所。尋居金門。中左所者。廈門也。金門者。浯州也。八年癸巳。正月戊辰朔。上在金門。三月。上自去監國號。六月。上在南澳。先生更抵書鄭成功。責以大義。宜問官守。故上之得在金門南澳。以及中

名振率師入吳淞直攻長江徑趨丹陽登金山望南都遙祭孝陵沿江各縣多降附虜兵披靡旋以無後援飽颺而去如是者再所惜者匡皇已駐蹕安龍府詔大招討撫南將軍劉文秀都督諸軍出師北伐未能適得機緣耳上自後惟依鄭成功待之以宗人府府正之禮月致餼焉凡鄭成功所屬海陸仍率永歷正朔先生之力也鄭成功表先生爲兵部尙書但未卽達而永歷十二年戊戌匡皇在滇都遣使由安南出海至鄭成功營授先生兵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先生第自署此職耳先生日夕以入長江直搗南都計勸成功且定西侯張名振數載圖恢復亦有進益乃江門得手在卽（江門者台州也）遽卒遺令以所部歸先生統率而鄭成功遣阮駿陳雪之早已恢復舟山是時雖匡皇仍詔魯王暨國王辭之而我國海上威力再振鄭成功終遷延不卽下令未幾虜又陷舟山又急攻王江沈麟倫於四明山陷之鄭成功聞而甚悔遂與先生發兵擊下台州而委閩事於諸將蓋其初意欲全收福建爲根據一方進攻廣東廣西以通於匡皇并一方進攻江西以規長江上游一方出仙霞關而再領水師入長江直撲南都其大效則成南朝小效亦可有東西南半壁故暫不從先生計況自舟山失敗以來又私自圖退步往往持重非昔比已十二年初七月鄭成功與先生會師大舉擬攻入吳淞直取南都行次羊山颶風作覆沒舟楫兵士及其二子乃退泊舟山整理舟楫時虜已迫舟山居民內徙平其

城一荒島也。時滇都固約出兵路梗，且內亂逆黨吳三桂等偕虜酋鐸尼洛託攻之。危在旦夕。九月，鄭成功恢復象山。永歷十三年五月，鄭成功聞虜將陷滇都，癸酉，函約先生大舉北伐，冀圖牽制。戊寅，抵崇明。虜官梁化鳳斂兵固守。鄭成功欲順風取瓜州。先生曰：「崇明爲江海門戶，有懸洲可守，宜先定之。爲老營，脫有疏虞，進退可據。」成功曰：「崇明城小而堅，取之必淹日月。今先取瓜州，破其門戶，截其餉道，腹心潰則支體隨之，崇明可不攻自破也。」乃遣監紀劉澄密通虜江南提督馬進寶，而請先生以所部兵爲前軍嚮導。己卯，過江陰，舟楫蔽江而上。六月，丁酉，至丹徒，禦之者輒靡。壬寅，泊焦山，祭天。癸卯，祭地。望祀山川，嶽瀆。甲辰，祭太祖高皇帝。又縞素祭毅宗烈皇帝。紹宗襄皇帝痛哭誓師。六軍爲之泣下。先生撰文，虜聞之，奪氣。成功舟楫捷飛，大敵如雨。頃刻間，血流數十里。而沿江豪傑盡起，殺逐虜官。成功謂先生：「蕪湖上游門戶，倘留都不旦夕下，則江楚之援日至，控扼要害，非先生不可。」我則進攻留都。先生曰：「不如先取鎮江。」成功曰：「我頓兵鎮江，金陵援騎朝發夕至，且奈何？」先生曰：「我以偏師水道薄觀音門，金陵自救不暇，豈能他顧。」成功然之。先生泝長江而上，儀徵降。江浦爲我有。先生更率所部至蕪湖，杙度形勝。一軍出溧陽，窺廣德。一軍鎮池州，截上流。一軍拔和州以固采石。一軍入寧國以圖徽州。傳檄郡邑，日競送款。府則太平寧國池州徽州，州則和州廣德無爲，縣則當塗蕪湖繁昌宣城寧國南

陵太平旌德涇縣貴池銅陵東流建德青陽石埭含山巢縣舒城廬江建平高淳溧陽凡四府三州十二縣先生考察官吏黜陟廉明江楚魯衛人士多詣軍門受約束東南大震當成功之連克瓜鎮也甘輝勸之坐鎮咽喉之地則山東兩浙聲援皆絕則南都自爲我有潘庚鍾馮澄世亦以爲言成功不聽癸亥登舟攻南都驢甚虜官郎廷佐誘之以緩期投降成功信之甘輝力諫又不聽虜崇明副將梁化鳳繞道赴援夜穴城引五百騎出戰我軍不支甘輝潘庚鍾勸成功屯觀音門以圖再舉終不聽而東門虜騎驟至我軍敗績甘輝潘庚鍾皆死之損失無算成功揚帆去先生方詣徽郡受降而南都敗聞郎廷佐以書招先生拒之虜兵已扼其歸路先生召諸將議將入鄱陽招集故楊萬諸子弟號召江楚八月初七日乙未與虜兵來自楚者過於銅陵戰不利慈谿秀才魏耕請赴英霍山寨乃焚舟登陸士卒尙數百人甫度東溪嶺而迫者至衆皆散茫茫無所歸念皖有故人賣藥於高潯埠姑投之則故人無在也有自江上來者識爲張司馬憐其忠義教之由樅陽渡黃盪抵東流之張家灘登岸走建德祁門山中又瘧瘵力疾趨休寧買棹入嚴陵浙之人熟其貌仍作山中行自東陽義烏出天台達海壩復趨鹽鴨角招集散亡成功聞之亦遣兵來助海上有長亭鄉多田而苦潮募民築塘扞之且耕且屯遣使告敗於緬甸行在上專敷慰問晉本部尙書於時鄭成功經營臺灣無眷懷故國意而有大節矣

際之者。繇先生聞其兵在澎湖。遣客羅子木以書責之。謂寧有寸鐵。尺退。今一入臺。則將來兩島。並不可守。是辜天下之望也。不聽。爲詩刺之曰。中原方逐鹿。何暇問虹梁。曰。國帥原將略。墨守亦夷風。曰。只恐幼安肥遯老。杖藜卓帽亦徒然。曰。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資綺繡。堪疑成功一笑而已。虜令遷界。沿海流亡失所。先生頓足嘆曰。棄此十萬生靈而爭島夷乎。復以書招鄭成功。謂可乘機取閩南。不之聽。復遣書侍郎王忠孝御史沈佺期徐孚遠監軍曹從龍勸其力挽成功。旋又聞滇都較前尤急。再遣羅子木入臺。苦口責之。成功因臺灣初定。不能行。第別遣職方郎吳錕挾帛書入鄴陽山中。說十三家使之撓楚救滇。而十三家已衰。敵不敢出。先生唯有提孤軍徘徊金廈兩島之間。無何逆黨吳三桂賂令緬甸執送匡皇。而三桂弑之。及其太子先生與諸遺老謀復奉魯王監國。而王適殞於臺灣。永歷十六年冬十一月二十三日辛卯也。邇後海上仍承用匡皇。永歷正朔。先生痛哭失聲曰。天不祚我國。有如是哉。予更欲何爲而馳驅之。耶。時鄭成功亦卒。先生還軍林門。虜安撫使暨虜浙督再各致書相招。先生復書略曰。不佞所以百折不回者。上則欲匡扶宗社。下則欲保捍梓桑。乃因國事之靡寧。而致民生之愈蹙。十餘年來。海上芻蕘糗糒之供。樓櫓舟航之費。敲骨吸髓。可爲惕然。況復重以遷徙。訖以流離。哀我人斯。亦已勢止。今執事旣以保兵息民爲言。則莫若盡復海濱之民。卽以海濱之賦畀我在。

貴國既捐棄地以收人心。在敵國亦暫息爭端。以俟天命。當與執事從容羊陸之交。別求生聚教訓之區。於十洲三島間。而沿海藉我外兵。以禦他盜。是珠厓雖棄。休息宜然。朝鮮自存。艱貞如故。特恐執事之疑且畏耳。則請與幕府約。但使殘黎朝還故土。不佞卽夕掛高帆。不重困此一方也。又復虜浙督書曰。執事新朝佐命。僕明室孤臣。區區之誠。言盡於此。旋又約閩南遺老商請。鄭經以亞子錦囊三矢之地。業擁魯王世子。遠關他島。近收海邊地。與臺灣澎湖爲犄角。以圖別王扶餘。再徐徐恢復閩浙各內地。且靜以伺中原之變。奈鄭經庸碌。祇知保位。驕淫而已。不足與有爲。先生悒悒日甚。越二年。卽海上正朔。永歷十八年甲辰。乃散軍居南田之懸山嶼。舉在海中。荒瘠無人煙。惟山南有汶港。通舟楫。其北則峭壁巖巖。人不能及。先生乃結茅以居。從者祇故參軍羅子木。門生王居敬。侍者楊冠玉。將卒數人。舟子一人。虜孽波提督募得先生故校。使投滄洲普陀寺爲行腳僧。以偵之。先生告羅之人至。昵其故人。且爲僧。不之忌。故校遽出刀脅之。殺數人。最後者乃告之曰。雖然公則不可得也。公蓄雙猿。覘動靜。船在十里外。猿輒鳴。樹杪公得爲備矣。故校乃夜半攀蘿緣山背而入。暗中執先生並子木。居敬冠玉三人。時七月十七日夜也。越二日。至粵波瀾提督。乃張杰。亟以肩輿迎先生。意將欲致先生降。以媚虜也。舉酒屬曰。遲公久矣。先生曰。父死不能葬。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求速死而已。杰遣人護之入省。出寧

波城再拜曰。某不肖。有負故鄉父老二十年之望。登舟危坐。夜半篷下。唱蘇武牧羊曲者。先生披衣起。扣舷和之。酌酒勞曰。爾亦有心人也。吾志已定。爾無慮。叩其姓名。則防卒史丙也。渡錢塘舟中。拾一箋。句云。此行莫作黃冠想。靜聽先生正氣歌。先生笑曰。此王炎午後身耳。比至杭州。供帳如上。賓舊時部曲。許存問。官吏願見。亦弗禁。有賂守兵。以一睹顏色爲幸者。九月七日。凌晨。先生烏巾葛衣。精神奕奕。然不食而吸水。已越十餘日矣。二虜卒以竹輿舁至江口。先生從輿中出。見江上青山夾岸。始一言曰。大好山色。因索筆硯。賦絕命詞三首。付行刑者。端坐受刃。年四十五。子木冠玉同死。一振臂。綁索俱斷。屍不仆。虜羅拜之。一曰。正命之辰。是甲辰年中秋日。張文嘉萬斯大葬諸南屏山麓。子木等耐焉。所著北征紀及詩文多散失。南雷公爲傳。至先生絕命詞云。義幟縱橫二十年。豈知閔位在于闐。桐江空繫嚴光釣。笠澤難回范蠡船。生比鴻毛猶負國。死將碧血欲支天。忠貞自是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傳。亡家破去何之。西子湖頭有我師。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慚將赤手分三席。特爲丹心借一枝。他日素車東浙路。怒濤豈必盡鴟夷。何事孤臣竟息機。魯戈不復挽斜暉。到來晚節慚松柏。此去清風笑薜薇。雙鬢難容五嶽住。一帆仍向十洲歸。疊山遲死文山早。青史他年任是非。南雷公哭之以詩曰。廿年苦節何人似。得此全歸亦稱情。廢寺醜錢收棄骨。老生秃筆記琴聲。遙空摩影狂相得。羣水

穿礪浩未平。兩世雪冤私不得。只隨衆口一閒評。羅子木名綸。溧陽人。冠玉。鄞人。妻董氏。子萬祺。先三日。被害於鎮江。以再徙子鴻福爲後。又南雷公應李文胤之屬。志其墓。

先生有北征紀。奇零草。遺稿今存。先生絕命詩外。尙有一詩云。我年適五九。復逢九月七。大廈已不支。成仁萬事畢。先生曾夢金甲神告曰。贈君千年鹿。遇十九年選我。果得一蒼鹿。食一樹。積日不飢。比羅人未返。占課大凶。徘徊假寐。又夢金甲神來。方呼屠敬告之。言未既而兵入。蓋十九年云。李世熊寒文集誤載。全謝山萬充宗及南雷公始有詳細著錄。其門生王居敬。字長齋。黃巖人。以計。逸爲僧。蓋即號超直者。料理敘理。又南雷公行朝錄。謂公詩詞貯一布囊。爲避卒焚毀。而南疆釋史。則謂所著有奇零草。水榭集。北征紀。采薇吟。又謂詩文集皆防卒史丙所藏。有購之者。曰。公之真蹟。吾日夕焚香拜安。得付子。近來韋太炎先生炳麟校刻者。卽史亥所藏之稿本歟。 詞艾識

又十三家之起原。因張獻忠禍蜀而精棄自保者。袁紹據重慶。于大海據雲陽。李占春據涪州。譚詣據巫山。譚文據萬縣。譚弘據天子城。侯天錫據永寧。馬應試據蘆衛。王祥據遠寧。楊展據嘉定。朱化龍據松潘。曹助據洪雅。又巫山之劉體純。鄆城之胡明道。金城之姚玉麟。施州衛之王光興。皆甚著。其姚黃諸家。如王有進呼九思。景果勒。張顯劉惟靈。白蛟龍楊炳英。李世傑等。據夔州夾江兩岸。其可稽考。總所謂十三家也。而李自成之餘孽。袁宗第。賀珍。郝搖旗。李本榮。黨守素。李永亨等。自廣西南寧竄入巴渠。巫施間。則所謂西山黨。顧皆輸誠反正。用永歷年號。與海上遙遙一致。知朱峴左父子之入蜀。高元若

之守節。皆有與彼等氣息相通。暗爲潛盼之故。後又有李來亭及明東安王英。鬱奇名盛。獲者。厥殺甚博。致令鄭成功以重備精舍。操盤旋。雖清代累次會勸。其根株堅固。四出如膏也。 嗣文獻

巢止園先生

先生諱鳴盛。字端明。又號止園。嘉興人。崇禎九年丙子。舉於鄉。慨國事不可爲。遂誓墓不復出。繞屋種匏。大小十餘種。製爲香鑪瓶盒之類。款致精密。價等金玉。作大匏賦。以見志。携李匏尊始此。與南雷公相善。弘光元年六月。南郡破。聞南雷公在語溪。破戒訪問。適夏彝仲有幸存錄。言三案頗謬。南雷公作汰存錄以正之。彝仲死節。先生序汰存錄。直以爲他人假託之書。南雷公太夫人八十。虜陷中原。三十二年矣。先生尙爲壽文并寓書曰。侍慈幃於遲暮。振家學於後昆。白首居窮。亦復何恨。可以見其襟度焉。先生題匏杯詩。回也資瓢隱。悠然見古風。剖心香自發。刮垢力須攻。不識金銀氣。何知陶冶工。尼丘蘧水意。樂亦在其中。著有永思草堂集。徐俟齋爲定私諡曰貞孝先生。

顧仲恭先生

先生諱大韶，字仲恭，常熟人。父雲程，南京太常卿。與兄裕愍公大章，學生子也。老於諸生，通經史百家及內典，於詩禮儀禮周官多所發明。他辨駁者復數萬言。其博學，世儒所僅見也。願以爲宋元以來述者之事，而學者但當誦而不述。其文縱橫如國策，月且不稍假借。世人敬畏之，然性嫺不著書。將死，始繕所箋詩禮莊子，曰炳燭齋隨筆云。南雷公於崇禎十二年己卯，見之於南都，其尋臆使者說，敬十八房文，歷刺科舉之敝，嘻笑有甚於怒罵。

聞子將先生

先生諱啓詳，字子將，杭州人。諸生與嚴廢翁主持聲氣，其負大名者，乃所謂讀書社繼之者，則爲登樓社。一時名士咸集，南雷公亦與焉，而尤善於先生。每至杭州，必爲竟夕深談。國變以前病歿。

王軫石先生

先生諱猷定，字于一，亦號軫石，南昌人。選拔貢生。太僕王熙明子，爲人倜儻不羣。少時馳騁擊伎狗馬，陸博神仙迂怪之事，無所不好。故家產爲之傾敗。晚寓西湖僧舍，南雷公與之往來，然惡言多附會，斥

之爲其大疵。文之最錚錚者。如湯琵琶傳。李一足傳。寒碧琴記。力矯公安竟陵之習。重開風氣。是亦足多。已嘗與艾千子羅文止陳大士傅平叔萬茂先黃雷岸等連鑣。共爲古文。而徐巨源且與之並重。曰徐王著四照堂文集。

主事王仲摠先生

先生諱正中字仲摠。保定人。登崇禎十年丁丑進士第。未謁選。遊高唐州。適虜兵侵入。而銀杠轉運者亦至。乃佐州守以銀杠嚮城。事平。轉運者上狀。州守及先生被逮。論死。未幾。刑科給事中李靖理而出之。降補揚州照磨。移知長興縣。南都亡。失官。避地紹興。魯監國授兵部職方司主事。攝餘姚縣事。參畫軍事。佐戍江岸。而直聲仁政。閩閩恃若長城。先平好讀有用之書。曾從閩人柯仲炯受星象學於獄中。南雷公作監國魯元年大統歷。先生爲之進呈於行朝。二年丁亥。南雷公居四明山中。注授時歷。先生來自郡城。受之而去。六年辛卯。又造訪南雷公。七年壬辰。南雷公授以律呂新義。又逾十年。先生造訪南雷公。授以天官壬遁之學。時南雷公易學象數論寫成。方著緯書三史。用世之志已灰。每謂易歷乃屠龍之技。無可與語者。遂於先生之心悅誠服。益欲共學。先生亦慨然擬就居龍虎草堂。又逾九年。越

城重遇彼此蚤音內外皆絕先生之與南雷公所謂三十年師友兼資也者先生之兄卽定海帥王之仁同心起義與南雷公友善乃先生力爲聯合之者先生守餘姚總兵陳梧擾害不已亟發兵擊殺梧朝譏罪先生南雷公言梧之見殺犯衆怒也正中保守地方不當罪乃止先生遂率其所部渡海鹽破激浦城又與南雷公合兵三千人以規海寧時方國安畏王之仁頗爲奮發南雷公嘗語之曰公等不從賴山以下進師而攻其有備意蓋在自守也囊爾兩府以供十萬之衆卽北虜坐視不發一矢一年之後亦滌地無噍類矣之仁然之終亦牽掣於方國安不得動先生輒引爲恨事分餉分地之議起先生尤頻以大義曉之仁故先生之破激浦與南雷公之規海寧之仁皆毅然援之俾無所顧慮方國安則夙黨於馬阮者江上師潰之仁竟殉國矣先生晚年貧甚將佃田五畝賣卜續食年六十九歿所著周易注若干卷律書詳注一卷南雷公偶言及先生卽泫然流涕因死生患難之交也年七十九忽夢先生大哭而醒並賦詩云一棺飄泊雜幽岑誰向蘆花巷裏尋破絮蒙頭兒侍側匡牀倚壁兩相侵當年共有荒雞志今日唯聞鄰笛音夢短數行知己淚醒來猶自溼孤衾又先生曾晉授監察御史子一三捷權厝於山陰之陳常堰南雷公爲之墓表

蘆洲有蘆花巷從亡諸公多葬於此詩中所云蘆花巷蓋隱語指故國耳又張國柱劫定海縱兵大掠列船江上入城牢搜

者二千人。先生觀此，所聞大姓數家，從而叩命。先生爲之消息，國柱終不得志而去。田仰荆本微，先後過餘姚，舟楫蔽江，曾帖帖俯耳，不驚雞犬。人民之恃先生，一時如父母焉。見餘姚縣志及墓表。詞文錄

鄧丹邱先生

先生諱大臨，字起西，別號丹邱，常熟人。鄧黻曾孫。以母老不上春官，及母歿，服闋，黻仍不上，曰：吾向以母在不往，今往，是利母之歿也。時稱爲真孝廉。先生幼孤，稍長，卽能力學，從遊於江陰黃介子毓祺。弘光元年乙酉，江陰城守不下，介子與其門人起兵竹塹，應之。先生募兵於崇明，事敗，介子亡命淮南，以官印印所往來書，爲人告變，捕入金陵獄。先生職納囊餽，獄急，介子以其所著小遊仙詩園中草授先生，坐脫而去。當事戮其尸。先生號泣守喪，贖其首，聯之於頸，棺殮送歸。有漢楊匡之風。當時稱介子之門有徐趨鄧大臨，趨則抗節而死者也。先生師死之後，遍走江湖，欲得奇才劍客而友之，卒無所遇。遂修齋而死。聞者傷之。當永歷十五年辛丑，南雷公讀書雙瀑書院，先生來訪，雙瀑萬山之中，人跡殆絕。先生不知何以知之，問其所自，曰：甬東視其所肩之行囊，纍纍有道士印數十顆，曰：吾已置身爲黃冠矣。唱和旬日，與之偕至武林。先生上玉皇山去。永歷十八年甲辰，南雷公至虞山，先生以其精舍款之。

座客張雪崖、顧石賓，皆其道侶也。隨訪熊魚山於烏目，訪李庸公於赤岸，皆先生導之比返棹。先生送至城西楊忠烈祠下，涕零如雨。南雷公惻愷不已。清康熙二十四乙丑，南雷公年七十六歲，顧景范以所作鄧丹邱傳，屬南雷公爲之志銘。

陳桓墅先生

先生諱文奐，字伯美，別號桓墅，鄞縣人。出就外傳，多從名師友遊，將應科場，學習時文，銳甚，無何失父，柴水交侵，黯然自念。吾祖后岡以來，書澤中衰，吾父欲振起之而不能，今予三世一身，每引爲痛。於是事母，善教子弟，所居燬於火，又新落成，已而命其子錫嘏師南雷公。先生學行爲里中大師，承后岡之遺風，以古文家名，每喜讀南雷公文，見之，輒曰：「當今作者如林，誰能過之？」年七十七卒。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八月二十九日也。子錫嘏、錫圭、錫卣、孫汝咸、汝登、汝訓、汝誥、汝禮、汝詩。南雷公志銘其墓。

南雷公曰：先生之生，興予前支子，古人之原命。王營齋言以日計時，得命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概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矣。夫以古今之遠，四海之廣，人生林林總總，過者化，來者續，乃俱圍於二百五十有九萬二千命之中，何其術之窮也。宋景濂言天下之廣，兆民之衆，

一日之內，未必止生一十二人，同時生者不少，何吉凶之不同耶？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鄒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董軒談命辯言，高穀李昂，甲子同物，單昂王稔，甲子亦同物，而顯晦不同，壽夭懸絕，以予所見，鄉曲往往有之，則支干不足言命也審矣。顧大賢如張橫渠，真西山，王文山，特善譚星歷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微之，人事善言人者，原之天命，天與人同，即爲合德，知過再犯，即爲轉趾，聞言不信，即爲孤神，財不檢用，即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丙丁之鑿，陽九六百之炁，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霜未學，除其萬變者，而拘繫於墮地之俄頃，若學者見其不信，并俄頃而去之，則天以空券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兩者皆失，故必合天人而信之，則即俄頃亦天之八柄也，即先生之於予，其苦身持力，相去不遠，予不能泥水自蔽，而先生聲光移之令予，又何煩駭餘事之短長乎？又先公嘗曰：命固主乎支干，而所生之地，南北水陸，俱有關係，又其先人之積累，與其物所影響者，尤著焉。矧尙曰：造命之賢者乎？因並著之。

嗣文識

謝時符先生

先生諱泰階，字時符，定海人。四川按察使謝渭之子，弱冠舉童子試第一，撫世事之條變，遂無心於仕進。匿影銷聲，躬耕柴桑之野。魯監國二年丁亥冬，軍興方始，友人多舉義旗，相與應召，先生則冥然自

伏而已。而然脂腹寫弄墨。長書藏之。緹裘不以示人。臨歿。悉括所著。火之。語其子曰。吾寄身漁釣。無聞天壤。紙筆雖多。苟不化爲煙雲。恐亦作吳祥耳。遂終身作一隱淪。

謝時禋先生

先生諱泰臻。字時禋。卽時符之兄。諸生性好靜。不出戶闕者經年。耑心學業。又知天下將亂。少從按察宦游。時習兵法。善射擊。椒皇棄國。潞閔王降虜。諸志士擁魯王監國。未幾。江上師潰。監國出海。斯時放劫蜂湧。毀突頻驚。先生結納偏裨。用保村落。鄉族賴之。其倉卒應變如此。嘗著書一卷。祕不示人。曰。持此以遇聖主。伊周事業。不難致也。暨國旣辭位。入臺灣。匡皇亦爲逆黨。吳三桂所弑。乃慨然援琴作哀宗國操。彈之。先生固善琴者。格格不成聲。推之而起。曰。人琴俱亡矣。一日。不知所往。留書几上。曰。免曹無庸覓我。以從我志。家人跡得之。翦髮爲頭陀矣。從此佯狂。或晝夜赤足走冰上。或囊其所著書。對之頂。登深崖絕巘。發而讀之。聲琅琅。應山谷。採烏啄生啖之。忽投海而死。初。先生與其弟皆自視甚高。且欲一當有所就也。後之論者。每曰。弟似皇甫東生。兄似鄭思肖。

閔雪叢先生

先生諱聲，字毅夫，別號雪叢。原名中正，湖州烏程之望族也。先生不屑嵬瑣之學，爲文芒彩，透出紙外。其持身行己，雖爲莊懿公珪之後，而絕無膏粱餘習。見之者幾不知其出自少保尙書家也。張天如合四方之士爲復社，先生則握湖州管鑰。同郡曾紘督學中州，以先生自輔，得熊奮渭劉侗二人。且侗殿楚試者，先生許爲奇才。又以奮渭文闕，僅與解額，卒皆如先生言。乙酉之亂，盜賊縱橫而不犯先生之門。且以先生故，舍一鄉而他去。遂甘爲遺民，監司或訪之，輒避去。虜有中國，仍其禮教。康熙間，尤尙賢士，而無能致先生者。未幾，而詩禍作。先生好苦吟，與吳敬夫批選唐詩，名嶺雲集。初，南潯莊胤城集吳中人士，私纂明史，禍且當族。虜官之不肖者，與投降之逆黨，因而放手索賂。別生事端，虜主亦欲藉興大獄，以摧殘中國文人。敬夫與聞莊史，其選詩讎較姓氏，有徽人范希曾者，富室也。諸奸遂居爲奇貨，以大罪脅之。而先生與吳宗潛牽連下獄。虜官廖應召，亟欲并殺之，以媚虜。先生在獄一載，朱墨伊優，與宗潛猶日爲詩自娛。已而獄解，永歷三十四年庚申，病將革。其女問曰：胸中尙明乎？張目微笑曰：方寸豈可使亂。瞑坐須臾，又張目環視室中，盡豁戶牖，仰視霄漢而卒。年八十四。所著有泌菴小言，無友

吟詩稿，并遺文若干卷。娶徐氏、蓬蔚氏。子夢潮、夢喧、夢體、夢雍。孫如晦、絃、甘來、崑來。而南雷公識之於海昌。其子夢潮，字紫瀾，請業於南雷公。其墓志銘，南雷公所撰。

明史稱莊懿公久爲法官，讞獄皆會情比律，歸於仁恕。宣府妖人李道明捕逮後，公因訊所株連數十家，無驗，乃止。坐道明一人，餘得釋，而抵千戶劉珍頭。巡撫劉聰亦下獄，貶官，以其鞠之不公也。純皇親鞠吳一貫，將置大辟，公爭之，終以原擬免死。南雷公謂莊懿之爲司寇，活人無限，君之不死於獄底，其亦天之所眷哉。噫，信已。 嗣艾載

張秀初先生

先生諱岐然，字秀初，杭州人。元末有元善者，隱居杭州西湖，是爲始遷之祖。先生起自孤童，便能力學。虞德庸、淳熙尤嗟賞，以女字之。是時，寓德庸園中，有文名而爲鄉邑後來之秀者。如聞子將、嚴印持、忍公、丁夢佳、馮儼公、邵玄洙等。先生以讀書館甥，皆得與之爲友。聞見既非流俗，更廣之而爲讀書社。則又有江道關、道信、嚴子岸、顧斐、公虞、大赤、仲、端、卓、珂、月、鄒、孝、直、叔、夏、嚴、子、洽、鄭、玄、子、幾、盡、一、鄉、之、善。其後交道益廣。東浙則陸文虎、萬履安、禾中則薄子珏、魏子一、江上則沈眉生、沈崑、銅、梅、朗、三、趙、雪、度、吳、又、尾、江、右、則、舒、芭、孫、劉、孝、則、蜀、中、則、劉、巽、僊、先生各取其長，以絃章爲幽贊，非一闕於聲氣者比也。友

朋之婚嫁有無。死喪急難。先生視若同死生。崎嶇匍匐。處分條理。儼公道關。病困來歸。斂理無憾。其有誑誤。必嚴纖芥。所稱直諒者。無以過焉。國變後。寄跡僧寮。旋乃抽簪落髮。更研釋理。冥任金湯。號爲仁庵大師。然先生平生讀書。繭絲牛毛。訪覈同異。南雷公時讀十三經註疏。刻意於名物象數。江道闡語。之以不急。曰。註爾雅者。必非磊落人。獨先生以爲同志。南雷公疏漢地理志。先生亦疏左氏地理。南雷公著律呂數義。先生與薄子珏。魏子一。取餘杭竹管。肉好均者。截爲十二律。及四清聲。吹之以定黃鐘。又倣區田之法。試之於山中。先生之篤於好古如此。其於易詩春秋。皆有論著。不尙雷同。凡先舊諸家。繁滯之處。顯發開張。昭昭可了。卽游方外。尙窮六經。著大學古本辨釋義。其論格物於七十二家之說。最爲當諦。永歷十八年甲辰七月三日。卒於揚州慶雲寺。年六十五。是冬。塔全身於皋亭益月場。子四元時。元坊。俱庠生。元孝。元垠。女一。培。貢生。鄭淵。孫二。奏。庠生。之鑠。南雷公志銘其墓。

蓮池大師亦以餘姚士人披髮。而所著竹筴隨筆。力誣吾儒。其視先生爲何如耶。不得已而居然孤稱。亦可諒矣。 嗣艾識

談海若先生

先生諱遷。字孺木。別號海若。海寧人。初爲諸生。不屑場屋之僻。固狹陋。而好觀古今之治亂。其尤所注

心者在明朝之典故。以爲史之所憑者。實錄耳。實錄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皆官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憂勤。惕勵。而太史遯荒。皇歲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於是汰十五朝之實錄。正其是非。訪崇禎十七年之邸報。補其缺文。成書名曰國推。當是時。人上身經喪亂。多欲追敘緣因。以顯來世。而見開窄狹。無所憑藉。聞先生之有是書也。爭欲撰之以爲己有。君家徒四壁立。不見可欲者。夜有盜入其室。盡發藏稿以去。君喟然曰。吾手尚在。寧遂已乎。從嘉善錢相國借書。復成之。陽城張太宰。膠州高相國。皆以先生爲奇士。折節下之。其在南都。欲以史館處先生。不果。無何。太宰相國相繼野死。先生亦棄諸生。北走昌平。哭思陵。西走陽城。欲哭太宰。未至而卒。太宰云者。山西兵燹後。流寓蕪湖宣城間。赧皇承統。仍命以吏部尙書理部事。張太保慎言也。字金銘。相國云者。高研文。太保弘圖也。以南京戶部尙書。弘光初。改禮部兼東閣大學士。又事襄皇於閩。病且老。旋死於杭州僧寺。之二公皆賢者。而先生之卒。乃永歷十年丙申冬十一月也。有子曰祺。國推若干卷。藏於家。

南雷公曰。予親當世。不論何人。皆好言作史。豈真有三長。亦不過此因彼襲。撰臂公行。權而論之。史雖有三年。經而人與事。歸之者。編年也。以人經之者。列傳也。以事經之者。紀事也。其間自有次第。編年之法。春秋以來。未有改有編年。而後有列傳。

故本紀以爲列傳之綱。有編年而後有紀事。故紀事爲通鑑之目。泰之何今之作者。矢口遷固。而不屑於悅弘。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詳上計之集。不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妄書也。先生乃按實編年。不街文采。未嘗以作者自居。異日有正明世之事者。知在此而不在此也。又嘗聞之先公曰。高相國於南都亡後。贊其摺一少子居越。既而蕪山先生輩定策奉潞王。已則臥病幾不起。而謂其少子於先生。先生攜之渡江。始免於難。此似與李映碧三垣筆詆所載差同。而南雷公所撰墓表未之及。且不牽引仕闈事。或者係隨有枝。謹附於此。 嗣文識

汪扶九先生

先生諱沐。日字扶九。歙縣人。五歲入塾。授孝經二十行。卽能解其大義。人知其爲夙慧。嘗過武林石屋寺。毗盧閣中有僧遺蛻。先生謂寺僧曰。此我前身也。我當爲之下火。寺僧不信。先生曰。昔我刺血寫華嚴某卷。爲人借去。至今未還。有之乎。寺僧曰。然。因召耆年之識。故僧者以驗之。輒與之話舊。歷歷如昨日事。始聽之。茶毗。崇禎六年癸酉。舉於鄉。當外虜內賊之交。先生以策干逆臣洪承疇。不之用。報皇承統。授職方司主事。歷唐暨魯。官至兵部侍郎。延息待機。波臣爲伍。迨永歷十六年壬寅二月。逆臣吳三桂弑匡皇於草萍驛。先生聞之。痛哭。兩視髮於闔之吳山。以古航爲剃度師。改僧名曰弘濟。字益然。入

山畏澗，惟恐弗深。海上水，歷三十三年已未。鄉人憐先生老，勸之歸，欲以黃山處之。行次廣陵，值天中節，先生語故人諸公，於五日送我。及期，黃九煙、楊廓菴、連且菴、殷簡堂、王孫程、山尊、畢右萬、汪扶晨來。先生曰：老僧於今日作別，諸公各賦一詩，限死字韻。來者愕然，公得無戲語乎？先生揮毫曰：五月五日三閭死，今之古之只此耳。自有天地從何來，掩卷呻吟漢豐芭。有君被執不得歸，子蘭上官沒道理。屈原大夫發病狂，要救楚國自我始。進不能戰退不能，三皇五帝費議攙。誓將七尺葬江流，萬古同流江漢水。嗚呼尼父刪詩乃擯楚，紫陽述之以終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千古何人知我有屈，因謂來者曰：來日當思老僧也。客去，語侍者曰：六月之望，有僧自黃山來迎我，當以源流拄杖付之。書其卷曰：連雲不知何所指，夜半問夜何其。對者以亥正，遂起坐而逝。厥明，送者雲集。及期，黃山迎者至，問其名，曰：連雲。連雲與汪扶晨奉遺殖塔於青鸞峯下，所著有易通、莊質、孟子國風、黃山志定本諸書。

南雷公爲吳山益然大師塔銘，非素志也。而先生不以儒服斂，且塔之亦非先生素志也。彼摩虎哺禽，乃息機之效，不爲神異。至於神知已往，懸記將來，正所謂伍員定亡吳之歲月，希夷識禪宋之太平。士仁人興亡在月，何必詫之爲佛門種草。

耶。南雷公銘曰：儒者分內，豈假彼氏。歸曰塔銘，實闡儒理。 嗣文識

江道闡先生

先生諱潛，字道闡，杭州人。諸生有重名。張仁菴與之友善，讀書社中。先生亦出露眉目，而南雷公時寓南屏，朝夕最相得者。仁菴及先生耳。適蜀人劉道貞得易說新理，馮儼公、張仁菴及先生約南雷公往淨慈寺聽講。沈眉生、劉進卿俱在坐，方講論語周易，彼此覆辯，久之，僉以爲鑿空妙諦也。南雷公年二十四歲，在崇禎六年癸酉秋間。先生嚮寓橫山，南雷公輒眠宿其家。一夕，煙月泛舟，偶爭一義，則呼聲滿水。至於帖服國事不可爲，鬻髮爲僧，改名義月，病歿。仁菴料理窆焉。

馮儼公先生

先生諱儼，字儼公，杭州人。住長橋，諸生與南雷公善。曾三度至竹橋，見訪崇禎十年丁丑三月分守道南海，謝公雲虬奉命諭祭忠端公府，縣僚友暨紳士來者如雲。先生列於執事，而南雷公亦往武林，嘗宿其館，偶論楊左事，其門人顧豹文問楊大洪何人也。先生正色曰：讀書者須知當代人物，若一向不理會讀書何用。先生授徒自給，雖有志用世，迄無可用之時。沒後，張仁菴斂埋之。

江馮二先生皆張仁菴先生誦持窮沒而終事靈臺樓比舍舉嚴世南雷公過海帶之詩云廿年靈隱山中坐我向此
間尙溷傾聞道野翁燒紙燭更無片石誌平生三番東道來情在一闕西湖秋月明歷歷難忘當日事白頭愧我尙零了此
海上海正朔永歷十八年事時值五月初南雷公偕立谿公高且中登履巖道間所見 嗣艾識

申自然先生

先生諱浦南字自然華亭人諸生原名柳南字天寄其祖某曾仕永陵直諫杖闕下虜酋旣乘我亂更
覆南郡先生爲陳忠裕公客公殉國先生亦一門膏於虜刃先生以他適倖免變姓名之淮北依賈人
種木綿花已遇汴梁蘇氏有母妻子女方避仇無所投止先生分寄之於密友而身自往來給食如是
者二十年其子女長嫁娶之無失時先生工畫有名落筆便爲人貴重故得以十指行其志也居無定
所野店僧寮匡牀布被之外了無長物間走荒臺木末哭其所知謂人曰終當以衰死化爲杜宇擾人
魂夢耳海上正朔永歷十九年卒於龍山友人查逸遠李建石葬之永歷七年癸巳南雷公在黃竹浦
先生從蘇氏見訪先生間戲爲江湖相士膏唇調笑以破寂寞而永歷十八年甲辰五月南雷公自吳
門返杭寓湖上遇先生於南屏問其癸巳同來之客霜霰將盡相視唏噓淨慈齋堂僧卽留寺中燒豬

沽酒痛飲而歸。先生有門人宋梅知。又於先生沒後十二年。求南雷公爲之傳。南雷公並哭之以詩云。過我已經十二年。存亡契闊各茫然。湖南驚視君猶在。斗北關心老未捐。死友孤兒收畫值。亡家餒鬼集僧筵。傳來未後難忘語。只合要離家共穿。此詩作於先生甫沒之歲。足以徵友誼深切。及先生之俠義焉。

蘇氏不可考。南雷公說自然從蘇氏。訪余於黃竹浦。梅雨連綿。蘇氏述其昨夢。有裨舊史。又說癸巳同來之客。霜饑將盡。相視唏噓。又說自然程嬰存白之心。知之者不過一二友朋爾。而詩中則云。死友孤兒收畫值。則先生以靈畫錢贖其母。妻子女事也。俱先公暇時嘗語及此。謂即忠裕公之家。屢虜例當戮。或配給旗下。忠裕公舟中投水後。其家屬先逃汴梁。以候壯悔。陳定生能且夕維持生事故耳。旋乃南歸。俟陳相繼殞世。且親友零落。益不能支。先生嘗爲忠裕公客。引爲己責矣。不曰陳氏而曰蘇氏。乃隱諱之辭。唐有陳伯玉。漢有蘇伯玉。又忠裕公以官職每稱黃門。而蘇子瞻亦時以蘇黃門稱。癸巳同助之客。乃黃門之子。蓋先公當日交游徧南北。必有稿據。 嗣文獻

大學士熊魚山先生

先生諱開元。字魚山。嘉魚人。天啓五年乙丑進士。除崇明知縣。調繁吳江。崇禎四年。徵授吏科給事中。

上遣中官監視關寧軍馬。先生力爭不聽。王化貞久繫不決。奸人疏頌其功。請以身代死。俾戴罪立功。先生疏駁之。言化貞夤貨鉅萬。每會朝審。輒買燕市少年。雜立道旁。投熊廷弼瓦礫。嗟嘆化貞不休。以此熒惑上聽。今張應麟復敢爲此。請宜立肆化貞市朝。化貞卒正法。時有令有司徵賦不及額者。不得考選。給事中周瑞豹考選而後完賦。上怒。貶謫之。命如瑞豹者悉以聞。先生亦貶二秩。出之外。久之。起山西按察司照磨。遷光祿寺監事。十三年。遷行人司。上以畿輔被兵。廣求讜言。詔官民欲陳事者報名會極門。卽日召對。先生欲論周延儒。次日卽請見。上召入文昭閣。先生請密論軍事。上屏左右。獨輔臣在。先生不敢言。但奏軍事而出。越十餘日。復請見。上御德政殿秉燭獨坐。先生從輔臣入奏。言易稱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請輔臣暫退。延儒等引退者再。上不許。先生遂言。陛下求治十五年。天下日以亂。必有其故。上曰。其故安在。先生言。今所講求。惟兵食寇賊。不揣其本而末是圖。雖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求天下治。無益也。朱子言。天下之治。在人主方寸間。朝廷一二人而已。陛下方寸無間。若此。一二人得人。譬治病得良醫。拱手聽而病愈。夫陛下臨御以來。輔臣至數十人。不過陛下曰賢。左右曰賢而已。未必諸大夫國人皆曰賢也。天子心膺股肱而任用之易。如此庸人在高位。相繼爲奸。人禍天殃。迄無衰止。迨言官發其罪狀。誅之斥之。已敗壞不可救矣。上與詰問久之。疑先生有所爲。曰。爾意中有

人欲用乎。先生辨無有。延儒等跪謝。上曰：「天下不治皆朕過。於卿等何與。」先生言：「陛下令大小臣工不時面奏。而輔臣在左右。誰敢爲異同之論。以速禍。且昔日輔臣繁刑厚斂。屏棄忠良。賢人君子攻之。今輔臣奉行德意。釋繫囚。蠲逋賦。起罪廢。賢人君子皆其所引用。偶有不平。私相慨歎而已。上責先生有私意。先生奏辨。延儒等亦前爲解。先生復請徧召廷臣。問以輔臣賢否。不半日。輔臣心事明。諸臣流品亦別。陛下若不察將吏。狃情面。賄賂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陛下捐軀報國者。延儒等奏情面不盡。無賄賂則無有。先生復言虜兵入口四十餘日。未聞逮治一督撫。上曰：「督撫初推人以爲賢。數月後。便以爲不賢。必欲去之。而後快。邊方與內地不同。使人何以展布。」先生言：「四方督撫。率自監司。明日廷推。今日傳單。其人姓名不列。至期。吏部出之袖中。諸臣唯唯而已。既推後。言官轉相探訪。而其人伎倆亦自露於數月間。故入得而指之。非初以爲賢。繼以爲不賢也。上命之退。延儒等請令補牘。從之。當時先生本欲盡發延儒罪。以其在側不敢言。而延儒慮其補牘。謀沮之。禮部侍郎吳昌時。先生知吳江時所拔士也。語先生。令商之大理寺孫晉。兵部侍郎馮元臆。兩人責先生曰：「若所言固當。但首輔多引賢者。首輔退。賢必盡逐矣。大理丞吳履中。至亦以先生嘗爲驟。昌時復致書言之。先生乃止。述奏辭。不更及延儒他事。上方信延儒。又虜兵未退。焦勞甚。得奏大怒。令錦衣衛逮治。賂養性。先生鄉人也。雅怨延

儒次日卽以獄上。上益怒。日聞元議。論輔弼。必使朕孤立於上。乃使彼行私。必有主使者。養性不加刑。溺職甚。其再嚴訊。以聞。十二月朔。嚴刑請供主謀。先生堅不承。而益發延儒之隱。養性具以聞。上乃廷杖先生於午門。杖一百。繫獄。初。上密旨駁養性。令潛斃之。獄。養性懼。以語同官。同官曰。不見田爾耕。許顯純事乎。養性乃不敢奉命。而其同鄉給事中廖國遴。知而轉語同官曹良直。良直疏劾養性。言陛下無此旨。養性不宜誣謗。卽有之。亦不宜洩。請誅養性。因請并誅先生。上且不欲殺諫臣名。故僅有旨再行嚴訊也。又孫鳳毛。遂奏言楊枝起廖國遴爲此次熊開元主謀。欲令邱瑜陳演爲首輔。孫鳳毛時官南京御史。而御史李陳玉亦以爲言。上以先生已下吏。不再問。十六年六月。延儒罷。廷臣多救之者。不報。刑部尙書徐石麒等擬贖徒。上奪石麒職。旋因大疫。命諸囚出外。暫收保。先生出。卽謁謝賓客。上聞而怒。以語刑部尙書張忻。忻懼。復禁之。獄。十七年二月。遣戍杭州。未幾。京師陷。報皇立。仍起吏部給事中。丁母艱。不赴。虜兵覆南都。襄皇承統於閩。起工科給事中。旋又以先生爲太常卿。左僉都御史。旋又授東閣大學士。適上欲不次用人。以鎮江諸生錢邦芑爲御史。先生執不可。不聽。已而邦芑糾先生。先生辭去。寓汀州。隆武二年七月。虜弑上。先生爲僧。住烏目山。改名正志。字與庵。常往翠匡廬。衡嶽間。因雉度師弘儲招致靈巖。後復住三峯華山諸寺。先生嘗賦詩。題落帽石曰。空山冷落一危冠。敢道威

儀似漢冠，祇高儒家收不往，特留當路與人看。南雷公初遇之於湖頭，海上正朔永歷十八年甲辰，至烏目山三峯寺，其知客如田夫侍者如牧童，無異三家村也。

弘儲，字鶴起，號退翁，通州人，不詳其姓字，開法靈巖，志士多依之。每年三月十九日，焚膜焚香，北面揮淚，恭拜烈皇，二十八年如一日。著有湖雲館集，南雷公詩有題憐此日軍持下，同是前朝黨網人。徐昭法不受當事餽遺，退翁繼粟焉，固一遺民也。已。 嗣文識

魚山先生終始爲廷儲所憂，烈皇命之具本，吳昌時既力勸其勿僣延儲，且爲之遞呈，疏本盡削其語，易之不易，故烈皇有心待納，而無一推原窮委，略切情僞之辭。烈皇遂疑爲畏縮，又左右預進讒，指劉忠正公爲主謀，因赫然必置之死，以爲游移不忠者戒。又廖國遴，弱枝起，本屬延儲黨，而叛去者，孫鳳毛一劾，仍延儲所贖，使遣夫出獄收保，而上竟知其謁客，皆延壽令左右關於烈皇，況且造言曰：魚山因欲乞己爲援，陸光祿丞以拯其困，已適有他事外出，魚山乃大盛而傾己，噫，是真小人之尤。清史稿並採之入傳，可謂冤及千古。先公會舉此以詔，敢並錄之。 嗣文識

李鄴嗣先生

先生諱文胤，字鄴嗣，今以字行，別號臬堂。宋忠襄李顯忠之後，世居清澗。忠襄曾孫守真始遷於鄴，父

桐崇禎十年丁丑進士禮部儀制司主事先生風骨不恆年十二能賦詩卽有秀句十六爲諸生侍儀部官嶺外通人張孟奇深所嘆異歸而時名方起直兵革之際匪眦觸死儀部下省獄先生亦驅至定海而虜氛蔽日子午倒立先生至縛馬廄中七十日事乃得解卽魯監國三年戊子事也儀部之喪血淚未復又以是年七月再下府獄其所居乃華嘸農先生所居慨然賦招魂之詞以酹奠之已而終得不死虜據浙東令嚴凡與海上有連者名捕之且繫其妻子適立谿公因參馮侍郎京第軍刑有日矣而萱次公萬履安馮道濟及先生力救之免黃岡萬僉事允康來訪將行先生筮之遇睽之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先生遂尼諸門且言潛身甬上僉事不可道出吳中楊崑之禍作矣先生終身痛之又客有鬻故宮什器者先生一見辨其題識流涕不已客亦泫然而去燕人梁職方公狄嘗曰杲堂將無使旬甬一片地盡化爲碧血蒼燐大是可畏海上正朔永歷三十二年戊午虜廷將舉詞科收拾文人虜官及仕虜者擬以先生應詔乃誓死拒之萬季野不得已北就史館之徵聘先生送別太息曰嗟乎鄭次都能招邗君章同隱弋陽山中不能禁其喟然而別從此而知出處之事且有操之者在季野以是終身不受館職生平最服膺南雷公之文步趨惟謹矯一時儉薄之習東浙始得古文正軌而遵之又憫郡中文獻零落傲道山中州集例輯甬上舊詩南雷公嘗勸先生選明詩案未成而歿先

生早歲從大滌山人何義兆呂澹堂間習易歷之學。又從南雷公請示忠正公慎獨指趣。故先生之私淑於忠正忠烈二公。亦洵爲弟子列矣。性極俠義。赴人急。最可欽者。張蒼水尙書殉國。先生葬其兩世。楊侍御文瓚以連染死。淺土十棺。語溪曹廣葬之。先生爲歌紀其事。又甬上耆舊詩寫定。先生立詩人之位。祀以少牢。聞者爲之軒渠焉。南雷公比之如謝翱吳思齊。海上正朔永歷三十四年庚申十一月八日沒。年五十九。南雷公爲墓志銘。子曦。字東門。一號寅伯。有父風。工詩。南雷公見之曰。是能獨開生面者。鄭塞村尤喜之。與鄭南谿謝北溟萬西郭爲四子。所著有松梧閣集。全謝山爲之墓表。孫世法字甘谷。亦有文名。高尚抱節。而先生有女六人。萬允誠。乃其長壻也。

里有鹽湖社。儼場屋例。糊名易書。先生生老甲乙。樓上設簋者如加十資。此少年事也。南雷公曰。文章不特與時高下。亦有地氣限之。明越兩郡。其地密澗。同一風氣。明初楊鐵崖。戴九靈爲文章宗老。唐丹崖謝元功趙謙比肩而作。宋無逸鄭千子皆楊門弟子。其時師友講習。炳然阡陌。一時號爲極盛。凌夷正嘉而後。競赴邪宗。孫文恪輪心於桃野。余君房躡香於子威。赤水月峯。疎密不同。而文勝理消。謂論語爲孔子文選耳。苟肆狂狷。無所取裁。障后岡徐文長。又爲異趨。即如陽明之文。韓歐不足多者。而謂文與道二。薄而卑。謂文苑是故兩郡作者。儼精神乎淺淺。由來矣。先生初亦不避輕華。其後每得予作。往往嗟咤。因相與校。覆雅鄭。洗其偷蕪之說。推原道藝之一。先生不以予空疎一介之知而忽之也。自此轉手。大放厥辭。同

里稍稍響應，翻然於不迫。於是東浙始得古文正路，而由之四境之內。凡有事於文章者，非先生無以誌意。嚮相求請充牣前席，方外詩人得先生一言，便可坐高聲價。又曰：夫文章不問何代，取而讀之，其中另有出色，尋常經營所不到者，必傳文也。徒工詞語，嚼蠟了無餘味者，必不可傳者也。昌黎惜陳言之務去，士衡憚他人之我先，亦謂學淺意短，俛紙搖筆，定有庸衆人思跡共集之處。故唯深湛之思，貫穿之學，而後可以悚之去之。嗚呼！非果堂其亦焉能使吾駭所未見也。何意數年來，甬上諸子皆好古讀書，以經術爲淵源，以選固歐曾爲波瀾，而果堂橫厲其間，如層崖夾湍，翔鏗破柱，戊申而後，每篇示予，未嘗不駭而善歎入骨也。又曰：予與果堂約爲讀書窮經，果堂之文具在，未嘗取某氏而折旋之，亦未嘗取某氏而亦識之。要皆自胸中流出，而無比擬皮毛之迹，當其所至，與史漢歐曾不期合而自合也。予嘗謂文非學者所務，學者固未有不能文者。濂溪洛下紫陽象山江門姚江諸君子之文，方可與史漢歐曾並垂天壤，蓋不以文爲學，而後其文始至焉。當何李爲詞章之學，姚江興之更迭唱和，既而蕩去，何李而下，嘆惜其不成，即知之者，亦謂其不欲以文人自命耳。豈知姚江之深於爲文乎。 詞文識

施約菴先生

先生諱博，字約菴，嘉興人。諸生篤學立品，私淑劉忠正公，亦有見地，但少一間之透澈。南雷公因其夾

雜釋氏致書戒之。先生後作答書曰：奉讀教示，深感與人爲善至意。博於鼓山先生，雖嚮往甚勤，實未嘗登門親炙。以致老而竟未有聞。惟承貴同門諸兄下交者十數，述先生言行不無詳略。嗣聞尊兄寓石門，正欲驅趨左右，而駕已旋返。前歲只一晤高弟禹梅兄，訊道履，恨不能請益函丈也。復承賜砭夾雜禪學，此固有因，初非傳誤。蓋博當甲申乙酉臥病兩年，又以先人未葬，老母須養，偷生息死，以至於今。每與出世者返往，則知傳之非誤矣。自分不可爲聖人之徒，蚩蚩以待盡，隱衷尙有餘媿。義所弗卹也。忠端公日星河嶽之標，博少而知仰。今觀太夫人節略，忽憶丑寅間光景，不覺涕零。諗尊兄學問得於庭訓，又切也。先生歿已三十年，責在後死。今日任發明之重者，非黃先生而誰。昔年憚仲昇兄使道過訪，同門張考夫兄博幸與聞，謦咳且得誦所作先生傳，詳盡有體，正可相與共肩師傳，以尊兄與仲昇兄如孔門之曾閔，或非餘子可望耳。先生教授鄉里以歿。

陳士業先生

先生諱弘緒，字士業，新建人。兵部尙書道亨之子。負文望，爲一時清流所仰重。烈皇寢厭科目，特徵處士賢良耆碩。江西巡撫劉宗祥以先生應詔。先生在途，擬上書見天子言事，至則不得召。除知晉州，有

惠政。坐不肯納閩部劉宇亮兵入民居。坐斐語。遠繫。而晉州紳民數百人。頌冤闕下。得釋。謫湖州。經歷先生與南雷公往來。講學不倦。後罷官。築一樓於章江上。題之曰章貢讀書樓。爽接後進。如王貽上。爲有清一代詩人。卽所汲引者。貽上論詩絕句三十二首。得之於如皋馬上。彷彿山例也。其從子啓浣。作注。人謂不減向秀注莊。爲連城合璧。先生最激賞之。爲之序。時病革。乃其絕筆。所著有宋遺民錄。南雷公弔之以詩云。南都昔是論文地。攜手同尋未見書。銷盡故人陰火力。始留人物歲寒餘。兩楹陽厭當春老。一帖台安尙夏初。身後祇餘熊氏集。平生集古竟何如。先生歿於永曆十九年乙巳二月。而消息梗絕。南雷公是年四月。尙寄先生書。其子澍見答。已祇告几筵矣。答書又言。藏書劫盡。惟有熊勿軒集。將抄寄。故詩及之。先生著述。宋遺民錄外。尙有石莊集。恆山存彙。寒衣集。周易備考。詩經義。尙書義等書。施閩章爲墓志銘。

先生父因疏救楊忠烈公。連罷職。後贈太子少保。諡清癯。 關艾識

查逸遠先生

先生諱松繼。字桂青。後改道。以逸遠爲字。號學圃。世爲海寧園花里人。父大綬。崇禎十三年庚辰遭戕。

任行朝爲武庫司主事。先生總角爲諸生，卽慷慨有大志。武庫側足焦原，先生左右其間。江上抗虜之日，先生提兵數百名，附於南雷公受調遣。旣而虜兵進犯，列戍驚擾，不能軍。南雷公相率整旅，策渡而東。入四明山以圖再舉，旋達行在。先生羈旅，騁辭常諧，要領往來四渡，潭海長風，巨浪視之若枕席。上過也，未幾而其父沒，虜脅諸內國危諸外，孤卯自疊，巢且頓傾。先生弘濟艱難，摧剛爲柔，前掩而後覆，補敗而扶傷，重立門戶，窗艾駭服。然外雖縹緲，而胸中耿耿者，終未下膺。時一發見，思得所謂奇材劍客者而友之。扈屯之歌，鉛筑之聲，雜然出於四壁，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也。喜讀史，得其大意，以經濟自期許。故凡天下之事，他人數百年不能了者，先生數言其利病，纖悉畢見。雖鬱鬱無所施爲，而溝渠保甲社倉諸法，講求通變，未嘗不行之一方也。家產無百金，朋友急難，窘助不在亡爲辭。申自然避仇亡命，臥病僧舍。先生身親湯藥，死則具棺而葬之。申自然，固義士也。天下尤高此舉。當是時，聞子將嚴印持馮儼公江遂，閻陸鯤庭俱死，而張秀初爲僧，陸麗京隱於醫，朱近修浪遊糊口，汪魏美亦登岱錄。故南雷公一到海昌，每謂自陸冰修及先生外，別無談敘處。登雲岫山觀日出，步海堤指點夏蓋石鼓，豈可再乎？先生短小精悍，久處囊中，人亦謂其英銳之氣，當伸之以歲月，不得於彼者之必得於此也。乃一旦中暑卒於舟中，屈伸之數，有不可解。南雷公爲墓志銘，極惋惜之。子四，嗣璉、嗣瓌、嗣珽、季子謹。

出繼而嗣堯嗣堯皆南宮公弟子著有澄清堂集

副梁宗緯尹清康熙四十九年庚辰進士官侍講著宣浦詩鈔嗣堯字潤水康熙五十一年壬辰進士官侍講清世宗建立
誅諸兄弟所發賓客坐以訕謗罪殺之實則聖宗暮年嗣堯曾進擢賢建儲約束諸皇子以杜邪謀而維國本疏故世宗夙
恨之者 副文識

黃復仲先生

先生諱子錫字麗農別號復仲橋里黃氏爲天下著姓國旣亡矣南雷公至其傾寬堂先生方焚香掃
地收藏金石書畫間寫山水吟嘯自如每太息曰不圖承平故態尙得今日見也先生爲廣西副使綜
之曾孫禮部右侍郎洪憲之孫廣東按察使承昊之子年十五爲諸生稍長廩於學宮是時三吳有復
社天下之才士清流多入其中然遊揚浮薄備剽塵食所識不越几案間細碎朱墨先生藉累世業凡
國朝典故世家舊事飫於見聞而好學湛思又出其儕偶北海南館投壺卜夜廣求聲伎折節嘉賓出
有文字之遊人有管絃之樂繞牀阿堵口不言錢藝林稱爲名士黔首指以王孫俗儒小生莫望先生
舉頭天外不可梯接也先生以經濟自許當夫中原橫潰每太息謂寇深矣江南豫儲一勁旅以待靈

武之役。天下事尙可爲也。以東浙屬之。其友許某而已。則與二三同志任事西浙。其後東浙事敗。西浙遂止。事雖不成。固非經生識見所能及也。弘光元年乙酉。恩貢。皆以高才生充賦。先生哀然舉第二人。陵谷貿遷。自屏草野。門有柳車。家安複壁。以此盡破其家。入杼山種瓜。培壅如法。瓜味特美。以之入市。皆知爲杼山隱士所種也。南雷公題其瓜田冊曰。豪豬闖入。榔聲變。瀑水引來。月色華。又曰。寒瓜疊疊。煩儒議。芝草寥寥。厭餓涎。窮居荒涼。草樹蒙密。先生壯懷。未能銷落。乃棄之而出遊。虜安神器。風教日淪。公卿旣不下士。平生故人。緩急無以相及。阜隸故家。山邱華屋。所行無不惻惻可感。回視往日酒痕墨債。渺不可卽已。猶冀其兄清伯之助。復理前席。無何。清伯死。先生乃滋坐困。然積習猶未能改。毫楮以永朝昏。王煙客王玄照。畫家耆舊也。先生遂一出而與之齊名。先生晚年。乃更因碩寬堂左右瓦礫。位置小山。古木新篁。虧蔽老屋。正復不惡。蓋先生終不以奔走衣食。損其風度。天性使然也。海上正朔。永歷二十六年壬子三月二十一日。卒於羊城。年六十一。娶申氏。文定公之孫。司馬用懋之女也。子六浦。深。湜。潯。泌。沆。葬先生於杼山。南雷公爲墓表。魏叔子臆爲墓志銘。所著有麗農山人集。

毛一爲先生

先生諱雷龍，字二爲，別號淇僊，鄞縣人。世居西關，少善屬文，長游庠序。虜人御天，絕意進取，以山水詩酒自娛。水旱穀價，亦時寄歌謠以見欣戚。鄉里爭忿，得先生一言，卽釋然如故。年七十餘，猶苦吟不休。如有通責疾病，謝絕醫藥，遺命勿作浮屠事。賦詩一首而腹有翠筠詩十卷。君家貧，不屑治生，角巾深衣，所居隙地纔丈許，遮門修竹數十竿，終日吟嘯其下，不異山中人。也。南雷公嘗造之，先生以爲其子之師，爲具雞黍，取其案上之詩，雜誦數篇，竹聲摩戛，風味優長。南雷公曰：古之言詩，不出賦比興三者。詩傳多析言之，其實如庖中五味，烹飪得宜，欲舉一味以名之，不可得也。後之爲詩者，寫情則偏於賦，咏物則偏於比，玩景則偏於興，而詩之味亦漓矣。下此則有賦而無興比，顧鹵莽於情者之所爲也。君詩亦未免偏於賦，則以一室寤歌，師友講究之功淺，卽有佳句，亦無有位，貌者遂強爲之名焉，亦可惜也。然觀當世詩家，纔能斷句分章，卽爭唐爭宋，性情理義之具，辨爲訟媿，以視先生高吟長嘯，筆視爾汝，以自適其清苦，此真詩之情也。他又何論哉！子文強。

巡撫高元若先生

先生諱斗樞，字象先，別號元若，韓國武烈王高瓊之後。五世孫世殖南渡，始爲鄞縣人。父穗，光祿寺署丞。致仕。先生五歲，卽能屬文。年十九而舉於鄉。登崇禎元年戊辰進士第，授刑部廣西司主事。先生遂上疏痛陳時事，以款奴撫賊爲最失計，必也清政本，辨人才，而逆黨須辨別懲處，黨見須化除，且恤民畏天，方可延命。適誅逆奄之後，餘醜輒欲借奴撓邊，更百計淆亂上聞，使君臣間自相疑惑，以搖國是。而網殺諸君子，世因視先生爲有卓識者。然先生之所震疊古今者，莫若守鄖一事。崇禎十四年，襄陽旣陷，閣部楊嗣昌自裁，鄖陽以要地，推擇先生爲分守。荆南道按察使。時則全楚郡縣流賊殘破略盡，豫平城墮，蓬顆千里，鄖治孤懸，戶口不盈四千。先生至，隱度城郭，西南緣漢水，東北據山麓，漢水來去之所，皆劣容一丈，築樓櫓其上，東北兩面爲虎落以接之，具齒石，布渠答，料兵得三千，分處其間。三月而戰，守之事備，無何獻賊道經城下，左良玉尾追之，城中大恐，蓋左兵之暴過賊遠甚。先生爲之乞哀於左帥，得不入。明年，李自成來攻，先生將士卒搏戰，賊不得傅城而退。十六年三月，賊從漢江上上流，搜括民舟，先生曰：我失漢江之險，則坐困矣。乃乘其未集，使水哨馬之服奪之，賊遂從陸來薄，以破均。

州所得靜樂宮門版，斲爲木城。先生命投以火，燔其竹、木、城，遂拔賊。乃乘夜逆作，莫知所請。先生以故，遣人窺伺，繇其徑由平明，已遽有敵臺，轟轟三十六所，逼陴高出，俯施飛礮。先生率衆攻臺，三日而盡墮之。先生瓦率羸卒四千，當賊三萬，甲馬二千，攻圍一月，餘賊喪失精銳，過半卒不得志以去。由是郟兵之名著於天下。李賊憤甚，復發兵至郟。先生使禦之於楊溪，賊抵龍門，夜聞漢江水石相搏，有驚而呼者曰：「郟兵至矣！」師遂潰。其畏郟兵如此。自成營都襄陽，秦督孫傳庭刻期大舉，自成移入襄城、郟縣之間待之。先生出師以應，督師降光化，穀城至襄陽，聞督師敗績，引兵保均，已而自成入關，乃發賊三萬使襄陽，路應標將之，滅此朝食。而郟陽城糧盡，先生使溯漢，糴稗實以給兵，不足則雜牛皮麩，以給之。上無離心，賊以先生之降丁王光恩爲可動也，發使招之。光恩猶豫未決，先生乃大會將士於城頭而告之曰：「事已至此，諸君可斬吾頭降之，毋爲徒死。諸將痛哭，願隨死。」先生曰：「賊使爲光恩而來，光恩云何？」光恩迫於大義，亦遂手斬賊使以示不回。明日開城決戰，賊倉卒不意，大駭而潰，得級千餘。先生又謂其將校曰：「賊倚糧於均，我方救死不暇，均中之賊必不虞其往襲也。」使裨將楊明起夜以千人渡漢，遲明破之，燒其積聚。郟圍始解。當是時，闖賊已據全秦，河洛荆襄，設官分治，廟堂因郟陽久陷，罷撫臣不推，忽得先生請救蠟書，郟人之在都者莫不痛哭，擊登聞鼓，曰：「郟陽不食半載，猶

爲朝廷死守。奈何棄之。翌日上召閣部大臣於平臺。議推鄖陽巡撫。廷臣皆屬先生。大學士邱瑜曰。全楚督撫皆逃。不如一道臣。猶能張楚。大學士陳演曰。道臣雖能守。然巡撫非其所長。於是以鄖陽知府徐起元爲巡撫。加先生太僕寺卿。仍署道事。初先生備兵長沙。長沙守爲演私人。屬先生庇之。先生舉案其賊。演恨之。故以起元先先生。越數日。冢宰李遇知言。陝西與川北相連。宜守漢中興安。以固蜀門。戶上授先生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兼制川北。圍解而後聞廷授。則十七年之四月矣。先生遂謝事養病。又數月。而聞烈皇殉國。奴虜入關消息。先生慟哭曰。老臣以一隅爲挈瓶之守。豈知其無益於天下之大數也耶。秋七月。路應標又至。先生復登陴。助起元城守。十二月。闖賊被奴虜擊敗。圍鄖者亦殺應標而去。先生謂先帝以奏中屬我。豈可塞此末命。得秦帥孫守法家丁數十人。借鄖帥苗時化之兵爲之助。遂下興安。未幾。而虜兵南犯。先生還鄖。鄖已降奴虜矣。先生遂四處竄匿。不歸。尙冀有所用以圖恢復。旣而浙東又爲虜據。虜令凡遠宦於故國者。例簿錄其赤口以上。家有老父。年八十餘。先生固欲效忠行朝。事聞。先生曰。疊山安仁之敗。以母老不死。矧我在事外耶。歸而奉父。以天年終。南雷公之與先生交遊也。在魯監國四年己丑。卽永歷三年。君臣相聚水殿。南雷公亦陳情監國。得請暫歸。且與先生計聯川陝楚三邊義民。起應腹地。以分虜勢。嘗太息曰。使先生建大將之旗鼓。必有可觀。先生生平

一無嗜好，禿筆頭，石詩爲選，與此亦不必以示人也。與人言，意重言清。至於兵事，則心開，其卒也。永歷二十四年庚戌也。著有南歷漫記、守慶記略。嗣子宇泰、宇啓。南雷公爲墓志銘。

南雷公曰：自流寇起，討賊之師，一盛於楊嗣昌，再盛於孫傳庭，皆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劍客奇才，輻輳而下，而蹙維之陷，漢關之敗，中原由此陸沉。宗良王之兵，號數十萬，自關封鎖後，輜糈接城，運賊於荊州，再遣武昌，三遣九江，其視一戰，如以肉委餓虎，區區鄆陽，飢卒不滿一萬，重圍援絕，兩京陷沒，戰然而時，必待先生解任而後降虜。然後知兵不在強弱，城不在堅脆，願用之之人，何如耳。如宋之全忠宣守揚，及先生之守鄆，亡國之際，豈乏其人？君子所以痛恨於廟堂之側置也。 嗣艾識

按李庭芝在揚州，宋已亡矣，猶死守，中戰，蒙古人竟莫能即下揚。侯易守者，茶樓揚始投降。 嗣艾識

高鼓峯先生

先生諱斗魁，字且中，別號鼓峯。元若先生異母弟也。先生有志讀書，萬履安先生認以讀書之法當取道姚江，而後知吾言之不謬耳。（姚江云者，指南雷公兄弟而言耳。）劉瑞當亦言於南雷公曰：甬上有少年，黑而髯者，近以長詩投贈，其人似可與語。永歷三年己丑七月，南雷公選先生於履安座上，明

年先生遂借履安來訪。當是時先生已決意不爲虜用。棄場屋文字。以竟陵爲鴻寶山。而遇其鄉先生長者。則又以余君屠長卿之寤語告之。南雷公獨言讀書當從六經。而後史漢。而後韓歐諸大家。浸灌之久。由是而發爲詩文。始爲正路。舍是則旁蹊曲徑矣。有明之得其路者。潛溪正學以下。毘陵晉江玉峯。蓋不滿十人耳。文雖小伎。必由道而後至。毘陵非聞陽明之學。晉江非聞虛齋之學。玉峯非聞莊渠之學。則亦莫之能工也。先生銳甚。卽徧求其書而讀之。汲深解惑。盡改其紈綺餘習。衣大布之衣。欲傲岸類俗。與之久故者。皆見而駭焉。竟能戛然而出。南雷公引爲知好。先生亦惟南雷公是親。自甬上至姚江黃竹浦。往來皆候潮汐。疾風暴雨。泥深夜黑。先生絕不覺苦。一歲當三四至。一日病蹶。不知人。久之而蘇。謂吾魂魄棲遲成山車廬之間。大約黃竹浦路也。（南雷公所居卽黃竹浦。）其疾病眩眩猶不置之。先生之於南雷公如此。先生家世以醫名。四世祖士乃志齋先生。嘗摘注靈樞。又有梅孤先生。著有針灸聚英。皆爲醫家軌範。先生又從趙養葵得其指要。每談醫藥。非肆人之爲。方書者可比。南雷公亟稱之。永歷十四年。遂以其醫行世。時陸麗京避虜爲醫。已十年。吳中謂之陸講山。謁病者如市。先生出而講山之門驟衰。蓋先生既有授受。又工揣測。人情於容動色理之間。巧發奇中。亦未必純以其術也。先生醫道旣廣。其爲人也過多。其自爲也過少。雖讀書之志未忘。欲俟草堂資具。而後可以併

當一路旋又見里中志士蔚起橫經講道文章之事將有所寄先生惕然謂吾交姚江二十餘年姑息半途將以桑榆之影收其未照豈意其絕處而捐館耶先生美髯玉立議論傾動纒纒齊契風靡三吳其過金閩徐昭法必招之入山信宿話言劉伯繩嚮來少所容接每遇先生不惜披布胸懷先生亦以此兩人自重所過之地喜拾清流佚事不啻珠玉蓋履安之餘教也少喜任俠五君子之忠國也虜且連害其家屬先生齟偏走告之勸其自裁華檢討夏之夫人曰諾請得褒衣以見先夫於地下先生卽以其夫人之衣應之殯殮如禮家勢中落藥囊所入有餘亦綠手散盡故比死而室猶懸磬也海上正朔永歷三十五年辛酉十月先生疾亟南雷公過問之先生自述夢至一院落鎖鑰甚嚴有童子告曰邢和璞丹室也去此四十七年今將返矣某適四十有七非前定乎臥室暗甚先生燒燭自照曰先生其視我平生音容盡於此日先生以筆力留之先生之惠也南雷公曰雖然從此以往待子四十七年而後落筆未爲晚也明年庚戌五月十六日先生歿南雷公過而哭之其兄辰四出其絕筆有明月隔頭人不見青松樹下影相親之句南雷公改不見爲其見并謂夫可歿者形也不可滅者神也形寄松下神留明月神不可見則墮鬼趣矣且中其尙聞之且爲之銘其墓葬烏石山有子五人宇靖宇厚宇豐宇嶠宇調娶朱氏所出又有子二人宇祝宇肯側室趙氏所出

商雷公曰：趙學葵名獻，可寧波人，與張介賓同時，善醫，嘗譽其於未曾與介賓相見，其議論相合，往在崇禎十一年戊寅，於張平子座上識介賓。介賓字景岳，別號通一子，山陰人。彼此遠名姓而已。海上正朔永歷二十三年己酉，乃清康熙八年，予寓證人書院，有蔣一玖者年八十，請爲其舅作傳，則介賓也。介賓父定四，侯張太師名振客，太師之門，多奇才異士，介賓獨交其長者。時金悲石工醫術，介賓從之學，書得其傳，著有類經，凡數十萬言，綜覈百家，剖析微義，歷四十年而後成，以爲凡人陰陽，俱以血象臟腑寒熱爲言，此特從天之有形者，非先天之無形者也。病者多以後天戕及先天，治病者但知有形邪氣，不顧無形元氣，自劉河間以暑火立論，專用寒涼，其害已甚，賴東垣脾胃之火，必務溫養，救正實多。丹溪出，立陰虛火動之說，揭寒涼之弊，又復盛行，故其法本草，苟詳參附之用，又慨世之醫者茫無定見，勉爲雜應之術，假兼備以倖中，借和平以應禮，虛而補之，又恐補之爲害，復制之以消，實而消之，又恐消之爲害，復制之以補，若此者，以藥治藥，尙未遠，又安望其及於病耶？幸而愈，亦不知其補之之力，及不愈，亦不知其補之爲害，消之爲害耶？是以爲人治病，沈思病原，舉方遣劑，莫不隨手靈然。介賓歸葬年五十八，又其妻慈易贊之前自題其像，召三子誨之。其門人曰：先生乃死耶？吾先事固容不死者，介賓莞然而逝，年七十八。 嗣其議。

先公嘗曰：爲人須養過先天，不可任後天之職，言一刻一分，都可養過。至於六氣之相違，元氣可克邪氣，不必假助藥力也。可養過病，一部花必有一部空，其高以九氣當暑之幾微，若夫伐性損元，精亡而神喪，彼草木之靈，能斷天命命耶？蒼蒼者

好生德具不忍人之自戕賊也其亦念夫立身誠忘之常則否乎此汝大父永州公之訓也汝其識之 關文編

高廢翁先生

先生諱斗權字辰四別號廢翁乃鼓峯先生兄晚年貧甚壁立怡如也工詩與王太常水功爲九子之集先生實爲其冠冕常因其姪宇泰陷於虜網先生累命毀家以救出之宇泰歿先生益無聊又以死專諸友未完之志言念耿耿崎嶇嶺海極受艱辛與南雷公友善匡皇授職方主事城西有寶巖寺是其遠祖茶甘先生香火院旁有寒碧亭先生愛其風景因以名築而古文亦簡貴有法歿後門人供遺象於寶巖寺祀之

高虞尊先生

先生諱宇泰初字元發改字虞尊別號隱學晚年自署廢翁學者稱藥庵先生巡撫元若先生子負才名性尤忠醇報皇失國潞王又降虜先生佐錢忠介公起兵擁魯王監國行朝既建授先生兵部武選司郎中海上諸將領圖恢復先生父子輒預聞事敗被名捕者三永歷六年壬辰又幾爲虜所囚事雖

解而家盡破。諸父皆遺民。時人并先生父子。推爲囚高先生。極人世所弗堪。而風節彌尊。心殷故國。自次其壬寅以後。三年在獄中者。爲蓼圃稿。乙巳出獄。爲知生閣稿。丙午後三年寓閩者。爲屏山集。合之爲三稿類存。當其在囚也。終日鼓琴。仁和令某亦解人也。因慮囚入獄。聞琴聲而異之。及見其壁上題詩。嘆曰。先生休矣。顧左右曰。爲我具酒饌來。旣至。拉先生風波亭上。先生固辭。令曰。無傷也。是日遂劇飲。至漏下。相與賦詩。而別。是後隔一日必至。事解。先生惟遣人謝之。竟不一往謁。所著曰。雪交亭正氣錄十六卷。又輯甬上正氣錄八卷。皆甲乙以來諸忠烈小傳也。又著有敬止錄。禮貫各書。而三稿類存。南雷公爲之序。又有肘柳集。野哭集。懷浙集。時南雷公與禹履安嘗論文章旨要。當讀六經。見道本。而甬上古文詞。自余君房屠長卿出。而學者之論亡矣。君房。澠香劉子威。直欲扶昌黎以下。至謂詩書二經。卽孔門一部文選。此其中更何所有。長卿。程變其節奏。出之曼衍。而謂文至昌黎。大壞。歐曾王之文。讀之不欲終篇。所以歸美六經者。僅僅在無纖穠佻巧之態。其本領與君房未嘗不同也。後進晚生。病語流注。其讀大家文字。未畢首尾。輒妄置評論。曰。其筆勢。其氣薄。南雷公每應之曰。子姑尋其意之所。在。蓋時風衆勢。自難以片言洗滌。故不與之深論。何者。爲健弱厚薄也。古人以辭之清濁爲健弱。意之淺深爲厚薄。勦襲陳言。可謂之健乎。游談無根。可謂之厚乎。此乃南雷公所嘗言者。而數十年甬上之。

風誤以勦襲游談爲歸舍先生獨矯然奉南雷公爲宗類之以就有明十數家手選而鈔之選凡南雷公有所論著亦必手鈔之曰廢翁學範凡十六卷

高古處先生

先生諱克臨字敬可別號古處蒙城高氏武烈王瓊之裔陪扈南渡或居永嘉或居臨安明初有榮者始遷仁和之興忠里世爲右姓祖汝梅嘉靖辛酉舉人仕至福寧太守父時亮萬曆己酉舉人先生甫晬而母鍾氏歿叩攀啼呼哀動觀者父絕愛之曰天以是兒錫我孰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出就外傳五行俱下旣而怒長突起語出奇崛時師不敢以爲弟子慈谿沈沖吾老儒也先生因師之質以性命理氣之辨及天外何所作何究竟沖吾心異之恐其妨於舉業教之實地用功自有領會處先生硤硤窮年不事口耳沖吾所著經書講義爲之疎通證明而向所欲質問者亦渙然冰釋尋補諸生有聲於場屋時四方文社最盛武林讀書社多通經學古之士如張秀初江道闡鄭玄子虞大赤仲疇先生皆從之上下其議論經生之學不過訓故熟爛口角聖經賢史古今治亂邪正之大端漫不省爲何物先生讀書橫山與密友孫武書之所考索者皆經生之不講者也間發爲詩文心精詞綺小言大言皆

乘尺度而先生不以此自汰。名曰小窗筆屑。視之如草木之榮華耳。學成而世變。秀初道鬪。染爲僧。玄子變名去。大赤仲崎。亦齋志以歿。輩流將盡。名理幾熄。先生把茅河渚。與鄒孝直劉雪村兄弟。結礫礫社。逍遙琴罇杖席之間。名談勢語。終夕不及。永興寺有梅數樹。古昔所植。一日大雪。先生衝寒獨往。坐其下。語刺刺不能休。不知所語者何也。山中盜起。移居北墅。孫武書亦遷家相就。花晨月夕。野航共載。尋山水僻處。洞簫隱隱。聞者方知二老之所之。先生至性天授。事後母朱氏。致養無方。氏歿居喪。幾於滅性。兄弟友愛甚摯。羣從之間。廬假進退。婚嫁有無。先生顧省周詳。吟賦不立。族之貧不能葬者。棺盈數十。先生置新阡。積年白骨。始沾黃土。其平生與先生久故者。則別開蓬窠。會亡者之客。歌薤露以送之。伶仃弱小。猝需急難。收視溫卹。不可一二件繫也。永歷二十五年辛亥。大饑且疫。僵餓載道。先生約里人設廠二所。經理餽粥。糜軍橫暴於八閩。俘者至杭無虛日。子女老少呼聲入冥。先生惻然贖數人。以始事後。遂踵而行之。先生曰。眼前好事。做不盡。吾力有限。吾心無窮。嘗有真實心。隨所可行。行之。嘗先生時。武林陳元如以下著。吳茂先以醫著。兩人皆與先生交。有所疑者。待先生而決。先生亦間應握粟之求。無不奇驗。其藥籠常畜善藥。以起貧子。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其再見於先生乎。海上正朔。永歷三十四年九月十日。先生歿。年八十。娶周氏。子女各一。鳳岐。贈馮國獻。

隋書公曰如先生所言眼前好事欲不盡數語。蓋爲近道自衰了。凡功過格行有志之士或徧而行之。然不勝其計功之念。行一好事便欲與鬼神交手爲市。此富貴福澤之所繇結。與吾心有何干涉。其甚者沾沾於禽蟲膜拜之習。流轉極惡。恃其功過相折。放手無忌者。有之矣。使其知心量之無窮。屈勉一生事事不致放過。而亦何功之有。關艾識

張待軒先生

先生諱次仲字元祐。別號待軒。曲江文獻公之裔。七傳至光翰。光翰子用忠。事吳越王。屢立戰功。歸老海寧之棗林村。大德末。有仲山者。爲其邑許村場鹽課司。子思賢。陡居城東。其族始大。先生七歲。統外傳。遂授易。八歲。母密氏疾病。割股而愈。十八歲。爲諸生。郡邑聞其事。旌表之。旣而撫按欲具奏。先生辭曰。童幼無知思之。猶有餘愧。可復以此沽名耶。父與亭戶訟。直指聽之。先生偕父坐獄於庭。父不勝。直指曰。何與諸生事。先生曰。父子至情。非同府之法可移。直指視其瞻對慷慨。爲之罷訟。舉天啓元年辛酉。浙江鄉薦。錢牧齋處之者畏友。當是時。坊社正盛。先生所選。擬古清裁。刊落浮華。多發天然。爲世所貴。韓求仲。周介生。選家巨擘。亦以爲不如。然先生矜貴自喜。未嘗標榜以樹聲名。一時名流。視爲別調。先生喜親前輩。得其一言。終身奉爲藥石。許淮安同生。初見先生。語之曰。爲官自居鄉始。予其慎。諸先

生由此一生無竿牘郡邑之專章給專格卷。邈近先生。謂曰。近名事。慎勿爲之。選政其一也。先生愷然。從此斷手。先生楷模前輩風範。其與人言。亦不肯作一熟軟語。同學以御史行部。先生送之。問今日從何處做起。御史曰。吾安能爲乎。惟搪塞過去耳。先生憮然曰。天下事皆搪塞二字壞之。不意足下亦有是言。樂雨。士夫人皆集。先生倡言。諸公亦知之乎。一月以來。無日不雷。而雨終不至。上天之意。視斯民之困苦。若不得不雨。視士大夫之驕奢。若不可雨。其徘徊於兩歧之間乎。聞者愕然。先生雖苦力著書。然未嘗忘世。學雙劍。學長鎗。皆精其技。久之。棄去。先世充亭戶。共業者苦於官課。先生置義田一百七十畝。以除其害。邑令以清丁致擾。而難於驟改。先生曰。明府志在利民。不利則已。非無執持也。令然之。房師吳以時上疏。請定胥吏稅役。以寬民賦。先生論其不可。惡胥吏則稅之。亦抑末之意也。既稅其役。則胥吏有辭於偷矣。邑故有黃色生絹役。前令董之。并民謀復。以便乾沒。先生言於石守。乃已。先生以人利害爲身苦樂。故與利除害之際。必毅然當之不讓。然以五十餘年老孝廉。八科下第。不當織芥之任。天下搖搖如覆舟。袖手旁觀。歛歔嘆息。其設施之可見者。鄉邦一二細事耳。豈不可惜哉。先生寒餓之中。歌曲巖穴。訪周希昌。新之於五洩。尋胡廷試。玉呂於螺絲山。友沈繼震。子起於武林。孤燈寒齋。心悽文武。益可見其志矣。永歷三十年丙辰四月某日卒。年八十八。著有易記詩記數十萬言。春秋分傳。

南雷公曰：海昌窮經之士二人，曰朱康流、張元喆。元喆，楚聲，破帽，皆并數十年之力，曉風夜雨，沈冥其中。兩人每相攻難，故其成事，彼此援引，用張其說，以予所見兩先生詩，易言之。康流但究旨，語家過其散殊，不爲收拾。元喆錯綜積玉，忘懷彼我，康流於易，研尋圖象，盡裁繪幀。元喆宗主王程，以玩辭爲本，至於指歸日用，不離當下。因孔子而求文周，因文周而求彘易，則兩家一也。康流於詩，美刺如霜雪，元喆纏綿悱惻，有流離世故之感，至取序一語，推原詩前之意，則兩家一也。兩人皆遭喪亂，而皆能以經術顯，則人力信乎可與天爭矣。朱康流先生傳略見前。 詞文識

忠介錢希聲先生

先生諱肅樂，字希聲，別號虞孫，鄞縣人。崇禎十六年癸未進士，授太倉州知州。隆武二年丙戌閏六月，先生以刑部員外郎大會縉紳士子於城隍廟，舉義旗，招募鄉兵以圖恢復。時同知朱之葵通判孔聞語降虜，盡告之，幾覆而真生董志寧、王家勤、張夢錫、華夏、陸宇燭、毛聚奎再謀起義，奉先生出適九江。道僉事孫嘉績、吏部都給事中熊汝霖已起兵定海，總兵王之仁尚能知大義，無所抗拒，而太僕謝三賓、鄞縣富人，也爲保家計，每勸王之仁納款於虜，可得富貴，不失兵柄。王之仁甫從三賓，且欲殺先生等。

而卒從其弟王正中語，毅然對衆發其私致虜軍書，衆大譁，拉三賓跪階下，將殺之。三賓哀號，戶部郎萬泰更爲之請，乃許輸萬金，充餉贖罪。之仁率關內鎮兵至關外，黃斌卿亦遣率滄洲鎮兵至，張名振以石浦鎮兵至，慈谿縣知縣王玉藻、定海縣知縣朱懋華奉化縣知縣顧之俊、象山縣知縣姜圻，新授鄞縣知縣袁州佐，皆以兵餉來會。沈宸荃、馮元颺亦在籍起兵，聲勢愈壯。於是先生率諸將領奉牋請魯王監國，監國魯元年自此始。晉先生太僕寺少卿，分守瓜瀝，共謀進取。再晉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又晉右副都御史。十月，諸軍進戰屢捷，先生以平湖孤危，請由海道急趨援之，弗聽。時浙東西皆列城響應，舉朝漸騷，先生不願虛負官職，坐失機宜，又力拒內臣之兼制軍餉，內外遂交惡。先生致先生軍中四十日無餉可濟，且造言先生之有私於閩也。又晉兵部右侍郎，力辭不受，旋復自棄其軍，避入溫州。監國知其不可留，乃詔使往海上，同張名振、黃斌卿等共取道崇明，窺復南都，斌卿乃以舟迎先生入滄洲。又晉吏部尙書兼理戶部。先生辭，晉監國元年丙戌五月也。時江上列戍，無一肯渡江邀擊者，虜因飲馬得淺處，截流突擊，列戍驚潰，不過距先生辭晉官三旬耳。先生更航海入閩，請速發兵出關攻贛浙，不可退入廣東，未幾，閩中破虜，虜囊皇於汀洲。先生乃避難福清，輾轉文石海壇間，無所得食，跋涉山谷，足盡裂，遂祝髮衣緇衣，以免物色。嘗題壁云：一下猛想時，身世不知何處。數聲鐘磬裏，歸途還

在這邊。識者以爲別有懷抱也。始稍稍有從之問學者。二年丁亥六月。聞監國蹕次琅江。先生入覲。行在祇有熊汝霖及孫嘉績之子廷齡在側。餘則鄭彩周崔芝周瑞阮進等。先生請命建國伯鄭彩爲元帥。諸將受節制。務期事權統一。並令就各軍挑選敢死之士。懸重賞以示激厲。監國從之。三年戊子。監國次閩安鎮。先生請爲報皇發喪。訪求襄皇蹤迹。立史官以肅朝紀。監國再晉先生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時且海上維舟。先生日坐小舟。繫於駕舟之次。稟擬章奏。卽於其中。接見賓客。稟擬封進。牽舟別去。匡坐讀書。其所稟擬。亦惟上疏乞官部覆細事而已。鄭彩主其大者。監國亦不得過問。彩益驕橫。六月戊戌。先生卒。初。涂登華以福寧州降。鄭彩受之。然福寧危而後安。降由於劉中藻。故幕府立焉。彩反掠其地。先生答中藻書。每不直彩。彩聞之。恨甚。劉中藻官大學士。起兵福安。攻降福寧也。先生亦有書與登華。謂將軍獨不聞宋末年二王不在海上。文陸不在舟中乎。後世卒以正統歸之。而況不爲宋末者乎。今將軍死守孤城。以言乎忠義。則非其主也。以言乎保身。則非其策也。依鼎沸以稱安。巢危林而自得計之左矣。事在去年十月也。而是年正月元夕。彩竟因私恨。沉殺熊雨霖。故先生憤懣。又素有血疾。遂疾動而卒。自是行朝舊人。僅沈宸荃爲東閣大學士。吳鍾巒爲禮部尙書。劉沂春爲東閣大學士。孫延齡爲兵部侍郎。而南雷公明年七月亦辭去。先生卒年四十三。監國遣官致祭。贈太保。諡曰忠介。

所著有正氣堂集。越中兵南征集。亂後存者十之五。全謝山編次爲二十卷。又南雷公會進大統歷於
行朝。乃先生擬詔頒行。自魯監國三年戊子始。南雷公爲先生作傳。

先生沒後六年。姚職方翼明披緝瓊江。與南雷葉文忠公之孫俞寶進。屢乞遷於黃巖山會隆塔。塔埋先生。瘞埋後。隆琦亦
嗣祭在日本長崎。開山嗣法。今稱黃巖宗。又全謝山爲先生補撰神道碑。 關文誠

御史錢芥叟先生

先生諱肅圖。字肇一。別號芥叟。學者稱述曰先生。忠介公第四子也。諸生倡義初。授推官。累晉官監察
御史。魯監國六年。卽永歷五年。辛卯九月。虜陷潯州。被執不屈。同執者盡殺死。次及先生。虜官熟視良
久。忽釋之。家產籍抄。貧甚。嘗率諸兒出而覓親。故索食。每至江上。輒憐愴四顧。指當日列戍各軍所在
地。噉然大哭。杭州人吳農祥晚出。欲爲名高。移書謂先生以忠介公之弟。寧甘薇蕨。餓死事小。不當與
時流往還。先生以良友謝之。及農祥應詞科之辟。人多笑之。先生曰。士之出處各殊耳。其渾厚如此。有
子三人。濟泰澄恭。漸恭濟恭。乃先生五十九歲所生之長男。出爲忠介公後者也。所著曰東村集。先生

集題眉亦以東村南雷公在甬上先生歸自淮屬爲之序序有云嗟夫退山飄零鯨背與蜃戶鯉人共爭煙火十死之餘人世富貴福澤之氣煎銷淨盡而後甘苦鹹酸之味始出嗟夫退山詩旣工矣究竟何用不過與悲蟬啼螿爭鳴楓葉葦叢間蓋實境爾後濬恭編寫東村集又請全謝山序之濬恭兄弟皆南雷公門人

編修錢飲光先生

先生諱澄之字飲光原名秉鐙亦號田間桐城人諸生家極貧爲人慷慨有經世之志賣文授徒藉博升斗糈娶方氏極賢佐以纂緝使先生免於內顧而一意遠遊父母旣沒乃家白下崇禎十五年壬午八月鄉試場畢妻迎問君自度今年能必售否先生笑曰臣力竭矣問盎中米餘幾何曰可支十日先生屈指發榜之期曰但得至此日吾無憂矣已榜發不中舉家啼哭臥不能支蓋先生夫婦之困窮如此武塘錢吏部榘先生之同宗也招先生共學妻獨居白下適北都變聞先生急歸而妻已返桐城入問之曰天下大亂此地寧可居乎先是諸名士防亂揭先生與馬阮大鍼銜之次骨報皇承統大鍼以黨馬得在朝端亟修報復次第矯旨逮揭中人先生亡命武塘妻亦隨至道虜軍南犯所在兵起吏部

亦聚衆廬衢三吳志士多載挈帑依之無何兵潰聯舟泊震澤土寇竊發先生方他適賊焚震澤之舟劫掠子女吏部溺死賊上船妻抱幼女候先生莫達亦投水而死時弘光元年乙酉八月十七日也二子爲賊所掠長者逸去次子亦死明日先生得其妻屍於岸上視其衣皆鈞聯不可解其子曰此吾母舟中所爲也曰一旦遇兵卽赴水死毋令人剝衣露體耳並衣襟檢得絕句一首云女子生身薄命多隨夫飄蕩苦如何移舟到處驚兵火死作吳江一段波先生號哭殯諸普濟寺後十年乃克返葬於父母墓塋先生乃攜子逃其妻之子女三存者此子名法祖逃入閩中時唐王已爲臣下擁戴卽帝位改元隆武授先生推官二年八月上被虜害國亡先生避死山中與法祖相失已亦幾死賊者十數次迨至戊子始聞桂王卽帝位改元已爲永歷二年矣尊上爲紹宗襄皇帝又聞江西反正遂以四月出閩抵建昌而南昌又爲虜所圍更退至新城縣廣東信至乃於九月從間道結伴過嶺十月到行在覓得法祖先生喜過望外擬作客居而總憲袁彭年副憲劉湘客皆舊交也方行考選核資格以先生不及格屬吏部除膳部主事聞曹無事吟咏自娛永歷四年庚寅冬始蒙臨軒特典改授翰林院庶吉士出山陰嚴相國起恆門方候教習虜破南雄上亟移蹕是時倉猝聞變詔書旁午起恆趣召先生曰有十數勅在此子可分散同館各撰數道得如奉天詔書使諸藩鎮將士聞之皆感激泣下者爲善同館書

生且不識體例，俱不稱。先生無已，代爲屬筆，勉完十數勅，以呈相國。起恆大喜，以後凡有大詔令，悉送付先生起草。既抵梧州，金堡等下獄，先生謂起恆曰：「此輩素攻公者，公極力救之，方得大臣體。」起恆曰：「是請對於水殿，不得入。」復率諸臣伏沙灘求免刑，不允。攻五虎者，因指起恆爲虎黨，且側目於先生矣。起恆在上前，極稱先生有制誥才，復引推知考選例，請改編修管制誥。上問昨榜中爲推知者幾人，起恆曰：「僅錢某一人。」曾授推官，上領之，未幾，甫以職方見處之王化澄，請改中書吳霖管誥勅。先生上書中堂，引典制力爭之，乃止。吳霖因改科員，霖與先生素善，亦頗諒之。五月，高必正黨守素入覲，吳貞毓等遂欲藉兩勅以除君側之奸，意在殺五虎，逐起恆，專用化澄也。起恆聞之，先引病注籍，會高黨於戎政侍郎劉遠生同菴爲同鄉，召對之辰，過同菴舟中飯，湘客遠生弟客生也，與袁彭年特立聯舟強出，與見必正厲聲責之，而先生適至，聞兩勅在舟中急去，必正望見，知爲詞員，卽遣人邀入舟共話，必正固賊，甚明慧，善談吐，坐定，向同菴言起恆過惡，袖出掌科雷德復疏，參起恆二十四大罪，目爲嚴賊，時同菴讀與聽，聽訖變色曰：「此疏太過。」先生知其不喜，揭中稱賊也，因言舉朝人皆說此公不好，想應不是好人。先生問曰：「君見過幾人？」必正曰：「恐已見過一半。」沒一人說他好者。先生曰：「爲要說他不好，故來見君耳。」朝班人甚多，若某等不要說他不好，便不來見君矣。且說嚴相國不好者，祇爲救五虎也，因指

特立客生笑曰。此兩虎現在坐去。議此時五虎攻嚴相國。無所不至。若是別人趁此時下手報仇。亦不爲過。嚴相國不害他。反去救他。據君看起來。是好人乎。是不好人乎。必正悟曰。是也。及入對。悉如先生言。力陳起恆公忠無私。宜專委任。金堡等處分過當。又先生侍班對畢。上問廷臣。金堡爲君子。爲小人。先生退而具疏言。昨承上問。無有異議。爲小人對者。云云。且極陳不能遠戍狀。奉旨金堡與丁時魁俱減死。謫遠戍。而改金堡青浪衛。湘客蒙正發贖。徒追賊。仍留用起恆。既而先生大病請假。詔下改授編修。病益重。欲避療。堅乞堂假。因薄游桂林。八月。抵桂林。寓巖守之。施爲張同做別山。逸往其灘江草堂。又游龍隱洞。十月。泛舟至平樂。忽遇留守次子元鏞。來自吳中。先生更東行。聞上駕已南。又聞廣州陷。先生不得已。遂留滯梧州。始知九月虜陷桂林。大學士罷式部。兵部侍郎張國做。皆不屈。死之。之訊適劉遠生湘客隱跡。猛峒中。金堡先期爲僧。名性因。彼此相見。皆面談銷氛。徐乃得上在商。消息方擬開關奔赴。又聞嚴相國爲孫可望所挾持。投水死。乃止於梧州。有彭某爲耆梧道者。已降虜。因同鄉誼。資其行。先生因以度嶺歸至閩中。旋歸里。無所得食。而妻子法蘭從亡。又爲虜兵所殺。先生染檢暮年。眷言家國。乃脩然爲南北游。年七十七。尚客北都也。先生形貌偉岸。常思冒危難。以立功名。昔厲易於石齋忠烈公。旣老。重習之。著田間易學十二卷。初自爲。及入。故實。其。難。要。者。石齋之緒餘。後

乃兼求義理大旨其說不廢闕而以為陳搏先天圖及河洛二圖皆因是而生易舉因此而作圖書奇偶之數乃揲著之法非畫卦之法又蔡田間書學十二卷謂得自晉書欽和表裏心也考之三禮以詳其制作徵諸三傳以審其本末稽之爾雅以核其名物博之竹書紀年以王太紀以辨時代之異同與情事之疑信卽今輿地記以考古之闕遺而參以平生所經歷其書以小序首句爲主所採諸儒論說自注疏集傳外凡二十家持論精核於名物訓詁山川地理言之尤盡又著有莊屈合詁田間詩文集及所知錄歿年八十二方苞爲之表墓南宮公爲其墓撰制城方壙墓誌銘

南宮公曰桑海之交組事之毋離也公之同之或爲惜之日多非尋常以余所見車馬常錄皆知錄切於世庶幾與鄧光薦之填海錄可考信不誣所知錄三編城國徵先王之所謂也先大夫永州公曰所知錄以得自目擊或得諸章奏或得自同人日記及傳聞皆確實所借者常有二三年事南宮公永歷紀年頗繁用先來見此錄于會稽歸於一軌卽以王船山之賢而於五虎多怨辭至何事前風倒指相記真不知何說又知原田國先生以由陵外史薦拜都御史兼節度高一功李錦降二賊初謁時其照像先生叱之責三賊備至二賊皆然氣跪面受詔先生復責其久之何謂節陽事是也賦之於吳農祥曉明諸公傳并言得之統入宋史觀其高李二賊之跡乃在武勝非永勝也據此則何嘗歸陽城非出陰也先生亦未嘗副都御史全謝山會稽之副史也

給事中姜定庵先生

先生諱希輒，字定庵，鄞縣人。冥心於忠正公之學，曾參講席。忠正正命之後，證人書院虛其席者二十餘年。虜主中脰，禮教弗替，賢者援春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義漸漸連茹以昌文治。於是康熙六年丁未九月，南雷公與張奠夫及先生再啓講會，理師門之絕緒，欣四方之耳目。一時環聽如雲集。先生乃明禮部尙書逢元之孫，工部主事天樞之子，且爲華宗，顧護母老，又不能捨，既賓白馬，遂戴珠纓，入清官給事中，旋攝奉天府府尹，仍請假奉母家居。一以繼往開來爲己責。南雷公嘗館於其家，闡明正學，彼陶石梁之徒，多相詆毀，先生不之顧也。余御史縉以中州治行第一入朝，官山西道御史，當三藩未變以前，亟露章請撤三藩家口，而議復撫臣兵權，參揭越師橫暴之罪，皆先生主其謀。縉乃先生弟子，縉沒，先生請南雷公志其墓，南雷公又爲先生之母錢氏志墓。

呂晚村先生

先生諱留良，字用晦，別號晚村，原名光輪，生於其鄉南陽村東莊，故亦字莊生，初號東莊，又自署恥翁。

學者稱恥齋先生。與黃履農先生子錫爲中表兄弟。諸生尙氣節。惟性頗狷。虜覆南都。義軍盪起。浙河列戍之際。奔走規籌。精力彌殷。江上潰師。延命鯨背。而四明抗虜。聯絡尤苦。如義士孫爽等。皆先生死友也。虜官偵狀。露章名捕。眷念同人。半填牢戶。先生亦身命家敗。乃飾爲冬烘腐陋。寓三家村。授徒自給。僅僅頭面不掩。而仍還舊居。語溪梅花閣。世所稱水生草堂。是己戊戌己亥以後。南雷公已經十死之餘。於是於永歷十四年十月。再游崇德。十七年癸卯四月。至語溪。館於梅花閣。但一時吳孟舉暨其姪自牧。黃九煙。閩用卿。高且中。沈眉生。汪魏美。諸人。皆先後與之往還。南雷公兄弟亦引爲至友。先生既限於賦性之偏。復不肯緘默忍受。故雖周旋觴詠。而諸公漸自相疏。因又以南雷公負望彌高。或不欲爲之稍稍下。然南雷公終善與先生交也。先生身帶鐵傷。陰雨痛絕。其貧也。幾不舉火。南雷公必護惜之。先生耿耿於中者。憤懣獨甚。更於時變盲如。彼游俠輕妄之夫。一言闕座。輒爲之易移觀聽。立蹙公亦固狷者。厥性素近。先生於是頗疑南雷公之不已類者。至詆諆之。南雷公一笑而已。亦偶規之以明哲之道。錢牧齋之易簣。南雷公偕先生往視。初無睽離之見兆也。南雷公嘗館於姜定菴家。定菴舊友也。爲清奉天府尹。先生不善之。周元亮亦仕清官。至福建布政司使。先生尤不謂然。南雷公母老。家貧。志在館穀。定菴將薦之。櫟園家。教其子弟。櫟園元亮別號。名亮工。山陰人。早歲與林若撫。吳子遠。

道凝皆客南都詩社之友。子遠曾賦詩云：誰家得種三株樹，老我如登羣玉峯。後來出處殊途，櫟園雖書寄引此詩。南雷公淡漠視之耳。迨定菴言薦館席，南雷公尙未意許。先生聞而怫然，遂賦問燕五古一章以嘲南雷。先生旋復自悔，又賦詩云：倚壁蛛絲名士榻，荒碑宿草故人墳。名士榻者，南雷往來先生家，必下榻。因先生偏執，不敢再近，故云云。故人，則指高且中，謂其已死而無調協之友矣。先是祁氏澹生堂藏書出售，先生持吳孟舉三千金以往。南雷公亦以束脩之入參焉。交易畢，各載書歸。先生門人某中途破緘篋，竊南雷公所得衛湜禮記集說、王僭東都事略去。南雷公責之，門人竟反覆爲譖。致先生雖無事，亦皆以攻擊南雷公爲口實。進且攻擊王文成之學矣。先生之於南雷公也，其搆毀一自其門人。先生沒後，其門人寫法遺詩，尙架虛造事以誣南雷公。洩所積恨，世每爲先生太息云。禾中呂氏嚮爲望族。先生晚年靜住小齋，在林木中，有傳呼則擊磬。諸生有所稟問，則書小帖投進。早晚一出接晤諸生而已。子葆中，初名公忠，字無黨，官清翰林院編修。先生著書表章春秋大復仇之微義，而生平學術似顏山農一派。其門人曾靜本其師說，使其徒張熙往謁清公爵岳總督鍾琪，勸舉義旗反正。鍾琪奏之，世宗下巡撫等雜治獄具，并牽涉先生之門人嚴鴻逵等，詔駢戮之。子葆中亦被誅。家屬給旗戶爲奴婢。掘墓戮先生尸骨。其平日著述悉燒毀之，今僅存詩集八卷。

按唐有中國至聖祖時，文教大興，君子酌准春秋，夷狄近於中國，則中國之說，晉強冠以登朝，一姓不私，世運爲消，然其法網則日密矣。世宗益以嚴爲政，乃曾靜等不識時務，妄致顯戮，抑知夫先生之貽誅不滅也已。願可鼓遺民之氣，亦適張異族之威，然則待時而動，厥義彌長乎。南雷公詩云：『得到老來方可著，交從亂後不多人。』其識之遠，而爲先生發之歟。第先生苦節毅力，南雷公卒未忍連絕之。大凡讀書必先養氣，作事必先識幾，錢牧齋嘗贈先生，字曰留侯，且發揮所以名良之微意，始取圯橋授書老人而鍼愛先生之短也。歟。南雷公集有題寄友人詩，書來相訂讀書期，不是吾儕太好奇。三代之治真可復，七篇以外豈無爲。雖然鼠穴車輪輻，肯放高麗帽樣卑。一個乾坤方著腳，風風雨雨不能吹。友人，卽先生也。亦含有民心厭亂，清可爲政，待時自代，明哲守身意義。而先生集載有答太沖見寄次韻詩云：『且中實藥殊可怪，晦木教書亦太奇。』後世喜高士傳，吾徒隱痛壯夫爲。乾坤定向人才轉，文字豈隨年代卑。誰向高峯深海過，天風不斷紫雲吹。若謂人力勝天，若僅以寶藥教書博隱士之名，誠恐不爲後世原諒。且非涉險衝危，不足成丈夫已。顯然趣盤各異，又南雷公之水生草堂，及輔潛菴先生墓，鮑螺各詩，先生俱有同作，可知兩人交情，乃最契合者。嘗側聞之於先公，如晚村集，先生凡有涉及南雷公者，輒有評議評注，此固其門人所爲。南雷公集中，於先生者，則不著姓名，又因清代文字禁令，而主一公所諱言耳。要之南雷公終始愛其才，而悲其遇，忠告末由以進，偏執益走於榛蕪，尤爲無可如何也。全謝山曰：『先生欲求所以抗南雷者，乃講朱子之學，以罵陽明矣。』詞文識。

沈求如先生

先生諱國模。字求如。餘姚人。諸生少以明道爲己任。嘗從忠正公會講證人社。歸闢姚江書院。兩都云覆。適鄉居。聞忠正公正命。哭之痛已。而益勤講學。砥柱狂流。初與祁忠敏公相善。一日忠敏以御史出按江東。杖殺巨憝數人。會先生至。欣然以告。先生曰。虎子亦曾聞哀矜弗喜語乎。忠敏爲之肅然。後舉以告人。吾每慮因。必念求如。恐倉卒喜怒過當也。永歷十年丙申。沒。年八十二。

邵得魯先生

先生諱以貫。字得魯。餘姚人。諸生少與其兄以發齊名。當史子虛管霞標與先生講學時。間亦涉及禪理。輿論頗非之。惟先生言行敦潔。皎然不欺其心。而求如頗納忠告。先生亦甚助求如匡正之。歸然爲忠正公學說之金湯焉。虜渡江後。諸義士相率抗拒。旋亦失敗。先生因母老。不得以死許人。乃削髮爲僧。依雪竇山中妙高臺僧道巖。道巖故爲求如學會之鄞縣人。張廣文廷賓也。已而省母歸。居潭上園。石田公與之交善。至是來同居園中。夜半共讀謝皋亭遊錢而慕之。曰。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

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當使峯峯皆有吾二人，疑齒於是始遍走出山中。然山寒方不靖，所在多遷卒。二人冠服奇古，躑躅其間，頻遭詰難。顧自樂之。石田公嘗曰：得魯自甲申後，轉頰間無日不有淚痕。其稍開笑口，則遊山耳。未幾，石田公卒。先生子然無所向，自是亦若天地皆昏塞，遂投老四明山中。楊菴歿，著有迷塗集、錢牧齋序之。全謝山記先生事略。

應嗣寅先生

先生諱攜謙，字嗣寅，仁和人。諸生。學者稱潛齋先生。既遭國亡，絕志進取，奉母逃入山中，盡力著書。虜有中國，旁求賢俊，當事以博學弘儒薦，堅臥不起。至於書院志局之聘，皆謝絕之。鄉望日高，律已益嚴，貧窶不之顧也。清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始歿，年六十九。病革，手輯周忠毅公傳，未竟也。平生論性論太極，於程朱亦不盡同。而教人用功，必以窮理格物爲本，謹守朱子家法。學者宗之。其論易，謂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又謂伏羲之易乾在上，以天爲主，得之不得有命，非人之所能爲也。先天之事也。後天之易作於文王，離在上，以心爲主，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易凶爲吉，所以立命也。故所著周易集解，皆獨具心得之言。他若詩傳拾遺、春秋傳考、禮樂彙編、古樂書論、孟拾遺、學庸本義、孝經辨定、幼學

蒙養編朱子集要潛齋集凡十餘種。又撰教養全書四十一卷。性理大中二十八卷。立谿公聞其風。嘗曰。獨行君子也。

按當時如陶石梁之徒。多潰決而變爲禪學。又二三幟起者。更斤斤於程朱陸王之辨。背謂南雷公採羅門戶駢截。不知南雷公直承忠正公墜緒。慎獨爲宗。實踐爲主。昌明博大。貞一凝靜。必窮經乃可以經世。必擇友乃可以潛識。學無門戶。旨定一尊。未有捉襟視履之醜相也。應潛齋先生論性筭語。或又以抵悟程朱外之。陸桴亭先生。乃當時所指爲頭目以樹程朱之幟者。而黃門諸子亦相植重。不稍樹樊籬焉。如陳辛學先生。宦轍所及。亦嘗刻行桴亭遺書。潛齋先生。固南雷公兄弟之講學友也。道原共認。其要惟同。朱陸無畛域。可分。陽明格物與朱子九條中。辨楊中立差誤處亦近。偶從源頭上說。祇相得益彰耳。南雷公嘗曰。爲盜賊有對證。人不敢爲。若道學任人可誣。誰爲的證。然桴亭於南雷公。尙有所疑。且推致其疑於忠正。於文成。是其自蔽而一問未達也者。 副文識

姚敬恆先生

先生諱宏任。字敬恆。錢塘人。至孝。授徒養母。又設肆爲小商。絕跡衣冠中人。嘗受業於應潛齋先生。日誦大學。一言一行。服膺師說。遇事必歸於忠厚。潛齋不輕受人物。惟先生所餽遺。不辭。曰。吾知其非不

義中來也。潛齋歿，先生執喪如古師弟子禮。晚年非罪被繫，憲使慮囚入獄。先生方誦大學，聲朗意平，憲使異之，入其室，案上皆程朱書也，與之坐語，大驚，立釋之。然先生自喪母後，不復爲小商，一椽茅舍，晝粥度日，躬行聖學，不肯著書，立谿公不濫許人者，每以先生爲賢，因見於南雷公，談論忠正公爲學之旨，先生遂有轉變而造詣彌弘矣。

周唯一先生

先生諱齊會，字唯一，鄞縣人。學者稱囊雲先生。崇禎十六年癸未進士，除廣東順德縣知縣。邑中多盜，以爲此飢寒所致，古者社倉之法，意非不美，然而其利易盡，於是變社倉爲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可以久遠。又倣弓箭社之法，行於西北者行之東南，修飾僕區沈命之法，盜一發即得，攝香山縣。香山與黎人相望一海，土官欲渡海入葬，直指許之，先生不可，乃止。襄皇承統於閩中，總憲王期昇等有不便民者，先生即引病歸。旣而遞入剡源，盡去其髮而爲髮冢，曰：唯松有聲，可以無哭；惟雍有露，可以無淚；唯鳥石依依，可無弔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子出沒瀑聲虹影之間，軍持不借，時掛於萬仞叢林，遂欲以法付之一笑而已。海道王爾禴、天錫、臣虜日久，爲官亦甚。

禮賢士固與先生相識者。時虜有中國，亦漸近太平之運矣。求見先生使辭之曰：煙雲程途，朝不知暮宿何所。故人咫尺，舉目有山河之異，願相諒相勉而已。海上正朔，永歷二十五年辛亥三月歿，年六十九。先生寄身釋氏，一如李燮之爲備保，依齋之爲賣卜。曾賦詩云：愧不悉呼鬚髮去，猶留松下一孤身。我來仍喚松爲樹，未必松呼我是人。悲已。先生山林標致，一器之微，亦極工巧。嘗拾燒餘爲鏞，拂拭過於金石。又得懸崖奇木，製爲養和，坐臥其間，且爲雲樹記之。歿後，輾轉歸於李東門先生，而全謝山更爲之記。當其爲僧也，所居在小盤谷，築菴曰草瓢。時亦走訪其妻子，所作詩文，機鋒曳電，汪洋自恣，寓言十九，誠有不可羈勒者。而志吳太常墓，蓋藉齋太常，乃先生之師也。則拳拳於忠孝淵源，終身引憾，謂負師者，正其不肯負國也。絕不涉及一佛語。其集曰囊雲，毀於火。全謝山重定之，文二卷，詩二卷。李杲堂請南雷公志其墓，高槩菴序其集，東門則杲堂先生子也。

南雷公未與先生一面，而嘉其逃禪自超，以爲遺民中如先生，卓然在熊魚山方密之諸公上也。吳藉齋諱麟，字來玉，海鹽人。天啓二年壬戌進士，受業於劉忠正公。以太常殉節北都，報皇贈兵部右侍郎，諡忠節。嗣艾識。

吳孟舉先生

先生諱之振字孟舉。崇德人。與呂晚村高虞尊交誼甚密。南雷公癸卯四月至語溪館梅花閣。時與先生聯牀共絮。選宋詩鈔。適以石田公病革。亟歸。而先生獨藏其事。後又偕先生至常熟。視錢牧齋病榻。又聞祁氏曠園之書。亂後遷至化鹿寺。先生尙富於貲。南雷公勸以五千金收而有之。先生不從。旋亦自挈三千金。與南雷公所罄之薪資。偕呂晚村分取其書。先生則以之託南雷公。凡繙閱三晝夜。在書賈手載得十緡以出山。此永歷二十年丙午五月事也。至於稱李高氏書。則先生皆買入。馳告南雷公。詫爲奇福。南雷公在語溪三載。閱之殆徧。晚村貧苦。先生以其母意。贈之紬。且曰。此前朝時物。宜製先生衣也。且嘗偕南雷公謁輔潛菴。晚年北游。龔鼎孳已仕清爲尙書。甚要結之。先生自持益嚴。鼎孳令先生作書招晚村先生。力爲之說。得免羅致。晚村感若爲知己。歸杜門不再出。所著曰野航齋詩集。

曠園乃潛生堂園也。嗣艾識。

主事夏緩公先生

先生諱允彝。字彝仲。一字緩公。華亭人。通尙書。萬曆四十五年戊午舉人。崇禎十年丁丑進士。敕皇承統。授吏部考功司主事。虜軍旋覆南都。先生時寓松江。繼而松江亦陷。先生有所規畫。皆不就。因自避。

匿其兄強之出。乃潛赴池中死。陳臥子輓之以詩。有云。志在春秋真不媿。行成忠孝更何疑。魯王監國贈諡文忠。子完淳。字存古。扈從監國。官中書舍人。死節。先生著幸存錄。存古著續幸存錄。

幸存錄。南雷公編而辨之。曰。汰存錄。此錄乃其師齊人張廷登託先生名偽作。以攻東林者。而續幸存錄。亦廷登偽作。以欺人。先生父子相率正命。後此兩錄。乃遲遲而出世也。全謝山謂幸存錄有二本。其一且記阮大鍼語。曰。此啟門生錢謙益也。又謂續幸存錄亦絕譏詞。嗣艾讖。

侯朝宗先生

先生諱方域。字朝宗。商丘人。戶部尙書恂子。幼從宦北都。習知中朝事。而於君子小人門戶始終之故。尤熟悉。閹黨義兒阮大鍼。屏居南都。謀復用。務期有以結好於先生。而求自解。先生懷然拒之。且周仲馭。陳定生。顧子方及南雷公等。作南都防亂揭。大鍼恨之尤甚。一旦柄用。報皇又昏愚。乃與大鍼。或捕或逃。先生夜渡江。依鎮帥高傑。適虜破南都。免而歸里。生平豪邁不羈。有遠識。尙書之督師。援汴也。先生曰。大人受詔討賊。廟堂議論牽掣。願破文法。以賜劍首。誅一甲科。令守之。不應徵辦者。而督帥許定國。帥噪。當斬以徇軍。事辦成立。疾馳渡河。收中原士。寒團結之衆。以合左良玉於襄陽。約陝督孫公傅。

庭倚角並進。則汴圍不救自解矣。尙書叱曰。此跋扈也。趣遣歸。尙書既下獄。先生時在南都。左良玉將東下。討馬阮諸奸。舉朝震恐。當事請先生抵書。曉以大義。始尼左兵。故大鉞逮捕先生。反罪之曰。召左兵。良玉固尙書舊部。而救之不死者。黨獄未起時。先生與定生子方日。游歌院。南雷公使張爾公諷勸之。先生灑然服膺。終身以南雷公爲畏友。虜廷窺知先生家世爲華族。又密邇畿輔。且忻其才望。必欲得之以矜式國人。而親老門高。迄不可去。遂強應鄉試。中順治八年甲午榜副貢。太息曰。可免也夫。以吳宮詹偉業之再起也。先生致書。反覆黽勉出處之大義。宮詹一赴北都。卽堅臥以死。而先生之應試。固迫於勢。先生自是亦頽喪不堪。病亟。將其屬文。汲汲補綴。十日夜寫定。曰。壯悔堂集。歿年三十七。南雷公選其文入明文選內。或疑之。南雷公曰。姚孝錫嘗仕金。遺山終置之南冠之列。不以爲金人者。原其心耳。夫朝宗亦若是而已矣。

王征南先生

先生諱來威。字征南。鄞縣人。世居城東之車橋。先生又徙同慶。少時。隸盧海道若騰。海道較藝給糧。先生嘗兼數人。直指行部。先生七矢破的。補臨山把總。錢忠介公建義。以中軍統營事。屢立戰功。授都督。

僉事副總兵官事敗，猶與華兵部勾致海上，藥書往復，兵部正命，讎未得報。先生終首菜食，以明此志。識者哀之。先生罷事家居，慕其才藝者以爲貧，必易致，營將皆道感，而先生漠然不顧。鋤地擔糞，若不知己之所長，有易於求食者在也。一日過其故人，故人與營將同居，方延松江教師講習武藝，教師倨坐彈三弦，視先生麻巾縵袍，若無有。故人爲言，先生拳法最善，教師斜盼之曰：「若亦能此乎？」先生謝不敏。教師軒衣張眉曰：「亦可小試之乎？」先生固謝不敏。教師以其畏己也，強之愈力。先生不得已而應。教師被跌，請復之，再跌而流血破面。教師乃下拜，贄以二縑。先生未嘗讀書，然與士大夫談論，則蘊藉可喜，不見其粗人也。南雷公嘗與之入天童，僧山燄有臂力，四五人不能掣其手，稍近先生，則蹶然負痛。先生曰：「今人以內家無可眩曜，於是以外家攙入之，此學行當衰矣。」因許殺其源流，忽忽九載，先生以哭子死。年五十三。海上正朔永歷二十三年二月九日也。子二夢得，祖德葬於同巖。

南雷公曰：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於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謂內家者，以靜制動，犯者應手即仆，故別少林爲外家，蓋起於宋之張三峯，三峯爲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夜夢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餘，三峯之術百年以後，流傳於陝西，而王宗爲最著，溫州陳州同從王宗受之，以此教其鄉人，由是流傳於溫州，嘉靖間張松溪爲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葉繼美近泉爲之魁，由是流傳於四明，四明得近泉之術者，爲吳山、周雲泉、單思南、陳貞石、孫繼樓、許

各有授受。崑山傳李天目。徐岱岳天目。淳余波仲吳七郡。陳茂弘雲泉。傅虛紹岐真石。傅董扶與夏枝溪。繡樓傳柴元明。姚石門。僧耳。僧尼。而思南之傳。則爲王先生思南。從征日本。著績朝鮮。營歸館之戰。歸老於家。以其術教授。然精微所在。則亦深自祕惜。掩關而理。學者不得見也。先生從樓上穴板窺之。得梗槩。思南子不肯。思南自傷身後。莫之經紀。先生聞之。以銀卮數器奉爲美饋之資。思南感其請。始盡以不傳者傳之。先生爲人機警。得傳之後。絕不露圭角。非遇甚困。則不發。嘗出偵事。爲守兵所獲。反接廊柱。數十人轟飲守之。先生拾碎磁。偷割其縛。探懷中銀望空而擲。數十人方爭攫。先生遂免出。數十人追之。皆踏地。匍匐不能起。行數里。迷道。田間守望者。又以爲賊也。聚衆圍之。先生所向。衆無不受傷者。讖暮。獨行遇營兵七八人。挽之負重。先生苦辭。求免。不聽。先生至橋上。棄其負。營兵拔刀擬之。先生手格。而營兵自擲。仆地。鏗然刀墮。如是者數人。最後取其刀。投之井中。而營兵索綆出刀。先生之去遠矣。凡搏人。皆以其穴。死穴。擊穴。啞穴。一切如銅人圖法。有惡少年侮之者。爲先生所擊。其人數日不甦。踵門謝過。乃得如故。牧童竊學其法。以擊伴侶。立死。先生視之曰。此擊穴也。不久當甦。已而果然。先生任俠。嘗爲人報讎。然必激於不平而後一爲之也。有與先生久故者。致金以離其弟。先生毅然絕之曰。此以禽獸待我也。按南雷公平生善學法。如先生者。皆其至友。而主一公著有王征南傳後記。王征南傳。則南雷公自撰。後記在學箕初稿中。極言學法門徑。 詞文識

空白页

南雷學案卷七

及門

南雷公門弟子甚多。今得而舉之者。以南雷公筆錄爲底本。不過六十餘人。而晚年之歆慕來附。且邈無所表見者。不與焉。其尤著者。則鄭禹梅。萬季野兄弟。陳環村。董在中兄弟。仇滄柱。查初白。陳言揚。許酉山。顧景范。閻百詩數人。高者上窺道原。博者專徹一學。類皆氣節之士。歷絕續以輔貞元。而闡發姚江之正傳者。一主誠意。先以六經。既無敢巧。被道學門面亦無敢脂韋。取容於當世。噫。澤流遠矣。錄爲及門。

鄭禹梅先生

先生諱梁。字禹梅。慈谿人。曾知高州。故世稱之鄭高州。海上正朔。永歷二十一年。卽清康熙六年。丁未。

五月始奉其父秦川先生命來謁南雷公。南雷公授之以蕺山先生學言。聖學宗要諸書。并誨以因文見道。先生既領旨趣。欣然而退。彷彿陳師道初見文節公。盡棄所學而學之。謂爲見黃之年事。而年又皆三十一。遂亦取生平文稿。盡焚之。是年以後之稿。曰見黃稿。且建室而榜之。曰見黃堂。翌年。南雷公年五十九矣。桑海之餘。孤陽初見。三月往鄞。與諸弟子大會於廣德橋。又會於延慶寺。時主證人書院。講習絕學。又從忠正公之家孫茂林家。借取遺書。乃益明其心傳。更用證人兩字。名甬上講經會。臨席輒曰。學問必以六經爲根柢。游腹空談。終無撈摸。四月。先生再以古文進謁。時南雷公已歸竹橋。先生踵往侍居。凡數月。八年己酉八月。南雷公六十壽日。先生及萬貞一先生擬文相贈。南雷公力辭。師弟之間。情款愈深。切十一年壬子二月。南雷公在郡城續鈔堂。先生又隨其父秦川先生往謁。南雷公謂先生之文日進。彌加激賞。二十七年癸丑。先生登進士第。官廣東高州知州。有惠政。旋因秦川先生年老。遂告終。喪歸。益恪事南雷公。十五年丙辰六月八日。南雷公元配葉夫人歿。南雷公卽命主一公往請先生撰墓誌銘。當先生自高州歸也。適南雷公自訂其文爲南雷文案。付先生作序。先生在官。南雷公歲時每與之函札論學。並訪問秦川先生不輟。秦川先生固南雷公老友。二十年辛酉九月。年已七十。先生尙伏處本邑。爲諸生。邑人張之以壽筵。南雷公偕劉仁規赴賀。且筵書壽序贈之。先生乃更榜其

見黃堂爲黃過草堂彙錄文稿以進。南雷公欣序之曰：吾友鄭禹梅深於經術而取材於諸子百家仁義之言，質而不枯，博而不雜，如水之舒爲淪漣，折爲波濤，皆有自然之妙。其於震川，有不期合而合者矣。其推許也如此。秦川先生年極高，先生在高州僅二年歸。南雷公之年亦八十一，復將自訂南雷文約付先生，曰：此四卷皆有用之文字，而國之大事繫之焉。汝其謹藏。翌年北地賈若本子醇庵刻行。南雷公明儒學案，南雷公呻吟病榻，口授序文，命主一公錄之以給賈氏。先生旋見其刻行，本多有顛易處，懼甚，亟取原稿藏之待刻。又三年乙亥，南雷公歿，先生哭之哀。南雷公遺命先生爲作志銘，凡四方學者或欲訪求南雷之學，竟麇然集於鶴浦。所謂仲尼既歿，道在曾參耳。先生晚年右體不仁，以左手握筆寫字，跌宕文史，興不稍衰。五十二年歿，年七十七。篤守師說，能見其大。昌女子不應爲男子束縛，供給之說，著寒村詩文集三十四卷。其家藏書富，有子性善，承其學世，亦稱爲寒村先生。

鄭先生首啟女權之漸，南雷公申言民權，師友高識，實絕天下矣。 嗣文識

寒村先生關於學術語

學之不明久矣。朱紫陽晚年中，和諸說洞澈本原，而時文俗學，直以其割裂支離者爲宗旨。王新

建奮然起而廓清之。聖學自此大明。而其弊也無善無惡。純任自然。高者既流於佛老。而下者至不修其行檢。同學論學要語序

天下之患莫大乎士皆忘己而徇人。忘己而徇人者。置吾所自有之心。而惘惘焉依傍他人以爲得。甚至視人顏色。隨人憂喜。而閤然媚世之態。幾於不堪自問。此今天下之學術皆然矣。厲孝野

詩稿序

儒者之爲政。必由惻焉不忍之心行之。而後可以保民而無難。世風不古。吏治日非。民所望於守令者。非必與之也。弗取焉可矣。非必弗取也。取之弗貪。弗酷焉可矣。今之爲吏者。無復有不忍之心。而又輒語曰。吾有是心。而阻於時勢。不能行。夫謂人心無不忍者。非也。謂有是心。而阻於時勢者。亦非也。心之所發。必無不能行之理。而時勢所以得阻我者。大率自私之一念未去耳。選望霞

閣詩序

思之位。微之存乎不覩不聞之頃。而顯之極乎酬酢萬變之際。細之在乎步履周旋之末。而大之通乎天地民物之廣。而究之。無微無顯。無細無大。而無一而非思之所至。自思之位不明。而遂外而向人分者。既泛濫而無所得。搜裏而墜鬼窟者。復恍惚而難憑。甚且託於無思之旨。隨起隨滅。

純任自然而卒流於無忌憚之小人。於是先簡不得已而囂子夏近思之說。然仁者吾本體也。識仁識吾本體也。乃以其說爲高遠而棄之不錄。則或不能卽思以得近。而徒拘近以爲思。毫釐之差。將其學亦終爲俗學而已爾。其人亦終爲庸人而已爾。今就古聖人之思之可知者言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溝中。而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嗟乎。古聖人之思之遠也如此。而可漫言近乎。近思字說

嗟乎。道之難言也。一孔顏樂處耳。一旦以爲有得者。乍見本體。遽言自然。其弊也。小人而無忌憚。直爲今日之狂禪。而積漸以爲有得者。返觀內照。自謂惺惺。其弊也。物來卽亂。念動卽差。反來釋氏死灰槁木之譏。毫釐之差。致千里之謬。贈張道夫序

自世之惡寒而趨炎熱。惡村而羨朝市也。約不可久。變不可長。而仁之種子絕矣。寒村記

稟氣於父。成形於母。而爲人。人之氣虛而有覺者。是即乾之健也。所謂良知也。人之形實而有爲者。是卽坤之厚也。所謂良能也。天地無雜氣之理。人身無雜性之性。形爲父母所生。性亦父母所生也。斷無未生以前有所自來之說。孫母某孺人六十壽序

嗚呼。天下皆危。豈有一室獨安之理乎。易安齋銘

許侯之學。頗似永康。而以天爲宗。大旨謂學始於告天。中於合天。終於達天。余奉子劉子之教。以爲天人合一。天者不過萬物之總名。非必蒼蒼之上。別有一帝焉。與人酬酢。而許侯不以爲然。

代南雷贈海寧許邑侯詩序

許西山受業於南雷公。南雷公每謙下而友視之。茲仍列及門有傳。嗣文識

男女皆人也。自先王制爲內外之別。於是一切修身正心誠意以及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務。皆以責之男子。而於婦人無與焉。一若人生不幸而爲女。則凡人世之所可爲者。皆不得爲。幾視同玩物。女子亦自甘之。稍聰穎者。遂以略嫻文墨爲奇。而幹濟者。且羣詫反常。此固天地間不平之甚者也。翠友張氏詩稿序

陳怡庭先生

先生諱錫嘏。字介眉。號怡庭。鄞縣人。父伯美先生。南雷公之友也。先生生有異秉。方入小學。讀孟子至百里奚不諫。輒作論非之。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家貧。以授徒爲業。明旣亡。至清聖祖康熙十四年乙

卯。顧海外正朔猶奉永歷。而其禮教政刑不改國俗。舊家子弟稍稍出矣。先生鄉試舉浙江榜第一名。明年登進士第。授庶吉士。兩考館元。文籍藉甚。命纂修皇輿表鑑古集覽二書。而皇輿表總裁。且專任之。書成。召對。眷遇頗隆。康熙十八年己未。會試同考官。時伯美先生年七十。遂告假省親。先是甬上有講經之會。先生與陳亦衷等數十人。盡發郡中經學書籍。穿求崖穴。冀平一閱。自先生出而諸子亦散。至是南中多志行之士。由斯會砥礪之耳。里居五年。竟膺末疾。不能出戶。又三年卒。先生從事於格物致知之學。於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不敢放過。苟一事一物精神之不到。則此心危殆。不能自安。凡先生之所以病。病之所以不起者。雖其天性亦其爲學有以致之也。夫格物者。格其皆備之物。則沓來之物。不足以掩。湛定之知。而百官萬務。行所無事。若待夫物來而後格之。一物有一物之理。未免於安排思索。物理吾心。終判爲二。故陽明學之而致病。先生學之而致死。皆爲格物之說所誤也。雖然。顏苦孔之卓。絕脈而傷生。博士弟子郭路。夜定五經章句。精思不任。死於燭下。眞學問人。固不惜生死而徇之耳。先生事親孝。待友摯。信道篤。謀國忠。南雷公與之往來。幾三十年。講會切磋。甘於北面。南雷公呼之爲畏友。明儒學案成。先生以爲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音十二律。截然不亂者。考之中聲也。於是乎南雷先生之功。在道統也大。往往稱許不已。蓋南雷公承忠正公之學。繼絕存亡。歸然獨詣。而亦賴有

先生爲之轉手，著有兼山堂集子汝咸。

陳悔廬先生

先生諱汝咸，字莘學，別號悔廬。幼隨其父怡庭先生講學於證人社，心領神悟，多所自得。南雷公嘗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沈也。先生和平端慤，星緯律歷之學無所不究，而尤得力於慎獨之旨。驗其功於修己治人之間，然終不敢以道學之名自居也。康熙二十年辛未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座主安溪李相國光地，方以講學招來後進，同年生江陰楊尙書名時最先服膺，招先生同往。先生曰：南雷先生之教人，頗泛濫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以集其成，而其究歸於蕺山先生慎獨之旨。乍聽之似駁難，而其實也未嘗不醇。相國步趨朱子，其言粹矣，然未知其躬行者何也。江陰爲之瞿然。出知福建漳浦縣，先生詰奸，息訟，編戶畝，定鹽法，計擒盜魁，毀絕淫祀，表章石齋先生之學，更修銅山朱子祠。及在雲霄者，梓莆田鄭奚仲先生所著易輯，刻石齋遺書，舉凡故國忠義，或崇祀，或修葺其墓，致漳浦一變而雍容有鄒魯之風。知漳浦六年，督撫交章薦舉，而安溪以其不己阿附，潛尼之。旋調南靖，治成一如漳浦。久之乃內召爲刑部福建司主事，尋遷廣西道御史，巡視西城，逐白蓮教之在道觀者，更

條陳時政海防奏之。聖祖喜納。命往金州衛鐵山之城隍島招降海賊。又命至湖廣祭告虞帝諸陵。兼
賚駐防兵士。返擢鴻臚寺卿。翌年。晉副大理。而陝甘荒告。又命先生西行。撫慰飢民。甫抵固原。疾甚。凡
五日沒。聖祖方欲用先生爲甘撫。追卹予蔭。常先生謝安溪之學也。或疑其以師傳之異。及其梓常湖
陸稼書先生隴其所著書。常湖亦與南雷公有異同者。世之人乃知先生之不爲墨守也。著有心齋集。

萬充宗先生

先生諱斯大。字充宗。鄞縣人。萬戶部之子。性剛毅。嗜義若飢渴。少有盛名。李杲堂先生嘗言。說經無雙。
名擅八龍。昔有慈明。今有充宗。其推服者至矣。生逢喪亂。不事科舉業。湛思諸經。以爲非盡通諸經。不
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不能通諸經。非以經釋經。亦無由悟傳注之失。於是融會考證。奉正朔以批
闕。閏百注。遂無墜城。舉諸家聚訟。條分而縷析之。劃如也。尤精春秋三禮。排纂說禮之言。較衛正叔滉
爲尤博。正叔無所折衷。先生則批卻導。言之了了。嘗先生未著春秋輯傳以前。南雷公嘗欲推廣房
審權曾稜衛滉諸君之說。大修羣經。而首從事於春秋。先令諸弟子蒼萃大略。輯爲叢目。祇篇首春王
正月一條。草卷至五大册。猶未定。南雷公笑曰。得勿爲秦延君之說尙書乎。度難以成編。先生不以爲

然退而獨任其事。取其重複者去之。繁蕪者刪之。分別其門戶。芋區而瓜疇。輯成二百四十卷。一夕爲大火所燼。其纂禮記解爲書三百卷。其別出者曰學禮二疑二卷。周官辨非二卷。儀禮商二卷。禮記偶箋二卷。南雷公皆序而行之。復重輯春秋。而令嗣子經輯其自得之言。爲學春秋隨筆四卷。行世。時先生已病。猶矻矻不倦。至昭公而絕筆。方易簀。顧左右而言曰。吾魂魄不了。季武子立後一事。猶彷彿與劉原父諸人權衡目前也。其覃精有如此者。浙東經術。自深寧先生東發公後。明初黃南山楊鏡川兩先生。能承其緒。其後寢衰矣。得南雷公及先生而一振。其辨正商周改月改時。及兄弟同昭穆。皆極確當。至於葬張尙書。燠言於南屏。料理陸先生符兩世未葬之喪。擊碎逆黨張縉彥神主。其豪俠之風。勃如焉。所著丁災陽甲草二卷。萬氏家譜十卷。鄭禹梅爲跛翁傳。南雷公志墓。

萬澹菴先生

先生諱斯年。字澹菴。充宗先生之兄。少爲錢忠介公肅樂所深契。雖避亂。必載書而行。晝則偕老農雜作。夜則擁書集子弟講習。成就者多。兄斯選篤於躬行。先生事之如嚴師。先生論學。嘗言宋儒自游楊後。雖朱陸大賢。不免夾染二氏。至明儒尤甚。其於諸儒書。彈駁疵類。至數十萬言。南雷公以爲吳康齋

之流而秉承父志力護劉忠正公遺言爲證人之子城所著有白雲集。

萬公擇先生

先生諱斯選字公擇澹菴之兄服膺慎獨之教躬行實踐關佛最力至著說數萬言。

萬正符先生

先生諱斯禎字正符邃於易理授其說數十萬言於其從子經先生乃充宗澹菴之兄也。

萬允誠先生

先生諱斯備字允誠澹菴諸先生之弟李杲堂之壻著有深省堂集。

萬石園先生

先生諱斯同字季野學者稱石園先生八歲在客座中背誦揚子法言終篇不遺一字願跡弛不馴戶

部閉之空室中。先生竊取架上。有明史料數十冊。讀之甚喜。數日而畢。又見有經學諸書。皆盡之。既出。因時時隨諸兄後。聽其議論。一日。兄斯年家課。先生欲預焉。兄笑曰。汝何知。先生曰。觀諸兄所造。亦易與耳。兄驟聞而駭之。曰。然則吾將試汝。因雜出經義目試之。汗漫千言。俄頃而就。兄驚喜。持告戶部曰。幾失吾弟。戶部亦愕然曰。幾失吾子。是日始爲之新衣履。送入塾。讀書。逾年。遣請業於南雷公。遂爲高坐弟子。先生讀書。五行並下。如決海堤。然嘗守先儒之戒。以爲無益之書。不必觀。無益之文。不必爲也。故於書無所不讀。而識其大者。康熙十七年戊午三月。詔徵博學宏儒。掌院學士葉方藹以南雷公姓名奏薦。浙江巡道許鴻勳以先生姓名奏薦。南雷公使弟子陳怡庭代爲力辭。得免。十八年己未。開局。修明史。監修明史總裁徐元文。華方藹。奏徵南雷公門人等同修。於是徵先生。先生初不欲往。李杲堂亦勸其力辭。而請之南雷公。南雷公曰。一代是非。能定自吾輩之手。勿使淆亂。白衣從事。亦所以報故國也。乃行。南雷公贈之以詩。有云。管村彩筆掛晴霓。季野觀書決海隄。冊載繩牀穿卓帽。一篷長水泊藍溪。猗蘭幽谷真難閉。人物京師誰與齊。不放河汾聲價倒。太平有策莫輕題。又史局新開上苑中。一時名士走空同。是非難下神宗後。底本誰收烈廟終。此世文章推蔡女。定知忠義及韓通。燕君寄語書成日。糾纆須防在下風。時其從子言隨去。當時新例。史局中徵士。待以七品。稱翰林院纂修官。將授其

例以授之。先生請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總裁許之。十九年庚申，詔浙江總督李之芳巡撫李本晟，以禮敦請南雷公來都修史。南雷公年七十一歲，懇督撫代以老病疏辭。已又奉特旨。凡所論著，及所見聞，有資明史者，著鈔錄來京，宣付史館。藩司乃招請主一公入署，校勘寫進。從此史局大案，總裁皆必咨問南雷公。旋又聘主一公入史局，而先生在郡，手定明史館五百卷。所有史稿諸纂修官，必先送交先生覆審。雖其後不盡仍先生之舊，而要其底本，足以自爲一書。且南雷公亦輯明史稿二百四十四卷，致之總裁焉。先生又應徐侍郎乾學之請，纂讀禮通考一書，以其餘爲喪禮辨疑四卷。廟制折衷二卷。徐侍郎因更請先生編成五禮之書一百卷。南雷公之學，乃大行於王公貴人間。而以上客待先生，共事講肄。其所授師說，皆呼之曰萬先生。先生與人往來，其自署，惟曰布衣萬斯同。風節清峻，不肯詭隨。至交友接物，一出之和平大雅。其拒某督師隱飾其戚之請，棄運逃死之某後人賂列死事之請，以及營救錢忠介公嗣子之困乏，贖歸馮侍郎京第之籍沒親屬，不遺餘力。蓋恪守南雷公慎獨實踐之教也。其史學，每貴於旁搜博采，一以實錄爲指歸。譚實錄直載其事與言，而無所增飾者，因世考事，要言察行，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至其事之或有所由起，而其流或有所激而成，固非他人著述不能完具也。凡以他人著述，證實錄之疏略，亦卽可以實錄裁他人著述之誣濫，如吾之所輯，務

在乎約以義法而經緯其文耳。此乃四明萬氏史學之獨見者。又嘗勉桐城方苞曰：子於古文，信有得矣。然願子勿溺也。唐宋諸家，惟韓愈氏於道粗有明餘，則徒資學者以愛玩而已。非果有益於世也。方苞乃輟古文之學，壹志窮經自此始。後全謝山入都，方苞謂之曰：萬先生真古人。予所見前輩，諄諄教人爲有用之學者，惟萬先生耳。先生所著有補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會考四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二卷，庚申君遺事一卷，河源考四卷，儒林宗派八卷，石鼓文考四卷，文集八卷，多散佚不存。又因南雷公欲重修宋史，著宋史叢目補遺三卷。

按先生宋季忠義錄，南宋六陵遺事，庚申君遺事三書，皆備南雷公重修宋史採集之用者。惜南雷公有志未就也。又先生入局修史，曾乞假歸視，故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南雷公贈其北上詩云：三疊湖頭入帝畿，十年烏背日光飛。四方聲價歸明水，一代賢奸託布衣。良夜劇談紅燭跋，名園曉色牡丹旂。不知後會嗟何日，老淚縱橫未肯稀。後六年，南雷公逝。 闕文獻

萬貞一先生

先生諱言，字貞一，又號管村，石園先生之從子。幼從諸父聽講，證人社，號爲精博，能古文。康熙六年丁未，自南潯以古文求正於南雷公。南雷公深契之，謂其能撫震川之古淡，而加以剡源之色澤。石園亦

云使吾有爾筆班馬不難到矣。康熙十八年己未，以副貢召修明史，授翰林院纂修官，秩七品，旋改授編修。在苒十年，願一時同召者，皆借途以去，而先生獨任其勞。成崇禎長編百餘卷，列傳若干卷，短檠木榻，晨炊欲絕，乃出爲五河縣知縣。初，修史執筆甚嚴，有權貴，其先則逆奄乾兒，恐不爲隱匿，陰賄矚之。先生不可，銜甚，且跡而陷之，論死，尋得免。所著曰管城集。南雷公會序其在史館時所作詩，每稱其經術博覽強記，未嘗刻意繕性。字櫛句比，以詩人自命。又言自請外補，斗大一城，鵠面蒼生，早蝗子遺，無循委曲，繼之涕泣。三十二年癸酉，南雷公年八十四歲，尙寄先生五古五百字，蓋其所期許者深焉。有子承勳。

查初白先生

先生諱慎行，字悔餘，別號初白，原名嗣璉，字夏重，一字查田，海寧人。父逸遠，先生受業於南雷公之門，經術湛深，精於易，而以詩名，與朱竹垞、湯西厓並爲浙之三家。爲諸生，載筆給食，游徧兩戒，故其詩也富而奇。舉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鄉試，張相國玉書、李相國光地交薦之。四十一年壬午，召值南書房，翌年成進士。甫四月，特授編修。比歲，扈駕西巡，舉凡幽阻之區，甌脫之境，爲詩人自古所未歷者，盪胸臆

目悉於五七言發之。每奏一篇。聖祖輒稱善。嘗侍南海子捕魚。先生詩有笠檐篸袂半生夢。臣本烟波一釣徒句。詞意稱旨。忽內侍宣召。煙波釣徒查翰林以別他同姓者。乃玉堂佳話也。惟在南書房。岸然冷然。不肯詭隨。忌者思有以去之。適因武英殿書局需人。薦充校勘官。聖祖命書成。仍侍直在局。二年而竣。再入直。不數月。忽有旨。免侍直歸院。遂以病乞假院。長強留之。遷延一年。先生請之甚。乃歸。當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先生歸自黔中。謁南雷公。以棕竹杖爲壽。南雷公年七十三歲矣。酬先生詩水西棕竹杖。將送自門生。猶帶蠻烟色。來親錦瑟聲。獨尋無界路。不問世間程。老去時防塚。誰言撒手行。先生歿。年七十八。子三。克建。克承。克念。克建有子曰岐昌。而克建舉人。官陝西鳳翔府知府。早歿。岐昌請於錢侍郎陳羣。王侍郎昶。盧運使見曾。始得資葬。先生著有蘇文忠公詩注五十二卷。周易玩辭集解十卷。經史正譌。江南道志。又敬業堂集五十卷。

查初白先生關於易說

河圖之數。聖人非因之以作易。乃因之以用著。自漢唐以下。未有列於經之前者。

洛書出於讖緯。而附以朱子亦用河圖生著之證。

橫圖圓圖方圖有順逆加增奇偶相錯之理寓乎其中

變卦爲朱子之易非孔子之易

天根月窟諸家之說可採取者凡六而老氏性命雙修之學無關易理

八卦相錯相錯是對待不易流行相錯祇八卦非六十四卦相錯

辟卦說有二一論十二月自然之序一論陰陽升降不外乾坤

中爻以孔穎達用二五者爲是

何言乎中爻互體蓋正體則二五居中互體則三四居中三四之中由變而成

竇八卦者說卦取象也不

陳環村先生

先生諱葵獻字赤衷一字環村鄞縣人諸生力學入天井山與黃節名僧相處有年靜中領悟春然冰釋歸而反求之六經於是近理亂真之說始不足以惑之故其論學諸書洞蕩胸臆如解連環之結焉
康熙十九年庚申以貢士入都廷試時相好賢遂以淵儒碩學待之令其子弟稟學焉然孤立特行坐

致蹭蹬。遂於康熙二十六年丁卯四月。歿於都。南雷公弔之以詩曰。詎奈今來兩月間。連聞好友喪黃泉。明山藥酒雲迷路。燕水銘旌月滿船。經術久荒講舍草。人才正值柏梁年。如何一一遭摧折。翹首無情欲問天。又甬東經學近知聞。手捧銅槃賴有君。古鏡霜寒邪魅曉。布帆潮打竹橋曛。門嘗會友奇文賞。天不容才元氣分。八載音塵時惻惻。那堪竟作未歸雲。先生曾聚同志爲經會。自居都講。每講一經。必徧搜郡中藏書之家。先儒註說數十種。參伍而觀。以自然的當不可移易者爲主。而又積思自悟。發先儒之所未發者。嘗十之二三焉。更端之際。一堂數十人所傾耳注目者。必先先生也。斯時先生初未嘗以古文自命。然其筆授之章。論學之書。容容典雅。辭氣和平。無訓詁鉅釘之習。南雷公曰。真古文也。應酬中豈有古文哉。康熙十八年七月。先生與南雷公同寓吳山。至廣化寺。尋六一泉故址。拜忠端公神位。又偕往南屏謁張蒼水尙書墓。先生頗識形家術。謂三百年後。此公香火當不減。鵬舉節閣二公。徘徊久之。又登大觀臺觀潮。飲唐殿宣書舍。共尋南宋人題壁。徐霜皋主一公從南雷公於蒼水墓詩。草荒樹密路三叉。下馬來尋日色斜。頑石嗚呼都作字。冬青樵悴未開花。夜臺不敢留真姓。萍梗還來醉晚鴉。牡礪灘頭當日客。茫然隔世數年華。又於唐殿宣書舍。共尋南宋人題壁詩。其訪名園日欲沉。四圍花木鎖秋聲。亭臺著處江山穩。風景收來吳越森。其賞固然高士願。來賢何況主人心。舉頭盡是開

荒句不用奚囊別地尋。時殿宜且留南雷公及先生等下榻於此也。又因東坡題壁有江山雖有餘亭榭，著難穩句。故云。先生性剛直，講會之初開也，有舌掉口張而雌黃之者，先生揜拳欲擊之，其人惶恐引去。又有以格物說自誇獨得者，先生實宗鉤極，亦折服而去。若其耿耿不能下膺者，所謂佐王之學，究不得一試焉。歿後，南雷公志其墓銘，有曰：歲晚風寒，版築無夢，赤梢鯉魚，納之齋甕，蓋哀之也深已。著有詩文偶刻。

董在中先生

先生諱允瑄，字在中，鄞縣人。父天鑑先生，諱德僊，以舉人扈從魯監國，授職方主事。先生生而卓犖，讀書迎解，下筆如神。兄弟間自爲師友，一時譽董氏多才子。先生之文學南豐，詩學東坡，久之盡攝擄去，而徧取諸儒語錄讀之，惟會心於傳習錄，謂陽明之學直捷了當，易達於人心，以求學術之要。世因其非箋注舊本，有信有不信。先生心通臆暢，不以悠悠之口而奪之也。康熙八年己酉，登進士第，得盡交天下士。葉學士方藹許其文字，嗟賞以管葛事業，并贈詩，有驚問師者誰，答言是黃君句。葉學士之景仰南雷公，且自先生也。天鑑先生砥節丘園，糲粥不繼，而先生悅親陳力，供其豐儉，通籍僅十年，歿於

保定道署有子三元泰元觀

南雷公曰：葉劄庵贈在中詩，有董子家東海，獻賦來帝關，視我頌一簞，浩浩三峽奔，所言雖甚夥，仁義實本根，進止更可觀，笑語飄春溫，都雅周容刀，貴重善與琛，驚問師者誰，答言是黃君，故劄庵之知予，由在中也，會舉博學弘儒，劄庵以予之姓，名啟於朝，予空山變鹿，不辭世用，庶幾同學之士，共起講堂，以贊右文之治，願未幾而在中死矣，是可哀也。 嗣艾識

董吳仲先生

先生諱允璘，字吳仲，天鑑先生之季子也。弱冠而知名，其學從陽明入手，已讀忠正公學言，句磨字拆，辨其同異，作劉子管疑，寄南雷公，大意主陽明教法四句，以忠正公駁辨意已發之說，與陽明有善有惡意之動，不能相合，南雷公因謂先師之意，即陽明之良知，先師之誠意，即陽明之致良知，陽明不曰良知是未發之中乎，又何疑於先師之言意非已發乎，中庸言致中和，考亭以存養爲致，中省察爲致，知故中和兼致，王龍谿從日用倫物之應感，以致其明，歐陽南野以感應變化爲良知，是致和不是致中，聶雙江羅念菴之歸寂守靜，是致中而不致和，則皆以意者心之所發一言爲宗，致中者以意爲不足憑而越過乎意，致和者以動爲意之本然而徑逐乎意，中和兼致者，未免攔截於意，分動靜爲兩截。

使早知意屬未發，則操功只有一意前後內外渾然一體也。先生得南雷公言，膠解凍釋，自署戴山學者，爲人磊落，不屈折，敢於任事。郡邑利害是非，論議憤發，當事聽之奪色。就館象山，力舉社倉法行之。遇贅情鄙行之徒，性不能耐，便戟手而罵。由是爲流俗所嫉，其與人交，急難窘助，嘗以貧賤徇人，蓋非齷齪關茸，自附於道學者也。臥病半年，臨終，自書豪傑之才，道人之質，自負甚侈。斯人斯疾，命也。如何！必歎息。康熙十年辛亥六月初十日，歿。妻周氏，子一元謨。

南雷公曰：吳仲之大父諱麟圭，萬曆三十七年己酉鄉薦第二，官保定府同知。先忠端公之友也。

董二嘉先生

先生諱允珂，字二嘉，天鑑先生第二子，諸生。

董岳堂先生

先生諱道權，字巽子，號岳堂，鄞縣人。次公戶部之子。戶部乃心故國，失職家居，四方之至甬上者，必以戶部爲歸。笑談文識，一如昔日。先生孜孜克勤子職，杯醬爵酒，樹鮮粒，皆其所心營手治。繼而戶部

伏枕三年。茶鑿藥裹。未嘗失節。母陳安人。生長華族。不耐寒苦。先生當喪亂之交。北堂萱草。春暉宛然。皆其至性也。世每稱爲孝子。先生嗜爲詩。排比妥貼。不尙險怪。勝語時來。以之寫情。固多悽淚。以之答贈。亦復豐饒。有明弘治以後詩準。盛唐流於剽竊。公安解縛而失法。竟陵深而迷路。前人湛然之濶。灑今不難以丸泥改色。事起風波。先生交游當世。唱和雜揉。能使彼我之懷。通於一致。其在甬上諸子。詞致翩翩。指爲眉目者。唯臬堂及先生而已。先生莊諧兼作。有所謂忘公者。初亦明代遺民。號木陳師。北游。賜紫歸。欲造御書樓。先生諧之云。一自雲飄去北游。歸來便建御書樓。而今不作新亭哭。祇任煤山花鳥愁。其嗣法者。持刀欲殺之。先生跳而免。先生問南雷公作文之法。南雷公曰。詩文同一機軸。以子之列心於詩者。求之於文。可也。康熙二十八年己巳四月二十一日。歿。子三。孫符。孫鏗。孫籥。而錢忠介公嗣子濬恭。卽先生第五壻也。著有缶堂學詩。缶堂學文。炳燭集。墨傭集。旅窗隨筆等書。南雷公志銘其墓。

按木陳即恣公。清世祖賜號弘覺禪師。 嗣文論

張雪汀先生

先生諱士埏。字心友。別號雪汀。鄞縣人。與陳赤衷、鄭禹梅諸人砥礪爲學。侍南雷公講經會。鄞縣范氏多藏書。南雷公借諸弟子借抄。日計先生所手抄者。過於傭書者。君隨抄隨閱。且私條記其要。且喜爲詩。無僻固狹陋之習。南雷公殊激賞之。年二十四。舉康熙三年甲辰鄉試。翌年乙巳。登進士第。應授推官。以汰冗員。改知縣。值銓選壅滯。又迭喪父母。閒候於家者十餘載。讀書之外。好古書法帖。康熙十四年乙卯。再入都。候補行人。翌年歿。

范國雯先生

先生諱用賓。字國雯。一字汝華。鄞縣人。諸生。康熙十四年乙卯。舉於鄉。篤志好學。以古文號召鄉里間。人多笑之。毅然不顧也。慕忠正公之學。受業於南雷公。與鄭禹梅、萬允宗、萬季野、萬貞一、董在中、董吳仲、陳赤衷等。號爲黃門高足弟子。南雷公嘗持評月旦。每謂先生與萬貞一、陳介眉、仇滄柱。皆能準的。當時筆削舊章。旋偕萬貞一遊京師。頗爲公卿倒屣。先生清嚴自厲。不稍詭隨。二十一年壬子。歸里。母李氏健在。南雷公爲文壽之。且言及明初館閣之體。趨於枯淡。然體裁不失。天下猶莫宗之。成弘以後。散而之於縉紳。各操其權。而館閣始爲空言矣。嘉隆間。縉紳亦不能盡收。散而入於章布。然章布崛起

之士。未有不藉縉紳而顯。自萬曆至崇禎。舉世陷溺於場屋。縉紳之爲讀書種子者絕。而淪劓甲子之餘。猶能孳括遺聲。所謂館課試錄之出自館閣者。不惟不足爲法。且以之爲戒矣。國變起自東海。與其徒斟酌六經。參考衆論。深明古今治亂之故。溢而爲文。非復世人模擬所及。蓋浸浸乎未有止也。此豈草野人物。潤色皇猷。當必有待館閣文章之權。將見自國變而復。其見重師門也如此。先生亦從事律歷之學。所著制義稿。主一公序之。

陳小同先生

先生諱自舜。字小同。亦字同亮。鄞人。卽甬上七賢之一。其父朝輔。明天啓朝官御史。附奄。先生稍晚出。每媿其父之所爲。發憤自雄。冀迴清議。昔者張魏公有子南軒。先生爲宋大儒。噫。先生苦心至行。固亦一南軒已。南雷公講學甬上。先生從之。終日輯纂經學。兀兀不休。生母沈氏。不得於嫡。卒於杭州。時先生尙幼。長而補行三年之喪。致哀盡禮。一日。在南雷公座上。李佩于酒酣。言某年某月。朝士某有以蝦腦百觔奉其義父魏忠賢者。正復不知用蝦若干。不知其爲先生父也。南雷公亟以他語亂之。且曰。無念舊惡。怨是用希。先生默然。歸後。爲之流涕。數日不食。南雷公極重視之。以爲可令末世澆俗爲父兄。

者鑒先生儲藏書籍富埒於范氏天一閣隱居終老所著有春秋地理今釋等書

南雷公曰予友陳同亮改葬其生母爲之祔服三年夫祔服者過時而服其日月亦近耳顧二十餘年之遠則與生不及者同例同亮不行改葬之總而服已絕之服率意違禮無乃蹈子路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既除猶哭之失歟已而陳介眉狀其事而諷知其不忍哀館之情始出於此也同亮歸於嫡母歸而子之母沈孺人仍處武林思子不置踰年而卒同亮又二十餘年始理喪歸葬於鄞宜乎同亮之哀於凡爲人子者加一等矣梁沈崇儀以母死喪禮不備復於葬後更行服三年武帝據禮敕斷崇儀終不得行其志禮弓兩卷皆言物始三年祔服自同亮而始何必有例乎二十年以來所謂喪服者率加玄絲於首聚墨繒於身是孔子之不以弔者而以待其父母蓋三年之喪從是而廢矣吾欲以同亮之事書之爲天下誦也又銘其母墓曰西陵風雨下有安宅湖東來兮兒無飢渴沙西去兮兒無寒熱雖有安宅其如潮汐越山甬水生來未識生遊尙苦何況死陟丹旆白雞有兒在側有兒在側便爲樂園 嗣文識

錢東廬先生

先生諱廉字稚廉別號東廬錢青溪先生之子南雷公會銘其墓而忠介公肅樂乃先生之從兄故東泉錢氏論乎學問當推青溪其氣節事功亦不亞於兄弟間也先生僅三歲青溪歿忠介勸於國事虜

籍其家母高氏挈先生避兵武林外家。遂姓高。虜有中國。能習禮教。天下於是大定。故家乃安。先生始復姓錢。長而勵志讀書。求爲聖賢。凡爲清之所以謀國之福者。胥毅然爲之。仕宦則不爲也。受業南雷公之門。聞道甚篤。並嫻習天官歷算壬遁之術。清溪當日師事鄒忠介。學問源流。多在江西。如顏山農。何心隱。皆嶽崎豪傑。乃弇州改爰書以爲傳。世遂抹撥清溪。理其緒言。刻而傳之。而又與易理隱僻之朱震青。苦身持力之金伯玉。體認靜虛動直之金正希往來。固非封域自守者。先生旣承父風。益自弘施。幾遙接陳同甫。葉水心。辛稼軒。一流人物之高軌矣。耿精忠之叛也。先生與浙江總督李之芳善。李之芳固清溪弟子。延先生問策。先生遂授之以祕傳火攻法。皆按壬遁支干行之。福建平。先生以母老欲歸。李之芳務使留之。將薦授官。先生竟中夜逃去。鄭寒村每曰。管夷吾稱鮑叔推財。以我爲貧。吾於東廬見之焉。南雷公歿。先生素車往弔。徑哭其墓。不見喪主而返。著有東廬集若干卷。錢氏詩文在茲集若干卷。

南雷公曰。崇禎間。士大夫之習學者。尙廣。多以宗門爲入處。蔡雲怡。黃海岸。林可任。錢清谿。其尤也。雲怡海岸。終爲綱常人物。可任白椎乘拂。一往不返。清谿來見其止。四先生者。所至各異。其求道之心。則一也。清谿住在都。流氣漸迫。寓書高天。人曰。寇至。我必死。汝等不必來。是清溪不幸而不值橫流。不得以節義顯也。按先生諱啟忠。字沃心。登崇禎元年戊辰進士。

第除南康府推官改理撫州尋遷刑部主事丁憂服闋轉禮部員外郎提督山東學政以註誤歸未幾得自崇禎十六年癸未八月十二日卒年五十歲南雷公爲之墓志銘 嗣文識

南雷公曰。歲壬午。予在京師。與震青論學。當其險絕處。震青每曰。吾友清溪。曾爲是言矣。海岸司李寧波。予嘗與之同舟入會。可任有知己之旨。伯玉門巷。巖然。曾數過之。清溪每欲過予。亦不果。 嗣文識

錢漢臣先生

先生諱魯恭。字漢臣。父祀軒先生。爲忠介公從兄。從南雷公學古文詞。下筆頃刻數百言。南雷公戒之以矜慎。而波瀾推盪。益造其極詣已。時年二十餘。凡南雷公所批選。先生必手抄之。南雷公更教之以立身爲作文之本。通經爲作文之用。旣號爲古文。則一規一矩。一折一旋。天地間之道寓焉。人非流俗。文始非流俗。人非奇袤。文始非奇袤。若使廬舍血肉之氣。充滿胸中。徒以字句擬其形容。紙墨有靈。不受汝欺也。故予嘗定有明一代之文。其真正作家不滿十人。將謂此十人之外。更無一篇文字。不可也有平昔不以文名而偶見之一二篇者。其文卽作家。亦不能過。蓋其身之所閱歷。心目之所開朗。各有其至焉。而文遂不可掩也。然則學文者。亦學其所至而已矣。先生終身服膺斯言。南雷公每於先生。輒

爲之鞭辟近裏等說。蓋錢氏之於吾家。死生患難。誼如骨肉。故於其子弟敦勉之者。備至耳。

錢芍庭先生

先生諱德盛。字芍庭。先生幼冲最慧。東廬公愛之。初識字時。卽隨諸兄過訪黃竹浦。南雷公每曰。若長大。當能承吾學者。稍長。遂請業焉。

錢二池先生

先生諱潛恭。字二池。退山先生子。出嗣忠介公南雷公歿。先生於門弟子中年最少。及全謝山出。每理南雷公言論以告之。

錢蟄庵先生

先生諱光繡。字望月。別號蟄庵。晚自署寒灰道人。諸生忠介公同族。少負異才。隨侍破石。因盡交學者。又隨侍吳中宛中南中。因又盡交江南學者。當忠介公舉兵時。設復性會。汎濫天竺。南雷公申明忠正。

公之絕學，初甚疑之。乃了解儒釋同異，亦執弟子禮甚恭。然論素位而行，則以爲必如蘇武、洪皓，方爲素夷狄行乎夷狄，絕非隨波逐流之謂。國亡，鬱鬱而歿。

仇滄柱先生

先生諱兆鰲，字滄柱，蠡縣人。康熙十四年乙卯，舉於鄉。明年登進士第，改授翰林院庶吉士。洊至吏部侍郎。當諸生時，聲施爛然，爲江湖聞人。操一時選政之權，其父公路先生，雅不欲先生畢心力於制義。命之湛習經術，勉爲儒者。先生遂受業南雷公之門，嘗自輯有時藝稿，主一公序之。南雷公亦頗重其人，贈之以詩，積葉窗前，日日深讀。書好自傍巖陰，百科已竭時文力，千載惟留當下心。方社連環何足解，儒林廢疾望誰鍼。憑君一往窮經願，明月當前日未沈。著有杜工部詩註等。

續牧齋讀杜小箋、讀杜二箋、皆資先生註杜之助。 詞文載

戴郁山先生

先生諱時遴，字上子，號郁山，淮陰人。少孤，事母至孝，力行讀書，嶄嶄焉有自露頭角之志。落落窈窕，不

肯結納以作聲名。補諸生。凡所交游。其死喪緩急婚嫁有無。皆引爲當身之務。京口陳虎侯。曾以名進士教授於淮。遷昆陽知縣。道梗。遂以老母幼子託先生。未幾。陳母死。先生爲之治喪。必誠必信。金衛生。授四川堂邑縣。亦以老母幼子託先生。一視之如陳君。衛生死於賊。其孤流落。先生更齋百金。託後任。致歸其喪。先生好義也如此。家居不求聞達。爲詩清簡。南雷公每激賞之。謂無俗間鄙腐意。子曾晟。俱爲南雷公再傳弟子。嘗請南雷公序其家譜。

陳賡甫先生

先生諱言揚。字賡甫。海昌人。南雷公主海昌講席時。先生得傳勾股術。

陸鈇侯先生

先生諱佚。字鈇侯。鄞縣人。其先石溪先生。銓官終廣東布政使。嘉靖初。以大禮直諫。受廷杖。先生以其

文集。請南雷公作序。

張日復先生

先生諱汝翼，字旦復，鄞縣人。母葉氏，苦節，以先生嗣，稍長，母授之讀，每夜一燈熒然，機聲書聲相應，答也，雞號即起，不復然，鐙暗中櫛髮，宿水頰面，乃蹴先生起，窗隙間始有曙光，蓋日以爲常也。一日，先生歸自外塾，母問所讀，對曰：大學。母啓笥，取一束授之，曰：此大學也。昔汝祖母爲汝父聘，予汝外祖以此書爲報，冀汝父讀之。汝父死，以爲此書無所用，不料猶見汝讀之也。先生視之，乃大學衍義補耳，相對泣下。先生發憤求學，勉於爲人，嘗求南雷公爲其母墓志銘。

陳潮生先生

先生諱易，字潮生，海寧人。乾初先生從子，母沈氏，守節，南雷公志銘其墓。

田先生

先生諱守典，字佚，淮陰人。諸生慕忠正公之學，尋詣南雷公而師事之，篤行好學，南雷公贈詩，有朝市

急名君不顧句。可想見先生之風采已。

呂先生

先生諱仁祖。字佚。海寧人。

范道原先生

先生諱元長。字道原。海寧人。康熙四年乙巳。南雷公應先生之請。就其詩稿爲之評定。并序之。以爲其詩情事迫切。音節諧婉。如行雲流水。無纖芥凝滯。有他人苦思所不能得者。出之以平易。不必問其作何家數。固是詩道中之當行也。先生篤行。嘗客江西。南雷公矚其致書陳先生弘緒。書到。陳先生已歿。其子澍告之。几筵。先生遂爲南雷公致唁歸。澍答書亦至。南雷公許先生爲不欺。

顧在瞻先生

先生諱隄。字在瞻。山陽人。長身嶽立。膂力過人。善射。崑然如劍客。奇才而訥口。少言。南雷公頗激賞之。

至其篤行好學，尤爲人所不及。其父某固爲史閣部參軍，後平臺灣有功，辭官家居，亦嘗爲僧，喜讀二溪語錄。先生淵源家學，根據師傳，率其里中子弟，研習經史，不殊甬上。

姜山啓先生

先生諱辟疆，字山啓，鄞縣人。姜定庵先生之子。問詩法於南雷公。南雷公舉詩法及源流授之。然後詩學大進。著有彭山詩稿、南雷公序，並引陳後山致秦少章書，謂於詩初無師法，及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故后山之詩，斷自三十一歲以後，殆隱以法乳付之已。

南雷公曰：天下皆知宗唐詩，予以爲善學唐者唯宋。顧唐詩之體不一，自體、真體、晚唐體，自體如李文正，徐常侍兄弟，王元之，王漢謀，真體則楊劉之，西崑出於義山，二宋、張乖崖、劉翥公、丁崖州，其亞也。晚唐詩則九僧、寇萊公、魯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道遠、趙清獻之輩，凡數十家。至葉水心四靈而大振。少陵體則黃雙井、尚尚之流，而爲豫章詩派。乃宋詩之淵藪，號爲獨盛。歐梅得體於太白、昌黎，王半山、楊誠齋得體於唐絕，晚唐之中，出於自然，不落纖巧。凡近者，即孟襄陽、王綸川之體也。雖鹹酸嗜好之不同，要必心游萬仞，灑灑冥言，上下於數千年之間，始成其爲一家之學。故曰：善學唐者唯宋。明初以來，九靈、鐵崖、缶鳴、眉庵之餘論未泯，北地起而亟行，抹殺以少陵爲獨得，撥置神理，廢其語言，事科而像之，少陵之所謂詩。

律細者。一變爲麤材。歷下。太倉。相繼而起。遂使天下之爲詩者。名爲宗唐。實禱何而郊李。祖李而宗王。然學問稍有原本者。亦莫不厭之。百年間。水落石出。而臥子猶吹其寒火。願見繼於艾千子。陽距而陰從。自後詩文稍刊其脂粉。而爲學未成。天下不以名家許之。其間公安欲變之以元白。竟陵欲變之以晚唐。虞山求少陵於排比之際。皆其形似。可謂之不善學唐者矣。 嗣文獻

孫堅白先生

先生諱士璘。字堅白。懷寧人。曾乞南雷公爲靳鄆中弼作傳。

王 先生

先生諱之坪。字佚。鄆縣人。遊於南雷公之門二十餘年。受業彌進。嚮道彌篤。其父乃千秋先生也。嘗從烈燄中。哭救其父遺櫬。髻髮皆焦。天爲之反風。火息。里人稱爲孝感。居家內外無間言。兄之坊。亦負時望。而先生躬承家學。尤勇於爲人。南雷公每過甬上。必至先生家。謁千秋先生焉。嘗曰。含吐細縹之上。翻籀尊祖之間。儼然復睹咸淳間人物。非今世所易有者。後并爲千秋先生墓志銘。

許西山先生

先生諱三禮，字典三，安陽人。登順治十八年辛丑進士第。康熙十二年癸丑，授海寧縣知縣。時盜賊出沒多事，優容先生用沈命之法靖之。築土城，守要隘，以防竊發。修治海塘，濬河，百廢俱舉。入爲福建道御史，請祀董仲舒於先賢之次。會議不果。太常以太祖北郊配位，應改坐西向東。疏下九卿會議。先生議曰：陽生於子而極於巳，故祀昊天上帝。在冬至，位在南郊，坐北向南。陰生於午而極於亥，故祀后皇地祇。在夏至，位在北郊，坐南向北。答陰答陽，義各有取。配位者，主道也。義在近尊者爲上。故配天尙左，居東配地尙右，亦居東。改之非是。上從之。太學以宋六子進於先賢，外學則否。江南督撫題請，朝議異同。先生以太學爲天下之表，外學豈宜有異。上以爲然。康熙二十六年丁卯，掌登聞鼓廳事。尋陞通政司右參議。翌年，陞太常寺少卿，尋轉大理寺。十月，上召講河圖洛書大意，深爲契賞。十二月，陞順天府尹，整飭府學。一如太學成均式。二十八年己巳，轉左副都御史。又陞兵部督捕右侍郎。尋歿。先生官海寧，延南雷公重修證人之學，主講集衆，風氣潛移。又從南雷公受忠烈公三易洞璣，及授時回回曆。自稱弟子。又嘗陪南雷公以康熙十五年丙辰十月朔日，往海鹽鷹窠頂，觀合朔。南雷公自丙辰至己未。

凡四年五至海寧，數數主講，皆先生故也。所著有讀禮偶見，以天自信圖紀，聖學問答，海昌講學集注，丁巳問答，政學合一集等書。

南雷公在海寧講會，有誦學人一則許先生每引以誦讀後進，其言曰：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學問。講行靈靈，以附會一先生之言，則聖經賢傳，皆是糊心之具。朱子所謂譬之燭然，添得一條骨子，就墮了一路光明。若能塞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莫再從外邊尋些障礙來。 嗣艾謫

陳實齋先生

先生諱誥，字叔大，號實齋，海寧人。陳簡齋先生子。出繼者，從南雷公讀書，舉康熙十一年壬子鄉試，授內閣中書。三遷而擢都察院副都御史，出爲貴州巡撫。湖北巡撫，署兵部左侍郎，特擢兵部尚書，治績疊奏。帝寵日隆，拜文淵閣大學士。先生性沉靜，每值退食之暇，卽閉戶下簾，手一編，謂四子書。諸經之膏液也。近體諸躬，然後知須臾不可離。作四書述，嘗慨酷吏深文擊斷曰：律者，聖人以不忍人之心，著之爲精義之學者也。作讀律述，謂孔子學易，期於寡過，人事萬變，包於六位，隨時隨事，必有合焉。作玩辭述，下批資治通鑑及朱子綱目，丹黃凡五周，論多獨見。作通鑑述，晚年將次第排纂，未卒業，後以老

病乞休。原官致仕。康熙六十一年壬寅冬卒。年八十有一。諡清端。

先生禪師時。禮聘李二曲先生之高弟。其學江漢。海院。又公權乾之際。湖北學者夏力恕。增道讓。皆其弟子。 闕
其識

吳任臣先生

先生諱志伊。字任臣。仁和人。志行端慤。博聞強識。兼學天官律歷。自西人傳教來中國。挾歷算之術。於是譁然學之。而古者周髀之學絕。南雷公崛起。始再舉周公商高之遺術。研究之。承其傳者。海寧陳言夏而已。先生又輟轉而合其軌。康熙十八年己未。召試博學宏儒。授檢討。承修明史。歷志就南雷公審定而寫稿。於是先生之於歷算。乃益濶密。所著十國春秋百十四卷。廣搜博引。可稱淹貫。又撰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託園詩文集諸書。顧亭林先生謂博聞強記。羣書之府。吾不如吳任臣。良有以也。

明史歷志原爲臨州湯文正公斌底本。先生改之。再質之南雷公。內增顧寧世子歷議數則。 闕其識

王寅旭先生

先生諱錫闡字寅旭吳縣人博覽羣書通天官學生於崇禎年間適徐忠愍公光啓修新法聚訟盈廷先生獨杜戶潛習遇天氣晴霽登屋臥鳴吻旁仰觀景象竟夕不寐務求精符天象考古之誤而存其是擇歐西之長而去其短據依圭表改立法數而爲術精妙識者靡弗稱善先生言交食多與南雷公所見適合者年五十五卒無子梅定九先生文鼎嘗曰從來言交食者祇有食甚分數未及其邊惟寅旭以日月圓體分三百六十度而論其日食時所虧之邊凡幾何度今推其法頗精確蓋梅先生之以上下左右算交食方向法實本於先生焉顧亭林先生曰學究天人確乎不拔非虛譽也

周 先生

先生諱允華字佚山陰人周雲淵先生述學之諸孫也康熙九年庚戌九月南雷公寓證人書院先生來謁請爲述學先生作傳先生亦通歷算執弟子禮甚恭好深湛之思蓋古之言歷者以郭守敬爲最而守敬所作歷經載於元史者言理而不傳其法其法之傳於歷官者有通軌通經諸書則死數也顧其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割圓歷官棄而不理亦無傳之外人者當是時毘陵唐順之吳興顧應祥皆留心歷學求其書而不可得雲淵竭其心思遂通弧矢之術從來歷家所步者二曜交蝕五星順逆而已

自西域經緯歷入中國。始開經緯凌犯之說。而其立法度數。又與中歷不合名度亦異。雲淵乃撰中經。用中國之算。測西域之占。日行黃道。月行九道。而嚮無所謂星道。雲淵又推究五緯細行爲星道五圖。於是七曜皆有道可求。又按大統萬年二歷通議。他如圖書。皇極。律呂。山經。水志。分野。算法。太乙。壬遁。演禽。風角。鳥占。兵符。卦影。祿命。建除。埋術。五運。六氣。海道。針經。莫不各有心得。凡著書千餘卷。總名曰神道大綱。南雷公於崇禎七年甲戌。在木蓮庵。與先生之父諱仲相遇。所著已散失過半。欲別錄之。未能也。隆武二年丙戌。南雷公偶得其中經測圖地理數種於故書店。南雷公亟研習之。翌年避亂四明山中。因重布算。更自成春秋日食歷。授時歷。故大統歷推法。授時歷假如。回回歷假如。氣運算法。勾股圖說。開方命算。測圖要義各稿。康熙六年丁未。南雷公又得其歷宗通議稿。及先生請業。更舉而授之。遂慨然有絕學再興之望。

邵念魯先生

先生諱廷采。字允斯。又字念魯。餘姚人。幼從沈求如先生國樸學。求如老矣。乃使弟子韓孔當授之以傳習錄。無所得。既讀戴山人譜。曰。善哉。吾知學王氏學所始事矣。一線之傳。近有劉忠正公高弟在。天

假因緣其往黃竹浦乎年二十爲縣學生遂執贊於南雷公門下退而研習課童自給巋然爲姚江後起嘗從南雷公問乾鑿度算法又轉從王仲攜先生學歷算主講姚江書院尋游京師徧走西北訪黃河故道商丘宋山言至鄴萬九沙經欲招入一統志館先生謝曰老矣遂歸沒年六十有四後於南雷公十五年學者宗之生平爲學以殘明文獻香拾表章當其大任所著有王子傳劉子傳王門弟子傳劉門弟子傳宋明遺民所知錄姚江書院志倪文正施忠愍諸公傳門人刻其遺文爲思復堂集二十卷。

全歸山謂念魯持論未免固陋其所徵引事實亦多舛誤 詞文識

顧宛溪先生

先生諱祖禹字景范無錫人學者稱爲宛溪先生父剛中先生柔謙精於史學著山居贅論先生沈敏有大略爲人奇貧而廉介樸厚不求時名貫穿諸史出以己所獨見著方輿紀要百二十卷據正史考訂地理於山川形勢險要古今用兵戰守攻取成敗得失之迹皆有折衷雖荒僻幽仄之地皆如目覩而身履之其論之最精者謂天下之形勢視乎建都故邊與腹無定所有在此爲要害而彼爲散地在

彼爲散地而此爲要書者，又謂有根本之地有起事之地，立本者必審天下之勢，而起事者必擇地，寧都魏叔子推之爲千百年絕無僅有之著作。

王文三先生

先生諱錫庸，字文三，鄞縣人。受業南雷公門下，與萬公擇皆長於經史，爲大弟子。康熙十二年癸丑，南雷公借先生往鄞訪范氏天一閣，范仲友引之登閣發視，先生取其流通未廣者，抄爲書目，徐尚書乾學使門人踏寫而去。逾七年己未，仲友之子左垣重訂天一閣書目，介先生求南雷公爲藏書記。

魏己任先生

先生諱思澄，字子任，餘姚人。南雷公化安山避居時，先生調護甚殷，早歿。康熙十二年乙未，南雷公過其故居，愴然有賦云：人日登高罷，沿溪亂石園。主人已宿草，春酒復開盆。負此相親意，悽然去後言。不堪歸路裏，斜日嶺頭猿。高恭不失禮，巢谷見前聞。自昔知音少，於今世亂殷。長宵螢出樹，苦雨鹿離羣。望我淒涼盡，淒涼更失君。兩歲荒山道，維持漁子多。飄蓬同望舍，引水下高柯。寒夜鐙相照，雨天屐數

遇。憑誰舉舊事。一一不能對。蓋當時南雷公所部既覆。名稍廢下。而龍日之志未衰。不得已。乃奉太夫人徙居化安山丙舍。又復通訊海上。運缺四方。先生固力效丹忱。而不少辱命者。

徐和公先生

先生諱功燮。海鹽人。忠襄公孫。殉難松江之似之先生嗣毅子。

裘殷玉先生

先生諱璉。字殷玉。吳縣人。康熙二十九年庚午三月。侍南雷公遊虎丘。賦詩。

南雷公詩歸編至庚午三月十七日。庚化守舞先忠端公神位七律詩。其前詞。其後詞。未刻詩。得三十餘首。俱游虎丘詩也。宋見於兄齋詩。南雷公年八十一歲。 顧芝識。

施勝吉先生

先生諱敬。字勝吉。鄞縣人。康熙二十二年癸亥五月。同輩無休何伯興侍南雷公觀徐文長題畫。南雷

公次韻詩云。文彩猶留敗鬢泥。百年多少日沈西。不將紅袖倍來拂。唯有籠窗樹影低。

癸亥。南雷公年七十四。是時壽有中厚。武功底定。而奮動蓬垣。聞雷所賦。載姬始妓。酒船燈鼓。又湧水街山靈矣。說詩刺二。

嗣艾識

蔣萬爲先生

先生諱佚。字萬爲。餘姚人。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七月既望。在郡城與陸鈔侯。洪順。侍南雷公賦詩。

南雷公詩。壬戌之秋七月望。一賦留高。所經壬戌十一番。不計治亂與興喪。即今年月日俱同。越城古寺樓遊。戲
螺貼耳中。允宜。飢鳥。藥。啼。盤。盤。婆羅。兩。月。暗中。悲。風。激。切。影。磨。盪。而。出。斷。岸。雖。不。見。此。景。亦。足。供。酣。暢。人。言。蘇。子。遊。東
吳。姑。其。亦。樂。以。相。況。清。風。明。月。何。在。無。何。均。爲。真。何。地。安。天。壤。名。氏。亦。偶。然。始。歎。文。人。筆。何。壯。遂。使。洞。鑿。楊。世。昌。三。與。孟。鷗
相。頡。頃。我。生。之。前。且。莫。論。我。生。之。後。壬。戌。兩。前。者。余。年。方。十五。亦。在。越。城。看。月。上。六。十。年。來。城。市。非。唯。有。中。天。月。無。恙。按。楊
世。昌。乃。綿。竹。道。士。即。賦。中。客。有。吹。洞。簫。者。見。吳。龍。庵。詩。南。雷。公。自。引。注。之。此。詩。傷。烈。皇。之。數。用。楊。武。陵。而。喪。其。社。稷。也。嗣

艾識

馮令儀先生

先生諱佚，字令儀，鄞縣人。

洪暉吉先生

先生諱佚，字暉吉，餘姚人。

張玉岡先生

先生諱錫琨，字玉岡，鄞縣人。南雷公八十四歲，謂主一公曰：唐文苑英華百本，有明作者，軼於有唐，願予所選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而讀本究不須如此之多。我爲擇其尤者若干篇，授汝讀之。於是有明文授讀六十二卷，先生爲之校刻焉。

閻百詩先生

先生諱若璜，字百詩，山西太原人。五世祖居淮安，遂爲淮安人。至先生，乃改歸原籍。幼極鈍，塾師笞之。課經不熟，適寒夕，溫習萬籟俱息，忽焉心朗，臨文輒下筆千言。讀書五行直下，年十五，補弟子員，與李

太虛方爾止王于一杜于皇諸先生爲忘年交年二十讀尙書至古文二十五篇卽疑其僞沈潛二十餘年請業於南雷公之門南雷公披導榛蕪撰授書隨筆一卷付之先生始恍然得其癥結所在著尙書古文疏證八卷南雷公序之並闡發危微精一之旨譏者以爲知言康熙元年壬寅游京師與尙書鼎彝延譽旋召試博學宏儒不第與汪堯象先生琬善嘗糾其所著五服考異之謬數條堯象終不能折之也生平隨徐尙書乾學最久佐修一統志尤精於地理撰有四書釋地四卷釋地餘論若干卷孟子生卒月日考潛丘劄記六卷毛朱詩說一卷日知錄補正喪服翼注博學堂錄宋劉敞李燾馬端臨王應麟四家逸事奪西堂詩文集諸書清世宗甚禮之年六十九歿世宗爲文祭之有云讀書等身一字無假孔思馬情旨深言大僉謂非先生不能當也所服膺者顧亭林先生及南雷公日知錄補正外而於明夷待訪錄亦有糾誤

古文尙書疏證據仁和杭大宗先生世駿云世鮮傳本康熙壬辰大宗得第一卷類正癸卯得四五兩卷而書凡八十篇自十七以訖四十八迄未得之并有疏詳載原委今見道古堂集卷二十六第一卷跋云癸亥秋泊武進郭外舟忽發私念劇本在京師未若此本爲定幸而得淨第四卷別錄四本一太華山頂王弘撰司之一羅浮山無慮士梅司之一傳是樓司之

衍日氏文集家藏外別錄之例也第五卷成化五十三因寫圖藏諸丙舍一禮堂寫定圖一傳與其人圖 詞艾識

空白页

南雷學案卷八

私淑

南雷公既沒。學說垂於天壤。鄭萬二氏子弟。承衍弗墮。所嚮或有歧殊者。要不叛侵其宗。全氏編興。表章愈力。貫通而整理。遂使劉忠正公。慎獨之旨。昭焉如日月之明。蓋自孔子集堯舜禹湯文武之大成。王陽明更適合宋儒所造詣。而發皇光大之。然非忠正公。則猶懼其有晦。習王者既遠。攻王者並訛。惟南雷公再從而申師訓。天下後世。方可知陽明之稿捷貞弘。而國人乃得之以自立。彼政事也。文章也。胥本乎德性也。萬千百德性。不與一德性異。固無古今畛域之可分。凡微末之含氣者。侔於頂天立地之大人。又皆細縕焉。二儀相爲表裏。獨是吾儕男女飲食。平平靡奇。死生作息。常常靡變。而察乎極致。則化育功用。且於以存其中和。遂卽謂之爲道體。吾儕有必循守也者。而後建生人之極。復自收返於造端。至精至一。則在天曰道。在人曰性。凝其氣以知其命。受

而乘之率而盡之。勿違詔習俗風趨之不可近道也。然乎否歟。誠明明誠。俱在方寸間耳。舍之則亡。求之則存。故欲窺南雷公學說癥結者。無他。一誠而已矣。彼士夫震驚公之名節。與夫高深通博。乃不過識其小者。將斬一己所以立身之則。信有由哉。如九沙。西郭。南谿。南臯。謝山。以及竹垞。二雲。簡堂。或接淵源。或遵跬步。同其所同。不同其所不同。斯乃南雷公之徒也已。錄爲私淑。

鄭南谿先生

先生諱性。字義門。號南谿。晚年目署五嶽游人。禹梅先生子。初以明經貢太學。例籍選部。不赴。而固有世才。其綜理庶事。幹力精悍。卒乃澹於勢位者。南雷公身後故廬。一水一火。遺稿零落。先生爲理而出之。康熙三十年辛未。南雷公病臥。所著明儒學案。萬管村刊其三分之一。而中輟。故城賈氏再刊之。而仇滄柱參以己見。殊失原意。幸稿本在其家。經廣東巡撫楊文鏡取去。擬刻之。未幾。文範歿。先生懼卽散失。案歸。且訂賈氏之誤。而三刻於乾隆己未間。於是明儒學案原本。始大顯於世。先生之力也。又刊行南雷文約。先是其父欲立祠於家。以祀南雷公。先生承志。築二老閣。并祀其祖秦川先生。春秋仲丁祭。以少牢。并邀黃氏諸孫及同邑子弟與祭。使知其餘澤未泯也。又言於提學汪滄爲南雷公置墓。

田四十二畝。是時四方學者訪求南雷公之學。不之姚江而之鶴浦。幾遂爲南雷學派之大宗。全謝山謂南雷之學再傳以來。緒言歇絕。證人書院子弟。不復能振其舊德。義門之於南雷。蓋不啻北山之有光於朱蒙齋。融堂和仲之有光於陸洵。不虛已。然先生之學。多未合於南雷公。其於禪偏喜。而決波倒瀾。無復隄限。潘用微之學。南雷公最斥之。而先生於用微求仁得仁宗旨。許爲在儒門不能磨滅。儒門之有潘子。猶釋氏之有觀世音也。謝山嘗與之反覆其異同。而墨守卒不可化。南雷公汰存錄之作。明史多宗之。而先生言其門戶之見。尙未盡化。蓋平情論之。先生宿根。似近乎葱嶺。且亦有明季銅蔽之餘習也。先生之孤標篤行。力持最嚴。則不媿南雷公再傳弟子。雖耽悅禪機。而家居祭祀。皆依古禮。僧徒不得入其門。至於見義勇爲。老而弗衰也。先生好交游。一以學力濟之。如揚鱣以祝九沙七十壽也。則以毫而益勤。紹承鹿園充宗兩先生之學統爲辭。祝南臯也。亦殷殷勉以怡庭先生一線薪火之傳。又勸李東門講學。而於其歿也。自引其放浪山水。終無所得。爲未盡友誼之罪。勸西郭之必辭徵聘。西郭不能從。而頻歲寄聲京師。冀或一悟。當其放浪山水。五嶽且登其四焉。西行訪李二曲先生之高弟。王豐川而友之。北行訪顏習齋先生之高弟李恕谷而友之。生平尤服膺二曲先生反身之教。乾隆八年癸亥。歿年七十九。所著南谿偶存。

鄭先生有關於學術語

有明以來學術大壞。談性命者迂疏無當。窮數學者詭誕不精。言淹雅者貽譏雜醜。攻文詞者不諳古今。南雷獨合理義象數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學氣節文章而一之。使學者瞭然於九流百家。之可以返於一貫。故觀南雷藏書之目。可以知南雷學術之所寄者爲何。

南雷公劫後藏書。先生整理之。尙得三萬卷。其手輯藏書目。在未經水火前者。存先生處。關艾識。

性生平失學。寡師鮮友。年至五十。尙不自知立志。迨閱潘子求仁錄。嗣從王豐川聞二曲孝子之學。然後頑稍廉。懦稍立。諺有所謂半路出家者。性不特半路。抑且末路矣。卽妄語希天。矢口求仁。不過是時所見如此。未可遽爲定論。今年已六十。學未有得。凌二兄歸。承手札見詰。姑以愚衷。就正有道。愚所謂希天者。非特天也。天包地。言天而地在其中矣。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孔子希天之學也。天陽而地陰。一陰一陽之謂道。人無一刻離得陰陽。卽無一刻離得天地。而可不希天乎。陰陽天地之道。莫備於易。學易所以希天也。不但此也。天非高高冥冥之爲天也。天虛而地實。離卻實處。便是天。天不第居人頂上而實周乎人身。天未嘗不卑邇也。不可竟屬之高遠也。堯舜之

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之至，明天察地，是孝弟所以希天也。孝弟之道至卑，至邇，則希天何嘗高遠乎？且嘗聞之，聖希天德，不能爲聖人，卽不得爲孝弟。希天祇完得孝弟分量，更難言高遠矣。如此立志，然後庶幾乎孔氏子之志學。此學也，曷嘗有限量哉？卽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亦非至聖止境。此卽自強不息，此卽天行健，所謂本體卽工夫，工夫卽本體也。此自強不息者，卽是人心之仁，息則不仁矣。求仁之方，在於忠恕。忠恕之學，不怨不尤。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則是忠恕者，希天之學也。孔子教人，有一無二，極高遠，極卑邇。

復向翻山語

兩儀旣判，三教聿興，非人能興之，天實興之。各臻其極，並行不悖，天之所以爲大也。今必崇儒而細釋道，天不如是。儒不如是也，必崇釋而細儒道，天不如是。釋不如是也，必崇道而細儒釋，天不如是。道不如是也，三教皆出於聖，聖希天，奈何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乎？樂齋軒先生外集序

盡己之心爲忠，推己及人爲恕，人我皆物也，而非盡己之心，以推己及人，則何由造於無我？此忠恕之所以爲格物也。見齊近稿序

陳南阜先生

先生諱汝登字山學怡庭先生之姪最愛之而悔庵先生待之如同嗇悔庵先生貴力踐古人大功同財之義一切恣先生用不問多寡而先生篤好交游見有才高而力不自贍者輒傾筐倒庋以濟之甚至展轉乞貸以徇之顛踣踣不遇會悔庵先生歿凡遲遲宦遠而曾賴先生力者竟漠然視之如路人而先生亦不形之辭色也垂老貧甚全謝山與之爲忘年交時時爲謀之有氣力者稍資其炊貸初南雷公講學甬上諸高弟各率其子姓來聽先生因經有證人講義後聽於萬季野之門又續編有證人講義並著竹湖日知錄二山老人集晚自號南臯學者稱爲南臯先生

萬九沙先生

先生諱經字授一別號九沙深承家學博洽見聞受三禮說數十萬言於叔父季野先生受易說數十萬言於伯父正符先生受尙書說數千言於從兄貞一先生受闢佛說數萬言於叔父公擇先生又受其父充宗先生所付以三禮說數十萬言春秋說數十萬言此其經學也受明史紀傳三百卷及列代史表數十種於季野先生受明史綱目及崇禎長編於貞一先生此其史學也而先生問性理之學於應徵上嗣寅求漢隸原委於鄭先生谷口參考通鑑地理箋釋於閻敬士百詩其博且精也康熙四十

二年癸未。登進士第。授翰林院庶吉士。是年。先生高弟海寧陳相國世倌。亦同與試。且同館。一時以爲盛事。海寧陳氏。如清恪公父子。皆及南雷公門。篤守劉忠正之傳。而遠宇相國。又受業於先生。先生之父兄伯叔。盡籍爲南雷公高弟。抑若有導之者。黃竹浦之流。長已。尋授編修。方望溪時。以文字株連之。罪被禁繫。莫敢訟寃。先生乃奮然送狀西曹。遂釋之。尋主試山西。拔識太原孫文正公嘉淦。卒爲理學名臣。又拔識杭大宗全謝山於髫齡。以爲鄭漁仲再世。旋視學黔中。報政還京。忌者中之。革職。罰修通州城。家業既罄。蕭然如布衣。時賣所作隸字。得值給食。乃增補充宗先生禮記集解。又數萬言。春秋定哀二公未畢。又續纂數萬言。少嘗就貞一先生尙書輯成一編。晚年又整理之。以成萬氏經學。貞一先生明史舉要未畢。續纂二十萬卷。又重修季野先生列代紀年。以成萬氏史學。又輯九沙分隸。偶存。至若勇於急難。雖不自贖。猶思振腐。如重修張蒼水尙書墓。賻訂雪竇山人集。并訪護其南屏埋骨之所。皆爲世賢莫及者。惟其家被火。夷然焦土。凡充宗先生未刻之書。如禮記集解。春秋明辨。皆燼。其他祕鈔。不可數也。先生憫念言行。自以爲夷伯之震。終日涕洟。以至疾歿。全謝生爲之墓表。

萬西郭先生

先生諱承勳字開遠貞一先生子南雷公孫女婿晚自號西郭當其父罷官論死時奔走籲贖陳悔庶先生助之金乃得免歸時有萬孝子之目貧甚年逾五十會有薦舉之例浙中大吏以之充賦先生力辭不允竟入都授直隸磁州知州家難頻仍灰心頹氣死於官其所刻貞一先生之管村文集尙未完也所著有冰雪詩集六卷

越中富人謀刻南雷公遺書時鄭南溪尙在余先生亟約共事議定取之草稿務以手跡爲準補其亡汰其僞綜爲四十四

卷題曰南雷黃子大全集九沙四郭咸興新從編就全先生序之而鄭先生先歿旋未知何故而中輟也 嗣艾識

全謝山先生

先生諱祖望字紹衣一字謝山鄞人諸生與萬西郭爲中表兄弟嘗以古文謁查初白先生先生許爲劉原父之儔充選貢入都上書方望溪先生論喪禮望溪大異之而初白固南雷公弟子望溪乃又爲萬季野先生所獎勵之士故師友尙論重以鄉賢先生之爲表章南雷公學說也在此尋舉順天鄉試臨川李侍郎絳見行卷嘆曰此深寧東發後一人時雍正十年壬子也乾隆元年丙辰舉博學宏詞更以是科先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遂不與宏博試適忤張相國玉書翌年散館列下等知縣候選方

蘆溪欲薦三禮館辭歸不再出。屢主講。葢山端溪書院。著有結埼亭集八十八卷。詩集十卷。漢書地理志釋疑。經史答問。丙辰公車徵士錄等書。無子。

全謝山先生關於南雷先生語

先生以濂洛之統。綜會諸家。橫渠之禮教。康節之數學。東萊之文獻。艮齋止齋之經制。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力求觀合。自來儒林所未有也。

先生論文。以爲唐以前句短。唐以後句長。唐以前字華。唐以後字質。唐以前如高山深谷。唐以後如平原曠野。故自唐以後爲一大變。然而文之美惡不與焉。其所變者詞而已。其所不可者。雖千古如一日也。此足以掃盡近人規撫字句之陋。故先生之文。不名一家。晚年忽愛謝臯羽之文。以所處之地同也。

其於講學諸公。辨康齋無與弟訟田之事。白沙無張蓋出都事。一洗昔人之誣。黨禍則謂鄭鄴杖母之非真。寇禍則謂洪承疇殺賊之多誕。至於死忠之籍。尤多稿核。如奄難則丁乾學以牖下死。甲申則陳純德以俘戮死。南中之難。則張捷楊維垣以逃竄死。史局依之。資筆削焉。

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先生曰。是不肯爲異姓之臣者。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祇吾鄉周囊雲一人。卽石田先生。晚年亦好佛。先生爲之反覆言其不可。蓋先生於異端之學。雖其託而逃者。猶不肯少寬焉。以上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四則

先生當髫髻時。所追隨稱父執者。莫非膺滂蕃武之徒。稍長。遊證人書院。私淑者。洛閩之門庭。見知者。楊袁之宗派。或告以中原文獻之傳。或語以累朝經制之略。耳濡目染。總不入第二流。自會廟堂與紹述之論。祭酒諸生。俱掛黨人之籍。父不肯帝。子不肯王。以禁鋼之碑爲通家之譜。苟有范溫陸棠之徒。墮家世而喪師傳者。望塵自遜。不敢復言。蓋先生之學問氣節。得於天者。固有不容。要其淵源之自。則相半焉。至於三辰易運。從亡艱苦。如鄧薦從戎不遂。如王炎午蠟灘鼉背。呼文陸。謁張陳。相與吞聲而泣血。又一時也。風波既定。家居奉母。閒嘗以講經自給。東維以論文爲生。靈光燼然。長謝鶴柴。河汾弟子。多出而爲巖廊之器。而先生亦已老矣。梨洲先生思齋錄序

明夷待訪錄一卷。顧亭林嘆爲佐王之書。如有用之。三代可復。是歲爲康熙二年癸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稱梨洲老人。萬西郭爲予言。梨洲自壬寅前。魯陽之望未絕。天南訃至。始有潮息煙沉之嘆。飾巾待盡。是書於是乎出。蓋老人之稱。所自來已。原本不止於此。以多嫌諱。弗盡出。今并以刻。

之板亦燬於火。梨洲著書兼種，然散亡者什九，良可惜也。

憶予幼時，見先大父永州公遺篋內，有明夷徐訪錄原本，假贖今行世者多，據國族人在道咸間，往徐姚莊，出傳寫者，乃非雷書爲一耳。嗣文識。

南雷先生之集，其稱南雷文案者，凡四種，而壬辰癸巳以前所輯曰始學菴集，不預焉。其稱兩雷文定者，又四種，而壬申以後曰病榻集，亦不預焉。先生嘗欲合諸本，芟定之爲文約，未成而卒，而竟有所謂文約者，慈谿鄭南谿喜而雕之，然不知非先生之手裁也。先生之文，其深藏而不出者，蓋留之以有待，不可聽其湮沒也。而在雕本中，反疑多冒附之作，讀者多不之審，予乃從南谿家，盡取先生之草稿，一一證定，皆以手跡爲據。於是原文畢出，而冒附者果不出予所揣，乃補其亡，汰其僞，定爲四十四卷，要皆以晚年手跡爲據，故多與舊所行世之本不同。且先生亦累自有更竄也。百雷黃子大全集序

先生謂河圖在顧命與大訓並陳，皆書也。使如後世所云，則爲龍馬之遺蜕，歟。抑庖犧之摹本歟。不知天垂象，見吉凶，所謂仰觀天文，河出圖，洛出書，所謂俯察地理，圖書卽今之圖經黃冊，其以河洛名者，以其爲天下之中也。此其說可謂百世不易之驗。

先生此言發源自薛良齋。謂自蔡緯侯諸家所謂九篇六篇者。亦原以爲地學之書。苟其是書。不
可以緯侯而廢也。春秋命歷序曰。河圖。帝王之階圖。載江河水州界之分野。後禹壇於河。受龍
圖。作握河紀。歷虞夏商。咸亦受焉。尙書中候曰。禹自臨河受圖。注云。括地象也。尙書刑德放曰。禹
得括地象圖。堯以爲司空。河圖玉版曰。禹觀於河。始受圖。言治水之意。李淳風乙巳占。其中引洛
書以禹貢之二十八山分配二十八宿分野。夫其所謂壇河而受。臨河而得。實龍馬之說所由起
也。而所指則猶主方輿之圖。自有以五行生成之數。附於天一地二之文。并以九宮太乙之數爲
九疇者。則并緯書而失之。蓋惟圖書爲地理。故王者之迹。旣熄。諸侯吞噬。山川之出入。職方不知。
貢賦之多寡。地官莫問。聖人河不出圖之歎。至以比之鳳鳥。不然。馬毛之旋。旣有據之以作易者。
矣。卽其浮河再出。亦雷同之陳迹。夫子猶思見之。豈得別爲一易乎。禮器成於漢儒。誤解論語而
又依傍緯書。於是以河出馬圖爲瑞。是則歐陽公辨之矣。南昌萬編修歸廬嘗曰。大禹治水。乃有
河圖。周公營洛。始有洛書。故作願命時。洛書新出。尙未得與河圖並登東序。是又疏證之最精者。
今人徒泥於河出洛出之文。以爲此必沿河溯洛而得之者。眞解經之固也。

先生於易。遠覽千古。一洗前輩之支離。而尤有功於易者。此論也。若其談德象。千頭多以爲不

吳草廬所著外翼成於天歷元年戊辰。見之行狀。分十二篇。曰卦統。曰卦對。曰卦變。曰卦主。曰變卦。曰互卦。曰象例。曰占例。曰辭例。曰變例。曰易原。曰易派。又載之崑山葉文莊公棗竹堂目錄。流傳頗少。梨洲著易學象數論中。引草廬先天互體圖圓。在纂言中。無之。或即係外翼十二篇之一。外翼乃所著纂言未盡之義耳。不知梨洲及見此書而引之耶。抑展轉出於諸家之所援據耶。先天互體之例。用圓圖。瓶作隔八縮四諸法。以六十四卦互成十六卦。以十六卦互成四卦。而止。爲漢魏諸儒所未有。然實支離不可信。總之宋人誤信先後天方圓諸圖。以爲出自羲文之手。而不知其爲陳邵之學故也。答董映泉問吳草廬易纂言外翼書

梨洲所解孟子一卷。名曰師說。以戴山已有大學統義。中庸慎獨義。論語學案。惟孟子無成著。故補之也。梨洲於書無所不通。而解經尤能關前輩傳注之訛。然亦有失之荒唐者。如指浙東之握登山。歷山。姚江。姚邱。以爲舜居東夷之注。是乃前世地志笑柄。反謂顧野王餘姚舜後支庶所封。爵爲安。其解畢郢。則宗孫疏以爲楚地。不可解也。跋黃梨洲孟子解

行朝錄中。桂藩紀年一卷。最多訛錯。蓋時道遠。不免傳聞之殊也。先贈公遺書中有同時諸公帖

子論此書者不下十紙。予取而序次之爲跋尾。周順德齊會云。方公以智從亡。梧江蓋丁亥也。桂藩以闈衛召之入直。方公知事不可爲。力辭。所謂十召不出。卽指此也。是年桂藩走武岡。以智入天雷苗中。猶未爲僧也。庚寅始爲僧。今錄云。丁亥三月。以智棄妻子入山爲僧。蓋失攷也。萬徵君斯同云。丁亥。詢承胤以武岡降。桂藩踴躍疾馳。遇雨。宮眷衣食都乏。古坭口總兵侯性遠率迎駕。供給上下。服御膳品俱備。桂藩感其功。待之甚厚。口授商邱伯。今錄云。商邱伯侯性迎駕。晉封祥符侯。不知何據。錢侍御肅圃云。金聲桓之叛歸粵中也。降表以豫國公自署。詔改封昌國公。聲桓自以反正有功。朝廷輒違所署。意頗快快。致書粵中大臣。請還故封。卒未之許。今錄云。封聲桓爲豫國公。又一舛已。閩中降將郭天才。舊屬金聲桓部下。其語此事甚詳。宗徵君誼云。明金陵歷閩中歷。及會稽長垣舟山諸歷。其與新歷竟有不同。如粵中歷以庚寅之十有一月置閏。而新歷則辛卯二月是也。瞿張二公。以庚寅十一月初六日被執。以閏月十七日正命。今錄云。被執明日遇害。何也。瞿公浩然吟。流傳於世。亦未之攷耶。德清胡處士渭云。潘樞部駿觀歸安謠生。以己丑春間道入粵。庚寅扈從墮水而死。今錄云。戊子。以駿觀爲樞部。不知尙未至粵也。此係吾同鄉姻眷。更無可疑。周順德又云。何吾驕以己丑三月。宜麻入直。不久卽去。甫去而黃士俊代之。庚

實亦去今歲云己丑。何黃同入內閣。庚寅同罷。非也。陸處士宇燦云。陳邦傳駐潯州。焦璉駐平樂。從前一最跋扈。一最恭順。其後一叛。一死。兩人判然不同。今錄中連類而書。不爲別白。此失之大者。葉處士謙曰。漢中爭王封一案。是最大節目。首輔嚴起恆以爲孫可望所害。投之水中。一夕。虎負其尸登岸。今錄中於起恆不及片詞。何也。蓋自起恆死而桂藩入安隆。予思以梨洲先生見聞之博。又親與錢飲。允金道隱諸公交。尙有此失。況他人乎。是時吾鄉人多仕閩中。而閩中消息最少。以道梗也。故先贈公頗費攷索焉。

歐陽洲先生行朝錄

先生從亡海上。累官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其後晦跡南歸。雖庭誥中亦諱其事。世遂鮮有知之者。惟行朝錄已註。師次健跳。大學士沈宸荃。劉沂。禮部尙書吳鍾釐。兵部尙書李向中。戶部侍郎孫延齡。左副御史某。職方司郎中宋養晦。戶部主事林瑛。從亡。按錄中凡書某皆先生所自紀。溫晒圖作南疆逸史。不審其卽爲先生。乃襲此文而不改。則失之矣。

再書行朝錄

先生極稱所知錄之可信。然錄中多相五虎。蓋田間翁與劉湘容厚。尤與金堡厚也。其謂金堡所以不死桂林之難。蓋欲收葬稼軒。則可發一笑矣。嶺表紀年。則爲高必正留嚴起恆。是時金堡徧約朝臣共排張孝起。田間亦在其列。優獎之以修撰兼御史故也。然則田間正不獨以與相容厚。

者而左袒之。蓋熱中於進取耳。嗟乎。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尙求進不已乎。

乙酉。秋九月。職方主事權知餘姚縣事。王正中表曰。伏以上天下澤。頒朔以定民心。治歷明時。紀年以垂國統。知大明之昭然。斯餘分之不作。臣正中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自高皇洗滌昏之日。朔之夏商。承復旦之乾坤。分其經緯。豈意天崩地裂。玉改鼎淪。幸遇主上飛龍會稽。援戈江左。而日官失御。天學無傳。雖百務未遑。姑次第夫典禮。乃一統爲大。將肇始夫春王。一雁不來。竟是隳家之天下。千梅欲動。難慰避地之遺民。臣正中博訪異人。親求巖穴。有黃宗羲者。通革象之學。精推算之能。爰成大明監國魯元年丙戌大統歷一卷。謹繕寫。隨表上進。以聞。又別狀曰。宗羲係餘姚故監察御史贈太僕卿尊素之子。思宗皇帝所賜蔭。今方以里社子弟從軍。在左僉都御史孫嘉績部。有詔優答。宣付史臣。次年二月。錄宗羲從軍之勞。并造歷功。授職方主事。尋與正中並爲御史。予從野史得此表。而家藏故有丙戌歷書一卷。因附錄之。於後。蓋自甲申五月。世祖入主中原。而山海未靖。四王迭起。其自爲正朔者尙十餘年。節氣正閏晦朔。互有不同。是亦推史者所不可略也。黃氏最精歷學。會通中西。顧於滄海橫流之際。一小試之。以甌越之彈丸。當山河之兩戒。其亦可悲也夫。

殘明東江丙戌歷書跋

魯王去監國號。後仍依鄭氏爲寄公。成功雖不奉王。而其致餼。仍以宗藩之禮。未嘗相陵。壬寅。緬甸訃至。成功亦卒。海上遺臣。復奉王監國。然成功子經亦同奉王。甲辰。王薨。鄭氏固無背逆事。卽其子亦無之。王薨。世子仍依鄭氏。梨洲先生謂鄭氏。謂吾君之子在其家而不能奉之。以申大義於天地。則成功固爲周室之頑民。答陸聖纘論三藩紀事帖于

黃先生指幸存錄爲不幸存錄。以其中多忠厚之言。不力詆小人也。錄中於浙馮齊黨有詎詞。又梨巢洲。燕恨馬士英。夏氏稱寃之。

先生因而序以證之。謂是錄出於文忠之後。蓋冒託之者。然慈谿鄭平子曰。梨洲門戶之見太重。故其人一墮門戶。必不肯原之。此乃其生平習氣。亦未可信也。予頗是之。汰存錄書後

洪承疇爲秦督。其殺賊多失實。蓋旣仕本朝。梅村輩諛之也。此惟梨洲先生嘗言之。然予求其微而不得。今讀陸太僕年譜。言其尾賊而不敢擊賊。是譜出於甲申之前。可以見梨洲之言不誣也。

讀陸太僕年譜

南雷自是魁儒。其受業念臺時。尙未見深至。國難中所得日進。念臺之學。得以發明者。皆其功也。兼通九流百家。則又軼出念臺之藩。而窺漳海之室。然皆能不詭於純儒。所謂雜而不越者。是也。故以其學言之。有明三百年無此人。非夸誕也。惟是先生之不免餘議者。則有二。其一。則黨人之

習氣未盡。蓋少年卽入社會。門戶之見。深入而不可猝去。便非無我之學。其一。則文人之習氣未盡。不免以正隨明道之餘技。猶留連於枝葉。亦其病也。斯二者。先生殆亦不自知。時時流露。然其實爲德性心術之累。不少。苟起先生而問之。亦必不以吾言爲謬。過此以往。世之謗先生者。皆屬妄語。否則出於仇口也。當湖謂夏峯與先生。自是君子。惜其教學者不甚清楚。此蓋有朱陸之見存。故云然。當湖之弟子。其卓然可傳者安在。并未見有高公擇菴吳仲其人者。以是知輕議前輩之難也。若謂先生以故國遺老。不應尙與時人交接。以是爲風節之玷。則又不然。先生集中。蓋累及此。一見之余。若水志有曰。斯人生天地之間。不能一無干涉。身非道關。難吞白石。體類王微。嘗資梁裏。以是嘆活埋土室之難也。一見之鄒平子序。有曰。王炎午生祭文。丞相其風裁峻矣。然讀其與姚敬菴書。殷殷求其酬答。蓋士之輟國。各有分限。正亦未可刻求也。是可以知先生之所以自處。固有大不得已者。蓋先生老而有母。豈得盡廢甘旨之奉。但使大節無虧。固不能竟避世以爲深。及觀其送高季野北行詩。戒以勿上河汾。太平之策等語。此則先生之不可奪者。又確如矣。固惟論世者所當周詳攷覈。而無容以一偏之詞定之者也。先生始末。見於予所作墓碑。已盡矣。惟是所以備他山之石者。則本不應見之神文。故因明問而詳及之。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帖于

聞越中富人有背梓梨洲遺書者。適丁先生而雷文約告成之會。可謂天幸。但愚以爲梨洲之集。淘汰不可不精。梨洲經史諸書。網羅不可不備。向讀梨洲文定。第四五集。其間玉石並出。眞贋雜糅。曾與史雲汀言。費先生晚年文字。其所以如此者。一則漸近。掩藏。精力不如壯時。一則多歷親朋門舊之譏。以諛慕掩眞色。苟非嚴爲淘汰。必有擇焉不精之歎。但古人文集。原賴有力高弟爲之讎定。而後當世得無間詞。如李侍郎之於韓吏部。方侍讀之於宋學士。亦有多歷年所。始得一私淑艾以傳。如虞山之於震川者。方今壇坫凋零。間黃竹浦高足弟子。舍先生其誰與歸。文約之書。我知其不媿於古也。至若梨洲一生精力。原不在區區文詞間。以某園陋所見聞。其在經學。則有若易學象數論。授書隨筆。春秋日食歷。四書私說諸種。其在史學。則有若待訪錄。行朝錄。思舊錄。汰存錄。從政錄。以至西歷假如測望諸種。其所未聞見者。尙應多有。此皆石渠天祿所當列牙籤。登玉軸之物。而翻以流遁未廣。海內學者或不及知。有是書。所仗斯文未喪。得有心世道者。出而搜拾之。庶前輩一生肝血。不與塵草同歸。漸沒耳。倘先生不以妄言而斥之。請與南溪。西郭。共謀此舉。某雖陋劣。當滌研柔燭。以從焉。

奉九沙先生論刻雷全集書

楊文元公之學。明初傳者尙盛。其在吾鄉。桂文裕公彥良。烏先生春風。向獻縣朴。其著也是爲。

湖四傳之世嫡。宜補入遜志學案之前。以後如劉御史安顏太僕鯨輩。系統不絕。今舍桂烏諸公而錄劉顏。莫爲之前矣。慈湖四傳弟子條

文清受理學於高密魏范。蓋魏姓。范名。故字希文。諸書皆同。先生以爲魏純字希文。別有一范姓者。恐誤也。河汾學案條

楊文懿公講學。不專主朱。亦不專主陸。深造躬行。以求自得。其所著五經四書私鈔。皆不苟同前儒。鄧之儒者。前則南山。後則甬川。文懿之行。與之鼎足。而著書更富。宜爲立一學案。鏡川學案條

閻徵君百詩曰。嘉靖初年。五星聚室。司天占曰。主兵謀。而先生歸爲陽明之祥。天啓時。四星聚張。先生以爲五星而歸之蕺山之祥。似當將此等語刪去。弗子後人口實。則愛先生者也。愚按百詩之言是也。其後先生之子百家作行略。又謂五星聚箕而先生之學案成。愚亦嘗語黃氏。當刪去之。陽明五星聚室之瑞。出於董布衣石甫。陽明子之謚昌而五星聚室于劉子之謚明而五星聚張條

霍渭厓不當入學案。然觀其集。亦頗有講學語。至其立朝。則無論耳。王尙書士正頗疑之。渭厓頗識陽明。而學案何以取焉。仇侍郎兆鯨則謂先生私其鄉人。真謬語也。渭厓學案條

史惺堂集。愚嘗見之。其人乃狷者。而解經多自用。似季長沙一流。而又遠之。學案未嘗及焉。可略

據其大旨補入 史運使桂芳集條

王鶴潭以永嘉五峯諸公並傳姚江之緒不知何以不錄按先生固言陽明弟子多失落不備者五峯諸公朴學淳行不類龍溪之橫決然所造似亦未深附之浙中學案之後可矣 陽明永嘉弟子條

胡宗正是諸生學舉業於近溪近溪與之談易以爲大有所得反從而師之其人後亦無所見胡清虛是門子以有惡疾被逐遂學道近溪與之爲友謂宗正卽清虛誤也 近溪誤案條

聊城王尙書汝訓謚恭介穆文簡弟子也年十三卽上書於其師以聖人之學自期其立朝甚剛正嘗撫軍吾浙曾見其集可附入穆傳也 陽明山左弟子條

忠端之名德更何間然至其能舉統朝贈策一事甚無足奇學案及之無乃反失之淺耶 忠端案條

鄧潛谷分理學心學爲二因明儒薛王二派也說者已病其支然理學心學在明儒本有此說霞舟語錄分道學理學似以道學爲躬行理學爲宋史儒林傳中人則益謬矣此語何可采也 吳鑑

舟學案條

以上十一則與鄭南齋論明儒學案事目

太沖先生最喜收書。其搜羅大江以南諸家殆徧。所得最多者。前則淡生堂祁氏。後則傅是樸徐氏。然未及編次爲目也。垂老遭大水。卷軸盡壞。身後一火。失去大半。南溪理而出之。其散亂者復整。其破壞者復完。尙可得三萬卷。而如薛居正五代史。乃天沖間罕遇者。已失去。可惜也。

太沖先生之書。非僅以夸博物示多藏也。有明以來。學術大壞。談性命者迂疏無當。窮數學者詭誕不經。言淹雅者貽譏雜醜。攻文詞者不諳古今。自先生合理義象數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學氣節文章而一之。使學者瞭然於九流百家之可以返於一貫。故先生之藏書。先生之學術所寄也。試歷觀先生之學案經說史錄文滄。睢陽湯文正公以爲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良自不誣。末學不知。漫思疵瑕。所謂蚍蜉撼大樹者也。古人記藏書者。不過以蓄書不讀爲戒。而先生之語學者。謂當以書明心。不可玩物喪志。是則藏書之教也。先生講學。徧於大江之南。而瓣香所注。莫如吾鄉。嘗歷數高弟。以爲陳變獻萬充宗。陳同亮之經術。王文三萬公。擇之名理。張且復。董吳仲之躬行。萬季野之史學。與鄭禹梅之文章。惓惓不置。

二老閣藏書記

曠園之書。其精華歸於南雷。其奇零歸於石門。南雷一火一水。其存者歸於鶴浦鄭氏。而石門則

摧毀殆盡矣 小山堂藏書記

南雷講學有門。其時用晦父子俱北面執經。已而以三千金求淡生堂。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參焉。交易既畢。用晦之使者中途竊南雷所取衛湜禮記集說。王偁東都事略以去。則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絕爲通門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託於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并削去戴山學案。私淑爲南雷也。 小山堂郝氏遺書記

此條圖文別有辨明。賦卷六。呂晚村先生事略後。 圖文識

梨洲在吾鄉城西管村高氏別業。申其師說。從游者衆。因亦以證人名之。先生當日講學。頗多疑議之者。雖平湖陸清獻公。尙不免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爲極敝。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爲學究。皆無根之徒耳。

其論王劉兩家。謂皆因時風衆勢以立教。陽明當建安格物之學。大壞。無以救章句訓詁之支離。故以良知之說。倡率一時。乃曾未百年。陽明之學。亦復大壞。無以絕葱嶺異端之夾雜。故戴山證人之教出焉。陽明聖門之狂。戴山聖門之狷。其評至允。百世不可易也。

先生之學極博。其於象緯圖數。無所不工。以致二氏之藏。亦披抉殆盡。淺學之徒。遂有妄詆以駁

難者。不知先生格物務極其至。要其歸宿。一衷以聖人之旨。醇如也。

夫學必於廣大之中求精微。倘以固陋之胸。自夸鑿盡疵類。何足道哉。平生流離顛沛。爲孤子。爲遺臣。始終一節。每飯不忘君父。晚年名德。雖然。翹車所不能致。遂爲前代之完人。其爲躬行。又何

歎焉。甬上證人壽院記

梨洲高弟翰林陳怡庭先生之子陳大理汝威。在都。江陰楊文定公名時。招大理往安溪。李文貞公光地處大理曰。梨洲黃子之教人也。頗泛溢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以集其成。而其究歸於叢山慎獨之旨。乍聽之似駁。而實未嘗不醇。李公步趨朱子。其言粹矣。然未知其躬行若何也。江陰爲之瞿然。而且以師傳之異。不肯苟爲授受。及當湖陸清獻公稼書所著出。乃亟喜而梓之。當湖亦與梨洲有異同。且李公因大理酬答江陰之故。且意爲之齟然。阻其仕進之路。至此始釋然。南雷學術。無門戶之見也。大理梅應陳公神道碑銘

黃先生作蒼翁志。但據北征錄爲藍本。大段疎漏。不止誤尙書爲侍郎也。如江上爭顏詔一案。是蒼翁始終爲王脈絡。中間又能轉移鄭氏。使化其舊隙爲我合力。是蒼翁最大作用。晚年欲再奉王起事。及力必不逮。而後散軍。是蒼翁始終爲王結果。此乃十九中三大節目也。而黃先生皆不

及之。符王安撫書前半如謝疊山之卻聘。後半如陳參政文龍請漳泉三府以存宋祀之旨。皆不應不錄。而王之墓在壬寅冬十一月。令某別撰碑文。某文豈敢續黃先生之後。然考證遺事。所不能辭。

張尙書若水先生神道碑銘附載寄萬九沙先生札

萬充宗先生。湛於經學。六經自箋疏而下。皆有排纂。而以三禮爲最富。三禮之書。其成帙不一。種而又以禮記爲最富。方崑山通志堂經解之未刻也。櫟齋之本。世間流傳頗少。先生求之不可得。會姚江黃徵君自山陰祁氏書閣見之。遽售以歸。踴急足以告先生。而中途爲書賈竊去。先生曰。以吾所見。未必較櫟齋爲少。乃自注疏暨陳馬方陸而下。錯陳而貫穿之。蒙鈔摘抉。哀然成編。俄而或以其本至。取而讎之。則凡櫟齋之所有者。無不在。後乎此者。倍之。而和齊斟酌。審異致同。極之於繭絲牛毛之細。直足過櫟齋而抗文潔。先生曰。吾於是可以無憾矣。先生之書。其盛傳於世者。莫如學禮質疑。蓋條禮經諸大節目。前人聚訟未決。而詳爲論定者也。是書則以部帙之繁。未有能梓者。予從其家借鈔之。徵君嘗謂學不患不博。第患不精。充宗由博以致精。故其書必傳。

龍輯注序

往者黃徵君以經學大師。倡教浙東西之間。嘗欲推廣房審權會桂衛湜諸君之緒。大修羣經。而

首從事於春秋先令其徒蒼萃大略輯爲叢目只篇首春王正月一條草卷至五大册猶未定徵君笑曰得無爲秦延君之說尙書乎度難以成編而止充宗先生徵君高弟也不以爲然遂而獨任其事取其重複者去之繁著者刪之分別門戶芋區而瓜疇輯成二百四十卷一夕爲火所燼徵君爲之悵然時先生方纂禮記解既畢復重輯之而先生已病猶乾乾不勸至昭公而絕筆方易貨時顧左右而言曰吾魂魄中不了季武子立後一事彷彿與劉原父權衡在目前也故徵君作哀詞擬之於宗汝霖之呼渡河

春秋輯傳序

姚江黃徵君有宋薛居正五代史不戒於火近人有詭言其書尙在者及詳詰之則窮矣滄桑以後賸本迭出徵文不足徵獻不足後輩之無識者必相驚以爲是羽陵西陽中物也梁唐晉漢周之書薛居正所纂者當時謂之新編五代史見於宋太祖本紀歐陽竟公書出則謂薛本爲五代史而歐公爲新五代史見於洪景廬馬端臨所稱近讀永樂大典則凡其引用五代史皆歐公本而引薛本者反曰新修五代史蓋沿最初之名也仁和吳志伊檢討著十國春秋曾向徵君借之而未得一水一火之後遺籍不存百一予從其後人求之不可得矣近有招撫册府元龜資治通鑑中語成一編託言南雷故物是麻沙坊市書賈之習氣也

移明史館帖子一及寄趙谷林

古人之談命者多矣。王魯齋言以日計時，得命一十有二次，其六十之十二，得命七百二十計之。以月又六十，其七百二十，得命四萬三千二百。又計以歲，六十其月，則得命二百五十九萬二千。宋景濂謂一日之內，同時生者不少，而顯晦吉凶壽夭或懸絕。故趙普與軍校蔡京與粉兒高叔嗣與陳友諒，皆同命。董軒亦言高穀與李昂，單昂與王禧，皆同甲子而絕不相似。余中之衍皇極經世之說，推其淵源於王天悅，謂某甲之年月，必得某甲之日時，而後富壽。某甲之年月，苟得某甲之日時，而遂貧賤水陸舟車之所產，東西南北之所居，莫不有合。此其所以有同物而不同運者。莊走山曰：如此則福善禍淫之語，不足信也。黃梨洲調停之曰：支干之足言命審矣。顧大賢如橫渠西山亦喜談星歷之學，以推驗事變，豈其見不及此。善言天者，徵之人事。善言人者，驗之天命。夫善與人同，卽爲合德。知過再犯，卽爲轉趾。聞善不信，卽爲孤神。財不儉用，卽爲耗宿。此以人合天者也。日月之交，食星辰之凌犯，陽九百六之厄。君子以恐懼修省，此以天合人者也。天不能以一定之數制人事之萬變。星翁欲掃除其萬變，而拘繫於墮地之俄頃，固不足信。然并俄頃而去之，則天豈以空券枉矢如周赧曹髦之在上乎。兩者皆失，故必合天人而言之。則卽俄頃亦天之八柄也。梨洲之言，欲通兩家之郵，而又未免依違爲調人之見。其於天人之際，未盡焉。

原命

許都之禍。交口稱其誣。屈而陳公大樽。何公慙人。徐公關公。言之尤甚。大樽身在行間。至以殺都爲罪。辭給事之掾。棄官去。關公尙貴。大樽不能力爭。而慙人爲職。方薦都知兵。俞旨之下。在都死後數日。南都史公時。亦以檄召之。故南雷先生亦如其言。惟吳徵君慶伯以爲都本無奇策。臺結市井無賴。好爲大言。掠宣平官庫。又假中貴之符召兵。事發。自知不免。遂反。果爾。則都不容誅矣。

equal 部 事

宵嘗嘗與予讀明夷待訪錄曰。是經世之文也。然而猶有憾。夫箕子受武王之訪。不得已而應之耳。豈有艱貞蒙難之身。而存一待之見於胸中者。則麥秀之恫荒矣。作者亦偶有不照也。予瞿然下拜曰。是言也。南雷之忠臣。而天下萬世綱常之所寄也。黃曾文編版文

梨洲始言周公商高之術。中原失傳。而被篡於西人。試按其書以求之。汝陽之田可歸也。梨洲弟子半江南。而得其傳者。海寧陳言陽也。萬循初墓志銘

宋史分道學於儒林。臨川湯禮部若士非之。國朝修明史。黃徵君梨洲移書史局。復申其說。而朱檢討竹垞因合併之。可謂不易之論。移明史館帖于五

南雷先生晚年文字亦多疏略。如唐書玄宗憲宗之死。皆非定論。不可不加考索。新唐書於憲宗

郭后曰：宣宗母鄭故后侍兒，宣宗奉養稍薄，后不得志。一日暴崩，此其罪在宣宗也。東觀漢記則曰：宣宗追恨穆宗商臣之酷，誅鋤逆黨，無漏網者。太后漸懼，一日登樓，便欲自殞。左右持之以聞。其夕暴崩。時禮院檢討官王緯抗疏，請合葬配享。上怒，宰相白：「中召緯詰之。」緯曰：「憲宗厭代之夕，事出曖昧。太后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緯坐貶官。然則宣宗以郭后預聞元和之弒，固矣。而據此，遂謂其事爲實，則恐不然。宣宗實錄是年五月戊寅，以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相帥百僚問起居，已卯，復問起居，下遺令。是日太后崩。初，上以憲宗遇弒，頗疑后在黨中。至是，暴得疾崩，蓋上志也。甲申，白敏中帥百僚請聽政，不許。丙戌，三上表，乃依。六月，貶王緯句容令。夫據云太后寢疾，權不聽政，宰相等同起居，且有遺令，則固非暴崩矣。其成喪也，猶循一切故事。三上表，始臨朝。俄而遽黜其葬祔之禮，實錄成於宋敏求所補，蓋其云問起居罷朝，乃本內起居注所書，循向來故事。而又采東觀奏記語，故有自相戾者。宣溫公之深疑其事也。但使宣宗實有見於元和之變，懿安萬無可逃，則其罪適天已。自與憲宗絕，雖罄其罪於天下，以釋王緯之疑，可也。今既不然是，猶在疑似之間也。是以溫公意郭后實以疾終，而宣宗積平日猜嫌，又因鄭后之故，遂遙恣以殺其身後之禮。外人推見宣宗猜忌之隱，遂有異論。斯於當時事情，最爲揣摩。

得當觀於大中之時。既停穆宗忌日。又以次誅東宮官屬。罷公卿拜謁。甚至移守陵宮人於別地。所以實其罪案者。惟恐不至。而咸通以子繼父。王皞復敢瀆言之。嗣君弗以爲非。卒得配享焉。何也。得非天理人心。固有不能自己於中者乎。當王皞之初言也。周墀歎其孤直。然則公議固以懿安之事爲屈矣。善乎胡身之之言曰。文宗憤元和逆黨。欲盡誅之。終於不克。以成甘露之禍。使其父爲商臣。則子未有不爲潘崇諱者。斯言并可以釋郭后之誣。而愚又以爲郭后既有鄭后之憾。必兩宮左右乘此作污穢之言。前此長慶童昏。父死不恤。宣宗志在討賊。以爲是眞與乎弑者。豈知其實未嘗有也。舊唐書全然不考。反謂宣宗事后恩禮。視前代愈隆。固已買賈。而新史亦復不詳其事。以釋千古之疑。南雷遂謂憲宗實死郭后之手。弑逆大惡。豈可妄以加人者。未知足下以爲是否。玄宗之死。憑舊嘗於友人問答中及之矣。答沈東甫徵君論唐書帖子

是時。肅宗已疾。而輔國忽與張后有隙。宮闈之中。彼此離脆。弑逆之事。蓋或有之。故代宗之誅輔國。投首澗中。取其骨以祭秦陵。報其毒也。然謂玄宗曾受葉法善藥。腦中有丹。骨作聲聲。刺客因扶骨取丹。則稍誕矣。温公攷異。據拾極博。亦未嘗及此。殆以其怪也。答李朝陽問玄宗之屍新舊本

紀晉李輔國遺囑以後。快決不釋。以棄天下。而南雷引安元獻語。輔國實弑逆。且有腦骨成玉之語。不知史家何以失之。

心史必是僞作。王敬所爲子言之。而閻百詩亦言海鹽姚叔禪所佚記。謂聞之萬季野者。惟所南別有錦綫箋。明崇禎中尙存。梨洲先生曾見之。予今求之不得。但從永樂大典得見奇零。向使是書尙在。以之對勸心史。當有敗闕。心史題詞。

魏晉人所著先賢行狀。是傳類耳。其後唐人則有太史之狀。以上晉史。有太常之狀。以請諡。有求碑志之狀。原非金石文字也。然尹河南集。自十二卷以下。首狀。次表。次碣。次述。次志。竟以狀述雜碑版中。初嘗疑其例之未合。其後乃知古人之爲狀與述者。雖不盡刻石。而石刻亦有之。輿地碑記。目廬州有唐旌表高敬儒孝行狀。化州譙國夫人洗氏廟。有行狀碑。故潘蒼厓金石例。多本昌黎。而亦以行狀入金石。乃知行狀固屬碑版文字之一。而高僧尤多。以行述刻碑。或直謂墓狀。然則南雷所據。未可非。答沈東甫問滄邱譙雨雷。不當以行狀行述預碑版中。其說甚是。然南雷何以不及別白。宋楊通老謂衛元嵩。益州成都人。明陰陽歷算。獻策周武帝。賜爵蜀郡公。武帝不敢臣之。有傳在北史。梨洲先生詰之。謂北史周書。皆無元嵩之傳。予攷北史。實有傳。但言好言將來事。不信釋教。上疏極論之。及讀隋經籍志。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下詔。一切廢毀。然則元嵩僧也。乃斥託於釋教者之多耳。自唐中葉後。沙門始有賜爵事。歐陽元嵩事後。

魯邨初侍陽明以不對試策著及官辰州以墨敗自裁時人爲之語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縊死。逃江書院尙以邨配享梨洲始斥之念魯曾問文獻於梨洲而不及此乃以高弟推邨。仲已。王門弟子徐希深

此言本之劉伯繩宜不錯但有可疑。梨洲於劉門弟子無不序其源流獨不及熊公其所作熊公行狀亦不及則似乎熊公以鄉里後進往來劉門而未爲弟子也。伯繩所列劉門弟子如劉公理順亦未盡當從梨洲刪之爲是。劉門弟子熊汝霖錄

黃梨洲先生嘗言有程雲莊者倡教吳鄆之門一四篇言佛二三篇言道三兩篇言儒乃修飾三教之餘術而別自出頭地者金正希先生爲最大弟子正希晚年禪學蓋得之雲莊雲莊名智字子上一字極士歙人又有閩人柯仲炯所謂農丈人者自負易學主象數王仲攜先生說易本之正希亦師之而雲莊有易數定序善法定序十日梨洲得其大略予於雍正甲寅見其書外尙有守白論。雲莊語錄後

萬氏八子最能紹叢山之學爲梨洲高弟者曰斯選當時以康齋比之斯大斯同皆精於經斯同並精於史又其一曰斯備工於詩而斯年最長非諸弟匹也。萬隆安之子八人著者斯年新大斯同錄

寒村未及爲梨洲墓志而卒 實百家用鄭寒村文立石化安山墓門錄

謝時廩是遺民。然是遇盜索金不遂，被拷投水死，非蹈海死也。謝氏子弟欲附之殉難之列，乃以之誑世。而梨洲信之，遂比之皇甫東生，念魯又襲之。謝時廩蹈海死錄

以上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五則

湯禮部若士宋史其書自本紀志表皆有更定，而列傳體例之最善者，如合道學於儒林。梨洲免

史體例不當分立道學傳本此。歸嘉定誤國諸臣於姦佞，列濮秀榮三嗣王，獨爲一卷，以別羣宗。宋史不爲樂王立傳，皆屬百

世不易之論。五閩禪代遺臣之碌碌者多矣，建炎以後名臣多補，庶幾宋史之善本焉。甲申以後

石門呂及甫壻於長輿潘氏，於是潘侍郎昭度撫贛時所得之稿本，及所得祥符王侍郎損仲之

宋史稿，遂皆爲及甫所有。適姚江黃梨洲徵君以講學往來浙江，及甫因請徵君爲之卒業，徵君

欣然許之，及甫乃取其中所改歷志請正，並約盡出其十餘篋之野史，皆歸徵君參考，未果。及甫

下世，其從子無黨攜入京師，將即據其草本開雕，無黨又逝，新城王尙書士正僅得抄其目錄，故

嘗謂是書若經黃徵君之手，則可以竟成一代之史。答臨川先生問湯氏宋史帖子

康熙二年癸卯四月，南雷至語溪，館呂氏梅花閣時事，與吳孟舉及吳自牧讀書水生草堂，共

選宋詩鈔。此乃啓真端也。晚年又擬重修宋史。有叢目補遺三卷。而及甫所譜之潘氏。夔本後歸花山馬氏。又輾轉歸於海寧沈氏。沈氏諸郎以之求售。全先生力勸仁和趙氏收之。未果。遂歸太倉金氏。其所存。則僅本紀列傳。而十餘篋之野史。則不知流落何所。又顧亭林先生亦擬修改宋史。夔本已有九十餘冊。身後歸徐尚書乾學。因附記其始末於此。

楊廉夫謂楊璉真伽發陵事。臯羽有陰移冥轉之功。則臯羽亦在其中也。此梨洲冬青引注所云。按知君種年星在尾。羅靈卿以爲戊寅初發陵之年。臯羽以丙戌始入越。是時始聞有冬青之事。而感賦之。故讀其文。知爲局外記事。則己之不豫。可知矣。其爲追溯之。又可知矣。是時林霽山已歸東嘉。故臯羽頗有詩寄之。是則就臯羽之言。以考臯羽而可以了然者也。楊濂夫之言妄也。況臯羽癸未年三十五。計其子可冠。始出游耳。戊寅非其時也。以梨洲之精覈。乃竟爲其所惑耶。

冬十二月義士祠祭誌

朱竹垞先生

先生諱彝尊。字竹垞。別署藕蕩漁人。秀水人。明太傅朱文恪公國祚曾孫。與查初白先生中表兄弟。年

十七棄舉子業肆力古學家貧蹤跡徧天下所至叢祠荒塚金石斷缺之文莫不搜剔考證未嘗一日廢書也而學益進文益奇如鄭家村萬季野諸先生皆及見之康熙十八年己未舉博學宏儒科以布衣授檢討既入詞館日與王漁洋汪若文閻百詩毛西河查初白諸先生往來尤工詩其才力並峙者漁洋而已號爲南北二大宗預參史局定其體例又預修一統志入直南書房爲忌者所中鐫一級罷尋復原官引疾歸歿年八十一所著日下舊聞四十二卷經義攷三百卷明詩綜百卷瀛洲道古錄五代史註不錄各若干卷曝書亭詩文集八十卷先生與主一先生善南雷公年八十先生爲文壽之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事也

朱先生生平不信周子太極圖說及邵子皇極經世書卽爲卓識 嗣文識

豐聞之先公云先生既攝其孫稼翁成立家貧且不能支稼翁諱稻孫真生乾隆元年薦舉博學弘詞著有六經閣詩稿晚登資游揚州盧雅雨述仕見曾禮之爲上客出先生所撰經義考後半未刻者雅雨爲刻其全後值湖西庫館求遺書因上請朝由是流傳海內手曝書亭藏書八萬卷漸感微佚矣稼翁他著亦佚 嗣文識

邵一雲先生

先生諱晉涵，字與同，一字二雲，餘姚人。又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署曰南江。生平私淑者，惟陽明蕺山兩雷三先生。性質貞亮，經綽緯史，涉獵百家，能追於古昔作者。乾隆三十年乙酉，舉於鄉。典試者爲錢先生大昕，得先生文，拊掌曰：「不負此行矣！」三十六年辛卯，會試第一，成進士。廷試二等，歸部銓選。旣而詔開四庫館，高宗恩得如劉向揚雄者任之。劉相國統勳首薦先生，遂改庶吉士，充纂修官，尋授編修。陞中允，又陞侍講，左庶子，侍讀學士。凡朝廷進擬文字，及纂修載籍之職，多出其手。旋充日講起居注官，直文淵閣，成安宮總裁。生平事親最孝，藹然接物，以和若有干以非義者，不待語竟，卽拂衣起。人以是敬禫之，多病體羸，讀書務求其實，戒爲空疏無益之學。所有著述，必推原於所私淑之三先生，蓋其學之所本。又心儀其人，而規規取法者也。所著方輿金石編目、皇朝大臣謚迹考、輜軒日記、南江詩文彙等書，又爲畢秋帆先生沅刪補考定其續宋元通鑑。至所校官書，如薛居正五代史，則採自永樂大典中，參以冊府元龜、太平御覽，并通鑑長編諸書，辨證條繫，悉符原書一百五十卷之數。書成奏御，館臣請仿劉煦舊唐書之例，列於二十三史，刊布學宮，乃有清儒林之大著作也。至分校石經先生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亦較他經爲多。歿年五十四。

惲子居先生

先生諱敬，字子居，號簡堂，江蘇武進人。幼負異才，好出獨見，議論古今事，舉乾隆四十八年鄉試，充官學教習，居京師，與邑人張惠言、皋文友、商濬、經義、治古文、官富陽、知縣、矯然自立，不隨儕輩俯仰。旋擢南昌府吳城同知，知者益衆。先生之風節愈高，遂破勅、革官、時皋文與湯文端、金釗講宋儒之學，而先生方究心於梨湖之明儒學案，有所見輒筆記之，未及與皋文辨論，往復也。其與湯文端一書，略曰：濂洛關閩之說，至明而變，至清朝康熙間而復，其變也多歧，其復也多仍，多歧之說，足以眩天下之耳目，姚江諸儒是也，多仍之說，足以束縛天下之耳目，平湖諸儒是也。二者如揭竿於市，以奔走天下之人，故自乾隆以來，多愍置之，愍置者，非也，揭竿於市者，亦非也。且如彼此之相譽，前後之相搏，益非也。夫所謂濂洛關閩者，其是耶？其揆之聖人，猶有非是者耶？其變之仍之者，是非其孰多耶？先生爲學，其漢非宋，不主故常，於書無所不讀，著有大雲山房文集八卷，書事二卷，子居決事二卷，歿年六十一。

空白页

南雷學案卷九

尊聞

南雷公親授諸弟讀書。石田公立溪公守節不渝。令聞令望。主一公更承庭訓。循及孫曾。流風餘韻。幾二百載。如稚圭蔚亭輩。仕宦無甚顯者。而一邑之效。胥有頌聲。族習厥尙。支多房夥。或且遷徙。迨先大父治績炳赫。世稱爲良二千石。從兄嗣東。益彰其教。其著述俱能傳於後。又靡弗爲士大夫所樂道已。惟誠意是式。永守祖考矩矱。雖未敢比方韋陸。終亦自賴有賢父兄者。謹依當時志狀。舉其榮華大者。戴錄之。政本乎學。道本乎天。人本乎祖。無關世變也。錄爲尊聞。

立谿公

公諱宗炎。字晦木。別號立谿。忠端公之仲子也。崇禎十二年己卯。秋試不售。公固以明經貢太學者。因

與弟石田公約以閉關盡讀天下有用之書。不汲汲於問世報。皇棄南都。潞王降虜。諸義士舉兵。奉魯王監國。而黃氏世忠營既集。公兄弟率合族男女。荷戈刁斗。部勒之。步迎監國於蒿塢。南雷公遂西下海寧。先生留龜山以治輜重。事敗。公遂狂走。尋入四明山。往道岩參馮侍郎京第軍事。奔走諸寨間。久之。魯監國五年庚寅。京第被捕。先是公歸里省親。甫至。亦被跡捕。京第之嫂。先生之妻母也。遂待死牢中。是時虜吏聶某擄兵到門。縱其搜毀。且裂及忠端公畫象。老弱皆露宿以避之。家遺什器。莫不分奪而去。南雷公東走至鄞。謀所以活之。故人馮道濟慨然獨任其責。高且中等爲畫策。而方僧木欲挺身爲之。請於幕府友人代籲虜帥。道濟曰。姑俟之。定無死法。行刑之日。旁晚始出。潛載死囚隨之。既至刑場。忽滅火。暗中有突出負公去者。不知何人也。火至。以囚代之。冥行十里。始息肩。忽入一室。則萬戶部履安白雲莊也。負之者乃戶部子斯程也。鄞之諸遺民畢至。爲公解縛。置酒慰驚魂。公陶然而醉。隔岸聞絃管聲。掉舟往聽之。尋自取而調之曰。廣陵散幸無恙哉。旋寄妻子於慈湖寨主沈爾緒。專事恢復。崎嶇山海。南雷公石田公阻之不得。凡六七年。迨十一年丙申十月。再捕之。南雷公嘆曰。死矣。故人朱澗侯諸稚六救之而免。遂乃盡喪其資。提藥籠。遊於海寧石門間。以自給。不足。則以古篆爲人鐫花乳印石。又不足。則以李思訓趙伯駒二家畫法。爲人作畫。又不足。則爲人製硯。其價值皆有定。世所傳賣。

書文者是也。其詞多玩世。然壬寅高元發先生之難。浙東震動。公所以營護之者。不遺餘力。而勃勃焉。壯心未已。蓋其性地之忠孝也如此。公兄弟於彙緯律呂軌革壬遁之學。皆有密授。既自放。乃著憂患學易以存遺經。著六書會通以正小學。稚不喜先天太極之說。嘗駁論之。又謂揚雄但知識奇字。不知識常字。不知常字乃奇字所自出。故研習小學。非會通常奇不可。門人有問學者。曰。諸君但收拾聰明。歸之有用一路足矣。嘗解易離之三。曰。人至日昃。任遠之士。託情物外。則自謂有觀化之樂。故鼓缶而歌。不然。憂生嗟老。戚戚寡歡。不彼則此。人間惟此二種。皆凶道也。君子任重道遠。死而後已。衛武公之所以賢也。又嘗閱澹歸通行堂集。笑曰。甚矣。此老之耄也。不爲雪菴之徒。而甘自墮落於沿門託鉢之塗。頭。又盡書之於集。以當供狀。以貽不朽之辱。無乃異歟。○澹歸者。武林大佛頭寺僧也。能救忠臣家。屬。亦賢者。○南雷公會記其飯囚幕贖事。公窮益甚。守之益堅。爲人極僻。南雷公時且不滿其意者。每曰。東髮交賢豪長者。不爲不多。下及屠狗之徒。亦或瀝心血相示。雖然。但有陸文虎萬履安二人。爲我知己耳。生平嗜嗜古玩。崇禎十六年癸未。遊南都。一日買得漢唐銅印數百枚。市肆爲之一空。亂後散矣。殆盡。猶餘端石紅雲研一。宣銅乳鑪一。其後又得黃玉笛一。然恐因貧不能守。太息曰。奪我希世珍。天眞扼我。然入其室。陶尊瓦缶。皆有古色。未忍稍棄之也。喜作詩。幾盈萬首。沉寃淒結。令人不能終卷。

晚更類唐大似誠齋所著憂患學易一書其目曰周易象詞十九卷尋門餘論二卷圖學辨惑一卷自
故居被火不存并六書會通及二晦山栖諸集俱亡又先生晚年嘗作一石函鋼其所著述於中謂其
子曰有急則埋之化安山丙舍身後果有索之者其子遂埋之歿年七十先生亦自署鷓鴣以寓南望
之意

案其子即垂岡公及乾隆間南雷學之盛天英公始購金蘭山表其神道又立谿公年少時錢牧齋贈以字曰扶木并作字
歐遺詩可稽搜者凡十餘首 嗣艾識

立谿公易說

辨先天八卦方位

邵子引天地定位一章造爲先天八卦方位謂天地定位者乾南坤北也山澤通氣者艮西北兌
東南也雷風相薄者震東南巽西南也水火不相射者離東坎西也夫所謂定位者卽天尊地卑
而乾坤定之義何以見其爲南北也山能瀆澤成川澤能蒸山作雲是謂通氣何以見其爲西北
東南也水火燥溼違背然又有和合之用故曰不相射何以見其爲東西也蓋邵氏所謂乾南坤

北者實養生家之大旨。謂人身本具天地。但因水潤火炎。失其本體。是故損乾之中畫以爲離。塞坤之中畫以爲坎。乃後天也。今有取坎填離之法。渴坎水一畫之奇。歸離火一畫之偶。如所謂鍊精化氣。鍊氣化神者。益其所不足。而離復返爲乾。如所謂五色五味。鑿竅喪魄者。損其所有。餘而坎復返爲坤。乃先天也。養生所重。專在水火。比之爲天地。既以南北置乾坤。不得不移坎離於東西。亦以日月之方在東西也。火中木。水中金之說。蓋取諸此。然而東南之兌。西北之艮。西南之巽。東北之震。直是無可差排。勉強位置。緣四卦者在丹鼎爲備員。非要道也。奈何以此駕三聖人之易而上之乎。

辨橫圖

八卦既立。因而重之。得三畫。卽成六畫。得八卦。卽成六十四卦。何曾有所謂四畫五畫十六卦三十二卦者。四畫五畫。成何法象。十六卦三十二卦。成何真悔之體。何不以三乘三。以八乘八。直捷且神速乎。焦氏之易。傳數不傳理。其分爲四千九十六卦。實統諸六十四卦。是一卦具六十四卦之占。非別有四千九十六卦之畫也。兩間氣化。自有盈縮。陰陽或互有多少。夫物之不齊。物之情

也。造化之參差。義理之所由立也。如邵子。是一定之易也。非不可典要之易也。故曰。邵子乃聖
京而未逮者也。

辨圓圖

邵子以乾一。兌二。離三。震四。爲已生之卦。數往順天左旋。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爲未生之卦。知來
逆天右旋。鑿空立說。分卦背馳。數當以自一而下爲順。今反以四三二一爲順。以自八而上爲逆。
今反以五六七八爲逆。又曰。易數由逆成。若逆知四時之謂。然四震巽兌乾。無當於易。是冗曷也。
易豈非專爲歷法而設。歷法本無取乎卦氣。至日閉關。偶舉象之一節耳。今必以六十四卦配入
二十四氣。則亦須一氣得二卦有奇。而後適均也。乃自冬至之後。闕頤屯益震至臨。凡十七卦。始
得二陽。已是卯半爲春分矣。又闕損節中孚至泰。凡八卦。始得三陽。已是巳初爲立夏矣。從此闕
大畜需小畜而爲大壯之四陽。是巳半爲小滿矣。乃闕大有。卽爲五陽之夬。是午初之芒種。卽比
連爲六陽之乾。是午半之夏至。六陰亦然。何其不均也。邵子蓋欲取長男代父。長女代母之義。以
震巽居中。震順天左行。自復至乾三十二卦。遇姤而息。巽逆天右行。自姤至坤三十二卦。遇復而

息。夫兩間氣運循環其來也非突然而來。卽其去而來已豫徵其去也。非決然而去。卽其來而去已下伏焉。得身疆別界如此。

辨方圖

方圖之說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意。雷風相薄。恆益見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蓋所謂十六事者。但取老長中少陰陽正對。稍比諸圖可觀。然何不確守乾坤一再三索之序而演之爲勝也。且以西北置乾。東南置坤。又與先天卦位故武不同。何也。

辨皇極經世

邵子所云。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風雨露電。性情形體。草木飛走。耳目口鼻。聲色臭味。元會運世。歲月日辰。皇帝王霸。易詩書春秋。似校說卦爲詳。然不知愈詳而挂漏疏罔愈甚。

辨太極圖

河上公作無極圖。魏伯陽得之以著參同者。圖自下而上。其第一層曰元牝之門。卽太極圖之第五層也。其第二層曰鍊精化氣。鍊氣化神。卽太極圖之第四層也。其第三層曰五氣朝元。卽太極圖之第三層也。其第四層曰取坎填離。卽太極圖之第二層也。其第五層曰鍊神還虛。復歸無極。卽太極圖之第一層也。方士之謬。在逆而成丹。故自下而上。周子在順而成人。故自上而下。夫老莊以虛無爲宗。靜獨爲用。今方士之術。又其旁門。周子之圖。窮其本而返之老莊。所謂拾瓦礫而得精蘊者矣。但遂以爲易之太極。則不可也。自先天太極之圖出。儒林疑之者多。然疑竇旣有其據。又何不可與大賢立異耶。

石田公

公諱宗會。初名宗燧。而甬東陸文虎。因其窮經似先儒黃楚望先生。澤也。贈字曰澤望。一號縮齋。學者稱爲石田先生。蓋晚年自別號石田耕叟。又畧曰龜龜。忠端公第三子也。生於宛陵官舍。自幼儼儼不羈。忠端公謂此兒成就未定。但知其不遜牛馬。行跡者。六歲時。沿海掬蟹爲戲。有塾師詣之曰。蟹精善。螯蟹。公以掬蟹之杖跨之疾走。而應之曰。龍子慣乘龍。塾師縮頸異之。十六歲。補博士弟子員。旋食廩

饋既冠。許學使平遠以公乃譽望所歸。將置第一。及試。題有脫誤。發案。許學使謂之曰。子有文名而疎略如此。將無恃才而輕讀書乎。公傲然曰。疎略則有之。書固無所不讀也。許學使變色。弟子員千餘人。皆驚。竟填二等。崇禎十七年甲申。拔貢。未廷試。而北都陷。公年二十七耳。公少無師。以南雷公爲師。讀十三經。字比句櫛。三禮之升降拜跪。宮室器服之微細。三傳之同異。義例氏族時日之雜亂。鉤稽考索。獨號精博。他如天官地志。金石算數。卦影革軌。藝術雜學。皆能通之。其詩初喜僻奧。一變而之冷淡。文初亦以僻奧爲歸。既而華藻錯落。頗取則於王徽。范曄。後乃漸就刊落。蹊徑頓盡。自濂洛至明末。儒者百十家。公隨南雷公晨夕討論。洞然知其宗旨。離合是非之故。而公國亡委頓。自斂其剛勁之氣。日與樸樵爲伍。乃放之於酒。其所與爲酒人者。又不過里胥田父。無所發其憤懣。於是小人僞爲問字求業。以示親附。更致之於其愚弄之中。公益無聊。兩子同日死。婦亦以瘵死。廬舍且遇火。身外蕩然。公遂舉佛。蓋憤懣之極致。藉以寄焉而已。赧皇棄南都。南雷公立谿公尙奔定國事。公則冥然長往。蹤跡未嘗一渡錢塘。不過枯槁憔悴之身。酒畔叱咤。痛哭不已。噫。是豈學佛者所宜有哉。公自崇禎九年丙子以來。始爲日記。所讀之書。件繫於每日之下。如督遺負。不中課不休。最其三十年中所未盡讀書者。獨遺蠟耳。所著有縮齋文集若干卷。學御錄一卷。瑜伽師地論注若干卷。成唯識論注若干卷。歿年四十六。

圭一公

吳諱百家，字不失，字圭一。南雷公第三子，幼承家學，肆力古文詞，當國之亡也。南雷公扈從行朝，公偕兩兄侍祖母姚太夫人，先意承志，及南雷公杜戶山中，公執經問業，不稍懈，而門下之萬充宗、萬季野、萬貞一、仇滄柱、范國燾諸先生，公與之交游。康熙十八年己未，南雷公往海寧，公隨侍。時南雷年七十，夷伯兄已先歿，適十九年庚申，開館修明史，徐元文總裁，奏可，詔浙江地方官以禮致南雷公。南雷公方時居其母姚太夫人喪，且絕意世事，力以老病辭，旋又詔南雷公有所論著，及所見聞，有資明史者，尋該地方官鈔錄來京，宣付史館。於是李方伯士貞因聘公入藩署，校勘稿冊，使寫官數十人繕錄進呈，而徐學士又聘公入都參史局。南雷公附書徐學士曰：昔聞首陽二老，託孤於尚父，遂得三年食薇，顏色不壞，今我遺子從公，可以置我矣。公在北都，例授翰林院編纂官，食七品俸，公不敢辭，便與季野、貞一商，撰修史，不忘交游，惟與孫靜菴先生（淦乃夏峯先生子也）善，仲兄直方公則侍南雷公杖履。南雷公年八十二，尚能游黃山，公將明史草稿，盡就，即告終養歸。時康熙二十八年己巳二月也。南雷公老病浸尋，日在臥榻，適仇滄柱、范國燾北地買醇庵，富貴好名，擬刻南雷公明儒學案。南雷

公倚枕口授序文公錄付之南雷公又就所選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刪約成明文授讀六十

公又南雷公蒐輯族中及本支之文僖公詢道南公韶半山公嘉仁潁州公嘉愛丁山公元釜景州公尙質塾庵公伯川七先生遺稿爲黃氏攬殘集崑山徐秉義果亭爲之序亦以付公而竹橋嘖頭支雲間族子仲簡公炳任刻版之役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七月三日南雷公卒公遵遺命於次日昇臥化安山壙中掩藏之時人稱其純孝公載南雷公手稿與鄭禹梅商推刊行南雷公之志也故手稿多在鄭氏又鄭氏建二老閣於半浦祀秦川先生與南雷公南雷公儲藏書籍出於水火之餘者尙有三萬餘卷亦移庀於關旋又與禹梅之子性爲南雷公置祀田適汪學使澹乃禹梅門人更爲之割俸助買餘姚通德鄉作字號田四十一畝公晚年教授不再出署曰黃竹農家著有學箕文稿失餘詩稿勾股矩測解原等書公初聘王氏乃篤庵侍郎女年十三殉節繼娶孫氏子千人

棄疾公

公諱百藥字棄疾南雷公長子有足疾著留窮草娶李氏又娶柳氏子千頃

正誼公

公諱百學，改名正誼，字直方。南雷公次子也。幼慧，好讀書，技擊，有文武才。錢牧齋極賞之，爲文寫扇以贈。教授於家，嘗亦橐筆硯設帳南都。先南雷公二年沒，妻孫侍郎延齡女爲妻，繼娶上虞虞氏。時康熙十四年丁酉三月，南雷公甥挈之往，妻卽館於其家，爲金蠶羅巖鳳鳴之游。

按相傳百學名，後賜圭一公，而又旌改百家，至正誼公直方爲字，則牧齋所贈。 嗣文識

南雷公旌語，則長曰圭，次百學，是百家乃先所賜正誼公名，故從年譜考之，遂云圭一公諱百學，改百家，其所以稱去百學之名者，姚太夫人因虛妻疾公有足疾，不欲有百學百學之音近耳。 嗣文識

稚圭公

公諱璋，字稚圭。乾隆二十一年丙子，舉於鄉，官江蘇沭陽縣知縣。嘗因南雷公祀田，爲某賤值私質於人。公旣贖歸，而又爲他房所牽引，不得徑爲公祭費，頗自愧怍。乃校南雷公所著今水經一書，再刻行之。公能文，著有大俞山房集，又嘗集蘇杭集句一卷。蘇乃東坡，杭乃杭世駿也。

蔚庭公

公諱炳屋。字蔚庭。同治庚午舉人。好學。通歷算。左文襄公宗棠聞其名。聘之入幕。授知縣。不仕。毅然以表章先德爲責任。嘗延留書櫃閣於家。爲其觀象讀書之所。奉南雷公遺像。又題聯語云。耄年終乙亥。距誕生小子。六甲兩周。愧而今連轉三元。趨步難追祖武。幽閣建壬申。溯繼序大宗。七傳遞嬗。願此後祀延百世。詩書弗替家聲。公將南雷公年譜。重爲詳訂。並合忠端公年譜。文略詩略說略各一卷。刻行。公著有西歷歌訣一卷。方平儀象一卷。測地志要四卷。交食撻算四卷。五緯撻算六卷。誦芬詩略三卷。縣境關方積里圖。爰餘吟草若干卷。晚年應同文館教習之聘。自號予翁。子維瀚。同年舉於鄉。

饒叟公

公諱文琛。字海華。晚號饒叟。寒家。自元亮公商於漢口。國家爲。稚圭公乃南雷公支孫。炳屋公乃南雷公本支七世孫。而元亮公與南雷公爲族兄弟。皆其祖餘姚鶴山府君。府君十七世孫也。公則爲元亮公曾孫。餘姚譜所載寬字派是已。乃自其祖以來。爲二十一世。南雷公自辛十三公傳派。先居前園。後居李家塔。元亮公自辛六公傳派。先居後新屋。後又居臨山衛。元亮公餘姚縣學生。歲貢。避亂漢口。就商。治生事。子爲喬松公。孫爲光照公。公則光照公次子。生而穎異。讀書五行俱下。年十四。就漢陽童子

試冠一縣。光博士弟子員。道光乙酉科舉人。入都。考取國子監助教。旋遷學正。截取同知。授湖南寶慶府同知。旋署邵陽縣。適有邵陽廩生鄒漢勳。乃績學之士。被陷在獄。公甫蒞縣。卽爲雪其冤。復其中服。漢勳字叔績。是秋舉於鄉。從江忠烈公忠源殉節廬州。卹贈太僕者。公旋代寶慶府。擢補永州府知府。旋遷署永順府。又調永州府。蓋公守永州。先後凡八年。轄軍陷江寧。東南震動。湖南諸將。方水陸下援。而石達開率後路軍自廣西以出。破降東安各縣。公僅檄團練民壯及府標兵。坐一危城。且戰且守。并策應旁縣。大小接戰。凡百餘次。歷三閱月。鬚髮爲之皓白。其所以必完疆土者。非僅爲官守也。亦熟知赫軍乃雜採天主教。創神說以惑民。爲帝王計者。以是一致撲滅之。猶可勉爲善國也。永州鎮總兵樊燮。貪淫。嚮不治兵。事急。惟怯而已。及府城保全。每怨公不撫拾他人功勞。爲之列保。又東安縣虛而無守。迎降宜恕。左宗棠在湖南巡撫幕。夙知之。燮乃控公濫保私人。且不當寬許東安官紳巡撫卻之。更檄府取狀察實。遂奏革樊燮。燮遂入都。并控左宗棠撫幕。把持鉤連等罪。并賄達湖廣總督官文。因檄湖南撫臣駱秉章自白。械左宗棠來武昌聽審。檄下法司。逮公對質。於是胡林翼曾國藩等。交章自宗棠密。迨遂決。公降三級留原省候用。而宗棠應調佐軍事。名位駸駸乎起矣。亟慰公約以從軍保衛。不之應。貧甚。不得歸。仍留辦保甲。又起知永州。旋攝衛永郴桂兵備道。衡州府民雅惡天主教。教

士且驕橫。時致衛毘大憤。焚其堂舍。法蘭西公使訴之朝。例賠修懲。辦首事者。公已與其教士接談商定。不再結民怨。僅由官帑代築堂舍。而諉於市衆。烏合無主名。自後彼此互爲結束而已。巡撫徐廣縉懼甚。亟召公回省。而以他員往代。一如教士執請。戮殺兩衛民。公益感時事不可爲。與在湖南之舉蘭朱克敬。及湖南石門閣鎮珩等。講求有用之學。抒己意。詔兩生著書。故朱克敬一時著溷海論。時務管見。及邊事彙鈔等書。詳載海外國勢民情。與中國古來馭夷之法。閣鎮珩且括考古今政制之變遷。而因革著論之。爲六典通考二百卷。適平江李元度罷職歸。編著國朝先正事略。備林人物。採及南雷公。知公爲竹橋子姓。必習舊事。屬之撰傳。今事略中載之者。乃公手稿也。公同時使門人往餘姚。訪家屬。兵燹後。遷避者未歸。由上虞某嫗家。輾轉得南雷公明夷待訪錄原本。始知南雷公生平佐王之略。其發抒者。題曰留書。而明夷待訪錄。則留書中三分之一。如女學主與男子同等。又言及二氏之徒。亦嘗潛識養德。與齊民同等。士農工商。皆可爲之。勿令女子。或爲玩好。二氏之徒。成爲廢棄。又言西洋如英吉利國。自明正統後。漸漸輸入鴉片。致爲海關年報入口貨之一宗。耗精吸資。可以亡國。又言東南人民衆多。宜遷西北。開天然蘊積之厚利。又言虜不足畏。旣柔之以子女玉帛。不及百年。直如犬羊之羶耳。金元往事可鑒。惟學者不自絕於道。則族類永在天壤間。所患者其西洋也歟。康熙間。尼布楚交涉。

既張旋訂界約且貢方物南雷公聞之太息曰不圖元裔靡育之區乃再有與者是又一腹心之賊嗚呼噓者良久公再錄之而什襲手澤焉。湘陰郭侍郎嵩燾奉命爲英吉利國公使初不願往公促其成行公在漢陽僅有三世墳墓長沙俗厚且貧囊乃決爲寓居而官資獨深當局相率請益巋然祭酒矣。同官中後進者最與義學陳寶箴善輒許之爲將來艱鉅之人寶箴字右銘後官湖南巡撫因戊戌變政以罪褫編管者也公歿於光緒七年辛巳七月初九日葬於長沙東鄉竹藪沖閻鎮珩志墓郭嵩燾爲銘公性篤厚黠直長身玉立聲如洪鐘兄文珩道考甲午舉人早歿有子教銘教鎬伴其母就食於都公京俸薄因教讀那文成公家所入無所私撫兩姪如己子未幾嫂歿教鎬歿公悲痛勉歸兄嫂兩喪於鄉教銘長成授之讀爲娶婦及改官挈之湖南又爲之營仕宦公有兩子教釗教鈞妻笄氏又娶陸氏教釗笄氏所出教鈞陸氏所出姪六人嗣堯嗣永嗣藩嗣貴嗣權嗣艾嗣艾教鈞子而自中年以至於老不略與教銘有所畛域家園空如曠稍稍有田數頃宅一區公乃訓兩子曰汝兄少孤賴我我死汝等亦惟兄是賴況我久罷官卽居官且無餘貲兄今已爲世用區區田宅勉共居食讀書做人耳又公進取嚮淡薄褫降之時廷例有海防納免并擢陞道員事視公積資階祇需數百金或以規勸公公曰如此我則貲郎尙得忝爲讀書人耶故公爲知府三十年僅晉鹽運司銜官文嘗知公賢語人曰某

若能改其拗執，尙屬可用，并批於牘尾。公因謝保舉牘，作諸語曰：「本無可恃，何敢陵人，有所不爲，但知守己。言文一笑置之。」中興以來，同僚至好，多至開府，更不一通尺書。其徑徑自潔之風，有若此者。所著《有思貽堂詩集公牘》，共二十六卷，事略載清史稿及湖北省志、湘潭王闈運、湘軍志。


先大父事，本諸墓志，并遠。先君平日所訓。先君諱教鈞，後改鈞，幼海，其號也。官階至山東候補道，與先母張太夫人。

俱鄂長沙縣城北陳家灣，著有庭訓錄四卷。嗣文謹識。

魯齋公

公諱嗣東，字小魯，別號魯齋，教銘公長子。諸生。同治癸酉拔貢，考取八旗官學教習，改官刑部郎中。生平篤行，好讀宋五先生書。後改官陝西候補道，聞三原賀復齋先生服膺程朱，布衣芒屨，相從講業。旋署鳳邠鹽法道，因關中土厚水深，士風敦重，修復許魯齋書院政事之餘，聚徒講學，旋告終養，歸長。服闋，再起署陝安道，一以復古養才，卹刑興利爲旨趣，旋又喪母，返葬漢陽，遂不出。檢理著述，教授子弟，而南皮張文襄公督湖廣，急言功利，賢俊並進，公以門下士數進忠言，文襄大怵，誠於門者勿以刺進。漢陽端忠愍公方爲湖北巡撫，以魯同官，造訪數數，公乃條達民隱，旋攝總督，強公爲之再出，公力

拒之更固。寒家世在長沙。長沙諸紳多戚友。時創辦航務。以通湘鄂。謂之官督紳辦。仍強起公經畫。自科舉廢。學校林立。後進年少。又幾以科學爲講章。以課卷爲帖括。迄不讀書。至若性命道德。且囂然腐朽日之矣。公憂之甚。忠愍公聘之爲勤成學堂監督。志在挽回頹習。文襄公返旆武昌。議復頓變。公乃應漢陽官紳之請。爲陽夏小學堂監督。仍行古者師弟揖跪禮。課六經。先之以陽明。直接了當之學。冀或能喚醒迷夢。而相忌滋多。不禁闕焉孤芳。養根寒谷。有心者其亦蓋傷之乎。公兩居喪。行古孝子居廬。廢粥。毀滅之甚。杖而後起。與人交。能扶危急。鄉里戚族。多賴之以生。至於面斥人非。鬻直曲諒。退者靡不感奮。晚年識亂機於微細。念先德其未泯。且抱病歸餘姚。拜謁祖塋。訪求南雷公未刊之稿。并置薄田。以免後之人忘竹橋故里也。更溯元亮公以上。自鶴山公始。附之遷漢陽後各房昭穆。爲餘姚黃氏支譜。蓋餘姚譜。嘉慶以來未增修。寒家自甕叟公後。名字皆未採錄。昔公在京師。得晤蔚庭公。茲乃訪見其孫曾焉。并奉截南雷公雜著各殘稿以歸。將整理之。病甚。遂於宣統二年九月歿。家居時。端忠愍公素保人才。詔賞二品頂戴。子慶曾。孫慕思。著有道學淵源錄一百卷。濂學編八卷。魯叟詩存若干卷。門人私監靖道先生。葬漢陽黃陵磯牛尾山。事略載清史稿湖北省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三版正紙本

南 雷 學 案

全一册 定價國幣八元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函費)

編 著 者	黃 嗣 艾
發 行 人	高 明 強
印 刷 所	正 中 書 局
發 行 所	正 中 書 局

(322)

國文精選叢書

傳奇小說集

胡倫清編
二元八角

傳奇小說始於唐代，文辭典麗，寫情懷婉，富有文藝趣味，宋明學者如洪容齊、陶宗儀、胡應麟等均盛為贊揚，仿作者亦累代不絕。於我國短篇小說中，咸為極大宗派。本書編選歷代關於是類小說名作，共分七卷，部三十篇。

元明清曲選

錢南揚編
三元五角

本書內容分上下兩編，上編選散曲，下編選戲曲，每篇之首，冠以總說，略原委體製格律書譜等等，不特可共一般人欣賞而已，且可資初學者研究戲曲入門之助。

學術思想叢文集

穆濟波編註
二元八角

本書選譯詩書、孟及周秦漢晉唐宋明清諸儒學術思想論文三十二篇，每篇末附詳註，可作高中以上國文自修及選科用書。

歷代名家筆記類選

金公亮編
四元

本書內容，分爲人品、言語、文章、學術、政治、典掌、方技、山水、物誌、怪異、凡漢唐元明清名人筆記皆搜羅列入，是供筆記文作法之參考。

唐詩宋詞選

徐密編註
四元四角

本書選錄以作家爲單位，略示唐宋詩詞演變之迹，所選作品偏重文字明暢意趣新鮮者。

先秦文學選

蔣伯潛編
一元六角

兩漢散文選

吳契寧編
二元一角五分

三國晉南北朝文選

陸維劍編
二元二角五分

樂府詩選

朱建新編
四元

革民詩文選

唐盧鋒編
三元六角

正中書局



重慶中一路二三四號

各書照定價改八十二倍發售郵費另加